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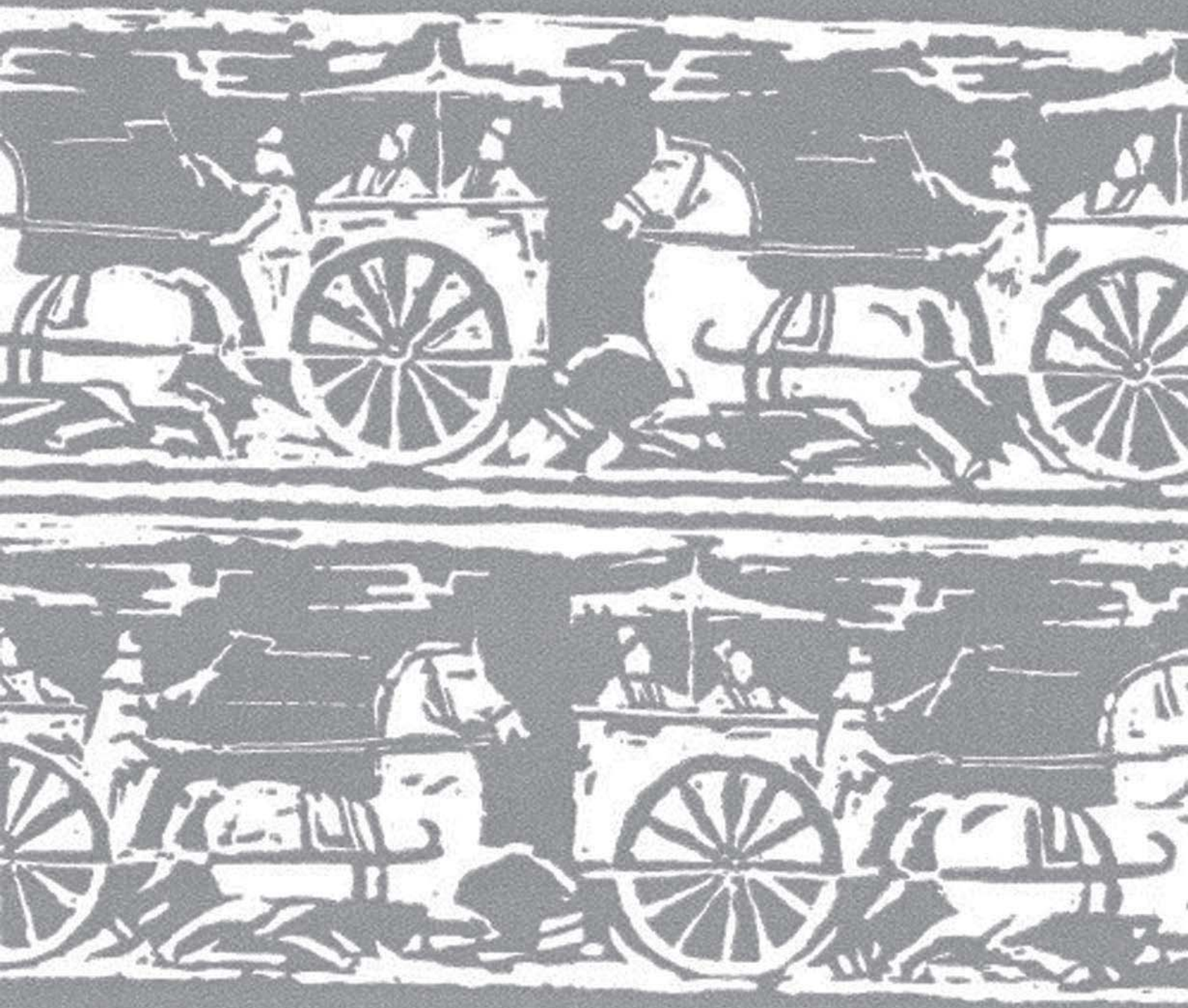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071
K204.4
书号 592-4 4-14

资治通鉴全译

卷二百至二百一十三

第十四册

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起（公元655年）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癸酉止（公元733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

唐纪十六，起旃蒙单阏十月，尽玄黓阏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

1冬，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许敬宗奏："故特进赠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乱余孽犹得为荫，并请除削。"从之。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1]，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 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2]，

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去位，上不许。

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李勣赍玺绶册皇后武氏[3]。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己巳，许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4]。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5]，重光日融，爝晖宜息[6]。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7]！又，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8]，必婴严宪[9]，

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2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10],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余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

3 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11]。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注释】

①缨黻(fú 扶):缨,古人冠冕上的穗状饰物;黻,古人礼服上绣着的花纹;借指有声望地位的封建士大夫。

②宫壼(kǔn 捆):宫中后妃所居之处。壼,宫中的路。

③临轩:皇帝不御正座而御殿前的平台称临轩。

④权引二句:比喻永徽三年暂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明两,两日前后相续。《易·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疏》:"明两作离者,离为日,日为明。今有上下两体,故云明两作离也。"本义为:离卦☲☲上下两体都为离☲,是两明前后相续之象。因以明两指帝王,颂扬其明照四方。

⑤正胤降神:比喻武后之子代王李弘当立为皇太子。正胤,正统的子嗣。

⑥重(chóng 虫)光二句:重光,日光相续明照。《尚书·顾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谓帝王相继如日光重明。 爝(jué 决)晖,火炬的光亮。《庄子·逍遥游》:"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谓炬火毕竟比不上日月之光。

⑦震位：胡三省注："震，长子也，以守社稷宗庙，为祭主也。"

⑧犯鳞：冒犯帝王。古代把帝王喻作龙。相传龙有逆鳞，触犯了它必然受害。

⑨婴：触犯，遭遇。

⑩碎叶：唐代西部边防重镇，以城临碎叶水，故名。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

⑪参知政事：官名。唐代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宰相职事，以他官居相位的有此名目。

【译文】

唐纪十六　起乙卯（公元655年）十月，止壬戌（公元662年）七月，共六年十个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乙卯，公元655年）

1冬，十月十三日，皇帝下诏书说道："王皇后、萧淑妃谋划毒死皇上，把她们废为庶人，她们的母亲和兄弟，一并废掉原有的名位，流放到岭南。"许敬宗奏报说："故特进赠司空官衔的皇后父亲王仁祐官符还在，等于是让逆乱的子孙还可享受祖先荫庇，请求把王仁祐的官符一起除掉。"皇帝接受了这一请求。

十九日，百官呈进奏表请求册立皇后，皇帝便下诏书说："武氏门第显赫，功勋彪炳，出身良好高贵，过去因为才品德行被选入后宫，誉满宫闱，德耀后庭。我那时候还是太子，特别蒙受先皇的恩泽，而得以经常侍奉先皇，早晚不离开他的身边。武氏在后宫之内，常自我反省，周旋在嫔嫱之间，不曾发生过反目不愉快的事，先皇清楚地了解武氏的言行举止，常常表示欣赏赞叹，就把武氏赐给了我，就像汉宣帝为太子立王政君为太子妃一样，可立武氏为皇后。"

二十一日，赦免天下。这一天，皇后呈进奏表说："陛下以前册命妾为宸妃时，韩瑗、来济在朝庭上当着陛下的面折挠力争，这件事既然办起来那么困难，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尽心为国吗？

请求对他们加以褒奖赏赐。"皇上把奏表给韩瑗等人看，他们都知道皇后的心思，更加担忧恐惧起来，屡次请求辞官，但皇帝没有允许。

十一月初一，皇上驾临殿前的平台，命令司空李勣携带玉玺印绶册封武氏为皇后。这一天，百官都在肃义门朝拜了皇后。

过去册封的皇后王氏和淑妃肃氏，一起被囚禁在别院里，皇上曾经因为想念她们，私下走到囚禁她们的地方，看到房间封闭得很严密，只在墙壁上挖个洞传送食物，皇帝心里哀怜悲伤，呼叫道："皇后、淑妃在哪里？"王氏哭泣着回答说："妾等获罪，被贬为宫婢，怎么能够再有皇后、淑妃的尊称！"又说："皇上如果还怀念以往的情分，想让妾等重见日月的话，就请求皇上把这别院命名为回心院吧！"皇帝说："我马上就有所处置。"武后听到了这消息，非常生气，派人把王氏和萧氏各杖击一百下，砍断她们的手脚，投入酒瓮中，说："让这两个老太婆骨头都醉吧！"几天之后两人都死掉了，又斩碎了她们的尸体。王氏起先听到宣布皇帝的赦令时，拜了两拜说："愿皇上万岁！昭仪蒙受恩宠，死去本是我分内之事。"淑妃骂道："阿武的妖异狡猾，居然到这样的地步！但愿下辈子我投生为猫，阿武变成老鼠，生生世世扼住阿武的喉咙。"从此宫里不再养猫。不久又把王氏的姓改为蟒氏，萧氏改为枭氏。武后多次看到王氏、萧氏的鬼魂作祟，她们披头散发滴淌着血，好像死亡时的那个样子。后来迁居到蓬莱宫，又看到她们的鬼魂，所以武后大半时间都住在洛阳，终其一生都没有回到长安。

初三，许敬宗奏报说："永徽初年，太子未立，即国家的根本还没有产生，暂时引用彗星，使之越升为明照之日。近日皇后生了儿子，正统的太子已经降临，使日光相续更加光明，而烽火应该熄灭，。怎么可以让树的枝干倒置，好像天庭的日月、彗星地位互易；又像上衣下裳互相颠倒，使得嫡长子不得其位呢！而且父子之间的感情，别人是很难讲清楚的，将来如果发生冒犯天威的事，一定会

遭受严法惩治。臣的话如果陛下不听，把臣放在鼎中煎煮，臣死也甘心。”皇上召见许敬宗，问他奏表的含义，许敬宗回答说：“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根本还未端正的话，天下人心必然无所归附。而且现住在太子宫的人，出身本来就很低微，他知道现在国家已有正统的嫡长子，自己心里必定不会安宁。他窃据太子位而内心又抱着猜疑，这可能不是宗庙之福分吧，希望陛下仔细加以考虑。”皇帝说：“太子李忠已经自动让位了。”许敬宗回答说：“他能效法周太伯的作法，希望皇上赶快加以接受。”

2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多次派遣使者请求朝廷出兵讨伐沙钵罗可汗。初八，派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前往册封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到了碎叶城，沙钵罗发动军队抗拒，使得礼臣无法前进，颉苾达度设的部落大多被沙钵罗所吞并，剩下的部众既少又弱，不被其他族姓所归附，礼臣终究无法册封而回归朝廷。

3 中书侍郎李义府任参知政事。义府容貌温和恭敬，和人讲话时必是一副愉悦微笑的面孔，而内心却很狡诈、阴险、忌妒、刻薄，所以当时人都说李义府笑里藏刀；又因为他表面温柔而妨害物类，和猫相同，所以称他为李猫。

显庆元年

1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废，官属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安仁，纲之孙也。

2 壬申，赦天下，改元。

3 二月，辛亥，赠武士彠司徒，赐爵周国公。

4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5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1]，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6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2]！"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余悉免之。"上从之。

7 六月，辛亥，礼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3]，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4]，太宗配五帝于明堂[5]；从之。

8 秋，七月，乙丑，西洱蛮酋长杨栋附[6]，显和蛮酋长王郎祁，郎、昆、黎、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7]。

9 癸未，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礼薨。

10 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

11 乙巳，龟兹王布失毕入朝。

12 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8]，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9]，义府恐事

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义府于辇毂之下[10]，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命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11]。

13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溺四千余家。

14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帅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棋二州[12]。

【注释】

①矩州：地名。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置，在今贵州思南境。

②陈：述说。

③太祖：指李渊的祖父李虎。李渊建唐后，追尊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世祖：指李渊的父亲李昺。李渊建唐后，追尊李昺为元皇帝，庙号世祖。 配祀：附祭、配享。据胡三省注，武德初，以李虎配祀于圜丘，以李昺配祀于明堂。

④昊（hào 号）天：天。 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坛。

⑤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其中举行。

⑥西洱：即今云南西部洱海。

⑦郎：州名。唐武德八年（公元 625 年）以南宁州改名，治所在昧县（今云南曲靖县西）。 昆：州名。隋置，治所在今云南昆明西郊马街附近。后废。唐

初复置,后复废。 黎:州名。唐以西宁州改名,治所在梁水县(今云南华宁县)。天宝末废。 盘:州名。唐以西平州改名。治今云南硕山县北。

⑧洛州:地名。唐初改河南郡置,治所在洛阳县(今河南洛阳东北)。开元初改为河南府。

⑨鞫(jū 居):鞫讯,审问犯人。

⑩辇毂(niǎn gǔ 碾古):帝王的车舆。用来代指天子。也谓京师。

⑪莱州:地名。唐初以东莱郡复为莱州,治今山东掖县。 司户:即司户参军。唐代官名,主管民户。

⑫柘(zhè 这):州名。治今四川黑水县、理县接壤处。 栱(gǒng 拱):州名。治不详。地在今四川松潘境。

【译文】

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

1 春,正月初六,改封皇太子李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的儿子代王李弘为皇太子,太子已出生四年了。李忠被废之后,他的属官都害怕罹罪而逃亡躲藏起来,没有敢和李忠见面的;只有右庶子李安仁侍候李忠,然后哭泣拜别离去。安仁是李纲的孙子。

2 初七,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显庆。

3 二月十七日,赠武士彠司徒之官衔,赐给他爵位周国公。

4 三月,任命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5 夏,四月十八日,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叛,黔州都督李子和讨伐并平定了这次反叛。

6 二十五日,皇上对侍候的大臣说:"我思虑养育百姓的方法,但未能找到要领,你们诸位为我说明一下!"来济回答说:"往昔齐桓公出游,看见年老而挨饿受冻的人,就命令赐给他们食物,老人说:'希望赐给全国挨饿的百姓。'桓公又赐老人衣服,老人说:'希望能赐给全国受冻的百姓。'桓公说:'寡人的廪府库所藏,怎么够用来周济全国挨饿受冻的百姓呢!'老人说:'只要国君不侵夺农人耕种的时间,那么全国人都有充裕的粮食了;不侵夺农人养蚕织布的必

备条件，那么全国人都有足够的衣物了！'所以国君养育百姓，就在减省征发徭役罢了。现在山东服徭役的壮丁，每年增加数万，役使所有壮丁的话，百姓就会大为劳苦；收取雇佣的金钱，就又会使百姓耗费太大。我希望陛下估量公家所需的役丁数目，除所需之外，其余都加以免除。"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7 六月十八日，礼官上奏要求停止太祖、世祖的配祀。在圜丘祭祀昊天时，以高祖配祀，在明堂祭祀五帝时，以太宗配祀；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8 秋，七月初三，西洱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郎祁，郎、昆、黎、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都率领部众归附朝廷。

9 二十一日，任命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初四，固安昭公崔敦礼去世。

10 初九，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攻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两部在榆慕谷交战，大败歌逻、处月，斩杀敌人一千多人，副总管周智度在咽城攻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攻下咽城，斩杀敌人三万人。

11 十二日，龟兹王布失毕进京朝拜天子。

12 李义府倚仗得宠而专权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容貌美好，被拘禁在大理寺的监狱里，义府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违法释放了淳于氏，准备收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怀疑此事而奏报给皇帝。皇帝命令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加以审讯，义府担心事情外泄，逼迫毕正义在监狱中自缢。皇帝知道后，原宥了李义府的罪而未予处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打算奏报弹劾李义府，先告诉自己的母亲说："义方身为御史，眼看奸臣为恶而不纠举，那就是不忠，但如加以纠举却会有被害的危险，而使母亲忧虑，那是不孝，这二件事自己不能决定怎样做才好，怎么办？"母亲说："过去王陵的母亲牺牲自己而成就儿子的名声。你能够竭尽忠诚来事奉国君，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王义方就向皇上奏报说："李义府在皇帝辇驾之旁，擅自杀害了六品寺丞；纵使认为正义是自杀而死，也是由于害

怕义府的权势,将会杀他灭口才自杀的。照这么办,对臣子生杀的大权,就将不由皇上颁出,这种情势不能让它慢慢滋长,请求皇上再加审查,以求确当!"于是王义方面对侍卫仪仗,喝叱李义府要他退下;李义府观望着不愿退下。王义方喝叱了三声,皇帝都没有说话,李义府才快步退出;王义方就开始宣读弹劾李义府的奏章。但皇帝还是对李义府不加追究,却反说王义方毁谤侮辱大臣,言语文辞不恭逊,贬为莱州司户。

13 九月,括州发生暴风之灾,海水泛滥,淹没了四千多家。

14 冬,十一月初六,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人率领部众归附朝廷,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了栢州、栱州。

15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1],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余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常结方陈[2],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3],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

至恒笃城[4],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

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

16 是岁，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17 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甿黎[5]，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6]；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7]。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上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对曰：“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8]，张华存而纲纪不乱[9]。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上不纳。瑗以言不用，乞归田里；上不许。

18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10]，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11]，岂得遽自比伊、霍[12]！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注释】

①鹰娑(suō 梭)川：河流名。在今新疆焉耆县西北。

②陈(zhèn 振)：同“阵”，战阵。

③被(pī 批)甲：穿着甲胄。被，通“披”。

④恒笃城：《新唐书》作“怛笃城”。今地不详。

⑤甿(méng 萌)黎:泛指平民。甿,同"氓"。

⑥贻(yí 仪):给与。 刘毅(?～公元285年):西晋东莱掖(今山东掖县)人,字仲雄。官至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以直言敢谏著名,曾面讽武帝卖官,超过东汉桓、灵。

⑦恚(huì 卉):恨,怒。 周昌(?～公元前192年):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归附刘邦,从入关破秦,任中尉。后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刘邦欲废太子(即惠帝),他力争不屈。

⑧微子:西周宋国国君。子姓,纣庶兄,名启。见商将亡,向太师、少师问策,太师劝其出走。武王克殷时请降,被封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南)一带,国号宋。

⑨张华(公元232～300年):西晋大臣。字茂先,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晋初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助武帝灭吴。惠帝时历任侍中、中书监司空。维护皇室正统,反对贾后等各派势力争夺政权。为赵王司马伦所杀。

⑩谮(zèn 怎去声):诬陷。

⑪不豫:帝王有病的讳称。

⑫伊:即商初大臣伊尹。相传他曾放逐商王太甲而自立。七年后,太甲潜回复辟,将他杀死。 霍:即西汉大臣霍光(?～公元前68年)。武帝时任奉车都尉。昭帝年幼即位,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又废刘贺,迎立宣帝。前后执政二十年。

【译文】

15 十二月,程知节带兵到鹰娑川,遇到西突厥二万骑兵,其他部落鼠尼施等人率领两万多的骑兵接着也到来了,前军总管苏定方率领五百名骑兵飞驰前往攻击,西突厥大败,苏定方追逐逃奔的敌兵达二十里,杀死俘获的敌兵有一千五百多人,缴获的马匹和军械器物,连绵于整个山野,无法数清。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功劳,对程知节说:"现在虽说打败了贼人,但官军也有死亡和受伤的,冒险进攻不慎重,是可以成功也可能失败的方法,何必急忙做这种冒险的事!从现在起应常常集结好方形阵势,把辎重安排在阵势之内,遇到敌人则作战,这是最安全的策略。"又假称另外得到圣

旨，认为程知节依恃勇力，有轻敌之意，所以委任王文度对他节度制约，于是收聚部队，不允许深入敌境。士卒整天骑着马匹，披挂甲胄结成阵势，忍受不了疲劳困顿，马匹大都由于瘦弱而死。苏定方对程知节说："出动军队的目的就是为了讨伐贼寇，现在让自己困守在这里，等着让自己窘迫困乏，如果遇到敌人必定会打败仗；像这样懦弱胆怯，又靠什么建立功勋！况且国君任命您为大将，怎么可以再让副大总管专擅号令？事实一定不是这样。请把王文度囚禁起来，飞快地向国君报告。"但程知节未听从。

到达桓笃城时，有很多胡人归附。王文度说："这些人伺机等我们回师时，还会恢复为贼寇的，不如把他们全部杀了，夺取他们的物资钱财。"苏定方说："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变成贼了，怎能号称讨伐叛贼啊！"王文度最终还是把归附的胡人杀了，瓜分了胡人的财物，只有苏定方没有接受。军队班师回朝后，王文度因为犯了假造诏命之罪而应判处死刑，被特赦只免除了他的名位；程知节也因逗留不进，致使追击不到贼寇，减免死罪而罢黜了官职。

16 这一年，任命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17 韩瑗呈进奏疏，为褚遂良诉讼冤屈说："遂良忠于朝廷忘了自己的家，舍弃自己的性命为国事牺牲，有风霜一样的凛然节操，铁石一般坚劲的忠心，是国家的老臣，也是陛下贤明的辅弼。没有听说有什么罪状，就被贬斥而离开朝廷，使得朝廷内外的臣民，都对这件事表示嗟叹惋惜。臣听说晋武帝心志弘大宽容，不把刘毅杀掉，汉高祖有浓厚的仁义，不对周昌的正直生气。而褚遂良官位被贬，已经过了一年，他违背忤逆陛下旨意，所受的惩罚也够了。臣请求陛下能仔细鉴察他的无辜，稍加宽宥，不要再罪责他，矜怜他对陛下的一片忠诚，以顺应人情。"皇帝对韩瑗说："遂良的实情我也知道。但他悖逆乖戾，喜欢冒犯长上，所以才贬他的官位，以责罚他，您何必说得这么严重啊！"韩瑗回答说："遂良是尽忠社稷的大臣，却被谗佞阿谀的小人所毁谤。古时候微子一旦离去而殷国就灭

在;张华仍然在位而晋的纲纪得以不乱。陛下无缘无故地抛弃放逐老臣,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皇帝不接纳这一请求。韩瑗因为建议不被采用,要求辞官回归乡里;但皇帝没有同意。

18 刘洎的儿子为父亲诉冤,说他父亲在贞观末年,被褚遂良所毁谤致死,李义府又帮助刘洎儿子的诉讼。皇帝向左右近臣查问实际情况,众近臣迎合李义府的心意,所以都说刘洎父亲是冤枉的。只有给事中长安人乐彦玮说:"刘洎是个大臣,国君偶有身体不适,怎么就轻易自比成伊尹、霍光!现在要洗刷刘洎的罪,难道说先帝用刑不妥当吗?"皇帝赞同乐彦玮的话,便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二 年

1 春,正月,癸巳[1],分哥逻禄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2]。

2 闰月,壬寅,上行幸洛阳。

3 庚戌,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钜之子也。

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

4 二月,辛酉,车驾至洛阳宫。

5 庚午,立皇子显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节为郇王。

6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7 癸丑,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8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宫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9 秋，七月，丁亥朔，上还洛阳宫。

10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3]，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4]。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5]，令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11 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贬振州刺史，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6]。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

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7]，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8]，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9]，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

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10]，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表奏，不省。

【注释】

①癸巳：显庆二年正月无此日，当有误。

②分哥逻禄部句：胡三省注：“以谋落部置阴山府，以炽侯部置大漠府，俱属北庭都护府。”

③王玄策：唐河南洛阳人。曾任右卫率府长史。贞观中多次出使印度，二十一年摩伽陀国王阿罗那顺阻其入境，他发吐蕃、泥婆罗兵，擒阿罗那顺。次年献俘长安，升任朝散大夫。　天竺：印度的古称。

④婆罗门：古国名。指古印度，意为“婆罗门众之国”。

⑤自诡：引为自己的责任。

⑥朝觐(jìn 近)：朝见君主或朝拜圣地。

⑦往者句：指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与长子李承乾争夺皇位继承权之事。太宗即位，立承乾为皇太子。但承乾有足疾，魏王泰阴谋夺嫡。承乾遣人谋刺泰，未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承乾因谋反被废；泰亦被徙居均州，改顺阳王，后进为濮王。

⑧先朝：指唐太宗。　大渐：病危。

⑨草土之辰：居丧之时。居父母之丧时要睡草垫枕土块，故称草土。

⑩罹(lí 犁)：遭遇。　愆(qiān 千)：罪过。

【译文】

二年(丁巳，公元657年)

1 春，正月，癸巳日，把哥逻禄部分别设置为阴山、大漠两个都督府。

2 闰正月十三日，皇帝巡行到了洛阳。

3 二十一日，任命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领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调遣回纥等地军队，从北路出发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是萧钜的儿子。

起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和他的堂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都是西突厥的酋长，在太宗的时代，率领部众来投降；到这时候，皇帝下诏令任命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在南路招集旧有部众。

4 二月初三，皇帝的车驾到达洛阳宫。

5 十二日，任命皇子李显为周王。十四日，调雍王李素节为郇王。

6 三月十六日，任命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7 二十五日，任命李义府兼中书令。

8 夏，五月初九，皇帝前往明德宫避暑。皇帝自从即位以后，每天都上朝理事，十三日，宰相奏报说天下没有可担忧的事情，请求每隔一日处理政务，皇帝应允了。

9 秋，七月初一，皇帝回洛阳宫。

10 王玄策击败天竺时，俘获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而回到朝廷，那罗迩娑婆寐自称有使人长生的方术，太宗相当信任他，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和尊重，要他配制长生的药物。遣发使者到四方去寻求珍奇的药石，又发遣使者到婆罗门几个国家去采药。他的言论大都迂阔怪诞不切实际，不过是想拖延时间，长生药最后还是没有配成，就把他放回去了。皇帝即位后，那罗迩娑婆寐又来到长安，皇帝又遣送他回天竺。玄策当时是道王李元庆的朋友，二十五日，向皇帝奏报说："这个婆罗门确实能配制长生药，他表示一定可以配成，现在让他回去，丧失了机会太可惜。"玄策退了下去，皇帝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哪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为了寻找神仙，使得百姓穷苦困乏，最后一无所成。如果真有不死的人，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李勣回答说："确实如同圣上所说。这个婆罗门今番再来，已经容貌衰老、头发斑白，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能够长生！陛下遣送他回去，朝廷内外都会很高兴的。"娑婆寐最后死在长安。

11 许敬宗、李义府迎合武皇后的意旨，向皇帝奏报，诬陷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褚遂良暗中图谋不轨，认为桂州是古今兵家用武必争之地，所以授给褚遂良桂州都督，打算让褚遂良作为外援，进

行反叛。八月十一日,韩瑗获罪被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被贬为台州刺史,终身不许朝觐皇帝。又把褚遂良贬为爱州刺史,把荣州刺史柳奭贬为象州刺史。

褚遂良到了爱州,呈上奏章自我表白说:"以前濮王、承乾相争的时候,臣不顾死亡的危险,诚心归附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奏报说:'承乾作恶的情况已经昭彰,被幽禁在别宫,但对于皇太子的位置来说不能够有短暂的空缺,请求权且派遣濮王住进东宫。'臣又高声直言极力争取,这些都是陛下所亲见。最后臣还是和长孙无忌等四个人共同决定国家大计。后来先皇临终之际,只有臣和长孙无忌一同接受先帝的遗命。当陛下在居丧之际,内心非常哀恸,臣劝陛下以社稷为重,使陛下宽心,陛下感动得用手抱住臣的头颈。臣和长孙无忌处置大小政事,使得朝政免于荒弃废阙,不过几天的时间,朝廷内外便安宁平静了。臣的力量虽然小,但职任很重,所以一有举措就容易犯下过错,蝼蚁之躯,残暮之年,乞求陛下怜悯。"表奏呈上去,皇帝不体察其情。

12 己巳,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1];南郊明堂[2],废纬书六天之义[3]。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亦请合为一祀[4]。"从之。

13 辛未,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

14 冬,十月,戊戌[5],上行幸许州。乙巳,畋滍水之南[6]。壬子,至汜水曲[7]。十二月,乙卯朔,车驾还洛阳宫。

15 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8],先击处木

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独禄等帅万余帐来降[9]，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孰喜，请从军共击贺鲁。

定方至曳咥河西[10]，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余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矟外向[11]，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12]，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踏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13]。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14]，沙钵罗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脱走，趣石国[15]。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16]，复生

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士姓安堵如故[17]。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

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遣人赍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18]，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16 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17 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18 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19]，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釐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林甫之子也。

【注释】

①太微：星官名。即"太微垣"。此星官内有星10颗，以五帝座为中枢，成

屏藩的形状。五帝：此处既指五帝座，又是纬书所说天上五方之帝——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招矩、北方黑帝汁光纪。也称作“五天”。

②南郊句：南郊祀和明堂的祭祀，是用作祭天的，南郊，即南郊大祀。帝王于每年冬至日在南郊的圜丘祭天。

③六天：纬书虚构的六个天帝，即“五天”与天皇大帝耀魄宝，合称六天。

④其方丘三句：据胡三省注，唐武德年间，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此时合为一祀。方丘，帝王于每年夏至日祭祀地祇的方坛。

⑤戊戌：显庆二年十月无此日。据《新纪》，作“十一月”，是。本段“乙巳”、“壬子”二日也为十一月之日。

⑥滍(zhì 稚)水：古水名。即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沙河。

⑦汜(sì 四)水曲：古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境内。

⑧金山：即阿尔泰山。

⑨俟斤：突厥授与部属首领的官名。

⑩曳咥(yè dié 业迭)河：古河名。一说，此河在新疆伊犁河东面。一说，此即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

⑪攒(zǎn 昝)：聚。　稍(shuò 朔)：长矛，槊。

⑫邪罗斯川：古河名。据胡三省注，此河在伊犁河西面。

⑬牙帐：主帅所居之帷帐，竖牙旗于帐前，故称牙帐。

⑭纛(dào 到)：古代军中大旗。

⑮石国：古国名。故地在今俄罗斯塔什干一带。

⑯埸(yì 义)：边界。

⑰安堵：安居。

⑱濛池都护府：在碎叶川西面。碎叶川即今哈萨克斯坦楚河。昆陵都护府：在碎叶川东面。

⑲杂色：指上流以外出身的人。

【译文】

12 十三日，礼官奏报：“四郊迎接五行精气，保存太微五帝的祭

祀;南郊明堂,都祭祀昊天上帝,废弃纬书六天的说法。除在方丘祭祀地祇之外,另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现在合并在方丘一起祭祀。"皇帝表示接受。

13 十五日,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任度支尚书,杜正伦兼任中书令。

14 冬,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巡行到达许州。二十一日,在滍水南岸狩猎。二十八日,到达汜水曲。十二月初一,车驾返回洛阳宫。

15 苏定方攻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到达金山北面,先攻击处木昆部,把他们打得大败。处木昆部的俟斤嬾独禄等人率领一万多帐来投降,苏定方加以安抚,派出一千骑兵和他们在一起。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向皇帝上书说:"泥孰部一向不屈服于贺鲁,被贺鲁打败,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俘虏了。现在唐兵中有打败贺鲁各部落而俘获泥孰妻儿的,最好把俘获送还给泥孰,还对泥孰加以赏赐,让泥孰能清楚认识贺鲁是贼寇,而大唐是他们的父母,那么他们必定会人人为唐室效死,不加保留。"皇帝接受了。泥孰很高兴,请求追随唐军共同攻击贺鲁。

苏定方到了曳咥河西边,沙钵罗率领十姓的兵众将近十万,前来抵挡作战。苏定方率领唐兵和回纥一万多人发起攻击。沙钵罗轻视定方士兵少,径直前进形成包围。苏定方命令步兵据守南原,把稍密集排列,锋刃向外,自己率骑兵在北原列阵。沙钵罗先攻击南原步兵,冲锋三次不能使守军动摇,苏定方带领骑兵发动攻击,沙钵罗大败,定方追击了三十里,斩杀俘获几万人;次日整顿军队再次进攻。于是胡禄屋等五个弩失毕都率领全体部众来降,沙钵罗单独和处木昆屈律啜率领几百名骑兵向西逃走。当时阿史那步真从南道出发,五咄陆部落听说沙钵罗被打败,就都向阿史那步真投降。苏定方命萧嗣业、回纥婆闰率领胡人军队赶往邪罗斯川,追击沙钵罗,定方和任雅相率领刚刚归附的部众作为后援。适逢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军中士卒都要求等到天晴再行进,定方说:"敌

人仗着雪积得深，以为我们不能前进，一定会让兵马休息，我们尽力追击可以赶上，如果延缓追击，敌人逃得越来越远，不可能再追得上，要能节省时间而功劳加倍的话，就在这个时候了！"唐军就踏着雪，不分昼夜兼程赶路。经过的地方都收聚投降的部众，到了双河，和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会合，在距离沙钵罗所住二百里的地方，列好阵势，长驱直入，直接攻到沙钵罗的牙帐。沙钵罗和徒众正准备出猎，定方乘他没有防备，进兵加以攻击，斩杀俘获了几万人，夺得沙钵罗的战鼓旗帜，沙钵罗和他的儿子咥运、女婿阎啜等人逃脱遁走，前往石国。苏定方于是停止进攻，令各部落都回到各自的居地，开通道路，设置驿站，掩埋死者的骸骨，慰问生者的疾苦，画定所辖区域，恢复生计产业，凡是被沙钵罗所掠夺的财物全部归还，十姓的胡人照常安居。又命令萧嗣业带兵追击沙钵罗，苏定方带兵回还。

沙钵罗到了石国西北的苏咄城，士卒、马匹都已饥饿困乏，派人拿着珍宝进城买马，城主伊沮达官欺骗他，拿着酒食出城迎接他，诱使他入城，然后关闭城门把他抓起来，送到石国。萧嗣业到了石国，石国人把沙钵罗交给他。

十一日，把西突厥土地分开设置为濛池、昆陵两个都护府，任命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领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领五弩失毕部落。派遣光禄卿卢承庆拿着符节、册书，仍命令弥射、步真和承庆就投降的各姓部落，按照部落大小、地位声望高低为准，授给他们刺史以下的官衔。

16 十三日，将洛阳宫作为东都，洛州官吏员数品秩都和雍州相同。

17 这一年，下诏令："从现在起，僧尼不能接受父母和地位尊贵的人敬礼跪拜，主管官吏明示法令加以禁绝。"

18 任命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担任吏部选事。祥道认

为："现在选拔人才的官署录用人才有浮滥的流弊，每年入九品流内的人数超过一千四百，流外官入九品流内的，都不曾加以铨选简择。现在朝廷内外文武官从一品到九品，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大略以三十年为准，因死亡或去官，一万三千多人几乎就会所剩无几。如果每年选拔进入九品流内的有五百人，也足够充任所需要的数目了。希望对这方面有所改革。"不多久杜正伦也说录入九品流的人数太多了。皇帝就命令杜正伦和刘祥道详尽地讨论如何改革，但大臣们害怕改变旧制，这件事就停止不议了。祥道是刘林甫的儿子。

三　年

1 春，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先是，议者谓贞观礼节文未备，故命无忌等修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豫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

2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1]，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2]，各有党与[3]，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3 二月，丁巳，上发东都；甲戌，至京师。

4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4]。

5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三千五百级。

6 秋，八月，甲寅，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帅众内附[5]。

7 冬，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6]。

8 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7]，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8]，义府普州刺史[9]。正伦寻卒于横州。

9 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颉利墓侧。

10 戊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11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薨。敬德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10]，不交通宾客，

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终，朝廷恩礼甚厚。

12 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13 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11]。

【注释】

①龟(qiū 丘)兹：古西域城国名。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②猜阻：猜疑。

③党与：同党的人。

④高昌：古城国名。辖地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

⑤播罗哀：据胡三省注，为罗窦少数民族部落的名称。罗窦，洞名，在今广东信宜南。 獠：古代对仡佬族先民的侮辱性称谓。

⑥吐蕃(bō 波)：古代藏族政权名。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时在青藏高原建立。 赞普：吐蕃君长的称号。

⑦贪冒：贪图财利。

⑧横州：州名。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改南简州而置。治所在宁浦(今广西横县南)。

⑨普州：州名。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复置。故治即今四川安岳。

⑩清商：六朝以后，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统称清商。

⑪以临句：李义府已贬为普州刺史，正为剑南巡察使所管辖，故唐临选授官职挟带私情。

【译文】

三年(戊午，公元 658 年)

1 春，正月初五，长孙无忌等人呈上所修的新礼仪，皇帝诏令朝廷内外遵照施行。早先有人谈到贞观时期礼节尚不完备，所以才命令长孙无忌等人修订。这时候许敬宗、李义府专擅权力，所以对礼

节的增减大多迎合皇帝的旨意，学者们多有批评。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人认为预先准备天子去世的凶事，不是身为臣子的人所该说的；许敬宗、李义府深以为是，就把《国恤》一篇烧掉，从此凶礼就缺略了。

2 起初，龟兹王布失毕的妻子阿史那氏和他的宰相那利私通，布失毕无力禁止，从此君臣相互猜忌，各自拥有徒众、党羽，并且相互到唐朝告急。皇帝把两人都召来，他们来了之后，就囚禁了那利，派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回国，到达龟兹东面边境泥师城时，龟兹的大将羯猎颠发动部众抵抗，又派遣使者向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投降。布失毕据守泥师城自保，不敢前进。皇帝下令左屯卫大将军杨胄调动军队讨伐羯猎颠。正好布失毕病死了，杨胄和羯猎颠交战，大败羯猎颠，擒获了羯猎颠和他的党羽，全部杀掉，便在当地设置了龟兹都督府。二十五日，立布失毕的儿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3 二月初四，皇帝从东部出发；二十一日，到达京师。

4 夏，五月初二，把安西都护府迁徙到龟兹，把原来的安西又恢复为西州都督府，镇守高昌旧有土地。

5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攻打高丽的赤烽镇，攻下了赤烽镇，斩杀敌人首级四百多个，捕获俘虏一百多人。高丽派遣大将豆方娄率领部众三万人抵抗，程名振以契丹兵迎击，大败了高丽人，斩杀敌人首级二千五百个。

6 秋，八月初四，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人率领部众归附朝廷。

7 冬，十月十一日，吐蕃赞普前来朝廷请求通婚。

8 中书令李义府受皇帝宠爱，还在怀抱中的小儿子们也都列在显贵中。而李义府仍然贪求财物不满足，母、妻和儿子、女婿们出卖官爵和狱讼，门庭像市场一样，广泛建树朋党，声势震动朝廷内外。中书令杜正伦常常以先辈自居，而李义府依恃皇帝恩宠，对他并不敬服，因此两人有了嫌隙。两人在皇帝面前争执。皇帝以为大臣不

和是不应该的，所以对两人都加以责备。十一月初六，把杜正伦贬为横州刺史，把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杜正伦不久就死在横州。

9 阿史那贺鲁被捉之后，对萧嗣业说："我本来是该死的俘虏，被先帝太宗所赦免，先帝对我恩深而我辜负了他。今天的失败，是上天生气在惩罚我。我听说中国处死犯人一定在街市上，希望能把我处死在昭陵之前，以向先帝谢罪。"皇帝听了之后很怜悯他。贺鲁到了京师，十五日，在昭陵行献俘仪式。皇帝下令赦免他的死刑，把他的部落分成六个都督府，他所附属的各国都设置了州府，向西一直到达波斯，全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贺鲁没多久就死了，埋葬在颉利的坟墓边。

10 十九日，任命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11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去世。敬德晚年闲居在家，学习长生的方术，整修园池楼台，奏唱清商歌乐以奉养自己，不和宾客相交往，总共有十六年，年龄有七十四岁，因病而死，朝廷对他的恩遇礼待相当丰厚。

12 这一年，爱州刺史褚遂良去世。

13 雍州司士许祎和来济友好，侍御史张伦和李义府有怨隙，吏部尚书唐临上奏任命许祎为江南道巡察使，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那时候李义府虽然在朝廷外为官，皇后也常常加以保护，因此认为唐临挟带私情选授官职。

四　年

1 春，二月，乙丑，免临官。

2 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1]，斩真珠叶护。

3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以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4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2]，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3]，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4]，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5]，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昨夜季方已承与

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6]。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祥,无忌之从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书出为荆州长史,故敬宗以此诬之。

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7],流岭表[8]。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

【注释】

①双河：在今新疆境内。具体位置不详。

②洗马：官名。汉沿秦置，为太子官属。晋以后其职事为掌图籍。

③构陷：设谋陷害，使人获罪。

④攘袂(mèi 妹)：揎袖捋臂，振奋的样子。袂，衣袖。

⑤臣家句：许敬宗父善心被宇文化及所害。

⑥故出句：前一年长孙无忌舅舅之子高履行被贬为益州长史。

⑦驸马都尉冲：长孙冲娶太宗女长乐公主。

⑧岭表：即岭南。五岭以南之地。

【译文】

四年(己未，公元 659 年)

1 春，二月十八日，免除唐临官职。

2 三月初五，西突厥兴昔亡可汗和真珠叶护在双河作战，斩杀了真珠叶护。

3 夏，四月初十，任命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九日，任命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4 武后因为太尉赵公长孙无忌接受贵重赏赐却不帮助自己，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后来讨论废弃王皇后的事，燕公于志宁中立，不发表意见，武后也不高兴。许敬宗屡次以利害关系劝说长孙无忌，无忌却常常当面给他难堪，所以许敬宗也怨恨无忌。武后受册封之后，无忌内心不安，武后命令许敬宗找机会加以陷害。

正好洛阳人李奉节上告皇帝有关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为朋党的事件，皇帝下令许敬宗和辛茂将审讯此案。敬宗追查得很紧，季方自杀，但未死。敬宗就上奏皇帝，诬告季方要和无忌陷害忠臣和皇亲国戚，使大权集中到无忌手上，然后找机会图谋反叛，现在事情已被发觉，所以就自杀。皇帝吃惊地说："怎会有这样的事呀！舅舅被小人所离间，和我稍稍产生些猜疑和隔膜是有的。怎么会反叛呢？"敬宗说："臣对事情的全过程加以推究，反叛的迹

象已经显露，陛下却还表示怀疑，恐怕不是社稷的福分。"皇帝哭泣着说："我家真不幸，亲戚间老是有反叛的心意，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策划反叛，现在大舅父又要反叛了，使得我无颜见天下人。这件事如果是事实，怎么办呢？"回答说："遗爱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和一个女子图谋反叛，势必不可能成功。无忌和先帝一起谋划而夺取了天下，天下都佩服他的才智；他又做了三十年宰相，天下都畏惧他的权势；如果一旦他暗中发动反叛，陛下派遣谁去抵挡！现在靠着宗庙里的祖先威灵，和皇天对他所作所为的痛恨厌恶，利用审讯小事的机会，而查获叛国的大奸人，实在是天下人的喜事。臣私下担心无忌知道季方自杀之后，困窘之中急忙发起反叛的阴谋。捋起衣袖，一声招呼，把所有为恶的同党聚集一起，必然成为宗庙的忧患。臣以前看到过，宇文化及父亲宇文述被炀帝所亲近信任，并且和他结成了婚姻关系，把朝廷政事托付给他；宇文述去世后，宇文化及又执掌禁卫兵，但他只一个夜晚就在江都作乱反叛，先把不归附自己的人杀掉，臣的家庭也遭受了灾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等人，都高兴得在马前涌跃舞蹈，唯恐来不及响应，天明时就把隋室灭亡。这些事还不久远，希望陛下快点决定怎么做！"皇上命令敬宗再加以审察。隔天，敬宗又进奏说："昨天夜晚季方已经承认和无忌一起造反，臣又问季方说：'无忌和国君是至亲，好几代都受尊宠信任，有什么怨恨而要反叛呢？'季方回答说：'韩瑗曾经告诉无忌说："柳奭、褚遂良劝说您立梁王为太子，现在梁王被废了，皇上也在疑心您，所以把高履行出放于外为官。"从此以后，无忌就担心害怕，慢慢地制定了些自我保全的计划。后来看见长孙祥又被外放为官，韩瑗也得罪朝廷，就日夜和季方等人策划谋反了。'臣参验供辞中的情状，都彼此符合，所以请求皇帝收捕他依法惩办。"皇帝又哭泣着说："舅舅果然这样做了，我也决不忍心杀之，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说我是怎样的人，后代人也会说我是怎样的人呢！"敬宗回答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舅，文帝从代地来汉廷即帝

位，薄昭也有功劳，所犯的罪只不过是杀人，文帝就命令百官穿着丧服到他门前痛哭，逼他自杀，到现在天下人还认为文帝是贤明的国君。现在无忌忘记身受两朝的深厚恩典，计划改变社稷，他的罪和薄昭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幸亏他犯罪的情况已自行暴露，叛逆的徒众自首服法了，陛下怀疑什么，还不快点决定！古人说：'应当决断时不决断，反而会遭受到祸乱。'国家安定或危险的枢机，其间相当迫促，已经容不得丝发。无忌是当今的奸雄，和王莽、司马懿那一类人相同；陛下如稍微迟延，臣担心变乱马上在身边发生，那时候再懊悔也来不及了！"皇帝认为很对，但最终没有当面质问无忌。二十二日，下诏令削夺无忌太尉的官衔和封邑，改为扬州都督，安置在黔州，按一品官阶供给俸禄。长孙祥是无忌伯父的儿子，在此之前已由工部尚书外放为荆州长史，所以敬宗以这件事来诬陷长孙无忌。

敬宗又上奏说："无忌谋划叛逆，是由褚遂良、柳奭、韩瑗连结煽动而成的；柳奭仍然暗中和宫内同党相通，策划下毒，于志宁也阿附无忌。"于是下诏令削夺遂良的官爵，取消柳奭、韩瑗为官的身份，免掉于志宁的官职。派遣使者调动沿路驻军，接送无忌到黔州。无忌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人都除去为官的身份，流放到岭表。遂良的儿子彦甫、彦冲流放到爱州，在路上被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次被贬为洪州都督。

5 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承庆，思道之孙也。

6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黩

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哭彭越[1],义也;文王葬枯骨[2],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闻之,不罪也。方翼,废后之从祖兄也。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7 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8 许敬宗议封禅仪[3],己巳,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从之。

9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4]。

10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5]；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注释】

①栾布句：西汉初，彭越为梁王，任命栾布为梁大夫。二人相友善。汉高祖杀彭越，栾布奉使自齐还，哭祭彭越，为吏所捕。高祖释栾布，任为都尉。

②文王句：据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五》，周文王修筑灵台的水池，掘地得死人骨。文王令吏以衣棺敛葬，天下皆称颂文王的仁义泽及枯骨。

③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

④檀州：州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分幽州置，治所在燕乐（今北京密云东北）。唐移治密云。

⑤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于是，坟地的葬位左右次序，以及祭祀时子孙的行礼位置，也按此种规定排列，昭穆也就成为一般宗族辈分的泛称。

【译文】

5 五月二十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都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承庆是卢思道的孙子。

6 凉州刺史赵持满，膂力过人，善于射箭，负气仗义，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姨母是韩瑗的妻子，舅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是无忌的堂弟，长孙铨因为无忌犯罪的关系，也被流放到嶲州，许敬宗担心赵持满发难反抗，就诬告他和无忌一起谋反，通过驿递召他到京师，关入牢狱之中，讯问拷打无所不至，口供始终如一，不承认谋反作乱，说："性命可以不要，口供不可更改！"执法的官吏对他无可奈何，就替他编造口供以结案，而向皇上奏报。二十二日，赵持满被杀，暴尸

于城西，亲戚没有人敢去探视。友人王方翼感叹说："栾布痛哭彭越，是义的表现；文王埋葬枯骨，是仁的表现。在下位的臣子不失义，在上位的国君不失仁，这不也是很好的现象吗！"就收拾持满的尸体加以埋葬。皇帝听到了，也不罪责他。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同曾祖兄。长孙铨到了流放地，县令奉承许敬宗的心意用杖刑把他打死。

7 六月二十二日，下诏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起初，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修撰《氏族志》，氏族等级的升降和取舍，当时人称誉公正妥当。这时候，许敬宗等人认为《氏族志》没有记叙武氏本族的郡望地位，所以上奏皇帝请求改正，皇上就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按类划分氏族的等级高低，把皇后的族姓作为第一等，其他的全部以在唐朝为官品位的高低为准，共分九等。于是士卒们靠着军功，得到五品以上的官位，就可进入士人之列，当时人称之为"勋格"。

8 许敬宗谋虑封禅的礼仪，二十四日，上奏说："请求把高祖、太宗一起与昊天上帝配祭，太穆、文德两位皇后与皇地祇配祭。"皇帝接受了。

9 秋，七月，命御史前往高州追捕长孙恩，前往象州追捕柳奭，前往振州追捕韩瑗，一起套上枷锁送到京师，又命令州县按簿籍所记收录他们家人。长孙恩是无忌的堂弟。

二十七日，命令李勣、许敬宗、辛茂将和任雅相、卢承庆等一起再重新调查无忌反叛的事。许敬宗又派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人前往黔州，再度讯问无忌谋反的情形，一到就逼迫无忌要他自杀。又下诏令把柳奭、韩瑗于所在地斩首。使者在象州把柳奭杀了。韩瑗已经身死，开棺验尸后回京复命。抄没无忌、柳奭、韩瑗三家，把他们的近亲都流放到岭南做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因犯了和无忌通信的罪，被叛处绞刑，长孙恩流放到檀州。

10 八月初八，任命普州刺史李义府兼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

三品。义府宠贵之后，自己说是出身于赵郡，和李氏家族叙列行辈；那些想借助他的权势，而拜他为兄、叔的无赖汉有很多。给事中李崇德起先把义府列入同一家谱，后来义府外放为普州刺史，李崇德又把他从家谱里除掉。义府听到之后，内心衔恨，后来义府又做了宰相，就派人诬陷罗织李崇德的罪状，把他关在监狱里，李崇德自杀身亡。

11 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1]。

12 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2]。

13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3]，赦天下。

14 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4]，婚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征、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婚，常左右之[5]，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婚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6]。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

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15 闰月，戊寅，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7]。戊戌，车驾至东都。

16 十一月，丙午，以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8]。

17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

18 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9]，击破于阗[10]。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

19 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20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11]，破之。

21 苏定方军至业叶水[12]，思结保马头川[13]。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14]，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

【注释】

①中宫：皇后的住处，别于东西二宫。此用作皇后的代称。

②米：古国名。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西南方。 史：古国名。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南方。 大安：古国名。又称布豁、捕喝。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 小安：古国名。在大安之东，又称东安、喝汗。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布哈拉附近。 曹：古国名。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的北方和东北方一带。 拔汗那：古国名。又称破洛那。故地在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 悒怛(dá 达)：古国名。又称呾哒、挹阗。故地在西域，建都拔底延城(在今阿富汗北部)。 疏勒：西域古国名。故治在今新疆喀什。 朱驹半：西域古国名。亦称朱俱波、朱驹波。故地在今新疆叶城一带。

③元服：冠冕、帽子。

④门地：门第。

⑤左右：支配，辅翼。

⑥陪门财：胡三省注："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

⑦行在：帝王外出所到之地。

⑧检校：加官名，又称散官，仅有其名，无实职。

⑨渴般陀：西域古国名。亦称喝盘陀。故地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

⑩于阗(tián 田)：西域古国名。故地在今新疆和田一带。

⑪横山：即华表山。在今辽宁辽阳。

⑫业叶水：河名。在今新疆轮台西三百里。

⑬马头川：河名和古城名。约在今新疆阿克苏附近。

⑭诘旦：明晨，明日。

【译文】

11 十一日，长孙氏、柳氏因为无忌、柳奭的案件而被贬斥降职的有十三人。高履行贬为永州刺史。于志宁贬为荣州刺史，于氏被贬的有九人。从此以后，一切政事都归到皇后手上。

12 九月，下诏令在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设置一百二十七个州县府。

13 冬，十月初三，举行太子加冠礼，大赦天下。

14 当初，太宗不喜欢山东士人以门第自夸，婚姻大多要求对方的钱财的作法，所以命令修撰《氏族志》时把山东士人一概降级一等；而且王妃、公主之夫婿都选取有功勋的大臣家，不和山东氏族议婚。但魏征、房玄龄、李勣等家族仍然多和山东士人议婚，常常加以辅助，所以山东士族原有的声望仍不衰减；山东士族在一姓之中，有时又分第几房、第几眷，彼此地位的高下相差很远。李义府为他的儿子向山东士族求婚不成，心里怀恨，所以拿先帝的意旨来劝说皇帝改正现时的弊病。十九日，下诏令要求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

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的子孙，不可以自己联姻。还定下天下士人百姓嫁女儿时接受财物的数目，男方不得接受女家陪偿门第的财物。可是那些望族受到时尚影响，始终无法禁止，有些人就载着女儿偷送到夫家，或者让女儿年老也不嫁人，始终不和其他氏族联姻。那些家道衰微不被望族谱谍所录，及不够格被望族列于宗族排列顺序的家族，常常冒称是被朝廷禁止自行联姻的望族，而向要求联姻的人要求更多的陪偿门第的财物。

15 闰十月初五，皇帝从京师外出，命令太子在朝廷监守。太子很想念皇帝，皇帝知道后，就立刻召太子前往他停留的所在。二十五日，皇帝车驾到达了东都。

16 十一月初四，任命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17 十六日，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去世。

18 思结部的俟斤都曼率领疏勒、朱俱波、渴般陀三国反叛，击败了于阗。二十一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加以讨伐。

19 任命卢承庆为中书门下三品。

20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人和高丽将温沙门在横山作战，打败了温沙门。

21 苏定方的军队到了业叶水，思结部保住马头川。定方选拔精锐士兵一万人、骑兵三千飞驰前往偷袭，一天一夜行军三百里，隔天天亮就到达城下，都曼吓了一跳。双方在城外作战，都曼战败，退兵守护城堡。到了黄昏，各路军马陆续到了，就包围住都曼，都曼心里害怕而出城投降。

五　年

1 春，正月，定方献俘于乾阳殿。法司请诛都曼。定方请

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匄其余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2 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1]，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2]。"

3 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4 夏，四月，丙寅[3]，上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作合璧宫。壬戌，上幸合璧宫。

5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4]，仍命尚书右丞崔余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6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7 甲午，车驾还洛阳宫。

8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长，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废忠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9 丁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5]。

10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6]，以吐

谷浑内附故也。

11 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7]，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余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余人，追奔，入其郭。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隆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遽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帅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于是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8]，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12 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皆捷，追奔百余里，斩其酋长而还。

13 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14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9]。赦天下。

15 甲寅，上幸许州[10]。十二月，辛未，畋于长社[11]。己卯，还东都。

16 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

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⑫。

【注释】

①朝堂：古代君王召集百官治事的地方。国家有大事，皆于朝堂会议。

②版授：虚授官职或封衔，非实授。

③丙寅：显庆五年四月无此日。据《旧纪》，当作"戊寅"。

④奚：古族名。南北朝时称库莫奚，分布在饶乐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为生。隋唐时称奚。后附辽，与契丹人相融合。

⑤科调：摊派。多指临时性增加的租税。

⑥禄东赞（？～公元667年）：唐时吐蕃人。藏文献称噶东赞宇松。先后辅佐松赞及芒论芒赞两赞普，为吐蕃大论，执掌军政大权。 吐谷（yù余）浑：古族名，原为鲜卑的一支，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西晋末迁至今青海、甘肃间，从事游牧，用汉文。唐代后期，部族分散。

⑦成山：即成山头。在山东半岛最东端。

⑧诏以句：五都督府名为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

⑨其主：指贺鲁、都曼、义慈。

⑩许州：州名。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改郑州置。唐代辖境相当于今河南长葛、鄢陵、扶沟、临颍、舞阳间地

⑪长社：古县名。西汉置。隋初改为颍川，唐初复名长社，故治在今河南许昌市。

⑫白衣：古代平民穿白衣，因以称无功名者。

【译文】

五年（庚申，公元660年）

1春，正月，苏定方在乾阳殿献上俘虏。执法的官署提出把都曼杀掉。定方请求说："臣答应不杀他。所以都曼才出城投降，请求保全他的余生。"皇帝说："我就不按法令行事以成全你的信用。"赦免

了都曼。

2 二十三日,皇帝离开东都;二月初十,到了并州。三月初五,皇后在朝堂上宴请亲戚、旧友和邻居。妇人在武后所居的内殿,颁赐都有等第差别。下诏令说:"并州妇人年龄八十岁以上的,都虚授给郡君之位。"

3 百济依恃高丽的援助,好几次侵扰新罗;新罗王春秋呈上奏表向唐室求救。初十,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军十万,去攻伐百济,任命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并命令他率领新罗的部众,和苏定方等会合。

4 夏,四月初八,皇上离开并州;二十三日,到达东部。五月,建造合璧宫。二十二日,皇上来到合璧宫。

5 二十八日,命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一齐担任冷岍道行军总管,各率领所属部众以讨伐叛逆奚人,又命令尚书右丞崔余庆总监护三部兵马,奚人不久就派遣使者投降。又任命枢宾等人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伐契丹,擒捉了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押送东都。

6 六月初一,日食。

7 二十五日,皇上返回洛阳宫。

8 房州刺史梁王李忠,年龄渐渐大了,常常感觉不安宁,有时甚至私下穿着妇人衣服,以备刺客;又多次自己占卜吉凶。有人把梁王李忠的事告诉皇帝,秋,七月初六,把梁王李忠废为庶人,迁徙到黔州,被囚禁在李承乾原住的宅第。

9 二十八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因赋税徭役调派混乱而被免官。

10 八月,吐蕃禄东赞派遣儿子起政率领军队攻击吐谷浑,因为吐谷浑归附唐朝的缘故。

11 苏定方带兵从成山渡海,百济固守熊津江口加以抵抗。定方进军打败了百济,百济死亡的有几千人,剩下的都溃败逃走。苏定

方从水陆齐头并进，直逼百济都城。在距城二十几里的地方，百济倾动全国军民来作战，苏定方大败百济，杀死一万多人，追逐奔脱的人，占据外城。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逃到北方边境，定方进一步包围都城；义慈的次子泰自己封为王，率领众人固守都城。太子隆的儿子文思说："王和太子都还在，而叔叔突然拥兵自封为王，假使能够打退唐兵，我们父子也一定会被杀。"就率领亲近的大臣越过都城来投降，百姓都跟随着他，泰禁止不了。苏定方命令军士登城插上旗帜，泰困窘紧迫，只好开城门请求投降。于是义慈、隆和所有城主投降了。百济原有五部，分别统辖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皇帝下令把百济设置为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刺史。

12 十四日，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领军队讨伐突厥的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个部落，三次交战都获得了胜利，追逐敌人一百多里，杀了他们的酋长才班师。

13 冬，十月，皇帝起先苦于头部昏眩沉重，眼睛也看不见，官吏奏报政事，皇帝有时就让皇后决定。皇后禀性聪明敏捷，又阅读过文史，所以处断政事很能迎合皇上旨意。从此开始把政事委托给皇后处理，皇后的权柄和国君相等同了。

14 十一月初一，皇帝到达则天门楼，接受百济的俘虏，从百济王义慈以下的俘虏都加以释放。苏定方前后共消灭三个国家，都生擒了他们的国君。大赦天下。

15 十七日，皇帝到达许州。十二月初五，在长社打猎。十三日，回到东都。

16 十六日，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率领部队分头攻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因督导海上运输时，船只倾覆失职免官，就以平民的身份从军效力。

龙朔元年

1 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余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1],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

2 二月,乙未晦,改元。

3 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

4 初,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余众。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故将福信聚众据周留城,迎故王子丰于倭国而立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2],曰:"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轨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百济立两栅于熊津江口,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余人。道琛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粮尽,引还。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其势益张。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上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福信寻杀道琛,专总国兵。

5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宫。

6 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

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

7 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呾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3]，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

8 秋，七月，甲戌[4]，苏定方破高丽于浿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9 九月，癸巳朔，特进新罗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10 壬子，徙潞王贤为沛王。贤闻王勃善属文，召为修撰。勃，通之孙也。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11 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

12 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陆浑[5]；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还宫。

13 回纥酋长婆闰卒[6]，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犯边，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兵讨之。审礼，德威之子也。

【注释】

①鸿胪卿:官名。鸿胪寺官署的主官,掌朝拜祭祀礼仪之赞导。唐代一度改为司宾寺,旋复旧。

②于州司句:胡二省注:"按刘仁轨自青州刺史白衣从军,此盖于青州州司请之也。"

③吐火罗:中亚细亚古国。故地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公元8世纪为阿拉伯人所并。 哒哒(yà dá 亚达):西域古国。即悒怛。 罽(jì 计)宾:西域古国。所辖地域因时代而异。隋唐两代位于阿富汗东北一带。

④甲戌:龙朔元年七月无此日,当有误。

⑤陆浑: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五代并入伊阳。

⑥回纥:古族名。又作回鹘。维吾尔的古称。

【译文】

龙朔元年(辛酉,公元661年)

1 春,正月十九日,招募黄河南北、淮河之南六十七州的兵员,得到四万四千多人,前往平壤、镂方的营地。二十二日,任命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领回纥等各部兵员前往平壤。

2 二月三十日,改年号为龙朔。

3 三月初一,皇帝和群臣以及外国人在洛城门举行宴会,观赏军营里新近所教的歌舞,命名为《一戎大定乐》。当时皇帝要亲自出征高丽,以乐舞表示对付敌人动用武力的威势。

4 起初,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后,留下部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百济剩下的民众。文度刚渡过海就死了,百济的和尚道琛、以前的大将福信聚合了众人固守周留城,自倭国迎接以前的太子丰,立为王,带领军队把仁愿包围在府城。皇帝下令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领王文度的部

众，顺便调遣新罗的兵众，以援救仁愿。仁轨高兴地说："老天要让我这老头子富贵了！"仁轨向青州的州司请领了《唐历》和宗庙名号带走，说："我要扫平东夷，把大唐的历法颁布在海外！"仁轨治军严整，边战边进，屡战屡胜。百济在熊津江口设下二道栅栏，仁轨和新罗军队一起攻击，打败了百济，杀死和淹死的百济士卒有一万多人。道琛只好撤除了对府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新罗粮食已经用尽了，只好带兵回还。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势力更强大。仁轨的兵众少，所以和仁愿的军队会合，休整士卒。皇帝诏令新罗出动军队，新罗王春秋接受诏令，派遣他的将军金钦率兵援救仁轨等人，到了古泗，福信加以阻击，打败了金钦。金钦从葛岭道逃回新罗，不敢再出兵。福信不久杀了道琛，独自统领全国军队。

5 夏，四月初三，皇帝前往合璧宫。

6 十六日，任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和萧嗣业以及各部胡人军队共三十五军，从水陆两路分途齐进。皇帝要亲自率领大军做为后援；二十九日，皇后上表直言劝止皇帝亲征高丽，皇帝下诏接受了。

7 六月十九日，在吐火罗、呾哒、罽宾、波斯等十六个国家，设置八个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全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8 秋，七月，甲戌日，苏定方在浿江打败了高丽，屡次交战都获胜利，随即包围了平壤城。

9 九月初一，特进新罗王春秋去世；封他的儿子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10 二十日，调潞王李贤为沛王。李贤听说王勃擅长写文章，召他为修撰。王勃是王通的孙子。当时那些王侯盛行斗鸡，王勃就以嘲弄的手法写了一篇《檄周王鸡文》。皇帝看见这篇文章之后，就生气

地说："这会慢慢地使人互相构陷。"就斥责王勃，让他离开了沛王府。

11 高丽盖苏文派遣他的儿子男生，率领几万精兵把守鸭绿水，使得唐朝军队无法渡过。契苾何力到了后，正好冰雪凝固，何力带领兵众利用凝冰渡过鸭绿水，击鼓呐喊前进，高丽大败，何力追逐逃敌几十里，斩杀敌人三万人，其他的兵众都投降了，只剩男生自己脱险。适遇皇帝下令回师，何力就率军返回。

12 冬，十月，初五，皇帝在陆浑打猎；初六，又在非山打猎；十一日，回宫。

13 回纥酋长婆闰去世，他的侄儿比粟毒代他统领部众，和同罗、仆固侵犯边境，皇帝下诏任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大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总管，率领军队讨伐回纥。审礼是刘德威的儿子。

二　年

1 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

2 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3 甲戌，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雅相为将，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皆移所司补授，谓人曰："官无大小，皆

国家公器，岂可苟便其私！”由是军中赏罚皆平，人服其公。

4 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

5 三月，郑仁泰等败铁勒于天山。

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合众十余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仁贵悉坑之，度碛北，击其余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保天山，闻仁泰等将至，皆迎降；仁泰等纵兵击之，掠其家以赏军。虏相帅远遁，将军杨志追之，为虏所败。候骑告仁泰：“虏辎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将轻骑万四千，倍道赴之，遂逾大碛[32]，至仙萼河[33]，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

军还，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34]：“仁泰等诛杀已降，使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仁贵于所监临，贪淫自恣，虽矜所得，不补所丧。并请付法司推科。”诏以功赎罪，皆释之。

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副之，以安辑其余众。何力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虏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皆胁从，赦汝之罪，罪

在酋长,得之则已。"其部落大喜,共执其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余人以授何力,何力数其罪而斩之,九姓遂定。

6 甲午,车驾发东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师。

7 辛巳,作蓬莱宫。

8 五月,丙申,以许圉师为左相。

9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10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11 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

初,仁愿、仁轨等屯熊津城,上与之敕书,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余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砺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4],脱不如意[5],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百济王丰与福信等以仁愿等孤城无援,遣使谓之曰:"大使等何

时西还，当遣相送。”仁愿、仁轨知其无备，忽出击之，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专权，与百济王丰浸相猜忌。福信称疾，卧于窟室，欲俟丰问疾而杀之。丰知之，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诣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

【注释】

①碛(qì 弃)：沙漠。

②仙萼河：即今蒙古色楞格河。

③司宪大夫：官名。即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佐官。唐代往往代行御史大夫之职，专掌监察、执法。

④羁(jī 基)客：寄居作客。

⑤脱：倘若，万一。

【译文】

二年(壬戌，公元 662 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封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

2 二月初四，改变百官的名称：把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侍中改为左相，中书令改为右相，仆射改为匡政，左右丞相改为肃机，尚书改为太常伯，侍郎改为少常伯；其他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按官名意义的解释更改名称，但掌管的职责仍照常。

3 十四日，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在军中去世。雅相身为将领，从

没有向朝廷奏报让他自己的亲戚和老部下随军。反而把他们移交给主管的官吏补授他们官职,他对人说:"官位不分大小,都是国家公有的名位,怎么可以苟且方便自己的私欲呢!"从此军队里的赏罚都很公平,人人都佩服任雅相的公正。

4 十八日,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和高丽在蛇水上作战,结果战败,和他的儿子十三人一起战死了。苏定方包围平壤久攻不下,遇上天降大雪,只好解除包围而还军。

5 三月,郑仁泰等人在天山把铁勒打败。

铁勒九姓部族听说唐兵就要来到,集合十几万士卒来对抗,选拔骁勇健壮的士卒几十个人向唐兵挑战,薛仁贵射出三箭,杀死三个人,其余的都下马请求投降。仁贵全部坑杀,又越过沙漠北方,攻击铁勒剩余部众,俘获叶护兄弟三人而回朝。军队中为此歌唱说:"将军发了三箭就平定天山,壮士们高声地唱着歌进了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守着天山,听说郑仁泰等人快要到达,都出迎投降了;仁泰放纵士卒加以攻击,抢掠他们的家产以奖赏士卒。敌人只好相率远逃,将军杨志派兵追击,但被敌人所击败。侦察的骑兵告诉仁泰说:"敌人的辎重车就在附近,可以前往取得。"仁泰率领轻骑兵一万四千人,兼程赶路,于是越过大沙漠,到了仙萼河,看不到敌人,粮食用尽只好回头,正好天下大雪,士卒又冷又饿,抛弃甲衣武器,杀马充饥,马被吃光,人们便自相吞噬,等到进入边塞,剩余的士卒只剩下八百人。

军队回还之后,司宪大夫杨德裔弹劾奏报说:"仁泰等人杀死已投降的士卒,使得敌人逃亡分散,不安抚士卒,也没计算清楚粮食物资,使得尸骸遮蔽原野,抛弃了甲衣武器,助长敌人的力量,从圣明的朝廷开创以来到现在,从没有像今天遭受到这样的失败。仁贵在他监临的职位上,贪淫放纵,虽然矜夸自己所得功劳,但实际上却弥补不了损失。请求把他们一起加以推问而科处应得之罪。"皇帝下令以功劳偿赎他们所犯的罪,把他们都释放了。

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以安抚招集剩下的部众。何力挑选精良的骑兵五百人，飞驰进入九姓当中，敌人大为惊恐，何力就对他们说："朝廷知道你们都是受胁迫才反抗的，所以要赦免你们的罪，一切罪过都在酋长一人，只要捉到酋长，一切事情都可解决。"各部落非常高兴，一起把叶护和设、特勒等二百多人捉起来交给何力，何力数说他们的罪过而杀了他们，九姓从此就安定下来。

6 初五，皇帝车驾从东都出发；二十二日，到达蒲州；夏，四月初一，到达京师。

7 二十二日，建筑蓬莱宫。

8 五月初八，任命许圉师为左相。

9 六月初七，首次命令和尚、尼姑、道士、女官要孝敬父母。

10 秋，七月初一，大赦天下。

11 三十日，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在熊津之东大败百济，攻下真峴城。

起初，仁愿、仁轨等人屯驻在熊津城，皇帝给他们敕书，认为"平壤的军队已经回返，只剩熊津一城，不可能单独保全，应该将军队开拔前往新罗。如果金法敏借重你，要你留下镇守，你应当暂且停留在新罗；如果不须留下，最好就泛海回朝吧！"将士们也都想要向西回归。仁轨说："人臣为公家的利益而牺牲，只有为国而死没有二心，怎么可以首先考虑个人的私欲！主上要消灭高丽，所以先诛灭百济，并且留下部队守御，控制住心腹要地；虽然剩下的敌寇到处充斥而且守备森严，只要我们砺兵秣马，攻其不备，按理说没有攻不下的。等到打胜之后，士卒心理就会安定，然后再分派军队，固守住险要地区，把有利的形势先配置好，再以快表向皇帝报告，进一步请求多派部队前来。朝廷知道我们有了成就，一定会命令将领出动军队，只要援军一到，凶恶的敌人自然就会被歼。这样做不但没有放弃成功的机会，而使海外的反抗永远消除。现在平壤的军

队既然回还了,熊津的部队又要离开,那么百济反抗的余力,就好像剩余的火烬,没有几天就会再度燃烧兴起,而高丽那些逃亡的敌寇,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呢!况且现在因为熊津一城位于敌人的中央,如果有所行动,马上就会被擒获俘虏,纵使进入新罗,也是羁旅之客,万一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再懊悔也来不及了。况且福信凶恶悖理、残酷暴虐,君臣互相猜疑叛离,行将互相屠杀;所以我们正好可以坚守城池,等待变化,利用便利机会攻取对方;还是以不离熊津城为好。"众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百济王丰和福信等人以为仁愿等人固守孤城没有后援,就派遣使者对他们说:"大使们什么时候要往西方回还,我们会派人送你们。"仁愿、仁轨知道对方没有防备,就突然出兵攻击,攻下百济的支罗城和尹城、大山、沙井栅寨,杀死俘获的敌人很多,然后分派兵力加以固守。福信等人认为真峴城形势困险,加派军队防卫。仁轨等待他们稍稍松懈时,引领新罗的士卒在夜晚靠近城下,攀着墙边草木,爬上城墙,等到天一亮,就占领了真峴城,于是打通了新罗输运粮食的道路。仁愿便又向朝廷奏请增派军队。皇帝诏令征发淄、青、莱、海等地的士兵七千人前往熊津。

福信专擅权柄,和百济王丰渐渐地互相猜忌起来。福信借口生病,在房里躺着,想等待百济王丰问候他的病情时杀了他。百济王丰知道后,率领亲信袭杀了福信,派遣使者到高丽、倭国乞求军队,以抵抗唐兵。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一

唐纪十七　起玄默阏茂八月，尽上章敦牂，凡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龙朔二年

1 八月，壬寅，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2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3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丁未，还宫。

4 庚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5 癸丑，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

6 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1],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田主诣司宪讼之[2],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3],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4],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作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自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诏特免官。

7 癸酉[5],立皇子旭轮为殷王。

8 十二月,戊申,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

9 飓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6],不如先事诛之。"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赍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兴昔亡帅其徒受赐,海政悉收斩之。其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10 是岁,西突厥寇庭州[7],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

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注释】

①奉辇直长：官名，即尚辇直长。是殿中六局直长之一。龙朔间改尚辇局为奉辇局，掌乘舆。直长为正七品官员。

②司宪：官署名，即御史台。掌监察执法。

③封事：古代臣下上书奏事，为防泄漏，用袋封缄，称为封事。

④备位：谦词，谓聊以充数，徒占其位。枢轴：机关运转的中轴。比喻朝廷的机要部门。

⑤癸酉：龙朔二年十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所载，均为十一月癸酉。原文漏"十一月"三字。

⑥噍(jiào 醮)类：原谓能饮食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⑦庭州：唐贞观中进攻高昌，西突厥来降，以其地置庭州。治所在今新疆乌鲁木齐。

【译文】

唐纪十七　起壬戌(公元 662 年)八月，止庚午(公元 670 年)，共八年五个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龙朔二年(壬戌，公元 662 年)

1 八月十六日，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掌管西台事。

2 九月二十二日，首次命令八品、九品的官吏穿青绿色衣服。

3 冬，十月十一日，皇帝到达骊山温泉，由太子监守朝廷；二十一日，回宫。

4 二十四日，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担任同东西台三品。

5 二十七日，下诏令于四年正月时，在泰山举行祭事，还要在来

年二月时到东都。

6 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在游猎时侵犯了人家田地,田地主人很生气,自然就用响箭射他。圉师把儿子许自然杖责一百下,不向朝廷报告。田地主人告到司宪官署诉办,执掌法令的司宪大夫杨德裔不按罪法办。西台舍人袁公瑜派人改变姓名,呈上封事告到皇帝那里去,皇帝说:"许圉师身为宰相,儿子侵夺欺凌百姓,却匿藏不向朝廷报告。这不是作威作福吗?"圉师谢罪说:"臣忝为中枢大臣之一,以正直之道事奉陛下,不能让所有人称心遂意,所以才被别人所攻讦。至于说作威作福的人,是那些手中掌握兵权,或身任重大职任的人;臣不过是个掌管文职的官吏,专心事奉圣明的国君,只知道闭住门户修养好自己,怎么敢作威作福!"皇帝生气地说:"你是在怨恨没有兵权吗?"许敬宗说:"身为人臣,做出这种事,杀了也抵偿不了他的罪。"就命令人带出许圉师依法论办。皇帝下诏令特赦,免了他的官位。

7 十一月十八日,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

8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诏令,由于不久前讨伐高丽、百济,河北的百姓,劳苦于征召作战和力役,皇帝到泰山祭祀和巡幸东都的事都取消了。

9 飓海道总管苏海政接受诏令讨伐龟兹,下令兴昔亡、继往绝两个可汗出动军队和苏海政一起进军。到了兴昔亡境内,继往绝一向和兴昔亡有仇怨,就秘密地对海政说:"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谋划反叛,请杀掉他。"那时苏海政的军队只有几千人,就招集军中官吏商议说:"弥射如果反叛,我们将会没有活口,不如先把他杀掉。"就假造皇帝命令,命令大总管拿着数万段布帛赐给可汗和各部落酋长,兴昔亡率领徒众前来接受,苏海政把他们全数扣留斩杀。其中有鼠尼施、拔塞干两部落逃走,苏海政和继往绝追赶讨伐,加以平定。军队回还,到了疏勒南,弓月部再引来吐蕃的部众,要和唐兵作战;苏海政因为军队长久在外十分疲惫,不敢和吐蕃作战,就拿

军事物资贿赂吐蕃，订好和约才回还。从此以后，各部落都认为兴昔亡是冤屈的，各自产生了离叛的心理。继往绝不久就去世，十姓部落没有主人，有名叫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的收召剩下的部众，而附合于吐蕃。

10 这年，西突厥侵扰庭州，刺史来济率领军队抵御，他对部众说："我早就应当死了，不过很幸运地能够保存庭州的安全到今天，我要以自己的性命报答国家。"就不脱甲胄，前往作战而死。

三　年

1 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悉平之。

2 乙酉[1]，以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

3 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2]，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

4 三月，许圉师再贬虔州刺史，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圉师子文思、自然并免官。

5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藋盈路[3]，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

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4]，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5]，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6]，下义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7]，仍命司空李勣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嶲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

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8]，榜之通衢。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6 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

7 丙午，蓬莱宫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宫曰西内。戊申，始御紫辰殿听政。

8 五月，壬午，柳州蛮酋吴君解反；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翔发岭南兵讨之。

【注释】

①乙酉：龙朔三年正月无此日。查新旧《唐书》本纪，均作"乙丑"，是。原文误。

②云中古城：故址在今山西大同。

③蔚(dú 毒)：怨言。

④缗(mín 民)：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⑤灾眚(shěng 省)：灾难。

⑥乙丑：龙朔三年四月无此日，当有误。

⑦司刑太常伯：即刑部尚书。详刑：即大理。大理寺的长官，掌刑法。

⑧露布：不缄封的文书，用于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

【译文】

三年（癸亥，公元663年）

1 春，正月，左武卫将军郑仁泰讨伐铁勒剩下的反叛部落，全部加以平定。

2 十一日，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掌管选举人才的事。

3 二月，把燕然都护府迁徙到回纥，改名为潮海都护；把以前的瀚海都护迁徙到云中古城，改名为云中都护，以大漠为疆界，大漠以北的州府都隶属瀚海，大漠以南都隶属云中。

4 三月，许圉师再度被贬为虔州刺史，杨德裔因和许圉师结党营私，而流放到庭州，许圉师的儿子文思、自然都被罢免。

5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掌选用人才之事，依恃皇后的权势，专门以出卖官爵为事，铨叙取用不按次序，使得怨恨之声充斥道路，皇帝好几次听闻到，就从容不迫地对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们做事很不谨慎，做了很多非法的事，我还为你掩盖，你应该戒惧警惕啊！"义府突然变了脸色，颈部和面颊的筋肉都突起了，说："是谁告诉陛下的？"皇帝说："只要我说的是对的，何必向我追问这些是从哪里得知的！"义府完全没有引咎告罪，只是慢慢地走出去。皇帝从此就不喜欢李义府了。

有个会看地气的杜元纪说李义府所住的宅第有牢狱之气，应该积满二十万缗的钱加以压制，李义府相信了，对金钱的聚敛搜刮更加急迫。李义府守母亲的丧，朝廷在初一、十五给他丧假，他常常穿着便服和元纪一起从东城出发，爬上古墓，伺候观望气望，有人告义府偷偷勘察灾异妖眚，暗中有反叛的阴谋。又派遣他的儿子右司议郎李津召来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接受七百缗钱的贿赂，任命长孙延为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到朝廷。夏，四月，乙

丑日，把义府关到监狱里，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和御史、详刑一起审理，还命令司空李勣监审。结果事情都有实在的证据。初五，下诏令除掉义府为官的身分，流放到嶲州，儿子李津除掉为官的身分，流放到振州；儿子和女婿们都除掉为官的身分，流放到庭州。朝廷民间没有不庆祝的。

有人制作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击破铜山大贼李义府的露布文书，张贴在通衢大道上。义府夺取很多人家的奴婢，到了失败时，奴婢们各自分散，回归自己的家，所以露布上说："奴婢们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家，争着回去。"

6 十二日，在新罗国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金法敏为都督。

7 二十三日，蓬莱宫含元殿建造完成，皇帝开始迁移仪仗到那里住，把故宫改为西内。

8 五月三十日，柳州蛮酋长吴君解谋反；派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翔从岭南调动军队加以讨伐。

9 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1]，请徙居内地。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2]，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 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10 秋，八月，戊申，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3]，问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孙也。

11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

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岘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兵，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4]，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下。

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刺史也。苏定方克百济，常之帅所部随众降。定方絷其王及太子[5]，纵兵劫掠，壮者多死。常之惧，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

山,结栅以自固,旬月间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常之复取二百余城,定方不能克而还。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百济既败,皆帅其众降。刘仁轨使常之、相如自将其众,取任存城,仍以粮仗助之。孙仁师曰:"此属兽心,何可信也!"仁轨曰:"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但向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给其粮仗,分兵随之,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

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6],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7],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8],训士卒,以图高丽。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12 冬,十月,辛巳朔,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13 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元。

14 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15是岁，大食击波斯、拂菻[9]，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余万[10]。

【注释】

①凉州：州名。唐代辖境为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治姑臧（今甘肃武威）。

②鄯（shàn 善）：州名。辖境为今青海西宁、湟中、乐都等地，治湟水（今青海乐都）。

③司元太常伯：即户部尚书。

④炎：胡三省注："读曰焰。"

⑤縶（zhí 执）：捆，拘禁。

⑥瘞（yì 易）：埋尸体。

⑦陂（bēi 杯）塘：池塘。

⑧糗（qiǔ 秋上声）：干粮。

⑨大食：古国名。唐代称阿位伯帝国为大食。拂菻（lǐn 凛）：古国名。隋唐时指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一带。

⑩胜兵：指能穿上甲胄作战的士兵。

【译文】

9吐蕃和吐谷浑互相攻伐，各自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请求论断曲直，还来请求援助；皇帝没有应允。

吐谷浑的大臣素和贵犯了罪，逃奔到吐蕃，把吐谷浑军事虚实都向吐蕃说了，吐蕃调动军队攻击吐谷浑，大败了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曷钵和弘化公主率领好几千毡帐徒众，抛弃国土逃走，前往投靠凉州，请求迁徙到内地。皇帝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人，分兵屯驻在凉州、鄯州，以防备吐蕃的攻击。六月二十六日，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制调度各路军队，作为吐谷浑的援助。

吐蕃禄东赞屯驻在青海，派遣使者论仲琮入朝见皇帝，上表陈

述吐谷浑的罪过，而且请求和唐室和好结亲，皇帝不答应。派遣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到吐蕃，颁下玺书加以责备。

10 秋，八月二十七日，皇帝看到海东接连几年战争，百姓被赋役征调所困，士卒因战死溺死的也很多，就下诏令停止三十六州所建造的船只，派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人，分别前往十个地方，慰问百姓的疾苦，并罢黜或擢升官吏。德玄是窦毅的曾孙。

11 九月初八。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人在白江打败了百济剩余部众和倭国军队，攻占周留城。

起初，刘仁愿、刘仁轨攻下真岘城后，皇帝下诏令要孙仁师率领军队，从海上出发，以帮助刘仁愿、刘仁轨。百济王丰引导倭人向南抵抗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部会合，声势大振。诸将认为加林城位于水陆路的要冲，要先攻打它，仁轨说："加林形势险厄坚固，急速进攻的话会伤害士卒，放慢进攻的话却又要花费很多时间。而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是众多元凶聚集的地方，要除去恶人务必从根本入手，最好先加以攻击，如果攻下周留城，其他城自然可以攻下来。"于是仁师、仁愿和新罗王法敏率领陆军前进，仁轨和其他的将军杜爽、扶余隆率领水军和运粮船，从熊津进入白江，和陆军会合，一起攻向周留城。在白江口遇到倭国军队，四次交战全都获胜，烧掉对方四百艘船，火焰照红天空，海水都变成红色。百济王丰脱身逃奔到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率领众人投降，百济全部平定，只有另一个将帅迟受信据守在任存城，没能攻下。

起初，百济西部有个人名叫黑齿常之，身高有七尺多，勇敢而且懂得权谋兵略，在百济做官，官衔是达率兼郡将，约相当于中国的刺史。苏定方攻下百济时，常之率领自己的部属随众人投降。定方把百济王和太子拘缚起来，放纵军队劫夺抢掠，壮年的人大多死掉。常之很害怕，和左右十几个人逃回本来的地域，收罗招集逃亡分散的士卒，守卫任存山，结好栅栏以巩固自己，一月之间，归附他的约有三万多人。苏定方派遣士卒进攻，常之抵抗，唐兵失利，常之

又攻取二百多城，定方不能取胜而回军。常之和另一将领沙吒相如各自据守险要地区以呼应福信，百济失败之后，他们都率领部众投降。刘仁轨命令常之、相如自己率领部众，攻取任存城，还以粮食器仗援助他们。孙仁师说："这些人内心像禽兽，怎么可以相信呢？"仁轨说："我看他们两个人都忠勇有谋略，重视信义；只为以前他们所托附的，不是适当的人，现在正是他们感激立功的时候，不用怀疑。"就给他们粮食、器仗，分派士卒跟随他们，攻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妻子儿女，逃奔高丽。

皇帝下诏令刘仁轨率领部队镇守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回朝。百济受到战火之后，家家凋弊残败，到处是僵硬的尸骸，仁轨开始下令掩埋尸骸，登记户口，整理村落，署置官长，开通道路，修建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蚕桑，赈贷贫乏，存养孤儿老人，建立大唐土神和谷神，颁布唐朝的历法和庙讳，百济民众大为高兴，全境之内百姓都安心从事自己的生产。然后治理屯田，储备干粮，训练士卒，进而谋取高丽。

刘仁愿回到京师，皇帝问他说："你在海东，前后所陈奏的事情，都很符合机宜，而且又有文理。你本是个武人，怎么能写得这么好？"仁愿说："这些都是刘仁轨所做的，臣是做不来的。"皇帝很高兴，加仁轨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为仁轨在长安建筑宅第，对仁轨妻子儿女的赏赐十分丰厚，派遣使者带着玺书慰劳勉励他。上官议说："仁轨遭受罢黜夺官，仍然能尽忠于朝廷，仁愿执掌节制之权，而能够推举贤人，都可以说是君子！"

12 冬，十月初一，下令太子每隔五天，在光顺门内看各有关部门呈奏事情，比较小的政事都交付太子决定办理。

13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令改明年年号为麟德。

14 二十三日，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率领军队攻击弓月部，以援救于阗。

15 这一年，大食攻击波斯、拂菻，打败了他们；并向南进攻婆罗

门,吞并了各胡人部落,能披甲作战的军队有四十几万人。

麟德元年

1 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故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1]。

2 二月,戊子,上行幸万年宫。

3 夏,四月,壬子[2],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

4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赐死。司宗卿陇西王博汙奏孝协父叔良死王事[3],孝协无兄弟,恐绝嗣。上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孝协竟自尽于第。

5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

6 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7 秋,七月,丁未朔,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4]。

8 八月,丙子,车驾还京师,幸旧宅[5],留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9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6],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7]。

10 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臣伏睹

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8]，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9]，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10]。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11]，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

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仁轨谓仁愿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12];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使诏辑其余众。

11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令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13]:"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14],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15],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16],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

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17]，中外谓之二圣。

12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18]。

【注释】

①遥领：担任职名，不亲往任职。

②壬子：麟德元年四月无此日。据《新纪》，"壬子"乃"壬午"之误。即初五。

③司宗卿：即宗正卿。掌管王室亲族事务。 死王事：指李叔良在高祖时攻击突厥，被流矢射中而死。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孙子。

④岱宗：古人认为泰山为四岳所宗，且泰山别称岱，故其别名为岱宗。

⑤旧宅：此指皇帝为晋王时所居地。

⑥司列太常伯：即吏部尚书。

⑦大司宪：即御史大夫，御史台的长官。

⑧海西：泛指海以西之地。即今吉林、辽东一带地区。

⑨参逐：明严衍《通鉴补》于"参逐"下补"官府"二字，并注："参逐官府，犹言参谒官府以行赂也。"

⑩殄（tiǎn 腆）灭：灭亡。

⑪更张：重新张设，改变作法。

⑫节级：次第，依次。

⑬绐（dài 代）：欺骗。

⑭谘（zī 兹）议：指王府谘议参军之职。李忠被立为皇太子前为陈王，上官仪充任王府谘议参军。

⑮司礼太常伯：即礼部尚书。

⑯左肃机：即尚书左丞。

⑰拱手：双手相抱于胸前，表示闲适无事。

⑱太子右中护：龙朔年间改左、右庶子为左、右中护。庶子，太子官属，掌教养训戒等事。

【译文】

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

1 春,正月十六日,把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命令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当初,李靖打败突厥,把三百毡帐突厥人迁到云中城,阿史德氏是各帐的酋长。到此时,部众已渐渐增加,阿史德氏往朝廷晋见,要求按对待胡人方式,立亲王为可汗加以统治。皇帝召见阿史德氏,对他说:"现在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而让殷王以大都护的名义遥相统领。

2 二月初十,皇帝到达万年宫。

3 夏,四月初五,卫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去世。

4 二十九日,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犯了贪污罪,被赐自杀。司宗卿陇西王李博乂上奏孝协父亲李叔良为朝廷而死的往事,担心孝协没有兄弟,可能会绝了子嗣。皇帝说:"法令是整齐划一的,不因为亲近或疏远就有所不同,如果伤害到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孝协有一个儿子,何必担心没有子孙祭祀呢!"孝协最后还是在府第里自杀了。

5 五月初一,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去世。

6 初八,在昆明的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

7 秋,七月初一,下诏令说麟德三年正月时,将在泰山举行祭祀之事。

8 八月初一,皇帝回返京师,回到旧居,留住七天;初七,回到蓬莱宫。

9 十二日,任命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10 冬,十月初六,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奏"臣看到目前留下戍边的士卒,大多是疲惫羸弱的人,勇敢健壮的很少,衣服也都破烂,只想回到西方的家乡,没有心思开创功业,报效朝廷。臣问他们:

'以往在海西时，看到百姓人人都响应征募，抢着要从军。有人甚至愿意自己备好衣物粮食，称为义征，为什么今天的士卒会变成这样？'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和以前不同，人心也不一样。以前不管往东或往西征战，为朝廷牺牲时，都蒙受皇帝派使者吊慰哀祭，追赠官爵给死者，或者把死者的官爵转授给死者子弟，凡是渡过辽海的士卒，都赏给一级功勋。从显庆五年以来，征战的士卒屡次渡海出征，官吏都不记录他们的功勋，其中死亡的也没有人问是谁，为什么而死。州县每次征召百姓当兵，年壮而有钱的，使用钱财参谒贿赂官府，都能够逃避而免掉征召；贫困的人虽然衰老体弱，一被征召就要出发。最近打败百济和平壤是经过艰苦作战的，当时将帅颁下命令，许诺按照功勋奖赏士卒，士卒的要求都答应了。等到到了西岸，却只听到士卒被拘留、推问、囚禁的消息，夺回赏赐，撤消爵勋，州县追捕呼喝，使得士卒们无法生存，公家和私人方面所受到的困窘疲惫，无法说得完。因此从海西出发时，已经有逃亡自我伤残的士卒，不只是到海外才这样。而且士卒都把战胜获得勋爵当做是荣耀尊宠；但每年出征时，都让有功勋的官吏挽引舟车，所受的劳苦和平民一样，百姓不愿从军，大都是为了这些。'臣又问：'前些日子士卒留守五年，还能够支持渡过，现在你们不过经过一年罢了，为什么衣装变成这样单薄破露？'他们都说：'刚从家里出发时只命令准备一年的物资衣装；现在已经二年了，却没有听到回返的日期。'臣检查军士所留下的衣物，今年冬天只可以应付，来年秋天以后，全没有准备预拟好。陛下留下这些人在海外，要消灭高丽。百济、高丽以前就互相结党支援，倭国人距离虽然遥远，也相互影响呼应，如果没有坐镇的军队，还是会成为独立的一国。现在既然借这些兵力戍守，又设置屯田制度，所要依赖的，是士卒们的同心协力，但目前士卒却有这种不满的言语，怎么能有希望成功！自然非得改变以前做法，对士卒要优厚地加以慰劳，阐明奖赏加重刑罚，以振奋士卒的斗志，如果只像今天以前一样处理问题，恐怕士卒们

疲倦衰老，不可能建立功业。这些不顺耳的话，可能没有人向陛下说明清楚，所以臣把内心披露在陛下眼前，冒死向陛下陈述。"

皇帝完全接纳了他的建议，派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过海洋，以替代原有的镇守士兵，还敕令刘仁轨一起返回朝廷。仁轨对仁愿说："国家派军在海外，是要经营攻略高丽，事情并不容易。现在农田的收割还没完结，而军吏和士卒一时之间替代离开，军中将领也要回去。夷人最近刚臣服，众人的内心还没安定下来，一定会发生变故。不如暂且留下旧有士兵，逐步命令他们收割庄稼，备办物质、粮食，按等级遣送回返；军中将领暂且留下坐镇安抚，不可以马上回返。"仁愿说："我以前回返海西，大受毁谤，说我留下很多士兵部众，阴谋占据海东，几乎难免灾祸。现在我只知道按照皇上敕令去做，怎么敢擅自有所作为！"仁轨说："为人臣子，如果对国家有利的事，知道了没有不做的，还担心什么个人遭遇！"就呈上奏表陈述对国家方便有利之事，自己请求留下镇守海东，皇帝接受了。皇帝还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命令他招集剩余的部众。

11 起初，武后能够委屈自己，忍受耻辱，奉承顺应皇帝的心意，所以皇帝排除众人的异议，而立她为后；她得志之后，专门作威作福，皇帝要有所作为，一有行动就被武后压制，皇帝内心感到很忿怒。有个道士郭行真，在宫禁中出入，曾经以咒诅之术要伤害皇帝，宦者王伏胜揭发此事。皇帝非常生气，暗中召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一起商量。上官仪就说："皇后专权恣纵，海内之士都不赞成，请求废掉后位。"皇帝心里认为很对，就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令。

左右把消息告诉了皇后，皇后突然到皇帝那里述说自己是清白的。起草的诏令还在皇帝处，皇帝羞怯畏缩，不忍废掉皇后，所以又像当初一样对待皇后；还担心皇后怨恨生气，就骗她说：我本来没有废后位的想法，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上官仪原先担任陈王府谘议参军，和王伏胜一起事奉过以前的太子李忠，皇后于是指使

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伏胜和李忠策划反叛。十二月十三日，上官仪被捕下狱，和他的儿子庭芝、王伏胜都被害死，抄没他们全家。十五日，赐李忠在流放的黔州自杀。右相刘祥道因为和上官仪友善，被废除了掌管政事的权力，改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士人被流放贬退的很多，都是由于和上官仪有交往的缘故。

从此以后，皇帝每次处理政事，皇后就垂着帘幕坐在大殿之后，无论政事的大小，皇后都参与处理。决定天下事的大权，全部落到皇后手中，罢黜、擢升、生杀的决定，都出自皇后之口，中外都认为唐朝有两个天子。

12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一起被任命为同东西台三品。

二　年

1 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①，上不许。

2 二月，壬午，车驾发京师；丁酉，至合璧宫。

3 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4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②。恪，宝谊之子也③。

5 辛未，东都乾元殿成④。闰月，壬申朔，车驾至东都。

6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7 夏,四月,戊辰,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6];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

8 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戊寅历》推步浸疏[6],乃增损刘焯《皇极历》[7],更撰《麟德历》;五月,辛卯,行之。

9 秋,七月,己丑,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

10 上命熊津都尉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8],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

11 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9]。"诏:"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10],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11]。"壬戌,诏:"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并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又诏:"自今郊庙享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陈之乐》。"

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12],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13],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14],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颛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

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⑲。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十二月，丙午，车驾至齐州，留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

【注释】

①赤水地：赤水即黄河源头的赤水，赤水地本为吐谷浑所辖。

②司戎太常伯：即兵部尚书。

③宝誼：即姜宝誼，随唐高祖起兵于太原。

④乾元殿：胡三省注："洛阳宫正殿也。武后垂拱四年，毁为明堂。"

⑤左侍极：官名。龙朔间改左、右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唐置左、右散骑常侍，分属门下、中书二省，多用为将相大臣兼职，无实际职权。

⑥秘阁郎中：官名。即太史令。龙朔年间改太史局为秘阁局，令为郎中，丞为郎。《戊寅历》：始行于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⑦《皇极历》：隋时，刘焯造《甲子元历》，谓之《皇极历》，为张宾所摈，不得行。

⑧耽罗：古国名。又称儋罗，在新罗武州南岛上，初附百济，后附新罗。故地在今朝鲜济州岛。

⑨内外命妇：内命妇，指自妃嫔至采女各等级的帝王之姬妾，以及宫中的各级内官。外命妇，胡三省注："皇姑封大长公主，皇姊妹封长公主，皇女封公主，皇太子之女封郡主，王之女封县主。王母、妻为妃，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五品、勋官二品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封母、妻为乡君。其母并加太字，各视其夫、子之品。"从大长公主至乡君皆为外命妇。

⑩社首：山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南。

⑪燕氏:越王贞之母,太宗妃嫔此时唯有燕氏在。

⑫乌长:古国名。亦作乌荼,实系乌荼之误。故址在今印度奥里萨邦东北部一带。

⑬毳(cuì脆)幕:毡房帐幕。

⑭丰稔(rěn忍):庄稼丰熟。

⑮寿张:古县名,在今山东西部黄河北岸。

【译文】

二年(乙丑、公元665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吐蕃派遣使者入宫见皇帝,请求再和吐谷浑和好结亲,还要求划赤水地给他们畜牧,皇帝不答应。

2 二月初十,皇帝的车驾从京师出发;二十五日,到达合璧宫。

3 皇帝谈到隋炀帝,对左右侍臣说:"炀帝拒绝劝告而灭亡,我常常引他为鉴戒,虚心要求臣子进谏,但竟然没有劝告我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李勣回答:"陛下所作所为都很完善,群臣没有可进谏的。"

4 三月十二日,任命兼司戎太常伯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恪是姜宝谊的儿子。

5 二十九日,东都洛阳乾元殿建造完成。闰三月初一,皇帝的车驾到达洛阳。

6 疏勒弓月引来吐蕃进攻于阗,皇帝下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领军队去援救。

7 夏,四月二十七日,左侍极陆敦信任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一起罢免掌理政事之权。

8 秘阁郎中李淳风认为傅仁均的《戊寅历》所推算的节令时辰日渐疏谬,就改进刘焯的《皇极历》,重新撰写《麟德历》;五月二十日,正式采用施行。

9 秋,七月十九日,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10 皇帝命令熊津都尉扶余隆和新罗王法敏消除以前的仇怨；八月十三日，在熊津城订立同盟。刘仁轨与新罗、百济、耽罗、倭国派出的使者渡海回返西方，在泰山会合祭祠，高丽也派遣太子福男前来陪侍祭祠。

11 冬，十月十五日，皇后上表说："旧有的封禅议式，祭祀皇地祇时，以太后配祭，而命令公卿按此行事，这对礼仪来说是有所不妥的，到那天，妾请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奠献酒。"皇帝下诏令说："封禅祭祀时先以皇后为次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二十四日，下诏令："封禅时坛台所设置的上帝、后土神位，先前所用的是枯干禾秸、陶器等，现在应该改用褥垫和酒器，其他郊祀也应该按此去做。"又下诏令说："从现在起郊庙祭祀享神宴会时，文舞采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采用《神功破阵之乐》。"

二十八日，皇帝从东都出发，陪从皇帝车驾的文武百官仪仗队列，连绵几百里不继绝。列置的营地帐幕，布满在横亘的原野上。东面从高丽，西面到达波斯、乌长等国，朝见皇帝的使者，各自率领部属随从皇帝，搭建毡房帐幕居住，牛、羊、骆驼、马匹等，填塞道路。当时连年谷物丰收，一斗大米便宜到只值五个钱，麦、豆不够格列置市场上买卖。

十一月二十日，皇帝到达濮阳，窦德玄骑马跟随。皇帝问他道："濮阳称为帝丘，为什么？"德玄回答不出。许敬宗 从后面跃 马到皇帝面前说："以前颛顼帝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皇帝表示称赞。敬宗 后退，对人说："大臣不能没有学问；我看见德玄回答不出，心里实在感到羞愧。"德玄听到后说："每个人各有他能做和不能做的，我不勉强回答我所不知道的事，这就是我能做的事。"李勣说："敬宗的见闻很广，这很好；但德玄的说法也不错。"

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住在一起，齐、隋、唐时都于其门前赐匾额表扬过，皇帝经过寿张，到了张公艺住宅，问他为什么能够九代同住在一起的缘故，公艺书写一百多"忍"字呈进给皇帝。皇帝很称

赞他,赐给他缣帛。

十二月初九,皇帝到了齐州,停留十天。十九日,从灵岩顿出发,到达泰山下,有司在山的南面建造了圆坛,山上是登临祭天的祭坛,社首山上面是禅祭地祇的方形祭坛。

乾封元年

1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1],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2],印以玉玺,藏以石磕[3]。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帘皆以锦绣为之[4];酌酒,实俎豆[5],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敕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6]。

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李义府忧愤发病卒。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丙戌,车驾发泰山;辛卯,至曲阜,赠孔子太师,以少牢致祭[7]。癸未,至亳州[8],谒老君庙[9],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夏四月,甲辰,至京师,谒太庙。

2 庚戌,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拜大司成[10],兼左侍极,罢政事。

3 五月，庚寅，铸乾封泉宝钱，一当十，俟期年尽废旧钱。

4 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11]，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招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使为向导。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同讨高丽。

5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轮为豫王。

以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12]，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及为大

司宪,异式惧,不自安,仁轨沥觞告之曰:"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仁轨既知政事,异式寻迁詹事丞[13];时论纷然;仁轨闻之,遽荐为司元大夫[14]。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注释】

①玉牒:古代帝王封禅所用的文书。

②金泥:用水银和金屑以为泥,用以封印玉牒玉检诏书等,多用于封禅时用之。

③石磏(gǎn 感):古代封禅所用的石匣。

④帟(yì 义):小帐幕,帷帐中座上承尘的平幕。

⑤俎(zǔ 阻)豆: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用的礼器。俎,置肉的几案;豆,盛干肉一类食物的器皿。

⑥服绯者:指四品五品之官。古代四品五品职官着绯色官服。

⑦少牢:古代祭祀宴享用羊、猪二牲称少牢。

⑧亳(bó 帛)州:州名。治今安徽亳县。

⑨老君庙:即老子祠。在今河南鹿邑。

⑩大司成:官名。即国子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

⑪莫离支:高丽职官名。是军政最高长官,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

⑫时未可行:谓当时海上未遇顺风不能航行。

⑬詹事丞:官名。即詹事府少詹事。协助詹事管理太子宫内外庶务。

⑭司元大夫:官名。即户部郎中。

【译文】

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6年)

1春,正月初一,皇帝在泰山南面祭祀昊天上帝。初二,登上泰山,以玉牒封禅,把祭祀上帝的册书用玉匮收藏,配祭的册书用金匮收藏,都用金绳加以缠绕,以金泥加封,再印上玉玺,用石匣收藏

起来。初三，下山到社首，祭祀皇地祇。皇帝初献完毕，左右执事的人都趋身退下。宦者拉着帘幕，皇后登上祭坛次献，帷帐帘幕都用锦绣做成；敬酒，装填俎豆，登坛歌舞，都用宫中之人。初五，皇帝驾临朝觐的坛台，接受祝贺；赦免天下，改年号为乾封。文、武官三品以上都赐爵位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在这以前官阶是不随便加封的，都是按功劳来考核叙次的，一旦升到五品三品，就奏报皇帝决定加或不加，从这时起官阶才有不按功劳加封的情形；到了末后几年，穿绯色服饰的官吏就充满朝廷了。

当时大赦天下，只有长久流放的人不能任其放还，李义府忧心羞愤，生病死亡。从义府被流放开始，朝廷士人每天都担心他再度入朝为官，后来听说他死亡，众人内心才安定下来。

十九日，皇帝从泰山出发；二十四日，到达曲阜，以太师官职赠孔子，再用少牢祭祀孔子。十六日，到达亳州，谒见老君庙，皇帝尊称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初十，到达东都，停留六天；十七日，入合璧宫；夏，四月初八，回到京师，进谒太庙。

2 十四日，左侍极兼校右相陆敦信因为年老多病而辞职，任命他为大司成，兼左侍极，罢除政事。

3 五月二十五日，铸造乾封泉宝钱，一钱当十个旧钱用，等到满一年把旧钱全部废弃。

4 高丽泉盖苏文死了，长子男生继任为莫离支，首次掌理国家政事，出巡各都城，命令他的弟弟男建、男产掌管留守后方的事。有人对两个弟弟说："男生不喜欢你们两个弟弟的逼迫，心里想要除掉你们，不如先做好计谋。"两个弟弟起先不相信。又有人告诉男生说："你两个弟弟担心你返回后剥夺他们的权柄，准备反抗你不接纳你。"男生暗中派亲近的人前往平壤窥伺，两个弟弟把男生派出的人悄悄地抓起来，获悉其中详情，就用国王的名誉要召见男生。男生害怕，不敢回去；男建自封为莫离支，发动军队讨伐男生。男生逃走到别城以自保，派遣儿子献诚到朝廷求救。六月初七，任命右

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援；任命献诚为右武卫将军，让他作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一起讨伐高丽。

5 秋，七月初一，调殷王李旭轮为豫王。

任命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起初，仁轨是给事中，调查毕正义的事情，李义府怨恨他，所以被出放为青州刺史。正好朝廷在讨伐百济，仁轨担任渡海运送粮食的职事，不遇顺风船走不动，义府督促他出发，结果遇风而沉船，运粮的丁夫溺死的有很多，朝廷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查办，义府对异式说："你能够办好这件事，不用担心没官做。"异式到了之后，对仁轨说："你和朝廷什么人结了仇怨？你还是早早地为自己计划好，自杀算了。"仁轨说："仁轨做官不称职，国家有一定的刑罚，你按照法令把我杀了，我逃也逃不掉。如果要让我草率地自我了断，以满足仇人，我内心实在不情愿！"就备齐案情卷宗以向皇帝报告。异式要离开时，亲自把锁拽上。案情呈上之后，义府对皇帝说："不杀仁轨，不能向老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突然吹起，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皇帝于是命令免除仁轨作官的身份，以平民身份从军，为国效力。义府又暗示刘仁愿害死仁轨，但仁愿不忍心加以杀害。后来仁轨做到大司宪，异式很害怕，内心不能安宁，仁轨把酒从酒杯里全部沥出，告诉异式说："仁轨如果还计较以前的事，就好像这杯酒一样！"仁轨掌理政事之后，异式不久也升迁詹事丞；当时士人议论纷纷，仁轨听到之后，就推举异式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仁轨这样做，未免矫枉过正了。"

6 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

7 初，武士彠娶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

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1]，次皇后，次适郭孝慎。士彠卒，元庆、元爽及士彠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杨氏号荣国夫人，越石妻号韩国夫人[2]，惟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3]，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4]，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5]。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何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外示谦抑，实恶之也。于是以惟良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至州，以忧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

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运与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醢中[6]，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诛之，改其姓为蝮氏。怀运兄怀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7]，肉尽见骨而死。

8 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9 戊子，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8]，子齐贤嗣。齐贤为人方正，上其重之，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尝

从上猎苑中。因言晋州产佳鹞，刘齐贤今为司马，请使捕之。上曰："刘齐贤岂捕鹞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10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9]，以击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勣处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待封，孝恪之子也[10]。

勣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勣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赡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注释】

①法曹：本为司法官署名。其全称，在府为法曹参军事，在州为法曹司法参军事，在县为司法；掌刑法狱讼事。此用指法曹的官员。

②杨氏号二句：胡三省注："唐制，国夫人，位一品。"

③司卫少卿：官名。即卫尉少卿。卫尉寺卿的佐官。唐代卫尉寺掌军器仪仗帐幕之事。

④宗正少卿：官名。宗正卿的佐官。据胡三省注，此时已改称司宗少卿。

⑤户曹：本为掌管民户的官署名。唐代在府称户曹，在州称司户；掌管籍帐、婚姻、田宅等事。此用指户曹官员。　少府少监：官名。少府监的佐官。少府掌宫中服御诸物。据胡三省注，此时已改少府监为内府监，改少府少监为内府少监。

⑥醢(hǎi 海)：肉酱。

⑦束(cì 刺)：木芒。"刺"的异体。

⑧致仕：辞官归居。

⑨司列少常伯：官名。即吏部侍郎。

⑩孝恪：即郭孝恪（？～公元649年）。唐初大将。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县）人。随李世民征战，历贝、赵、江、泾四州刺史，有能名，累升左骁卫将军。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任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后为西州道行军总管，战死于龟兹。

【译文】

6 八月初八，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去世。

7 起初，武士彠娶相里氏为妻，生下儿子元庆、元爽；又娶了杨氏，生下三个女儿，老大嫁给越王府法曹官员贺兰越石，老二即皇后，老三嫁给郭孝慎。士彠死后，元庆、元爽和士彠哥哥的儿子惟良、怀运等人，对杨氏都不礼貌，杨氏对此非常记恨。越石、孝慎及孝慎的妻子都很早就死了，越石的妻子生有敏之和一个女儿而寡居。老二立为皇后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越石的妻子被封为韩国夫人；惟良由始州长史破格擢升为司尉少卿，怀运从瀛州长史升为淄州刺史，元庆从右卫郎将升为宗正少卿，元爽由安州户曹累次升迁到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曾经设置酒席，对惟良等人说："你们还常回忆以前的事吧？对今天的荣华富贵你们感觉又是怎样？"惟良回答说："惟良等人侥幸以功臣子弟的身份，很早就做了官，衡量自己的名分和才能，实在不敢奢求显贵荣达，想不到因为皇后的缘故，而深受朝廷恩宠，早晚都在忧心惶惧，不敢引以为荣耀。"荣国夫人听了内心不愉快。皇后就上疏给皇帝，请求将惟良等外放为僻远之州的刺史，表面上显示谦虚抑制，实际上很讨厌惟良等人。于是任命惟良为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到了龙州，因为忧郁而死。元爽因另外事情获罪流放振州而死。

韩国夫人和她的女儿因为皇后的关系，出入宫禁之中，都得到皇帝的宠幸。韩国夫人不久死了，女儿被赐为魏国夫人。皇帝要任命魏国夫人为内官之职，怕皇后刁难，一时未作决定，皇后非常憎

恶。正好惟良、怀运和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见皇帝，陪皇帝回到京师，惟良等人献食品，皇后暗中放置毒药在肉酱里，让魏国夫人吃，她便突然死了，于是把罪推到惟良、怀运身上，十四日，杀了惟良、怀运，改他们的姓为蝮氏。怀运的兄长怀亮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善氏对荣国夫人最不礼貌，因此也因惟良等人的罪被收捕入掖庭里，荣国夫人命令武后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拿有刺的棘杖鞭打，把善氏打到肉烂骨头现出而丧命。

8 九月，庞同善大败高丽的军队，泉男生率领众人和同善会合。皇帝下令任命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为玄菟郡公。

9 二十五日，金紫光禄大夫辞官归居的广平宣公刘祥道去世，儿子齐贤继嗣。齐贤为人刚正，皇帝很器重他，任他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曾经陪从皇帝在苑囿中打猎，顺口谈到晋州出产很好的鹞鹰，刘齐贤现任晋州司马，请派人叫他抓捕。皇帝说："刘齐贤哪里像捕鹞的人呢！你为什么如此看待他！"

10 冬，十二月十八日，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而以司马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为副大总管，去进攻高丽。庞同善、契苾何力同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和以前一样；水陆各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人，都接受李勣调度。河北各州的租税田赋全部送到辽东以供给军队使用。待封是郭孝恪的儿子。

李勣要他的女婿京兆杜怀恭一起出发，以求能取得功绩。怀恭以贫穷为理由加以推辞，李勣供给他财物；他又以没有奴仆车马为由推辞，李勣再供给他奴仆车马。怀恭再也无话可说，就逃亡藏躲在岐阳山中，对人说："李公不过是想利用我，以树立军法的权威罢了。"李勣听了之后，流泪说："杜郎个性疏略放任，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罢了。"就打消了要求怀恭同行的念头。

二 年

1 春，正月，上耕藉田[1]，有司进耒耜，加以彫饰。上曰："耒耜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2]。

2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癸未，诏罢之。

3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3]。

4 辛丑，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4]。

5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6 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安期，百药之子也[5]。

7 夏，四月，乙卯，西台侍郎杨弘武、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张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6]。弘武，素之弟子[7]；至德，胄之兄子也[8]。时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瓘谏曰："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8 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9 辛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为荆州长史。

10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

11 辛未，李勣拔高丽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

辽,谓诸将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勣引兵进击,一十六城皆下之。

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9],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10],与泉男生军合。

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11]。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释其义,勣乃更遣粮仗赴之。

万顷作《檄高丽文》曰:"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即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未及成列,高丽奄至,军中大骇,处俊据胡床,方食干糒[12],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服其胆略。

12 冬,十二月,甲午,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13]。"

13 是岁,海南獠陷琼州[14]。

【注释】

①藉田:古时帝王"亲耕"的农田。所谓亲耕,只是帝王于春耕前载耒耜前

往，象征性地推几下耒。以奉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

②九推乃止：胡三省注："耕藉之制，《月令》及郑玄注《周礼》，皆云天子三推，卢植注《礼记》曰：天子耕藉，一发九推耒。此用卢说也。"

③愔（yīn 音）：即李愔。唐高宗李治的弟弟。

④复以句：永徽二年，改九成宫为万年宫。

⑤百药：即唐代史学家李百药（公元565年～公元648年）。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字重规。以父德林旧稿为基础，撰成《北齐书》。

⑥西台侍郎句：龙朔时改给事中为东台舍人，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东台舍人备顾问应对等事。正谏大夫掌规谏论议。

⑦素：即杨素（？～公元606年）。隋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字处道。入隋任内史令、尚书左仆射，掌朝政。参与拥立杨广和杀隋文帝。官至司徒，封楚国公。

⑧胄：即戴胄（？～公元633年）。唐初大臣，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字玄胤。贞观初任大理少卿，敢于直谏，执法平允。累官检校吏部尚书，参预朝政。

⑨斩首句：《新唐书·薛仁贵传》作"斩馘五千。"《东夷传》则作"斩首五万级。"

⑩拔南苏句：胡三省注："三城后皆置为州。"

⑪离合诗：杂诗的一种。诗句中有分解离析文字偏旁笔划之喻义，可拼合成字，以见其意。

⑫干糒（bèi 备）：干粮。糒，干饭。

⑬自今等二句：胡三省注："此兼用贞观、显庆之礼。"

⑭琼州：琼州本隋朱崖郡之琼山县，贞观五年置琼州。治所在琼山（今属海南）。

【译文】

二年（丁卯，公元667年）

1 春，正月，皇帝耕种藉田，有司进献耒耜，耒耜上加有彫刻装饰。皇帝说："耒耜是农夫所使用的，怎么能这样华丽！"命令换掉。

不久就开始耕种,皇帝推犁九次才停止。

2 自从发行乾封泉宝钱之后,谷类丝帛价格飞涨,使得商贾停止交易;二十二日,下诏命停止使用乾封泉宝钱。

3 二月初六,涪陵悼王李愔去世。

4 初十,再度以万年宫为九成宫。

5 生羌十二州被吐蕃所攻破,三月十八日,这十二州的建置全部取消。

6 皇帝屡次责备侍候的大臣们不进荐贤人,众人都不敢回答。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回答说:"天下从来不会没有贤人,也不是群臣掩蔽贤人不进荐。最近公卿有所推荐援引贤人,就被谗佞者指为结党营私,以致于停留原位的人尚未得到提拔,而在位的官吏反而先获罪,所以大家才闭口不进贤!陛下如果要推广至诚之心,以对待贤人,有谁不愿意推荐他所认识的贤人呢!所以进贤要看陛下的作为,而不是看群臣啊!"皇帝认为非常对,安期是李百药的儿子。

7 夏,四月二十五日,西台侍郎杨弘武、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张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都被任命为同东西台三品。弘武是杨素弟弟的儿子;至德是戴胄哥哥的儿子。当时正建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殿,频频地讨伐四方夷狄,马厩里的马有一万匹之多,而仓库的积粮却渐渐地空了,张文瓘劝说:"隋覆亡的鉴戒是不远的,希望不要让百姓生出怨恨。"皇帝接纳他的建议,把马厩的马减少了几千匹。

8 秋,八月初一,日食。

9 二十三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外放为荆州长史。

10 九月初三,皇帝因为长期生病,命令太子处理国家政事。

11 十四日,李勣攻破高丽的新城,让契苾何力镇守。李勣刚渡过辽河时,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边的险要,不先得到的话,其他的城邑就不容易取得。"就下令进攻,城里人师夫仇等把城主捆缚,开城门投降。李勣带领军队进攻,十六座城都被攻下了。

庞同善，高侃还在新城，泉男建派遣军队偷袭他的军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败了泉男建。高侃进兵到了金山，和高丽作战，战况不利，高丽乘胜追逐败北的唐兵，仁贵带兵截击，大败高丽兵，斩杀敌人首级五万多，攻取南苏、木底、苍岩三座城，和泉男生军队会合。

郭待封带领水军从另外道路向平壤前进，李勣派遣别将冯师本载着粮食器仗前去支援。师本的船只破损，误了日期，待封军中发生饥饿困窘。待封要写信给李勣，却担心被敌人截去，从而知道军中饥窘情形，就作离合诗给李勣，李勣生气地说："正当军事紧急的时候，还写什么诗？非杀他不可！"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李勣解释诗的内容，李勣才又派人带着粮食器仗前往支援。

元万顷写《檄高丽文》里面有一句："不知道守鸭绿江的险要之处。"泉男建回答说："我听从你的教导！"就调动军队据守鸭绿江的渡口处，唐兵无法渡过。皇帝听到后，把元万顷流放到岭南。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部队还没有整顿成列，高丽兵突然攻到，军队大为惊骇，当时处俊靠在胡床上，正在吃干粮，暗中简选精锐士卒，击败了高丽兵，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识才略。

12 冬，十二月初八，下诏令说："从今天起祭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时，都以高祖、太宗配祭，仍然在明堂一起祭祀昊天上帝、五帝。"

13 这一年，海南土著攻陷琼州。

总章元年[1]

1 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2 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丽扶余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

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

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上问以军事,言忠对曰:"高丽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对曰:"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怨故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有衅也。今高藏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2],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不俟再举矣。且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其亡可翘足待也。"上又问:"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沈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帅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

泉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余城,与李勣等遇于薛贺水[3],合战,大破之,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

3 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4 戊寅[4],上幸九成宫。

5 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5]。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6],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灭。

6 辛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薨。

7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

8 癸酉，车驾还京师。

9 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勣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勣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勣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7]，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注释】

①总章元年：胡三省注："以将作明堂改元。是年二月方改元。"

②乡导：即向导。乡，通"向"。

③薛贺水：《旧唐书·东夷传》作"萨贺水"。

④戊寅：总章元年三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戊寅"均系于二月，即二十四日。

⑤五车：星名，属毕宿，共有五星。据胡三省注：五车五星，"五帝车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故彗星相犯于皇帝不利。

⑥谪（zhé 折）：谴责，惩罚。

⑦焚城四月：胡三省注："'月'当作'角'，否则作'周'。"《旧唐书·东夷传》记为："火其门，郁焰四兴。"可证"月"字讹误。

【译文】

总章元年（戊辰、公元 668 年）

1 春,正月二十八日,任命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2 二月二十八日,李勣等人攻取高丽扶余城。薛仁贵在金山攻破高丽之后,乘着胜利率领三千人要进攻扶余城,诸将认为兵员少,阻止仁贵。仁贵说:"兵员不一定要多,要看如何运用罢了。"就担任前锋前进,和高丽交战,大败高丽,杀死俘虏一万多人,于是攻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几座城都请求臣服。

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令出使,从辽东回朝,皇帝向他询问军事情况,言忠回答说:"高丽一定会平定。"皇帝说:"你怎么知道?"回答说:"隋炀帝东征而不能胜利的原因,是人心叛离怨恨的缘故;先帝太宗东征而不能胜利的原因,是高丽没有破绽争端的缘故。而现在高丽王高藏衰微势弱,权臣擅自发令,盖苏文死后,男建兄弟在国内相互攻击侵夺,男生诚心归附,做我们的向导,对方的真假虚实,我们没有不知道的,靠着陛下的贤明圣哲,国家富有强大,将士又尽心竭力,而乘高丽的内乱的时机,势必可以打败他们,不必等待来日再度举兵了。而且高丽连续几年发生饥荒,妖孽怪异的事情屡次发生,人心恐惧惊骇,它的灭亡是可以抬起脚来等待的。"皇帝又问:"辽东诸将当中谁的才德最好?"回答说:"薛仁贵的勇力冠绝三军;庞同善虽然不善于战斗,但治理军队严厉整齐;高侃以勤勉节俭自处,忠勇果敢而有谋略;契苾何力沉稳坚毅而能决断,虽然很忌妒别人在自己之上,但却有统御的才能;可是讲到能昼夜小心,忘记自己而忧心国事,就没有人可以赶得上李勣了。"皇帝很赞同他的话。

泉男建又派遣五万人援救扶余城,和李勣等人在薛贺水相遇,双方会战,大败泉男建,斩首俘获了三万多人,进攻大行城,把它攻下。

3 朝廷讨论明堂制度大略已定案。三月初六,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总章。

4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到九成宫。

5 夏，四月初二，有彗星出现在五车星座。皇帝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撤出乐舞。许敬宗等人奏请皇上恢复正常，说："彗星出现在东北，是高丽要被消灭的征兆。"皇帝说："由于我的失德，被上天责罚，怎么可以归罪于小小的夷狄！况且高丽百姓，也是我的百姓啊！"不允许许宗敬等人的奏请。十四日，彗星消失。

6 二十七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去世。

7 八月初九，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犯了征伐高丽时逗留不进的罪过，流放到姚州。

8 二十一日，皇帝回返京师。

9 九月十二日，李勣攻下平壤。李勣攻下大行城之后，从其他道路出发的各路兵马都和李勣会合，进兵到达鸭绿水边的栅寨，高丽发动军队抵抗，李勣等人奋勇进击，大败高丽兵，追逐逃奔的敌人二百多里，攻下辱夷城，各城逃遁和投降的接连不断。契苾何力先带兵到达平壤城下，李勣的部队接着到达，包围平壤一个多月，高丽王高藏派遣泉男产率领首领九十八人，举着白旗向李勣投降，李勣以礼节对待他们。泉男建仍然闭住城门固守抗拒，频频派遣军队出战，都被打败。男建把军事委托给和尚信诚，信诚暗中派人前往李勣处，请求作为内应。五天后，信诚开了城门，李勣放纵军队爬到城上击鼓喊叫，四处纵火焚烧平壤城，男建自杀，未死，就被擒获了。高丽全部平定。

10 冬，十月，戊午，以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1]。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药，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命，非药可延。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

寐，将加显戮[2]，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鉴不远，愿陛下深察。”上乃止。

11 李勣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3]。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4]，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勣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5]。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勣为亚献。己巳，谒太庙。

12 渭南尉刘延祐，弱冠登进士第[6]，政事为畿县最[7]。李勣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13 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太子上表，以为：“如此之比，其数至多：或遇病不及队伍，怖惧而逃；或因樵采为贼所掠；或渡海漂没；或深入贼庭，为所伤杀，军法严重，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可哀。《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8]’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从之。

14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

本守右相⑨。

15是岁，京师及山东、江、淮旱，饥。

【注释】

①乌荼：古印度国名。故址在今印度奥里萨邦东一带。 怀化大将军：唐置怀化大将军，从三品，以授蕃官。

②显戮：明正典刑，处决示众。

③司平太常伯：官名。即工部尚书。 员外同正：官名。胡三省注："按《旧书》，永徽五年，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同正，自此始。"指在正官员额之外，特别增置的官员，其地位同正官相当。

④司宰少卿：官名。即光禄少卿。

⑤参理：胡三省注："理，犹治也，时避上名，以'治'为'理'，《通鉴》因唐史成文。"

⑥弱冠：古代男子以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弱。后以年少为弱冠。

⑦畿县：京城之外畿辅所辖县。胡三省注："唐雍州诸县，万年、长安为京县，余县为畿县。《六典》曰：城内为京县，城外为畿县。"

⑧《书》曰句：胡三省注："《书·大禹谟》之言。《注》云：经，常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

⑨守：署理，由官阶低而任官阶高的职务叫守。

【译文】

10冬，十月初七，任命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逸多自称能配制长生不死药，皇帝准备吃。东台侍郎郝处俊劝皇帝说："人的寿命长短各有定数，不是药物可以延长的。贞观末年，先帝服用那罗迩娑婆寐的药，最终还是无效。将死的时候，名医不知怎么办，有人议论归咎于娑婆寐，准备把他处死示众，但担心被戎狄取笑而作罢。前人的借鉴是不远的，希望陛下认真体察。"皇帝才打消吃药的念头。

11 李勣将回朝，皇帝命令先把高藏等人献于昭陵，整饬好军容，高奏凯旋之歌，进入 京师，再献于太庙。十二月初七，皇帝在含元殿接受俘虏。因为高藏的政令并不是由自己颁出，所以赦免他为司平太常伯，员外，仍同正员。任命泉男生为司宰少卿，和尚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勣以下，封爵奖赏各有等级。泉男建流放到黔州，扶余丰流放到岭南。把高丽分成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多户，成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加以统治，升擢高丽的酋长将帅中有功劳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和华人一同治理。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率领士兵二万人镇守安抚。

十七日，皇帝去南郊祭祀，将平定高丽的事报告神明，让李勣担任次献。十九日，拜谒太庙。

12 渭南县尉刘延祐，年少时就考中进士，他的政绩是各畿县中最好的。李勣对他说："足下年纪这么轻，就突然拥有大名，应该稍微自我贬退压抑，不要只想超越别人。"

13 当时皇帝有敕令，征辽的军士逃亡的，在限期内不自首，和自首后又逃亡的，处以杀身之罪，妻子儿女抄没为官府奴婢。太子上表认为："像这样的人，人数太多了，有的碰上生病赶不上队伍，害怕受罚而逃走；有的因为采伐薪柴而被敌人所捉；有的渡海时随着水流漂走；有的深入贼人巢穴，而被敌伤害杀死。军法严厉，同队的人害怕一起获罪，就报告他们逃亡，在军旅当中，又来不及勘验确实，只根据队伍中的官吏所呈上的关于所属的报告，妻子就被抄没官府为奴，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哀怜。《书》说：'与其杀无罪的人，宁可放了他而自我承受不用常刑的过失。'希望逃亡的士卒家人，能免掉发配、籍没的惩罚。"皇帝接受了太子的建议。

14 二十四日，司戎太常伯姜恪兼任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署理右相。

15 这一年，京师和山东、江、淮发生旱灾和饥荒。

二 年

1 春，二月，辛酉，以张文瓘为东台侍郎，以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并同东西台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衔，至是始入衔。

2 癸亥，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承庆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3 三月，丙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

4 丁亥，诏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1]，其宇上圆，覆以清阳玉叶[2]，其门墙阶级，窗棂楣柱[3]，柳棠栿栱[4]，皆法天地阴阳律历之数。诏下之后，众议犹未决，又会饥馑，竟不果立。

5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宫。

6 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7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8 秋，八月，丁未朔，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上闻之，辛亥，御延福殿[5]，召五品已上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6]："巡守虽帝王常事，然高丽新平，

余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凋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⑦,诚为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上善其言,为之罢西巡。未几,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9 甲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10 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11 庚寅,大风,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余家。

【注释】

①觚(gū 姑):方棱,棱角。

②清阳玉叶:胡三省注:"时按《淮南子》,清阳为天,故覆明堂以清阳之色。玉叶,非必以玉为之,盖亦瓦之类。谓之叶者,尚朴之意,犹茨之以茅也;曰玉者,示宝贵之耳。"

③窗棂(líng 灵):中国传统建筑的窗格子。楣柱:门框上面的横木和堂屋前部的楹柱。

④枅(àng 盎):斗栱。 楔(jié 洁):柱头斗栱。 栿(fú 扶):柱上的方木,用来承受栋梁,即屋栿。 栱:大木桩。

⑤延福殿:九成宫中的殿名。

⑥详刑大夫:即大理寺少卿。

⑦供亿:按需要而供应。亿,估量。

【译文】

二年(己巳,公元669年)

1 春，二月十二日，任命张文瓘为东台侍郎，任命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县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两人都为同东西台三品。早先同三品不列入官衔，从此以后才列入官衔。

2 十四日，任命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承庆经常考核内外官吏的政绩，有一个官吏督办运粮事务。遭到风灾而丢失了米粮，承庆考核他说："监督运粮，而使粮食损失，考核定为中下。"那个人表情泰然自若，一句话不说就退下。承庆很看重他气度不凡，就改注评语说："不是他力量所能避免的，考核定为中中。"那个人既没有显露得意的样子，又没有表示惭愧的谦辞。承庆又改注评语说："遭逢宠辱都能镇定不惊，考核定为中上。"

3 三月初八，命东台侍郎郝处俊为同东西台三品。

4 初九，下诏令定下明堂制度：明堂的地基为八觚，屋宇上面是圆形，以清阳之色的瓦片覆盖，堂的门墙台阶，窗棂、门楣、门柱、大小斗拱、屋栌、大杙等，都模仿天地阴阳律历的数目建造。诏令颁下之后，众人的议论还没有定论，又正好遇到饥荒，最后还是没有照此制度建造明堂。

5 夏，四月初一，皇帝到九成宫。

6 高丽民众中有很多流离反叛的人，皇帝就下令迁徙高丽三万八千二百户住到江、淮的南方，和山南、京西等各州空旷的地带，留下贫困体弱的人，让他们守护安东。

7 六月初一，日食。

8 秋，八月初一，下诏令在十月前往凉州，当时陇西财物空虚，很多人都认为皇帝不适合前往巡游。皇帝听到之后，就在初五，驾临延福殿，召来五品以上官吏说："从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到各地巡视的，所以我要巡视远方的风俗。如果不可以，怎么不当面陈说，而一退朝便在背后讲些闲话，为什么呢？"从宰相以下，没有人敢回答。详刑大夫来公敏单独上前说："巡狩虽然是帝王常做的事，但现在高丽刚刚平定，余下的敌寇还很多。西方边境正在经营之中，也

没有停止过用兵。陇西人民生活凋残疲弊,天子车驾所到的地方,要供给的东西太多了,陇西的财力实在不容易满足。外间真的有所私下议论,但皇帝的命令已下达,所以群臣不敢陈述意见。"皇帝很赞赏来公敏的话,为此打消西巡的念头。没多久,擢升来公敏为黄门侍郎。

9 二十八日,把瀚海都护府改为安北都护府。

10 九月初一,下诏令迁徙吐谷浑部落到凉州南山。有人担心吐蕃侵略欺凌吐谷浑,使得吐谷浑不能生存,要先发动部队攻击吐蕃。右相阎立本认为去年饥荒歉收,不能够出动军队。议论了很久,不能作决定,最后还是没有把吐谷浑迁徙。

11 十四日,刮大风,海水倒灌,冲走永嘉、安固二县六千多户人家。

12 冬,十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3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轮为翼王,更名轮。

14 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勣寝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1]!"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2],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3]。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

其有志气不伦[4]，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5]，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辒车恸哭[6]。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7]。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闺门雍睦而严。其姊尝病，勣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热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若如是！”勣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勣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勣长子震早卒，震子敬业袭爵。

15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8]，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9]，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兵部武选亦然[10]。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负米[11]。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

【注释】

①医工:古称医生为医匠或医工。

②阑:残尽。

③不肖子:胡三省注:"此指房玄龄、杜如晦的不肖子房遗爱、杜荷。

④不伦:不成样子、不正派或没有条理。即不伦不类。

⑤挝(zhuā 抓):击打。

⑥輀(ér 而):载运灵柩的丧车。同"辅"。

⑦訾(zī 资):计量,衡量。

⑧长名姓历榜:即"长名榜"。在榜上将铨选成绩的先后列名公布,循资铨补,可防有司从中以私意决定补官的先后次序。

⑨取人句:胡三省注:"唐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

⑩兵部句:唐制,武选由兵部主持。

⑪翘关:关是一种重物,长一丈七尺,直径二寸半。作为武试科目,须"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米:作为武试科目,须"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

【译文】

12 冬,十月十二日,皇帝回返京师。

13 十一月十二日,调豫王李旭轮为翼王,改名为轮。

14 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勣病倒在床上,皇帝把李勣在外的子弟全部召回,让他们侍候李勣的病体。皇帝和太子赏赐的药

物，李勣就服下，子弟为他所延请的医生，都不准入见，说："我本是山东的农夫，遭遇圣明国君，才取得三公的地位，年龄接近八十，这不是命吗！寿命长短终究有完尽之期，怎可能再向医生求活命呢！"有一天，突然对他的弟弟司卫少卿李弼说："我今天稍微好些，可以一起设置酒席作乐。"于是子孙们全部集合，酒宴将尽之时，他对李弼说："我自己推测病情一定不会好转，所以要和你们告别罢了。你们不要悲伤哭泣，要听我的吩咐。我看见房玄龄和杜如晦一生勤劳刻苦，也只能自立门户而已，偏偏遇到不肖子孙，使得家道荡然倾覆，没有剩余。我所有这些子孙，现在全部托付于你。在埋葬我之后，你马上搬入我厅堂里，为我抚养孤单幼小的子孙，仔细加以观察审视，如有志气不伦不类，交游歹徒的，都先加击杀，然后再奏报。"从此以后，就不再说了。十二月初三，去世。皇帝闻讯之后，悲伤哭泣。埋葬的当天，皇帝到了未央宫，在楼上望着丧车痛哭。为李勣兴建的墓冢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以表彰他击破突厥、薛延陀的功劳。

李勣为将，有谋略而且善于决断，和人讨论政事，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好像流水一样畅速。作战胜利就把功劳归于下属。所得到的金帛等赏赐，全部散发给将士，所以人人都愿意为他出死力，所以他率军指向的地方都能获得胜利。临到战事选派将领时，一定衡量观察对方容貌较为丰厚的人加以派遣。有人问他原因，李勣说："命薄的人，不能够和他一起成就功名。"

李勣家门风雍容和睦而肃穆，他姊姊曾经生病，李勣已经任仆射官，还亲自为他姊姊煮稀饭，风把火吹回，烧着他的须鬓。姊姊说："家里的仆人本来很多，何必自己这么劳苦！"李勣说："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使唤，只为了姊姊年老，我也年老了，虽然想要长久为姊姊煮稀饭，能办得到吗！"

李勣常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是个无赖的强盗，看到人就杀。十四五岁时是个难以敌挡的强盗，有所不称心如意就杀人。十七八

岁是个好盗贼,临到战场上才杀人。二十岁是大将,带领军队以救人危亡。”

李勣的长子李震很早就死了,李震的儿子敬业承继他的爵位。

15 这时由于长久太平,参与选举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和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用铨次注明的方法。又定下州县官吏升降和资历高下的标准。后来这些措施变成永久固定的制度,没有人能加以改革。

唐朝选举人才的方法,大略是以体貌、言辞、楷书书法、文理为主,计算资格高低,考量功劳大小再拟授官位。开始时先集中考试,看看书法、文理的优劣;试过之后再铨次高下,这时要观察体貌、言辞;已经铨次之后再加评注,问问对方的专长;评注好之后高声唱育,集合众人,告诉铨选结果。然后分类定出甲乙次序,先选送仆射,再上交门下省,经给事中阅读,侍郎省视,侍中加以审核,不适当的就批驳回。

审核好之后,然后呈报皇帝,主其事的官吏再奉皇帝的旨意行事,每人给与符节,被称作“告身”。兵部选拔武官也一样。考试的方法,是以骑马射箭和举关、负米为主。还没到达选官所规定期限的人,则能够试写三篇文章,称为“宏词”,能够试判三条案牍,称之为“拔萃”,能考上这些的,可以不按资格限制授与官职。黔中、岭南、闽中州县的官吏,不经由吏部考选,而委托给都督,选择当地人补授官职。做官时以年为考核标准,六品以下官吏,经四次考核为满期。

咸亨元年[1]

1 春,正月,丁丑,右相刘仁轨请致仕,许之。

2 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3 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4 壬辰，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许之。

5 敕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以为："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置左右，岂可使戎狄丑类入侍轩闼。"又奏："齐献公即陛下外祖[2]，虽子孙有犯，岂应上延祖祢[3]！今周忠孝公庙甚修[4]，而齐献公庙毁废，不审陛下何以垂示海内，彰孝理之风！"上皆从之。齐聃，充容之弟也[5]。

6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7 庚午，上幸九成宫。

8 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

9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0 秋，八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11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到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

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

钦陵、禄东赞之子也。与弟赞婆、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三弟将兵居外，邻国畏之。

12 关中旱，饥，九月，丁丑，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

13 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

14 闰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请避位，不许。

15 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16 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

17 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政事。

18 庚寅，诏官名皆复旧。

【注释】

①咸亨元年：是年三月，始改元。

②齐献公：即文德皇后父长孙晟。

③祖祢(nǐ 你)：祖先。父死以祖主牌位入庙供奉称祢。

④周忠孝公：即皇后父武士彠。

⑤齐聃二句：胡三省注：“齐聃姊入宫为充容，列于九嫔。”

【译文】

咸亨元年（庚午，公元670年）

1 春，正月初三，右相刘仁轨请求退休；皇帝允许了。

2 三月初一，因为旱灾，赦免天下，改年号为咸亨。

3 初四，把蓬莱宫改名为含元宫。

4 十九日，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退休，皇帝允许了。

5 下令突厥酋长和子弟事奉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皇帝，认为：“皇太子应当引用文学端正贤良的作为左右侍臣，怎么可以让戎狄那样的丑类入侍宫中呢！”又上奏说：“齐献公是陛下外祖父，虽然子孙犯了罪，怎可以归罪到祖先！现在周忠孝公的庙修得很好，而齐献公庙却毁坏废弃，不知陛下如何向海内表示，以显扬孝道的风范？”皇帝都接受了，齐聃是九嫔充容氏的弟弟。

6 夏，四月，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和于阗偷袭龟兹拨换城，把城攻下了。撤消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的建制。初九，任命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并且帮助吐谷浑回返旧有土地。

7 二十八日，皇帝到了九成宫。

8 高丽酋长剑牟岑反叛，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高丽王。任命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动军队讨伐。安舜杀了剑牟岑，逃奔到新罗。

9 六月初一，日食。

10 秋，八月十七日，皇帝回返京师。

11 郭待封先和薛仁贵官位同等并列，后来征讨吐蕃，待封以位居仁贵之下为耻，仁贵的指示，待封大多违背不听。军队到达大非川，将赴乌海时，仁贵说：“乌海形势险要遥远，军队行走困难，辎重

车跟随在后，不容易得到便利。应该留下二万人，在大非岭上建造两个栅寨，辎重车全部放置在栅寨内，我们再率领轻捷精锐的士卒，日夜兼程，乘他们没有防备时攻击，一定可以把他们打败。"仁贵率领自己的部众前进，在河口攻击吐蕃，大败吐蕃，斩杀俘获很多敌人，进兵屯驻在乌海，以等待待封。待封不采用仁贵的谋略，带着辎重车慢慢地向前推进。还没到乌海，遇到二十几万吐蕃部众，待封部队大败，退走，把辎重全部抛弃。仁贵后退屯驻在大非川，吐蕃宰相论钦陵率领四十几万士兵向仁贵发动攻击，唐兵大败，死伤得几乎完尽。仁贵、待封、阿史那道真都逃脱而免一死，和钦陵谈和后回返。皇帝令大司宪乐彦玮到军中审问战败的情形，把他们以刑具拘送京师，三人都免一死，但除掉了做官的身分。

论钦陵是禄东赞的儿子，和他的弟弟赞婆、悉多、于勃论都有才华谋略。禄东赞死后，钦陵继禄东赞之位，三个弟弟带兵居留在外，邻国都很畏惧他们。

12 关中旱灾，饥荒，九月初七，下诏说明年正月要到东都。

13 十四日，皇后母亲鲁国夫人杨氏死了，下令文、武九品以上的百官和外命妇都到杨氏宅吊哭。

14 闰九月初三，皇后因为长久旱灾，请求退位以避灾，皇帝不允许。

15 十二日，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16 十四日，任命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抗御吐蕃。

17 冬，十月二十六日，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免他处理政事的职权。

18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诏令全部恢复旧有官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二

唐纪十八　起重光协洽，尽重光大荒落，凡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

1 春，正月，甲子，上幸东都。

2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1]，以安集五咄陆之众。

3 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彠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舅吾出视朝犹无恙[2]，退朝已不救，何苍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

及居妃丧，释衰绖[3]，奏妓。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韁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

4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

5 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

6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7 车驾自东都幸许、汝；十二月，癸酉，校猎于叶县[4]；丙戌，还东都。

【注释】

①匐延都督：胡三省注："显庆二年，平贺鲁，以处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

②岁(xiǎng 享)：从前。

③衰绖(cuī dié 崔迭)：丧服。衰，同"缞"，粗麻布制成的丧服。绖，丧服上的麻布带子。

④校猎：设栅栏进行围猎。

【译文】

唐纪十八　起辛未(公元671年)，止辛巳(公元681年)，共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辛未，公元671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皇帝到东都。

2 夏，四月十八日，任命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抚招集五咄陆的部众。

3 起初，武元庆等人死后，皇后上奏让她姊姊的儿子贺兰敏之为

武士彠的子嗣，承继周公的爵号，改姓武氏，累官升迁到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死时，皇帝见了敏之，悲伤地哭泣说："不久前我出去处理朝政时还好好的，退朝时却已无法挽救，为什么死得这么突然！"敏之只是号哭而不回答。武后听到后，说："这个孩子在怀疑我。"从此就憎恶敏之。敏之容貌美丽，和太原王武士彠妃私通；后来守王妃的丧时，他脱掉丧服，奏起妓乐。司卫少卿杨思俭女儿，长得特别美，皇帝和武后亲自选她为太子妃，已定有婚期，敏之逼迫并奸淫了她。武后于是上表数说敏之前后所犯的罪过，请求流徙放逐他。六月十一日，下敕令流放敏之到雷州，恢复他的本来姓氏。到韶州时，用马韁把他绞死了。朝廷士人因和敏之交游而被流放岭南的人很多。

4 秋，七月初一，高侃在安市城击败高丽剩余的部众。

5 九月初二，潞州刺史徐王李元礼去世。

6 冬，十一月初一，日食。

7 皇帝的车驾从东都到达许、汝；十二月初十，在叶县设栅栏围猎；二十三日，回到东都。

三　年

1 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1]，将兵讨叛蛮。

2 庚戌，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敦、总三州。

3 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2]。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4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5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宫。

6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上问以吐蕃风俗,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诘以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寇逼凉州事,对曰:"臣受命贡献而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上厚赐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

7 秋,八月,壬午,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3]。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太常博士王福畤议,以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畤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为'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无负许氏矣。"诏集五品已上更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议:"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之。敬宗尝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福畤,勃之父也。

8 九月,癸卯,徙沛王贤为雍王。

9 冬,十月,己未,诏太子监国。

10 壬戌,车驾发东都。

11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2 甲辰，车驾至京师。

13 十二月，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侃击破之。

14 癸卯[4]，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15 太子军接宫臣，典膳丞全椒邢文伟辄减所供膳[5]，并上书谏太子。太子复书，谢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纳其意。顷之，有史缺，上曰："邢文伟事吾子，能撤膳进谏，此直士也。"擢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宫臣掷倒[6]，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7]，及善曰："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谢之。上闻之，赐及善缣百匹，寻迁左千牛卫将军[8]。

【注释】

①太子左卫副率：唐太子侍奉护卫官署有十率府，左卫为其中之一。十率府各有副率，位四品。

②浩亹(mén 门)水：河名。即今大通河，湟水的支流。在今青海东北部。

③夷貊(mò 陌)：我国古代称东方少数民族为夷，称东北方少数民族为貊。此用夷貊作边疆少数民族的贬称。

④癸卯：咸亨三年十二月无此日，当有误。

⑤典膳丞：东宫典膳局郎，正六品上；丞，正八品上：掌进膳尝食。　全椒：县名。在今安徽东部，滁河上游。

⑥掷倒：唐散乐有舞盘伎、舞轮伎、长跻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掷倒，是一种倒立行走而以足舞动的技艺。

⑦左奉裕率：隋置太子内率府，拟上台千牛卫，掌东宫千牛备

身侍奉之事，龙朔改为左、右奉裕率。是太子的亲随护卫。

⑧千牛：官名。后魏始置，掌执御刀"千牛刀"，为君主亲身护卫，故又称千牛备身。唐代设左右千牛卫，为禁卫之一。

【译文】

三年(壬申，公元672年)

1 春，正月初八，任命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讨伐反叛的蛮族。

2 十七日，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归附朝廷，设置殷、敦、总三州。

3 二月初八，把吐谷浑迁徙到鄯州浩亹水南方。吐谷浑害怕吐蕃的强大，住处不安定，又因鄯州土地狭小，不久便迁徙到灵州，把部落安置在安乐州，任命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旧有土地都被吐蕃占领。

4 十七日，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去世。

5 夏，四月初九，皇帝到合璧宫。

6 吐蕃派遣大臣仲琮到朝廷进贡，皇帝问吐蕃的风俗，仲琮回答说："吐蕃土地瘠薄、气候寒冷，风俗质朴粗犷；然而法令严厉整齐，上下一条心，议事的程序常常是从下民开始，根据是否对民众有利的原则来加以实施，这就是吐蕃的国运能维持这么久的原因。"皇帝追问他关于吞并吐谷浑、击败薛仁贵、侵逼凉州的事。仲琮回答说："臣接受命令前来进贡罢了，军旅的事情，臣并没有听说。"皇帝重赏了他，遣送他归去。二十二日，派遣都水使者黄仁素出使吐蕃。

7 秋，八月二十四日，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死去。太常博士袁思古建议："敬宗抛弃长子于边疆，把少女嫁给夷貊。按照《谥法》，'名字和实际相乖违的就是缪，'请求给他谥号为缪。"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彦伯上诉思古和许氏有怨隙，请求改谥号。太常博士王福畤建议，认为："个人得失虽是短暂的事，而荣辱却是千载永远的事。如

果袁思古和许氏有怨隙是实在的，应当根据法令推究纠绳；如果没有，道理是不能侵夺违背的。”户部尚书戴至德对王福畤说：“高阳公的官职待遇这么高，怎么还谥为缪？”回答说：“过去晋司空何曾又忠又孝，只为了每天吃饭要花费一万钱，秦秀就给他‘缪’的谥号。许敬宗的忠孝比不上何曾，而饮食子女方面的疵累却超过了，给他谥号‘缪’，并不亏负许氏。”下诏令招集五品以上的官吏再议，礼部尚书阳思敬建议：“按照《谥法》，有过错能改正就是恭，请给他谥号‘恭’。”皇帝下令接受。敬宗曾经上奏请求流放他的儿子许昂到岭南，又把女儿嫁给蛮酋冯盎的儿子，大量收取冯盎的财货，所以袁思古才提到这些事。福畤是王勃的父亲。

8 九月十五日，调沛王李贤为雍王。

9 冬，十月初二，下诏由太子监守国家。

10 初五，皇帝从东都出发。

11 十一月初一，日食。

12 十七日，皇帝车驾到京师。

13 十二月，高侃和高丽剩余的部众在白水山交战，击败高丽。新罗派遣部队援救高丽，高侃又击败了新罗援兵。

14 癸卯日，任命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15 太子很少接见宫中大臣，典膳丞全椒邢文伟常常减少供应太子的膳食，并且上书谏劝太子。太子又回信给邢文伟，以常生病和入侍皇帝因而少有空闲接见宫臣，向邢文伟谢罪，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没多久，有右史的缺额，皇帝说：“邢文伟事奉我儿子，能撤减膳食进言劝谏，是正直之士。”就提升他为右史。

太子乘宴集群臣时，命令宫中大臣跳掷倒舞，轮到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说：“掷倒舞自有伶官可跳，臣如果奉命照办，恐怕不是辅佐殿下的方法。”太子就向王及善谢罪，皇帝听到之后，就赐给及善细绢一百匹，不久又将他升迁为左千牛卫将军。

四　年

1 春，正月，丙辰，绛州刺史郑惠王元懿薨。

2 三月，丙申，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3 夏，四月，丙子，车驾幸九成宫。

4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丽引靺鞨攻之[1]，刘氏擐甲帅众守城[2]，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谨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3]，武力绝人，为众夷所惮。

5 秋，七月，婺州大水[4]，溺死者五千人。

6 八月，辛丑，上以疟疾，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7 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

8 乙巳，车驾还京师。

9 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5]。苏定方之西讨也[6]，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回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注释】

①靺鞨(mò hé 末合)：古族名。源于肃慎。北魏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后称作女真。

②擐(huàn 患)：套，穿。

③突地稽：靺鞨渠帅。本附高丽，隋炀帝初率部来降，居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任燕州总管。

④婺(wù 务)州：州名。隋开皇中置，治所在吴宁(今浙江金华)。大业初改为东阳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为婺州。

⑤阿悉吉：胡三省注："阿悉吉即阿悉结，弩失毕五俟斤之一也。"

⑥苏定方之西讨：指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军攻击西突厥事。

⑦咽面：部落名。古代铁勒族的一支。居地约当今哈萨克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

【译文】

四年(癸酉、公元673年)

1 春，正月二十九日，绛州刺史郑惠王李元懿去世。

2 三月初十，下诏令刘仁轨等改写国史，因为许敬宗等人所记的有很多不真实的缘故。

3 夏，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到九成宫。

4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在瓠芦河西边把反叛的高丽人打得大败，俘获好几千人，剩下的部众都逃奔到新罗。当时谨行之妻刘氏留住伐奴城，高丽引领靺鞨攻城，刘氏衣披甲胄率领众人守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敌人退走。皇帝嘉许她的功劳，封为燕国夫人。谨行是靺鞨人突地稽的儿子，武力超绝一般人，被众夷狄所畏惧。

5 秋，七月，婺州大水灾，溺死的人有五千。

6 八月十九日，皇帝因患疟疾，命令太子在延福殿接受诸官奏报政事。

7 冬，十月初一，中书令阎立本去世。

8 二十四日，皇帝返回京师。

9 十二月二十五日，弓月、疏勒两个国王前来投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的时代，各部落离分散居，弓月和阿悉吉都背叛了朝廷。苏定方向西征讨时，擒获了阿悉吉回朝。弓月交结南方的吐蕃，招来北方的咽面，一起进攻疏勒，降服疏勒。皇帝派遣鸿胪卿萧嗣业出动部队讨伐。萧嗣业的军队还没到达，弓月害怕，和疏勒一起到朝廷投降；皇帝赦免他们的罪，遣送他们回国。

上元元年[1]

1 春，正月，壬午[2]，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2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 贺兰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于岭南，袭爵周公，拜尚衣奉御[3]；夏，四月，辛卯，迁宗正卿。

4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4]，妣张氏为宣庄皇后[5]；懿王为光皇帝[6]，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

5 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

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输石带[7]；庶人服黄，铜铁带。自非庶人，不听服黄。”

6 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无忌丧归，陪葬昭陵。

7 甲寅，上御翔鸾阁，观大酺[8]。分音乐为东西朋，使雍王贤主东朋，周王显主西朋，角胜为乐，郝处俊谏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遞相夸竞，俳优小人，言辞无度，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上瞿然曰：“卿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止之。

是日，卫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为之废酺一日。

8 冬，十一月，丙午朔，车驾发京师；己酉，校猎华山之曲武原；戊辰，至东都。

9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刺史蒋王恽及其子汝南郡王炜谋反，敕通事舍人薛思贞驰传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恽惶惧，自缢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斩君澈等四人。

10 戊子，于阗王伏阇雄来朝。

11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12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9]。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

13是岁，有刘晓者，上疏论选，以为："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10]，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11]！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注释】

①上元元年：是年八月方改元。

②壬午：上元元年正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均作"二月壬午"，即初二日。

③尚衣奉御：官名，属殿中省，掌管帝王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

④宣简公：即李熙。后魏金门镇将熙，太祖虎之祖，谥宣简公。

⑤妣(bǐ 彼)：此指已故的女性祖先。

⑥懿王：即李天赐。魏幢主天赐，太祖虎之父也，谥懿王。

⑦输(tōu 偷)石：黄铜。

⑧酺(pú 菩)：聚会饮酒。

⑨自今二句：据胡三省注，在此之前的丧礼规定：父亲健在，为亡母服丧的时间为一年。齐衰(zī cuī 资崔)：丧服名。为五服之一，次于斩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缉边缝齐，故称齐衰。

⑩检勘：谓考其功过，察其假名承伪、隐冒升降。

⑪理体：即治道。

【译文】

上元元年(甲戌，公元674年)

1春，二月初二，任命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

大总管，卫尉卿、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调动军队征讨新罗。当时新罗王法敏既接纳了高丽反叛的部众，又占据百济旧有土地，派人守护。皇帝很生气，下诏令削夺法敏官爵，法敏的弟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在京师，被立为新罗王，皇帝让他回国就位。

2 三月初一，日食。

3 贺兰敏之获罪被害之后，皇后奏请召回流放岭南的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承继周公爵位，拜为尚衣奉御；夏，四月十二日，升迁为宗正卿。

4 秋，八月十五日，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先妣张氏为宣庄皇后；懿王为光皇帝；先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窦氏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长孙氏为文德圣皇后。皇帝叫做天皇，皇后叫做天后，是为了避开先帝、先后的称呼。改年号为上元，赦免天下。

5 二十一日，下敕令："文武百官三品以上穿着紫色官服，佩金玉带；四品穿着深红色官服，佩金带；五品穿着浅红色官服，佩金带；六品穿着深绿色官服，七品穿着浅绿色官服，都佩银带；八品穿着深青色官服，九品穿着浅青色官服，都佩黄铜带。庶人百姓穿着黄色衣服，佩铜铁带。从工商杂户等级开始，不允许穿着黄色衣服。"

6 九月初七，下诏令追认恢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任命无忌的曾孙长孙翼继承赵公的爵位，让无忌回乡丧葬，陪葬在昭陵。

7 初八，皇帝驾临翔鸾阁，观看盛大的聚会饮酒。把乐队分为东西两队，让雍王李贤做东队首领，周王李显做西队首领，比赛谁胜利以为乐，郝处俊劝谏说："两个王爷年龄还小，志向还没固定，正是应当兄弟互相推让，彼此亲爱如一的时候。现在却分为两队，相互夸耀竞争，这些优伶们是小人，言辞没有法度，恐怕他们在互相争夺胜负时，互相讥讽嘲诮而失去礼节，这样子就不是推崇礼义，劝导和睦的方式吧。"皇帝很惊惧地说："你的见识深远，不是众人

所能赶得上的。"就马上停止了这一竞争。

当天,卫尉卿李弼在宴会上突然死亡,为此停止聚会宴饮一天。

8 冬,十一月初一,皇帝从京师出发;初四,在华山的曲武原设栅栏围猎;二十三日,到达东都。

9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人诬告刺史蒋王李恽和儿子汝南郡王李炜策划反叛,下令通事舍人薛思贞乘传车前往调查。十二月初八,蒋王李恽害怕,自杀身死,皇帝知道他无罪,深感痛惜,把张君澈等四人处斩。

10 十三日,于阗王伏阇雄来朝见皇帝。

11 十六日,波斯王卑路斯来朝见皇帝。

12 二十七日,天后上奏,认为:"国家的圣胤,出自玄元皇帝李耳,请求命令王公以下都学习《老子》,每年考明经时,和《考经》、《论语》一样,加考《老子》策。"又请求"从现在起父亲还在的,居母亲丧服齐衰三年。又,在京的官吏八品以上的,应该酌量增加俸禄。"还有其他对国家方便有利的建议共十二条。皇帝下诏书褒奖赞美天后,都加以施行。

13 这一年,有个叫刘晓的人,上疏讨论有关选举人才的事,认为:"现在掌管选举的官员,都认为能考量功过,调查真伪就是公道,楷法、文理优美就算人才,却不知道考察人们的德行才能。何况楷法、文理有很多是假借他人手笔。而且礼部取用士人,专门凭文章分成甲乙不同等第,所以天下士人,都舍弃德行修养而趋向诗文写作,甚至有刚考上科甲,随后就犯了法的人,虽然每天诵读很多书,与治道有什么相干!走七步能写成好诗文,未必就能化育百姓。何况竭尽心力于花卉草木之间,极力描绘烟雾云霞的景色,这样形成风气,岂不是大错吗?百姓的倾慕名位,就好像水向下流,上面的有所喜好,下面的一定追求得更为厉害。陛下如果取用士人时首先注重德行,把作诗文放在末位,那么四方众多的才士,就会如风雷

一样，迅速归向朝廷。”

二年

1 春，正月，丙寅，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

2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

3 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4 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1]；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2]。

5 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6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3]，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4]。祎之，子翼之子也[7]。

7 夏,四月,庚辰,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知东都营田[48],受诏完葺宫苑。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机杖之,然后奏闻。上以为能,赐绢数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8 初,左千牛将军长安赵瓌尚高祖女常乐公主,生女为周王显妃。公主颇为上所厚,天后恶之。辛巳,妃坐废,幽闭于内侍省,食料给生者,防人候其突烟,已而数日烟不出,开视,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贬栝州融史,令公主随之官,仍绝其朝谒。

9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49]。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

壬寅,车驾还洛阳宫。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50]。"

六月,戊寅,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赦天下。

10 天后恶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11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12 戊戌,以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以刘仁轨为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

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刘仁轨、戴至德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难诘，未尝与夺，实有冤结者，密为奏辩。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或问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上闻，深重之。有老妪欲诣仁轨陈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文瓘时兼大理卿，囚闻改官，皆恸哭。文瓘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上甚委之。

【注释】

①先蚕：古代传说中始教民众养蚕之神。相传周制由王后享先蚕，后世历朝都由皇后主祭先蚕。

②朝(cháo 潮)集使：汉代每年各郡派掌管财政的官吏赴京报告政情及一年收入情况，称上计使者。唐因汉制，各道每年遣使朝集京师，谒见皇帝，称朝集使。　陪位：陪席。

④著作郎：唐著作郎，从五品上，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属秘书省。

⑤左史：龙朔年间改起居郎为左史。唐于门下省置起居郎，专司记录皇帝每日言行。

⑥北门学士：元万顷、刘祎之等参与朝政，以分宰相之权，是在翰林院起草制诰。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他们常从皇宫北门出入，不经过南衙，故称。

⑦子翼：胡三省注："刘子翼仕隋，以学行著。"

⑧营田：屯田。屯田制的耕作田。

⑨翊卫：禁卫官名。与亲卫、勋卫同掌宿卫之事。翊卫以卿、监、刺史以上子孙任之。三卫皆轮流值日于殿陛。

⑩可谥句：胡三省注："帝子谥皇帝始此。"

【译文】

二年(乙亥,公元675年)

1 春,正月二十一日,把于阗国设置成毗沙都督府,分割于阗国为十个州,任命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

2 二十六日,吐蕃派遣大臣论吐浑弥来请求和解,而且请求和吐谷浑再结邻国之好;皇帝不允许。

3 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大败新罗的部众;又派靺鞨渡海,攻略新罗南方边境,斩杀俘获很多敌人。仁轨带兵回还,下诏令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驻在新罗的买肖城经营谋略对新罗的战事,三次交战都获胜,新罗就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而且向皇帝谢罪;皇帝加以赦免,恢复新罗王法敏的官爵。金仁问半路回返,改封为临海郡公。

4 三月十三日,天后在邙山之南祭祀先蚕,百官和朝集使都陪席祭祀。

5 皇帝因为头风眩晕非常厉害而痛苦,提议要让天后代理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天子掌理外事,皇后掌理内务,这是自然的道理。以前魏文帝定下法令,虽然有年幼的国君,也不允许皇后临朝廷听政,就是为了杜绝祸乱的发生。陛下为何把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说:"处俊说的是最忠心的话,陛下应该听从!"皇帝这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6 天后引用很多的文学之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人,要他们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共一千多卷。朝廷的奏议,和百官的表疏,常常暗中命令这些文学之士参与决断,以分割宰相的权柄,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祎之是刘子翼的儿子。

7 夏,四月初六,任命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掌东都的营田,接受诏令修葺宫廷苑囿。有个宦官在苑囿中犯了法,弘机

以杖拷打，然后奏报皇帝。皇帝认为他有才能，赐给他几十匹绢布，说："以后再有犯法的人。你就加以杖刑，不必再奏报。"

8 起初，左千牛将军长安赵瓌娶高祖的女儿长乐公主，生下女儿为周王李显妃。长乐公主很为皇上所厚待，天后很不高兴。初七，妃因此被废，幽禁在内侍省，给她的食物都是生的，又命令防守之人候望烟囱是否有烟，在已有几天烟囱不出烟之后，打开门一看，已经死去连尸体都腐烂了，赵瓌从定州刺史贬为栝州刺史，命令公主随赵瓌上任，还断绝赵瓌、长乐公主的朝觐进谒的资格。

9 太子李弘仁慈孝顺谦虚恭谨，皇帝非常喜爱他，太子又以礼接待士大夫，中外都归心于他。天后那时正图实现她当皇帝的志愿，太子的奏报请谒，好几次迕逆她的旨意，从此失去天后的欢心。义阳、宣城两个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因为母亲的关系也获罪，被禁在后宫旁舍嫔妃所居处，年龄超过三十岁还没出嫁。太子看了很惊讶，怜悯她们，就奏请皇帝把她们出嫁，皇帝同意了。天后很生气，当日就把公主许配给担任轮番宿卫之翊卫的权毅、王遂古。二十五日，太子在合璧宫去世，当时人们认为是被天后毒死的。

二十八日，皇帝回返洛阳宫。五月初五，下诏令："我正准备传位给皇太子，而太子却突然一病不起，现在应重申以前的命令，加给他尊崇的名位，可以封他谥号为孝敬皇帝。"

六月初五，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10 天后不喜欢慈州刺史杞王李上金，有司迎合天后旨意奏报杞王的罪；秋，七月，李上金获罪被解除官职，并且被安置在澧州。

11 八月十九日，把孝敬皇帝埋葬在恭陵。

12 二十七日，任命戴至德为右仆射，二十九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与以前一样，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文瓘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也和以前一样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刘仁轨、戴至德轮流受理诉讼状纸。仁轨遇到有人申诉，常常

以好听的话答允办理，而至德一定根据道理，问难诘责到底，从不随便决断，实在有冤屈的，都暗中奏报皇帝解决。因而当时人们的称誉都落到仁轨身上。有人问戴至德那样做的原因，至德说："刑罚奖赏是国君的权柄，人臣怎么可以盗窃取得！"皇帝听了之后，非常敬重他。有个老妪要到刘仁轨处陈述诉状，结果错访了戴至德，至德还没有看完诉状，老妪说："本以为是通人情的仆射，却原来是不通人情的仆射！把诉状还我！"至德笑着把诉状还给她。当时的人都说至德是忠厚长者。文瓘当时兼大理卿，犯人听说文瓘改任侍中，都痛哭起来。文瓘生性严厉刚正，对于各有司的奏议，多加以纠正驳难，皇帝很信任他。

仪凤元年[1]

1 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轮为相王。

2 纳州獠反[2]，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

3 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4 天后劝上封中岳；癸未，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5 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汤。

6 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恒，济之兄[3]；元超，收之子也[4]。

7 甲辰，上还东都。

8 闰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己卯，诏以吐蕃犯塞，停封

中岳。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以讨吐蕃。二王皆不行。

9 庚寅，车驾西还。

10 甲寅[5]，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11 戊午[6]，车驾至九成宫。

12 六月，癸亥，黄门侍郎晋陵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秋，八月，乙未[7]，吐蕃寇叠州。

14 壬寅，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士人[8]，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

15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进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9]：'设有盗长陵一抔土[10]，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

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叶[18],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

16 冬,十月,车驾还京师。

17 丁酉,祫享太庙[19],用太学博士史璨议,禘后三年而祫[20],祫后二年而禘。

18 郇王素节,萧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学。天后恶之,自岐州刺史左迁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节既有旧疾,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自以久不得入觐,乃著《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其论以进。后见之,诬以赃贿,丙午,降封鄱阳王,袁州安置。

19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20 庚寅,以李敬玄为中书令。

21 十二月,戊午,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抚。

【注释】

①仪凤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②纳州:州名。仪凤二年(公元677年)置,治所在今四川叙永县西南。此时还未置州。

③济:即唐朝大臣来济(公元610年~公元662年)。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护儿之子。入唐,擢进士。贞观中,累迁通事舍人。高宗永徽为宰相,曾谏立武后事。显庆中,贬台州刺史。后徙庭州,与突厥兵交战阵亡。

④收:即唐初官吏薛收(公元592年~公元624年)。蒲州汾阴(今山西河津)人,字伯褒。道衡子。因房玄龄荐,任秦王李世民主簿。秦王攻东都,从其

计，扼成皋以拒窦建德，一战定中原。入东都，授记室参军。旋卒。

⑤甲寅：仪凤元年闰三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此乃四月之日，即十七日。

⑥戊午：仪凤元年闰三月无此日。此乃四月二十一日。

⑦乙未：仪凤元年八月无此日。据《新纪》，此为七月二十九日。

⑧注拟：唐代选拔官吏，先由尚书省登录选人，再经考询，然后按才拟定其官职，称为注拟。

⑨张释之：西汉官吏。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字季。文帝时，以赀选为郎，累迁公车令。后任廷尉，严格按法处理案件，竟能不顾文帝旨意。

⑩长陵：汉高祖刘邦的陵墓。　抔（póu 剖）：以双手捧物。此用"一抔"来极言其少。

⑪叶（xié 斜）：和洽，合。"协"的古文。

⑫祫（xiá 侠）：古代祭名。集远近祖先神主于太庙合祭。

⑬禘（dì 帝）：古代祭名。约有郊祭之禘、殷祭之禘、时祭之禘三类。此指殷祭之禘，是帝王宗庙的大祭，与"祫"并称为殷祭。

【译文】

仪凤元年（丙子，公元 676 年）

1 春，正月二十三日，把冀王李轮迁徙为相王。

2 纳州土著獠民反叛，下令黔州都督调军队讨伐。

3 二月初六，迁徙安东都护府到辽东旧有的城邑，先前已把在朝鲜半岛上担任官吏的唐朝人全都加以罢免。把熊津都督府迁徙到原建安城；那些迁徙到徐州、兖州的百济户口，都安置于建安。

4 天后劝皇帝到中岳举行封禅；十五日，下诏今年冬天在嵩山将有祭祀之事。

5 十九日，皇帝到汝州温泉。

6 三月初五，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都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是来济的兄长；元超是薛收的儿子。

7 初六，皇帝回返东都。

8 闰三月，吐蕃侵扰鄯、廓、河、芳等州，下令左监门卫中郎令狐智通调动兴、凤等州的军队加以抵御。十一日，下诏令说由于吐蕃侵犯边境，停止在中岳封禅。十七日，任命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位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人，以讨伐吐蕃。但二王都不赴任。

9 二十二日，皇帝车驾西返长安。

10 四月十七日，任命中书侍郎李义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1 二十一日，皇帝车驾到了九成宫。

12 六月二十七日，任命黄门侍郎晋陵高智周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13 秋，七月二十九日，吐蕃侵扰叠州。

14 初七，下敕令："桂、广、交、黔等都督府，近来选拔本地人为官吏，选择得并不精细，从现在起，每四年派遣五品以上清正廉明的官吏充任使者，仍然命令御史一起前往选拔官吏。"当时人称这种选官方式为南选。

15 九月初七，大理寺奏报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的柏树，所犯的罪应当除去作官的身分，皇帝特别下令要处死他们。大理丞太原狄仁杰上奏说："两人犯的罪不应当处死。"皇帝说："善才等人砍伐昭陵柏树，我如果不杀他们就是不孝。"仁杰仍然坚决请求不杀，皇帝变了脸色，命令仁杰退出去，仁杰说："冒犯皇上的威颜，正直极谏，自古以来都认为很困难。臣却认为遇到桀、纣当然困难，但遇到尧、舜却很容易。现在按法令所规定的，并不至于判处死刑，而陛下却特意要杀了他们，这使得法令不为人所信任，人们要怎么办才好呢！况且张释之说过：'假设有人盗窃长陵的一捧土，陛下要怎样处理？'现在以一株柏树之故就杀了两位将军，后代人要说陛下是怎样的人物呢？臣不敢接受皇上诏令的原因，是害怕把陛下置于丧失仁义道德的境地，而且在九泉

之下羞于见到张释之的缘故啊。"皇帝听了之后怒气消掉一些，便将二人除去官籍，流放到岭南。几天后，升擢狄仁杰为侍御史。

起初，狄仁杰任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应当出使到绝远的地方。崇质的母亲年老而且有病，仁杰说："他母亲又老又生病，怎么可以让他有路途遥远、不能孝养的忧虑呢！"就到长史蔺仁基那里，请求代替郑崇质远行。仁基一向和司马李孝廉不和协，因此相互说道："我们怎么可以不自我感到惭愧呢！"就彼此和睦相处了。

16 冬，十月，皇帝回返京师。

17 初三，在太庙举行祫祭祭祀祖先，采用太学博士史璨的建议，在禘祭后三年举行祫祭，祫祭后二年举行禘祭。

18 郇王李素节，是萧淑妃的儿子，机警聪敏而且好学。天后不喜欢他，把他从岐州刺史贬为申州刺史。乾封初年，皇帝下敕令说："素节既然有旧病，就不需要入朝晋见了。"而素节其实无病，因为长久不能入朝晋见国君，就写了一篇《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暗中封好那篇《忠孝论》，通过使者进献给国君。天后见到之后，诬告素节贪赃受贿，十二日，降封为鄱阳王，安置在袁州。

19 十一月初八，改年号为仪凤，赦免天下。

20 二十六日，任命李敬玄为中书令。

21 十二月二十五日，任命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路巡察安抚地方。

二　年

1 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2 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扶余隆畏新罗之逼，不敢

留，寻亦还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1]；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余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余氏遂亡。

3 三月，癸亥朔，以郝处俊、高智周并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公谨之子也[2]。

4 诏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以为："今麦秀垂老，农事方殷，敕使抚巡[3]，人皆竦抃[4]，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聚集参迎，妨废不少。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5]，更成烦扰。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务闲，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5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余众拒守。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6]。

6 秋，八月，徙周王显为英王，更名哲。

7 命刘仁轨镇洮河军[7]。冬，十二月，乙卯，诏大发兵讨吐蕃。

8 诏以显庆新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

是礼官益无凭守，每有大礼，临时撰定。

【注释】

①安辑：安抚。

②公谨：即张公谨，太宗朝功臣。

③敕使：皇帝的使者。

④竦（sǒng 怂）：踮起脚跟望，企踵。　抃（biàn 变）：鼓掌。

⑤安存：安慰存问。存，问候，省视。

⑥游击将军：胡三省注："《晋官品令》：游击将军，第四品。唐，从五品下。"属中级将领。

⑦洮河军：地名。胡三省注："鄯州城内，有临洮军。"军，唐代于设兵戍守之地，设置"军"、"守捉"、"镇"、"戍"。大的称为"军"，小的称"守"、"捉"、"镇"、"戍"。

【译文】

二年（丁丑，公元 677 年）

1 春，正月十三日，皇帝耕种藉田。

2 起初，刘仁轨带兵从熊津回返，扶余隆害怕新罗的逼迫，不敢留驻，不久也就回返朝廷。二月二十四日，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为朝鲜王，派遣他回辽东，以安抚高丽剩余部众；早先在各州的高丽人，都加以遣送与高藏一起回去。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为带方王，也派遣他回去安抚百济剩余部众，仍然把安东都护府移到新城来加以统辖。当时百济荒芜残破，就命令扶余隆借居在高丽境内。高藏到了辽东，阴谋反叛，暗中与靺鞨勾结；朝廷召他回返，调到邛州而死，遣散他的部属到河南、陇右各州，贫穷的留置在安东城边。高丽旧城被新罗所吞并，余下的部众分别逃入靺鞨和突厥，而扶余隆也竟然不敢回到旧有土地，高氏、扶余氏因此灭亡。

3 三月初一，任命郝处俊、高智周一起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

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是张公谨的儿子。

4 下诏令因为河南、河北旱灾,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人分路慰问百姓,赈济灾民。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说:"现在麦已抽穗,蚕已成熟,农事正忙的时候,皇帝的使者四出安抚巡视,每个人都高兴得企踵鼓掌,忘记了自己的家道事业,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典,所以都会集合,参与迎接,这一来就妨害荒废了不少农事。既是为了赈灾,就必须建立簿籍文书,这事本来是为了要安慰存问百姓,反而变成烦乱困扰。希望暂且委托州县赈济灾民,等到秋天农务清闲时,再派出使者褒贬考核州县的工作效果。"疏文上奏,崔谧等人就没有出发。

5 五月,吐蕃侵扰扶州的临河镇,擒获了镇守的将领杜孝升,又命令杜孝升带着书信游说松州都督武居寂投降,孝升态度坚决,执意不从命。吐蕃军队回返,舍弃孝升离去,孝升再次率领剩余部众抵御防守。皇帝下诏任命杜孝升为游击将军。

6 秋,八月,迁调周王李显为英王,改名为哲。

7 任命刘仁轨镇守洮河军。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令出动大量军队讨伐吐蕃。

8 下诏令说由于显庆时新制定的礼仪,很多地方不师法古礼,所定五礼还是都按照《周礼》所规定的去做。从此以后,礼官更加没有遵守的标准,每次遇到有大礼节仪式要举行时,就临时撰写决定。

三 年

1 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2 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1]。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2]。

3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4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5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3]。

6 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陈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7 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8 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9 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

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4]。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5]。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6]。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7]，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8]，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9]！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10]，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11]。’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上不用命[12]，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13]，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孥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14]。

10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11 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12 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15]。

【注释】

①神通：即唐宗室李神通（？～公元630年）。高祖从弟。隋末举兵，响应李渊太原起事。武德初封永康王，寻改淮安王。后从李世民破刘黑闼，迁左武卫大将军。贞观初，拜开府仪同三司。

②仕宦：作官。

③龙支：古县名。西魏以金城县改称，治所在今青海民和东南。唐上元后地入吐蕃而废。

④徒跣（xiǎn 险）：赤脚步行。

⑤河源军:据胡三省注所引杜佑的说法,河源军在鄯州(今青海乐都)西一百二十里。

⑥赤岭: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西,地当中原通往吐蕃的交通要冲。

⑦陆机(公元261年~公元303年):西晋大臣。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士衡。祖逊、父抗俱为东吴名臣。吴灭,作《辨亡论》。仕晋,累迁郎中令。八王之乱起,依成都王司马颖。后被谗,为颖所杀。

⑧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养氏,名由基,字叔。善射,相传能百步穿杨。

⑨阃(kǔn 捆)外:统兵在外。

⑩李左车:西汉初人。初在赵封为广武君。后归附韩信。 陈汤:西汉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字子公。元帝时,为西域副校尉。匈奴威胁西域,他发兵至康居,攻杀郅支单于。封关内侯。 吕蒙(公元178年~公元220年):三国吴将领。富陵(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字子明。从孙权攻战,任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大破曹操于赤壁。鲁肃卒,代领其军,破关羽,占荆州。 孟观:西晋东光(今河北东光东)人,字叔时。惠帝时为殿中郎中、黄门侍郎。氐羌齐万年反,命观征讨,生擒万年,拜征右将军。赵王司马伦夺位,署为安南将军,假节屯宛,为伦守御。伦败,斩首传送洛阳。

⑪赏格:赏赐所定的等第、标准。

⑫用命:服从命令,效命。

⑬不闻二句:胡三省注:"尚书诸曹郎,皆谓之台郎。勋转淹滞,则司勋之责耳。司勋令史三十三人。"这里台郎、令史指的是管理勋赏的官员。

⑭仗内供奉:朝会得随百官入见。

⑮诏停二句:胡三省注:"通乾、反语为天穷。"反(fǎn 番)语,古代的一种隐语。即以二字先正切,再颠倒相切,成另外二字。"通乾"正切,合音为"天";颠倒为"乾通"相切,合音为"穷";构成反语"天穷",涵义不吉利,因而停止用它作为年号。

【译文】

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1 春,正月初四,百官和蛮夷酋长在光顺门朝见天后。

2 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次有所奏报请求时,多被李敬玄所压制,

因此怨恨李敬玄。仁轨知道敬玄不是做将帅的人才，为了中伤他，就向皇帝奏言："西方边境的镇守防务，非敬玄担任不可。"敬玄再三推辞。皇帝说："仁轨需要朕的话，朕也会亲自前往，你怎么可以推辞！"十九日，任命敬玄代替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然检校鄯州都督。又命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人，调动剑南、山南的军队前往。孝逸是李神通的儿子。

二十六日，派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人分头前往河南、河北招募勇猛武士，不管是平民还是仕宦，都加采用。

3 夏，四月二十二日，赦免天下，改下一年的年号为通乾。

4 五月初七，皇帝到九成宫。十一日，山中下雨，气候非常寒冷，随从的士兵中有冻死的。

5 秋，七月，李敬玄奏报在龙支击败吐蕃。

6 皇帝在刚即位时，不忍心观看《破阵乐》，命令撤除不用。初七，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长久弃置不用，恐怕礼乐变为废弛残缺，请求从今天起，在大宴会时再度演奏。"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

7 九月初七，皇帝回到京师。

8 皇帝准备调发军队讨伐新罗，侍中张文瓘正卧病在家，便自己乘坐轿子入见皇帝，劝皇帝说："现在吐蕃侵扰，正在发动军队向西征讨；新罗虽说不顺服，但从没有侵犯边境，如果又征讨东方，臣担心公私两方面都不能承受其困弊。"皇帝这才停止讨伐新罗的计划。初九，文瓘去世。

9 十二日，李敬玄率领十八万士兵在青海上和吐蕃将论钦陵作战，结果战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吐蕃所俘虏。当时刘审礼率领前军深入敌境，屯驻于濠所，被敌人攻击，而敬玄又懦弱胆怯，按兵不动，没有前往援救。听说审礼战死，狼狈不堪地撤退，屯驻在承风岭，挖掘泥沟作为险阻，以求自保，敌人屯兵在高冈上，居上临下加以压迫。晚上，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率领五百个敢死之士，偷袭敌人营寨，敌人士众溃败散乱，敌将跋地设

带兵逃走，敬玄才收集剩余部众返回鄯州。

刘审礼的儿子们自己缚住自己前往宫廷，请求交给吐蕃来赎回父亲，皇帝敕令让第二个儿子易从到吐蕃探视父亲。到达时，审礼已经生病死亡，易从白天夜晚痛哭得声音不绝；吐蕃哀悯他，送还审礼尸体，易从赤脚步行背负亡父回家。

皇帝嘉许黑齿常之的功劳，升擢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响应寻求猛士的诏令而从军，后来敬玄兵败，皇帝敕令师德收抚散亡部队，军力这才又振作起来了。便命令他出使吐蕃，吐蕃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师德宣导皇帝的旨意，以吉凶祸福晓谕赞婆，赞婆很高兴，为此有好几年不侵犯边境。师德升迁为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兼理屯田事务。

皇帝以吐蕃的战事为忧患，把侍臣全部召来计议，有人主张和吐蕃和好结亲而让人民休养生息；有人主张严密设置防守的武备，等待国家、民众都富厚强大时再讨伐；有人主张马上出动军队攻击。计议一阵最终却不能作出决定，皇帝只好赏赐给食物后，遣散了大臣们。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呈上密封的奏章，提出抵御吐蕃的策略，认为："治理国家的要务，在于文事和武备。现在谈到文事，都认为文辞华丽重要，而不涉及治国平天下的规划，谈到武备，都以骑马射箭为先务，而不讲求战术战略，这样子对于治理好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写下《辨亡论》，救不了河桥的失败，养由基能射穿七层铠甲，帮助不了鄢陵军队的败北，这些都是明证。古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不变的风俗，政治却有治乱的不同；军队没有强弱之分，只有将才有巧妙笨拙之分。'所以选将应该以智慧、谋略为本，勇气武力为末。现在朝廷任用的将领，大多是将门的子弟和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这些都是庸才，怎么能够担当国门之外的统兵大

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等人都出身贫贱。而建立了大功勋，却没有听说过他们家代代为将啊！

“奖赏和刑罚是军政最重要的事务，如果有功劳不奖赏，有罪过不诛杀，就是尧、舜也不能达到大治。大家都这么说：‘最近的征伐，只是空有悬赏的规格而没有奖赏的事实。’这是由于有一些小才的官吏，眼光不够远大，只知珍惜勋奖酬劳，担心仓库财物变空。却不知道战士在战场上不效命，所损失的有多少！百姓地位虽然低微，也不能加以欺骗。怎么可以高悬那没有信用的法令，设下虚伪的奖赏科条，而盼望百姓能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讨辽东，李勣打败平壤以来，封赏已经中断不再施行，赐勋仍然停滞，没听说过斩一个台郎，杀一个令史，向有功勋的人谢罪。大非川的败北，薛仁贵、郭待封等人没有接受重刑，如果先前早点诛杀薛仁贵等人，那么其他各将以后怎会再失利呢！臣担心吐蕃的平定，不是早晚之间能有希望达到的。

“而且出动军队最要紧的，全凭马力。臣请求开放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如果官军大举出动，就委派州县官吏，以公家金钱，加高价钱向百姓购买，那么马匹全为国家所有。那些胡虏是专靠马力而强大的，如果听任民间向胡人购买加以畜养，那么就可以减少胡人的强大，而对中国有利了。”早先禁止百姓养马，所以元忠才谈到养马的事。皇帝赞赏元忠所说的话，召见他，任命他在中书省值守，并在朝会时可以随着百官入见。

10 冬，十月二十三日，徐州刺史密贞王李元晓去世。

11 十一月三十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去世。

12 十二月，下诏令停止使用下一年通乾的年号，这是因为通乾的反语不吉利的缘故。

调露元年

1 春,正月,己酉,上幸东都。

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杰劾奏弘机导上为奢泰[1],弘机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2],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司,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2 庚戌,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薨[3]。

3 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时器弩悉弄与其舅翘萨若诣羊同发兵[4],有弟生六年,在论钦陵军中。国人畏钦陵之强,欲立之,钦陵不可,与萨若共立器弩悉弄。

上闻赞普卒,命裴行俭乘间图之,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

4 夏,四月,辛酉,郝处俊为侍中。

5 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赠崇俨侍中。

6 丙戌,命太子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7 戊戌,作紫桂宫于滈池之西。

8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9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

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涅师为质在京师[5]，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6]。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

【注释】

①奢泰：通作"奢汰"。挥霍无度。

②左司郎中：隋炀帝大业三年，尚书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掌都省之职。唐置左、右司郎中，各掌付十二司之事，以举正稽违，省署符目。

③太子宾客：显庆元年，始置太子宾客四员，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

④羊同：古族名。羌人的一支。分布于今西藏西北部。有大小二部，小羊同在大羊同之西。从事畜牧。其王姓姜葛，以四大臣分掌军政事，有兵八、九万。唐初为吐蕃所并。

⑤今波斯王二句：胡三省注："波斯为大食所灭，其王卑路斯入朝，授武卫将军而死，其子为质在京师。"

⑥大食：古国名。唐代以后，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

【译文】

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年）

1春，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到东都。

司农卿韦弘机营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殿，制作的规格雄壮华丽。上阳宫临近洛水，修造长廊连绵一里长，皇帝迁宫前往居住。侍御史狄仁杰上书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奢侈无度，弘机因而被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依恃皇帝恩典，当权用事，朝中士臣都害怕他。仁杰奏报他作奸犯科的事，请求把他交付执法官吏处理，但皇帝特

别地宽恕了他，狄仁杰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缺少王本立这类人吗！陛下为什么要惋惜罪人性命，而亏损王法呢！如果一定要曲意宽赦王本立，就请把臣抛到没人的地方，给将来忠贞的人做为警戒！"王本立终于被判罪，从此朝廷士臣都不敢为非做歹了。

2 二十九日，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去世。

3 二月十一日，吐蕃赞普死了，儿子器弩悉弄继位时，才出生八年。当时器弩悉弄和他的舅舅翅萨若正前往羊同，要求羊同出动军队。器弩悉弄有弟弟生下六年，在论钦陵军营里。吐蕃人害怕论钦陵的强大，要立器弩悉弄之弟，钦陵反对，和萨若一起立器弩悉弄。

皇帝听说赞普死了，命令裴行俭找机会图谋吐蕃，行俭说："钦陵执政，大臣都很和睦，无法打吐蕃的主意。"皇帝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4 夏，四月十二日，任命郝处俊为侍中。

5 假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被皇帝和天后所重用，官位升到正谏大夫。五月初三，崇俨被盗贼所杀，下令搜求盗贼，竟没有找到。追赠崇俨为侍中。

6 初七，命令太子监守国家。太子为人处事明达审慎，大家都称赞他。

7 十九日，在渑池西边营建紫桂宫。

8 六月初三，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调露。

9 起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和他的别部将帅李遮匐，和吐蕃联盟和好，侵扰威胁安西，朝廷大臣建议发动军队讨伐。吏部侍郎裴行俭说："吐蕃侵扰寇掠，刘审礼战死，到现在战争还没止息，怎么可以再出兵西方呢！现在波斯王死了，他的儿子泥涅师在京师做人质，应该派遣使者送泥涅师回波斯，路上遇到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时，就便攻击，可以不必血战而活捉他们。"皇帝接受了，命令行俭前往册封泥涅师为波斯王，还担任安抚大食的使者。行俭上奏任命肃州刺史王方翼作为自己的副使，仍为检校安西都护。

10 秋，七月，己卯朔，诏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11 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觇知之[1]，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2]："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3]，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匐，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者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使先往谕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12 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4]，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嗣业等先战屡捷，因不设备；会大雪，突厥夜袭其营，嗣业狼狈拔营走，众遂大乱，为虏所败，死者不可胜数。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战，得入单于都护府。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偃旗，虏疑有伏，

惧而霄遁。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上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喜,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5],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问之。

13 壬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突厥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始平唐休璟将兵击破之。

14 庚申,诏以突厥背诞[6],罢封嵩山。

15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

16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17 癸未,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并受行俭节度。务挺,名振之子也[7]。

【注释】

①觇(chān 掺):偷偷地察看。

②四镇:即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

③契箭:作符契用的弓箭。夷狄无符信,以箭为契信。西突厥沙钵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

④单于句：胡三省注："阿史德，姓也，温傅其名。奉职，亦一部酋长之名。"

⑤向：向使，假使。

⑥背诞：违命放纵，不受节制而妄为。

⑦名振：即程名振。平恩（今河北曲周东南）人。高祖时，率兵经略河北。历洺州刺史。太宗征辽东时，任右骁卫将军，能以少击众，号为名将。历晋、蒲二州刺史卒。

【译文】

10 秋，七月初一，下诏令今年冬天将在嵩山举行祭祀。

11 起初，裴行俭曾经做西州长史，到此时奉命出使经过西州，西州官吏百姓在郊外迎接他，行俭召集其中才能出众的子弟共一千多人跟随自己，而且扬言天气正炎热，不能走远，要等天气稍转凉，才向西进发。阿史那都支暗中察知后，就不设置防备。行俭慢慢地召见四镇的各胡族酋长，对他们说："以前在西州，纵情打猎非常快乐，现在要重寻以前的欢乐，有谁能跟我一起去打猎呢？"各胡族的子弟争着要陪行俭出猎，差不多得到一万人。行俭明里假装打猎，暗中校阅整饬部队卒伍，几天后，就日夜兼程向西进发。距离都支部落十几里路时，先派遣都支所亲近的人，向都支问安，外表上表示很闲暇没有事情，好像不是要讨伐袭击，接着派使者急召都支来相见。都支先已和李遮匐约好，在秋季时拒绝中原的使者，现在突然听说行俭带兵到达，想不出计谋应付，只好率领子弟们迎迓晋见，行俭就擒获了都支。乘机用都支的契箭传信，召来各部落的酋长，一起押送到碎叶城。选择精良的骑士，带着轻便的装备，不分昼夜前进，偷袭李遮匐，在路途中，俘获了都支派出去才返回还的使者和李遮匐的使者，他们正从李遮匐处一起回来；行俭释放了遮匐的使者，派他先期前往告诉遮匐说都支已经被捉，李遮匐听了后，也就投降了，于是把都支、遮匐拘禁起来，带回朝廷。遣送波斯王自己回还故国，留下王方翼在安西，命令他建筑碎叶城。

12 冬,十月,单于大都护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两部落一起反叛,立了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的酋长都反叛以响应他,有好几十万的部众。派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人率兵讨伐。嗣业等人起先交战时屡次获得胜利,因此不再设置防备;正好遇到天下大雪,突厥在夜晚偷袭兵营,嗣业狼狈不堪,拔营逃走,部众因而大乱,被敌人所败,死亡的人无法数清。大智、景嘉带领步兵,一面行军一面作战,才得以进入单于都护府。嗣业减免死罪,流放到桂州,大智、景嘉一起被免官职。

突厥侵扰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命令打开城门,将军旗卷置地上,敌人怀疑城里有埋伏,心里害怕,因而乘夜逃走。州人李嘉运和敌人通谋,事情泄露出来,皇帝命令元轨穷究嘉运的同党,元轨说:"强敌还在境内,人心还不安稳,如果逮捕囚系太多人的话,这等于是驱使他们背叛。"就只杀了李嘉运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加追究,再自我弹劾违背皇帝命令。皇帝看了霍王的奏表后,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也懊悔,如果没有霍王的话,就要失掉定州了。"从此以后朝廷有了重大事件,皇帝大多暗中敕令征询霍王的意见。

13 初五,派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驻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驻龙门,以防备突厥。突厥煽动引诱奚、契丹侵扰掠夺营州,都督周道务派遣户曹始平唐休璟派兵击败了他们。

14 十三日,下诏令说由于突厥背叛,停止在嵩山举行封禅。

15 十六日,吐蕃文成公主派大臣论塞调傍前来报丧,并且请求和好结亲,皇帝派遣郎将宋令文前往吐蕃参加赞普的葬礼。

16 十一月初一,任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免他的宰相职务。

17 初六,皇帝欢宴裴行俭,对他说:"卿有文武两方面的禀赋,现在就授给你两种职务。"于是任命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二十七日,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军队十八

万人，和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两人，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前往讨伐突厥，两人都受行俭节制。务挺是程名振的儿子。

永隆元年[1]

1 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温汤；戊午，幸嵩山处士三原田游岩所居[2]；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3]，上 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还东都。

2 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4]，擒其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

初，行俭行至朔川[5]，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6]，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险要以待之。虏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虏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欲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虏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殆尽，自是粮运行者，虏莫敢近。

军至单于府北，抵暮，下营，掘堑已周，行俭遽命移就高冈；诸将皆言士卒已安堵[7]，不可复动，行俭不从，趣使移。是夜，风雨暴至，前所营地，水深丈余，诸将惊服，问其故，行俭笑曰："自今但从我命，不必问其所由知也。"

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8]。诏户部尚书崔知悌驰

传诣定襄宣慰将士[9]，且区处余寇，行俭引军还。

3 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宫。

4 戊辰，黄门侍郎闻喜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温。知悌之弟也。

5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

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10]，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6 丙申，郑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7 突厥余众围云州[11]，代州都督窦怀悫、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兵击破之。

【注释】

①永隆元年：这一年八月始改年号为永隆。

②处士：未作官或不愿作官的士人。 田游岩：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许由东邻。高宗幸嵩山至其门，拜崇文馆学士。进太子洗马，放还山，不交当世而终。

③潘师正：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人。少事王远知为道士，得其术，居逍遥谷。高宗召见问对，乃尊异之，诏即其庐作崇唐观。卒年九十八，谥体元先生。

④黑山：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⑤朔川：据胡三省考证，当作“朔州”。朔州，治善阳县（今山西朔县）。

⑥陌刀：一种步兵所持的长刀，古代又称斩马剑。

⑦安堵：相安，安居。

⑧狼山：胡三省注：“歌逻禄右厢部落所居也。永徽元年，置狼山州，属云中都护府。”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狼山。

⑨崔知悌：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官中书侍郎，以忠勤迁尚书左丞。裴行俭破突厥，受诏驰慰将士，佐行俭平定突厥有功。终户部尚书。

⑩乡导：即向导。

⑪云州：州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译文】

永隆元年（庚辰，公元680年）

1 春，二月初八，皇帝前往汝州温泉；十三日，前往嵩山处士三原田游岩的住处；十四日，前往道士宗城潘师正住处，皇帝和天后、太子都拜见潘师正。二十日，回到东都。

2 三月，裴行俭在黑山大败突厥，擒获突厥酋长奉职；可汗泥孰匐的部下杀了他，拿着他的头颅前来投降。

起初，行俭到达朔川时，对他的部下说：“用兵的方法是：安抚将士贵在真诚，制服敌人贵在欺诈。前些日子萧嗣业运送粮食时被突厥所抢掠，使得士卒受冻挨饿，所以才失败。现在突厥一定会再运用这种谋略，所以我们应该设计谋来欺骗他们。”就伪装粮车三百辆，每辆车上埋伏五个壮士，各人拿着长大的陌刀、强劲的弓弩，以几百羸弱的士兵作为援助，而且在险要的地方埋伏精兵，以等待敌方。敌兵果然来劫粮，那些羸弱的士兵就抛弃了粮车而四散逃走。敌人把粮车驾到有水草的地方，解下马鞍，放牧马匹，要取走粮车里的军粮，埋伏的壮士就从车里跃出，攻击敌人，敌人受惊逃走，又被埋伏的军队拦击，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以后运粮行进时，敌人再也不敢接近。

军队到达单于都督府北面，已经黄昏，就扎下营寨，已经在四面挖掘了沟堑，裴行俭突然下令移营到高冈上；将军们都说士卒已经安住下来，不可再移动。行俭不接受，催促赶快移动。当天晚上，风雨突然降临，先前所扎下的营地，水深到一丈多，诸将内心非常惊异佩服，向行俭询问原因，行俭笑着说："从现在起只要听我命令，不必问我为什么。"

奉职被擒捉之后，余下的徒众逃走退守狼山。皇帝下诏令派户部尚书崔知悌，乘传车飞快地前往定襄，以宣谕慰劳将士，而且处理剩余的敌寇，行俭带兵返回。

3 夏，四月二十一日，皇帝前往紫桂宫。

4 二十四日，黄门侍郎闻喜人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人王德真同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温是崔知悌的弟弟。

5 秋，七月，吐蕃侵扰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退了他们。升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认为河源是要冲之地，要增派部队驻守，但军队的辗转输送既危险又遥远，因此就设置七十几处烽火防卫，开辟五千多顷的屯田，每年收获五百多万石粮，因此作战或防守都有了准备。

起先，剑南在茂州招募兵员，在西南建筑安戎城，以割断吐蕃和西南蛮族相通的道路。吐蕃以生羌作为向导，攻下安戎城，派兵据守，从此西洱的各蛮族都投降了吐蕃。吐蕃把羊同、党项和各羌族的土地都占领了，向东和凉、松、茂等州相接，南方和天竺为邻，向西攻陷了龟兹、疏勒等四镇，北面直达突厥，地域共有一万多里，胡族之中势力盛大的，没有可以与吐蕃相比的。

6 二十四日，郑州刺史江王李元祥去世。

7 突厥剩余部众包围云州，代州都督窦怀悫，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率兵击败了他。

8 八月，丁未，上还东都。

9 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

10 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1]，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2]，又数作书诮让之[3]，太子愈不自安。

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4]。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5]，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承庆，思谦之子也[6]。

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太子洗马刘讷言常撰《俳谐集》以献贤，贤败，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7]，岂辅导之义邪！"流讷言于振州。

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政为太子典膳丞，事与贤连，上

以付其父,使自训责。政入门,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琁断其首,弃之道中。上闻之,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8]。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宫僚,上皆释其罪,使复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义琰独引咎涕泣,时论美之。

11 九月,甲申,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政事。

12 冬,十月,壬寅,苏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蒋王炜,皆坐故太子贤之党,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炜除名,道州安置。

13 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14 己酉,车驾西还。

15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厌(yā 压)胜:古代迷信中的一种以诅咒来压伏制胜的方术。

②少阳正范:古代称东宫为少阳之位,亦把少阳作太子代称。《少阳正范》是一部有关太子行为规范的书。

③诮(qiào 俏)让:谴责。

④款:服罪。

⑤迟回:迟疑徘徊。

⑥思谦:即唐大臣韦思谦。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名仁约,以字行。初由应城令擢御史,累进御史大夫。以太中大夫致仕卒。

⑦俳(pái 拍)谐:戏谑取笑的言辞。

⑧士廉:即唐初大臣高士廉(公元575年～647年)。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名俭,以字行。隋末因故谪交州,唐初北归。累迁雍州治中。参与预谋玄武门之变。贞观中历侍中、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封许国公。受诏预修《氏族志》,书成,撰尚书右仆射。后解仆射,仍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事。

【译文】

8 八月初五,皇帝回到东都。

9 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在军队被打败之后,屡次以生病为由请求回返朝廷,皇帝允许了。但回朝之后,并没有疾病,而到中书省处理政事;皇帝很生气,十五日,把他贬为衡州刺史。

10 太子李贤听到宫里私下议论,说李贤是天后之姊韩国夫人所生,内心感到疑惑,畏惧。明崇俨以诅咒之术为天后所信任,常常暗中向天后说"太子能力不够继承皇位,英王相貌像太宗",又说"相王的相貌最高贵"。天后曾经命令北门学士撰著《少阳正范》和《孝子传》赐给太子,又几次写信责备他,太子心里更加不安。

后来明崇俨死了,找不到凶手,天后怀疑是太子干的。太子爱好乐舞、美色,与家奴赵道生等人狎习亲昵,赐给赵道生等人很多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给太子加以劝告,但太子不听。天后派人告诉皇帝有关太子的事。皇帝诏令薛元超、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人一起审问此事,在东宫马坊里搜到黑色铠甲好几百件,认为是谋反的器具;道生又服罪供认是太子命令自己杀死崇俨的。皇帝一向就宠爱太子,迟疑徘徊,要宽宥太子,天后说:"为人儿子却怀藏叛逆的图谋,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应该大义灭亲,怎么可以赦免他!"二十二日,把太子废为庶人,派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人送李贤到京师,把太子幽禁在别宫里,太子的同党都被杀,又把搜到的黑色铠甲在天津桥南焚毁,向士民显示叛乱者的下场。承庆是韦思谦的儿子。

二十三日，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李哲为皇太子，改年号为永隆，大赦天下。

太子洗马刘讷言曾经撰写《俳谐集》献给李贤，李贤事败之后，这本书被搜出，皇帝生气地说："用《六经》教育人，还担心不能感化对方，居然还进献戏谑取笑的粗鄙言辞，这难道算是辅导人的道理吗！"把刘讷言流放到振州。

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政为太子典膳丞，和李贤的事件有所牵连，皇帝交付给他父亲，让他父亲自己教训督责。高政一入家门，真行就拿佩刀刺他的咽喉，真行哥哥户部侍郎审行又刺他的腹部，真行哥哥的儿子琁砍掉了他的头，抛弃在路上。皇帝听到后，心里不高兴，把真行贬为睦州刺史，审行贬为渝州刺史。真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因为阿附太子获罪，官位降为普州刺史。其他的太子僚属，皇帝都开释了他们的罪，让他们恢复原来的官位，左庶子薛元超等人都手舞足蹈以拜受皇帝恩典；只有右庶子李义琰承认自己的罪过，哭泣流泪，当时人们的议论都赞美他。

11 九月十三日，任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的长史，罢免了他处理政事的权力。

12 冬，十月初一，苏州刺史曹王李明、沂州刺史嗣位蒋王李炜，都因为是前太子李贤的同党而连坐，李明被降封为零陵郡王，安置在黔州，李炜被除掉作官的身分，安置在道州。

13 初五，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

14 初八，皇帝返回京城。

15 十一月初一，日食。

开耀元年[1]

1 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乙亥，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泾、庆二州以备突厥。

2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乐自宣政门入[2]。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以为："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3]，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4]，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自东西门入，其散乐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宴日，赐利贞帛百段。利贞，昂之曾孙也[5]。

利贞族孙谊为苏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来，尽忠帝室[6]，谓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7]，而为历代佐命[8]，耻与为比，尝曰："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禄利者，又乌足贵乎！"时人是其言。

3 裴行俭军既还，突厥阿史那伏念复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为寇。癸巳，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将兵讨之。

4 二月，天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听朝集。

5 三月，辛卯，以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余如故[9]。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政事。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6 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将前军击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10],左右才二十骑以下,可径往取也。"怀舜等信之,留老弱于瓠芦泊,帅轻锐倍道进,至黑沙,无所见,人马疲顿,乃引兵还。

会薛延陀部落欲西诣伏念,遇怀舜军,因请降。怀舜等引兵徐还,至长城北,遇温傅,小战,各引去。至横水,遇伏念,怀舜、义昭与李文暕及裨将刘敬同四军合为方陈,且战且行;经一日,伏念乘便风击之,军中扰乱,怀舜等弃军走,军遂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怀舜等收散卒,敛金帛以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乃得还。

夏,五月,丙戌,怀舜免死,流岭南。

7 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注释】

①开耀元年:这一年九月始改年号为开耀。《旧纪》作十月,误。

②散乐:百戏、杂技。

③正寝:古代帝王诸侯常居治政的所在。

④路门:路寝之门。路寝即正寝。

⑤昂:即南朝梁大臣袁昂。字千里。初仕齐为吴兴太守。梁师起,昂拒境不受命,齐亡,始至京师,梁武帝用为吏部尚书。寻迁尚书令,进司空。卒谥穆正。

⑥自以其先二句:胡三省注:"袁淑死于宋元凶之难,袁顗以死奉子勋,袁昂尽节于齐室,袁宪尽忠于陈后主。"

⑦奕世:累世,一代接一代。台鼎:古称三公台鼎,如星有三台,鼎有三足。

⑧佐命：古代帝王建立王朝，自称承天受命，故以佐命指辅佐之臣。胡三省注："琅邪王氏股肱晋室，而王弘为宋室佐命，王俭为齐室佐命，梁室之兴、侯景之篡，王亮、王克为劝进之首。"

⑨余如故：仁轨先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⑩黑沙：黑沙城，后突厥默啜以为南庭。

【译文】

开耀元年（辛巳，公元681年）

1 春，正月，突厥侵扰原、庆等州。初五，派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人屯驻在泾、庆二州，以防备突厥。

2 初十，因为刚立太子，皇帝下敕令在宣政殿欢宴百官和命妇，带领九队歌伎和百戏杂技从宣政门进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给皇帝，认为："前殿正寝不是命妇宴会的地方，路门不是倡优进入献伎的场所，请求让命妇在别殿宴会，九部歌伎从东西门进入，那些百戏杂技希望皇帝停免。"皇帝就更改命令，在麟德殿设置宴席，宴会当天，赐给利贞布帛一百段。利贞是袁昂的曾孙。

利贞的族孙袁谊是苏州刺史，自以为祖先从宋太尉袁淑以来，都尽忠于帝王之家，而认为琅邪王氏虽然是累代三公，而为历朝辅助国君创业的大臣，但仍然以和琅邪王氏相提并论为耻，曾经说："人们珍视名门家庭的原因，是他们的世代笃行忠贞，才能、品德相继的缘故。而王氏向人索取婚姻财礼，追求禄位财利，又如何被人看重呢！"当时的人都赞同他的说法。

3 裴行俭军队回返之后，突厥阿史那伏念又自立为可汗，和阿史德温傅合兵一处，进行劫掠。二十三日，任命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总管，率兵讨伐。

4 二月，天后上表请求赦免杞王李上金、鄱阳王李素节的罪；任命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然不让他们朝谒会集。

5 三月二十二日，任命刘仁轨兼任太子少傅，其他官职照旧。任

命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免他处理政事的权力。

少府监裴匪舒，善于营求财利，上奏皇帝把宫苑中的马粪卖掉，每年可得二十万缗钱。皇帝以这件事问刘仁轨，回答说："利是很优厚的，但恐怕后代人说唐家是出售马粪的，不是好名声。"皇帝便中止了出售马粪，匪舒又为皇帝建造镜殿，建造完成时，皇帝和仁轨一起观看，仁轨惊恐赶快离殿。皇帝问其中原因，仁轨回答说："天空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也没有两个皇帝，刚刚看到四壁有好几个天子，这是多么不祥的事啊！"皇帝很快就下令把镜殿废除掉。

6 曹怀舜和裨将窦义昭率领前军攻击突厥。有人报告"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左右只有不满二十的骑兵，可以直接前往攻取。"怀舜等人相信了，把老弱士卒留在瓠芦泊，率领轻捷精锐的士卒，兼程前进，到了黑沙，什么都没有看见，人员、马匹都疲惫困顿，于是率兵回返。

正好薛延陀部落要向西前往拜见伏念，遇到怀舜的军队，因此请求投降，怀舜等人带兵慢慢回返，到了长城北面，遇到温傅，双方发生一场小战事，便各自带兵离去。到了横水，遇到伏念，怀舜、义昭和李文暕以及裨将刘敬同四人的部队合成方形战阵，一面作战一面行进；经过一天，伏念利用顺风加以攻击，唐军中受到惊扰发生混乱，怀舜等人只好抛弃部队逃走，部队因此大败，死亡的士卒

8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1]。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女城阳公主也。

秋，七月，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绍兄颢以公主宠盛，深忧之，以问族祖户部郎中克构，克构曰："帝甥尚主，国家故事[2]，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然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天后以颢妻萧氏及颢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或曰："萧氏，瑀之姪孙，国家旧姻[3]。"乃止。

9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

10 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降[4]。

11 甲午，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固请解仆射，许之。

12 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5]。

13 上徵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无所规益。右卫副率蒋俨以书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俊节[6]，傲唐、虞之圣主，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7]，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仆以不

才，犹参庭诤，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餐周粟[8]，仆何敢言！禄及亲矣，以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9]。”游岩竟不能答。

14 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

15 裴行俭军于代州之陉口，多纵反间[10]，由是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浸相猜贰[11]。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以轻骑袭曹怀舜。行俭遣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辎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细沙，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蹑之[12]。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然尚犹豫，又自恃道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复设备。敬同等军到，伏念狼狈，不能整其众，遂执温傅，从间道诣行俭降。候骑告以尘埃涨天而至，将士皆震恐，行俭曰：“此乃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盗也。然受降如受敌，不可无备。”乃命严备，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选[13]，伏念果帅酋长缚温傅诣军门请罪。行俭尽平突厥余党，以伏念、温傅归京师。

16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7 壬戌[14]，裴行俭等献定襄之俘。乙丑[15]，改元。丙寅，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

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濬争功[16]，

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

18 丁亥，新罗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19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贤于巴州。

【注释】

①太平公主：天后女。　女官：即女冠。　女道士。追福：祈求冥福。

②故事：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

③萧氏三句：胡三省注：“萧瑀子锐尚太宗女襄城公主。”

④五州：指姑衍州、步讫若州、嵇弹州、鹊州、低粟州。

⑤守：署理，代理。官阶低而所署官职高叫守。

⑥巢由：即上古传说中的高士巢父、许由。巢父因巢居而得名，尧欲让以君位，拒不受；尧又欲让位于许由，他又教许由隐居。许由原隐于沛泽，尧让以君位，他逃到箕山下耕作而食；尧聘以为九州长，又逃到颍水洗耳。

⑦商山之客：指西汉初隐居于商山的“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传说汉高祖敦聘四皓，不至，吕后用张良策，迎四皓，使辅太子。

⑧不餐周粟：商末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闻周文王善养老而入周。武王伐纣，两人劝谏，以为不仁。武王灭商。两人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⑨起予：《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疏》：“起，发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后用指得自他人的教益，受到他人的启发。

⑩反间：利用间谍离间敌方内部。此指从事反间的间谍。

⑪猜忌：猜忌。

⑫蹑(niè 聂)：紧随在后。

⑬少选：少顷。

⑭壬戌：开耀元年十月无此日。据《新纪》，应为九月壬戌(二十七日)。本书沿《旧纪》致误。

⑮乙丑：开耀元年十月无此日。据《新纪》，应为九月乙丑(三十日)。

⑯浑濬争功：指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王浑、王濬争功之事。安东将军王浑破吴中军后迟疑不敢渡江；益州刺史王濬攻克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受孙皓之降。王浑便愧恨妒毁王濬，为人所讥。

【译文】

8 起初,太原王武士彠之妃去世时,天后请求任命太平公主为女道士,以求冥福。后来吐蕃要求和好结亲,请求娶太平公玉,皇帝就为公主建立太平观,任命公玉为太平观住持,作为拒绝的借口。到这时候,才选择嫁给光禄卿汾阴薛曜的儿子薛绍。薛绍的母亲是太宗女儿城阳公主。

秋,七月,公主嫁给薛氏,从兴安门南面直到宣阳坊西边,燃烧的火炬连绵不断,沿路两旁的槐树都被熏烤死了。薛绍哥哥薛顗由于公主所受的尊宠太大了,非常忧虑,就请教族中长辈户部郎中薛克构该怎么办,克构说:"皇帝甥儿娶公主,是国家旧有的制度,如果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去做,有什么妨害呢!可是谚谣说:'娶得公主做媳妇,无故取扰朝廷,就会有麻烦事。'不能不戒惧警惕啊。"

天后认为薛顗的妻子萧氏和薛顗弟弟薛绪的妻子成氏不是贵族,要休掉她们,说:"我女儿怎么可以和农家女做妯娌呢!"有人说:"萧氏是萧瑀的侄孙,和国家早有姻亲关系。"天后才没有休掉她们。

9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上奏:"从调露元年以来,损失了十八万多马匹,监管放牧的官吏士卒,被敌虏所杀害劫掠的有八百多人。"

10 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共四万多帐幕前来投降。

11 二十七日,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再三请求解除仆射的官职。皇帝允许了。

12 闰七月十一日,裴炎任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一起代理中书令。

13 皇帝征召田游岩为太子洗马,他在太子宫里没有什么规谏裨益。右卫副率蒋俨,以书信责备他说:"足下有巢父、许由的清俊节操,又傲视唐尧、虞舜这些圣主,声誉超越宇外,名声流布四海之内。国君委屈万乘的尊崇,对您表达了三顾诸葛亮茅庐的荣宠,给足下的礼遇如同汉时的商山四皓,不以臣子礼节对待先生,打算让

您辅导太子，让太子能不断受到美善的薰陶。皇太子正当盛年时候，圣明之道德还没有能修养完备，我虽不才，仍然在宫廷中加以净谏，而足下接受调理、保护太子的寄托，在此可以谏言的时候，而只知道连声称是没有一句进言，就这样悠悠然混日子。如果足下一向像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一样不做官，我就不敢说什么！但足下的俸禄足以养亲，又用什么来酬报朝廷？我想不通，请足下写信启发告诉我。"游岩最终不能回答。

14 二十四日，皇帝因为要吃药，命令太子主持国家大政。

15 裴行俭军队驻扎在代州的陉口，派出了很多从事反间计的间谍，因此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慢慢地互相猜疑。伏念把妻儿和运送物质的辎重车留在金牙山，以轻捷的骑兵袭击曹怀舜。行俭派遣裨将何迦密从通漠道，程务挺从石地道前往偷袭攻取。伏念和曹怀舜订好和约而回返，到达金牙山时，失去了妻儿和辎重，士卒有很多人生病，只好带兵向北逃到细沙，行俭又派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人率领单于府的士兵紧紧追击。伏念请求捉拿温傅作为自我报效，可是心里还在犹豫不决，而且又自认为路途遥远，唐兵一定到达不了，所以就不加以防备。敬同等人的部队到来时，伏念狼狈不堪，无法再指挥部众，于是就捆了温傅，从小路前往行俭处投降。侦候的骑兵报告说尘埃漫天而来，将士们都很震惊担心，行俭说："这是伏念捉拿温傅前来投降，不是其他盗贼。可是接受投降就好像遭遇敌人一样，不能没有防备。"就命令严加戒备，派遣一个使者前往迎接慰劳。没多久，伏念果然率领酋长捆缚温傅前来军门请罪。行俭把突厥余党全部平定，把伏念、温傅带回京师。

16 冬，十月初一，日食。

17 九月二十七日，裴行俭等人献出定襄所获的俘虏。九月三十日，改年号为开耀。初一，把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在都市上斩杀。

起初，行俭许诺不杀伏念，伏念才投降。但裴炎嫉妒行俭的功

劳，上奏说："伏念是被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迫，加上回纥从大漠北方向南侵逼，走投无路才投降。"因此就杀了伏念。行俭感叹说："王浑、王濬争夺功劳，是古今引以为耻的事。只恐怕杀死投降的人，将来没有人再敢投降了。"因此就借口生病不出家门。

18 二十二日，新罗王法敏死亡，派遣使者立他的儿子政明为新罗王。

19 十一月初八，把前太子李贤迁徙到巴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三

唐纪十九　起玄黓敦牂，尽柔兆阏茂，凡五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1]

1 春，二月，作万泉宫于蓝田。

2 癸未，改元，赦天下。

3 戊午[2]，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上欲令开府置官属，问吏部郎中王方庆，对曰："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上曰："自我作古[3]，可乎？"对曰："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方庆，裒之曾孙也[4]。名绿，以字行。

4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5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6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7 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勮、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15],愿以为托。"是时勮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沈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16]。"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勮、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如程务挺、张虔勗、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多为名将。

行俭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赐马及鞍,

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俭使人召还，谓曰："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马脑盘，广二尺余，以示将士，军吏王休烈捧盘升阶，跌而碎之，惶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至于是！"不复有追惜之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杂畜称是[7]，并分给亲故及偏裨，数日而尽。

8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8]，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9]，不得用而归。

【注释】

①永淳元年：这一年二月，以皇孙李重照出生改元"永淳"。

②戊午：永淳元年二月无此日。据《新纪》"戊午"当为三月之日，即二十五日。

③自我作古：不沿袭旧例，由自己创始。

④裒：胡三省注："方庆，梁王褒之曾孙，江陵陷，褒徙入关，遂为咸阳人。裒，当作褒。"王褒，临沂（今属山东）人，字子渊。举秀才。仕梁，初为秘书郎，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后随梁元帝降西魏，至长安，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入周，为内史中大夫、小司空。出为宜州刺史，卒于官。

⑤弱息:幼弱的儿子。息,子女。

⑥令终:尽天年,得善终。令,善,美好。

⑦称(chèn 趁):相当,符合。 是:此,这。

⑧热海:胡三省注:"碎叶城东有热海,地寒不冻。"即今吉尔吉斯境内的伊克塞湖。

⑨废后近属:被废黜的高宗王皇后的近亲,王方翼为王皇后的侄孙。

【译文】

唐纪十九 起壬午(公元682年),止丙戌(公元686年),共五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年)

1 春,二月,在蓝田县建筑万泉宫。

2 十九日,改年号为永淳,大赦天下。

3 三月二十五日,立皇孙李重照为皇太孙。皇帝要下令为皇太孙开建府署设置官属,询问吏部郎中王方庆意见,王方庆回答说:"晋和齐都曾经立过太孙,那时太子官属就是太孙的官属,从没听说太子在东宫,而再立太孙的事情。"皇帝说:"我不拘古礼自己首创,可以吧?"回答说:"三代的礼节不相承袭,为什么不可以!"就上奏设置师傅等官职。没多久皇帝怀疑这样做不合礼法,最后还是没有补授这些官职。方庆是王褒的曾孙。名叫琳,以字通行于世。

4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领十姓部众反叛。

5 夏,四月初一,日食。

6 皇帝因为关中发生饥荒,米价一斗值三百钱,而准备到东都;初三,从京师出发,留下太子监守国家,派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当时因为皇帝的出行十分突然,随同出行的侍从中有饿死在半路上的。皇帝考虑到路上有很多草莽窃贼,就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检察清理车驾前后地方的治安。元忠接受诏令,就检察赤县的监

狱，找到一个盗贼，神情风采、讲话言辞与一般人不同：就下令解除这个盗贼的刑械。让他穿上冠带衣饰，乘坐驿车跟随，与他一同吃饭睡眠，拜托他整治盗贼，那人微笑应允。一直到东都，这支以万数人马的队伍，没有遗失一文钱。

7 初八，任命礼部尚书闻喜人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个总管，分路讨伐西突厥。军队还没出发，行俭去世。

行俭有知人的识见，刚做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勮、咸阳尉栾城苏味道，都还不是知名人士，行俭一见他们，就说："您们两位将来会相继掌管人才的铨叙考核，我有弱子，希望托付给您们照顾。"那时王勮弟弟王勃和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等人，都因为文章而有很大的名声，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器重他们，以为他们将来一定会显赫腾达。行俭说："士人要想显赫腾达，一定要先有器度识见，然后才是才华文采。王勃等人虽然有文章才华，可是轻浮急躁，浅薄贫乏，哪里是享受爵禄的器质！杨炯稍微深沉安详，官职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他的能得到善终就很幸运了。"没多久王勃渡海时落水死，杨炯死在盈川县令任内，照邻生了恶病一直不好，投水自杀，宾王因为谋反被诛，王勮和苏味道都做到典选的官，如同行俭所预料一样。行俭做将帅时，所引用的偏裨将领如程务挺、张虔勗、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等人，后来大多成为名将。

行俭曾经命令随从取来犀角、麝香，却被遗失掉。皇帝敕命赏赐给他的马匹和马鞍，礼部令史骑上去就纵马驰骋，马仆倒，马鞍也破坏了。[illegible]

摔破的,何至于到这样呢!"不再有惋惜的脸色。皇帝下令把都支军人的资产黄金宝器等三千多件,和同样数目的各种牲畜赐给他,他都分送给亲戚故友和偏将裨将们,没几天就全部送光了。

8阿史那车薄包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带兵援救,在伊丽水打败敌人,斩杀一千多个首级。不久三姓咽面部众和车薄合兵抗拒方翼,方翼在热海和他们交战,流矢射穿了方翼的臂膀,方翼拿佩刀斩断箭矢,左右的人都不知道。他所率领的胡兵打算捉住方翼以响应车薄,方翼知道后,召他们都来参加会议,表面拿出军中物资赐给他们,按次序把他们引出去斩掉,正好遇到大风,方翼振金击鼓,干扰他们的听觉,杀了七十几个人,这些人的部下都没有人知道。接着就分别派遣裨将袭击车薄、咽面,大败敌众,擒获了敌酋长三百人,西突厥于是平定。阎怀旦因此竟不用率军出发。方翼不久升迁任夏州都督,被征召入朝,讨论边境事务。皇帝看到方翼衣服上有血迹,就问他原因,方翼把在热海苦战的情况详细地作了回答,皇帝察看他的疮伤后很感叹;但由于他是已废黜皇后的亲属,不能被重用而回到夏州。

9乙酉,车驾至东都。

10丁亥,以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1]。上欲用待举等,谓韦知温曰[2]:"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长倩,文本之兄子也[3]。

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

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曰：'慎简乃僚④。'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⑤。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阘阿私之弊乎！愿略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11 五月⑥，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12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⑦："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⑧。

13 上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扰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弄威福，亏损皇明。"上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良嗣，世长之子也⑨。

14 黔州都督谢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祐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为秽器[10],题云谢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15 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上闻之,遣使者慰劳元超,仍召赴东都。

16 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17 冬,十月,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11],死久矣,何以绐我[12]!"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19 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注释】

①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平章是商量处理的意思。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名义上的宰相,其余以他官分担宰相之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至高宗时始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称,意为与中书门下的长官共同商处国事,简称

同平章事。

②韦知温：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韦”，诸本作“崔”。

③文本：即唐太宗的大臣岑文本（公元595～645年）字景仁，棘阳（今河南新野）人。初为萧铣中书侍郎。入唐，署荆州别驾。贞观中，累官至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太宗用兵辽东，凡所筹度，一皆委之。后随太宗进军幽州，患暴疾卒。

④故周穆王二句：见《尚书·冏命》。

⑤用刀笔三句：刀笔，旧时公牍称为“刀笔”。簿书，官署中的文书簿册。权衡，古代称量轻重的器具。

⑥五月：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五月”下有“丙午”二字。

⑦里行：官名。资历还没有到，暂时在监察御史里行走。

⑧凤鸣朝阳：《诗·大雅·卷阿》：“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后因以凤鸣朝阳喻贤才逢时而起。

⑨世长：即唐初大臣苏世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初仕隋，累官都水少监。后王世充署为太子太保。洛阳平，降唐。高祖擢为谏议大夫，咨重其言。贞观初使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受赂还。后出为巴州刺史卒。

⑩稯器：便溺器。

⑪吾闻句：胡三省注：“仁贵以大非川之败除名，起为鸡林道总管，复坐事贬象州。”

⑫绐（dài 代）：欺骗。

【译文】

9 二十二日，皇帝一行到达东都。

10 二十四日，任命黄门侍郎颍川人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人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人魏玄同等同为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皇帝要任用待举等人时，对韦知温说：“待举等人资格能力还浅，暂且让他们参预处置政事，不可以和您们诸位名位相等。”从此以后，外司官署四品以下参知政事的，开始以平章事为名称。长倩是岑文本哥哥的儿子。

先前，玄同为吏部侍郎时，上书谈到铨次选拔人才弊病，认为：

"人君的本务,当是委任人才而责求他们成就事功,如果所委任的人得当,那么所用的官吏自然就精干。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大仆正时说:'小心选择你的僚属。'这是要求各有司官吏寻找小吏为僚属,而天子任命地位较高的官吏。到了汉代,得到的人才都是从州县之中补充,由太仆、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五府辟除征召,然后推荐给朝廷任用,从魏、晋以来,才专门委托给选部去做。天下这么大,士人这么众多,把选拔人才委托给几个人,通过公牍来衡量才能高下,翻阅簿书以审察品行好坏,纵使能和权衡一样公平,和水镜一样明亮清楚,仍然会力量有所不足,观察有所局限,何况所委托的人不合适,而有昏愚不明、阿谀徇私的弊病呢!希望能稍微仿照一下周、汉的规章,以弥补魏、晋的缺失。"疏文上奏皇帝。不被采纳。

11 五月,东都下雨不止。二十三日,洛水满溢,淹没民房一千多家。关中先遭水灾,后发生旱、蝗灾,接着又有瘟疫流行,一斗米值四百钱,两京之间饿死病死的尸体在道路上随处可见,还有以人肉充饥的。

12 皇帝在泰山封禅后,还打算遍封五岳。秋,七月,在嵩山南面建造奉天宫。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劝谏说:"陛下在泰山封禅,告诉神祇天下太平无事,招来很多祥瑞,可以和三皇、五帝比量兴隆了。这几年来,豆类谷粟都不成熟,饿死的人很多,四方夷狄交相侵逼,连年出兵;陛下应该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以求消除灾殃罪谴,如果更加大肆建筑宫室,使百姓的劳役没有休止,天下百姓没有不失望的。臣忝为朝廷的耳目,私下很为这件事担忧!"皇帝虽不采纳他的建议,但也很宽容他。从褚遂良、韩瑗死后,将近有二十年,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忌讳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人敢违背皇帝心意而正直强谏;到善感开始谏劝皇帝时,天下都很高兴,称之为"凤鸣朝阳"。

13 皇帝派遣宦官顺着长江移徙奇异的竹子,打算种在宫苑中。

宦官征发舟楫以便装载竹子，所到的地方都大肆暴虐；经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把宦官囚禁起来，上疏痛切地进谏，认为："为了得到远方的奇异物品，而烦扰沿路百姓，恐怕不是圣君爱护百姓的心意。而且主事的小人窃弄权柄作威作福，亏损了皇上的圣哲英明。"皇帝对天后说："我对官吏约束不严明，果然如良嗣所责怪。"就亲自写下诏令安慰晓示良嗣，要良嗣把竹子抛到江里。良嗣是苏世长的儿子。

14 黔州都督谢祐迎合天后心意，逼令零陵王李明自杀，皇帝非常惋惜，黔府的官吏僚属都因此牵连而被免官。谢祐后来睡在平阁里，和婢妾十几个人在一起，夜晚失去了头颅。天后垂拱年间，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黎国公李杰被天后所杀，有司抄没他家产时，找到了谢祐的头颅，被涂漆制成便溺的器具，上面题有谢祐的姓名，才知道是李明的儿子指派刺客去割取的。

15 太子留守京师，常常游玩畋猎。薛元超上疏规谏劝导；皇帝听到了，派遣使者慰劳元超，因而召他前往东都。

16 吐蕃将论钦陵侵扰柘、松、翼等州。下诏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调动秦、渭等州的军队，分路抵御。

17 冬，十月初七，任命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 这年，突厥剩余党徒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人招集逃亡离散的部众，据守黑沙城反叛，侵入并州和单于府的北境，杀死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率兵在云州进攻元珍，敌人问唐大将是谁，回答说："是薛仁贵。"敌人说："我听说仁贵流放象州，死去很久了，怎么以此来骗我！"仁贵脱下盔甲，把面貌让他们看清楚，敌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下马罗列而拜，随即带兵离去。仁贵趁机奋勇进击，大败突厥兵，斩杀一万多个首级，捕获敌人二万多人。

19 吐蕃侵扰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在白水涧率兵攻击，交战八次都获得胜利，皇帝任命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

略副使,皇帝说:"你有文、武两方面的才能,不要推辞!"

弘道元年[1]

1 春,正月,甲午朔[2],上行幸奉天宫。

2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崔王元轨击却之。乙亥,复寇妫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执司马张行师,杀之。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

3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3],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

4 癸丑,守中书令崔知温薨。

5 夏,四月,己未,车驾还东都。

6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4],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绐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远近赴之。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

7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还。

8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

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乃止。

9 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击走之。

10 秋，七月，己丑，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

11 庚辰[5]，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

12 甲辰，徙相王轮为豫王，更名旦。

13 中书令兼太子在左庶子薛元超病瘠，乞骸骨，许之。

14 八月，己丑[6]，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东都。

15 癸亥，车驾幸奉天宫。

16 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7]，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17 戊戌，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

阿史那骨笃禄等。

18 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⑧]。

19 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百官见于天津桥南。

20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21 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22 壬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孤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罢政事。

【注释】

①弘道元年：这一年十二月始改年号为弘道。

②甲午朔：此年正月己丑为朔日，甲午为初六。《新纪》无“朔”字，是。本书沿《旧纪》而误。

③乞骸骨：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退休，常称乞骸、乞骸骨。意思是使骸骨得归葬其故乡。

④步落稽：古族名。又称山胡、稽胡。源于南匈奴。南北朝时，居今山西、陕西北部山谷间。从事农业，与汉人杂处。隋唐以来，渐与汉族相融合。

⑤庚辰：弘道元年七月无此日，当有误。严衍《通鉴补》改为“壬辰”，即七月初七。

⑥己丑：弘道元年八月无此日。据《新纪》，乃“乙丑”，即初十。

⑦侍医：殿中省尚药局有侍御医四人，从六品上。

⑧同东宫平章事：严衍《通鉴补》改作“于东宫同平章事”，于义为长。

【译文】

弘道元年（癸未，公元683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前往奉天宫。

2 二月十二日，突厥侵扰定州，被刺史霍王李元轨击退。十七日，又侵扰妫州。三月初二，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包围了单于都护府，捉住司马张行师，并将他杀了。皇帝派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率兵分路援救。

3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为改葬父母，要他的舅舅家把旧坟迁走；皇帝听到后，很生气地说：“义琰凭借权势，竟然欺凌舅舅家，不可让他再掌理政事！”义琰听到之后，内心感到不安，就以脚病为借口，要求告老返乡，十二日，任命李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让他退休。

4 二十五日，署理中书令崔知温去世。

5 夏，四月初二，皇帝回到东都。

6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把铜佛埋在地里，过了很久，上面长满杂草，就哄乡人说：“我在这里多次看见佛光。”选择日子纠集众人挖掘地面，果然挖到铜佛，趁机说道：“能够看到圣佛的人，所有病痛

都会痊愈。”结果远近的人都前来礼佛。铁余用各种颜色的囊袋盛着铜佛，有好几十层，如果得到优厚的施舍，就拿一囊给施舍的信徒，几年的时间里，归附信仰的人很多，就策划作乱。占据了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各种官吏，进攻绥德、大斌两县，杀死官吏，焚烧百姓住屋。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和夏州都督王方翼前往讨伐，二十七日，攻下城平县县城，擒获了铁余，剩下的叛党都平定了。

7 五月初三，皇帝前往芳桂宫，到达合璧宫时，遇到大雨只好返回。

8 十八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侵扰蔚州，杀死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率兵在朝那山北面进行拦击，战败，被敌人捉住。朝廷上商议要废除丰州，把百姓迁移到灵州、夏州。丰州司马唐休璟向皇帝进言，认为：“丰州倚仗黄河为险阻，形势坚固，位于敌方冲要地带，从秦、汉以来，都把它列为郡县；土地适合耕种放牧。隋朝末年发生丧亡战乱，把百姓迁徙到宁、庆两州，以致于胡虏深入侵扰，把灵州、夏州当成边境；贞观末年，招募百姓以充实人口，西北才安定。现在废掉丰州的话，那么滨临黄河的土地将再度被贼人所占有，灵、夏等州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这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朝廷才停止废弃丰州的计划。

9 六月，突厥的另一部族侵扰抢掠岚州，偏将杨玄基把他们击退。

10 秋，七月初四，封皇孙李重福为唐昌王。

11 初七，下诏令今年十月要在嵩山举行祭祀；不久因为皇帝患病改在明年正月举行。

12 十九日，把相王李轮迁调为豫王，改名为李旦。

13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有瘖哑说不出话的毛病，因此乞求告老返乡，皇帝允许了。

14 八月初十，由于将要在嵩山封禅，召太子前往东都；让唐昌王

李重福留守京师，任命刘仁轨为副手辅助唐昌王。冬，十月二十六日，太子到达东都。

15 初十，皇帝前往奉天宫。

16 十一月初三，下诏令废止明年在嵩山举行封禅，因为皇帝病得很厉害。皇帝被头部昏沉沉所困扰，看不见东西，召来侍医秦鸣鹤诊疗，鸣鹤请求把头部刺破放血，就可以痊愈。天后在帘幕里，不希望皇帝病好，就生气地说："说这话的人可杀，居然要在皇帝头上刺出血！"鸣鹤叩头请求饶命。皇帝说："只管刺刺看，未必就不好啊。"鸣鹤就刺百会、脑户两穴。皇帝说："我的眼睛好像可以看清楚了。"天后举起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天赐的洪福啊！"天后亲自背负彩帛一百匹，以赐给秦鸣鹤。

17 十五日，任命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前往招抚讨伐阿史那骨笃禄等人。

18 下诏令由太子主持国家政事，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都为同东宫平章事。

19 皇帝自从在奉天宫染病沉重后，宰相都不能见面。二十四日，返回东都，在天津桥南面接见百官。

20 十二月初四，改年号为弘道，大赦天下。皇帝想要到则天门楼宣布赦免令，感到呼吸困难而无法乘坐马车，就召百姓进入宫殿前加以宣布。当天晚上，召裴炎入宫，接受遗诏以辅佐政事，皇帝就在贞观殿去世了。遗命要太子在皇帝灵柩前即皇帝位，有关军事、政治大事有不能决定的，可以让天后一起处理。废除万泉、桂芳、奉天等宫。

初七，裴炎上奏，以为太子还没有即帝位，不适合宣布敕令，有重要和须快速处理的事情，希望把天后的命令在中书、门下宣布施行。十一日，中宗即帝位，尊称天后为皇太后，一切政事都由皇太后决定。太后认为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人，地位尊崇，德高望重，担心他们发生反叛，就都加封三公等官衔，以抚慰他们。

21 二十一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二十五日，任命刘景先为侍中。

按旧制，宰相在门下省计议政事，称之为政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徵任太子太师时，都在门下省掌理政事。后来裴炎升任中书令，才把政事堂迁到中书省。

22 二十九日，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孤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头前往并、益、荆、扬四个大都督府，和各大都督府长官共同执掌镇守事务。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被任命为国子祭酒，罢除他的宰相职权。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1]

1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

2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

3 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勒兵入宫[2]，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

罪！”乃幽于别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3]，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4]，一人言：“易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5]。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5 壬子[6]，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

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流韦玄贞于钦州。

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7]，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戒[8]。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阴不言[9]，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10]。况公先朝旧德[11]，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6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神勣，行恭之子也[12]。

7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

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13]。

8 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祎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三月，丁亥，徙杞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素节为葛王。

10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勣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

【注释】

①光宅元年：这一年九月始改年号为光宅。

②羽林将军：胡三省注："贞观中，置北衙七营兵，选才力骁勇者充，龙朔二年曰左、右羽林军，置大将军各一员，将军各二员，品同诸卫，统领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厢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取府兵、越骑、步射，以为羽林军士，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

③睿宗：即李旦。睿宗是他的庙号。

④飞骑：唐代皇帝的侍卫军士。贞观十二年置左、右屯营飞骑，由诸卫将军率领。 坊曲：小街曲巷。

⑤北门：即玄武门，为唐代羽林禁卫军的驻地。

⑥壬子：光宅元年二月无此日，当有误。

⑦萧何(?～前193年)：西汉初政治家。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佐刘邦起义。刘邦封汉王，任他为丞相。楚汉战争中，荐韩信为大将，并留守关中，输送军需士卒，为汉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⑧吕后(前241～前180年)：汉高祖皇后。名雉，字娥姁。西汉初曾助高祖灭诸异姓王。其子惠帝继位，她掌握实权。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分封诸吕为王侯，控制南北军，以审食其为左丞相，掌握实权。她死后，其兄子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等企图举兵反叛，为汉宗室刘章所杀。

⑨谅阁：皇帝居丧。

⑩龟镜：龟可卜吉凶，镜能别美恶，故用来喻借鉴、鉴戒。

⑪旧德：有德望的故老。

⑫行恭：即唐朝将领丘行恭。洛阳（今属河南）人。有勇，善骑射。贞观中讨高昌有功进右武侯将军。高帝立，迁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所守严烈，僚吏畏之。

⑬慘紫：胡三省注："紫色之浅者为慘紫。"

【译文】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甲申，公元684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嗣圣，大赦天下。

2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把皇后父亲韦玄贞从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

3 初十，任命左散骑常侍杜陵人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中宗要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又要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裴炎再三诤谏，中宗生气地说："我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可以！我还吝惜侍中这一个职位吗！"裴炎害怕，告诉太后，暗中图谋废掉中宗另立皇帝。二月初六，太后在乾元殿招集百官，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率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把中宗废为庐陵王，扶持着走下宫殿。中宗说："我犯下什么罪？"太后说："你要把天下给韦玄贞，怎么会没罪！"就把中宗幽禁在别宫里。

初七，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一切政事由太后决定，把睿宗安置在别宫里，不能参予政事。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皇后是刘德威的孙女。

有飞骑十几个人在小街曲巷里喝酒，其中有一人说："早知道没有勋爵封赏不如去事奉庐陵王。"有一个人离席，到羽林将军那里去密告，在座几位飞骑还没散离，全部被捕获，关在羽林军监狱里。说话的那个飞骑被判斩首，剩下的以知道谋反不告的罪名，被

判绞刑;密告的人被任命为五品官。告密的事端从此兴起。

5壬子日,封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他是睿宗的大儿子。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文明。

初八,把皇太孙李重照废为庶人,命令刘仁轨专门掌理西京留守的事。把韦玄贞流放到钦州。

太后给刘仁轨的信中说:"以前汉朝把关中的事委托给萧何,现在把西京事托付你,和汉朝委托萧何一样。"仁轨上疏,以体衰年老,不能胜任居守为由而推辞,顺便陈述吕后祸害败坏朝政的事情,以表示对太后的规谏劝戒。太后派遣秘书监武承嗣,带着印玺书信,慰问晓谕刘仁轨说:"现在因为皇帝在居丧,不能掌理政事,所以由我这眇微之身暂且代理政事;烦劳您这么远仍加以劝戒,又以衰老多病推辞职事。您又说'吕氏被后人所嗤笑,吕禄、吕产留下祸害给汉朝,'所引的事例寓义确实很深刻,使我惭愧、快慰齐集心头。您忠诚坚贞的节操,自始至终都不改变,坚强正直的作风,也是古往今来少有能相比的。我初次听到您的话,心里怎能不感到迷惘?但静静地一想,您这些话是可以作为鉴诫的。何况您是先朝留下的有德望的老人,远近的人士都共同瞻仰着您,希望你能用匡正补救朝廷缺失为心怀,而不要用年老为托辞请求告退。"

6初九,太后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察前太子李贤住宅,以防备外患,其实是暗示丘神勣把故太子李贤杀掉。神勣是丘行恭的儿子。

7十二日,太后驾御武成殿,皇帝率领王公以下大臣,呈上尊崇的名号。十五日,太后在殿前平台上召见群臣,派遣礼部尚书武承嗣以册书封继任皇帝。从此太后常常驾临紫宸殿,垂下浅紫色的帘幕,以处理朝政。

8二十五日,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祎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9三月初五,把杞王李上金迁调为申王,鄱阳王李素节迁调为葛

王。

10 丘神勣到了巴州，把前太子李贤幽禁在别室里，逼令他自杀。太子自杀后，太后就把罪归到神勣身上，十六日，在显福门举办丧事，把神勣贬为叠州刺史。十七日，追封故太子李贤为雍王。神勣不久再入朝，官位仍是左金吾将军。

11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婴薨。

12 辛酉，徙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素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

13 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濮王宅[1]。

14 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

15 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叡为昆仑所杀[2]。元叡阘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3]，杀元叡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17 温州大水[4]，流四千余家。

18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朔州。

19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5]，庙号高宗。

20 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6]，每

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孙也⑦。

21 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22 栝州大水⑧，流二千余家。

23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⑨，其余省、寺、监、率之名⑩，悉以义类改之。

24 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注释】

①故濮王宅：即贞观末濮王泰迁均州所居故宅。

②昆仑：古地区名。唐代前后，泛称中南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为昆仑。此地区居民亦称"昆仑"。严衍《通鉴补》于"昆仑"下补"商胡"二字。

③有昆仑句：严衍《通鉴补》于"昆仑"下补"商"字。 听事：厅堂。指官府治事之所。

④温州：州名。唐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置，治所在永嘉县(今浙江温州)。

⑤天皇大帝：唐高宗李治的尊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的略称。

⑥高宗句：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疾”下有“百司奏事”四字。

⑦子琮：即北齐大臣冯子琮。长乐（今山东高青东南）人。初为军府法曹，摄库部。累官吏部尚书、左仆射。

⑧括（guā 刮）州：州名。通作“括州”。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以处州改名，治所在括苍县（今浙江丽水东南）。大业初改为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名括州。

⑨御史台二句：胡三省注：“左台专知京师百官及监诸军旅并承诏出使，右台专知诸州按察。”

⑩其余句：胡三省注：“秘书、殿中二省，九卿寺，少府、将作、国子、军器等监，东宫十率。”

【译文】

11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李元婴去世。

12 初十，把毕王李上金迁徙为泽王，拜为苏州刺史；葛王李素节迁调为许王，拜为绛州刺史。

13 二十二日，把庐陵王迁到房州；二十六日，又迁到均州以前濮王的住宅。

14 五月十五日，高宗的灵车西回长安。

15 闰五月，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秋，七月初九，广州都督路元叡被昆仑商人所杀，元叡昏庸、懦弱，幕僚官属恣肆蛮横。有商船到时，僚属们侵扰搜刮不止，经商的胡人向元叡报告，元叡叫人取来枷锁，要把胡商关押起来治罪，胡商们很愤怒，有个昆仑商人袖中藏剑，直上厅堂，把元叡和左右十几个人杀死后离去，没有人敢靠近他，然后上船入海，元叡部下追捕已来不及。

17 温州发生大水灾，洪水冲走四千多家。

18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侵扰朔州。

19 八月十一日，把天皇大帝埋葬在乾陵，庙号为高宗。

20 起初,尚书左丞冯元常被高宗所委任,高宗晚年多病,常常说:"朕身体不好,可与元常商议处理,再向朕报告。"元常曾经私下奏言:"中宫武后威势权力太重,应该稍微贬抑减损。"高宗虽然没有采用他的话,但觉得他的说法很对。后来太后掌权,四方争先恐后地称道符应祥瑞的事情:嵩阳令樊文呈献祥瑞的石头,太后命令在朝廷听政大堂里向百官展示,元常上奏说:"看样子像是在谄媚欺诈,不可以欺惘天下人。"太后听了不高兴,把元常外放为陇州刺史。元常是冯子琮的曾孙。

21 二十七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贬为礼部尚书。

22 栝州发生大水灾,冲走二千多家。

23 九月初六,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宅。旗帜都改为金色。八品以下的官员,以前穿青色的,都改穿深青色,改东都为神都,宫殿的名称为太初。又把尚书省改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六部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改为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侍中改为纳言,中书令改为内史;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他省、寺、监、率的名称,都按照相似的意义和种类加以更改。

24 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

25 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1],立武氏七庙[2],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3],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为太师、魏定

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4]。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5]。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钱坊，驱囚徒、工匠授以甲[6]。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7]，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8]，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9]，秽乱春宫[10]。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翠翟[11]，陷吾君于聚麀[12]。"又曰："杀姊屠兄[13]，弑君鸩母[14]，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15]，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

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16]!"

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给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

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17],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18],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三十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之副,以讨李敬业。

【注释】

①追王(wàng 旺):追封为王。

②七庙:古代帝王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

③至公:极公正,最大的公正。

④正伦:即唐代大臣杜正伦(? ~公元659年)。鄴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人。隋仁寿中任羽骑尉。入唐,直秦王府文学馆。贞观初,擢兵部员外郎,累迁中书侍郎,以能谏诤为太宗赞许。后为太子左庶子。高宗朝官至中书令。被诬为有异谋,贬为横州刺史而卒。

⑤匡复:挽救将亡之国,使转危为安。

⑥驱囚徒句: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工匠"下有"数百"二字。

⑦记室:官名。东汉置,掌章表书记文檄。后代因之,或称记室督、记室参军等。元后废。

⑧昔充句:指武则天曾充当太宗的才人。古代统治者以婢妾充实后宫,称为充下陈。

⑨晚节：晚年。

⑩秽乱春宫：指与太子私通。 秽乱，淫乱。 春宫，即东宫，太子宫。

⑪元后：帝王的嫡妻。 翬翟(huīdí 辉狄)：胡三省注："后服也。"

⑫聚麀(yōu 幽)：麀，雌鹿。谓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之伦，故有两代雄鹿共一麀之事。因以聚麀指两代人之间的乱伦行为。

⑬杀姊屠兄：胡三省注："姊，谓韩国夫人；兄谓元爽、元庆。"

⑭杀君鸩母：此以高帝晏驾及太原王妃之死为后罪。

⑮爱子：指唐睿宗李旦。

⑯不偶：生不逢时，不得志。

⑰诏以句：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诏"上有"行举拒却之"五字。

⑱甲申：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均列为十月事，即十月初六。原文漏"十月"二字。

【译文】

25 武承嗣请求太后追封祖先为王，以天子的规格立武氏先祖七庙，太后同意了。裴炎劝谏说："太后以天下母治理天下，应当向百姓昭示最大的公心，不可偏私袒护自己的亲属。难道没看见汉朝吕氏的败亡吗？"太后说："吕后把大权委托给活着的人，所以才导致败亡。现在我只是追尊死亡的人，有什么妨害呢？"裴炎回答说："凡事应当从细微处加以防止，不使坏苗头发展，不可让它长大！"太后不接受。二十一日，追尊太后五代先祖克己为鲁靖公，五代祖母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父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亲士彠为太师、魏定王；高祖以下的女性祖先都封为妃。裴炎从此得罪太后。太后又在文水县建造五代先祖的祠堂。

当时武氏专权用事，唐宗室人人感到危险，大家心里都很愤怒哀伤。正好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和弟弟盩厔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都因犯了案，敬业贬为柳州

司马,敬猷免除官位,之奇贬为栝苍令,宾王贬为临海丞,求仁贬为黟县令。求仁是杜正伦的侄子。盩厔尉魏思温曾经做到御史,后被贬黜。他们都在扬州会聚,每个人都为了失去职位而心怀不满,因此策划反叛,以匡复庐陵王的帝位作为借口。

思温为他们计划的主持人,指使他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要求朝廷派仲璋作为使臣到江都,再指使雍州人韦超造访仲璋报告有紧急事件,说"扬州长史陈敬之计划反叛"。仲璋把敬之囚禁在监狱里。几天后,敬业乘着传车到达,冒充说扬州司马前来赴任,说"接到秘密圣旨,因为高州酋长冯子猷阴谋反叛,要调动军队讨伐"。于是打开官府仓库,命令十曹参军李宗臣前往铸钱的工坊里,驱使坊里的囚徒、工匠反叛,授给他们甲衣。在监狱里把敬之斩杀;录事参军孙处行抗拒,也把他斩了示众,僚属官吏便没有人敢反抗了。动员了一州的军队,重又称年号为嗣圣元年。开设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的上将,统领扬州大都督。任命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十日之间就得到十几万能披甲作战的士兵。

传檄给州、县,大略说:"非法垂帘听政的武则天这个人,本性并不温和恭顺,出身也实在贫寒低微。以前充当过太宗的婢妾,曾经靠替先帝更衣的机会而入侍先帝。到了太宗晚年,与太子私通。暗中隐藏当过太宗才人的秘密,图谋高宗后宫的宠爱;窃据了皇后的冠服,使国君处于乱伦非礼的境地。"又说:"杀死兄姊、害死国君、毒死母亲,所作所为是人神所共同痛恨的,也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又说:"怀抱为祸天下的心思,暗中窥伺帝位。把国君宠爱的儿子,幽禁在别宫里;而对自己的宗族盟党,却把重要的职位委任给他们。"又说:"高宗坟墓的黄土还没干,年少的国君又在那里!"又说:"请看当今疆域之中,到底是哪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就问道:"谁写的?"有人回答说:"是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

错。此人有这么好的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落不得志呢！”

敬业找到一个容貌像故太子李贤的人，骗众人说：“李贤并没有死，他逃亡在这城中，命令我们起兵。”因此拥戴他以作为号令。

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属的三县响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自据守县城不归附，敬业派遣将军尉迟昭攻打盱眙。天后下诏任命行举为游击将军，以行举的弟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十月初六，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领三十万士兵，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总管，以讨伐李敬业。

26 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1]，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刘祎之、韦思谦皆无言；内史裴炎独固争，太后愈不悦。三思，元庆之子也。

及李敬业举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詧闻之，上言：“炎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骞味道、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收炎下狱。炎被收，辞气不屈。或劝炎逊辞以免，炎曰：“宰相下狱，安有全理！”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2]。刘景先及凤阁侍郎义阳胡元范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对曰：“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

知卿等不反。"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听。俄并景先、元范下狱。丁亥[3],以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27 魏思温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4],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使唐之奇守江都,将兵渡江攻润州。思温谓杜求仁曰:"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

壬辰[5],敬业陷润州,执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业之叔父也,知敬业之谋,先遣使间道上变,为敬业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请斩以徇,敬业不许,谓思文曰:"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降,敬业将斩之,思温救之,得免,与思文皆囚于狱。刘延嗣,审礼从父弟也。曲阿令河间尹元贞引兵救润州,战败,为敬业所擒,临以白刃,不屈而死。

28 丙申[6],斩裴炎于都亭。炎将死,顾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无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窜,不亦悲乎!"籍没其家,无甑石之储[7]。刘景先贬普州刺史[8],胡元范流琼州而死。裴炎弟子太仆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请见言事。太后

召见，诘之曰："汝伯父谋反，尚何言？"伾先曰："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命引出，伾先反顾曰："今用臣言，犹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长流瀼州[9]。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注释】

①武承嗣句：胡三省注："二王皆高祖子。"

②凤阁舍人：官名。即中书舍人。唐代掌管诏令、侍从、宣旨和接纳上奏文表等事。

③丁亥：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纪》，此乃十月之日，即十月初九。

④润：州名。隋开皇中置，大业中废。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复置，治所在丹徒县（今江苏镇江）。

⑤壬辰：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纪》，壬辰为十月之日，即十月十四日。

⑥丙申：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杀裴炎在十月。丙申为十月十八日。

⑦甔（dān 担）石：甔为口小腹大的瓦器，容量一石。这里用来形容数量相当少。

⑧刘景先句: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史"下有"又贬辰州刺史"六字。

⑨濮(nǎng 曩)州:州名。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置,治所在临江县(今广西上思西南)。

【译文】

26 武承嗣和他的堂弟右卫将军武三思认为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在李氏支属中辈分尊地位高,好几次劝太后假借事由把他们杀掉。太后和执政大臣商量,刘祎之、韦思谦都不说话;只有内史裴炎一人再三力争,太后对他更加不喜欢。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

后来李敬业起兵,由于薛仲璋是裴炎的外甥,裴炎要想表示国家闲暇无事,不急着讨论诛讨叛党的事。太后向裴炎问计谋,裴炎回答说:"皇帝的年岁已长大,却不亲理政事,所以那些反叛的小子们才能找到借口。如果太后把政事还给皇帝,那么不必讨伐自然就平定了。"监察御史蓝田人崔詧听到了,向前说道:"裴炎接受先帝的顾命和托付,大权掌握在手上,如果没有反叛的图谋,为什么请求太后把政事交出来?"太后命令左肃政大夫金城人骞味道、侍御史栎阳人鱼承晔审理此事,把裴炎收系监狱。裴炎被关押之后,讲话的声气仍然不屈服。有人劝裴炎讲话谦逊一点,以求免罪,裴炎说:"宰相关进监狱里,哪里有全活的道理。"

凤阁舍人李景谌作证裴炎必定反叛。刘景先和凤阁侍郎义阳人胡元范都说:"裴炎是社稷的老臣,对国家有功,全心事奉皇上,是天下人所知道的,臣敢证明他不会反叛。"太后说:"裴炎有反叛的先兆,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回答说:"如果裴炎反叛,那么我们也反叛了。"太后说:"朕知道裴炎反叛,也知道你们不反叛。"文武百官乘机作证裴炎不谋反的人很多,但太后都不听信。不久把景先、元范一起关到监狱里。十月初九,任命骞味道为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27 魏思温劝李敬业说："明公以匡复大唐天下为借口，应该率领部众击鼓前进，一直攻向洛阳，那么天下人知道您的心志是在为王室靖难，四方就都会响应了。"薛仲璋说："金陵有王者之气，而且有大江的天险，足以进行固守，不如先攻取常州、润州，作为定下霸业的基础，然后向北以图谋进攻中原，那么前进的话没有不利的，后退的话也有基地，这是很好的计策啊！"思温说："山东豪杰认为武氏专制，内心愤怒哀惋不能平静，听说您起事，都自己蒸好麦饭作为干粮，手举锄头作为兵器，以等待南军的到达。不利用这种形势以建立大功业，却藏蓄收缩起来，自己建造巢穴，远近豪杰百姓听到之后，还有谁不会自行解散呢？"敬业不接受，命唐之奇守住江都，带兵渡过长江攻打润州。思温对杜求仁说："从军事形势看，兵力聚合就强大，分散就衰弱，敬业不集中兵力渡过淮河，以收聚山东的部众直取洛阳，很快就会看到败亡了。"

十月十四日，敬业攻陷润州，擒获了刺史李思文，任命李宗臣代替他。思文是敬业的叔父，知道敬业反叛的计划，先派人从小路密告朝廷，被敬业所攻击，抵抗守御了很久，最后力量用尽而被攻陷。思温请求把李思文斩首示众，敬业不允许，对思文说："叔父和武氏结党，应该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投降，敬业要斩他，思温救了他，才免于被杀，和思文一起关在监狱里。刘延嗣是刘审礼的堂弟。曲阿令河间人尹元贞带兵援救润州，结果战败，被敬业所擒获，以白刃逼他，仍然不投降而被杀。

28 十月十八日，在洛阳都亭把裴炎斩首。裴炎将死时，对他的兄弟说："兄弟们的官位都是自己努力获得的，我裴炎没有尽一点力量，现在却因为我裴炎的关系而流窜外地，这不令人悲伤吗？"抄没裴炎的家，发现没有多少储积。刘景先贬为普州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裴炎的侄子太仆寺丞裴伷先，年龄十七岁，上密封的奏章求见太后以谈论事情。太后召见他，质问他说："你伯父图谋反叛，你还有什么话说？"伷先说："臣不过是为陛下筹划罢了，怎么敢

诉说冤情!陛下是李家的媳妇,先帝死后,一下子拥有朝政大权,就改换了先帝的继承子孙,疏远贬斥李家人,封赏尊崇武氏宗族。臣的伯父尽忠于社稷,反而诬告有罪,连子孙都要遭杀戮。像陛下这样作为,臣实在叹惜!陛下应该早点恢复先帝子孙圣明的帝位,安闲地住在深宫里,不管政事,那么武氏宗族还可获得保全;不然的话,天下一有变故发生,就不可再挽救了!"太后生气地说:"胡言乱语,小子居然敢说这样的话!"命令把伷先带出,伷先回头看着太后说:"现在就听臣的话,还不太迟。"像这样讲了三次。太后命令在朝廷厅堂上杖击伷先一百下,永远流放瀼州。

裴炎被关在监狱里,郎将姜嗣宗出使到长安,刘仁轨问他有关东都所发生的事情,嗣宗说:"嗣宗发觉裴炎和平常异样已经很久了。"仁轨说:"你是真的发觉了吗?"嗣宗说:"是的。"仁轨说:"仁轨有上太后的奏表,希望请您附带送回朝廷报告。"嗣宗说:"好。"第二天,带着仁轨的奏表回到洛阳,奏表说:"嗣宗知道裴炎谋反而不说。"太后看了之后,命令把嗣宗拉到殿外庭院,在都亭把他绞死了。

29 丁酉[1],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

30 李景谌罢为司宾少卿[2];以右史武康沈君谅、著作郎崔詧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31 徐敬业闻李孝逸将至,自润州回军拒之,屯高邮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3]。

李孝逸军至临淮[4],偏将雷仁智与敬业战不利,孝逸惧,按兵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谓孝逸曰[5]:"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

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孝逸乃引军而前。壬寅[6]，马敬臣击斩尉迟昭于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敬业。

韦超拥众据都梁山，诸将皆曰：“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杨曰[7]：“超虽据险，其众非多。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分，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击之，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魏元忠请先击徐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计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计也。”孝逸从之，引兵击超，超夜遁，进击敬猷，敬猷脱身走。

庚申，敬业勒兵阻溪拒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将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击之，兵败，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成三朗为敬业所擒，唐之奇绐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

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也!"遂斩之。

孝逸等诸军继至,战数不利。孝逸惧,欲引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陈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陈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纪。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8],扬、润、楚三州平。

陈岳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

敬业之起也,使敬猷将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弘文馆学士历阳高子贡帅乡里数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9]。

32 丁卯,郭待举罢为左庶子;以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方质,云起之孙也[10]。

33 十二月,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废后近属，征下狱，流崖州而死。

【注释】

①丁酉：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均为十月之日，即十月十九日。

②司宾少卿：即鸿胪寺少卿。胡三省注："是年改鸿胪为司宾。"

③都梁山：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

④临淮：胡三省注："临淮，泗州。"此时尚未置临淮县。

⑤殿中句：严衍《通鉴补》于"殿中"上补"监军"二字。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所采诸本亦补此二字。

⑥壬寅：光宅元年九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本纪，应为十月之日，即十月二十四日。

⑦支度使：唐制，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　薛克杨：严衍《通鉴补》为"薛克构"。

⑧神都：唐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定都洛阳，洛阳旧号东都，至此改称神都，即今河南洛阳。

⑨朝散大夫：散官名。隋置，唐至元沿袭。　成均助教：即国子助教，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以教授。武则天改国子监为成均监。

⑩云起：即隋、唐时官吏韦云起（？～公元626年）。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隋开皇时以明经举。累官治书御史，后左迁大理司直。入唐，以司农卿兼领西麟州刺史。后迁益州行台兵部尚书。玄武门之变后，以党于李建成之罪被杀。

【译文】

29 十月十九日，把李敬业已故祖、父的官爵，全部削除，并挖掘墓冢，砍斫棺木，恢复徐氏的本姓。

30 李景谌的原官被罢免，改为司宾少卿，任命右史武康人沈君谅、著作郎崔詧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31 徐敬业听说李孝逸即将到来，就从润州调回军队加以抗拒，

屯驻在高邮县的下阿溪;派徐敬猷进逼淮阴,另派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驻都梁山。

李孝逸军队到达临淮,偏将雷仁智和敬业交战,结果失利,孝逸很害怕,约束部众不敢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孝逸说:"天下安定或危殆,就在这一次行动。四方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现在突然听说有狂乱狡黠之徒反叛,大家都专心聆听,期待这些狂徒被杀的消息。现在您却让大军久留在此不前进,使得远近的臣民都感到失望,万一朝廷另派其他将领以替代您,那时您用什么借口,以逃避逗留阻挠大军前进的罪名呢!"孝逸只好带领军队前进。二十四日,马敬臣在都梁山发动攻击,把尉迟昭斩杀了。

十一月初四,任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伐徐敬业。

韦超带领部众据守都梁山,诸将都说:"韦超凭借险要而固守,我军士卒无法施展他们的勇武,骑士也无法表现他们的捷足,而且韦超部卒已经是没有退路的穷寇,一定会拼死作战,如果进攻的话,我方士卒会死伤很多,不如分派兵力守御,把大军径直开往江都,摧毁徐敬业的巢穴。"支度使薛克杨说:"韦超虽然据有险要,但他的部众并不多。现在多留下兵力的话,那么前方的军力势必分散,少留下兵力的话,韦超终究还是以后的祸患,所以不如先攻击韦超,按情势看,一定可以攻下,攻下都梁山之后,那么淮阴、高邮会闻风瓦解了!"魏元忠请求先攻击徐敬猷,诸将说:"不如先攻徐敬业,敬业一失败,那么敬猷不必作战就可擒获了。如果攻击敬猷,那么敬业会带兵援救,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了。"元忠说:"不对。贼人的精兵全部在下阿溪,他们像乌合之众前来,一次决战对他们有利,万一决战我们失利的话,大事就不好了!敬猷出身于赌博之徒,不懂行军作战,兵力单薄微弱,士卒的信心容易动摇,以我们的大军进攻,短时间就可攻下。那时敬业虽想援救,计算路程也赶不上了。我方先攻下敬猷,利用胜利的情势再前进,就是有韩信、白起也

不能抵挡我军的锋芒！现在不先攻取薄弱的一环，却仓卒地去攻打强大的一方，不是好计谋。”孝逸接受了魏元忠的意见，带兵攻击韦超，韦超乘夜逃走，再进攻敬猷，敬猷脱身逃掉。

十三日，敬业率领军队隔溪拒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在夜晚率领五千名士卒，乘坐小舟渡过溪流先发动攻击，结果被打败，孝祥战死，士卒被赶到溪里而溺死的超过半数。左豹韬卫果毅都尉渔阳人成三朗被敬业擒获，唐之奇骗众人说：“这个人是李孝逸！”正要将他斩首时，三朗大叫说：“我是果毅都尉成三朗，不是李将军。大批官军现在就要来到了，你们很快就会被消灭。我死之后，妻儿们都会享受荣耀，而你们死了，妻儿们却要被抄没，你们终究比不上我啊！”便被处斩了。

孝逸等人的军队接着来临，交战数次，都失利了。孝逸害怕，要率兵后退，魏元忠和行军管记刘知柔对孝逸说：“风是顺风，荻草也干了，这情况对火攻有利。”再三请求决一死战。敬业因为布置阵势已经很久，士卒大多疲倦，互相观望，所以阵形无法整顿好；孝逸进军攻击，乘着风势放火，敬业大败，被斩杀七千个首级，溺死在水里的数也数不清。敬业等人轻骑逃入江都，带领妻儿逃奔润州，准备入海投奔高丽；孝逸进军屯驻江都，分别派遣诸将追击。十八日，敬业到达海陵县边界，被风所阻，他的部将王那相把敬业、敬猷和骆宾王斩首前来投降。剩下的党羽唐之奇、魏思温都被捕杀，把他们首级传送到洛阳，扬、润、楚三州都平定了。

陈岳评论说：敬业如果能够采用魏思温的计策，大军直向河、洛进攻，专以匡复大唐天下为目标，那么纵使军事失败而被杀，忠义的精神也还存留。但他却妄想希求金陵的王者之气，以致变成真正的叛逆，不失败更待何时！

敬业起兵时，派敬猷率兵五千，沿着长江向西前进，攻略和州地方。前弘文馆学士历阳人高子贡率领乡里几百个壮丁抵抗，使得敬猷不能向西进军。高子贡因为这个功劳而被任命为朝散大夫、成

均助教。

32 二十日，把郭待举罢斥为左庶子；任命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方质是韦云起的孙子。

33 十二月，刘景先又被贬为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为岳州刺史。

起初，裴炎被关在监狱里，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秘密上奏表为裴炎申诉，因而忤逆了太后旨意。务挺一向与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有人便毁谤务挺说："务挺和裴炎、徐敬业通谋反叛。"二十六日，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在军中斩杀了务挺，抄没他的家人和财产。突厥听说务挺被杀，在各地都举行宴饮，彼此庆祝；又替务挺建立祠堂，每次出发作战，一定先在祠前祷告一番。

太后认为夏州都督王方翼和务挺职务相连，两人一向都很亲近友善，而且又是被废黜皇后王氏的亲属，所以召他回朝关进监狱里，把他流放到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

1 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2 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1]，拜司仆少卿[2]。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3 庚戌，以骞味道守内史。

4 戊辰，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薨。

5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3]，不须防守，有挺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6 乙巳，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并同凤阁鸾台三品[4]。

7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数寇边，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

8 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

9 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詧罢。

10 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5]。

11 辛酉，武承嗣罢。

12 辛未，颁《垂拱格》[6]。

13 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曰[7]："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14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忻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15 丙午[8]，以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象州。

16 己酉，以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9]。

17 壬戌，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18 壬申，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

19 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10]。待价，万石之兄也。

20 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

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21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22 诏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之议也。

23 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

24 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61]。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25 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62],以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比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择人,则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谚曰:'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衰逆乘衅[63],天下乱矣!"又曰:"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而信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灭亡,其为殷鉴,岂不大哉!"

26 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鄠人[64],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65],得幸于太

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其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10]，命绍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马。宦者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髡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注释】

①缘坐：胡三省注："缘坐者，缘亲党而坐罪也。"徐思文是徐敬业的叔父。

②司仆少卿：即太仆寺少卿。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太仆寺为司仆寺。

③登闻鼓：古代帝王悬鼓于朝堂外，臣下有谏议或冤情，许击鼓上闻，称为登闻鼓。肺石：古代于朝廷门外设赤色石头，形如肺。民有不平，可击石鸣冤。

④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 秋官尚书：即刑部尚书。 右肃政大夫：即右御史大夫。

⑤房州：州名。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以罗州改置，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移治房陵（在今湖北房县）。

⑥垂拱格：垂拱初所制定的法条格式。

⑦中书门下：严衍《通鉴补》改作"凤阁鸾台"。

⑧丙午：严衍《通鉴补》上补"五月"二字。

⑨冬官尚书：即工部尚书。

⑩天官尚书：即吏部尚书。

⑪吐蕃：严衍《通鉴补》改作"突厥"。

⑫麟台句：胡三省注："光宅改秘书省为麟台。正字，正九品下，掌刊正文字。" 射洪：县名，治所在今四川射洪县西北金华镇。

⑬祆（yāo 妖）：地面的反常变异现象。古人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祆。

⑭鄠(hù户):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陕西户县北。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移治今户县。

⑮千金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

⑯薛绍:薛绍尚武后女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婿。

【译文】

垂拱元年(乙酉,公元685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垂拱。

2 太后认为徐思文很忠心,特别赦免他因亲党的关系而获之罪,任命他为司仆少卿,对他说:"徐敬业把你的姓改为武氏,朕现在就不再取消它了。"

3 初四,任命骞味道为代理内史。

4 二十二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去世。

5 二月初七,下令:"朝堂所设置的登闻鼓和肺石,不必派人防守,如有击鼓或站在肺石处喊冤的人,命令御史接受他的诉状,向皇上报告。"

6 二十九日,任命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等人为凤阁鸾台三品。

7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屡次侵扰边境,任命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出兵还击。

8 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被罢免。

9 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詧被罢免。

10 十一日,把庐陵王迁调到房州。

11 十六日,武承嗣被罢免。

12 二十六日,颁布《垂拱格》。

13 朝廷士臣中,有人因官位被贬降而造访宰相,作自我申诉,内史骞味道说:"这是由太后处理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说:"因

为坐罪而改官，是由臣下奏请处理的。”太后听到后，夏，四月初一，把味道贬为青州刺史，加给刘祎之太中大夫的官位。对侍臣说：“君臣是同一体的，怎么可以把过错归给国君，而好名声归于自己呢！”

14 初八，突厥侵扰代州；淳于处平率兵援救；到达忻州，被突厥击败，死亡的有五千多人。

15 五月初一，任命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放到象州。

16 初四，任命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17 十七日，下令朝廷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都可以自我推举，以求进用。

18 二十七日，任命韦方质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9 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待价是韦万石的兄长。

20 同罗、仆固等各部落反叛，派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调河西骑兵，出居延海去讨伐，同罗、仆固等部落都败落散乱。下令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招纳投降的人。

21 秋，七月初五，任命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22 下诏令以后祭祀天地时，高祖、太宗、高宗都配祭；这是采用凤阁舍人元方顷等人的建议。

23 九月二十四日，广州都督王果讨伐反叛的僚人，平定了。

24 冬，十一月初一，任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突厥。起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死后，十姓部落没有首领，部落大多分散流亡，太后就升擢兴昔亡的儿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继承兴昔亡可汗统辖五个咄陆部落。

25 麟台正字射洪人陈子昂上疏，认为：“朝廷派遣使者巡察四方时，所任的使者不可不适当，任命刺史、县令时也不可不选择。近年百姓为军旅的事精疲力尽，不可不加安抚。”内容大略说：“派出的

使者不选适当的人,那么官员的升降就不能公正,刑罚也就不能合理,结党营私的人被进用,而正直的人被贬退;白白地让百姓把使者经过的道路修整好,以迎送使者,这是没什么好处的。俗谚说:'要了解那个人,先观察他所派出的使者。'这是不能不谨慎小心的。"又说:"宰相是陛下的腹心;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从来没有无腹心、手足,却能够单独把天下治理好的!"又说:"天下隐伏着危机,由此会产生祸福,危机静止就会有福运,危机一发动就有灾祸,危机的静止和发动,就在百姓身上。百姓安稳就会乐于自己的生业,不安稳就会轻易赴死,一旦百姓有轻易赴死的心理,就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反常的叛逆的事情就会乘机发生,天下就大乱了!"又说:"隋炀帝不知道天下有危机存在,而信任贪心谄佞的大臣,希望能从夷狄方面收到好处,终于灭亡,这种警戒,难道还不大吗!"

26 太后修建以前的白马寺,任命和尚怀义为住持。怀义是鄠人,本来姓冯,名叫小宝,在洛阳街市上卖药,通过千金公主的关系被进用,而被太后所宠幸;太后想让他能在宫禁中自由出入,就剃度他做和尚,法名怀义。又因为他家门贫寒低微,就命令和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又命令薛绍把怀义作为叔父来事奉。出入宫禁时乘坐皇帝用车马,十几个宦官侍候陪从;士人百姓遇到他都奔走逃避,如果有人靠近马车,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抛弃而去,不管生死。他看到道士就故意殴打,还要把道士头发剃掉才肯离开。朝廷显贵都伏地行礼拜见他,武承嗣、武三思都以僮仆礼节事奉他,为他拉马缰赶车,怀义把这些不放在眼里。他又聚集很多无赖少年,剃度为僧,到处违犯法禁,没有人敢说话。右台御史冯思勖多次依法令处理,怀义在路上遇到思勖,命令随从殴打思勖,差点把他打死了。

二 年

1 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

2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3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声望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1]，左迁施州刺史。

4 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2]：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3]，先责识官[4]，乃听投表疏。

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5]，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6]。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

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7],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8],或以酷灌鼻,或以铁圈轂其首而加楔[9],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熒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10],一人被讼,

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11]，莫知宁所。臣闻隋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感作乱，不逾月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12]，犹望乐业。炀帝不悟，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13]，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14]，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15]。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16]，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闕，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尔。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17]。'伏愿陛下念之！"太后不听。

【注释】

①潜（zèn 怎去声）：说坏话诬陷他人。

②匦（guǐ 轨）：箱子，匣子。

③命正谏句：胡三省注："正谏，即谏议大夫也。垂拱元年，置左、右补阙各一人，从七品上；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行立次左、右之下；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

④识官：指担保的官吏，署名担保他人的品行称为保识。

⑤刀车：古代的一种战车。两轮、车尾密布枪刃。凡是敌方攻破城门，便以刀车堵塞。

⑥重足：累足。两足相叠，不敢正立。

⑦甓（pì 屁）：砖。

⑧缒（zhuì 缀）：用绳子拴住东西往下送。

⑨瘈（xuè 血）：紧箍。

⑩睚眦(yázì 牙自)之嫌:很小的嫌怨。睚眦,发怒时瞪眼。

⑪喁(yóng 顒)喁:低语,小声议论。

⑫蒸人:即蒸民。众民,百姓。

⑬樊子盖(公元545~616年):隋庐江(治今安徽合肥)人,字华宗。炀帝初为武威太守。炀帝赴辽东时,任东都太守。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守洛阳拒杨玄感。玄感败死,他奉命与裴蕴穷究玄感党,杀三万余人,枉死者大半,进爵济公。

⑭靡(mí 迷):损害。

⑮怵(xù 旭):利诱。

⑯巫蛊狱:汉武帝时,方士和神巫多聚京师,女巫出入宫中,教宫人埋木偶祭祀免灾。适遇武帝病,江充谓帝祟在巫蛊,因于宫中掘地搜查。江充与太子刘据有嫌怨,遂诬称在太子宫中查获木偶甚多。太子惧,起兵捕杀江充,失败自杀。巫蛊,古巫师用邪术加祸于人。

⑰前事二句:以前的经验教训牢记不忘,可以作为今后行事的借鉴。语出《战国策·赵策一》。

【译文】

二年(丙戌,公元686年)

1 春,正月,太后下诏令把政事还给皇帝。睿宗知道太后此举不是诚心的,上表再三推辞,太后又垂帘听政。二十日,大赦天下。

2 二月初一,日食。

3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打败徐敬业后,声望非常高;武承嗣等人很不喜欢他,好几次在太后面前诬陷他,他就被降职为施州刺史。

4 三月初八,太后下令用铜铸造箱子,东面的叫"延恩",让呈献赋颂、要求做官的人投表疏;南面的叫"招谏",让谈朝廷政治得失的人投表疏;西面的叫做"伸冤",让有冤屈的人投表疏;北面的叫"通玄",让谈天象灾变和军机以及秘密计划的人投表疏。命令正谏、补阙、拾遗各一人执掌,人们要先求官吏担保,才听任投置章表奏疏。

徐敬业谋反时，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保家教敬业制作刀车和弓弩，敬业败亡后，保家得以幸免。太后要尽知人间的事情，保家就上书给太后，请求铸造铜箱子，来接受天下人秘密的奏章。这箱子是一个整体，中间有四个隔子，上面都有孔，以接受章表奏疏，只能投进去，不能够拿出来。太后对此很满意。没有多久，保家的仇家把奏章投到箱子里，告他曾替徐敬业制作兵器，杀伤很多官兵，保家就被杀了。

太后自从徐敬业反叛之后，怀疑天下人多图谋反叛她自己，又自认为长久以来专掌国政，而且自己的行为不正，知道宗室大臣都在怨恨她自己，内心不服，所以想以大肆诛杀来威慑他们。于是就大开密告的门径，有人告密的话，臣下不许过问告密者的一切，都供给驿马，以五品官的伙食标准款待，让告密者前往太后的居处。就是农人樵夫，都被召见，食宿在客馆里，所说的事如与太后旨意相合，就破格任用为官吏，与事实不符的话也不问罪。因此四方告密的人蜂涌出现，大家都畏惧得不敢迈步，不敢出声。

有一个胡人名叫索元礼，知道太后的心意，因为告密而被太后召见，升擢为游击将军，命令他审理太后下令办理的狱讼。元礼生性残忍，讯问一个人一定要牵连几十上百人，太后屡次召见他，加以赏赐，以扩大他的权力。于是尚书都事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流的人都争相效法，纷纷而起。周兴连续升迁到秋官侍郎，俊臣连续升迁到御史中丞，彼此都私下蓄养了几百个无赖，专门以告密为事；要陷害一个人，就命令好几处一起告发，所告的事状都一样。俊臣和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一起撰写《罗织经》，共有几千言，教唆他们党徒搜集无罪人的言行，编造成谋反的罪状，加以虚构伪造、安排设置，使罪状都变成有枝有节。太后得到告密的案件，就命令元礼等人审问，元礼等人争相设计审问犯人的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各种名称。或者用木椽扭住手足，而转动，叫做“凤凰晒翅”；或者用东西绊住腰部，再

把颈上枷锁拉向前,叫做"驴驹拔撅";或者命令犯人跪着,用手捧住枷锁,把砖头堆在上面,叫做"仙人献果";或者命令犯人站在很高的木头上,把枷锁的尾部往后拉,叫做"玉女登梯",或者倒挂着,用石头拴坠着头,或者用醋灌往鼻内,或者用铁圈紧束着头,然后在周围加上木楔,以至于有脑壳破裂脑髓流出的人。每次抓来犯人,常常先把刑具放在犯人眼前让犯人看,犯人都吓得颤抖流汗,见此势头,即便无罪自己也得招认了。每次有赦免令时,俊臣常常命令狱卒先把重犯杀了,然后再宣布赦令。太后认为他很忠心,更加宠信他。朝廷内外都害怕这几个人,比怕虎狼还要厉害。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认为:"百官痛恨徐敬业首先倡导叛乱,为了阻止奸乱的根源,穷究徐敬业的党徒,就唆使陛下大开下诏令追办的狱讼,设下很多严酷刑罚,有涉嫌疑事迹的人,供词相互牵连没有不追捕到底而加以审讯的。以至于有奸人炫惑主上,利用这种形势而诬陷正人君子,纠举告发怀疑有罪的人,希望求得封爵奖赏,这样恐怕不是讨伐有罪、怜悯百姓的意思吧。臣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百姓祈求安定已经很久了,所以扬州的叛逆,虽然差不多有五十天之久,而这期间四海之内安定,一点都不受惊扰。陛下不务求静默无为,以拯救疲惫的百姓,反而任用严厉的刑罚,使百姓失望,臣愚昧不明,私下很感疑惑。臣看到四方的告密,被囚的犯人累积成百上千之多,但到最后,一百人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陛下仁慈宽恕,却枉屈法令,宽容这些执法者,因而使得这些为恶的党徒称心快意,更加仇视别人,一点很小的嫌怨就说对方有反叛的密谋,一个人被起诉,就把一百人关满监狱,使者各地审问捕捉犯人,所乘车马的冠盖就像集市上的那么稠密。有人说陛下只爱一人而害了一百人,天下人议论纷纷,不知道什么地方才能安宁。臣听说隋朝末年,天下还很平静,杨玄感作乱,没有超过一个月就失败了。天下的败坏,还没有达到如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局面,众民的心理,仍然希望能安居乐业。但炀帝不觉悟,就派兵部尚书樊子盖专

务屠杀，大肆穷究其党徒，四海之内的豪杰之士，没有不遭殃的；以至于杀人如麻，流的血液汇成沼泽，天下百姓都受到损害，才想到要作乱，于是英雄豪杰四处兴起，而隋王室就灭亡了。大的狱讼一兴起之后，不可能不过滥，受冤人的忧愁感叹，就伤害了谐合之气，而疠疫就群起发生，水灾旱灾也接着来临，人们既然失去了生业，那么为祸作乱的心理就被诱发了。古代圣明的国君非常谨慎刑罚法令，就是害怕这点。以前汉武帝时巫蛊的狱讼发生，使得太子逃奔，战争就发生在宫廷里，无辜被伤害的人以千万计算，国家几乎被倾倒覆灭；幸亏武帝得到壶关三老的上书，豁然觉悟，诛杀江充三族，其他的人不再追究，天下因此才安定下来。古人说：'以前所发生的不忘记，可作为后来行事的借鉴。'希望陛下想想！"太后不听他的劝告。

5 夏，四月，太后铸大仪[1]，置北阙[2]。

6 以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以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以韦思谦为纳言。

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3]；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4]，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故使人禁中营造。补阙长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表寝不出。

7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

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8 己巳[5],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6],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7];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8],后为六道使所杀[9]。

9 突厥入寇,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拒之;至两井,遇突厥三千余人,见唐兵,皆下马擐甲,常之以二百余骑冲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营中然火,东南又有火起,虏疑有兵相应,遂夜遁。

10 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荐之于朝,征为冬官侍郎[10]。

【注释】

①大仪:仪范、大法。

②北阙:在玄武门外,是皇城北门外的门阙。

③偃蹇(jiǎn 俭):骄傲、傲慢。

④捽(zuó 昨):揪住头发。

⑤己巳:垂拱二年九月无此日。据《新纪》,乃十月之日,即十月初二。

⑥新丰县:治所在今陕西临潼新丰镇。

⑦侧身:戒慎恐惧,不敢安身的意思。

⑧岭外:即岭南。

⑨六道使:指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后派往岭南等六道的使者。时岭南告流人谋反,武后派万国俊前去按问。国俊还朝,言诸道流人亦反。武后再

遣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五使往诸道按问。

⑩冬官侍郎：即工部侍郎。

【译文】

5 夏，四月，太后铸造大仪，放置在北阙。

6 任命岑长倩为内史。六月初三，任命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十一日，任命韦思谦为纳言。

苏良嗣在朝堂遇到和尚怀义，怀义傲慢地不向良嗣行礼；良嗣大为生气。命左右侍卫揪住怀义头发拖过来，打了几十个耳光。怀义告诉太后，太后说："师傅你应当从北门出入，南衙是宰相所来往的地方，不要冒犯他们。"

太后借口怀义有奇巧的构思，因而让他进入宫禁营建工程。补阙长社人王求礼上表给太后，认为："太宗时，有个名叫罗黑黑的善于弹奏琵琶，太宗把他阉割，作为供给使唤之用，让他教导宫人。陛下如果认为怀义有奇巧的禀性，要让他在宫中供使唤的话，臣请求把他阉掉，这样才可能不淫乱宫禁。"表奏上去被搁置起来。

7 秋，九月初十，任命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的儿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继承继往绝可汗统领五个弩失毕部落。

8 十月初二，雍州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山从地面冒出，于是把新丰改为庆山县。四方都来恭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天气不和谐，寒暑就竞相并起，人气不和谐，肿瘤、赘物就生长出来，地气不和谐，高隆的丘阜踊突出现。现在陛下以一个女子却处在阳位，当了国君，颠倒刚柔，所以地气阻塞隔绝，而山岭变化成为灾异。陛下还称之为'庆山'，臣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愚臣认为陛下应该侧身修养德行，以向上天的谴责谢罪；不然的话灾殃祸害就来临了。"太后发怒，将俞文俊流放岭外。后来俞文俊被六道使所杀。

9 突厥入寇边境，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抵抗；到了两井，遇到三千多突厥人，他们一见到唐兵，都下马穿上铠甲，常之以二百

多骑兵冲过去，这些突厥人都弃甲逃走。黄昏时，突厥兵大量涌到，常之命令军营中烧起火，东南又有火光出现，敌虏怀疑有唐兵相呼应，就在夜晚逃走了。

10 狄仁杰担任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人郭翰到陇右巡察，所到之地对官吏多所按察弹劾。进入宁州境内，歌颂刺史美德的老人沿路都是；郭翰向朝廷荐举，朝廷就征召狄仁杰为冬官侍郎。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起强圉大渊献，尽重光单阏，凡五年。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

1 春，闰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越王。

2 二月，丙辰，突厥骨笃禄等寇昌平[1]，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帅诸军讨之。

3 三月，乙丑，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致仕。

4 夏，四月，命苏良嗣留守西京。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2]，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3]，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5 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4]。"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5],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祎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祎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谢表,立成数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6]。太后闻之,左迁翰巫州司法、思钧播州司仓。

7 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检校纳言。

8 岭南俚户旧输半课[7],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祐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延祐。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等,斩之。

9 突厥骨笃禄、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之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多祚世为靺鞨酋长,以军功得入宿卫。黑齿常之每得赏赐,皆分将士;有善马为军士所损,官属请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马笞官兵乎!"卒不问。

10 九月,己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

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

11 冬，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骨笃禄、元珍战，全军皆没，宝璧轻骑遁归。

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表请穷追余寇。诏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宝璧欲专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严备，与战，遂败。太后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卒禄。

12 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13 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8]。

14 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9]。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15 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注释】

①昌平：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北京昌平县东南。

②时尚方监句：光宅年间改少府监为尚方监。京苑，西京之苑。

③公仪休：战国时鲁国人。曾任鲁博士，后为鲁穆公之相，为人清廉。回家见妻子织帛，怒而赶走妻子，烧掉织机；用饭时食葵菜觉得味美，愠而拔掉园葵，弃之；他说："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

④返正：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各本"正"作"政"。

⑤归诚州：贞观二十二年，以契丹别部置归诚州，属松漠都督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一带。

⑥麟台郎:光宅年间改秘书郎为麟台郎。 太子文学:太子宫司经局有太子文学一人,正六品,掌侍奉文章。

⑦俚:古族名。亦作"里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西南沿海及广西东南等地。

⑧儋(dān 耽)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以儋耳郡改置,治所在义伦县(今海南儋县西北旧儋县)。

⑨阃(kǔn 捆)外:郭门以外,此指统兵在外。

【译文】

唐纪二十 起丁亥(公元687年),止辛卯(公元691年),共五年。

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年)

1 春,闰正月初二,封皇子李成美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2 二月二十二日,突厥骨笃禄等人侵扰昌平县,命令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各部军队去讨伐。

3 三月初一,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

4 夏,四月,命令苏良嗣在西京留守。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正在西京的苑囿查核各项事务,打算卖掉苑囿中的菜蔬水果,以收取一些财利,苏良嗣说:"以前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尚且能够拔掉家中的葵菜,休掉织帛的妻子,不愿和百姓争利。我不曾听说过大国之君出卖蔬菜水果的。"裴匪躬才中止了这个计划。

5 二十九日,任命裴居道为纳言。

五月初三,夏官侍郎京兆人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6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私下对凤阁舍人永年人贾大隐说:"太后已经废除了昏庸的中宗,册立了贤明的睿宗,哪用得着再亲自临朝发号施令呢?不如把政事还给睿宗,以安定天下的人心。"大隐把祎之的话暗中向太后奏报。太后很不高兴,对左右大臣说:"祎之是我所引用的人,居然又背叛我!"有人诬谄祎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金钱,又和许敬宗的侍妾有暧昧关系,太后命令

肃州刺史王本立推究治办，本立向祎之宣示太后敕令，祎之说："不经过凤阁和鸾台，怎么可以称为敕令！"太后非常生气，认为祎之抗拒天子使臣；初七，把祎之赐死在家里。

祎之刚被关在监狱时，睿宗替他上疏申诉辩护，亲戚朋友向他祝贺，祎之说："这样是使我的死期更快来到的作法。"他临刑时，先沐浴一番，神态脸色像平时一样，亲自写谢表，很快就写了好几张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赞叹他写的文章。太后听到后，就把郭翰贬为巫州司法，周思钧贬为播州司仓。

7 秋，七月三十日，魏玄同代理纳言。

8 岭南俚族人家以前只缴赋税的一半，交趾都护刘延祐要他们缴纳全额，俚人不接受，刘延祐把他们的首领杀掉。俚人李思慎等人作乱，攻破了安南府城，把刘延祐杀了。桂州司马曹玄静率兵讨伐李思慎等人，把他们杀了。

9 突厥骨笃禄、元珍侵扰朔州，派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加以攻击，任命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副将，在黄花堆大败突厥，追逐敌人四十多里，突厥分散逃到沙漠以北。多祚世代当靺鞨的酋长，因为战功才能进入朝廷做宿卫。黑齿常之每次得到的赏赐，都分给将士；他有一匹好马被军士伤害了，官属要求鞭打军士，常之说："怎么可以为了私人的马受伤，就鞭打官兵呢！"最后还是没有追究。

10 九月十九日，虢州人杨初成诈称自己是郎将，假托太后命令在都市招募人马，前往房州迎回庐陵王，事情发觉后，被杀。

11 冬，十月初九，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和突厥骨笃禄、元珍交战，结果全军覆没，只有宝璧乘轻骑逃回来。

宝璧看见黑齿常之有功劳，上表请求穷追突厥余众。太后下诏令要他和黑齿常之一起筹划商量，遥相声援。宝璧想独贪功劳，不等待黑齿常之到达，就带领精兵一万三千人先出发，离开边塞二千多里，袭击突厥部落。到了之后，又先派人通报对方，使得突厥部落

严加戒备，然后宝璧和对方交战，便被打败了。太后杀了宝璧；把骨笃禄改名为不卒禄。

12 命令魏玄同任西京留守。

13 武承嗣又派人诬告李孝逸，说他自己说"名字中有兔，兔子是月亮里的东西，应当有天子的名分"。太后因为李孝逸有功劳，十一月十八日，减免死罪废除他作官的身份，流放到儋州而死。

14 太后要派遣韦待价率兵攻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上奏，请求按照既定的制度，派遣御史监察军队，太后说："古代贤明的国君派遣大将，统兵在外的事情全部委托大将处理。最近听说御史监察军队时，军中的事不管大大小小，都需要向监军禀报。由下属控制长上，不是好典制；况且这样做，又怎能责成大将有事功呢！"就废止设监军的事。

15 这一年，天下发生大饥荒，山东、关内尤其严重。

四　年

1 春，正月，甲子，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悰请为七室[1]，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太后乃止。

2 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

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巳之地[2]，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3]，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3 夏，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4]。象贤，处俊之孙也[5]。

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6]。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4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7]。庚午[8]，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9]，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效，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5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6 壬寅，作神皇三玺。

7 东阳大长公主削封邑[10]，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适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舅族，故恶之。

8 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注释】

①司礼句:胡三省注:"光宅改太常曰司礼。史言周悰之请,希旨迎合。"悰(cóng 从)。

②丙巳之地:古人以天干、地支作为方位标志。丙巳代表南偏东的方位。

③庚午:垂拱四年二月无此日。据《新纪》,为正月庚午,即正月十一日。

④太子通事舍人:唐制,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掌导引宫臣辞见及劳问之事。

⑤处俊:即唐大臣郝处俊(公元607~681年)。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贞观进士,累迁至吏部侍郎,曾副李勣攻高丽。入拜东台侍郎,进同东西台三品。上元时,迁中书令。高宗以病风眩,议使武后摄知国政,因其谏而止。后拜侍中,罢为太子少保。

⑥乐安:此指旧乐安郡地。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以其地置棣州,后废。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复置,移治厌次县(今山东惠民东南)。

⑦末紫石:把紫石打碎为粉末。紫石,紫色玉石,古人以为祥瑞之物。

⑧庚午:垂拱四年四月无此日,当有误。

⑨雍州:胡三省注:"隋京兆郡,武德元年改曰雍州。"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⑩东阳大长公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

【译文】

四年(戊子,公元688年)

1 春,正月初五,在神都设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季祭祀都按照西京宗庙的礼节,又设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太后命官员们讨论崇先庙房间的数目,司礼博士周悰请求设立七室,又减少唐的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上奏说:"礼仪典章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规范。现在周悰另外引用不切实的议论,多方采用不同的说法,只为推崇临朝者的权宜礼仪,不按照国家的常规去做。皇太后亲自承担照顾皇上、托付天下的责任,正是大显伟大的谋略的时候,所以崇先庙的室数应该和诸侯相同,而国家的宗庙不应该随便改移。"太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2 太宗、高宗的时代，好几次要设立明堂，儒士们讨论制度，未作决定而停止。太后临朝听政后，就只和北门学士议论明堂制度，不再问儒士们的意见。儒士们认为明堂应当设在国都南面丙巳方位的土地上，三里外，七里内的范围。太后认为离开皇宫太远。十一日，毁掉乾元殿，在原地营建明堂，任命和尚怀义为主管其事的使者，役使民间的劳力共有几万人。

3 夏，四月十一日，把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杀掉。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

起先，太后对处俊有所怀恨，正好有奴仆诬告象贤谋反，太后命令周兴审讯查办，判象贤灭族的罪。象贤家人前往朝廷，向监察御史乐安人任玄殖诉说冤情。玄殖上奏说象贤没有谋反的事实，玄殖因而获罪免官。象贤临刑时，不住地大骂太后，把宫中隐私奸慝的事都揭发出来，夺过市上百姓的木柴，去击打行刑的人；金吾兵一拥而上把象贤打死。太后命令肢解他的尸体，挖掘他父亲祖父的坟墓，毁坏棺木焚烧尸体。从此以后，直到太后死，法官每次处死犯人时，都要先用木球塞住犯人的嘴巴。

4 武承嗣派人凿白石，刻下文字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打碎紫石为粉末，混杂着药物填在字里。庚午日，派雍州人唐同泰拿着奏表呈献太后，声称是在洛水得到的。太后很高兴，把石头命名为"宝图"。擢升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十一日，下诏令要亲自到洛水祭拜，接受"宝图"；在南郊举行祭祀，以告谢上天；祭礼完毕，前往明堂，接受群臣朝拜。命令各州都督、刺史和宗室、外戚等，在前往祭拜洛水前十天，到神都集合。十八日，太后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5 六月初一，日食。

6 十六日，制作了神皇的三种印玺。

7 东阳大长公主削夺封邑，连同两个儿子一起迁徙到巫州，公主嫁给高履行，太后因为高氏是长孙无忌的舅父的同族，所以非常厌

恶他们。

8 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认为吴、楚地方有很多滥建的祠庙，奏告太后烧掉一千七百多处，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等四种祠庙。

9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1]。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藹、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譔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飨之际[2]，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譔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萧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

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8]，武水令郭务悌诣魏州求救。莘令马玄素将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敌，入武水，闭门拒守。冲推草车塞其南门，因风纵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风回，冲军不得进，由是气沮。堂邑董玄寂为冲将兵击武水，谓人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数十人在。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尽杀之，凡破千余家。

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十万以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冲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欲自锁诣阙谢罪，会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二千余人，贞乃宣言于兵曰："琅邪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管，使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将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所署官皆受迫胁，莫有斗志，惟守德与之同谋，贞以其女妻之，署大将军，委以腹心。贞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左右及战士皆带辟兵符。麴崇裕等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贞遣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阁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

初，范阳王藹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

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瓌，瓌妻常乐长公主谓使曰[4]：“为我语越王：昔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5]，周之甥也，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震海内，足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岂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犹豫不发，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珦按其密状。珦讯问，皆无明验，或告珦与韩、鲁通谋，太后召珦诘之，珦抗论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乃命珦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譔、常乐公主于东都，迫胁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

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6]。仁杰密奏：“彼皆诖误[7]，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8]？”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

时张光辅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9]？”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10]，今一贞死，万贞生！”光辅诘其语，仁杰曰：“明公总兵三十万，所诛者止于越王贞。城中闻官军至，逾城出

降者四面成蹊⑪，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流血丹野，非万贞而何！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不能诘，归，奏仁杰不逊，左迁复州刺史。

【注释】

①祭祀句：隋唐以来封建王朝祠祭，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中祀，为祭日、月、先农、先蚕、前代帝王、太岁等之礼，祭五岳、四渎也属此等。四渎，即江、淮、河、济。

②大飨(xiǎng 响)：即大祫，古代合祀先王的祭礼。

③武水：古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置，治所在今山东聊城西南。五代周时废。

④常乐长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

⑤尉迟迥(？～公元 580 年)：北周代(今山西大同东北)人，字薄居罗。鲜卑族。文帝宇文泰甥，累有军功。北周初拜柱国大将军。宣帝继位，为相州总管。帝死，杨坚独揽天下军权，他起兵讨伐，兵败自杀。

⑥司刑：司刑寺即大理寺。

⑦诖(guà 挂)误：连累。

⑧我狄使君句：狄仁杰曾任宁州刺史。

⑨州将：汉代称刺史为州将。

⑩河南：胡三省注：“当作汝南。”

⑪蹊(xī 奚)：小路。

【译文】

9 秋，七月初一，赦免天下。把“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改为永昌洛水，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加封特进的官号，禁止打鱼垂钓，比照祭祀四渎的规格来祭祀洛水。把圣图所出的地方称为“圣图泉”，在泉的侧边设置永昌县。又把嵩山改为神岳，封嵩山的神为天中王。拜为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止打草放牧。又因为先在汜水获得瑞石，所以把汜水县改为广武。

太后暗中计划更替唐朝,逐渐除去皇族宗室的力量。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和元嘉的儿子通州刺史黄公李譔,元轨的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灵夔的儿子范阳王李蔼、李贞的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这几个人在宗室中,都因才学德行而有好名声,太后尤其忌惮他们。元嘉等人内心不安,暗中有匡救恢复大唐天下的心志。

李譔写信给李贞,隐讳地说:"内人病情渐渐沉重,应当快点治疗,如果拖到今年冬天,恐怕会变成治不好的痼疾。"及至太后召来宗室朝见明堂,诸王就相互警告说:"神皇要在举行大飨祭礼时,派人告密,把宗室全部拘留起来,一个不漏地杀掉。"李譔假造皇帝给李冲的玺书说:"朕遭受幽囚拘禁,诸王要各自调动军队来救我。"李冲又假造皇帝的玺书说:"神皇要转移李氏的天下交给武氏。"八月十七日,李冲召来长史萧德琮等人,命令他们召募士兵,分头告诉韩、霍、鲁、越各王和贝州刺史纪王李慎,命令他们各自起兵,一同开往神都。太后听到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前往讨伐。

李冲招募士兵得到五千多人,打算渡过黄河攻取济州;先攻打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到魏州求救。莘县县令马玄素领士兵一千七百人在半路截击李冲,但担心兵力弱敌不过,进入武水,闭门防守。李冲推草车塞住南面城门,利用风势纵火焚烧,想利用火起攻进城去;不料火起后风却吹了回来,李冲的军队不能前进,因此气泄。堂邑人董玄寂为李冲率领士兵攻打武水,对人说:"琅邪王和朝廷作战,这就是反叛啊。"李冲听到了,就把玄寂斩杀了示众。众士兵害怕被杀而逃散入草泽里,无法禁止,只有家僮和左右侍卫几十个人留了下来。李冲退走到博州,二十三日,到了城门边,被守城门的杀掉,总共起兵七天就失败了。丘神勣到了博州,官吏穿着丧服出城迎接,神勣全部杀掉,总共毁了一千多家。

越王李贞听说李冲起兵，也在豫州举事，派兵攻陷上蔡。九月初一，朝廷任命左豹韬大将军翟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率领士兵十万前往讨伐，又命令张光辅为各军的节度。削除李冲宗属的名籍，改为虺氏。李贞听说李冲失败，本想锁住自己前往朝廷请罪，正好所辖新蔡令傅延庆招募了勇士二千多人，李贞就对众人宣告说："琅邪王李冲已经攻破了魏、相几个州，有士兵二十万，早晚就要到了。"征召属下各县士兵，共得到五千人，分为五个营，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人率领，任命九品以上的官吏五百多人，所任命的官吏都受到胁迫，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和李贞一起谋划，李贞把女儿嫁给守德，任命为大将军，把他当成心腹。李贞派道士和和尚诵经，以求事情能够成功，左右和士兵也都带着可以避免兵器伤害的符箓。翟崇裕等人率军到达豫州城东四十里，李贞派遣小儿子李规和裴守德迎战，士兵溃败逃回。李贞非常害怕，闭门自守，崇裕等人到了城下，左右对李贞说："王怎么可以坐着等待被杀受辱！"李贞、李规、裴守德以及守德之妻都自杀，他们与李冲等人死后被在东都宫门前悬首示众。

起先范阳王李蔼派遣使者告诉李贞和李冲说："如果四方的诸王同时起事，事情没有做不成的。"诸王往返互相联络，但事情还没定夺李冲就率先起事，只有李贞十分窘迫地响应他，诸王都不敢发动，所以失败了。

李贞将起兵时，派遣使者密告寿州刺史赵瓌，赵瓌的妻子常乐长公主对使者说："替我告诉越王：以前隋文帝要篡夺周室时，尉迟迥是周的外甥，尚且能够起兵匡救周的社稷，功业虽然没有建成，声威震动四海之内，足够称为忠烈。何况你们诸王，都是先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不关心社稷呢？现在李氏的形势危险得像早上的露水一样，你们诸王不能做到舍生取义，还在犹豫不发动，要等待什么呢！祸害马上就要到了，大丈夫应该做忠义之鬼，不要死得没有价值。"

后来李贞失败之后，太后要把韩、鲁诸王全都杀掉，命监察御史蓝田人苏珦调查秘密谋反的情状。苏珦再三讯问，都没有明显证据，有人密告苏珦和韩、鲁诸王同谋，太后召见苏珦诘问，苏珦据理抗争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太后说："卿是大雅的士人，朕会有另外的任用，这件案子不必由您来办了。"就命苏珦到河西监督军队，改派周兴等人查办，于是就把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譔、常乐公主等人关在东都的监狱里，逼迫他们全部自杀，改他们的姓氏为"虺"，所有亲戚党羽都被杀掉。

朝廷任命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查办越王李贞的同党，应该坐罪的有六七百家，被籍没官府充当奴婢的有五千人，司刑寺催促要行刑。仁杰暗中奏报说："这些人都是无罪而被牵累的，臣想公开地上奏，似乎在为叛逆者申诉，但是知道真情却不报，又担心乖违了陛下仁慈怜恤的旨意。"太后听了仁杰的奏报，就特别原谅了这些人，全部流放到丰州。这些人路过宁州时，宁州父兄迎接他们，并且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活你们的吗？"众人相互携手在宁州百姓为狄仁杰立的德政碑下痛哭，斋戒三日，以表谢恩后才离开。

当时张光辅还在豫州，将士们仗着有功，多方地索取财物，狄仁杰不答应。张光辅生气地说："你身为州将就敢轻视我元帅吗？"仁杰说："扰乱汝南的不过是越王李贞一人罢了，现在李贞一个人死了，一万个李贞却活了！"光辅追问这话的意思，仁杰说："您率领士兵三十万，所杀的人不过是越王李贞。城里百姓听说官军到了，越城墙出来投降的多到四面都踏出了小路，您却放纵将士加以暴虐掠夺，杀死已投降的人以报功劳，血流染红了原野，这些人不是一万个李贞又是什么！我恨不得拿到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头颈上，我虽死也没有遗憾！"光辅不能再责问，回朝后，奏告太后说仁杰傲慢不恭逊，把仁杰降职为复州刺史。

10 丁卯，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

11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东莞公融密遣使问成均助教高子贡，子贡曰："来必死。"融乃称疾不赴。越王贞起兵，遣使约融，融苍猝不能应[1]，为官属所逼，执使者以闻，擢拜右赞善大夫[2]。未几，为支党所引，冬十月，己亥，戮于市，籍没其家。高子贡亦坐诛。

济州刺史薛颉、颉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与琅邪王冲通谋。颉闻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败，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3]。十一月，辛酉，纂、绪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连谋，废徙黔州[4]，载以槛车[5]，行至陈仓而死。江都王绪、殿中监郕公裴承先皆戮于市。承先，寂之孙也[6]。

12 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13 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素不礼于殿中侍郎史周矩，屡言其不能了事。会有罗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谓

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10]；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11]，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樽桅藉以为本[12]。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13]。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凤入云[14]；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16 太后欲发梁、凤、巴蜑[15]，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16]，以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17]，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18]，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

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动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既而役不果兴。

【注释】

①苍猝：仓促。同"仓猝"。

②右赞善大夫：太子属官。唐东宫左、右赞善大夫，正五品上，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以经教授诸郡王。

③录事参军：唐武德初改州主簿为录事参军，掌正违失，莅符印。

④黔州：古州名。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以奉州改名，治所即今四川彭水。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为黔安郡，唐初复为黔州。南宋升为绍庆府。

⑤槛车：囚禁犯人或装载猛兽的有栅栏的车。此指囚车。

⑥寂：即唐朝武德开国功臣裴寂（公元573～632年）。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字玄真。隋大业中任晋阳宫副监，支持李渊起兵反隋。入唐，任尚书左仆射，特受高祖信任，参与制定《唐律》。后为司空。贞观初免官归乡，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死赠河东郡公。

⑦乙亥：垂拱四年十二月无此日，据《新纪》作"己亥"是，即十二月十五日。

⑧蛮夷：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各本于"蛮夷"下有"酋长"二字。

⑨卤簿：古代帝王、后妃、太子、王公大臣驾出时的仪仗队。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

⑩十二辰：自子至亥十二个时辰。

⑪上施句：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各本于"上"上有"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十一字。

⑫栭（ér 而）：柱顶上支承大梁的方木。　栌（lú 卢）：梁上短柱，即斗拱。　樘（chēng 撑）：同"樘"。斜柱，支撑。　桅（pí 皮）：屋檐前板。

⑬辟(bì避)雍:周代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辟,即璧。辟雍四周环水,形如璧环,故名。

⑭鹭(Zhuó灼):胡三省注:"鹭鹭者,凤也"。

⑮梁:指梁州。　凤:指凤州。　巴:指巴州。　蜑(dàn蛋):古代南方民族之一。

⑯正字:官名。掌详定典籍,订正文字。

[redacted]

貌，常常说他不能办事，正好有人罗织控告骞味道，太后下令周矩查办。周矩对味道说："你常责备我周矩不会办事，今天就为你办办事。"十五日，味道和他的儿子辞玉都被处死。

14 二十五日，太后拜洛水受圣图，皇帝、皇太子都跟随着，朝廷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酋长等，各按照方位和次第站立，珍禽、奇兽、各种宝物排列在祭坛前，文物、车骑仪仗的盛多，是自从唐兴起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15 二十七日，明堂建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圆三百尺。共分三层：下层模仿四季，各自随着四方的颜色。中层模仿十二时辰；上层是圆盖，由九条龙拱捧着。上方模仿二十四个节气，也是圆盖，装有铁制的凤鸟，高有一丈，外表用黄金涂饰；中有十围的巨大木头，上下可以贯通，楠、栌、樟、桧都借它作为根基；下面设有铁制的渠道，作为辟雍的象征，称为万象神宫。设宴款待群臣，大赦天下，让百姓自由进入观赏。把河南改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建造天堂五层，以停放佛像；到第三层时，就已经可以俯视明堂了。僧怀义因为有功拜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的明堂，以茅草为盖，不加修剪，以栎木为椽，不加斫伐以为美饰。现在却用珍珠宝玉装饰，再用丹青涂抹，铁制的凤凰高耸入云，金制的龙在雾中隐现，以前商纣建造的琼台，夏桀营盖的瑶室，都比不过它。"太后不理。

16 太后要征召梁州、凤州、巴州蜑人服劳役，从雅州开山修路，以便出兵攻击生羌，从而能袭击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朝廷，认为："雅州边邻生羌，从开国以来从没有发生盗贼。现在一旦没有罪过而加以杀戮，仇怨一定很严重；而且他们害怕百姓被杀灭，一定群起而为盗贼。西山的盗贼一发生，那么蜀的边境县邑就不能不连结军队防备守御，战事长久不能消除，臣认为西蜀的祸害，从此就结下了。臣听说吐蕃贪爱蜀地的富饶，打算侵犯的念头很久就有了，只因为山川险阻断绝，关隘障塞不能相通，所以才不能有所动作。

现在朝廷挑起边境生羌的乱事，开通隘道，使吐蕃能收留逃亡的生羌，让他们做向导，而攻击边境，这就是借助生羌贼兵替敌人吐蕃开道，把整个蜀地送给敌人。蜀是国家的宝库，还可以接济中原，现在当政的人居然贪图侥幸的利益，要从事对西羌的讨伐，胜利了所得的土地也不能够种庄稼，所得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徒然损耗国力，对天子的美德没什么好处，何况成败还无法知晓呢！蜀地所依赖的是险阻，百姓所以能够安定，是因为没有劳役；现在朝廷要清除掉当地的险要役使当地的百姓，险要一旦被清除，就方便了敌人，百姓一旦受役使，就减损了财物，臣担心还没看到羌戎，蜀地之中就先有奸人盗贼了。而且蜀人身体羸弱陋劣，不习惯作战，山川阻绝，距离中原很遥远，现在无缘无故造成西羌、吐蕃的祸患，臣预测不超过百年，蜀地就变成戎羌的土地了。朝廷最近废弃了安北、单于、龟兹、疏勒，天下人一致称之为美德，是因为陛下注重养育百姓，不注重增广土地。现在山东发生饥荒，关、陇等地疲弊，却顺从贪心的人的计议，计划要挑起战争，兴起大征役，从古以来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穷兵黩武的关系，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其后，征役的事没有进行。

永昌元年

1 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1]，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2]，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未，御明堂，飨群臣。

2 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3]。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赵肃恭王，金城王曰魏义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3 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

4 壬申，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

5 癸酉，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6 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谭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播州。炜，恽之子[4]；谭，元庆之子也[5]。

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谭妻，又与炜善。谭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

7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8 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6]，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

9 己巳，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10 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

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谨称，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时宗室诸女皆以骄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缓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倘来之物，何足骄人！"众皆惭服。及慎囚问至，楚媛号恸，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11 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璟为西州都督。

12 戊寅，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

13 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嗣明诬内史张光辅，云"征豫州日[7]，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

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云与敬业通谋。临刑，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传声赦之。声达于市，当刑者皆喜跃欢呼，宛转不已；

元忠独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实未知。"隐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无忧喜之色。是日，阴云四塞，既释楚金等，天气晴霁。

【注释】

①搢(jin 尽)大圭二句：搢，插。大圭，佩玉，也称珽，是古代用于隆重仪式的礼器，作丁字形，插在衣带间以记事备忘。镇圭，古代朝聘祭享所用的作为凭信的玉制礼器，由帝王拿着行礼。

②魏国先王：即武士彠。

③文水陵二句：胡三省注："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阳。"

④恽：即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恽，封蒋王。

⑤元庆：即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庆，封道王。

⑥浪穹州：唐初置，治所即今云南洱源县，后废。其地即南诏六部之一"浪穹诏"。

⑦征豫州日：胡三省注："谓征越王贞时"。

【译文】

永昌元年(己丑，公元 689 年)

1 春，正月初一，在万象神宫举行大飨祭礼，太后身着天子的衮服和冕旒，衣带间插着大圭，拿着镇圭率先进献，皇帝接着进献，太子最后进献。首先来到昊天上帝的灵位，其次是高祖、太宗、高宗，再次是魏国先王，最后是五方帝的灵位。太后亲往则天门，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永昌。初三，太后驾御明堂，接受群臣朝贺。初四，在明堂处理政事，颁布训示百官的九条条令。初五，太后驾临明堂，宴会群臣。

2 二月十四日，尊称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先妣为忠孝太后，文水祖陵称为章德陵，咸阳陵称为明义陵，设置崇先府的官员。

3 三月十一日，张光辅代理纳言的职事。

4 十九日，太后问正字陈子昂，有关当今办理政治的要点。子昂退朝后，呈上疏文，认为“应该减轻刑法、崇尚道德，停止战争，轻省赋役，安抚皇族宗室，让他们各自安心”。言辞委婉，意旨恳切，言论非常优美，共有三千字。

5 二十日，任命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代理内史。

6 夏，四月二十二日，把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连州别驾鄱阳公李谭等宗室十二人杀掉，迁徙他们的家族到巂州。李炜是李恽的儿子；李谭是李元庆的儿子。

二十七日，把天官侍郎蓝田人邓玄挺杀掉。玄挺的女儿是李谭的夫人，又和李炜友善。李谭计划到庐陵迎立中宗，问玄挺意见；李炜又曾经问玄挺说：“准备立即行动，怎么样？”玄挺都没有回答。所以定为知道反叛而不告，因而坐罪，一同被杀。

7 五月初五，任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攻打吐蕃。

8 浪穹州蛮族酋长傍时昔等二十五部落原来归附于吐蕃，现在前来投降；任命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让他统领自己的部众。

9 十八日，任命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进讨伐突厥。行军到紫河，见不到敌人，就在单于台上刻字记载功业，然后回返。

10 诸王起兵反叛时，只有贝州刺史纪王李慎没有参与计谋，但也获罪关在监狱里；秋，七月初七，被用囚车流放到巴州，改姓氏为虺氏，走到蒲州就死了。八个儿子徐州刺史东平王李继等人，相继被杀，家族被流放到岭南。

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楚媛，年幼时就以孝顺谨慎出名，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夫妇相敬如宾；婆婆有病时，所用的药物膳食楚媛亲口先尝；对待妯娌，都得到对方欢心。当时宗室女都以骄奢相攀比，讥笑楚媛一人节俭朴素，说：“富贵的可贵，就在于顺适自我的心意；现在只有你守着勤苦，你到底要求什么？”楚媛说：“我年幼时就

喜欢礼，现在实行它，这不是很顺适我的心吗！我看从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谨节俭为美德，放纵奢侈为恶行。我只担心给亲人带来羞辱，又有什么要求呢！富贵是偶然得来的东西，怎么值得向人炫耀呢！"大家听了，都很惭愧和佩服。后来李慎死亡的凶信传来，楚媛号哭哀恸，吐血好几升；除丧之后，不用妆饰品二十年。

11 韦待价领军到了寅识迦河，与吐蕃交战，被打得大败。待价既没有将领的才能，困窘无依，士卒受冻挨饿，死亡很多人，就带领军队回来。太后很生气，二十六日，把待价官名废除，流放到绣州，斩杀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聚剩下的部众，安抚西部边地，太后任命休璟为西州都督。

12 二十八日，任命王本立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3 徐敬业失败时，弟弟徐敬真流放到绣州，他逃了回来，准备投奔突厥。经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送给他路费；到了定州，被官吏所查获，嗣业在狱中自缢而死。嗣明、敬真诬告牵连了很多海内相知相识的人，说他们有反叛的企图，希望因此能够免于一死；于是朝野的士人被他们所牵连获罪而死的非常多。嗣明诬陷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的时候，私下论断图录谶纬、天文，暗中怀有二心"。八月初四，光辅和敬真、嗣明等人一起被杀，抄没他们全家。

十五日，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等人，一起免除死罪，流放到岭南。楚金等人都是被敬真所诬告，说他们和徐敬业一起勾结图谋。临刑时，太后派凤阁舍人王隐客以快马传达口头命令赦免他们，声音传到街市上，受刑的人都高兴得跳跃欢呼，辗转不停；只有元忠安心坐着神情自如，有人要他起身，元忠说："真实情况还不晓得。"隐客到了后，又要他起身，元忠说："等宣布过赦令吧！"宣布过赦令后，才慢慢起身，手舞足蹈，拜了两拜，竟然没有忧虑或高兴的表情。当天，阴沉

的乌云笼罩天空，释放楚金等人后，天气转为晴朗。

14 九月，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15 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1]，罢之。兴不知，数于朝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2]，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3]。"兴以为玄同沮己，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4]，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詧于隐处[5]。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

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竞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征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

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璥等六人。庚申，嗣腾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16 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并同平章

事。

17 己卯，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宜配皇地祇[5]，忠孝太后从配[7]。

18 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8]，以为："周颂成、康，汉称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乐化，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系囚李珍等无罪，百僚庆悦，皆贺圣明，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疏网者。陛下务在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窃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9]。臣闻阴惨者刑也，阳舒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凡系狱之囚，多在极法，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威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

【注释】

①或奏句：清流，指负有时望的清高的士大夫。周兴出身于尚书都事，是品流之外的官吏。

②地官：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改户部为地官。

③明府：唐人呼县令为明府。

④鬼杀：指染病而死。

⑤又杀句：谓不在市朝公开地处死。夏官，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兵部为夏官。

⑥太穆神皇后：唐高祖李渊的皇后。　文德圣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的皇

后。

⑦忠孝太后:武则天尊其母为忠孝太后。

⑧胄曹参军:唐诸卫府皆有胄曹参军,掌戎仗、器械及公廨兴造、决罚之事。

⑨景云:即卿云、庆云,象征祥瑞的云彩。

【译文】

14 九月初三,任命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士兵二十万讨伐突厥骨笃禄。

15 当初,在高宗时代,周兴以河阳县令的身份受到皇帝召见,皇上要升擢任用,有人奏报说周兴不是出身清流官,皇上就没有用他。周兴不知道,多次在朝堂等候皇上的任命。各宰相都默不作声,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当时是同平章事,对他说:"周明府你可以离去了。"周兴以为玄同阻遏自己,衔恨在心。魏玄同一向和裴炎友善,当时的人因为他们的情谊始终不变,称他们是"耐久朋"。周兴奏告太后,诬陷魏玄同说过:"太后年老了,不如奉立中宗,时间较为持久。"太后很生气,闰九月十五日,赐他死在家里。监刑御史房济对玄同说:"老丈你为什么不上书告密,希望获得太后召见,可以自我申诉!"玄同感叹说:"被人杀被鬼杀,又有何不同,怎么能做告密人呢?"随即自杀。又把夏官侍郎崔詧在隐密处杀了。其他内外大臣因此获罪而死,以及流放贬官的非常多。

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所牵连;二十九日在州里被杀。易从的为人,仁慈、孝顺、忠君、谨慎,在街市上将被处死时,吏属百姓怜悯他无辜,不论远近都奔往观看,争着脱掉衣服投掷到地上说:"替长史祈祷冥府的福禄。"有司把衣物估价,价值达十几万。

周兴等人诬告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划反叛。黑齿常之被召回,并关进监狱。冬,十月初九,常之自缢而死。

初十,太后把宗室鄂州刺史嗣位郑王李璥等六人杀掉。十一

日，嗣位滕王李修琦等六人被免除死罪，流放到岭南。

16 十八日，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同时任同平章事。

17 二十日，太后下诏令把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和皇地祇配祭，忠孝太后跟着配享。

18 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呈上奏疏，认为："周朝时成王、康王为人所称颂，汉朝时文帝、景帝为人所赞美，都是因为能置刑法不用的缘故。现在陛下的政治，虽然说是非常完善了，但太平的朝代，上下都乐于陛下的政治教化，不应该有乱臣贼子，每天触犯国法被杀。最近大案件增加很多，叛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愚臣冥顽无知，最先以为犯人犯罪都是事实，可是上月十五日，陛下特别审查出，关在监狱的犯人李珍等人没有罪，百官庆贺欢悦，都恭贺圣上的英明，臣才知道在陛下宽大的法网上，也挂着无罪被冤的人。陛下极力地使刑法宽和，狱官却急切地要严刑峻法，因而伤害了陛下的仁政，而诬蔑了太平的政事，臣私下感到很遗憾。而且在九月二十一日下敕令免除楚金等人死罪的时候，起先天有风雨，后来变为祥云。臣听说天空阴惨是用刑的关系，阳和舒泰是德政造成的；圣人效法上天，上天也帮助圣人，天意是这么样子，陛下怎么可以不恭承顺应天道呢！现在天又阴沉下雨了，臣子恐怕过错又在狱官身上。凡是被关在监狱的犯人，大多被判死刑，行路之人的议论，对判决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陛下为什么不全部召见犯人，亲自诘问他们的罪呢！犯罪而有实据的人，公开处死以示众。滥而无度的话就严厉惩罚执法的狱吏，使天下百姓都能心悦诚服，人人都知道政刑不滥，如此难道不是至德清明的政治吗！"

天授元年[1]

1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

用周正[2]，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3]，周、隋之嗣同列国[4]。

2 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5]，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诏曰制[6]。秦客，太后从父姊之子也。

3 乙未，司刑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

4 腊月，辛未，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

5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迁文昌左相，岑长倩迁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攸宁，士彠之兄孙也。

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6 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7 丁卯，地官尚书王本立薨。

8 三月，丁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

9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10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素诡谲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7]，判司使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废，徙和州，

壬午，杀其子豫章王亶；贞亦族灭。擢思止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御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8]，但能触邪耳。"太后悦，即以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没宅赐之，思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于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适至，亦刎其首，函之以归。道过汾州，司马毛公与之对食，须臾，叱毛公下阶，斩之，枪揭其首入洛，见者无不震栗。

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9]，入是狱者，非死不出，弘义戏呼曰"例竟门[10]"。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11]，被告者皆曰："遇来、俊必死，遇徐、杜必生。"

有功，文远之孙也[12]，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13]，以宽为治，不施敲朴。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

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景俭,武邑人也。

司刑丞荥阳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11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10],制颁于天下。

12 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征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13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11],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二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注释】

①天授元年:这一年九月,始改年号为天授。

②周正:周代的历法。古代历法以建子、建丑、建寅为三正。夏代建寅,殷代建丑,周代建子。建子就是说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③以周汉二句:古代新王朝建立后,封前两朝的王侯后裔为诸侯国君,称二王。另外往往还要给予前代王朝的王族后裔王侯的名号,称二恪。恪,尊敬的意思。唐朝本以后周朝及隋朝的后裔为二王后,此时改称周朝和汉朝的后裔为二王后。

④周：此指后周朝。

⑤改造句：胡三省注："十二字：'照'为'曌'，'天'为'而'。'地'为'埊'，'日'为'㊀'，'月'为'囝'，'星'为'〇'，'君'为'㠯'，'臣'为'恩'，'人'为'年'，'载'为'臮'，'年'为'秊'，'正'为'壬'。又有'证'为'鑿'，'圣'为'埏'二字。

⑥改诏曰制：避武后名讳。曌，诏同音。

⑦判司：唐代称州曹各司的参军为判司。

⑧獬(xiè 谢)豸：传说中的一种兽名。个性忠直，看见人争斗，便用其独角触那不直的人。

⑨制狱：即诏狱。关押奉诏令逮捕的人犯的监狱。

⑩例竟门：竟有死的意思，入此门照例必死，故称例竟门。

⑪司刑丞：官名，即大理寺丞。

⑫文远：即隋唐之际的学者徐文远(公元550～623年)，偃师(今属河南)人，名旷，以字行。博通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李密、王世充等均从受学。隋文帝时迁太学博士，炀帝时擢国子博士。入唐仍为国子博士，封东莞县男。

⑬司法：唐制：法曹司法参军，掌鞫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

⑭阎浮提：佛教称人世为阎浮提。

⑮太后句：胡三省注："垂拱四年诛薛绍，太平公主寡居。"

【译文】

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年)

1十一月初一，冬至。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赦免天下。开始使用周代的历法，把永昌元年十一月改为载初元年正月，把十二月作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把周、汉的后代作为二王之后，舜、禹、成汤的后代为三恪，后周、隋的子孙和列国诸侯地位同等。

2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呈上，初八，开始施行。太后自己命名为"曌"，为避讳改"诏"为"制"。秦客是太后堂姊的儿子。

3十六日，司刑少卿周兴上奏请求除掉唐宗室的属籍。

4腊月二十三日，任命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号为鄂国公。

5 春,一月初十,武承嗣升迁为文昌左相,岑长倩升迁为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代理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降为地官尚书。攸宁是士彠哥哥的孙子。

当时武承嗣、武三思掌大权,连宰相都屈居他们之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病,承嗣、三思前往慰问,方质靠在床上不行礼。有人劝他,方质说:"死生命中已注定,大丈夫怎么能够委屈地事奉太后的近亲,以求苟且免祸呢?"不久便被周兴等人所陷害,十六日,被流放儋州,抄没家产。

6 二月十四日,太后在洛城殿策试贡士。贡士的殿试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7 二十日,地官尚书王本立去世。

8 三月初十,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去世。

9 夏,四月十一日,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曾经推举犯大逆之罪之人,因而获罪被判下狱死去。

10 醴泉人侯思止,起先以卖饼为职业,后来侍奉游击将军高元礼,做高元礼的仆人,思止一向就诡诈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一个判司,判司指使思止密告裴贞和舒王元名策划反叛,秋,七月初七,李元名获罪官位被免,迁调到和州,初八,把元名的儿子豫章王李亶杀掉,裴贞也遭受灭族。太后升擢思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的人常常得到五品官,思止要求做御史,太后说:"你不识字,怎能做御史!"思止回答说:"獬豸何曾识字,只能头触那不正的邪人罢了。"太后很高兴,马上就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过了几天,太后把以前所抄没的房宅赐给他,思止不接受,说:"臣讨厌那叛逆的人,不愿住到那种人的宅第。"太后更加赏识他。

衡水人王弘义,一向品行就不好,曾经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县官派人搜捕白兔,把瓜田践踏得一干二净。他又游历经过赵州、贝州,看到闾里老人作斋饭布施,

就告发说他们在谋反，杀死两百多人。王弘义被升擢为游击将军，不久又升迁为殿中侍御史。有人告密胜州都督王安仁阴谋反叛，太后下敕书令王弘义查办。王安仁不服，弘义就在安仁的枷上把他的头砍掉；又捕杀安仁的儿子，正好安仁的儿子到来，也砍掉了他的头，用匣子装着回朝。路过汾州时，司马毛公和弘义对坐饮食，没多久，把毛公叱下台阶，斩杀了，用枪把毛公的头颅挑着进入洛阳，看到的人没有不震惊颤抖的。

当时在丽景门里设置制狱，进入这种监狱的犯人，不是死亡是不可能出去的，弘义开玩笑地说那是"例竟门"。朝廷的士大夫人人自危，见面时不敢交谈，在路上遇到时交换眼色而已。有人因为入宫朝见，却暗地里遭到逮捕，因此臣子每次早朝时，常要和家人诀别说："不晓得能不能再相见？"

当时法官争着表现严酷，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自抱着平和宽恕的态度办案，被告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一定能活。"

徐有功是徐文远的孙子，名叫弘敏，以表字通行于世。起初做蒲州司法，以宽和办理政事，不用刑杖打击犯人。底下吏属互相约好，违背徐司法的规定而用刑杖打击犯人的人，大家一起加以斥责。等到他的官秩满时，没有杖打过一个人，但任内的事也办得很好。他连续升迁到司刑丞，凡是酷吏所诬害的，有功都替他们伸冤，前后所救活的有数十百家。他曾经在朝廷争辩有关刑狱的事情，太后以严厉的颜色责问他，左右大臣都颤抖害怕，只有有功神色仍然不屈服，争执得更急切。太后虽然好杀，但知道有功正直，非常敬重畏惧他。杜景俭是武邑人。

司刑丞荥阳人李日知也崇尚平和宽恕。司刑少卿胡元礼要杀一个犯人，日知认为不可以，双方再四的争执，元礼生气地说："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犯人终究没有生存的理由。"日知说："我李日知一天不离开刑曹，这犯人终究没有判死刑的法令！"最后

把两人定案的卷宗呈报上级，目知果然判断正确。

11 东魏国寺和尚法明等人撰写《大云经》四卷，奉表呈上太后，说太后是弥勒佛下世转生，应当取代唐而为人世的主人，太后就下诏令颁布天下让天下的人知道。

12 武承嗣要周兴罗织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的罪名并告发，太后征召他们前往洛阳。素节发配舒州，听到丧家的哭声，感叹说："生病而死，怎能轻易得到啊，他们却使劲地哭！"十三日，到了龙门，把素节缢死。上金也自杀了。把他们的儿子宗支党羽全部杀掉。

13 太后要把太平公主嫁给她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攸暨，武攸既当时是右卫中郎将，太后暗中派人杀掉攸暨的妻子，而把公主嫁给攸暨。公主额头面颊都很宽大，富有权谋才略，太后认为她很像自己，特别宠爱她，常常和她一起暗中商议天下事。根据旧有的制度，诸王所封食邑不超过一千户，公主不超过三百五十户；独有太平公主的食邑累积加到三千户之多。

14 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

15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

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1]，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2]；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彠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3]，时人谓之四时仕宦[4]。

敕改州为郡；或谓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5]。"太后遽追止之。

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6]。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16 冬，十月，甲子，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奸赃流岭外。

17 丁卯，杀流人韦方质。

18 辛未，内史邢文伟坐附会宗秦客贬珍州刺史[7]。顷之，有制使至州，文伟以为诛己，遽自缢死。

19 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8]。

20 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

21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22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23 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泉献城为左卫大将军。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献诚第一，以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咄摩复让献诚。献诚乃奏言："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9]，请停此射。"太后善而从之。

【注释】

①左台：官署名。即左肃政台。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并增置右肃政台。

②追尊四句：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故以上古周王姬氏为其远祖。 康睿：严衍《通鉴补》改为"康惠"。

③游艺句：谓傅游艺在一年之内由九品升到一品。衣(yì易)：穿着。

④四时仕宦：一年四季，每季都升迁官位。

⑤不祥：因为州、周同音，故"废州"犯忌。

⑥巡抚诸道：据中华书局本选录章钰校勘记，诸本"巡"作"存"，"诸道"下有"癸卯"二字。

⑦珍州：旧州名。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置，治所在今贵州正安县西北。后废置多次，于明初改为真州长官司。

⑧仍赐句：僧徒一般着缁色袈裟，有恩赐才穿紫色袈裟。唐五品以上官员原来佩鱼符，天授二年改佩龟袋，中宗改佩鱼，此时又改为佩龟。

⑨今多非二句：泉献诚是高丽泉男生的儿子，薛咄摩是薛延陀族人，都不是汉族官吏。

【译文】

14 八月十一日，杀掉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二十日，杀掉尚书左丞张行廉。二十八日杀掉南安王李颖等唐宗室十二人，又鞭挞故太子李贤的二个儿子致死，唐的宗室到此几乎死光了，那些留下来的年幼弱小的人也都流放到岭南，又杀了他们的几百家亲戚党羽。只有千金长公主因为巧言谄媚而保全性命，她自己请求做太后的女儿，还更改姓氏为武氏；太后宠爱她，更改她的名号为延安大长公主。

15 九月初三，侍御史汲县人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多人前往宫廷呈上奏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给皇帝姓为武氏。太后不答应；擢升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和皇帝宗族亲戚、远近的百姓、四方夷狄的酋长、僧徒、道士等共六万多人，都呈上和游艺所请求的一

样的奏表，皇帝也呈上奏表，请求赐自己姓武氏。初五，群臣上书说："有凤凰从明堂飞进上阳宫里，回还时又棲留在左肃政台的梧桐之上，停了许久，才向东南飞去；又有几万只赤雀飞来聚集在朝堂上。"

初七，太后接受了皇帝和群臣的请求。初九，驾临则天门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又改年号为天授。十二日，太后尊崇自己的名号为圣神皇帝，把皇帝改为皇嗣，赐姓武氏；又把皇太子作为皇孙。

十三日，在神都设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他的夫人姒氏为文定皇后，平王的小儿子武为睿祖康皇帝，他的夫人姜氏为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严祖成皇帝，他的夫人为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为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他的夫人都和他们的谥号一样，称为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彠哥哥的孙子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都为郡王，所有姑姊都封为长公主。

又任命司宾卿溧阳人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和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侍御史来子珣等人都赐姓武。秦客暗中劝太后改掉唐的国名，所以第一个封为内史。游艺一年之间，穿过青、绿、朱、紫等四种颜色的官袍，当时的人称他为"四时仕宦"。

下敕令把州改为郡；有人对太后说："陛下刚刚改国号就废了州，不吉祥。"太后马上追回诏命，停止改州为郡。

命令史务滋等十人巡察安抚各道。太后封其兄的孙子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16 冬，十月二十一日，检校内史宗秦客因贪赃获罪，贬为遵化尉，秦客的弟弟楚客也因奸佞贪赃而流放到岭南。

17 二十四日，把流放的韦方质杀死。

18 二十八日，内史邢文伟因为附和宗秦客而获罪，贬为珍州刺史，不久，有皇帝的使臣到了珍州，文伟以为是来杀自己的，就急忙自缢死去。

19 二十九日，下敕令两京各州，每州设置大云寺一座，收藏《大云经》，让和尚升高座位，讲解经文内容，撰写《大云经》义疏的和尚云宣等九人，都赐给县公的爵位，还赐给他们紫袈裟、银龟袋。

20 下诏令天下姓武的都免掉赋税劳役。

21 西突厥卜姓部落，从垂拱年间以来，一直被东突厥所侵扰掠夺，离散逃亡得几乎完尽了。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罗剩余部众六七万人，进入内地居住，朝廷授予他右卫大将军，改名号为竭忠事主可汗。

22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酷吏所陷害，当受灭族的刑罚，秋官郎中徐有功再三力争而不能平反。秋官侍郎周兴奏报有功出脱谋反的囚犯，应该判处斩首，太后虽不允许杀有功，但也免除了有功的官位；然而太后素来推重有功，经过一段时间，又起用他为侍御史。有功跪伏在地上，流着泪再三推辞说："臣听说鹿在山林里奔走，而生命却系在庖丁厨师身上，这是形势所迫而造成的。陛下任命臣为法官，臣不敢枉屈了陛下的法令，臣一定会死在这官职里。"太后一定要授给他，远近士民听到这件事的，都互相表示庆贺。

23 这一年，任命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拿出金银珠宝，命令选拔南北二牙百官中，善于射箭的五人比赛，结果献诚得第一，要把第一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咄摩又要让给献诚。献诚就奏告说："陛下命令选拔善于射箭的人，选拔结果，获胜的多不是汉官，臣私下担心四方夷狄因此轻视汉人，请求陛下停止这种射箭比赛吧！"太后认为很对而接受了这一建议。

二 年

1 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余四室皆闭不享[1]。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2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以为："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慝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倘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听。

3 饶阳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

4 侍御史来子珣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2]，皆坐诛。

5 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请封中岳。

6 己亥，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3]，唯量置守户。

7 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以罪诛。

8 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同鞫刘行感狱，俊臣奏务滋与行感亲密，意欲寝其反状。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务滋恐惧自

杀。

9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甕！"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

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10 徙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11 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丰王。

12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13 追复李君羡官爵[4]。

14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5 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5]，升于道教之上。

16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17 丙辰，铸大钟，置北厥。

18 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19 六月，以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并同平章事。思晦，彦

玮之子也。

【注释】

①四室:指奉祀宣帝、元帝、光帝、景帝的殿堂。

②尚衣奉御:官名。掌皇帝衣服、进御之事。

③兴宁:元帝陵称兴宁。 永康:景帝陵称永康。 隐陵:严衍《通鉴补》认为:隐字疑衍,或是二字。

④李君羡(?~公元648年):唐初将领。武安(今河北永年)人。高祖时从破宋金刚,讨王世充,破窦建德、刘黑闼,累建功。又与尉迟敬德攻突厥。封武连县公,拜兰州都督。贞观时,有谣言当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心忌之。逢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报曰五娘,太宗惊愕。又因为君羡的官称封邑属县都带有"武"字,为太宗所不容,贬为华州刺史,借故将他处死。

⑤革命之阶:胡三省注:"谓《大云经》也。"

⑥彦玮:即唐朝官员乐彦玮(?~公元644年),字德珪。长安(治今陕西西安)人。显庆中为给事中。麟德初,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数月,罢为大司宪卒。

【译文】

二年(辛卯,公元691年)

1正月初一,太后开始在万象神宫正式接受尊号,旗帜以赤色为尊。初二,把社稷坛改设在神都。初九,把武氏神主接纳进太庙;在长安的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的先帝,余下的四个殿堂都关着不举行祭礼,又把长安的崇先庙改为崇尊庙。十三日,冬至,在明堂举行大祭,祭祀昊天上帝,百神陪祭。武氏祖宗配祭,唐三帝也同样配祭。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的李嗣真因为苛酷的官吏横行无忌,就呈上奏疏,认为:"现在密告的案件杂乱繁多,但虚妄的多,真实的少,恐怕会有凶险奸邪的小人,阴谋离间陛下和群臣关系。在古代判决时,公卿可以参与听断,决断之后,帝王一定要宽恕三次,不能再宽

恕时才行刑。近日狱官一个人奉命为使者，独自推究审问，案子审定之后，法官根据狱吏的决断判刑，不让案子重新审问；有时狱官自己临时独断，不再呈报上奏。像这样子下去，权柄就落在臣下手里，这不是周密谨慎的方法，假如有冤枉过滥的情形发生，怎么可能知道呢！何况以九品官的身份，却受命专责推问案件，掌握生杀的权柄，窃夺君主的威势，按察推覆的职事既不归于刑部，省察审核的责任又不来自门下省，国家的刑罚，轻易的给与别人，恐怕会给社稷带来祸害。"太后不接受。

3 饶阳县尉姚贞亮等好几百人上表请求为太后加上尊号为"上圣大神皇帝"。太后不答应。

4 侍御史来子珣诬陷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图谋反叛，刘行感兄弟都获罪被杀。

5 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和朝集使二千八百人，上表请求到中岳封禅。

6 二十七日，废除唐掌理兴宁、永康、隐陵等陵寝的官员，只酌量设置守陵园的民户。

7 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因犯罪被杀。

8 纳言史务滋和来俊臣一起审问刘行感的案件，俊臣奏告务滋和行感很亲近，想要搁置行感谋反案的审理。太后命令来俊臣把务滋一起加以推问。务滋害怕而自杀。

9 有人告文昌右丞周兴和丘神勣同谋反叛，太后命来俊臣审理，俊臣和周兴审案后一起吃饭，俊臣对周兴说："犯人多不招认，应当采用什么方法呢？"周兴说："这太简单了！拿一个大缸，用木炭在缸的四周烤炙，让犯人进入缸里面，还有什么事不招认的！"俊臣就要来大缸，按周兴所说的方法，四面用炭火烤，然后起身对周兴说："朝廷有内部诉讼状，需要审问老兄，请老兄进入这大缸里吧！"周兴害怕得叩头认罪。按刑法应当处死，太后原谅了他，二月，把周兴流放到岭南，在路上他就被仇家所杀害。

周兴和索元礼、来俊臣争着表现残酷、苛刻，周兴、索元礼所杀的各有几千人，俊臣所破灭的家庭有一千多家。元礼的残酷尤其厉害，太后也把他杀掉了，来慰抚人们怨恨的情绪。

10 把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迁调为定王。

11 立前太子李贤的儿子光顺为义丰王。

12 二十二日，太后把始祖墓命名为德陵，睿祖墓名为乔陵，严祖墓名为节陵，肃祖墓名为简陵，烈祖墓名为靖陵，显祖墓名为永陵，把章德陵改为昊陵，显义陵改为顺陵。

13 追认恢复李君羡的官爵。

14 夏，四月初一，日食。

15 初二，下诏令说因为佛教是开创以周代唐业绩的阶梯，所以把佛教提升在道教之上。

16 命令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17 十五日，铸造大钟，放置在宫殿北面的门楼上。

18 五月，任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进击吐蕃，半路又召回朝，军队最后还是没有出征。

19 六月，任命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和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一起任同平章事。乐思晦是乐彦玮的儿子。

20 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21 八月，戊申，纳言武攸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1]。

22 庚申，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来俊臣鞫虔勗狱，虔勗自讼于徐有功；俊臣怒，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枭首于市。

23 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2]，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守礼、守义，光顺之弟也。

24 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初与徐敬业通谋；甲子，流思文于岭南，复姓徐氏。

25 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鞫之，不问一款[3]，先断其首，乃伪立案奏之，其杀张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钳口。

26 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壬辰，下狱，自杀。

27 癸巳，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太后谓仁杰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4]，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28 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征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5]。'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遣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6]。

29 壬辰[7]，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纲之孙也[8]。太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安静独正色拒之。及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曰："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俊臣竟杀之。

30 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太后许之。狄仁杰曰："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注释】

①司礼卿：唐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太常寺为司礼寺，司礼卿即该寺长官。

②义丰王句：胡三省注："光顺兄弟皆章怀太子贤之子。"

③款：指囚犯的供词。胡三省注："狱辞之出于囚口者为款。"

④卿在二句：指垂拱四年狄仁杰任豫州刺史时，有好政绩。

⑤神不歆二句：这是《左传》僖公十年晋大夫狐突的话，意思是：神灵不享不同族类的祭物，百姓不祭祀不同宗族的人。歆，古人认为祭祀时神鬼先用鼻嗅、口吸的方式享用祭物的气味。

⑥乾祐：即唐朝官吏李乾祐，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历治书，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为褚遂良所恶，迁邢、魏二州刺史。因刺取朝廷事发，获罪，流巂州。后为司刑、太常伯，又坐罪免官卒。

⑦壬辰：天授二年十月无此日。据《新唐书》作"壬戌"，即十月二十五日。

⑧纲：即唐朝官吏李纲（公元547～631年）。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字文纪，初名瑗，字子玉。仕隋为太子洗马、尚书右丞等官，为杨素所忌，使为行军司马，从刘方远攻林邑。旋被排斥去官。入唐，为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以太子建成不听谏，屡请致仕，高祖仅解除其尚书。贞观中，复为少师，发言陈事，无所回避，以刚直著称。

【译文】

20 秋，七月，迁徙关内九十万户来充实洛阳。

21 八月初十，纳言武攸宁官位被废，降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管纳言的事务。

22 二十二日，杀了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勗。来俊臣审问虔勗的案情，虔勗在徐有功面前自我辩护；俊臣很生气，命令卫士把虔勗乱刀砍死，在市朝上斩首示众。

23 义丰王李光顺、嗣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长信县主等人都赐姓武氏，和睿宗的儿子们都被幽禁在宫廷中，十几年不走出宫门一步。守礼、守义是光顺的弟弟。

24 有人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当初曾和徐敬业合谋反叛；二十六

日，把思文流放到岭南，回复他本来姓氏徐氏。

25 九月初八，杀了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审问时，不问一句口供，先砍了他的头，再伪造案卷奏报。来俊臣杀张虔勗时也是这样。太后所下敕令都依从了来俊臣，天下人都闭口不敢讲话。

26 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把做梦的事告诉他所亲近的人，他所亲近的人奏告朝廷；二十五日，傅游艺被关进监狱里，自杀而死。

27 二十六日，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和冬官侍郎裴行本都授予同平章事。太后对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些好政绩，你要知道诬陷毁谤你的人姓名吗？"仁杰谢罪说："陛下认为臣有过错，臣请求改正；知道臣没有过错，是臣的幸运，臣不愿知道毁谤者的名字。"太后对此深表感叹、赞美。

28 在此之前，凤阁舍人修武人张嘉福，曾经派洛阳人王庆之等好几百人呈上奏表，请求册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已有皇嗣在东宫里，不该有这种议论，奏告请求严词谴责上书的人，并且命令他们解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坚决表示不可以。由此大大忤逆了诸武的心意，于是他们排斥长倩，命令他西征吐蕃，还没有到吐蕃，又召他回来，关在制狱里。承嗣又诬陷辅元。来俊臣又威胁长倩的儿子灵原，要他牵连出司礼卿兼管事纳言政事的欧阳通等几十人，说他们都一起谋反。欧阳通被俊臣审讯，虽用遍五种毒刑，始终没有承认，来俊臣就伪造欧阳通的口供。冬，十月十二日，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人都被处死。

王庆之朝见太后，太后说："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废掉？"庆之回答说："'神不享用不同族类的人的祭祀，百姓也不祭祀不同家族的人。'当今谁拥有天下，怎么反以李氏做为后嗣呢？"太后指示臣下打发庆之离去。庆之伏在地上，以生命担保，哭泣请求，不肯

离去，太后就把盖印的纸片送给庆之说："要见我的话，就把这个拿给守门的人看。"从此以后王庆之多次求见，太后相当生气，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赏赐庆之杖刑。昭德把庆之带出光政门外，向朝廷士臣说："这个贼子要废掉我们皇嗣，另立武承嗣。"命令手下动手摔他，摔得他耳朵、眼睛都流出了血，然后再用杖把他打死，他的党羽便逃散了。

李昭德趁机对太后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子孙，使之成为万代的基业，怎么可以让侄子作为后嗣呢！从古到今没听说侄子身为天子，而替姑姑立庙的事！况且陛下接受天皇的临终托付，如果把天下让给武承嗣，那么天皇就不能享受祭祀了。"太后也表示赞同。昭德是李乾祐的儿子。

29 二十五日，杀了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是李纲的孙子。太后要以周代唐时，王公百官都呈上奏表劝武后登皇位，只有安静严词拒绝。后来诏令一下关在制狱里，来俊臣诘问他谋反的情况，安静说："为了我是唐家老臣，要杀就杀吧！如果问我谋反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来俊臣最终还是把他杀掉了。

30 太学生王循之呈上奏表，请假回家；太后答应了。狄仁杰说："臣听说国君只有生杀的权柄不给与人，其他的都归给有关官署办理。所以凡是左、右丞，士庶以下的事就不必处理；左、右相，入流官吏以上的事才加以 判理，因为这些人地位逐渐尊贵的关系。这个学生请求休假，这是国子监丞、主簿的事，如果天子还替他发布敕令，那么天下事凭敕令就可以完全解决吗！一定要事事不违背自己的心愿的话，只有普遍设立制度罢了。"太后认为很对。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

唐纪二十一　起玄黓执徐，尽柔兆涒滩，凡五年。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

长寿元年[1]

1 正月，戊辰朔[2]，太后享万象神宫。

2 腊月，立故于阗王尉迟伏阇雄之子瑕为于阗王。

3 春，二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檀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3]。"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4]。"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

"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4 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55]；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5 戊辰，以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平章事。执柔，恭仁弟之孙也[56]，太后以外族用之[57]。

6 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7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定减死矣。德寿业受驱策，欲求少阶级，烦尚书引杨执柔，可乎？"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绊于镫，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杰既承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王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之告变[88]，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綝视之；綝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俊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綝奏之。

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89]，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宣礼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献西乡令；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俊臣与武承嗣等固请诛之，太后不许。俊臣乃独称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90]，亏损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注释】

①长寿元年：胡三省注："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自四月以前犹是天授三年。"

②戊辰朔：当时以十二月为岁首，戊辰朔乃天授三年十二月初一。

③补阙等四句：意思是补阙、拾遗、侍御史、校书郎员额多而滥杂。 榷(qú 渠)推：用四齿耙翻动。榷，农具名，即四齿耙。 碗脱：谓人如同脱坯于同一模型的碗，个个都一个模样。

④眯(mǐ 米)：异物进入目中，难以睁开眼睛辨清东西。

⑤大夫：时魏元忠任御史中丞，此称魏元忠为"大夫"，是超出魏元忠身分的谄媚举动。御史中丞位居御史大夫之下。

⑥恭仁：即隋宗室杨恭仁。仁寿中为甘州刺史，为政不苛细，边民安于生业。后从讨杨玄感，破之。归唐后封观国公，任凉州总管。

⑦太后句：胡三省注："太后母杨氏。"

⑧告变：向朝廷密告变故。此处意为申冤。

⑨上变：意同"告变"。

⑩将顺：随顺，顺势助成。

【译文】

唐纪二十一 起壬辰(公元692年)，止丙申(公元696年)，共五年。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

长寿元年 (壬辰，公元692年)

1 正月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大飨祭礼。

2 十二月，立于阗故国王尉迟伏阇雄的儿子瑕为于阗国王。

3 春，正月初一，太后接见派往安抚各地使臣所推举的人，不论贤愚，一律提拔任用。才能上等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次等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用官吏的制度从这时开始。当时人对这种情形的批评是："补阙连车装载，拾遗平斗称量；侍御史可用齿耙翻动，校书郎如碗脱坯一样。"举人沈全交便续了二句："糊涂透顶的存抚臣，眼眯尘埃的圣神皇。"而被御史纪

先知所捕，劾举他诽谤朝廷政事，请在朝廷的议事厅上处以杖刑，然后交付法官论罪。太后笑着说："只要诸位不滥，哪怕众人议论！应赦免他的罪。"先知大感惭愧。太后虽然滥用官职来笼络天下人心，然而对不称职的，发觉后也会免职，或判罪斩首。控制赏罚大权以统治天下，政令由自己决断，明于观察清细，善于裁断，所以当时的人才也竞相为她所用。

4 宁陵县丞庐江人郭霸，因谄媚太后，官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生病，郭霸前去慰问；尝了尝魏元忠的大便，高兴地说："大夫，您的大便若甜就令人担忧；现在大便是苦味，病不要紧了。"元忠非常厌恶他，逢人就说这件事。

5 初二，任用夏官尚书杨执柔为同平章事。执柔是杨恭仁弟弟的孙子，太后因他是母族的人而进用他。

6 当年隋炀帝营建东都，没有修筑外城，只有短墙而已。到此时，凤阁侍郎李昭德才营建外城。

7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前，来俊臣上奏，请发出敕命：凡一审承认造反的可减轻死罪。知古等入狱后，俊臣便拿这条敕令诱他们招认。仁杰答说："大周革命，万事万物都是新的；我是唐朝的旧臣，甘愿被砍头。造反是实情！"俊臣的审讯才稍加放松。判官王德寿对仁杰说："尚书您一定会减死罪的了。我已受到指使，也想官阶稍稍升级，烦请尚书把杨执柔牵连到案中来，可以吗？"仁杰说："天地怎教我狄仁杰干这种勾当！"一头撞在柱上，血流满面；德寿害怕而向他道歉。

侯思止审问魏元忠，元忠理直气壮；思止发怒，教人倒拖着他走。元忠说："我命薄，如同从驴子背上跌落，足还挂在镫上，被驴子拉着走。"思止愈生气，再次拖他。元忠说："侯思止，你如要魏元忠的脑袋便砍吧，何必要我承认造反！"

狄仁杰已承认造反，主管官等公文到后执行刑戮，不再严加防

备。仁杰撕了块被面写成申冤的状子，放在棉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气开始热起来了，请交给我家人拿回去抽掉棉花。"德寿允许了。仁杰的儿子光远得到这状子，拿去申冤，得到召见。武则天看了，拿着问俊臣。俊臣回答说："狄仁杰等入狱，臣并未除掉他们的巾带，住处也很安适；假若没有事实，他怎肯承认造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绋去探视，俊臣暂还给仁杰等巾带，一齐站在西边，让周绋去看；周绋不敢向西看，只向东看了看，口中应诺而已。俊臣又假撰仁杰等谢死的表文，让周绋奏给太后。

乐思晦的儿子不满十岁，被籍没入司农为奴，上告申冤得到召见。太后问他实情，答说："臣父亲已死，臣家已败，只可惜陛下的法治被来俊臣等所玩弄。陛下若不信臣的话，请选朝廷中忠良清廉而为陛下一向信任的臣子，说他们有造反的嫌疑，交俊臣去审问，没有不承认造反的啊！"太后心中稍有省知，召见狄仁杰等，问说："你为何承认造反呢？"答说："不承认，便死在拷打之下了。"太后说："为什么作谢死的表文？"答说："没有这事。"太后把表文给他看，于是知道表文是假的，因此放出狄仁杰等七人的家族。初四，贬任知古为江夏县令，狄仁杰为彭泽县令，崔宣礼为夷陵县令，魏元忠为涪陵县令，卢献为西乡县令；流放裴行本、李嗣真到岭南。

来俊臣与武承嗣等一再请求处死他们，太后不允许。俊臣便特别提出裴行本罪行尤其严重，请求杀他；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他，认为"贤明的君主有再生的恩典，俊臣不能承顺并助成君上的旨意，有损主上的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人崔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向太后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愿死在殿前。"以头撞殿上石阶，鲜血流浸地面，表示为臣不偏私于亲戚。太后都不听从。献可常用绿绢包头上伤口，故意露出一些在帽子外，希望太后看见而认为他忠心。

8 甲戌，补阙薛谦光上疏，以为："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1]，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2]；武能制敌，止验弯弧[3]。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4]，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5]，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9 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

10 庚辰，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1 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12 戊午，以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6]。

13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14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馒[7]，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15 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

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8]。

16 辛亥[9]，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10]，令著三覆之奏[11]。窃见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坚，齐聃之子也[12]。

【注释】

①选人：候补、候选的官员。

②试策：古代科举试士用对策。策即策问，试者按问题逐条对答，内容多为议论时政。

③弯弧：弯弓射箭。弧，木弓。

④昔汉武四句：胡三省注："汉司马相如为《子虚赋》，武帝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召以为郎，后为孝文园令，病免而卒。"

⑤桴（fú 伏）：通"枹"。鼓槌。

⑥秋官：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刑部为秋官。

⑦馑（dàn 淡）：薄饼卷肉。

⑧莱川州：此地名有误，当作叶川州。叶川州的治所在今四川省康定县境内。不久改为来川州。

⑨辛亥：长寿元年六月无此日，当有误。

⑩五听之道：古代审案的五种方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多方面观察来判断案情曲直。

⑪三覆之奏:指唐太宗规定的死刑执行之前须履行的"三覆奏"手续,即决前一日、二日和执行之日要经过三次覆勘奏闻。

⑫齐聃:即唐代官吏徐齐聃。字将道,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八岁能文,太宗召试,赐所佩金削刀。高宗时累官崇文馆学士、桃林令、西台舍人。后因事贬蕲州司马,又流钦州卒。

【译文】

8 初八,补阙薛谦光上奏,认为:"选举的原则,当然在求得真才,取舍之中关系着教化。现在的选人,都称被访察推举过,竞相活动奔走,一比高低,吵闹争讼而不以为耻。至于才干是否适应治国,不过下令用策问考试罢了;武功能否克敌,仅仅考验箭法。从前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恨不能生在他那个时代,等到安置相如到朝廷做官,最终不过主管孝文帝陵园而已,因为了解他不能胜任大臣的缘故。吴起将出战,左右的人献上剑来,吴起说:'为将军的掌握鼓槌,临阵时判断攻守;持兵刃战斗,不是将军的事。'这样看来,空谈的文章怎能济世,很会射箭不足战胜敌人。关键在于考察文官的德行才能,考察武官的胆识韬略,考核在职的优劣,再对推举的人加以赏罚而已。"

9 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勒索钱财,没有得到,诬告他谋反,将他逮入监牢。初九,勒死了献诚。

10 十四日,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任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11 二月初三,吐蕃党项部落一万多人投奔朝廷,分别安置在十个州居住。

12 二十二日,任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

13 夏,四月初一,赦免天下罪囚,改年号为如意。

14 五月初一,禁止天下屠杀畜牲及捕鱼虾。江淮间发生旱灾,闹起饥荒,民众不能捕鱼虾,饿死的人很多。

右拾遗张德，生下儿子第三日，私自杀羊请同事吃饭，补阙杜肃藏了一块卷肉薄饼，上奏章告发他。次日，太后在正殿对着仪仗，跟张德说："听说你生了个儿子，真为你高兴。"张德拜谢。太后说："肉从哪里得来？"张德叩头认罪。太后说："我禁杀生，喜庆丧葬之事不受干预；然而你从今以后请客，也要选择客人。"把杜肃的表章拿给他看。杜肃大为羞惭，全朝的臣子都想把痰啐他的脸。

15 吐蕃酋长曷苏率领部落请求归附朝廷，派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领精兵二万去迎接。六月，大军行至大渡水西岸，曷苏事机泄漏，被老百姓捉住。另一部落酋长昝捶率羌蛮八千多人来奔。玄遇安置他们在叶川州而撤兵。

16 辛亥日，万年县主簿徐坚上奏章说："古书上审案有五听的法则，明令规定断死刑要经三次复勘奏闻。臣发现近来有敕令审讯反叛的嫌犯，如果使者一得实情，立即行斩。人命最为重要，死了不能复生，万一含冤，无法申诉而全族抄斩，怎不令人痛心！这不足以整肃奸逆而昭明法典刑律，反而助长刑吏的威福，而使人民发生疑惧。臣希望废止这一决定，依法复审奏报。又法官的任命，要加以选择。有用法宽大公正，为人民称道的，应该亲信他、任用他；有办案苟求残忍，不为人信服的，应该疏远他，罢免他。"徐坚是徐齐聃的儿子。

17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1]："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2]："朕未之思。"秋，八月，戊寅，

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郑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璹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璹，思廉之孙[3]；元素，敬玄之弟也[4]。辛巳，以营缮大匠王璿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5]。承嗣亦毁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昭德独廷奏其奸。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6]。"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瓘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7]。善思名谨，以字行。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

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8]，三叔流言，四凶构难[9]，不设钩距[10]，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11]，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12]。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13]。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14]，去萋菲之牙角[15]，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膺籤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18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16]，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

19 制于并州置北都[17]。

20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

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21 左羽林中郎将来子珣坐事流爱州，寻卒。

22 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注释】

①夏官：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兵部为夏官。

②矍(jué 决)然：惊惶、急视的样子。

③思廉：即唐代史学家姚思廉(公元557～637年)。名简，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仕隋，历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继承父姚察事业，续撰梁、陈二史，迁代王府侍读。入唐，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为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奉诏与魏征等共撰史，终成《梁书》、《陈书》。加通直散骑常侍。

④敬玄：即唐大臣李敬玄(公元615～682年)。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人。贞观末入东宫侍读。高宗时，历任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中书令。仪凤中，迁洮河道大总管，与吐蕃战于青海，大败。贬衡州刺史。后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⑤营缮大匠：官名。职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的土木建设。营缮是官署名，光宅元年改将作监为营缮监。

⑥鬼朴：严衍《通鉴补》注："鬼朴，犹谚言杀胚。"

⑦浑仪监：官署名。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司天监为浑仪监。掌管天文、历法等。

⑧自文明二句：胡三省注："草，造也；昧，蒙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言后

称制之初，改元文明，造始之时也。屯者物之始，蒙者物之稚，言后称制初，犹天地生物之始。”

⑨三叔二句：胡三省注：“三叔，指韩、霍诸王；四凶，指徐敬业等。”

⑩钩距：反复调查，究其情实。是盘问人的一种方法。

⑪故置二句：胡三省注：“谓铸匦从开告密之门也。”

⑫紫宸：唐宋时内朝的正殿名。

⑬刍狗：祭祀所用，祭后则弃之。

⑭蘧(qú 渠)庐：旅舍。借住之处，不可久居，终当离去。

⑮蒌菲：当作“蒌斐”。本指文章交错的样子。《诗·小雅·巷伯》：“蒌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后因作谗毁之人的代称。

⑯涂泽：修饰容貌。

⑰并州：古州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

【译文】

17 夏官侍郎李昭德秘密向太后说：“魏王武承嗣的权太重。”太后说：“他是我侄子，所以作为亲信托以重任。”昭德说：“侄子对于姑母的关系，亲近的程度哪像儿子对于父亲？子仍有杀父而篡位的，何况是侄子呢！今武承嗣是陛下的侄子，贵为亲王，又做宰相，权力等于国君，臣恐怕陛下不能长久安坐帝位了。”太后惊讶地瞪着眼说：“我还没想到。”秋，八月十六日，任命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一并罢免他们的政务。委任秋官侍郎新郑人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璹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为同平章事。姚璹是姚思廉的孙子；元素是李敬玄的弟弟。十九日，以营缮大匠王璿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武承嗣便在太后前毁谤李昭德。太后说：“我任用昭德，才得安睡；他分担我的辛苦，你不必说了。”

这时，酷吏胡作非为，众官怕得不敢正立，独有李昭德在朝廷

奏明他们的劣迹。太后喜好瑞兆,有人献有红斑纹的白石,执政官问他祥异在哪里?回答说:"因它有赤心。"李昭德发怒说:"这石头是赤心,别的石头都造反吗?"左右都笑了。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腹写上:"天子万万年。"到朝廷来进献。李昭德用刀刮去,奏请交付法司处置。太后说:"他的动机并不坏。"下令放他走了。

太后喜近猫,让它和鹦鹉相处,带它们出来供百官观赏。传观还没有结束,猫饿了,捕捉住鹦鹉便吃下去。太后很难堪。

太后自垂拱年以来,任用残酷的官吏,先杀害唐宗族及贵显的亲戚几百人,再杀了大臣几百家,杀刺史、郎将以下,难以数计。每次任命一官,值守宫门的婢女私下相议:"挨刀的又来了。"不到十来天,便遭逮捕,全族被杀。监察御史朝邑人严善思,公正坦直敢于谏言。当时告密的人很多,太后也厌倦他们不断烦扰,便派严善思去审问。告密不实而遭判罪的有八百五十多人,专门陷害人的那一帮人因而气焰消退。于是他们勾结起来诬陷善思,善思因此获罪流放到驩州。太后明白他是受了冤枉,不久又召他回来任浑仪监丞。严善思名叫谨,以表字行于世。

右补阙新郑人朱敬则认为太后原是用高压刑法来禁绝对她的非议,现在已经即位,人心业已安定,应该减省刑戮,崇尚宽政。于是上表说:"李斯做秦国的丞相,用刻薄欺诈手段来杀诸侯,不知道用宽和政策取代它,结果遭致失败,这是不知变通的恶果。汉高祖平定天下,陆贾、叔孙通劝他用礼义治天下,而能传十二代之久,这是知变通的好处。自文明年陛下执政之初,天下生物之始,三位亲王播放谣言,四个恶徒起兵作乱,不施用反复盘查的方法,便无法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不厉行刑法,便不能破奸止暴。所以设置神器铜瓶,开告密之先例,善恶的状况必然呈现,隐藏的心思全部显露;天道帮助善人,没有罪人不被清除,人民安乐,紫宸殿改换了主人。然而急进的足迹不完整,绷紧的琴弦和声少,以前的好政策,今日便不管用了。敬请陛下参考秦、汉的得失,推求现时的合适措施,明

白糟粕应当抛舍，认识旅舍草屋应当毁弃，拔去小人的牙角，挫折奸险的锋芒，塞住诬陷的源头，扫除结党的现象，让天下人皆舒坦欢悦，哪有不快乐的呢！”太后嘉许他，赐给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奏说：“法司官吏都以虐待被告自夸，塞耳朵，锁脑袋，用重枷磨颈子，用铁圈紧束头颅并加楔子，打断肋骨，用竹签钉指头，吊头发，薰耳朵，叫做‘狱持’。或连着几天不给食物，通宵慢慢地审问，日夜以疲劳摧残，使被告无法睡眠，这叫做‘宿囚’。被告既然同是肉身，而且为了缓解眼前，苟且委曲以求延长死期罢了。臣曾听到大众的议论，皆说天下太平，何苦去造反！难道被告都是英雄，想做皇帝吗？只是受不了酷刑而自己诬服而已。请陛下加以体察。现在满朝官吏睡不安寝，都以为陛下早晨亲信他，晚上便以他为敌仇，不能活命了。周代用仁政而强盛，秦朝用刑戮而灭亡。请陛下放松刑罚，施行仁政，天下人就非常庆幸了！”太后较多地采纳他的意见，诏狱案件稍减。

18 太后年纪虽老，很会化妆，即使是亲随们也看不出她有老态。二十二日，下敕令，由于牙脱落后长出新齿，九月初九那天，驾幸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寿。改在九月举行祭后土的社祀。

19 下令在并州设立北都。

20 二十二日，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被王弘义陷害，流放到岭南。

21 左羽林中郎将来子珣，受事牵连，流放到爱州，不久便死了。

22 当初，新丰人王孝杰随着刘审礼出征吐蕃，任副总管，与审礼一道沦陷在吐蕃。吐蕃王见孝杰便流泪说：“你的相貌像我父亲。”对他大加礼遇，后来终于能回来，官位升到右鹰扬卫将军。孝杰在吐蕃久，知道那里的实情。时逢西州都督唐休璟建议再攻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命委任孝杰为武威军总管，和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领兵征吐蕃。冬，十月二十五日，大败吐蕃军，再次夺四镇。设立安西都护衙门于龟兹，调集

军队驻守在那里。

二 年

1 正月,壬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太后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

2 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潜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1]。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瘗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孙也[2]。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团儿复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杀团儿。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泣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3],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寝。人以为有功苟自强,必内忧惧,密伺之,方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有功亦除名。

3 戊申，姚琦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4]，月送史馆。从之。《时政记》自此始。

4 腊月，丁卯，降皇孙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成义为衡阳王，楚王隆基为临淄王，卫王隆范为巴陵王，赵王隆业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5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5]："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6 甲寅，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6]："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7]，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舁入宫中[8]，使医内五藏[9]，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7 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

8 二月，丙子，新罗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

9 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

10 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人,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

11 来俊臣诬冬官尚书苏干,云在魏州与琅邪王冲通谋,夏,四月[10],乙未,杀之。

12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11]。

13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4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12],每朝会,陈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从帝号。

15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为司宾卿,罢政事;

以司宾卿万年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宽之玄孙也[13]。

【注释】

①厌(yǎn 衍)咒：用巫术迷信的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

②抗：即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之从兄窦抗。字道生。在隋以文帝甥早贵，累迁幽州总管。炀帝时免官。少年时与李渊亲近，李渊下长安后归唐，拜将作大将。后罢为左武侯大将军。从李世民征讨薛举、王世充，皆有战功。

③令史：官名。汉代置，掌文书，位次于郎。晋、南北朝沿置，皆有品秩。隋唐以后，已没有品秩，变为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吏员。此指侍御史的属员。

④时政记：唐制：自长寿二年，宰相每上朝奏论政事后，退归中书，由知印宰相记述当日奏对之语，送付史馆，称时政记。史官凭此，编于典册。

⑤长跪：直起身子跪着，表示恭敬。

⑥太常工人句：胡三省注："时公卿不得见皇嗣，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

⑦五藏：藏同"脏(zàng)"。

⑧舉(yú 于)：车。同"舆"。

⑨内：同"纳"。

⑩四月：此有误。当从《新唐书》作"五月"。

⑪棣州：古州名。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置。后数次废置。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34年)复置，移治厌次县(今山东惠民东南)。

⑫七宝：胡三省注："七宝，曰金轮宝、曰白象宝、曰女宝、曰马宝、曰珠宝、曰主兵臣宝、曰主藏臣宝。"

⑬孝宽：即北周大将韦孝宽(公元509～580年)，名叔裕，以字行。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北魏末为统军。后从宇文泰。大统八年(公元542年)任晋州刺史，镇玉壁。以功授骠骑大将军。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不服；他讨平尉迟迥，不久病死。

【译文】

二年(癸巳,公元693年)

1正月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大飨祭礼,让魏王武承嗣接着进献,梁王武三思最后进献。太后自作祭神宫的乐曲,用了乐舞优伶九百人。

2值守宫门婢女团儿得太后的亲信,她对皇太子有怨望,因此诬陷皇太子妃刘氏、德妃窦氏用巫术诅咒太后。初二,刘妃和德妃在嘉陵殿朝见太后,告退后,同时把她俩杀了,埋在宫中,不详确实地点。德妃是窦抗的曾孙女。皇太子怕违逆太后的旨意,不敢声张。在太后前面,表情举止和平常一样。团儿又想害皇太子,有人把实情报告太后,太后便处死了团儿。

当时,告密的人皆调唆人家的奴婢去检举主人,以求得功劳和赏赐。德妃的父亲窦孝谌任润州刺史,有家奴扮鬼弄怪来恐吓德妃的母亲庞氏,庞氏害怕,家奴便建议夜晚祭祷求解消灾,趁机告发这件事。案子交给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审理。季昶捏造事实上报,说庞氏和德妃一同祝祷诅咒,他一见太后就哭泣并显出一副无力支撑自己身体的样子,才说:"庞氏的这种做法,为臣的不忍说出口。"太后便升季昶为给事中。庞氏要被处斩,她的儿子窦希瑊面见侍御史徐有功申冤,有功发出公文到执法官,署令停止行刑,上奏章申辩,认为她没罪;季昶便奏告有功偏私庞犯,请求交付法司,法司判有功罪该处绞刑。令史把宣判告诉有功,有功叹息说:"难道只有我一人死,他们永远不会死吗?"吃完饭,掩上窗户就睡。人们认为有功外表勉为刚强,内心一定害怕,暗中窥伺他,正呼呼大睡呢。太后召见有功,当面说:"你近来审理案子,错判无罪的为何多起来了?"答说:"错放了人,是为臣子的小过;爱惜人命,是主人的大德。"太后便默不作声了。因此庞氏得以减免死罪,和她的三个儿子都流放到岭南。孝谌贬为罗州司马,有功被免除了作官的身分。

3十八日,姚璹上奏,建议命宰相撰写《时政论》,每月送交史馆,

太后接受了。《时政记》便从这时开始。

4 十二月十二日，降皇孙李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王，他们都是睿宗的儿子。

5 春，一月初十，任命夏官侍郎娄师德为同平章事。师德宽宏厚道，廉明谨慎，不计较人家对他的侵犯。与李昭德同上朝，师德体肥走得慢，昭德屡次等他还赶不上，便怒骂说："种田的农夫！"师德微笑说："我不做农夫，该谁做呢？"他的弟弟拜为代州刺史，将上任，师德对他说："我在相位充数，你又任刺史，恩荣太过分了，人家会嫉恨的，将用什么来避免呢？"弟弟起跪着的身体恭敬地说："从现在起，即使有人把涎水吐在我脸上，我擦掉罢了，希望不致让哥哥忧心。"师德脸忽变色说："这正是使我担心的！人家吐涎水你脸上，是生你的气；你擦去，便是违逆人家的意思，更加重人家生气。涎水不擦自会干的，应该带笑让他吐吧。"

6 二十四日，前任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犯了私谒皇太子的罪被处腰斩死于市朝。从此大臣以下都不能见皇太子。又有人报告太后，说太子暗中有非常的举动。太后令来俊臣审问太子左右的人，都受不了酷刑拷打，要屈认自己有罪。太常工人京兆人安金藏大声对俊臣说："大人既不信我的话，愿意剖心来证明太子没有造反。"便用佩刀自己剖开胸腹，内脏都出来了，血流满地。太后听到，令人用车载送进宫中，让医师把内脏放回胸腔，用桑皮线缝合，敷上药，经过一夜才醒过来。太后亲自去看他，叹息说："我的儿子自己不能表白无罪，而让你到这步田地！"立刻令俊臣停止审问。睿宗因此保住了性命。

7 停止举人研读《老子》，换为读太后所撰的《臣轨》。

8 二月十六日，新罗王政明死了，派使者去立他的儿子理洪为国王。

9 十五日，禁止民间用锦制品。侍御史侯思止暗自贮锦，李昭德

劾举他,用杖刑把他打死在朝堂上。

10 有人告岭南那些流放的人图谋造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去查问。国俊到广州,召集所有流放的人,假传太后的诏命要他们自杀。流放的人哭叫不承认,国俊把他们赶到水边,全部杀害,一个早上就杀了三百多人。然后假造流放人谋反的供词,回奏太后,趁机说各地方的流放人,也一定有愤恨而谋反的,不可不早些把他们杀掉。太后高兴,提升国俊任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再派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都代理监察御史,往各地审问流放的人。光业等因国俊杀人多而得到赏赐提升,竞相效法,光业杀了七百人,德寿杀了五百人,其他少的不下百人,那些早年各类罪犯而流放的也一同遭了殃。太后稍知他们滥杀,下令:"六道流放的人没死的及他们的家属,都准回家乡。"国俊等也接着死了,有的犯了罪被流放。

11 来俊臣陷害冬官尚书苏干,说他在魏州和琅邪王李冲串通谋反,夏,五月初七,将他处斩。

12 五月二十五日,棣州河水涨成灾。

13 秋,九月初一,日食。

14 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初九,太后驾临万象神宫,接受尊号,赦免天下。制作了金轮等七件宝器,每次朝会,便陈列在殿上。

十四日,追尊称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为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也都随帝号尊称。

15 十五日,任命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为司宾卿,免除他掌理政务的权力,任司宾卿万年人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巨源是韦孝宽的玄孙。

延载元年[1]

1 正月，丙戌，太后享万象神宫。

2 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

3 室韦反[2]，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4 春，二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5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敦论赞刃、突厥可汗俟子等于冷泉及大岭[3]，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6 庚午，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默啜。

7 三月甲申，以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昭德尝与怀义议事，失其旨，怀义挞之，昭德惶惧请罪。

8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9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

10 天授中，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集西南蛮。六月，癸丑，永昌蛮酋蒗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

11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4]，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

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5]，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6]，逾汉朝之河上[7]。"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

12 戊辰，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13 己巳，以司宾少卿姚琦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礼进言曰："陛下富有四海，军国有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欺夺之！"姚琦曰："求礼不识大体。"求礼曰："如姚琦，为识大体者邪！"事遂寝。

14 戊寅，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坐事流振州。

15 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8]，立于端门之外[9]，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以姚琦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16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7 殿中丞来俊臣坐脏贬同州参军。王弘义流琼州，诈称敕追还，至汉北，侍御史胡元礼遇之，按验，得其奸状，杖

杀之。

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攻之[10]，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11]；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日将行[12]，方乃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13]。"又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又曰："蚁穴坏堤，针芒写气[14]，权重一去，收之极难。"长上果毅邓注[15]，又著《石论》数千言，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恶昭德。壬寅，贬昭德为南宾尉，寻又免死流窜。

18 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16]，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19 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允元，豫州人也。

20 岭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注释】

①延载元年：此年五月才改年号为延载。

②室韦：古族名。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以狩猎为生。隋唐时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被视为契丹在北方的部族，后为契丹所并。

③教论赞刃：据严衍《通鉴补》当作教论赞与。　大岭：在今青海西宁市

西。

④河内:古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野王县置,治所即今河南沁阳县。

⑤薛师:胡三省注:"僧怀义本冯小宝也,太后使与薛绍通昭穆,故老胡谓之薛师。"

⑥广成:即传说中黄帝时人广成子,居崆峒山中。黄帝曾往见问道,广成子说:"吾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

⑦河上:即汉人河上公,其姓名无人知。相传于汉文帝时结草庵黄河之滨,文帝以《老子》求教,河上公说:"余注是经以来千七百余年。"

⑧天枢:纪功德柱。

⑨端门:洛阳皇城南门。

⑩功曹参军:官名。唐制:诸王府功曹参军,正七品上,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

⑪献可替否:进献可行的建议,除去不可行的主张,即诤言进谏之意。

⑫画日:谓批示可行的意思。

⑬归美二句:胡三省注:"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人臣之义也。"

⑭写:同"泻"。

⑮长上果毅:武官名。唐制,兵部尚书选取骁勇材艺可任统领者,拔优,命为诸色长上。据《唐六典》,应召值宿皇宫侍卫的,有长上折冲、长上果毅。

⑯黎:通"梨"。

【译文】

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

1 正月初二,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大飨祭礼。

2 突厥可汗骨笃禄死,他的儿子尚小,弟弟默啜就自立为可汗。十二月二十五日,默啜入犯灵州。

3 室韦反叛,派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将室韦击败。

4 春,一月,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5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冷泉和大岭打败吐蕃敦论赞刃、突厥可汗俟子等,败军各达三万多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打败泥熟俟

斤等一万多人。

6 十六日，任命僧人薛怀义为代北道大总管，去讨伐默啜。

7 三月初一，委任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为检校内史。改任僧人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任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率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位将军征讨默啜，尚未出发，突厥兵退走而作罢。昭德曾和怀义商量事情，不合怀义的意思，怀义打了他一顿，昭德害怕，向怀义请罪。

8 夏，四月初九，任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9 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万六千多人上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十一日，太后驾临则天门楼接受尊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载。

10 天授年间，派监察御史寿春人裴怀古安抚西南蛮。六月初一，永昌蛮族酋长薰期率部落二十多万户归附朝廷。

11 河内有一老尼姑，住在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用妖邪虚妄的方术惑乱民众。老尼姑自称为净光如来，吹嘘能预知未来事；什方自称生在吴大帝孙权赤乌年间；又有个年老的胡人也自称有五百岁了，说二百年前就见过薛怀义，见他愈来愈年轻。太后很信任尊重他，赐什方姓武。秋季，七月初一，任用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下制书说他“超过轩辕时的广成子，逾越汉代的河上公”。八月，什方请求回山，于是下诏免职，送他回去。

12 十七日，任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指挥。

13 十八日，任司宾少卿姚琦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人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皆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建议，在京城的官员九品以上的捐两个月的薪俸补助军队费用。写个便条转告众官，命令他们入朝上奏章。众官只去上表，不知表请什么事。拾遗王求礼对钦望说：“阁下俸禄高，捐点

不会有损失,下级官员清贫窘困,怎能不让他们知道捐月俸而欺蒙侵夺他们呢?"钦望板着面孔不接受劝告。表奏呈上后,求礼进谏说:"陛下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军队国家都有储备,何必靠九品官这微薄的薪俸而用欺蒙手段加以剥夺呢!"姚琦说:"王求礼不识大体。"王求礼说:"像你姚琦,就是识大体的人呢!"这事也就作罢了。

14 二十七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犯事流放振州。

15 武三思率四夷酋长建议镕铸铜铁做天枢,立于端门外,刻文字纪功德,贬唐颂周;用姚琦任监工。胡人集资百万亿,买铜铁尚不足用,征收民间的农具来作补充。

16 九月初一,日食。

17 殿中丞来俊臣犯贪赃罪贬为同州参军。王弘义流放琼州,假说有敕命让他回都,行至汉水北部,侍御史胡元礼遇到他,通过审讯,取得他伪造敕令的罪状,用杖刑打死他。

内史李昭德仗着太后重用他,颇为专权而意气用事,人们多恨他。前任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奏攻击他,奏疏大略是说:"陛下在天授年以前,独决政事;自长寿年以来,委任昭德,参与机密大事,进善止恶;事务中有些是无问题的,不须征求臣下的意见,就只等陛下批示可行了,然后昭德才提出异议,扬才露己,专权独断,炫耀于人。美归国君,过归臣己,是人臣行为的原则;哪像昭德这样。"又说:"在臣看来,他的胆比身还大,鼻孔里出的气,都冲到天上去了呢。"又说:"蚁穴虽小可以坏堤,针尖会把气泄光,大权一旦旁落,要收回就太难了。"长上果毅邓注又撰几千字的《石论》,写上昭德专权的情况。凤阁舍人逢弘敏拿去呈奏,太后因此厌恶昭德。二十一日,贬李昭德为南宾县尉,不久又被免除死罪流放。

18 太后拿了一枝梨花给宰相看,宰相们都认为是祥瑞。惟独杜景俭不同意,说:"现在是草木凋黄时节,而梨花再开,表示阴阳失序,罪在我们人臣。"因而下拜告罪。太后说:"你是真宰相!"

19 冬,十月二十二日,任命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

中丞周允元为检校凤阁侍郎，都任同平章事。周允元是豫州人。

20 岭南獠人造反，派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去讨伐。

天册万岁元年[1]

1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

2 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钦望贬赵州，巨源贬麟州，景俭贬溱州，味道贬集州，元方贬绥州刺史。

3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2]，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3]，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4]，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台，怀义亦至，乘马就阶而下，坦腹于床。矩召吏将按之，遽跃马而去。矩具奏其状，太后曰："此道人病风[5]，不足诘，所度僧，惟卿所处。"悉流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

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

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时御医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耻而讳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时方酺宴,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酺以答天谴,太后将从之。姚琦曰:"昔成周宣榭[6],十代愈隆;汉武建章,[7],盛德弥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不应自贬损。"太后乃御端门,观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人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8],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9],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

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几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时则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10]，象板多于木笏[11]；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12]，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13]，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4 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5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6 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

7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号。

8 三月，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9 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经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10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11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

12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注释】

①天册万岁元年：此年九月才改年号为"天册万岁"。

②罔(zhù 祝)：苎麻织成的布。

③粪：粪除，扫除。

④无遮会："无遮大会"的略称。它是佛教举行的一种以布施为中心的法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故又称"五年大会"。

⑤风：通"疯"。

⑥昔成周句：据《左传》宣公十七年，成周藏乐器的宣榭失火，是人为造成

的。

⑦汉武建章：胡三省注："汉武时，柏梁台灾，乃大营建章。"

⑧给使：官名。《唐六典》："北齐内职有散给使五十人，唐因之置内给使，无常员，属宫闱局。凡宦人无官品者称内给使。"

⑨总章：本为唐高宗年号。此处代指明堂，因为总章年间朝廷曾议定明堂制度。

⑩绯服句：《上元敕》："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九品服深青。"

⑪象板句：唐制，五品以上笏用象，九品以上用木。

⑫方：比拟。

⑬牧伯：汉代以后州郡长官的尊称。

【译文】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公元695年）

1 正月初一，太后加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证圣。

2 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和李昭德，不能纠正他的过失。钦望贬为赵州刺史，巨源贬为麟州刺史，景俭贬为溱州刺史，味道贬为集州刺史，元方贬为绥州刺史。

3 当初，明堂建成后，太后派僧人怀义制成夹层苎麻布大像，像的小指里就能容纳几十个人，在明堂的北方筑了幢叫"天堂"的房屋放置它。天堂初建时，被风吹坏了，再次建造，每天有万人服役，到江岭采木材，几年内，费用以万亿计算，国库都因为它用空了。怀义用钱像扫弃泥土，太后一概听任他，不加过问。每次作公开布施法令，用钱万贯；当士女们都涌来时，又散发十车钱，让人们竞相拾取，而有被踩死的人。各地公私田舍，多被和尚占有。怀义很不愿进宫，大多数时间住在白马寺，剃度壮士做和尚的达一千人。侍御史周矩疑他图谋不轨，一再请求审问他。太后说："你暂且回去，我立刻派人去。"周矩回到御史台，怀义也到了，骑马到台阶前下来，

坦腹坐在床上;周矩召来官吏要捕他,他立刻跳上马走了。周矩写了奏折禀告他的无礼,太后说:"这道人患有疯病,不值得追究;他剃度的那些和尚,你去处置他们。"这些和尚全部流放到遥远的州去了。武则天把周矩调任天官员外郎。

十六日,在明堂做公开布施法令,在地上掘了个坑,五丈深,用彩条札成宫殿,佛像都从坑中引出来,说是从地里涌出的。又杀牛,用牛血画大像,头高二百尺,说是怀义刺膝盖出的血所画。十七日,把像挂在天津桥南,设斋。当时御医沈南璆也是太后宠幸的人,怀义心怀怨怒,当晚,暗地纵火烧天堂,波及明堂,火焰照得城内像白天一样,到天亮都烧完了。暴风把血像刮成几百段。太后以这事为羞而加以隐瞒,只说内府的徒工失误引燃麻像,而延烧到明堂。当时正在宴饮会餐,左拾遗刘承庆奏请停止上朝及宴会以表示对天罚的反应,太后将要听从,姚琦说:"从前成周宣榭宫火灾,预测周传世越发盛久;汉武帝的建章宫成,美德更加永长。现在明堂是布政的地方,不是宗庙,遇火灾,也不宜贬低抑损自己。"太后于是驾临正门,如平常一样观赏宴饮。下令再造明堂、天堂,仍然派怀义负责。又铸成九个以九州命名的铜鼎;铸成十二生肖神像,皆一丈高,按他们所属的方位安置。

此前,河内老尼白天只吃一麻一米,夜里便宰牲烹饪、宴饮作乐,收有徒弟一百多人,淫荡的丑事做尽。武什方自己说能配长生药,太后派驿车送他到岭南采药。后来明堂火灾,老尼入宫慰问太后,太后怒责她说:"你常说能预知未来事,为何不先说到明堂火灾?"因此斥逐她回河内,她的徒弟们和老胡人都逃散了。又有人告发她们作奸犯科的事,太后于是又召老尼回麟趾寺,她的徒弟们也回来了。太后下敕令派给使去围捕,全部抓获了,都没作官家的奴婢。武什方返回,到了偃师县,听说事已败露,便自缢而死。

二十一日,将明堂火灾向宗庙祭告。下诏征求坦率进言的人。刘承庆上奏说:"火灾既是从麻制神像发生,后来延烧到总章定制

的明堂；那么所建的佛舍，恐劳民再造无益，请停止。而且，明堂是沟通协调天人的场所，一旦遭焚毁，为臣下的哪有心情大宴会饮呢！忧喜冲突，会伤害性情。又：陛下降旨广求谏言，允许人们呈述真理；然而左史张鼎竟说现在已火烧帝殿，更加显示大周的祥瑞。通事舍人逢敏上奏说："弥勒佛成道的时候，有天魔来烧他的宫室，七宝台立刻被毁。这些实是谄媚虚妄的邪说，不是君臣的正大道理。伏请陛下自强不息，小心翼翼，不要违天意，逆人心，而兴起那不急的劳役；那么天下人都蒙受嘉惠，福禄长久。"

获嘉县主簿彭城人刘知几上表陈述四事：第一，他认为："帝业开始，开天辟地，继君登位，黎民重新做起，时而借国家的大喜庆，颁给重新给予他们生命的恩典。今天下清平，而赦令仍不免，密则一年赦两次，疏则每岁都有。至于那些犯法背礼的，无赖不仁的，如果是民众，便以抢劫为职业，如果是官吏，便贪赃求贿。而到新年初一，指望天子的德泽，重阳佳节，盼降皇上的恩典，到时就如他们所思，都得到释放赦免。有的罪名几乎已结案判定，刑罚将要执行，暗中贿赂，而有司乘机贪求，因此得以拖延时间，终于获得宽减。以致世间顽固背理的人多，廉洁方正的场合少，行善的人得不到皇上的嘉奖，为恶的人偏偏得到非分的恩典。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就是这意思。请陛下今后，要稍节制赦令，让人民知所约束，作奸犯科的人才会肃清。"第二，认为："国家没有九品以上的官吏，每年遇到大赦，必赐他们升官阶进勋转。以至朝野宴会、公私聚会时，穿红衣的多于穿青衣的，拿象版的多于拿木笏的。这些荣耀都不是起于德行，官位极少是因才能升得；不晓得什么是美丑，什么是善恶。臣请陛下自今天起，稍止私意加恩，使贤能的更加效忠于朝廷，无才能的都懂得勤勉努力。"第三，认为："陛下即位听政，任官太多，六品以下掌事清官，就像土、草、沙、石一样多。如最终不加以汰裁，臣恐怕有污陛下的风范。"第四，认为："现在的州刺史调任太快，匆匆来去，像飞蓬浮萍，既然怀有应付的想法，哪有时

间去推行善政。请从今以后，刺史任期不到三年以上，不要迁调，还要考核他们的功过，特别要分别加以赏罚。"疏奏呈上，太后颇嘉许他。当时，官爵容易取得，但法刑严酷，因此竞争做官的人多，被杀害的也多。刘知几便作《思慎赋》来讽喻时事而表明自己的意见。

4 二十七日，任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攻打突厥。

5 春，二月初一，日食。

6 僧人怀义愈来愈骄横放肆，太后厌恶他。明堂烧后，他心中不安，言谈多不顺服。太后暗中选了一百多有武力的宫人防备他。初四，在瑶光殿前的树下逮住了他，派建昌王武攸宁率领壮士打死怀义。尸体送到白马寺，烧掉后建起一座塔。

7 十六日，太后去掉"慈氏越古"的尊号。

8 三月初九，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逝世。

9 夏，四月，天枢纪功柱建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八个面，每面宽五尺。下部基台为铁山，周围一百七十尺，用铜铸成蟠龙和麒麟萦绕在上面；顶上做一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做四条龙像人站立捧火珠，人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型，武三思撰文章，刻有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字。太后亲写天枢题名："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10 秋，七月十五日，吐蕃进犯临洮，任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去征讨。

11 九月初九，太后在南郊合祭天地，尊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册万岁。

12 冬，十月，突厥默啜派使者来请求受降，太后喜悦，用册书授命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万岁通天元年

1 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1]；赦天下，改元

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赦九日。丁亥，禅于少室[2]；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

2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3]，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3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4 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5 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6 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4]，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7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

8 大食请献师子[5]。姚琦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于兽！"乃却之。

9 以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10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6],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翔。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翔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琦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7],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

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8]。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霫绐之曰[9]:"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谷[10],虏又遣老弱迎降,故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师等三军弃步卒,将骑兵先进。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绹玄遇、仁节[11],生获之,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九月，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

【译文】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年)

1 十二月初六,太后从神都出发;十六日,在神岳嵩山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登封。免除天下百姓今年的租税;大饮宴九天。十九日,在少室山祭地。二十一日,驾临朝觐坛接受群臣朝贺。二十五日,回宫;二十六日,在太庙向祖宗报告。

2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年轻时就有志向操守,恬静淡泊,绝少名利的欲念,侍从太后封禅中岳回来,立刻请求辞职,隐居在嵩山之南。太后怀疑他隐居有假,答应他辞官,而观察他的作为。攸绪于是优游山水,冬天住茅椒庐室,夏天住石洞,完全像个隐士。太后所赐及王公大臣所送的隐居衣服用品,攸绪全部放着不用,上面尘埃封积。他还自己买田,教奴仆耕种,跟平民没有差别。

3 春,一月十一日,任命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进兵吐蕃。二十六日,委任师德为左肃政大夫,仍旧主持政事。

4 将长安崇尊庙改为太庙。

5 二月初九,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6 三月初一,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钦陵赞婆在素罗汗山交战,唐军大败;孝杰因此免官为平民,师德贬官为原州员外司马。娄师德在签署送来的公文时,惊奇地说道:"官爵全免了呀!"签署后说:"也好,也好。"便不再介意。

7 十六日,新建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比原来略小些。上面设有黄金涂饰的铁凤,高二丈,后被大风吹坏,换成一个铜质火珠,火珠上群龙簇拥着。明堂题名为通天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万岁通天。

8 大食国请求进献狮子。姚璹呈上奏疏说:"狮子专吃肉,老远送来,途中不易得到肉,人力物力消耗太多。陛下不养鹰犬,禁止一切渔猎,难道容忍对自己菲薄而厚供野兽吗!"于是拒不接受。

9 委任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10 夏，五月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攻陷营州，杀了都督赵文翔。尽忠是万荣的妹夫，都住在营州城边。文翔刚愎自用，契丹发生饥荒不去救济，把酋长看成奴仆，所以李、孙二人怨恨他而造反。二十五日，派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位将领去征讨。秋，七月十一日，派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琦为副使，用来防备契丹。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孙万荣名为孙万斩。

李尽忠不久自称为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任命孙万荣为先锋，攻占上地，所到之处都攻了下来，十天之间，兵力达到数万，进而包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退了他。

八月二十八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跟契丹在硖石谷交锋，唐兵大败。当初，契丹攻下营州，俘获几百唐兵，囚在地牢里，听说唐兵快到了，教把守地牢的胥人骗他们说："我们的家属，饥寒难以自保，只等朝廷大军一到，便投降。"不久契丹便放出唐俘，供给米糠粥，慰劳他们说："我们要养你们，但无食物可供，杀掉你们又不忍心，现在放你们回去。"于是便加以释放。唐俘回到幽州，将情况全部报告，各部军队听了，都争着想先攻入敌阵，到了黄獐谷，契丹又派来老弱迎降，故意留了些老牛瘦马在路边。曹仁师等三军便留下步兵，率骑兵先行。契丹设下埋伏从侧面发动攻击，用套索投向玄遇、仁节，生擒了他们，将士死尸填塞山谷，逃脱的很少。契丹获得军印，便假造公文，令玄遇等签署，送给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说："官军已破契丹，如果到营州晚了，则将军要论斩，兵士不予论功加勋。"匪石等得到公文，日夜兼程西行，连寝食都顾不上而赶赴营州，兵马疲乏，契丹埋伏在半路上拦截他们，匪石等全军覆没。

九月，下诏："天下罪犯及庶民士人的家奴中勇敢的，由政府出钱抵身价，征发去打契丹。"始命山东近边塞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

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去征伐契丹。

右拾遗陈子昂任武攸宜军府的参谋，呈上奏表说："陛下降恩，诏令免除天下囚犯，及召募各类奴仆充当兵卒讨伐契丹，这是应急的办法，不是帝王的正规士兵。而且近来公正判案已久，囚犯不多，奴仆多数胆小，不熟悉行伍征战，即使募集了他们，也不能使用。何况现在天下的忠臣义士很多，万分之一都未用到；契丹是微小的罪孽，苟活等死而已，何须大肆赦免罪人，赎取奴仆，有损国家的体制。臣恐怕这种政策不能向天下显示朝廷的威严。"

11 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明，绍之曾孙也[1]；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钦明兄钦寂，时为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战于崇州[2]，军败，被擒。虏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珪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虏杀之。

12 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3]。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4]。元振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

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併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5]，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6]。'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13 庚申，以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

14 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太后遣豹韬卫大将军阎如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孙[7]；归道，仁会之子也[8]。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制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畏契丹猝至，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仁杰至，悉遣还农，曰："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百姓大悦。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9]，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15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闻者无不相贺。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逊，若所闻见，则一人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10]？"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至如盗高庙玉环及渭桥惊马，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四凶也[11]，崇饰恶言以逊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纲维[12]，此吾子所闻，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注释】

①绍：即唐初所封凌烟阁功臣之一许绍。字嗣宗，安陆（今属湖北）人。儿时与李渊同学，相友善。隋大业末任夷陵通守，保全郡境，开仓赈民，流民数十万来归。炀帝亡，以所部遥属越王杨侗。王世充代隋，许绍率黔安等郡归李渊，授峡州刺史，封安陆郡公。后屡有军功，进谯国公。受命督兵图荆州，击萧铣，卒于军中。贞观中，追封荆州都督。

②崇州：州名。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分饶乐都督府的可汗部署。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徙治营州境内的废阳师镇。

③胄曹参军：官名。胄曹参军掌兵械、公廨兴善、罪谴；大朝会行从，则受黄质甲铠弓矢于卫尉。

④吐蕃将二句：长寿元年置四镇戍兵。十姓突厥，即五咄陆、五弩失毕。

⑤当归我句：吐谷浑诸部，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内迁，故地沦为吐蕃所有。青海故地，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因薛仁贵兵败大非川，亦沦为吐蕃所有。

⑥五俟斤：胡三省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各有酋长，曰五俟斤。"

⑦立德：即唐代画家阎立德（？～公元656年）。名让，以字行。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贞观时任将作大匠、博州刺史、工部尚书。有巧思，绘人物故实称能手。善营建宫殿、城池、陵寝。以营造高祖、太宗陵寝工程，进封为公。

⑧仁会：即唐代官吏田仁会。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制举出身，仕累左武候中郎将。太宗时，与执失思力受诏败薛延陀。高宗永徽中，为平州刺史，有政声。后迁胜州都督，境内治安无盗寇。入为太府少卿，迁右金吾将军，昼夜通行，毫奸必发，京师无论贵贱均敬畏他。转右卫将军，以年老乞休而卒。

⑨填委：诸事纷集的意思。

⑩张释之：西汉官吏。字季，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以赀选为郎，累迁公车令。后任廷尉，执法严明。屡不顾文帝旨意，严格按法处理案件。景帝立，任淮南相。年老病死。

⑪四凶：即浑敦、穷奇、梼杌、饕餮。

⑫纲维：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作"网罗"。

【译文】

11 十八日，突厥入侵凉州，俘去都督许钦明。钦明是许绍的曾孙。当时正出去巡察部属，突厥几万人突然至城下，钦明抵抗，被俘。

许钦明的兄长钦寂，当时任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在崇州交战，军败，被俘。契丹将包围安东，命令钦寂去游说原管辖的尚未被契丹攻下的城邑。安东都护裴玄珪在城中，钦寂对他说："狂贼必遭上天的惩罚，破灭就在朝夕，您只须励兵谨守来保全忠贞志节。"契丹便把许钦寂杀了。

12 吐蕃再遣使来求和亲，太后派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人郭元振去察看虚实。吐蕃将领论钦陵要求撤去安西四镇的戍兵，并要求分得十姓突厥的土地。元振说："四镇、十姓和你们吐蕃本是不同种族，现请求唐朝撤兵，这不是有兼并的意图吗？"钦陵说："吐蕃如贪土地，要使唐边境不安，便向东侵扰甘、凉州，怎会求利于万里外的地方呢！"于是派使者随元振入朝请求。

朝廷仍疑而不决，郭元振上奏，认为："钦陵求撤兵割地，这是利害的关键，实不可轻易决定。现在若直接拒绝他的善意，则吐蕃必定加深危害边境的程度。四镇对我国利益遥远，而甘、凉州的危害则近，不可不深加考虑。最好用计谋来延缓，使他对和亲不绝望就好了。那四镇、十姓，是吐蕃最想得到的，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国的重要地方。现在应回答他说：'四镇、十姓的地方，本对中国无用，派兵戍守的原因，在镇抚西域，分散吐蕃的力量，使它不能全力向东侵扰。现在假如果真没有向东侵扰的意图，当还给我吐谷浑诸部以及青海旧地，那么五俟斤部也应还给吐蕃。'这样便足够使钦陵无言以对，而且也没有与他决裂。如果钦陵稍有违背，则理曲在他们。而且四镇、十姓降顺已久，现没有搞清吐蕃的动机是归顺还是对抗，不知事情的利害，而遥加割舍抛弃，恐会伤害到各国人的心，不是统御四夷的政策。"太后依他的意见而行。

郭元振又上奏说："吐蕃人民被徭役和征战困扰，早就想和亲；钦陵认为统兵专权对自己有利，独不愿归顺；如朝廷每年派和亲大使去，而钦陵常不遵命，那么吐蕃人怨钦陵会日益加深，而盼望我国的恩遇也日甚，钦陵想大肆调动吐蕃人马，自然是很困难了，这也是离间吐蕃的步骤，可以使他们上下猜忌，祸乱从内部兴起。"太后非常赞同。郭元振名叫震，以表字行世。

13 二十一日，任命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人李道广并为同平章事。

14 突厥默啜请求做太后的义子，并且替他的女儿请求嫁到中国来，全部归还降服的河西民户，率他的部众为朝廷讨伐契丹。太后派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代理司宾卿田归道用策命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是阎立德的孙子；归道是田仁会的儿子。

冬，十月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死了，孙万荣取代他统率契丹。突厥默啜乘机会袭击松漠，俘获尽忠、万荣的妻儿而去。

孙万荣集合残余部众，军队声势又大了起来，派遣别部将领骆务整、何阿小为先锋，攻陷冀州，杀了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吏平民几千人。又攻打了瀛州，河北动荡不安。颁下制书，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怕契丹突然来攻，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修筑好防备工事。狄仁杰到了，全部遣散回家耕作，说："贼现在还远呢，何必这样烦扰，万一贼军来了，我自己去抵挡。"百姓大喜。

当时契丹入侵，军情公文纷至沓来，夏官郎中硖石人姚元崇迅速处理，都有条理，升为夏官侍郎。

15 太后念徐有功执法平正，提升为左台殿中侍御史。听到消息的人都互相道贺。鹿城县主簿宗城人潘好礼写文章，称徐有功循依仁道，坚守忠诚的志节，不因贵贱死生变易操守。文中假设一客人问道："徐公在今天可跟谁相比？"主人说："天下甚大，人物很多，有

的怀才隐居，我不敢随便乱说；如所听闻，则只有他一人而已，应在古人中去找。”客人说：“跟张释之比如何？”主人说：“释之所作的很容易，徐公所作的很难，难易之间，可看出二人的优劣。张释之在汉文帝的时代，天下太平，至于像偷高祖庙中的玉环，以及渭桥惊汉文帝的车驾等案件，张释之依法处理而已，难道不容易吗？徐公遇上变革的年代，跟随着维新的时运，唐朝的遗老，有的心怀不轨，使君上产生猜疑。如周兴、来俊臣，相当于尧时的四凶，大饰谗言而诬陷贤良；徐公固执善道，深明事理，几乎身陷囚室，数次落入网罗，这是您所知的，难道不是很困难的吗？”客人说：“令他做司刑卿，便可施展他的才能。”主人说：“您只看到徐公用法平允，以为可任司刑；我看他这个人，心中无所不容，如要用他，哪样职事不能胜任，怎么只适合任司刑呢！”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六

唐纪二十二　起强圉作噩，尽上章困敦六月，凡三年有奇。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1]

1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宫。

2 突厥默啜寇灵州，以许钦明自随。钦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酱、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而城中无谕其意者。

3 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

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顼闻其谋[2]，以告合宫尉来俊臣[3]，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谯及王勮兄泾州刺史勔、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

来俊臣欲擅其功，复罗告吉顼；顼上变，得召见，仅免。俊臣由是复用，而顼亦以此得进。

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惎谋反[4]，诛之。惎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5]。秋官侍郎上邽刘如璿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璿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流瀼州。

4 尚乘奉御张易之，行成之族孙也[6]，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为司卫少卿[7]；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仍敕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孙也[8]。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

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5 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

6 甲子，以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7 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

孝杰遇契丹，帅精兵为前锋，力战。契丹引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晖先遁，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管记洛阳张说驰奏其事。太后赠孝杰官爵，遣使斩宏晖以徇；使者未至，宏晖以立功得免。

武攸宜军渔阳[9]，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8 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辄与之绯袍、银带，且上言："虏使至都，宜大为供张。"归道上言："突厥背诞积年，方今悔过，宜待圣恩宽宥。今知微擅与之袍带，使朝廷无以复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虏使臣，不足大为供张。"太后然之。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囚归道，将杀之，归道辞色不挠，责其无厌，为陈祸福。阿波达干元珍曰[10]："大国使者，不可杀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默啜怒，言辞悖慢。姚琦、杨再思以契丹未平，请依默啜所求给之。麟台少监、知凤阁侍

郎赞皇李峤曰[11]："戎狄贪而无信，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治兵以备之。"琦、再思固请与之，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田归道始得还，与阎知微争论于太后前。归道以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宜为之备。知微以为和亲必可保。

【注释】

①神功元年：这一年九月改年号为"神功"。

②明堂：县名。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置，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城南。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废。

③合宫：县名。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改河南县置，治所在今河南洛阳西郊。后复名河南县。

④司刑府史：官名。大理卿的属官。唐制，大理寺有府二十八，史五十六人。

⑤剖(kū 枯)：剖开。

⑥行成：即唐初官吏张行成(公元586年～公元653年)。字德立，义丰(治今河北安国)人。隋大业末，以孝廉授谒者台散从员外郎。后为王世充度支尚书。有能名。唐太宗时召补殿中侍御史，官至侍中兼刑部尚书。高宗即位，拜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

⑦司卫少卿：官名，即卫尉少卿。胡三省注："龙朔改卫尉为司卫，光宅因之。"

⑧大亮：即唐初将领李大亮(公元586年～645年)，泾阳(今属陕西)人。有文武才略。隋末为庞玉行军兵曹，后投李渊，后与李靖分道击吐谷浑。拜右卫大将军。

⑨渔阳：县名。隋大业末以无终县改名，治所即今天津蓟县。

⑩阿波达干元珍：即阿史德元珍。阿波达干是他的官名。突厥的官长分二十八等，从"设"直到"达干"，都是世袭的。

⑪麟台少监：官名。即秘书少监。

【译文】

唐纪二十二　起丁酉(公元697年),止庚子(公元700年),共三年六个月。

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

神功元年(丁酉,公元697年)

1 正月初二,太后在通天宫举行大飨祭礼。

2 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以许钦明随同自己前行。钦明到城下大喊,说要好酱、粱米和墨,话中的意思是要城中选良将,带精兵,黑夜袭突厥的营地。但是城中无人懂得他的意思。

3 箕州刺史刘思礼向张憬藏学看相术,憬藏预言思礼会任箕州刺史,官可作到太师。思礼想到太师是臣子中的极品高官,不是辅佐君主的人则不能担任,便和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划造反,暗中交结朝廷官员,利用看相,预言他们都会富贵;等对方高兴,便说:"綦连耀有帝王的命,您一定靠他而得到富贵。"凤阁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便起用思礼做箕州刺史。

明堂县尉吉顼,得知刘思礼的阴谋,告诉了合宫县尉来俊臣,要他向朝廷密告变故。太后派了河内王武懿宗审理此案。懿宗命思礼尽量把朝廷官员牵进此案中,答应免除思礼死罪,凡是稍不合意的都牵连进来。于是思礼牵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谯,及王勮的哥哥泾州刺史王勔、弟弟监察御史王助等,共三十六家,都是天下知名的士人,用尽酷刑而使谋反案成立。二十四日,他们的族人都被处死,亲友受连累获罪放逐的有一千多人。

开始,武懿宗法外宽待思礼,教他诬陷牵扯李元素等人。这些人已被杀害,然后逮捕了思礼,思礼后悔不已。武懿宗自天授年以来,太后几次命他审理案件,他喜欢诬陷人,当时人视他为仅次于周兴、来俊臣的人物。

来俊臣想独占这次的功劳,又罗织吉顼入罪而告发他,吉顼把

刘思礼等谋叛的事密告太后，得到召见，仅得脱身免罪。俊臣因此再被重用，而吉顼也因此得迁升。

俊臣的党人罗织告发司刑府史樊甚谋反罪，杀了樊甚，甚的儿子到朝廷上申冤，竟无人敢受理，他便抽刀自剖腹部。秋官侍郎上邽人刘如璿见了，暗自叹息落泪。俊臣便上奏，说如璿为叛逆一党，捕入狱，判处绞刑。朝廷裁定流放瀼州。

4 尚乘局奉御张易之，是张行成的族孙。年轻，相貌俊美，精于音乐。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昌宗入皇宫侍奉太后。昌宗再引荐易之。兄弟都得到太后的宠爱，常涂脂抹粉，穿着锦绣。昌宗官升到散骑常侍，易之做司卫少卿。封他们的母亲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多得不可胜数。还下敕命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情夫。迥秀是李大亮的族孙。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都到易之家去恭候，争着替他牵马执鞭，称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5 二十五日，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打败了他。

6 二十六日，以原州司马娄师德代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7 春，三月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七万，和孙万荣在东硖石谷交战，唐军大败，孝杰战死了。

王孝杰遇到契丹兵，率精兵做先锋，奋勇作战。契丹兵撤退，孝杰追击，走到靠悬崖的地方，契丹回兵迫近他，宏晖先逃，孝杰跌下崖谷而亡，将士几乎全战死了。管记洛阳人张说急奏这事。太后追赠孝杰官爵，派使者前去杀宏晖示众；使者还未到，苏宏晖因立了功，获得抵罪免死。

武攸宜的部队驻在渔阳，听到王孝杰等战死，军中震惊惧怕，不敢前进。契丹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镇，杀虏官吏人民，攸宜派将领去攻打，不能取胜。

8 阎知微、田归道一同出使突厥，册封阿史那默啜为可汗。知微

在半路上遇见突厥的使者，便送他红袍、银带，而且派人送奏书到朝廷，说："突厥使臣抵达京城，应大摆酒食、大设帷帐款待他。"归道的奏书则说："突厥背叛妄为多年，现在悔过，应等圣上的恩典来宽恕他。而今知微擅自给他官服，使朝廷无法再加封赏，应当命令他穿原来入使的衣服，以待朝廷的恩赐。另外，小小番国的使臣，不值得大加款待。"太后同意他的意见。知微入见默啜，行舞蹈礼仪，吻他的靴头；归道只拱手鞠躬，不跪拜。默啜囚禁归道，将要杀他，归道言语态度毫不屈服，指责默啜不知足，并为他陈述利害。阿波达干元珍说："大国的使臣，不可加以杀。"默啜怒气稍消，拒拘留他不放还。

当初，在咸亨年间，突厥有来投降的人，都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到这时，默啜要求得到六州的降户，以及单于都护府的地方，还要谷种、绢帛、农具、铁，太后不准。默啜生气，言语傲慢无礼。姚琦、杨再思认为契丹没平定，建议照默啜所求的给予他。麟台少监、管凤阁侍郎职事的赞皇人李峤说："戎狄贪心而不守信用，这叫做'借兵器给敌人，供粮食给盗匪'。不如整顿军队以防备他。"琦、再思坚持请求给与默啜，于是把六州降户几千帐全给了默啜，并且给谷种四万斛，各种帛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且答允通婚。阿史那默啜因此更强大。

田归道这时才得以回国，他和阎知微在太后面前争论。归道认为阿史那默啜一定背约，不可依赖和亲，应作防备。知微认为和亲必定可保证他不背约。

9 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1]；各图山川物产于

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姚琦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10 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为内史。

11 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2]。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3],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

12 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供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4],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13 司仆少卿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

可胜计。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又尝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5]，二人共诬昭德谋反，下狱。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对曰："外人唯怪来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6]，既而果反，今止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噉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俊臣以告綦连耀功，赏奴婢十人。俊臣阅司农婢[7]，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8]。会俊臣诛，乃得免。

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

赦之。

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9],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10]。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太后征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擢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14 以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15 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甲午[11],孙万荣为奴所杀。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12],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13],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恟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

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14]，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15]。其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

16 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17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16]。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17]，杀人最多。"

【注释】

①豫州鼎四句：豫州是神都洛阳的畿辅，因此豫州鼎比其他鼎高大。

②驾部郎中：官名。掌国家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司性畜簿籍，辨其出入，管理其名目、数目。

③绯算袋：胡三省注："唐初职事官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则有手巾、算袋。开元以后，百官朔望朝参，外官衙日，则佩算袋，各随其所服之色，余日则否。"

④绿珠（？～公元300年）：西晋石崇爱妾。相传姓梁，白州博白（今属广西）人。善吹笛。赵王司马伦专权时，伦党孙秀向石崇索之，为石崇所拒。后石崇被逮，她坠楼死。

⑤皇甫文备：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作"皇甫文备"。

⑥虺贞：即原豫州刺史越王李贞。李贞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起兵反，兵败自杀。武后下令更其姓为"虺"。

⑦司农婢：据胡三省注引《唐六典》，司农丞掌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若给赐，许其妻子相随；若犯籍没，以其所能各配诸司，妇人巧者入掖庭。

⑧剸（tuán）：用刀划。

⑨上林令:官名。唐司农之属有上林署令,从七品下,掌苑囿县地之事,凡植果树蔬以供朝会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

⑩武龙:县名。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治所在今四川武隆西北。

⑪甲午:据严衍《通鉴补》,当作"甲申"。

⑫黑沙:地名。据胡三省注,为当时突厥王庭所在地。

⑬新城:地名。即前契丹所筑,在柳城西北者。当在今辽宁朝阳西北。

⑭潞水:河名。即今北京市通县以下白河。

⑮四方馆:唐以四方馆隶中书省,由通事舍人掌理。接待四方使客,掌管各方国及互市事。

⑯刳(kū 枯):剖开。

⑰两何:胡三省注:"武懿宗封河内王,与何阿小为'两何'。"

【译文】

9 夏,四月,铸九鼎成功,搬迁安放在通天宫。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容一千八百石;其余的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容一千二百石。上面各铸刻有山川物产,共用了铜五十六万七百多斤。太后想用千两黄金镀鼎,姚琦说:"九鼎是神圣的东西,贵在本质自然。而且为臣的看鼎上五色交相辉映,不需金色作为光彩炫目。"太后依从他的意见。从玄武门拖入,命令宰相、各王率南北牙的宿卫兵十多万,以及仪仗内的大牛、白象一同来拖。

10 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退休,逢契丹作乱,山东局势动荡,重新出任滑州刺史。太后召见他,向他询问朝政的得失。王及善陈述治乱的要点十多条。太后说:"地方上是细枝末节,中枢是根本,你不应出任刺史。"初八,留他作内史。

11 十八日,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攻击契丹。五月初八,又以娄师德任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任前军总管,领兵二十万攻击契丹。

在此之前,有个叫朱前疑的人,呈上奏书说:"臣梦到陛下寿命

达到八百岁。"当时拜为拾遗。又自称："梦见陛下头发白了又黑，牙齿掉了再生。"升为驾部郎中，出使回朝，呈上奏书说："听到嵩山呼万岁。"赐给他绯算袋。他当时官不到五品，便佩带在绿色官服上。遇上发兵讨伐契丹，敕命京官，出一匹马为军需，赏给五品官。前疑买马捐纳，屡次上表求升阶；太后讨厌他贪心鄙陋，六月初一，敕令退还他的马，罢斥他回家乡。

12 右司郎中冯翊人乔知之有个名叫碧玉的美妾，知之为了她而不结婚。武承嗣把她借回来教导自己的姬妾们，于是留下不放她回去。乔知之作《绿珠怨》诗寄给她，碧玉便跳井死了。武承嗣在她的裙带中找到诗，大为恼怒，暗示酷吏构陷知之罪名，灭了他全族。

13 司仆少卿来俊臣，倚仗权势，肆欲淫佚，朝士庶民有美丽妻妾，千方百计弄来；或指使人捏造他们的罪名，伪传圣旨来提取他们的妻妾，前前后后被罗织所杀的人，不可胜数。从宰相以下，写成名册而依次夺取他们的妻妾。自称才智可跟石勒相比。监察御史李昭德一向厌恶俊臣，又曾经在朝堂当众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二人便共同诬告昭德谋反，把他关进监狱。

来俊臣想诬告武氏诸王以及太平公主，又想诬陷皇太子及庐陵王和南北牙一同谋反，企图因此一举而窃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发他。武家各王及太平公主恐惧，一同揭发俊臣的罪状，将他捕入牢中。审判官处来俊臣死刑，太后想赦免他，奏书呈上去，过了三日都不见批复。王及善说："俊臣凶恶奸猾贪吝残暴，国家的首恶，不杀他，一定会危害朝廷。"太后在御苑中游赏，吉顼驾驭车马，太后问朝廷的事，回答说："朝臣只对奏杀来俊臣的公文没批下来感到奇怪。"太后说："俊臣对国家有功，朕正在考虑中。"吉顼说："于安远告虺贞谋反，而后果然造反；于安远今天只是成州司马。俊臣聚集不法的人，诬陷好人，受的赃财贿赂如山，诬害的冤魂满路，是国家的大祸根，哪里值得怜惜！"太后于是批准他们的奏书。

初三，李昭德、来俊臣同时在市朝处死，世人无不痛惜昭德的

死，而对俊臣的死感到快慰，仇家争着咬俊臣的肉，片刻便光了，挑出眼珠，剥下面皮，开腹掏心，踏践成泥浆。太后晓得天下人痛恨俊臣，于是降诏书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处死他的族人，来昭雪民众的愤恨，可依法抄没他的家。"朝士庶民都在路上相庆贺，说："从今天起，睡觉的人背可以帖着席子安睡了。"

来俊臣因告发綦连耀有功，赏给他奴婢十人。俊臣看了司农寺中的婢女没有中意的，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小婢，很会歌舞，想得到她作为赏赐的活口，竟指使人诬告斛瑟罗造反。各酋长到朝廷割耳划面替他申辩冤屈的有几千人。正好来俊臣被斩，才得免死。

来俊臣正当权的时候，铨选官署的主事官受到他的嘱托而不照等次授官的，每次选官数目达数百。俊臣败露，侍郎都自首。太后斥责他们，回答说："臣辜负陛下，有死罪！臣紊乱国家法令，惩罚只及本身；违逆俊臣的话，便马上全族被杀。"太后于是赦免了他们。

上林署令侯敏素来谄媚俊臣，他妻子董氏谏劝说："俊臣是国贼，不久将败露，你应疏远他。"侯敏听从，俊臣生气，调他出去作武龙县令，侯敏不想去，他妻子说："快去不要滞留。"俊臣败露，他的党羽都流放到岭南，唯独侯敏没获罪。

太后征召于安远任尚食局奉御，提升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14 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15 武懿宗的军队到了赵州，听说契丹部将骆务整的几千骑兵将达冀州，懿宗害怕，想向南逃，有人建议："敌人没有辎重，军需靠抢劫，如我们布防坚守，势必会溃散，纵兵加以攻击，可以建树大功。"懿宗不采纳，退守相州，丢弃军需兵器很多，契丹于是对赵州进行了屠杀。

二十日，孙万荣被奴仆所杀。

孙万荣打败王孝杰后，在柳城西北四百里处依险要筑城，留下

老弱妇女，及所获的器械财物，令妹夫乙冤羽守护，自带精兵侵扰幽州。他担心突厥阿史那默啜袭击他的后方，派五个人去黑沙，对默啜说："我已打败王孝杰百万军队，唐人吓破了胆，愿和可汗乘胜同取幽州。"三个人先到，默啜喜，赐给他们红袍；二个后到，默啜因他们稽留延缓而生气，将要杀他们，那二个人说："请让我们说一句话再死。"默啜问他们原因，二人告诉他契丹的情形，默啜便把先来三人杀了而赐红袍给那二人，派他们做向导，发兵攻打契丹新城，处死所俘获的凉州都督许钦明用来祭天；包围新城三日，攻了下来，把留守新城的契丹人全部俘虏而回。叫乙冤羽急驰回去报告万荣。

当时孙万荣正跟唐军相持，他的军队听到这消息，惊骇不安。奚人背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攻万荣的前军，奚兵攻他后方，俘虏他的将领何阿小。万荣军队大败散走，他率领几千轻骑兵向东奔去。前军总管张九节派兵中途拦截，孙万荣穷急窘蹙，和奴仆逃到潞水东，在林下休息，叹息说："现在想投顺唐朝，但罪恶太大，投奔突厥也是死，投奔新罗也是死，将要去哪里呢？"奴仆杀了他向唐朝投降，他首级被悬挂在京城四方馆门示众。他余下的部众，以及奚、霫人皆向突厥投降。

16 二十四日，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一起被任命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7 二十七日，下诏书，以契丹初平定，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路安抚河北。懿宗所到之处都受其残酷处置，有被契丹裹胁又归附的平民，懿宗都认为是反叛，活活地剖取他们的胆。在此之前，何阿小喜杀人，河北人说他们是："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18 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窦州。

19 武承嗣、武三思并罢政事。

20 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凯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左拾遗王求礼庭折之曰："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对。司刑卿杜景俭亦奏："此皆胁从之人，请悉原之。"太后从之。

21 八月，丙戌，纳言姚璹坐事左迁益州长史，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1]。

22 九月，壬辰[2]，大享通天宫，大赦，改元。

23 庚戌，娄师德守纳言。

24 甲寅，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3]，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曩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

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4]，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25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5]，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6]，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7]，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8]，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佑。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9]，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10]，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11]，无远戍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

高氏绝国,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蹶之虑[12],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26 凤阁舍人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

27 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13],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

【注释】

①以太子宫尹句:胡三省注:"天授中改太子詹事为太子宫尹。'凤阁'之上当有'同'字。"

②壬辰:神功元年九月无此日,当有误。据《新唐书》,此作"壬寅"。

③手状:亲笔供词,自供状。

④负谤:蒙受诽谤。

⑤封略:封域、疆界。

⑥声教:声威和教化。

⑦诗人二句:胡三省注:"《诗·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诗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广汉》之诗,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矜,夸耀。薄,语助词。化,教化。

⑧冠带远夷:意思是使远方民族像汉人一样服用冠带,归附认同。

⑨昔汉元句:指西汉元帝刘奭在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采纳侍诏贾捐之的建议,于次年废除珠厓郡的史事。贾捐之,贾谊的曾孙。珠厓郡(亦作朱崖郡),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治所在瞫都(今海南珠山东南)。

⑩宣帝句：指西汉宣帝刘询在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采纳丞相魏相劝谏，放弃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撤回屯田军队的史事。

⑪推亡固存：语出《尚书·仲虺之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意思是推倒要灭亡的、巩固应存在的，国家才能昌盛。

⑫二贼：此指突厥、吐蕃。　颠踬（zhi质）：颠仆、覆灭。

⑬去晦：上个月的晦日（农历每月的末一天）。

【译文】

18 秋，七月初三，昆明归附朝廷，被设置为窦州。

19 武承嗣、武三思一同被免除掌管政事的职务。

20 二十八日，武攸宜从幽州凯旋。武懿宗奏请将河北曾服从契丹的百姓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廷上反驳他说："这些人从来没有武装，在力量上与契丹无法较量，暂且附从契丹以求保命，哪有叛国的意愿！武懿宗有几十万强兵，看到契丹的势头便跑，致使贼众滋长蔓延，他又想推卸罪过给草泽山野中被牵累的人，身负臣职而不忠，请先斩懿宗来向河北人民道歉。"武懿宗无言以对。司刑卿杜景俭也上奏说："这些都是被胁从的人，请一概宽恕他们。"太后接受他的奏议。

21 八月二十三日，纳言姚琦因事降为益州长史，委任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

22 九月初九，在通天宫举行大飨祭礼，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神功。

23 十七日，娄师德代理纳言。

24 二十一日，太后对侍从大臣说："近一个时期，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中官员，说他们谋反。国家有规定的法律，朕怎么敢违背！有时怀疑案情有假，派亲信大臣去狱中提审，得到囚犯的亲笔供状，都自己招认了，朕便不再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便不再听到有谋反的人；这样看来，以前处死的人不是有冤枉的

吗?"夏官侍郎姚元崇答说:"自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处死的案件,大约都是周兴等人罗织罪状,为自己求取功劳的。陛下派亲信大臣去查问,他们也不能保全自己,怎敢改变原判。被问的囚犯如果翻供,怕遭酷刑,还不如早些死掉。仰赖上天使圣心得以启迪,周兴等伏法。臣以全族一百口人的性命向陛下保证,今后朝廷内外的臣子不会再有反叛的了。如果稍有谋反的实情,臣愿受知情不告的惩罚。"太后高兴地说:"以前宰相都听任并助成周兴等人制造的那些事,使朕为滥用刑杀的君主;听到你的话,十分合于朕的心意。"赐给姚元崇一千贯钱。

当时很多人都替魏元忠申诉冤屈,太后便重召他回来担任肃政中丞,魏元忠前后被判处死刑及放逐共四次。他曾在某次宴会上作陪,太后问道:"你以前多次受到诽谤,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我就像鹿,设置罗网的人想要得到我的肉作羹,我能逃避到哪里!"

25冬,闰十月二十一日,任命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道同平章事。

狄仁杰呈上奏疏,认为:"上天降生四夷,都在我国历代封疆以外,所以东面有沧海隔离着,西面有流沙阻遏着,北面有沙漠横绝着,南面有五岭梗阻着,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夷狄而阻隔中原与外地的。据书籍记载,声威教化所能到达之处,夏、商、周不能到的地方,国家都已完全拥有了。诗人夸耀宣王北伐太原,赞美教化推行到江、汉流域,那么三代的边远地方,现在都成为国家的内地了。至于向疆域之外用武,谋求功业于绝远的地方,耗尽国库的储备,去争夺不毛之地,得到那里的人民不能增加国家的赋税,据有那里的土地也无法耕种纺织,暂时求得使远方夷人归附认同的称誉,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人民的措施,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实行的政策,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秦始皇穷兵黩武,从事开拓疆土,死人无数,导致天下散乱反叛。汉武帝征伐四境夷人,以致百姓困顿,盗贼成群而起;晚年悔悟,休战停役,所以能被上天所保佑。近来国家

连年征战，费用日益增长，西方戍守四镇，东方戍守安东，征调赋役天天增加，百姓财尽力弊。现在潼关以东闹饥荒，蜀、汉一带民众逃亡，江、淮以南，征役敛赋不止，百姓不能恢复生业，便结伙作强盗，根基发生动摇，忧患颇为深重。这种局势的原由，都是因为用武力去争夺蛮貊的不毛之土地，违背爱抚养育人民的道理。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谋略而废弃朱崖郡，汉宣帝采用魏相的计策而放弃车师屯田，他们难道不想崇尚虚名，只是怕劳苦民力。近期在贞观年间，平定突厥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领各部落的原因，就是因为夷狄叛乱时便要去讨伐，归顺时便要去安抚，合于《尚书》除去应当消亡的、巩固应当存在的道理，而没有驻防边地、劳苦百姓的征役，这是近来的好政令，经略边疆的先例。我以为应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托他管辖四镇，使亡国的高丽建立继统，让它守护安东。我们节省了用于远方的军费，集中兵力于边塞，使夷狄没有侵侮的祸患便可以了，何必穷追到他们的巢穴，跟蝼蚁争胜负呢。只应命令边防军部队，严加守备，向远处派出侦察兵，积聚物资军粮，等敌人自来，然后反击他们。以逸待劳则战士的勇力倍增，以主御客则我方获得方便，坚壁清野则敌寇一无所获；自然而然，突厥和吐蕃深入内地便有覆灭的顾忌，浅入边区便得不到掠夺的利益，这样几年下来，就可以使这两个敌人不加征伐而归顺了。”这一措施虽未推行，但有见识的人都加以肯定。

26 凤阁舍人李峤掌管天官选官事务，开始设置几千名正式员额以外的官员。

27 在此之前历法官以本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月，太后想定正月初一为冬至，就下诏书，以为“上月晦日仍见到了月亮，违背天道，可以本月为闰月，下月为正月。”

圣历元年

1 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宫；赦天下，改元。

2 夏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

3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4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1]，亲冒锋镝[2]，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3]。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4]。"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孙万荣之围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5]，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

所属意[6]。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

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7]。戊子，庐陵王至神都。

5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庙。

6 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

7 六月，甲午，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

8 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为秋官尚书。

9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谓阎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以知微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8]，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前从阎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赐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夺之。

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9]，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

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阎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将杀之,逃归;抵晋阳,形容羸悴。突骑噪聚,以为间谍,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尝为人所枉,怀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见,迁祠部员外郎[10]。

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卫州刺史太平敬晖谓僚属曰:"吾闻金汤非粟不守,奈何舍收获而事城郭乎?"悉罢之,使归田,百姓大悦。

10 甲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麟台监。

11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12 庚子,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司府丞光嗣[11],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12]。"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醢以适口,参术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行冲名澹,以字行。

13 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邽张仁愿为天兵东

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癸丑，默啜寇飞狐[13]，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注释】

①文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为文皇帝。 栉（zhì 至）风沐雨：风梳头，雨洗发，形容奔波劳碌，风雨无阻。

②镝（dí 敌）：箭头。

③大帝：唐高宗李治的谥号为天皇大帝。 二子：指唐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此前，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李旦被降为皇嗣。

④祔（fù 负）：古代祭祀之一，后死者附祭于祖庙。

⑤控鹤监：官署名。据胡三省注，这一年武后设置控鹤监来安置她的近幸。后改奉宸府。 供奉：官名。唐制：凡以文学技艺擅长者，得供奉内庭，给事左右。

⑥属（zhǔ 主）意：意向专注于某人。

⑦行在：指帝王出行时的住地。

⑧静难：唐行政区划"军"名。废置不详。 平狄：军名。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以神武军改名，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 清夷：军名。唐垂拱中置，治所在今河北怀来。

⑨行滥：指混杂其他物质的劣等品。胡三省注："市列为行，市列造金银器贩卖，率淆他物以求赢，俗谓之行作。滥，恶也。"

⑩祠部：官署名。唐祠部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属礼部。

⑪司府：官署名。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后改太府为司府。

⑫祁奚：春秋时晋国大夫。字黄羊。食邑在祁（今山西祁县东南）。悼公时任中军尉。居位三年请告老，初举仇人解狐代己，解狐卒而再举自己的儿子午以代。时人称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平公即位，任公族大夫。

⑬飞狐：县名。隋仁寿初改广昌县置。隋末废。唐初复置。治所在今河北

涞源。

【译文】

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

1正月初三,冬至,太后在通天宫举行大飨祭礼,改年号为圣历

2夏官侍郎宗楚客免除掌管政事的职务。

3春,二月初四,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免职,改任太子宾客。

4武承嗣、武三思谋求成为太子,多次派人去劝太后说:"从古以来的天子,没有把外姓人作为继承人的。"太后没有打定主意。狄仁杰常从容地劝太后说:"太宗文皇帝不避风雨,亲自冒着刀箭的危险,而平定天下,并把天下传给子孙。高宗大帝把二个儿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竟想把帝位转交给外姓,恐怕不合天意吧!而且姑侄与母子相比,哪一种关系亲呢?陛下立儿子为后嗣,那么在离开人世后,可在太庙里与先帝一同受到祭祀,承继不止;立侄子为后嗣,则从没听说过侄为天子,而祔祭姑于太庙里的。"太后说:"这是朕的家事,你不要干预。"仁杰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以内,谁不是他的奴婢,什么事不是陛下的家事?君王是头,臣子是胳膊大腿,道理上同是一个整身而不能分开,况且臣在宰相的职位上凑数,怎能不参预呢!"又劝太后召回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也劝太后。太后的心意稍有醒悟。有一天,她又对狄仁杰说:"我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都折断了,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是二个皇子,陛下起复二皇子,那么两翼就能振起了。"太后因此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想法。

孙万荣围困幽州时,传檄文给朝廷说:"为何不召回我庐陵王?"吉顼和张易之、张昌宗都任控鹤监供奉,张易之兄弟和他很亲近狎昵。吉顼从容地对二人说:"您兄弟这般的贵显得宠,不是靠德行功业得来的,天下对你们咬牙怒视的人很多。没有为国家立大

功，用什么来保全自己？私下我替您们担忧啊！”二人害怕，流着涕泪向他求救对策。吉顼说：“天下士人百姓还没忘掉唐朝的恩德，都还在思念庐陵王。太后年纪老了，帝业必须要有所托付，几个武氏王不是她属意的人，您们为何不慢慢地劝皇上立庐陵王来维系天下人的心！这样，不仅可以免祸，也可以长久保住富贵。”二人认为很对，乘机常常劝说太后。太后知道是吉顼出的主意，便召他来询问，吉顼又替太后详细陈说利害，太后的主意才定下来。

三月初九，假称庐陵王生病，派职方员外瑕丘人徐彦伯去召庐陵王和他的妃子到太后住地医病。二十八日，庐陵王到神都洛阳。

5 夏，四月初一，太后祭祀太庙。

6 十二日，任命娄师德充当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务。

7 六月初六，命令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阿史那默啜的女儿为王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代理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代理司宾卿，带着大量金银丝帛送给突厥。延秀是武承嗣的儿子。

凤阁舍人襄阳人张柬之进谏说：“自古以来没有中国亲王娶夷狄的女儿的。”因此违背了太后的旨意，调任合州刺史。

8 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免职，改任秋官尚书。

9 八月初一，武延秀到达黑沙南庭。突厥阿史那默啜对阎知微等说：“我是想把女儿嫁给李氏，哪里用得着武氏儿郎！他这人难道是天子的儿子吗？我突厥世代受李氏的恩泽，听说李氏几乎灭绝，只有两个儿子还在，我现在要带兵去辅佐拥立他。”于是把武延秀拘禁在别处，任命阎知微做南面可汗，声称要让他统治唐朝的百姓。便发兵袭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剛率五千兵投降，突厥的声势大振，进兵侵扰妫、檀等州。以前跟阎知微进入突厥的人，阿史那默啜都赏赐他们五品、三品的官服，太后全部予以抄没。

阿史那默啜发来公文指责朝廷说：“给我蒸熟的谷种，种下去不生长，这是第一。金银器皿都是杂有他物的次品，不是真东西，这

是第二。我赐给来使的各色官服都给抄没了，这是第三。送来的丝织品都稀疏粗劣，这是第四。我突厥可汗的女儿应嫁给唐朝天子的儿子，武氏是小姓，门户不相当，却假冒来结姻，这是第五。我为这五事而起兵，只想取得河北而已。”

监察御史裴怀古随从阎知微到突厥，阿史那默啜想让他做官，他不接受。把他囚禁起来，将要杀害他。他逃脱归来到晋阳时，身体瘦弱，面容憔悴。突骑呐喊着围住他，把他当作间谍，要杀他的头去邀功，有位果毅曾被人诬陷，经裴怀古审讯得以平反，他大声呼喊道：“这是裴御史！”加以解救而使他保全性命。进京引见给太后，升为祠部员外郎。

当时各州听到突厥入犯的消息，正当秋天，竞相征发百姓修筑城池。卫州刺史太平人敬晖对部属说：“我听说坚固的城池没有粮食也守不住，怎能舍弃收获而致力于修城呢？”完全免除了修城劳役，让大家回田间收获，百姓非常喜欢。

10 初七，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免职，改任麟台监。

11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对自己不能作太子很恼怒，心中不满意，十一日，病死了。

12 十三日，任命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要宰相各推荐尚书郎一人，狄仁杰荐举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授予地官员外郎，不久就能胜任其职，太后高兴地说：“你足够继承祁奚了。”

通事舍人河南人元行冲，学识广博，通晓许多事物，狄仁杰器重他。行冲屡次规劝狄仁杰，并且说：“凡当家的人，必储备肉干肉酱来满足胃口，储备人参、白术等药材来治病，我私下估计您家内，珍膳美味很多，我元行冲愿为府上的末等药材。”狄仁杰笑说：“我的药箱中的东西，怎可一日缺少呢！”行冲名澹，用字行于世。

13 任命司属卿武重规做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邽人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率兵三

十万去征讨突厥阿史那默啜；又任用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率兵十五万作为增援。

二十六日，阿史那默啜侵扰飞狐。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官民几千人。

14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

15 改默啜为斩啜[1]。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踏《万岁乐》于城下[2]。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踏歌，独无惭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万岁乐》。"

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刺史高叡与妻秦氏仰药诈死，虏舆之诣默啜，默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则拜官，不降则死！"叡顾其妻，妻曰："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遂俱闭目不言。经再宿，虏知不可屈，乃杀之。虏退，唐般若族诛；赠叡冬官尚书，谥曰节。叡，颖之孙也[3]。

16 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4]。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

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时

太子不行,命仁杰知元帅事,太后亲送之。

蓝田令薛讷,仁贵之子也,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行,言于太后曰:"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5],丑虏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6],从之。

17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模棱"。

18 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7],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吒忠义军但引兵躡之[8],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19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领之。

20 癸卯,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9],虏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以为:"朝廷议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言其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诸城入伪[10],或待天兵,将士求功,皆云攻得,臣忧滥赏,亦恐非辜。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

能以免，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且贼务招携[11]，秋毫不犯，今之归正，即是平人，翻被破伤，岂不悲痛！夫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

21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

22 突厥默啜离赵州，乃纵阎知微使还。太后命磔于天津桥南[12]，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剐其肉，剉其骨[13]，夷其三族，疏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

褒公段瓒，志玄之子也[14]，先没于突厥。突厥在赵州，瓒邀杨齐庄与之俱逃，齐庄畏懦，不敢发。瓒先归，太后赏之。齐庄寻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为齐庄意怀犹豫。遂与阎知微同诛。既射之如蝟，气殪殪未死[15]，乃决其腹，割心，投于地，犹趌趌然跃不止[16]。

擢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见亲委。

23 蜀州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17]，路险远，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以为："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

惜之。请废姚州以隶巂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省,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无得交通往来。"疏奏,不纳。

【注释】

①改默啜句:据严衍《通鉴补》,"改"下当补"突厥"二字。

②踏《万岁乐》:据严衍《通鉴补》,"踏"下当补"歌"字。《万岁乐》:歌曲之名。

③颖:即隋初大臣高颎(?～公元607年)。一名敏,字昭玄,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北周时任内史下大夫。丞相杨坚招为相府司马。入隋,任尚书左仆射,参与国家制度和重要法令的拟订,佐杨广伐陈灭陈。前后执政二十年,后被诬罢官。炀帝时任太常卿,获罪被杀。

④命太子句:胡三省注:"行军元帅起于周、隋,至唐唯亲王及太子为元帅。"

⑤此命:指重立李显为皇太子的命令。

⑥王及善句:胡三省注:"盖睿宗为皇嗣时,止于宫中朝谒,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请太子与群臣俱于外庭朝谒耳。"

⑦五回:山名。即唐易县(治今河北易县)的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曲折五回,才能登其主峰,故岭有五回之名。又称五回山。

⑧蹑(niè 聂):追随。

⑨时北人句: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北"上有"河"字。

⑩入伪:指降附契丹、突厥。

⑪招携:招抚怀有二心的人,即招抚携贰。

⑫磔(zhé 哲):古代的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⑬剉(cuò 措):折伤。

⑭志玄:即唐建国功臣段志玄(?～公元642年)。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少时无赖,屡犯法。隋末客居太原,从李渊父子起兵。潼关之战、讨王世充、破窦建德均有军功,迁秦王府右二护军。太宗时,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国公。

⑮殪(dié 迭)殪:气息微弱的样子。

⑯趌(jí 及)趌:跳动、搏动的样子。

⑰姚州:州名。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设,治所在姚城县(今云南姚安北)。天宝末废。

【译文】

14 九月初七,委任夏官尚书武攸宁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15 改突厥阿史那默啜的名字名斩啜。

默啜派遣阎知微去招降晓示赵州城,阎知微与突厥人在城下拉着手踏着节拍唱《万岁乐》。将军陈令英在城上对他说:"尚书职责不轻,竟然为敌人歌舞,难道你就不惭愧吗?"知微低吟说:"不得已,《万岁乐》。"

十一日,默啜包围赵州,长史唐般若越墙出城去接应他。刺史高叡和妻子秦氏吞服药物假装死亡。敌人抬着他们来到默啜旁,默啜拿出金狮子带、紫色官服给他们看,说:"投降便授予官职,不降则处死!"叡回头看着他妻子,他妻子说:"报答国家的恩泽,就在今天了!"于是两人都闭目不说话。经过两夜,敌人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杀了他们。敌人退去,唐般若的全族被处死,追赠高叡为冬官尚书,谥号为"节"。高叡是高颎的孙子。

16 皇储坚持请求把太子位让给庐陵王,太后应允了他的请求。十五日,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恢复原来的名字显。赦免天下。

十七日,任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去征讨突厥。此前,招募人丁一个多月还不到一千人,到这时听说太子做元帅,应招的像云一般聚集,不久数目便超过五万人。

二十一日,委任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任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任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当时,太子没有成行,命令仁杰执掌元帅职务,太后亲自为他送行。

蓝田县令薛讷,是薛仁贵的儿子。太后提升他为左威卫将军,

安东道经略。即将出发,他向太后奏称:"太子虽已册立,朝外的议论仍然犹豫不定。假如不再更换太子,众敌人就很容易被讨平了。"太后深表赞同。王及善请求要太子到外庭接受朝臣拜谒,来安定人心,太后接受了。

17 委任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前后做了几年宰相,依顺阿附来求容于人,他曾对人说:"处理事务不应分明清楚,只要模棱两可便行了。"当时人称他为"苏模棱"。

18 二十六日,突厥阿史那默啜将所掠取赵、定等州男女一万多人全部杀光,从五回岭山道撤走。经过的地方,杀虏无法详尽记述。沙吒忠义等只是带兵远远地跟在后面,不敢逼近。狄仁杰率兵五十万追击,没有赶上。默啜回到漠北,拥有四十万军队,控制的地域达万里,西北各族都归附他,很有些轻视中国的意思。

19 冬,十月颁下制书:都城下屯集士兵,命令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统领。

20 十七日,委任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被突厥所驱使逼迫的河北人,在突厥退走后,怕被杀头,往往逃亡藏匿。狄仁杰上奏疏,认为:"在朝廷上议论的人,都加罪被契丹、突厥所胁迫的人,说他们行迹虽有不同,内心却实在没有差别。确实是因为山东近年军事征调伤害严重,家业全破败了,有的甚至逃亡。再加上地方官吏的侵夺,因某些事而引发,在酷刑之下忍受不住彻肤的痛苦,情事急迫危险,便不遵礼义。处在愁苦的境地,不能安生,趋求财利,暂求偷生,这是君子的愧辱,却是小人常见的行为。又各城降敌,有的等待着朝廷大军到来,而将士们邀功,都是说是攻战获取的,臣担心滥行赏赐,还怕枉罪了无辜。认为曾沦陷的地方便是恶地,以至于污辱当地人妻子,抢劫财物,兵士确知是不仁道的,官吏并不能避免,于是贼平以后,作恶更加沉重。而贼寇专招抚有二心的人,所以秋毫不取。现在他们回归朝廷,就是一般民众,反而被伤害,怎不令人悲痛呢!人像水一样,阻住它便成泉,疏导它便成河,开通阻

塞便能追循大流，没有一成不变的性质。现有罪的卒伍，必定不在家中，住宿无室，行走无路，出没山泽，赦免他们就会出来，不赦免他们就会乱来，山东的众多盗贼都因此聚合在一起。臣认为边塞暂有战事，不足构成忧患，国中不安定，才是严重的事。如加罪他们，则众情害怕；宽恕他们，则叛逆的人也自安。恳请宽赦河北各州，一概不究既往。"太后下制书赞同。于是狄仁杰安抚百姓，获得被突厥夺掠胁迫的人，全遣回原籍，分发粮食转运以赈救贫乏的人，修整邮传驿站以利班师。因担心各将领及使者乱索供应品，于是自己吃粗粮，禁约部下不得侵扰百姓，违犯的处斩。河北于是安定了。

21 委任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一并为同平章事。

22 突厥阿史那默啜离开赵州，便放阎知微要他回朝廷。太后下令在天津桥南处以磔刑，令众官共同射他的尸体，后来又剐去他的肉，折断他的骨，尽杀他三族，竟有不认识他的远亲也被牵连杀了。

褒公段瓒，是段志玄的儿子，早先沦陷于突厥，突厥军在赵州时，段瓒邀杨齐庄一同逃走，齐庄畏惧软弱，不敢行动。段瓒先回来，太后赏赐他。齐庄不久也回来了。敕令河内王武懿宗审讯他。懿宗认为齐庄心怀犹豫，便判他和阎知微一同处死刑。众人射他，身上箭矢已如刺蝟毛般的密，气息微弱还未绝，就剖他的肚子，挖出心，丢在地上，仍跳动不止。

提升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被亲信。

23 蜀州每年派兵五百人去戍守姚州，路途艰险而遥远，死亡的人很多。蜀州刺史张柬之呈上奏章，认为："姚州本是哀牢国，荒服以外绝远的地域，山高水深，国家开辟它为州府，不曾得到过它的盐布的税收和军队的征用，而且空竭国库，驱使平民，替蛮夷服役，牺牲性命，臣私下为国家怜惜。请求废罢姚州，而改属嶲州，年节入朝觐贺，如同蕃国。泸水以南各镇也都加以裁并，在泸水北部设关卡，平民如不是奉命差遣，不准往来交通。"奏疏呈上，未被采纳。

二 年

1 正月,丁卯朔,告朔于通天宫[1]。

2 壬戌,以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3 甲子,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2],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3]。稷,元超之从子也[4]。半千以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4 腊月,戊子,以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5 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楚客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5]。太平公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6 辛亥,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7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8 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9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冬官尚书。

10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6],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丁

酉，自缑氏还。

11 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畋，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7]，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12 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13 太后春秋高，患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注释】

①告朔：古代礼制。天子把历书颁发给诸侯、大臣。一般在每年秋冬之交举行，所颁为第二年的历书。

②置控鹤句：胡三省注："先已置控鹤监，今方备官。"则此时才正式任命控鹤监属官。

③员(yún 云)半千(？～公元 714 年或 721 年)：唐朝官吏。字荣期，本名

除庆。晋州临汾(今属山西)人。上元初,应八科举,皆中,授武陟尉。武后临朝,历任正谏大夫等职。胡三省注:"半千本彭城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齐受禅奔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子胥),因自姓员。"

④元超:即唐朝官吏薛元超(公元622年~683年)。名振,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薛收子,袭爵汾阴男。历任太子舍人、黄门侍郎、饶州刺史、中书令等职。曾预修《晋书》。

⑤峰州:州名。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以兴州改名,治嘉宁(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南风州)。大业初废。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

⑥缑氏: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其后多次废置。隋大业初复置。宋废。

⑦夫蒙令卿:胡三省注:"夫蒙,姓也。《姓谱》:夫蒙,羌复姓,后秦有建威将军夫蒙大羌。"

【译文】

二年

1 正月十一日,在通天宫行告朔礼。

2 初六,封皇储为相王,兼任太子右卫率。

3 初八,设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职,大抵是爱嬖受宠幸的人,少数有才能及文学修养的人也参预其中。委任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人员半千,都为控鹤监内供奉。薛稷是薛元超的侄子。半千因古代没有这一官职,而且所收罗的多是轻薄的士人,上奏疏请求裁撤,因此违忤了太后旨意,降为水部郎中。

4 十二月初八,委任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为同平章事。

5 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弟司农卿宗晋卿,犯贪污受贿满一万多贯钱以及府第超越规制之罪,楚客贬为播州司马,晋卿流放到峰州。太平公主观看了他们的居第,叹息说:"见了他们的住处,我们

简直是白活了一辈子。”

6 二十五日，赐给太子武氏姓，赦免天下。

7 太后眉上又生眉，成“八”字形，众官都拜贺。

8 河南、河北设置武骑兵团来防备突厥。

9 春，一月初四，夏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免职，任冬官尚书。

10 二月初四，太后驾临嵩山，过缑氏县，谒见升仙太子庙。初七，太后染病，派给事中栾城人阎朝隐去少室山祈祷，阎朝隐自己扮作祭品，沐浴后伏在俎案上，请求代太后死。太后病稍好，重赏了他。十二日，从缑氏县回宫。

11 当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年龄还小，论钦陵兄弟掌权，都有勇力谋略，各部胡人都怕他们。钦陵在中枢执掌大政，他的弟弟握兵权分驻各地，赞婆常在东边，为患中国三十多年。器弩悉弄渐渐长大，暗中和大臣论岩谋划杀论钦陵等，适逢钦陵出外，赞普假托出去打猎，集合军队逮捕钦陵的亲信党羽二千多人杀掉，派使者去召钦陵兄弟，钦陵等拥兵不受召命。赞普领兵讨伐他，钦陵兵败，自杀。夏，四月，赞婆率领部属一千多人来投降朝廷，太后派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带骑兵迎接他。封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的儿子弓仁，带所属吐谷浑七千帐人马来降，封他为左玉铃卫将军、酒泉郡公。

12 初八，委任魏元忠为检校并州长史，代为天兵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兼陇右各军大使，专掌招抚吐蕃来降的人。

13 太后年事已高，担心死后太子和武家不能和平相处。十八日，命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立下誓约，在明堂祭告天地，铭刻在铁券上，藏在史馆中。

14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会稽王武攸望。

15 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16 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1]。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17 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18 内史王及善虽无学术，然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谓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2]。"及善因称病，谒假月余；太后不问。及善叹曰："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3]，太后不许。庚子，以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丁未，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9 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

之。

20 戊申，以武三思为内史。

21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4]，戊寅，还神都。

22 庚子[5]，邢贞公王及善薨。

23 河溢，漂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6]。

24 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7]。

25 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8]。

26 太后自称制以来，多以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9]，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10]，因得选补。由是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而舅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以为："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不听以他岐仕进。又，自扬、豫以来[11]，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12]，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至如仁杰、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诬，非陛下明察，则以为菹醢矣[13]；今陛下升而用之，皆为良辅。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耳。臣恐舅之负冤得罪者甚众，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

嗣立,承庆之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酷,每杖承庆,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许,辄私自杖,母乃为之渐宽。承庆为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嗣立时为莱芜令。太后召谓曰:"卿父尝言,'臣有两儿,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诚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凤阁舍人。

27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14]。

【注释】

①突骑施乌质勒:胡三省注:"西突厥既败,突骑施始盛。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斛瑟罗下,号莫贺达干。后斛瑟罗入朝,其地为乌质勒所并。"

②阁:指省阁。即宫禁之中。

③乞骸骨:请求退休。古代认为作官便以骸骨交付国家,故谓请求退休为乞骸骨。

④福昌:古县名。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宜阳县置,治所在今河南宜阳西。

⑤庚子:圣历二年九月无此日。据《新唐书》当作"庚辰"。

⑥济源:县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分轵县置,治所即今河南济源。

⑦洪源谷:地名。在凉州昌松县(治今甘肃武威东南)境内。

⑧出阁:指解除幽禁。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相王诸子被幽于宫中。

⑨又因郊丘四句:胡三省注:"郊丘,祭圜丘于南郊也。享万象神宫及享通天宫,皆明堂也。垂拱四年拜洛,万岁通天元年封嵩山。"

⑩斋郎:胡三省注:"斋郎者,执豆笾、奉樽彝罍洗以供祭祀之事。"

⑪扬、豫:指徐敬业起兵于扬州,越王李贞起兵于豫州反武则天之事。

⑫周、丘、王、来句：天授二年，周兴流死，丘神勣诛。延载元年王弘义诛，神功元年来俊臣诛。

⑬菹醢(zūhǎi 租海)：剁成肉酱。

⑭主处木昆三句：胡三省注："处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号拓西。"

【译文】

14 秋，七月，下命建安王武攸宜留下驻守西京，取代会稽王武攸望。

15 初四，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降附朝廷。

16 八月十二日，突骑施乌质勒派他的儿子遮弩前来朝觐。派侍御史元城人解琬去安抚乌质勒以及十姓部落。

17 颁下制书："州县长吏，没有秉承敕令圣旨，不准擅自立碑。"

18 内史王及善虽然没有学问，但清廉正直不屈，有大臣风节。张易之兄弟每次侍奉内宫宴饮，不遵守臣下的礼仪，王及善屡次上奏认为不当。太后不高兴，对及善说："你年纪已老，不适合再陪侍宴饮游乐，只管检校宫禁中事就行了。"王及善因此告病，请假一个多月，太后不召他问政事。王及善叹息说："哪有天子可以一日不见中书令的面！我不被重视由此可知了。"于是上奏疏请退休，太后不批准。十九日，委任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旧并为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免职，改任左台大夫。二十六日，相王兼任检校安北大都护。委任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19 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

师德在河陇前后达四十多年，恭谨勤勉不懈怠，平民蕃夷皆得安宁，性情稳重忠厚、宽大平恕。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由师德所推荐，而仁杰并不知道，心中有些轻视师德的意思，常排挤他而调外任。太后察觉此事，曾经问狄仁杰说："师德为人贤德吗？"回答说："任将能够严守边防，是否贤德臣则不知道。"又问："师德有

知人之明吗?"回答说:"臣曾和他同事,未听说他能知人。"太后说:"朕所以知任你,就是师德推荐的,也可说他是知人的啊!"仁杰出宫后叹息说:"娄公盛德,我被他包涵容忍很久了,我却连他的涯际都看不到。"当时设圈套害人的事很多,师德长期出任将相,唯独能保全功名,人们因此敬重他。

20 二十七日,委任武三思为内史。

21 九月二十四日,太后驾临福昌县。二十七日,返回神都。

22 二十九日,邢贞公王及善去世。

23 黄河涨,冲没济源县百姓房屋一千多户。

24 冬,十月初六,论赞婆来京城,太后加以优待并赏赐得很丰富,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指派他率领部属去守洪源谷。

25 太子、相王各子解除幽禁再获自由。

26 太后自从临朝以来,多用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做成均监祭酒,博士、助教也多数不是儒学士人。又因祠祭圜丘、享祀明堂,拜谒洛水,登封嵩山,用弘文馆学生为斋郎,因而得以选补为官。从此学生不再研习学业,二十年之间,学校几乎荒废。而以前被酷吏诬陷的人,他们的亲友被流放,没有获得宽恕。凤阁舍人韦嗣立呈上奏疏,认为:"时尚渐渐轻视儒学,先王的治道,废弃不讲习。应当命令王、公以下的子弟,都送进国子学,不许从别的不正当途径任官。又,自扬州、豫州起兵作乱以来,诏狱愈来愈多,酷吏乘此机会,专想杀人以求升官,仰赖陛下圣明,周兴、丘神勣、王弘义、来俊臣,先后处死,举国庆贺安泰,如同再见春光。至于狄仁杰、魏元忠从前遭到审判,也都出自诬陷,不是陛下明察内情,他们也就成为肉酱了;现在陛下提升而任用他们,都是好的辅臣,为何以前否定他们而后来肯定他们呢?实在是由枉曲诬陷与甄别清明罢。臣料想从前含冤获罪的人很多,也都像这种情形。敬请陛下发挥天地一般的仁德,广布如雷雨一般的恩泽,自垂拱以来,不论罪名轻重,全部昭雪平反,死了的追还原官爵,仍活着的由他返回家乡。这样一来,天下

人都知从前的枉法滥刑，不是陛下的意旨，都是主持狱讼官吏的罪恶，死者生者同欣悦，感通上天而产生和祥之气。”太后不能接受。

韦嗣立是韦承庆的异母弟。他的母亲王氏，对待承庆很苛刻，每次打承庆，嗣立一定解开衣服请代受责罚；母不答允，便自己用杖打自己，母亲才为了他而渐渐宽待承庆。承庆任凤阁舍人，因病离职。嗣立当时做莱芜县令，太后召见他说：“你父亲曾说：‘臣有二子，可以服事陛下。’你兄弟俩在任上，确实像你父亲所说的一样。朕现在任用你代替你哥哥，不再任用别人。”当天任命他为凤阁舍人。

27 这年，突厥阿史那默啜立他的弟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的儿子默矩为右厢察，各统兵二万多人；自己的儿子匐俱为小可汗，地位在两察上，统领处木昆等十姓，士兵四万多人，又称为拓西可汗。

久视元年

1 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①，懿宗短小伛偻②，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朕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诎可倚邪③！”他日，顼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④，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

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分半为佛，半为天尊[6]，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2 腊月，辛巳，立故太孙重润为邵王，其弟重茂为北海王。

3 太后问鸾台侍郎陆元方以外事[7]，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

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悉取奏稿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

4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

5 丁酉，以狄仁杰为内史。

6 庚子，以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8]。

7 二月，乙未，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8 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⑨。

【注释】

①辩口：口才便捷。

②伛偻(yǔlǚ 羽吕)：腰背弯曲。

③讵(jù 巨)：岂，怎。

④饫(yù 玉)：饱。

⑤挝(zhuā 抓)：箠，鞭子。

⑥天尊：道教尊奉的天神。

⑦太后句：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郎"字下有"同平章事"四字。

⑧作三阳宫句：胡三省注："三阳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万岁登封元年，改东都阳城县曰告成，以祀神岳告成也。"

⑨宣超：胡三省注："诸曷钵之孙也。"

【译文】

久视元年(庚子，公元 700 年)

1 正月二十八日，罢免武三思的内史，改任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为安固县尉。

太后因吉顼有才干智谋，所以付予他亲信重任。顼在太后面前与武懿宗争平赵州的功劳。顼身高口才好，懿宗矮小背曲，顼对懿宗，辞气高傲而严厉。太后因此不满，说："吉顼在朕面前，尚且小看我武家诸人，将来怎可依赖他！"一天，吉顼奏事，正援引古今事例，太后生气地说："你所说的，朕已听腻了，不必多说！当年太宗有马名叫狮子骢，肥大骏逸无人能调教控御它，朕做宫女侍奉在旁，对太宗说：'我能制服它，然而须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挝，三是匕首。铁鞭打它不服，便用挝打它的头，再不服，便用匕首割断它

的喉头。'太宗盛赞我的主意。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顼恐惧得汗都流了出来,跪伏乞求饶命,太后才息怒。武家诸人怨恨他拥护太子,一同检举他弟弟假冒而得官的事,因此受牵连而贬官。

辞行那天,得到召见,他悲伤地哭着说:"臣今日远离朝廷,永远无再见的日子了,请容我再说一句话。"太后让他坐下,询问他说什么。吉顼说:"水和土合成了泥,有争执吗?"太后说:"没有。"又说:"分一半做成佛像,一半做成天尊像,有争执吗?"太后说:"这就有争执了。"吉顼叩头说:"宗室、外戚各合其名分,则天下安宁。现已立太子,而外戚仍封为王,这是陛下促使他们将来一定要争斗的,双方都不得和睦相处。"太后说:"朕也知道,然而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无可奈何。"

2 十二月初一,立前太孙李重润为邵王,立他的弟弟李重茂为北海王。

3 太后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朝外的事,回答说:"臣充数担任宰相,有大的事情不敢不报告;民间小事,不足烦忧圣上知晓。"因此不合太后意。初十,免职,改任司礼卿。

陆元方为人清廉严谨,二次为宰相,太后每有升迁任命官员,多询问他,元方用密封奏书进呈,从不泄露。临死,拿出奏章的全部草稿烧掉,说:"我对人多有阴德,子孙也许不致败落吧!"

4 任命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守碎叶城。

5 十七日,委任狄仁杰为内史。

6 二十日,委任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二十五日,太后驾临嵩山;春,一月十七日,驾临汝州的温泉;二十八日,返回神都。在告成县的石淙建三阳宫。

7 二月十五日,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免职,改任太子宾客。

8 三月,封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鸟地也拔勤忠可汗。

9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真臣之气。"

10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1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1]。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12 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2]，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3]。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4]，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

锡，文瓘之兄子也⑤。

13 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绢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陈，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黄獐之战，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绢。又有骆务整者，亦为契丹将，屡败唐兵。及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有司责其后至，奏请族之。狄仁杰曰："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奏请赦之。所亲皆止之，仁杰曰："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请与之官，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注释】

①瘳(chōu 抽)：病愈。

②曲宴：小宴。有别于正式宴会而言。

③王子晋：即道教尊奉的神仙王乔，字子晋。周灵王太子。在嵩山从浮丘公学道三十余年，后乘白鹤升天，称"右弼真人"。

④右监门卫长史：胡三省注："唐诸卫府各有长史，从六品上，各掌判其府诸曹之事。"

⑤文瓘：即唐朝官吏张文瓘。吕乐(治今河南南乐)人。高宗乾封年间任东台舍人。时大建宫殿，频征四方，文瓘上言劝谏"勿使百姓生怨"。高宗从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译文】

9 夏，四月二十九日，太后驾临三阳宫避暑，有西域僧人邀请太后观看葬舍利子，太后允许。狄仁杰跪在马前说："佛是夷狄的神，不值得屈降天子的共主。那个番僧诡诈，只想请到天下来惑诱远近的人罢了。山路危险狭隘，容不下侍卫队，不是天子所该驾临的。"

太后便半途而归，说："我就成全我直谏臣子的风节。"

10 五月初一，日食。

11 太后派洪州和尚胡超调配制长生药，经历三年完成，花费了上万钱财。太后吃了，病稍好。初五，赦免天下，改年号为久视；除去天册金轮大圣的称号。

12 六月，把控鹤监改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在内殿小宴，往往召武家人、张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酒博奕，嘲弄戏谑。太后想掩饰这事的行迹，便派易之、昌宗和文学士人李峤等人在内殿修纂《三教珠英》。武三思上奏说昌宗是王子晋的转世托身。太后教昌宗穿上羽毛衣，吹笙，在庭中骑乘木鹤；文士们都做诗来赞美他。

太后又选了很多俊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的内宠有易之、昌宗已足够了。近来听说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公开自我推荐，丑恶轻薄不知羞耻，要求任奉宸府内供奉，礼仪丧失，传遍朝廷。臣的职责在谏诤，不敢不上奏。"太后慰勉他说："不是你说直话，朕还不知这回事呢。"赐给他彩一百段。

易之、昌宗争着比生活的奢侈。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县令，请求嘱托他，无不答允。某次早朝，有位薛姓候选官，拿五十两金连同履历表拦他的马来行贿。昌仪收下了金子，到朝廷大堂，把履历表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遗失了他的履历表，来问昌仪，昌仪骂道："不懂事的人！我也不记得，只要见姓薛的便给他。"张锡害怕，告退，找出待铨选的六十多个薛姓的人，全部留下拟发表任官。张锡是张文瓘的侄子。

13 当初，契丹将领李楷固，善于使用套索以及骑马射箭，舞弄槊矛，每次冲入敌阵，像鹰隼飞入乌鸦群中，所向披靡。黄獐谷之战，张玄遇、麻仁节都被他套中。又有叫骆务整的，也是契丹的将领，多次击败唐军，孙万荣死后，二人都来投降。主管官员责怪他们迟来，上奏要求杀掉他们全族。狄仁杰说："楷固等都是骁勇过人，既能竭

力事奉主人,必能竭力为我朝服务。如果用恩德安抚他们,都会被我们派上用场的。"上奏请求赦免他们。狄仁杰的亲信都劝止他,他说:"只要于国有利,就不考虑自身利害。"太后采纳他的主张,赦免他们。狄仁杰又请求给他们官职,太后委任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让他们率兵去讨伐契丹剩余的部众,全部加以平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

唐纪二十三年　起上章困敦七月，尽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则天顺圣皇后下

久视元年

1 秋，七月，献俘于含枢殿[1]。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召公卿合宴，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将赏之，对曰："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固辞不受。

2 闰月，戊寅，车驾还宫。

3 己丑，以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均祭酒。锡，峤之舅也，故罢峤政

事。

4 丁酉,吐蕃将麴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2],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港源谷[3]。麴莽布支兵甲鲜华,休璟谓诸将曰:"诸论既死,麴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5 司府少卿杨元亨,尚食奉御杨元禧,皆弘武之子也[4]。元禧尝忤张易之,易之言于太后:"元禧,杨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孙不应供奉。"太后从之,壬寅,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6 庚戌[5],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7 庚申[6],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谏,其略曰:"今之伽蓝[7],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圜阙亦立精舍[8]。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又曰:"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9],岂有勤王之师!"又曰:"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

8阿悉吉薄露叛[10]，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注释】

①献俘句：胡三省注："李楷固献契丹之俘也。含枢殿盖在三阳宫。"

②昌松：古县名。十六国后凉以苍松县改名，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东南。唐乾元后废。

③港源谷：据严衍《通鉴补》，当作"洪源谷"。

④弘武：即唐高宗朝大臣杨弘武。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素弟之子。永徽中，累迁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历荆州司马、司戎少常伯、西台侍郎。曾讽谏高宗用武后言，高宗不加罪。乾封中，官至同东西台三品，居职以清简称。

⑤庚戌：久视元年闰七月无此日，当有误。据《新唐书》，"庚戌"上当补"八月"二字。

⑥庚申：久视元年闰七月亦无此日。据《新唐书》，此日系于八月。

⑦伽（qié 茄）蓝：梵语僧伽蓝摩之省称。意为佛寺。

⑧阛阓（huán huì 环卉）：街市。精舍：佛舍，佛堂。

⑨缁（zī 孜）衣：僧尼穿的黑衣。代指僧尼。

⑩阿悉吉薄露：胡三省注："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阿悉结也；薄露，其名。"

【译文】

唐纪二十三　起庚子（公元700年）七月，止乙巳（公元704年）正月，共四年七个月。

则天顺圣皇后下

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年）

1秋，七月，李楷固在含枢殿献契丹俘虏。武太后委托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授封燕国公，并赐姓武氏。她召集公卿将帅会聚

宴饮。举杯向着狄仁杰说道:"这些都是您的功劳啊!"将要对他行赏,狄仁杰回答说:"这次平定契丹余党的胜利乃是陛下威武神灵及将帅竭尽力量所致,我又有什么功劳呀!"再三推辞不受赏。

2 闰七月,初二,太后从三阳宫返回洛阳宫。

3 十三日,太后任命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被罢免降职为成均祭酒。张锡是李峤的舅父,因此免去了李峤掌理的政事。

4 二十一日,吐蕃的将领翹莽布支率军犯凉州,并把昌松县包围了。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翹莽布支两军在洪源谷交战。翹莽布支的军队甲胄鲜明艳丽,唐休璟对他部下众位将领说:"吐蕃那几个论氏兄弟都已经死掉了,翹莽布支刚刚担任将军,还不太熟悉军旅之事。吐蕃军队虽然看上去似乎非常精锐,但是实际上是很容易对付的,愿你们各位击败他们。"于是他便披上甲胄,率先出击攻陷翹莽布支军队的阵地,在连续六次交战中都获得胜利,吐蕃兵溃败逃散。唐休璟率部共斩下敌人首级达二千五百个,俘获了吐蕃两员裨将收兵班师。

5 司府少卿杨元亨与尚食奉御杨元禧二人,都是杨弘武的儿子。杨元禧曾经与张易之发生不和,张易之便对太后说:"杨元禧本是杨素的族人,而杨素父子则是隋朝的叛臣,他们的后代不应当在皇上左右供职。"太后接受了张易之的提议,在二十六日颁布了制令:"杨素和他的兄弟子孙都不能再担任京官。"于是把杨元亨降职为睦州刺史,把杨元禧降职为贝州刺史。

6 八月初五日,太后任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向吐蕃进攻。

7 十五日,太后打算建造一尊巨大的佛像,便让天下的和尚、尼姑每天每人捐出一文钱来资助这项事功。狄仁杰呈上奏疏谏阻,奏疏的意思大略是:"今天的佛教寺院,在营建规制上已经超出了皇帝的宫室殿堂。但是建筑这些寺院的工程是无法役使鬼神来进行的,只能够役使百姓出力。物资、材料不会从天上降下,终究还是需

要从土地里长出来，如果不是损害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又将怎样获取这些东西呢？”他又说道：“游方化缘的和尚们全拿佛法做托辞，牵累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里巷营建吟诵佛经的场所，在市场里也盖起了佛堂。为佛寺布施化缘的急迫程度，超过了官府征敛的赋税，僧尼举行法事的规则的严格程度，甚至要超过皇上所颁布的制令敕书。”他还说道：“梁武帝、梁简文帝父子俩对于佛寺施舍没有限制，等到三淮、五岭反叛迭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充斥大街的寺院庙宇，而无法挽救身危国亡的灾祸；那布满道路的全都是尼姑和尚，哪里有勤王救驾的军队！”他又说：“陛下即使征收了僧侣所捐助的金钱，但是这笔费用还够不上营造佛像所需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既然非常巨大，而且还不能置于旷野，即使是修筑起一座百层楼阁，恐怕还不能将它完全遮盖，何况其他的那些庙宇廊庑，也不能够完全都不盖。佛祖如来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来作为主旨，怎么会为保存虚饰而造成民众的劳苦呢？”他又说道：“近期以来水旱不调，眼下契丹、吐蕃又多次侵扰边塞，如果为了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家府库的资财，又竭尽百姓的劳力，一旦在某一个角落突发灾难，陛下将拿什么去救济呢？”太后说道：“你要我做善事，我怎么能够违背您的意思呢？”于是就停止营建巨大佛像的工程。

8 西突厥的一个首领阿悉吉薄露发动叛乱，太后派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和殿中侍御史封思业前去进行征讨。就在唐军来到碎叶城的时候，阿悉吉薄露已趁着夜色在城边大肆劫掠之后离去。封思业率领骑兵加以追击，反而被薄露打败了。田扬名率领西突厥斛瑟罗部落的军队进攻薄露所据守的城池，历时十多天，未能攻克。九月，薄露装作投降，封思业诱杀了他，于是俘获了他统领的全部人马。

9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1]。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2]，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3]，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缊藉[4]，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5]，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6]，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焉。

10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11 甲寅，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7]。

12 丁巳，纳言韦巨源罢，以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

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孙也[8]。

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

13 丁卯，太后幸新安[9]；壬申，还宫。

14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

15 时屠禁尚未解[10]，凤阁舍人全节崔融上言[11]，以为："割烹牺牲，弋猎禽兽，圣人著之典礼，不可废阙。又，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富者未革，贫者难堪。况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但资恐喝，徒长奸欺。为政者苟顺月令，合礼经，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复开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注释】

①鞚(kòng 控)：马笼头。

②宿直：大臣轮流在朝廷值夜班。直，通值。

③辛丑：据《新唐书》，狄仁杰死于九月辛丑。

④缊藉：含蓄而不显露。

⑤卓荦(luò 洛)：超绝。

⑥桃李：古代通常以所荐士人为桃李。

⑦制复以二句：胡三省注："以十一月为正月，事见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以一月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

⑧津：即隋末大臣韦津(？～公元 618 年)。累官民部尚书。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 年)，李密进攻洛阳，韦津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等出兵拒战，兵溃战死。

⑨新安：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渑池县东。隋大业初移治今河南新安。

⑩时屠禁句:胡三省注:"禁屠见二百五卷长寿元年。"

⑪全节:古县名。属齐州、汉、晋之东平陵县地……贞观十七年,齐王佑反,平陵人不从,更名全节。治所在今山东章丘西。后并入历城县。

【译文】

9太后非常信任和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所有大臣中没有谁能比得上。太后常常把狄仁杰称为国老,而不直接称呼他名字。狄仁杰喜好在朝廷之上当面直言谏争,太后则常常违背本意去采纳他的建议。有一次狄仁杰陪同太后出巡游幸,路途中遇到刮风,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落在地上,他的坐骑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奔跑不止,太后便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紧抓住笼头并将马栓好。狄仁杰曾经多次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而提出退休的请求,太后都没有应允。在狄仁杰上朝晋见时,太后常常阻止他施行跪伏叩拜的礼仪,说道:"每当我看到您行跪拜礼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也就会发生痛楚的感觉。"太后还免掉了狄仁杰夜间在宫廷内轮流值班的事务,同时还告诫他的同僚们说:"如果不是非常重大的军国事务,都不要去烦扰狄仁杰公。"九月二十六日,狄仁杰去世,太后哭泣着说:"朝廷上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此后每当朝廷有大事,众臣僚有时无法决断,太后就会叹息道:"老天夺走我的国老是那么早呀。"

太后曾经问过狄仁杰:"我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位很杰出的士人并加以委任,什么人可以称职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打算任用他担当什么样的职务?"太后说道:"我打算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辞含蓄风雅的人的话,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到卓越出众的奇才,那么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这个人了,虽然此人的年纪老了一些,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具备了宰相的才器呀。"太后于是就提拔张柬之担任了洛州司马的职务。过了好几天,太后再次要求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日推举的张柬之,陛下还没有任用

他。”太后说：“我已提拔了他。”狄仁杰答道：“臣下所推荐的人可做宰相，不是做司马的。”太后这才命令张柬之担任秋官侍郎。又过了很长的时间后，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先后还向太后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几十个人，后来这些人大多都成为了有名的大臣。有人对狄仁杰说道：“天下的桃李，都在狄公您的门下。”狄仁杰回答说：“我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个人的私心才这么做的。”

当初，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由于他施政仁德宽厚，老百姓便为他建造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在担任魏州司功参军的职务时，贪婪残暴，为百姓所厌恶，于是百姓们又捣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10 冬，十月初七，太后任命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来防备突厥的侵扰。

11 初十，太后颁布制书，又重新将正月作为十一月，将一月作为正月。大赦天下罪囚。

12 十三日，太后免去了纳言韦巨源的职务，任命文昌右丞韦安石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安石是韦津的儿子。

当时正处在武三思和张易之兄弟专擅朝政的时期，韦安石多次面对面地驳斥他们。有一次韦安石在宫禁中陪太后宴饮，看见张易之领来了蜀地富商宋霸子等几个人在旁边赌博。便向太后跪拜奏道：“商贾之徒，身份低贱，不应参与这样的宴会。”回首示意侍臣们将这几个人驱赶出去，在座的陪客们都吓变了脸色。太后由于韦安石敢于直言进谏，特意对他慰劳勉励，他的同僚们因此都感叹佩服不已。

13 二十三日，太后到新安巡行游幸；二十日，返回到宫中。

14 十二月初十，突厥士兵劫掠走了陇右诸牧监放养的一万多匹马后离去。

15 在这个时期，有关屠宰牲畜以及捕捞鱼虾的禁令还没有解

除,凤阁舍人全节县人崔融进言,他认为:"宰割烹调牲畜和猎取飞禽走兽,已被圣人写进了制度和礼仪中,是不可废除和缺略的事物。再说,江南人以鱼为食品,河西人以肉为食品,一天也不能够没有它们;富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穷人也难以忍受多日不吃鱼肉的状况;况且贫穷低贱的人家,向来都依靠屠宰卖肉作为生计。即使陛下每天处死一个敢于违反禁令的人,最终也不可能禁绝屠宰捕鱼,只不过助长威胁恐吓和奸邪欺诈的行为而已。治理国家的人行事如果真正能够符合自然时令的变化,合乎礼仪经典的规范,自然会使万物的生长顺应其本身的规律,老百姓也能够充分体现自己的本性。"十四日,重新解除了有关屠宰捕鱼的禁令,祭祀活动仍像往常一样把牛羊猪作为祭品来使用。

长安元年[1]

1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赦。

2 二月,己酉,以鸾台侍郎柏人李怀远同平章事[2]。

3 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当斩,临刑释之,流循州[3]。时苏味道亦坐事与锡俱下司刑狱,锡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4],帷屏食饮,无异平居。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闻之,赦味道,复其位。

4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

后为之罢朝。

时又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飏言曰[5]："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6]，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7]。

5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阳宫。

6 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7 天官侍郎盐官顾琮同平章事[8]。

8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书李迥秀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贱，妻崔氏常叱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曰："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七出[9]，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9 秋，七月，甲戌，太后还宫。

10 甲申，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

11 八月，突厥默啜寇边，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12 丙寅，武邑人苏安恒上疏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10]，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叔父。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11]，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烦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12]，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

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13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延基,承嗣之子也。

14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

15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关,辛酉,至京师;赦天下,改元。

16 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17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玮,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玮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仍赐彩七十段。

18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13],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注释】

①长安元年：据胡三省注，此年十月才改年号为“长安”。

②柏人：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隆尧西尧城西北。北魏移治今尧城。东魏改为柏仁县。唐仁宗初改为尧山县。

③循州：州名。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置，治所在归善县（今广东惠州东北）。大业初改为龙川郡。唐武德中复名循州。

④三品院：胡三省注：“先是，制狱既繁，司刑寺别置三品院以处三品以上官之下狱者。”

⑤飏（yáng 羊）言：大声疾呼。

⑥鼎足：喻三公。古以三公承君如鼎足。

⑦愀（qiǎo 巧）然：脸色改变的样子。

⑧盐官：古县名。三国吴置，治所在今浙江海宁西南盐官镇南。隋初移治今盐官镇。唐武德中废，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复置。

⑨七出：古代休妻的七条原则，即无子、淫佚、不侍奉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⑩褰（qiān 牵）裳：撩起衣裳。褰，揭起、撩起。

⑪宸极：帝王之位。

⑫当今句：胡三省注：“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内王，攸宁封建昌王。”

⑬收率：召徕百姓而率领他们耕种。

【译文】

长安元年（辛丑，公元701年）

1 春，正月初三，因为成州传言发现佛的巨大足迹，所以将年号改为大足。

2 二月初六，命令担任鸾台侍郎的柏人县人李怀远担任同平章事。

3 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由于犯下了主持铨选而泄漏宫中谈话内容的罪行，以及获取脏款高达数万之多，应当处以斩首，即将行刑的时候又得以免除死罪，被流放到循州。苏味道当时也因

为犯罪而与张锡一起送往司刑寺狱中,张锡乘坐在马背上,显得神态自若,住进司刑寺为三品以上的犯罪官员设置的三品院,院中的帷帐屏风和饮食与平时完全相同。苏味道却是徒步来到羁押处所,睡在垫着席子的地铺上,吃的只有蔬菜粮食。太后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赦免了苏味道,并且恢复了他的官职。

4 这个月内,天降大雪,苏味道认为是吉祥之兆,于是便带领文武官员入朝祝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制止他说道:"倘若阳春三月降下的雪是瑞雪的话,那么在寒冬腊月打雷便是瑞雷吗?"苏味道没有听从劝阻。当入朝之后,唯独只有王求礼未表示祝贺,而是向太后进言说道:"眼下正当春和气暖、草木发芽生长的季节,竟然天气寒冷降下大雪以致发生灾害,怎能乱说这场大雪是吉祥的象征呢!前来朝贺的人都是奉承献媚之辈吧。"太后因此而中止朝议。

当时又有人献上了一头三条腿的牛,宰相们又一次入朝祝贺。王求礼高声地呼吁道:"凡是与正常状态相反的东西都叫妖,这次出现长着三足的牛,乃是三公并非合适的人选以及国家的政令教化没有得到施行的表现。"太后因此失色。

5 夏,五月初三,太后来到三阳宫。

6 太后命令魏元忠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御突厥的侵扰进犯。

7 委任天官侍郎、盐官县人顾琮同平章事。

8 六月十九日,太后命令夏官尚书李迥秀担任同平章事。

李迥秀性情极其孝顺,他的母亲出身卑微低贱,他的妻子崔氏经常大声呵斥陪嫁使女,他母亲听了心中很不快,李迥秀便立刻将崔氏休弃了。有人对他说:"您的妻子为人处事虽有不避嫌疑的地方,但是她的过失并不属于休弃妻子的七条原则,为什么你要匆忙地把她给休弃了呢?"李迥秀回答说:"娶回妻子,本来就是用来奉养双亲的,现在她竟然忤逆母亲,我怎么还敢将她留在家中呢!"结果还是将崔氏给休弃了。

9 秋，七月初三，太后返回宫中。

10 十三日，李怀远被罢免而改任秋官尚书。

11 八月，突厥默啜部众进扰边塞，太后委派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担任天兵道元帅，统率各路大军迎击，部队还没有出发，突厥便已退军。

12 二十六日，武邑人苏安恒呈上奏疏说道："陛下恭敬地遵奉先帝遗命的嘱托，并且接受太子的辞让，既敬天意，又顺民心，至今已长达二十年了。难道没有听说过帝舜撩起衣裳表示厌倦帝位，以及周公将政权归还于成王的事情吗，帝舜和大禹二人之间，只是同宗亲属的关系；周公旦和周成王二人之间，也仅仅是叔侄关系。同宗亲属之间哪里可以与亲生儿子对母亲的敬爱相比？叔父对于侄子又怎么比得上母亲对亲儿子的恩情？当今太子最崇尚孝亲敬上之道，已经年过三十了，倘若让他登临帝位，执掌政事，与陛下亲身治国又会有什么区别呢！陛下的年事与德望都已经非常之高了，即将厌倦身居帝位，而要处理的政务又十分麻烦沉重，会耗费非常巨大的精力，陛下为什么不将皇帝位子让给太子，而自我求得身心的安逸愉悦呢！自古以来治理天下，还不曾看到过有两个姓氏同时受封王爵的事，而现在梁王武三思、定王武仪暨、河内王武懿宗、建昌王武攸宁等人，仰承陛下的荫庇，都被加封为王爵，臣认为在陛下百年之后，事情会非常难办的。我请求陛下把他们罢黜、降为公侯，委任他们担任清闲的职务。我还听说陛下有二十多个孙子，至今仍然没有取得任何封爵，这可不是长久之计，臣请求陛下分土裂地，把他们授封为王，为他们挑选师傅，用孝亲敬上之道教育他们，使他们辅佐大周皇室，成为国家的屏障，这才是完美的。"奏疏呈上，太后召见了他，并赏赐与膳食，安慰嘉勉之后送他离去。

13 太后年事已高，政事大多托张易之兄弟去处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夫魏王武延基背地里议论此事。张易之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太后。九月初三，太后逼迫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

及魏王武延基等全都自杀了。武延基是武承嗣的儿子。

14 二十七日,太后命令相王李旦执掌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职务。

15 冬,十月初三,太后西行进入函关。二十二日,抵达京城长安,大赦天下,将年号改为长安。

16 十一月初十,太后将含元宫改称为大明宫。

17 天官侍郎、安平县人崔玄玮,秉性耿直,从来没有请托求见过权要官员。执政者都非常厌恶他,把他改任为文昌左丞。过了一个多月,太后对崔玄玮说:"自从你改任文昌左丞,我听说你原来属下令史之类的官吏们纷纷设斋聚餐以示庆贺,这是他们想大肆作奸贪脏罢了。现在我要把你官复原职。"于是重新命令崔玄玮担任天官侍郎,还赏赐给他彩帛七十段。

18 太后命令主客郎中郭元振担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在此以前,凉州地域南北不超过四百多里,而突厥和吐蕃的兵马连年突然袭至城下,百姓为此饱受困苦。郭元振首次在凉州南部边境的碛口筑起了和戎城,在北部边境的沙漠里设置了白亭军。控制着凉州的交通要道,把凉州的地域拓展了一千五百里。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没有再次前来州城一带侵扰。郭元振还委派甘州刺史李汉通开屯田、设屯户,充分利用水利和土地的条件。过去,凉州粟麦一斛价值数千钱,到李汉通召民耕作后,一匹细绢可以买到几十斛,储备的军粮可供几十年。郭元振善于安抚控制军民,镇守凉州五年,各族百姓都敬畏他,有令则行,有禁便止,牲畜遍山野,路途无人拾走失物。

二 年

1 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

2 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1]，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3 五月，壬申，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2]，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3]？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4]！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4 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

5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韦巨源诣京师，以副留守李峤代之。

6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7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5]，势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制不许；壬戌，又请，乃赐爵邺国公。

8 敕："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

9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神都见其既[6]。

10 壬申，突厥寇忻州。

11 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12 庚辰,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洛州长史敬晖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

13 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时凉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璟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休璟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

14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薨。

15 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16 十一月,辛未,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颋,夔之曾孙也[7]。

17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18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副。

19 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20 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

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8]；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部中[9]，赏其得人也[10]。

【注释】

①石岭：关名。即今山西阳曲东北关城。

②神尧句：胡三省注："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

③大帝：胡三省注："高宗称天皇大帝。"

④钟鸣漏尽：晨钟敲响，计时的漏壶中水已滴完。比喻衰老之年。

⑤司仆卿：职官名，即太仆寺卿。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改太仆寺为司仆寺。

⑥既：食尽，全食。

⑦夔：即隋代官吏苏夔。字伯尼，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大臣苏威之子。少聪明，有辩才。博览群言，以钟律见长。开皇初任太子通事舍人，因议乐得罪不行，著《乐志》自明。后任太子舍人、武骑尉。炀帝时，迁太子洗马，转司朝谒者。历任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朝散大夫、鸿胪少卿，以功进通议大夫。因父事获罪，除名为民。

⑧洗然：胡三省注："洗，与洒同……洗然，悚然也。"一说，清晰明白。

⑨司勋郎中：唐司勋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属吏部。

⑩得人：收得人才。

【译文】

二年（壬寅，公元702年）

1 春，正月十七日，开始在科举考试中设置武举科。

2 突厥部众进犯盐州和夏州。三月二十三日，突厥部众攻陷了石岭关，攻扰了并州。太后委派雍州长史薛季昶代理右台大夫的职

事，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沧州、瀛州、幽州、易州、恒州、定州等处兵马都受他节制调度。夏，四月，太后委派幽州刺史张仁愿专门执掌部署幽州、平州、妫州、檀州的军事防御，还让他与薛季昶互相照应，来共同抵御突厥部众的进犯。

3 五月初六，苏安恒再次呈上奏疏说："臣听说天下是高祖神皇帝和太宗文武皇帝的天下，陛下虽然登上了正统地位，但是实际上所因袭的是大唐旧有的基业。现在太子召回复位，年龄道德都已臻于鼎盛，陛下却因贪恋帝位的缘故而忘掉了母子之间深厚的恩情，将以何面目而出现在唐室宗庙之中，又将以何种文书去拜谒大帝高宗的陵寝？陛下为什么要日夜给自己增添烦恼，难道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晨钟鸣响、夜漏将尽的衰老之年！愚臣认为天意人情，都仍然归心于唐室李氏。陛下虽然安居皇位，竟没有弄清楚物极必反、器满则倾的道理。臣哪里怜惜自己短暂的性命而不为保全大唐安宁着想呢！"太后也没有加罪于他。

4 二十九日，太后季派相王李旦为并州牧，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任命魏元忠担任他的副手。

5 六月二十六日，太后将神都留守韦巨源召往京师长安，季派神都副留守李峤代替了他的职务。

6 秋，七月二十九日，突厥部众进犯代州。

7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显贵炽盛，权势压倒了朝野臣吏。八月二十三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呈上奏表，请求授封张昌宗为王，太后下诏书表示不允许；二十七日，这批人又向太后请求授封张昌宗为王，太后才赐予了张昌宗邺国公的爵位。

8 太后颁布敕书："从现在起倘若再发生揭发光宅元年扬州徐敬业谋反案以及垂拱四年豫州李贞、博州李冲父子谋反案残余党羽的事情，全都不再加以过问，朝廷内外各官府不许进行处理。"

9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没有食尽，剩下的形状像镰刀一样，在神都则看到日全食。

10 初八，突厥部众攻扰忻州。

11 十五日，吐蕃派遣大臣论弥萨前来求和。

12 十六日，太后命令太子宾客武三思担任大谷道总管，洛州长史敬晖担任武三思的副手；十七日，太后又命令相王李旦担任并州道元帅，武三思和武攸宜、魏元忠三人担任李旦的副手；命令姚元崇担任长史，司礼少卿郑杲担任司马，但最终没有成行。

13 十九日，太后在麟德殿为吐蕃大臣论弥萨设宴。当时凉州都督唐休璟入朝奏事，也参加了宴会。论弥萨数次偷偷地瞧着唐休璟。太后询问弥萨这样做的缘故，论弥萨回答道："在洪源谷那次战役中，这位将军骁勇无敌，因此我想记住他的容貌。"太后便提拔唐休璟担任了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唐休璟十分熟悉边境一带的事务，从辽西碣石往西一直到西域四镇之外，绵延万里的山岭河流枢要之处，他全部都能加以记取。

14 冬，十月初十，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亡故。

15 十四日，吐蕃赞普统率部众一万多进犯茂州，都督陈大慈与吐蕃交战四次，每一次都把他们打败了，共斩下首级千余个。

16 十一月初八，监察御史魏靖呈上奏疏，认为："陛下既然已经知道来俊臣的奸邪，并且已经把他处死了。臣请求陛下详细复核来俊臣等人主持审理过的重大案件，给那些蒙冤枉滥受刑的人平反昭雪。"太后于是命令监察御史苏颋覆审来俊臣等人所办的老案件，许多人因此而得以昭雪免罪。苏颋，是苏夔的曾孙。

17 二十五日，太后到南郊祭祀上天，大赦天下。

18 十二月初二，委任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担任他的副手。

19 十六日，在西域的庭州设置了北庭都护府。

20 侍御史张循宪担任河东采访使职务的时候，有件疑难的事情无法决断，深感担忧，于是他便向属下的官吏问道："这个地方有可

以与其商议事情的杰出人才吗?"属下官吏称曾担当平乡尉的猗氏县人张嘉贞有特别的才干。张循宪便召见了张嘉贞,向他询问这件疑难事情的处理办法。张嘉贞替他逐条进行解析,依理加以分辨,没有一点不清晰的地方。张循宪随即请他代拟奏章,奏章内容均为自己所不曾考虑到的。张循宪回到朝廷,见到太后,太后称赞他的奏章写得好。张循宪就将奏章为张嘉贞所拟的事情全部禀告了太后,并且请求把他自己所担任的河东采访使职务授予张嘉贞。太后说道:"我难道还没有一个官职来自己引进贤能之士吗!"于是便将张嘉贞召到内殿接见,交谈之后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委任他为监察御史;同时提升张循宪为吏部司勋郎中,这是为了奖励他收罗到人才的功劳。

三 年

1 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2 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3 闰月,丁丑,命韦安石留守神都。

4 己卯,改文昌台为中台[1]。以中台左丞李峤知纳言事。

5 新罗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

6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于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7 宁州大水[2],溺杀二千余人。

8 秋,七月,癸卯,以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平章事。

9 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3]。

10 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同凤阁鸾台

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璟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太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璟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

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4]，乌质勒悉并其地。

11 九月，庚寅朔[5]，日有食之，既。

【注释】

①文昌台：光宅元年，改尚书省为文昌台。

②宁州：州名。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以豳州改名，治所在定安县（今甘肃宁县）。隋大业中改为北地郡，唐初复为宁州。

③以相王句：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所引章钰校勘记，各本于"相"上有"并州牧"三字。

④斛瑟罗三句：胡三省注："天授元年书斛瑟罗入居内地，神功元年书来俊臣诬陷斛瑟罗，则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书乌质勒事叙其得国之由，遂及斛瑟罗失国事耳。"则斛瑟罗入朝当在这一年之前。

⑤庚寅朔：此月庚寅为初二，非朔日。

【译文】

三年（癸卯，公元703年）

1 春，三月初一，发生日食。

2 夏，四月，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进献马一千匹、黄金二千两，向朝

廷求婚。

3 闰四月十七日，太后命令韦安石留守神都洛阳。

4 十九日，太后把文昌台改称为中台，任命中台左丞李峤执掌纳言职事。

5 新罗王金理洪逝世，太后派遣使者前往册立他的弟弟金崇基为国王。

6 六月初一，突厥默啜派遣大臣莫贺于前来，请求将他的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

7 宁州发生大水灾，淹死了二千多人。

8 秋，七月十四日，太后命令正谏大夫朱敬则担任同平章事。

9 十九日，命令并州牧相王李旦担任雍州牧。

10 二十一日，太后命令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由于当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各部落之间互相攻伐的缘由，安西道阻隔断绝。太后命令唐休璟与诸位宰相商议此事。不大一会儿，奏章就呈报上来，太后随即依照他们所定下的办法去施行。十多天以后，安西所管辖的各州请求派兵接应，路程和时间与唐休璟事先所计划的完全相符。太后对唐休璟说道："我实在为用你用得太迟感到遗憾。"并且对众位宰相说道："唐休璟十分熟悉边境事务，你们这些人十个也抵不上他一个。"

那个时期，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所施行的刑罚残酷，西突厥的各个部落不服。乌质勒原来属于斛瑟罗，号称莫贺达干，能够安抚自己的部众，各个部落都归附了他，斛瑟罗无法加以控制。乌质勒设置了二十名都督，他们每个人统领士兵七千人，驻扎在碎叶城的西北一带。后来攻陷了碎叶城，便将自己的牙帐迁居城中。斛瑟罗的部众四分五裂，于是入朝臣服，不敢重新回到西北边境去了，乌质勒便把斛瑟罗原有的地盘全部加以吞并。

11 九月初二，发生日食，这是一次日全食。

12 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恃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1]；元忠到官，叱下之。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对仗[2]，问宰相曰："谁堪雍州者？"元忠对曰："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独曰："昌期不堪！"太后问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3]，曩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4]，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怨之。

司礼丞高戬[5]，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会太后不豫，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乃潜元忠与戬私议云："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决。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璟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6]，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珪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

史，为子孙累！”

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元忠惧，谓说曰：“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说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7]！”昌宗从旁迫趣说[8]，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9]，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10]，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日，使引问[11]，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注释】

①每牙二句：胡三省注：“凡牙参者，立于庭下”。牙，即“衙”，古代官署之称。据胡注，此作牙参理解。意思是到州府衙门参谒办事。

②对仗：仪仗侍卫相对而立，朝议开始。

③闲：通“娴”。熟练，熟悉。

④承乏宰相：元忠自言朝廷乏人，已得承之备位宰相。

⑤司礼丞：职官名。即太常丞。太常寺卿的副手。

⑥阁：胡三省注引程大昌说："凡内殿、便殿皆可谓之阁。"

⑦委巷：犹曲巷。小巷，陋巷。

⑧迫趣：即迫促。

⑨初衣紫：初任三品官。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令三品以上官员的服色采用紫色。

⑩台衡：指宰相之位。胡三省注："三台为泰阶，北斗杓三星为玉衡。宰辅得人，则玉衡正而泰阶平，故谓宰辅为台衡。"这是古人将天象附会人世观念的反映。

⑪引问：皇帝召见官员加以询问。

【译文】

12 当初，任命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的职务。洛阳令张昌仪倚仗着几个兄长的权势，过去每次上州府办事，都径直走进长史厅，魏元忠到任以后，叱令他退了下去。张易之的家奴在城中街市上横行滋扰，魏元忠把他们用杖刑处死。在魏元忠入朝担任宰相以后，太后召见了张易之的弟弟岐州刺史张昌期，打算命令他担任雍州长史。在仪仗侍卫列队、朝廷议事时，太后向诸位宰相问道："谁可以胜任雍州的职事？"魏元忠回答说："当今众多的朝臣之中，没有哪一位能够取代薛季昶的。"太后说道："长期以来薛季昶一直在京府担任职务，我打算另外授命他担任别的官职。你们认为张昌期这个人怎么样？"众宰相纷纷回答道："陛下启用了合适的人选了。"唯独魏元忠说："张昌期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太后询问原因，魏元忠回答说："张昌期还没有成年，不熟悉民政事务。先前他在岐州任内，岐州户口逃亡得所剩无几。雍州乃是京城所在地，职责繁重，张昌期比不上薛季昶果毅干练，熟悉事体。"太后默不作声，便不再谈及此事了。魏元忠还曾经当面向太后启奏道："从先帝在位之时直到现在，臣蒙受朝廷厚恩，现在朝廷乏人，臣得以充数忝列宰相之位，不能竭忠效死，以致使得奸邪小人在您

的左右弄权,这是我的罪过呀!"太后听了不高兴。张易之兄弟也因此而对魏元忠怀有怨恨。

司礼丞高戬乃是太平公主所宠爱的人。适逢太后患病,张昌宗害怕太后万一去世了,自己将会被魏元忠杀掉,于是诬陷魏元忠曾和高戬暗中商议说:"太后年纪很老了,我们不如挟持太子,作为长久之计。"太后十分恼怒,把魏元忠和高戬捕入狱中,打算让他们俩与张昌宗在朝廷之上辩明实情。张昌宗私下把凤阁舍人张说找来,用美差肥缺来收买他作伪证加害魏元忠,张说答应作证。第二天,太后召见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诸位宰相,于是让魏元忠与张昌宗互相对质,对方你争我辩,事情无法作出决断。张昌宗说:"张说听到过魏元忠所说的那些话。请陛下把张说召来问话。"

太后召来张说。当张说即将入朝的时候,凤阁舍人南和县人宋璟对他说道:"名声和道义是极其重要的,鬼神难以欺瞒,您不能够为了求得苟且偷生而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正大臣。倘若您因此身负罪名遭受流放,那么这样的荣耀就太大了。如果事情发生意外,我将前往内殿奋力急辨,与您共同赴死。努力去干吧,能否万古受人景仰,就在此一举了。"殿中侍御史济源人张廷珪对他说道:"孔子说过:'早晨闻知真理,让我当晚去死都行。'"左史刘知几也对他说:"不要沾辱了青史,使得子孙后代都受到连累!"

到张说入朝时,太后问他,他还没有张口回答,魏元忠畏惧起来,对张说讲:"你想要与张昌宗一同来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大声向他呵斥道:"你魏元忠作为宰相,为什么却效仿陋巷小人的方式说话!"张昌宗在他旁边急忙催促着张说,让他赶快发话。张说讲:"情况陛下都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面前,还像这样威逼臣下,何况在朝廷之外呢!臣现在当着朝廷众臣的面,不敢不据真实情况回答陛下,臣确实是没有听见过魏元忠讲这类的言词,只是张昌宗逼迫我,要我为他作诬罔不实的证词而已!"张易之和张昌宗急忙大声喊道:"张说与魏元忠共谋反叛。"太后便问其中详情,张易之

和张昌宗回答说："张说曾经说过魏元忠是伊尹和周公一类的人物。伊尹流放了商王太甲、周公摄理了周朝的王位，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张说讲："张易之兄弟是小人，仅仅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传言，又怎么了解伊尹和周公的德行！以前魏元忠刚穿上紫色朝服，当了宰相，当时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元忠对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和惶恐。"我确实向他说起过：'您处在伊尹、周公的职位上，享有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呢！"那伊尹、周公都是作为臣子的人们当中最忠诚的，古往今来一直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命宰相，不让他们去效法伊尹和周公，要让他们去效法谁呢？何况我怎么会不知道今日附和张昌宗可立刻获得相位，附和魏元忠会立刻招致灭族！只是我怕魏元忠作了冤魂，不敢诬陷他罢了。"太后说："张说系反覆无常的小人，应一并关押加以惩治。"几天以后，再次召来张说问话，张说的回答与前次一样。太后发怒，命令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会审，张说的说法仍不改变。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亦上疏，以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1]。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于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急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2]，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赖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

魏知古保救得免。

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3];戬、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太后问其故,时易之、昌宗皆侍侧,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掷称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复奏申理元忠,宋璟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晙曰:"魏公以忠获罪,晙为义所激,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于郊外[4],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鞫之,谓怀素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顷之,中使督趣者数四,曰:"反状昭然,何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5],汉祖不以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惮璟,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

坐?"璟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⑥!"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常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注释】

①恟(xiōng 凶)恟:惊扰不安的样子。

②争锋二句:朱雀门,谓宫城南门。大明殿,即含元殿。

③高要:县名。西汉武帝时置,治所即今广东高要县(肇庆市)。

④太子仆:职官名。唐代太子仆掌太子车舆、乘骑、仪仗之政令,从四品下。

⑤栾布(?~公元前145年):西汉梁(治今河南商丘南)人。与梁王彭越友善,任梁大夫。汉高祖杀彭越,他奉使还,哭祭彭越,为吏所捕。高祖释其罪,任为都尉。

⑥足下二句:唐代,门生、家奴呼其主为郎。

【译文】

朱敬则上疏直言申理此事,说:"魏元忠素来以忠诚正直称誉于世,张说受连累获罪没有正当罪名,倘若把他们治罪,就会丧失天下人望。"苏安恒也为此呈上奏疏,他认为:"陛下改朝之初,人们都认为您是采纳诤谏的国君,进入老年以来,人们都认为您是听信谗佞的国君。自从魏元忠下狱治罪,街坊闾巷惊扰不得安宁,都认为陛下信用为非作歹的奸贼,贬斥贤良方正的人士,那些忠诚正直的大臣和立志建立勋业的人,都在自己家中拍着大腿叹息,然而在朝廷之上却闭口不言,惧怕触犯了张易之等人的意旨,而徒然送掉性命。现在赋税徭役相当烦重,百姓生计残破,再加上谗佞邪恶之徒专横放纵,刑罚赏赐有失公允。我私下担心民心不安定,再引发

另外的变故,若战事发生在朱雀门内,争夺帝位在大明殿前,陛下将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示谢罪,又将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进行抵御?"张易之等看见他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打算把他杀死。靠着朱

去栾布冒死在彭越的首级下陈奏彭越的功劳，汉高祖并没有认为栾布犯了罪，何况魏元忠所受的惩罚比不上彭越，而陛下就要杀掉为他送行的人吗！况且陛下掌握着生杀权柄，打算要加罪于这些人，由您内心决断也就行了。倘若是陛下命令臣来负责审理此案，我就不敢不据实上报了。"太后问道："你是想一个也不治罪吗？"马怀素回答说："臣才智器识愚钝低下，实在没有发现他们的罪过。"太后怒意有所缓解，崔贞慎等人也因此而获免罪。

太后曾命令朝中权贵一同赴宴。张易之兄弟的席位均在宋璟之上。张易之一向忌惮宋璟，想要取悦宋璟，于是空出上席向宋璟作揖说道："您是当今的首要人物，为什么却在末席坐着呀？"宋璟说："本官才智低下，职位卑微，张卿认为我是首要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天官侍郎郑杲对宋翔说道："中丞为什么把五郎称为张卿呢？"宋璟说："就他的官职而言，称他为卿十分合适。您本人并不是张卿家的奴仆，怎么可以把他称为郎呢？"所有在座的人都为此提心吊胆。当时从武三思以下的官员，都谨慎地侍奉张易之兄弟，只有宋璟对他们从未以礼相待。张易之兄弟早已恼怒，常常中伤他。太后明白这一点，宋璟因此得以免罪。

13 丁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14 冬，十月，丙寅，车驾发西京；乙酉，至神都。

15 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丙寅[1]，宴于宿羽台[2]，太子预焉。宫尹崔神庆上疏，以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3]。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

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16 始安獠欧阳倩拥众数万④，攻陷州县，朝廷思得良吏以镇之。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⑤，制以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怀古才及岭上，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且言"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怀古轻骑赴之。左右曰："夷獠无信，不可忽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诣其营，贼众大喜，悉归所掠货财；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皆来款附，岭外悉定。

17 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察州县。

18 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蹈赞为赞普，生七年矣。

【注释】

①丙寅：长安三年十一月无此日。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寅"作"申"。

②宿羽台：在东都洛阳的宿羽宫中，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所建。

③今五品七句：玉契，表示身份的玉制符信。胡三省注："唐制，百官有随身鱼符，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盛以鱼袋。天授二年改佩鱼为龟……唐以鲤鱼为符，遂为鱼符。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因改鱼符为龟。"

④始安：郡名。三国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置，治所在始安县(今广西桂州)。历代有所废置。唐武德中改名桂州，天宝初复名始安郡。

⑤司封郎中：职官名。唐属吏部，掌国之封爵。

【译文】

13 十九日，太后命令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

14 冬，十月初八，太后一行从西京发出；二十七日，到达神都。

15 十一月，突厥派遣使者前来对朝廷允许通婚表示谢意。初九，太后在宿羽台宴请突厥使者，太子李显也出席了宴会。宫尹崔神庆呈上奏疏，认为："现在凡是五品以上官员之所以随身佩戴着龟符，并为他们另外下敕书以应征召入朝，是担心有欺诈伪妄之事发生。大内中拿出另一半龟符来勘验符合，然后才能应召命。况且太子作为国家的根本，自古以来征召太子入朝的时候都要使用玉契，这确实是郑重谨慎到了极点。昨日由于突厥使者来朝晋见，太子应当偕同入朝参拜陛下，他仅仅持有文符便直接进入宫禁，却没有由陛下颁发决定征召的敕书。依照臣之愚见，太子若不是在初一、十五入朝参拜和接受别敕的征召，他要入宫时，请陛下向太子颁发墨书敕令和玉契。"太后很赞同他的建议。

16 始安的仡佬族人欧阳倩，聚集起数万兵众，攻陷了所在的州县，朝廷考虑寻求贤良的官员前去镇守。朱敬则提出司封郎中裴怀古具备文武才略，太后下诏命令裴怀古担任桂州都督，并充任招慰讨击使。裴怀古才到五岭境内，就飞速传递书信给欧阳倩，晓示利害祸福。欧阳倩等人出迎投降，并且说道："被官吏侵凌威逼，因此我们才起兵自救罢了。"裴怀古轻简骑从前往，左右属吏劝阻他说："夷獠部族是不守信用的，不能疏忽大意。"裴怀古回答说道："我所仰仗的是忠信，忠信可与神明感通，更何况是人呢！"于是前往欧阳倩的军营。欧阳倩的部众很高兴，便归还了他们抢劫的全部财物。平时一向对朝廷叛降不定的各洞酋长，纷纷前来归附效忠。岭外之地得到完全平定。

17 这一年，太后命令使者们根据六条法规分道考察地方州县政绩。

18 吐蕃南部边陲各个部落相继发生反叛，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统

领军队前去攻打，而在军中去世。他的儿子们争夺王位，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国人才立器弩悉弄的儿子弃隶蹈赞为赞普，此时距他的出生时间只有七年。

四　年

1 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2 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1]。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2]，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3]。

3 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4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5 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6 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宜由于此[4]。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

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锽而已。

7 丁丑[5]，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8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9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6]。

10 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11 太后幸兴泰宫。

12 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7]，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8]，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9]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臧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10]，则宜救苦厄，灭诸相[11]，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臧，深赏慰之。

13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14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15 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16 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17 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注释】

①万安山:在今河南宜阳县南。

②具僚:备位充数的官员。具,聊备其数。

③承庆:即唐大臣卢承庆。字子余,幽州涿(今属河北)人。少袭父爵为范阳郡公。贞观初,为秦州参军。历考功员外郎、民部侍郎、检校兵部侍郎、雍州别驾、尚书左丞。高宗永徽时,坐事贬简州司马。后历洪州长史、汝州刺史。显庆中以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坐罪免。不久又任润州刺史、刑部尚书,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赠幽州都督。

④寔(shí 识):同"实"。

⑤丁丑:长安四年二月无此日。据《新唐书》,当作"丁亥"。

⑥引:即南朝陈官吏萧引。字叔休,南兰陵(今江苏镇江)人。博学有器局,善属文。侯景之乱,与宗亲百余人奔岭南,依广州刺史欧阳纥。章昭平番禺,始北还。宣帝召问岭南事,引陈始末,帝悦,即拜金部侍郎。后官贞威将军、建康令,坐事免官,卒于家。

⑦北司马阪:在洛阳北邙山上。阪,山坡。

⑧散施:散发。施,散布。

⑨亭育:化育,养成。亭,养育的意思。

⑩释教:佛教在中国的别称,意即释迦牟尼所创立的宗教。

⑪相:佛教名词。对"性"而言。指一切事物的外现形象状态。如火的焰相、水的流相等。

【译文】

四年(甲辰,公元704年)

1 春，正月初十，册封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是斛瑟罗的儿子。

2 二十一日，拆毁三阳宫，用拆下来的材料在万安山营建兴泰宫。三阳宫和兴泰宫都是由武三思建议修建的，请太后每年亲临游幸，工程费用极为浩繁，老百姓为此感到困苦。左拾遗卢藏用呈上奏疏，认为："陛下左右的近臣全部认为顺承您的心愿就是忠诚的表现，朝廷上充数的大臣也都把违背及触犯您的旨意视为戒忌，致使陛下不能得知百姓已失去了谋生之业，因而有损于陛下的仁德。如果陛下的确能以劳苦百姓为理由，颁布诏书下令停止营建兴泰宫，那么天下的人们就都会知道陛下刻苦自己而施仁爱于民众的意愿了。"太后没有采纳。卢藏用是卢承庆之弟的孙子。

3 二十六日，太后命令天官侍郎韦嗣立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4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有些收受贿赂的行为，监察御史马怀素呈上奏章加以弹劾。二月初八，李迥秀被贬到庐州担任刺史。

5 十七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因为老迈年高、身患疾病的缘故而退休。朱敬则担任宰相时，把用人放在优先的地位，除此之外的琐碎事务则不去管它。

6 太后曾经与宰相们讨论过刺史、县令等这些地方官吏的有关事宜。三月初四，李峤、唐休璟等人呈上奏疏说："我们私下注意到朝廷中众人的议论，发现远近人们的心理，没有哪一个不是看重朝内官而轻视地方官的，每当任命各州长官，人们都要反复陈诉推辞。近来所任命的地方官，大多是被贬的罪累之人；风气不得清正，实际上就是由此原因。希望从台、阁、寺、监的官员中妥善地选择有德才的人，分别掌理重要的州，共同成就各项业绩。臣等请求中止选用近侍官员，首先将备位朝廷的臣僚任命为地方官。"太后下令

人。初八,诏令韦嗣立等各以原职检校刺史。韦嗣立任汴州刺史。后来政绩被人们称道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和徐州刺史司马锽而已。

7 初二,改封平恩王李重福为谯王。

8 任命夏官侍郎宗楚客担任同平章事。

9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请求回赵州栾城县安葬自己亡故的父亲,太后颁下诏书命令当地州县提供丧葬的费用。苏味道乘机侵吞毁坏家乡百姓的墓地和田园,并对当地老百姓滥加役使。监察御史萧至忠呈上奏疏弹劾此事,太后将他的官职降为坊州刺史。萧至忠是萧引的玄孙。

10 夏,四月初七,太后命令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执掌纳言职事,李峤执掌内史职事。

11 太后驾临兴泰宫。

12 太后再次向天下的和尚、尼姑征敛税收,用来在白司马阪建造大型佛像,下令由春官尚书武攸宁担任检校主持这项工程,耗费大量资财人力数以亿计。李峤呈上奏疏,认为:"全国编入了户籍的平民百姓,贫困羸弱的非常多。现在用于营建巨大佛像的钱有十七万余缗,如果拿来分散施舍以救济百姓,每人只给一千钱,也可以救济十七万多户。拯救饥寒之困弊,减少劳役之勤苦,既顺应各位佛祖慈悲为怀的心志,又能够使黎民百姓沾润圣明帝王抚养培育的意愿,使人神皆大欢喜,功德无穷无尽。陛下将以建造佛像来续后世的因缘,这又怎么比得上现世的报应呢?"监察御史张廷臧呈上奏疏劝谏说:"臣拿当前的政治状况来论说,就应该优先考虑边境事务,积贮国库的储备,让百姓休生养息,拿佛教教义来论说,就应该拯救困苦的众生,破灭事物的各种外现形象,崇尚无为。恭敬地请求陛下能够体察臣的愚见,施行佛祖的心意,致力于把治理国家置于首要地位,而不要因人废言。"太后为此而停止了建造巨大佛像的工程,还召见了张廷臧,对他大加赞赏和抚慰。

13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因为母亲老迈年高，再三请求回乡侍奉母亲。六月初七，太后委派姚元崇代理相王府长史，俸禄品位均与宰辅相同。

14 十一日，太后命令天官侍郎崔玄玮担任同平章事。

15 太后征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前来兴泰宫。

16 二十三日，太后命令李峤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请求解除自己的内史职务。

17 二十八日，太后命令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18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翦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1]，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19 甲午，太后还宫。

20 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2]："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

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21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2 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庚申,以休璟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璟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23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24 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25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31]。对曰:"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26 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27 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28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④。"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29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0 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31 十二月，甲寅，赦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32 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注释】

①高丽舞：唐十部乐有高丽伎，舞者四人；杨再思盖仿之为此舞。

②司刑正：职官名，即大理正。掌参议刑辟、详正科条之事，从五品。

③外司：由宰辅主持的正规机构各官为外司官，亦称外朝官。

④长倩：即唐朝大臣岑长倩（？～公元691年）。棘阳（今河南新野）人。永淳中，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任文昌右相，封邓国公。曾上疏请改皇嗣李旦姓武氏。加特进、辅国大将军。凤阁舍人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为太子，他不署名，奏请切责上书者。因此大忤诸武意，被斥令出兵吐蕃，中途召还，下狱被杀。

【译文】

18 秋，七月初三，太后命令神都副留守杨再思担任内史。

杨再思担任宰相之职，专门用谄谀献媚来取悦于人。司礼少卿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兄长，他曾召集朝中公卿大员宴饮。在酒兴最酣畅的时候，张同休戏弄杨再思说："杨内史面目长得像高丽人。"杨再思显出高兴的样子，当即剪纸作帽，将紫色朝服反披着，跳起高

丽舞来,满座公卿都大声哄笑。当时有人称赞张昌宗的貌美,说:"六郎的面容长得如同莲花一样。"唯独杨再思说道:"不是这样的。"张昌宗问他这么说的缘故,他回答道:"实在是莲花长得如同六郎啊。"

19 十一日,太后返回宫中。

20 十二日,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全都因犯下贪脏罪行而入狱,太后命令左右台一同审理这桩案件;十三日后,太后颁布敕书,指出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也要与张同休等人的案件一同审理。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呈上奏疏说:"张昌宗强买民田,应当要他缴纳黄铜二十斤。"太后颁布诏书道:"照办。"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呈上奏疏说:"张同休兄弟贪脏一共四千余贯。依照法律,应将张昌宗免除官职。"张昌宗呈奏说道:"臣对国家是有功劳的,所犯的罪行还不至于被免除官职。"太后向几位宰相发问道:"张昌宗有没有功劳?"杨再思说:"张昌宗配制了神丹,陛下服下后有效验,这是莫大的功劳。"太后听后高兴起来,便赦免了张昌宗所犯下的罪过,恢复了他的官职。左补阙戴令言撰写了一篇《两脚狐赋》来讽刺杨再思,杨再思就将戴令言调出改任长社县令。

21 二十三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犯了罪,被降调为原州都督,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22 三十日,太后把张同休降职为岐山县丞,把张昌仪降职为博望县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呈上奏疏举报张易之等人的罪行,太后敕令把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审讯,但是审讯还没有结案,事情便发生了变化。八月初一,太后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刺史的职务。初七,又命令唐休璟兼任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唐休璟即将赴任的时候,暗中对太子说道:"张易之和张昌宗倚仗太后的恩宠而不按

臣子的本分行事，必将制造动乱。殿下应当防范他们。”

23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报告太后说：“臣侍奉着相王，就不应该再掌握军权。我不敢贪生怕死，只是担心这样会不利于相王。”初八，将姚元崇改任春官尚书，其余的官职仍旧不变。姚元崇字元之，当时由于突厥首领叱列元崇反叛，太后命令姚元崇以字代名。

24 突厥默啜已经与唐朝和亲，便于二十五日，遣送淮阳王武延秀回朝。

25 九月二十九日，太后命令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初十，还命令姚元之担任灵武道安抚大使。

姚元之即将出发的时候，太后让他推荐外朝各司官员中可以胜任宰相职务的人。姚元之回答说：“张柬之稳重朴实，胸有谋略，能够对于国家大事作出决断，况且他的年纪已经很老了，望陛下赶紧任用他。”冬，十月二十二日，太后命令秋官侍郎张柬之担任同平章事，这时他的年龄已近八十了。

26 二十三日，太后命令韦嗣立担任检校魏州刺史，其他官职仍旧不变。

27 三十日，太后命令怀州长史河南人房融担任同平章事。

28 太后命令诸位宰相各自推荐能够胜任员外郎职务的人，韦嗣立推荐了广武公岑羲，并且说道：“只是为他受其伯父岑长倩的连累而感到遗憾。”太后说：“倘若他或许真有才干，这事对他又有什么连累呢！”于是命令岑羲担任天官员外郎。从此诸多由于亲友犯罪而受牵连的人便开始受到提拔任用。

29 十一月初五，太后命令天官侍郎韦承庆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30 二十一日，太后免除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的官职，将他改任为地官尚书。

31 十二月初三，太后颁布敕书，全部停止大足元年以来新设置

的官职。

32 初五，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被罢官，改任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的官职仍旧不变，这是由于他的兄长韦承庆入朝任宰相的缘故。

33 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间[1]，崔玄玮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牓其书于通衢[2]，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3]；弘泰妖言，请收行法。"璟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璟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璟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璟扬州推按，又敕璟

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璟副李峤安抚陇、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4]，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崔玄暐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处以大辟。宋璟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璟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璟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璟谢，璟拒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5]。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

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6]。

先是李峤、崔玄玮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

【注释】

①间(jiàn 见):疾病稍愈。

②飞书:匿名信。

③准法首原:依法律将自首者宽免减罪。

④三司:指尚书省刑部、大理寺、御史台。

⑤詹事司直:职官名。掌弹劾官僚,纠举职事。正九品上。

⑥休之:即北齐大臣阳休之(公元509~582年)。无终(今天津蓟县)人,字子烈。初仕北魏为州主簿。曾预修国史。东魏时,官至幽州大中正、侍中。入齐,为散骑常侍,修起居注,参定礼仪。天统初,为光禄卿,监国史,官至尚书右仆射,领中书监。周灭齐,召赴长安,位至上开府、和州刺史。撰《韵略》等,皆佚。

【译文】

太后卧病不起,居住在长生院中,宰相们无法与她相见长达数月之久,仅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侍奉在她的身旁。在她的病情稍稍好转的时候,崔玄玮呈奏说道:"皇太子和相王,都具备仁厚明德孝顺友爱的操守,完全可以在陛下身旁侍奉汤药。皇宫禁地之事关系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皇室以外的人随意出入。"太后说道:"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张易之、张昌宗见太后病情沉重,担心自己遭到灾祸,便结引党羽作为救助,暗地里进行准备。不断有人书写匿名信并在交通要道张榜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太后对这些传闻一

概不予查问。

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举报："张昌宗曾经召术士李弘泰给他看相占卜，李弘泰说张昌宗具有天子的容貌，劝他在定州营建佛教寺庙，就会使得天下的人对他倾心归附。"太后派遣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璟一道审理这桩案件。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和崔神庆呈奏说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的那些话，我很快就向天子奏报了。'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犯人自首应该免予处罚；李弘泰制造妖言，请将他逮捕法办。"宋璟与大理丞封全祯上奏道："张昌宗拥有这么大恩宠荣显，还要召请术士占卜看相，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李弘泰说他占筮得到纯《乾》卦，此乃天子之卦。倘若张昌宗认为李弘泰妖异妄诞，他为什么不把李弘泰逮送官府！虽然他声称已将此事呈奏天子，终究还是包藏祸心，根据法律应当对他判处斩刑，还要没收他的全部家产。请求将张昌宗逮捕下狱，对他的罪行要严加追究！"太后久久不作声，宋璟又说道："倘若不把他立即拘捕，恐怕将带来人心不稳的局面。"太后说道："你暂且中止对这桩案件的审讯，等我详细看过案卷后再说。"宋璟退下，左拾遗江都县人李邕走上前来说道："方才看了宋璟的奏章，他是一心一意为安定社稷考虑，并没有计较自身的安危得失，希望陛下批准他的奏章。"太后没有同意。过了不久敕命宋璟前往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璟审讯幽州都督屈突仲贪污之案；再敕命宋璟担任李峤的副手安抚陇、蜀地方，宋璟对这些新的差遣均不肯赴任，并呈奏说："根据惯例，州、县官吏犯有罪行，官品高的要由侍御史来审理，官品低的要由监察御史来审理，御史中丞在没有事关军国大事的重大案件发生的情况下，都不应当出使。目前陇、蜀二地没有大的变故，我不明白陛下派遣我外出的原因是什么？您的这些诏令我全都不敢接受。"

司刑少卿桓彦范呈上奏疏认为："张昌宗并没有任何功劳竟蒙受如此宠幸，然而却内藏祸心，咎由自取，这是上天降下怨怒的表

现;陛下不忍对张昌宗加诛杀,就会违背天意而产生不详的后果。况且张昌宗既然声称他已经将李弘泰的叛逆之言呈奏陛下,就不应该再次与他交往,指派他用妖法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只能表明他本来就没有悔改的意愿。张昌宗之所以把这件事呈奏上来,是打算一旦事情败露了就说事先已经禀报过您,事情没有被发现则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还要说他可以宽恕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施以刑罚呢!何况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这种事情,陛下均放纵而不加追究,就会使得张昌宗越发自以为得计,天下之人也会认为是上天不让他死,这是陛下姑息他而酿成祸乱啊。假如对逆乱之臣也不施行诛戮,江山社稷将会覆亡。请把张昌宗交给鸾台凤阁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法司处置,彻底审理他的罪行!"奏疏呈报上去,太后没有答复。

崔玄玮也屡次奏上这件事,太后便下令三法司讨论张昌宗的罪行。崔玄玮的弟弟司刑少卿崔昇提出判张昌宗"大辟"死刑的处理意见。宋璟还奏请将张昌宗逮捕入狱,太后说道:"张昌宗已经自己把那件事情奏报过我。"宋璟回答说:"张昌宗是被匿名信所逼迫,走投无路了才作交待,情势使他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况且谋反是大逆之罪,因此没有自首免刑的余地。假如张昌宗不被处死,哪里还用得着国家的王法!"太后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的案情辩解开脱。宋璟声调更激动,面色更严厉地说:"张昌宗享受着他名分之外的恩泽,臣明白此话一出口祸事就会随之而来,但是正义激荡在我的心中,即使是为此而丢命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的!"杨再思担心宋璟违忤旨意,急忙地宣敕命令他退朝。宋璟说道:"圣明天子就在面前,用不着麻烦宰相擅自宣喻敕命!"太后这才同意他的意见,遣送张昌宗前往御史台受审。宋璟站在大堂中对他进行审讯,审讯尚未完毕,太后就派宫中使者召回张昌宗,并且颁布特别敕书将他赦免。宋璟慨叹着说道:"事先没有将这小子的脑袋打破,让我抱此遗憾。"太后指令张昌宗前往宋璟那里谢罪,宋璟拒绝不予接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县人袁恕己共同推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问道："阳峤不乐意担任监察弹劾的职务怎么办？"桓彦范说："为国家职事物色人选，怎么能一定要等到人们乐意就职时才任命呢！对那些不愿接受任命的人，越发有必要给予他们这些官职，这样就能增长知难而进的风尚，遏止急图功名的门路。"于是提拔了阳峤担当右台侍御史。阳峤，是阳休之的玄孙。

在此以前，李峤、崔玄玮曾经呈奏道："以前陛下以周代唐的时候，人们多违背操守气节，因而导致刻薄的官吏肆无忌惮地施行严法酷刑。那些被周兴等酷吏所劾奏而家道破败的，请求全部给予昭雪赦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呈上奏疏加以陈述，奏疏前后呈上十次，太后才表示应允。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

神龙元年

1 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2 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玮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阆乡杨元琰相代[1]，同泛江，至中

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2]，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开北门起居[3]，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

癸卯，柬之、玄晤、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4]。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5]，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

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6]。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皆斩之，与易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皆易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丝能作几日络[7]？"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

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庚戌，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

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余官赏有差。

张柬之等之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8]，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

【注释】

①阌(min民)乡：古县名。北周置，称阌乡，治所即今河南灵宝西北文乡。唐作阌乡，宋仍作阌乡。

②散骑侍郎：唐代不曾设置散骑侍郎，《旧唐书》载李湛当时任右散骑常侍，当从。严衍《通鉴补》改"侍郎"为"常侍"。

③时太子句：洛阳宫北门，亦曰玄武门。不从端门入而从北门入问起居，取便近。

④内直郎：职官名。唐代东宫内直局有内直郎二人，掌太子的符玺、扇伞、几案、衣服之事。从六品下。

⑤以诛句：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以"下有"今日"二字。

⑥义府：即唐大臣李义府(公元614～666年)。饶阳(今属河北)人。太宗时任门下省典仪。高宗朝历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支持高宗立武后，升任宰相。为人阴险，人称笑中有刀。后因罪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

⑦一日丝句：隐语。意思是张昌仪将断灭诛绝，还能作乐儿天呢。络、乐谐音。

⑧千骑：禁军名。贞观初置，称百骑，选善射者百人，分成两班，在宫禁的北门守卫。武则天改称千骑。

【译文】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

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 春,正月初一,太后大赦天下,将年号改为神龙。自文明元年以来获罪的人,只要不是扬州、豫州、博州三州起兵案或者其他谋反叛逆案件的魁首,全部都免除了他们的罪过。

2 太后病情极为严重,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在宫中把持朝政。张柬之、崔玄玮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密谋策划诛杀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向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问道:"将军今日享受的富贵,是谁带给你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道:"是高宗大帝。"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两个儿子遭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小人的危害,将军不想报答大帝所赐予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道:"只要是对国家有利,我完全按您的处置去做,不敢顾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接着自己指着天地来发誓。于是一同定下除掉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划。

当初,张柬之与荆州都督府长史阆乡人杨元琰互相调职,二人在长江之中同乘一舟,当船行驶到江心时,谈到了太后改国号为周这件事,杨元琰慷慨激昂,表示了匡复李唐天下的志向。张柬之作了宰相之后,便引荐杨元琰出任右羽林将军,并提醒他说道:"您多少还记得在江心泛舟时所讲的话吧?今天的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授予的呀。"张柬之又引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常侍李湛,均出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兵交给他们指挥。此事造成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恐慌,张柬之便又任用了张易之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这才放下心来。

没有多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来,张柬之和桓彦范互相表示:"匡复大唐的事业就要成功了!"于是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姚元之。桓彦范把这件事禀报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说:"忠孝不可能两全,优先考虑国家大事,自家的事放置在后面,这样做就行了。"当时太子李显出入洛阳宫的北门去向太后问安,桓彦范和敬晖前去拜会他,将自己的计谋密报了太子,太子表示同意。

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玮、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统领五百余名左右羽林兵抵达玄武门，派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前往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犹豫，没有出宫，王同皎说："先帝将皇位交付给殿下，殿下被强行幽禁废黜，世人、神明无不义愤，已经长达二十三年了。而今上天诱导人们的隐衷，北门的羽林将士与南牙的大臣官员同心协力，在此时要诛灭凶恶的小人，光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前往玄武门来满足将士朝臣的期盼。"太子说："凶恶的小人确实应当被剿除，但是圣上身体欠安，你们这样做不是会惊骇她吗！请诸位以后再图谋此事。"李湛说："诸位将相不计较自己身家而为国尽忠，殿下为什么要将他们置于鼎镬之灾呢！请求殿下亲自前去劝阻他们。"太子李显这才出了东宫。

王同皎将太子搀扶上马，并随同太子来到玄武门，破门进入禁城。太后住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庑廊上把张易之和张昌宗斩杀了后，径直来到太后起居的长生殿，环绕在她的身旁侍立守护着。太后受惊起身问道："作乱的是哪一个？"张柬之等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图谋反叛，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把他们诛杀了，因为担心走漏消息，因此不敢向您禀告。臣等在皇宫禁地举兵，罪该万死！"太后看见太子李显，便说道："这件事可是你让干的？乱臣贼子既然已被诛杀，你可以返回东宫了。"桓彦范走上前说道："太子怎能再次回到东宫去呢？过去天皇将爱子托付给陛下，今天他已经长大成人，却长期住在东宫当太子，天意民心，思念李唐的天下太久了。群臣没有忘怀太宗、天皇的恩德，因此迎奉太子诛灭逆臣。希望陛下把皇位传给太子来顺天意、从人心。"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太后发现了他，对他说道："你也充当了杀死张易之的将军吗？我对待你们父子不薄，想不到竟然会有今天！"李湛羞惭得无言以对。太后又对崔玄玮说："其他人都是通过他人推荐之后才进用的。惟独你是我亲手所提拔的，你为什么也在这儿呢？"崔玄玮回答说："这

么做正是用来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

于是逮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人，把他们全都斩杀，在神都天津桥的南面将他们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一道枭首示众。这一天，袁恕己随从相王李旦统领南牙兵马，以防发生突然的事变。他们逮捕了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等，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这些人都是张易之的党羽。当初，张昌仪新建起一幢宅第，非常豪华，规模越过了诸王及诸位公主的宫室。晚间有人在他的门上写道：“一日的丝能织造几日的绡？”刚把字迹除去，很快又被人写上了，这样反复了六七次。张昌仪拿笔在下面批注：“只快乐一天，也就足够了。”这种事才停止。

二十三日，太后颁布诏书，由太子李显监理国政，赦免天下，命令袁恕己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别派遣十位使者携带加盖天子的玺印的文书前往各州宣喻安抚。二十四日，太后把皇位传给太子李显。

二十五日，李显即皇帝位。赦免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不在赦免之列，那些被周兴等人冤屈的人，都命令给予昭雪，被发配流放或者被没入官府作奴仆的他们的子女，也得以免罪。相王李旦加封为安国相王，并授予他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的职衔；将太平公主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当初被发配或没入官府为奴的李唐宗室、子孙们恢复家族的名籍，并且酌量封授官爵。

二十六日，太后搬进上阳宫居住，李湛留守充当宿卫。二十七日，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上阳宫，把太后的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

二十九日，皇帝命令张柬之担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担任内史，袁恕己担任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和桓彦范一同担任纳言，全部赐予郡公的爵位；赐予李多祚的爵位为辽东郡王；命令王同皎担任右千牛将军，赐予琅邪郡公的爵位；命令李湛担任右羽林大将军，赐予赵国公的爵位。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不同等级的

赏赐。

当张柬之等人讨伐张易之的时候,殿中监田归道统领着千骑禁军在玄武门宿卫,敬晖派人前去调动他手下的千骑。然而田归道事先没有参与这次起兵的计划,便拒绝把千骑交给敬晖调遣。等到事件平息之后,敬晖要杀死田归道,田归道据理陈诉,于是被免去了殿中监的职务,让他回家。皇帝赞赏田归道的忠勇,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太仆少卿的职务。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

唐纪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尽强圉协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

1 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2 甲寅，复国号曰唐[1]。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2]。

3 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

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亳州刺史[3]。

4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左拾遗贾虚已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4]，殷鉴不远[5]，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6]。"不听。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7]，《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8]。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

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注释】

①复国号句：天授元年，武则天更国号曰周，此时复旧。

②复以三句：胡三省注：“光宅元年，改东都曰神都……天授元年以并州为北都……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号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

③刺史：严衍《通鉴补》在此二字之后补“后柬之等被害，而元之独免，人皆称其智”十六字。

④且先朝句：指高宗赠武后父武士彠太原郡王之事。

⑤殷鉴句：语出《诗·大雅·荡》，原意为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亡为鉴戒。后泛指可作借鉴的往事。

⑥谦冲：谦和，淡泊。

⑦《易》称句：此为《易·家人卦》六二《爻辞》，意谓妇人搞好家中膳食，无所必遂，是贞吉。

⑧《书》称句：语出《书·牧誓》，喻妇人干政如母鸡代公鸡报晓，结果是国亡家败。索，尽。

【译文】

唐纪二十四　起乙巳（公元705年）二月，止丁未（公元707年），共二年十一个月。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

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

1二月初一，皇帝率领百官前往上阳宫向太后问候日常生活。从

此皇帝每十天去问候一次。

2 初四，恢复国号为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礼仪典章制度也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旧例，又把神都改回东都的原名、北都改回并州的原名，恢复老君玄元皇帝的尊号。

3 初五，皇帝把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谪为高要县尉；把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削除做官的身分，流放到高州；把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命令杨再思担任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在太后被迁到上阳宫的时候，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自伤心落泪。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道："今天哪里是您哭泣的时候啊？我们耽心您的灾祸从今以后就要开始了。"姚元之回答道："元之侍奉则天皇帝日久，此时突然要分别了，感到悲哀难忍。况且元之前些日子追随诸公诛除奸臣逆党，乃是作为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君，同样也是作为臣子的本分。即便由此而获罪，也实在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同日，姚元之被调出担任亳州刺史。

4 十四日，皇帝把他的妃子韦氏册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又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

左拾遗贾虚己呈上奏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王，是从古至今一贯的制度。现在是唐朝中兴的开始，天下百姓归心景仰，注视着陛下的政绩。陛下却首先追封皇后的家族为王，这不是在全国光大贤德仁政的措施。况且高宗时期赠太后的父亲武士彠为太原郡王，此事的教训距离现在不算遥远，应防微杜渐。如果认为降恩的诏书已经颁行无法收回的话，应当命令皇后坚决推辞，那么更能增添皇后谦和淡泊的美德。"皇帝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当初，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以及长宁、安乐两公主，在皇帝被废迁居房陵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途中诞生，因此皇帝特别宠爱她。皇帝和韦后在房陵一同被幽禁期间，经历了各种艰辛和危

难，因而两人之间的情爱非常深厚。皇帝每逢听到奉有敕命的使者到来的消息，往往惊惶失措得想要自杀，韦后阻止他说道："祸福吉凶难以预料，宁愿冒一次被处死的危险，您何必这么匆忙自杀呢！"皇帝曾经向韦后私下发誓说："假如日后我有幸重见天日，一定听任你随心所欲，不施加任何限制。"到韦氏再次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后在高宗时期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呈上表章，认为："《周易》说'妇女不必去成就别的事，家中膳食安排妥当，则是吉利。'《尚书》说：'只要母鸡打鸣报晓，这个家族就要破败了。'我见到皇上每次临朝，皇后总是张起帷帐坐在大殿上参与对军国大事的决策。臣私下发现古往今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由于与妇人共同执政而国破身亡的。况且将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天道的；以妇人欺凌丈夫，是违背人理的。我希望陛下明察古今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将社稷与百姓放在心上，使皇后严守中宫的本分，主持宫内的职事和教化，不要归朝来干预国家政事。"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妖异迷妄的法术在高官权臣的门庭中间交游，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友好，韦后也很重视他。张易之被诛灭之后，韦后又声称慧范也参与了诛除张易之等人的策划，慧范因功被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赏赐爵位为上庸县公，取得了出入内宫的权利，皇帝也多次穿便衣私下到他的寓所去。桓彦范又呈上表章指控慧范使用旁门左道来淆乱朝政，请求把他处死。皇帝对这些意见都没有接受。

5 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1]，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

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2]。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6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3],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4],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5]。"不从。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6],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7],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8],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

"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9]，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10]！"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11]，又改均州刺史[12]，常令州司防守之。

8 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9 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10 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11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2 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注释】

①褊(biǎn 扁)躁：气量狭隘，性情急躁。褊，衣服狭小，引申为狭隘。

②佣保：同"庸保"。雇工。

③产、禄：胡三省注："谓武三思等。"这里将武三思等比作西汉的吕产、吕禄。

④机：同"几"。几案。

⑤噬(shì 逝)脐：《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君噬脐。"嚙咬肚脐，无法够得着。比喻后悔不及，噬，咬。

⑥仪：即唐朝大臣上官仪(约公元608～665年)。陕县(今属河南)人，字

游韶。贞观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官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仍兼学士。以反对武则天当政,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被告发与废太子李忠通谋,下狱死,籍没家口。

⑦双陆:古代的一种博弈游戏。相传由天竺传入,盛行于南北朝及隋唐时。因局如棋盘,左右各有六路,故名。

⑧按堵:同"安堵"。安居,定居。

⑨西宫:上阳宫在洛阳宫城之西,故称西宫。

⑩豫且之祸:即"白龙鱼服"的典故。据汉刘向《说苑·正谏》:"吴王欲从民饮,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后以此典故比喻贵人改妆微行,有不测之祸。

⑪濮州:州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治所在鄄城县(今山东鄄城北)。大业初废。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1913年废。

⑫均州:州名。隋开皇初以丰州改置,治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历代数废置。1912年改为均县。

【译文】

5当初,武后诛杀唐宗室的时候,最先死掉的是那些具有德望和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心胸狭窄、性情浮躁,又没有才能,再加上多次进献带有祥瑞征兆的物件,因而得以免除死难。皇上即皇帝位后,册封李千里为成王,封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全都没有人安葬,他们的子孙中有的被流放到岭南一带,有的已经在牢房里囚禁了数年,有的逃亡隐藏在民间为别人干活帮工。此时,皇帝颁布诏书到各州县,寻访这些死亡宗室的灵柩,按照礼仪改葬;为这些死者恢复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子孙们承袭他们的爵位;对那些没有子孙的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加以安置。没过多久,宗室的子孙们相继到达东都,皇帝把他们全都召见了。大家哭泣着向皇帝行了舞拜礼仪。各自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承袭爵位,任命了级别不等的官职。

6张易之、张昌宗被诛杀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敬晖说道："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名正凶虽已被除，但吕产、吕禄这样的人仍然在朝野活动，锄草若不铲除草根，最终草还是会重新长出来的。"张柬之、敬晖回答道："大局现已确定，他们那些人就像是几案上的肉而已，能够有什么作为！诛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不可以再杀更多的了。"薛季昶叹息着说："我不知葬身何地了。"朝邑县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道："武三思还活着，你们这些人最终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及早作准备，就像嘴咬肚脐够不着一样，后悔也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没有听取。

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下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处死后，她被没入内宫。上官婉儿聪明善辩，擅长写文章，还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非常喜欢她，自从圣历年间以后，多次让她参与对各官署衙门所上的表章奏疏的裁断。到皇帝即位后，又指派她专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更是委以重任，封为婕妤，在宫禁中掌理权柄。武三思私通上官婉儿，因此她成了武氏的党羽。她又向韦后举荐了武三思，把武三思招致宫中，皇帝于是与武三思谋划商讨政事，张柬之等人便受到了武三思的制约。皇帝要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称为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旁边为他们计算筹码。武三思于是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从此再次得以振兴。

张柬之等屡次劝谏皇帝诛灭武氏兄弟，皇帝均不采纳。张柬之等人说："武后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们几乎被诛杀光了，现在仰赖天地之神灵，陛下又重登帝位，但武氏却仍然滥受官职、窃据爵位，安居如旧时一样，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上下所希望看到的吗？请求减降他们的一些俸禄和职位来安抚天下！"皇帝还是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坐榻叹息感愤，有时弹击手指以致流血，说道："皇上过去做英王的时候，人们称颂为一个英勇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将武氏党羽们诛灭，是想让皇上自己去

诛除他们以便伸张天子的声威。现在反而成了这样,大势已去,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皇帝多次身着便服私下来到武三思的府第,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劝谏说:"大唐国运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居住西边的上阳宫里,人心仍有依附于她的;武周时期的旧臣们,还在朝廷中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巡游,却不注意存在神龙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射中的灾难呢!"皇帝把此疏泄露了出去,武三思的党羽们对崔皎恨得直咬牙。

十六日,皇帝命令太子宾客武三思担任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7 左散骑常侍谯王李重福,是皇帝的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甥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向皇帝诬陷他说:"李重润等人被迫自杀,是李重福造成的。"皇帝因此把李重福贬谪为濮州员外刺史,又把他改任为均州刺史,还经常命令州官对他加以防范。

8 十七日,皇帝命令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担任司徒、封为定王。

9 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决推辞太尉及宰相职务,皇帝同意了他的辞职;皇帝又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因相王坚决推辞而作罢。

10 二十四日,皇帝命令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担任刑部尚书,免去他的执掌政事的职务。

11 二十七日,武三思、武攸暨坚决推辞新近任命的官爵和政务,皇帝允诺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12 皇帝册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册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仍以李重俊出任洛州牧的官职。

13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14 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1]。"

15 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16 以安车征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17 制："枭氏、蠓氏皆复旧姓[2]。"

18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暐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19 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20 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璟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暐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21 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22 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23 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④,奏事者皆不得犯。"

24 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25 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注释】

①存者:指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等。

②枭氏句:枭氏即唐高宗之萧淑妃的家族,蟒氏即高宗之王皇后的家族;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萧、王二氏被废幽闭,其家族被改姓氏。

③《诗》三百三句:引自《论语·为政》孔子之言。思无邪,思想纯正的意思。

④讳: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许直呼其名,称避讳。故亦以所避讳的名字为"讳"。

【译文】

13 三月初五,皇帝颁布诏书:"文明年间以来被抄的家族的子孙全部恢复原有的资历与荫封,唯有徐敬业、裴炎两家不在赦免的范围内。"

14 初八,皇帝颁布诏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职爵位,仍然活着的都流放到岭南险恶之地。"

15 初十,皇帝命令袁恕己担任中书令。

16 派出可以坐乘的安车到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到达京师后,就被委任为太子宾客,他坚决要求返回嵩山,皇帝允诺了他的要求。

17 皇帝颁布诏书："枭氏、蟒氏都恢复原有所姓萧氏、王氏。"

18 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依靠邪术左道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夏，四月，宫禁内颁下皇帝亲笔书写的敕书，命令郑普思担任秘书监，命令叶静能担任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玮坚决不同意这样做，皇帝说道："我已任用了他们，不容许这么快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刚即位之时，曾颁布诏书说：'各项政令都依照贞观时期的旧制！'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征、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哪里是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初一，左拾遗李邕呈上奏疏，认为："《诗经》三百篇，以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想纯正'。如果有神仙能使人长生不老，那么秦始皇、汉武帝早已得到保佑了，如果佛祖真能替人造福谋利，那么梁武帝也早就达到满足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帝王中列于首位的人物，也不过是由于他们修行人世间的事情罢了。尊荣宠信郑普思和叶静能这种人，对于国家会有什么益处！"皇帝都没有听取。

19 皇帝登位那一天，派遣驿传前往高要县召回魏元忠。十八日，魏元忠抵达东都，皇帝授予他卫尉卿、同平章事的职务。

20 二十五日，皇帝命令魏元忠担任兵部尚书、韦安石担任吏部尚书，李怀远担任右散骑常侍、唐休璟担任辅国大将军、崔玄玮担任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担任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担任刑部尚书，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魏元忠等都因为是皇帝作太子时的旧有僚属的原故，而得到褒荣嘉奖。

21 二十六日，皇帝命令张柬之担任中书令。

22 二十九日，追赠已经死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

23 五月初四，把武周宗庙七个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布诏书："对于武氏祖孙三代人的名讳，上奏言事的人们都不得触犯。"

24 初七，在东都设立太庙和社稷神主。

25 皇帝认为张柬之等人以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

都是为国家立有功劳的人，向他们颁赐铁券，如果这些人不是犯有谋反大逆之罪，各人都可以得到宽免十次死罪的待遇。

26 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1]，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湜，仁师之孙也[2]。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其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3]，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

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④，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玮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玮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⑤，大权尽归三思矣。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⑥。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婢。

上嘉宋璟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注释】

①五运：五德的运行。古以五行相生相克来说明王朝的兴衰，有所谓“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体系。

②仁师：即唐初官吏崔仁师（约公元590~650年）。

③五人：指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玮、袁恕己。

④桓彦范句：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桓”上有“谯公”二

字。

⑤五王:指汉阳王张柬之、平阳王敬晖、扶阳王桓彦范、博陵王崔玄玮、南阳王袁恕己五人。

⑥润州:州名。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置,治所在延陵县(今江苏镇江),大业中废。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复置,治所在丹徒县(今江苏镇江)。

【译文】

26十五日,敬晖等人带领百官呈上表章,认为:"五德之运轮流兴盛,没有两德同时强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武周代唐的时候,唐宗室遭受诛杀、流徙几尽,哪里能够与武氏同列受封。现在上天之命已改易更新,但是武氏仍然像当年那样封邑授爵,与唐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这种道理。希望陛下替大唐社稷着想,顺从朝野上下的意愿,贬抑他们的王位和爵位以安定内外。"皇上没有答应他们。

敬晖等人惧怕武三思的谗言,便将考功员外郎崔湜作为自己的耳目,窥探武三思的动静。崔湜见皇帝亲近武三思而疑忌敬晖等人,竟把敬晖等人的计谋全部告诉了武三思,反而被武三思所利用。武三思荐举崔湜担任了中书舍人。崔湜是崔仁师的孙子。

在此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愔阿附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后,他被贬谪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亡命逃入东都,暗地里拜见武三思。郑愔刚见到武三思的时候,哭得极为哀伤,一会儿又大笑起来。武三思向来位尊威重,对郑愔的悲喜无常感到十分奇怪。郑愔说道:"我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啼哭,是为大王将被杀戮和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我郑愔而感到欣喜。大王您虽然获得天子的厚意,而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玮和袁恕己那五个人都执掌着将相的权柄,而且胆气谋略过人,他们废除太后的帝位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衡量一下与太后相比哪一个权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日夜咬牙切齿想吃大王您的

肉，若没有将大王灭族，是不足以让他们称心如意的。大王如果不除掉这五个人，您的安危就会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毫无保障，然而您却安然自得还以为像泰山一样岿然不动，这就是我郑愔替大王您所感到寒心的原故。"武三思极为高兴，与郑愔一同登楼，向他征询自保平安的谋略，并荐用他担任了中书舍人，他与崔湜一道成了武三思的谋主。

武三思与韦后成天向皇帝诬陷敬晖等人，讲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权柄，将会危害大唐的江山社稷"。皇帝听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便趁机替皇帝出谋划策，"不如授予敬晖等人王爵，同时免除他们所执掌的政务，这样表面上不失为尊宠功臣，骨子里委实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皇帝以为可以这样做。十六日，皇帝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玮为博陵王，同时罢免了他们执掌的政务，赏赐五人金帛鞍马，命令他们每月于初一、十五朝见，还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宗籍。不久皇帝又任命崔玄玮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将他改任为梁州刺史。武三思命令百官重新推行武则天临朝时的政治，对没有趋附武氏的人都加以排斥，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五王斥逐的人纷纷得到重新起用，大权全都落到武三思的手中。

张柬之等五王请求消除武氏各王的王爵，找人为他们草拟表章，朝臣当中没有谁肯干此事。中书舍人岑羲起草了表章，遣辞用语非常激烈；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按次序正轮到宣读表章，语气和神态显得明朗严肃。武三思得志以后，岑羲被改任为秘书少监，毕构被贬谪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声称赵履温也参与了诛除逆党的谋划，皇帝召他入京并命令他担任司农少卿，赵履温将两个婢女赠予桓彦范；后来桓彦范被罢免了宰相职务，赵履温又强行讨回了那两个婢女。

皇帝赞赏宋璟的忠心正直，不断提拔他直到担任黄门侍郎的职务。武三思曾经托宋璟替他办事，宋璟神色严肃地拒绝他说道："现在太后已经恢复了儿子的帝位，大王你就应当以侯爵的身份返回自己府第，怎么能够还去干预朝政呢！难道你不知道有关吕产、吕禄的史事吗！"

27 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光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1]，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劝上许之，髡去胡头[2]，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28 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3]，又请百姓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4]，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29 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5]，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30 甲辰，以唐休璟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31 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32 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

共平章。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33 丁卯，祔孝敬皇帝于太庙[6]，号义宗。

34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

35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36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7]。

37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8]，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9]，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示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38 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10]，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注释】

①浸：渐渐。

②髡(kūn 坤):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此有开玩笑的意思。

③出母:被休的母亲。

④又请二句:唐制,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这一改制缩短了丁男服役时间。

⑤梁王二句:二人都降封为县王。德静、乐寿均为唐县名。

⑥孝敬皇帝:故太子李弘的谥号,他是中宗的兄长。

⑦特进五句:胡三省注:"唐制,特进正二品,郡王从一品,从品高给;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杂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从三品,月俸五千一百,杂用九百。"

⑧骑曹参军:职官名。唐诸卫府有仓、兵、骑、胄四曹参军。骑曹参军掌外内杂畜簿帐牧养,凡府马承直,从远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敕出宫城者给马。

⑨乃闭坊门句:唐制,久雨不晴,便关闭坊市的北门来祈求天晴。攘(ráng 攘),祭祷消灾。

⑩赵妃:唐中宗李显为周王时的妃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被废,幽闭而亡。

【译文】

27 皇帝命令韦安石兼任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任检校侍中,又命令李淇担任右散骑常侍,赵承恩担任光禄卿,杨元琰担任卫尉卿。

在此之前,杨元琰知悉武三思逐渐专权的情况,便请求辞去官职,出家为僧,皇帝没有允许。敬晖听到这桩事后,嘻笑着说道:"假使我早一点得知这桩事情,我将会劝皇上同意你的请求,剃掉你这胡人式的须发,岂不是很好吗?"杨元琰脸上生有许多胡须,样子好像胡人,所以敬晖开他的玩笑。杨元琰回答道:"人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如果不避位告退,就会遭到危险。出家为僧是我发自内心的请求,不仅仅是作出这样的姿态。"敬晖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之后,惊奇地看着他,感到很不愉快。到后来敬晖等人获罪,唯有杨元琰一人幸免。

28 上官婕妤劝韦后沿袭武则天时期的典章制度，向皇帝上表请求下令全国士人平民一律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又请求规定百姓以二十三岁为成丁，到五十九岁可免除劳役，通过改易制度来收买人心。皇帝下诏对所有建议都加以同意。

29 二十五日，皇帝颁布诏书，下令降低各武氏的封爵等级，把梁王武三思降为德静县王，把定王武攸暨降为乐寿县王，把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都降为公爵。以此来满足人们的愿望。

30 二十六日，皇帝命令唐休璟担任尚书左仆射，仍旧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豆卢钦望担任尚书右仆射。

31 六月初四，皇帝命令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任灵武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部众的进犯。

32 十五日，皇帝命令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当遇上讨论军国大事时，可以在中书省、门下省中与宰相共同商议决策。

在此之前，仆射实际是正宰相，后来宰相大多兼任中书、门下之职，并于中午之前商议处理朝廷政事，在午后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到此时，豆卢钦望专门担任右仆射一职，不敢参与宰相们对于军国大事的讨论决策，因此皇帝下达了这一命令。从此专任尚书仆射的人，就不再担任宰相职务了。

皇帝又命令韦安石担任中书令，魏元忠担任侍中，杨再思担任检校中书令。

33 十九日，皇帝把孝敬皇帝李弘的神主祔祭于太庙，庙号定为唐义宗。

34 二十日，洛水漫出河岸，洪流冲走二千多户人家。

35 秋，七月初四，皇帝命令太子宾客韦巨源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仍旧保留他的西京留守职务。

36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呈上表章请求返回襄州养病。十八日，皇帝命令张柬之担任襄州刺史，但不主持该州事务，发给全额俸禄。

37 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大水泛滥。八月初一，皇帝因为发生水灾

的缘故而征求臣下直言进谏。右卫骑曹参军西河人宋务光呈上奏疏,认为:"水是阴类,像征臣妾,恐怕后宫有干预外朝政事的人,应当防止这种事态的萌发。眼下久雨不停,但是关闭坊市北门来祈求天晴,以至于老百姓误认为坊门就是宰相,说它是由朝廷指派来调节阴阳的。还有,太子是邦国的根本,应该尽早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皇子册立为太子;此外,外戚权势太大,像武三思等人,应该罢免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多给他们一些俸禄和赏赐;再者,郑普思、叶静能仅靠方术末技就窃取了高位,他们也是侵蚀朝政的蛀虫。"奏疏呈上,皇帝不加理会。

38 十五日,将妃子赵氏追立为恭皇后,把孝敬皇帝李弘的妃子裴氏追立为哀皇后。

39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40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何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上德之,擢知謇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厘职,除五品散官[1]。

41 改葬上洛王韦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42 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43 以左卫将军上邽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44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师。

45 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46 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47 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庙，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实封，皆满万户。

48 己丑，上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2]。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谋时寒若[3]，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纳。

49 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4]。"

上居谅阴[5]，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

50 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镌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

51 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6]。

【注释】

①五品散官:指朝请大夫和朝散大夫等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为正四品散官,炀帝改为从五品下;炀帝置朝请大夫,为正五品散官。唐因之。

②泼寒胡戏:胡三省注:"泼寒胡戏即乞寒胡戏,本出于胡中西域康国,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武后末年以季冬为之。"

③谋时寒若:语出《尚书·洪范》,意思是人君能谋善划则时令寒气顺遂如常。若,顺。

④王、萧句:胡三省注:"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萧淑妃幽废,不得良死,褚遂良、韩瑗以谏死,柳奭以王后亲属死,其亲属皆流窜。"

⑤谅阴(liàng 良 ān 安):亦作谅闇、梁闇、亮阴。帝王居丧。

⑥畸:通"奇"。

【译文】

39 九月初五,皇帝在明堂祭祀天地之神,以唐高宗李治配享。

40 当初,皇帝在房陵的时候,州衙官署对他的限制和约束十分严厉,唯独刺史河东人张知謇和灵昌人崔敬嗣对他以礼相待,提供补给充裕丰富。皇帝感激他们的恩德,便把张知謇由贝州刺史提拔为左卫将军,赐予爵位为范阳公。崔敬嗣已经亡故,寻找到了他的儿子崔汪,崔汪贪杯嗜酒,不能承担治理政事的职务,便给了他一个五品散官。

41 改葬韦后的父亲上洛王韦玄贞,礼仪规格都依照太原王武士彠的先例。

42 十六日,罢免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改任为礼部尚书,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叔父韦安石担任中书令的原故。

43 皇帝命令左卫将军上邽人纪处讷兼任检校太府卿,这是因为纪处讷娶了武三思之妻姐的原故。

44 冬,十月,皇帝命令唐休璟留守京师。

45 十七日,皇帝驾临龙门;十九日,在新安狩猎之后又返还京师。

46 二十五日，皇帝命令魏元忠担任中书令，杨再思担任侍中。

47 十一月初二，群臣替皇帝上尊号为应天皇帝、替韦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初六，皇帝与韦后一起来到太庙拜谒告谢，赦免天下罪囚；把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实封作了增加，所封都满一万户。

48 十三日，皇帝登上洛阳城南楼观赏泼寒胡戏。清源县尉吕元泰呈上奏疏，认为："君主擅长谋划，则节令寒气自然顺畅无碍，何必赤裸身体，互相泼水，在大街上击鼓起舞以祈求寒冬的到来呢！"奏疏呈上，皇帝没有接受。

49 二十六日，武则天在上阳宫亡故，终年八十二岁。武则天遗留下诏命："去掉我皇帝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高宗的后妃王氏和萧氏家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三人的亲属全都予以赦免。"

皇帝在为武则天居丧守制期间，指定魏元忠代理三天冢宰职务。魏元忠一向负有忠诚正直的声望，深得朝廷内外的信赖。武三思对此十分忧惧，便伪造武则天的遗诏，对魏元忠晓谕抚慰，并赐魏元忠食百户的实封。魏元忠手捧"太后遗命"，感动呜咽、涕泪纵横，旁观的人说："事势已无法挽回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又开始亲临同明殿会见群臣。

50 朝廷将要把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呈上奏疏，认为："乾陵墓室之门是由石头做成的，石门的门缝又是用铁水封锢起来的，现在要打开石门，就必须凿开。神明之道，本质是崇尚幽玄的；动用众多人力再次对陵墓施工，恐怕多有惊扰冒犯。况且把夫妻合葬并不是古制，汉代皇帝的陵墓，多数都没有将皇后合葬。从魏晋以来，才有合葬之墓。希望在乾陵旁边另选风水好的场地营建陵墓，假如神灵有知，在阴间自然会连通交会；如果神灵无知，合葬一起有什么好处呢？"皇帝没有听取他的建议。

51 这一年，户部奏报，全国户数为六百一十五万，人口为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

二 年

1 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平章事。

2 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1],置官属。"

3 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洺、豫三州刺史。

4 赐阌乡僧万回号法云公。

5 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6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与皇后叙宗族。

7 丙申,僧慧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2],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8 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卢怀慎、卫尉少卿滏阳李杰皆预焉。

9 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瓌为侍中、西京留守。瓌,颋之父也[3]。唐休璟致仕。

10 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4],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

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挝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注释】

①太平句：太平公主为唐高宗之女，其他人均为唐中宗之女。

②道士句：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加"上有"三人"二字。

③颋（tǐng 艇）：即唐大臣苏颋（公元670～727年）。

④司仓：即仓曹司仓参军事，官名。唐制，仓曹司仓参军事掌租调、公廨、庖厨、仓库、市肆。

【译文】

二年（丙午，公元706年）

1 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命令吏部尚书李峤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担任同平章事。

2 闰三月初一，颁布诏书："太平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宜城

公主、新都公主、定安公主和金城公主全都开立府署，设置僚属。”

3 由于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仍在京师，武三思忌恨他们，初十，将三人分别贬谪为滑州、洺州和豫州刺史。

4 皇帝赐予阎乡和尚万回“法云公”的名号。

5 二十九日，皇帝册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6 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命令刑部尚书韦巨源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还准许他排定辈分列入韦皇后的宗族之中。

7 二十二日，皇帝将僧侣慧范等九人均加以五品官阶，赐予郡公或县公的爵位；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各加以五品官阶，并且任命他们为国子祭酒，员外特置，同正员；叶静能加以金紫光禄大夫衔。

8 朝廷选拔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共二十人，担任十道巡察使，委派他们考察官吏政绩、安抚平民百姓、举荐贤能之士、申雪平反冤狱。各道巡察使每隔两年替换一次，考核他们的功绩与过失以决定升降其官职。易州刺史魏县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县人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卢怀慎和卫尉少卿滏阳县人李杰均被选上，参与其事。

9 三月初一，罢免中书令韦安石，改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瓌出任侍中、西京留守。苏瓌是苏颋的父亲。唐休璟退休。

10 当初，少府监丞弘农县人宋之问和他的弟弟兖州司仓宋之逊，都因依附张易之获罪而谪贬岭南。两人逃归东都，隐藏在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中。王同皎对武三思及韦后的所作所为很痛恨，每当他同亲近的人谈到这些事时，往往是咬牙切齿的。宋之逊在门帘后面听到王同皎的话，便暗地里派他的儿子宋昙和外甥校书郎李悛向武三思告发，希望以此来赎自己的罪。武三思指使宋昙、李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发王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人周憬等暗地集结壮士，策划杀死武三思，并趁机带兵进入宫廷，废黜韦皇后。皇帝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和监察御史姚绍之审讯这桩案件，又命令杨再思、李峤和韦巨源参与此案

的勘验。张仲之陈述武三思的罪状，事情牵连到韦后，杨再思和韦巨源假装睡觉，不予理睬。李峤和姚绍之命令把张仲之反绑着送往监牢中关押。张仲之回过头来，诉说不止，姚绍之下令拷打他，折断了他的手臂。张仲之大声呼叫着说："我已被你背弃亏负，死了以后一定要向上天控告你！"初七，王同皎等人都被处斩，还抄没了他们的家。周憬逃进比干的庙里，大声说道："比干是上古的忠臣，知道我的这颗心。武三思与韦皇后淫乱，危害江山社稷，行将在都市上枭首示众，遗憾的是我看不到这些罢了！"说完便自杀了。宋之问、宋之逊、宋昙、李悛、冉祖雍等人都被委任为京官，还加官为朝散大夫。

11 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敬晖等不已，复左迁晖为朗州刺史，崔玄暐为均州刺史，桓彦范为亳州刺史，袁恕己为郢州刺史；与晖等同立功者皆以为党与坐贬。

12 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

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元忠，以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缁衣，使游走权门，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进贤才，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为长乱之阶，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

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13 夏,四月,改赠后父韦玄贞为酆王,后四弟皆赠郡王[1]。

14 己丑,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致仕。

15 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璟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璟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16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贞于朝,思贞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或谓思贞曰:"公平日讷于言[2],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贞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陵,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

17 武三思恶宋璟,出之检校贝州刺史。

【注释】

①后四弟:即韦洵、韦浩、韦洞、韦泚。

②讷(nè 呐):出言迟钝。

【译文】

11 武三思和韦后不断地对敬晖等人进行诬陷,于是,皇帝又把敬晖贬职为朗州刺史,崔玄暐贬职为均州刺史,桓彦范贬职为亳州刺史,袁恕己贬职为郢州刺史。当时与敬晖等一同举事立下功劳的人均被视为敬晖等人的同党而获罪贬谪。

12 皇帝大量添设员外官,从京师官署直到地方各州总共添设员外官二千余人,破格提升为七品以上员外官的宦官,又近千名。

魏元忠从端州返京,担任了宰相后,就再也不力行诤谏了,遇事只是顺着时宜应付,随波逐流,朝廷内外对他感到失望。酸枣县尉袁楚客给魏元忠写信,认为:"皇上刚刚即位,要使他更新自己的品德,应当提拔任用君子,贬抑斥逐小人,来振兴国家的教化,怎么能够安于荣宠,只是循顺潮流缄默无言而已!现在还不早些决定太子名分,选择师傅并对他加以辅导教诲,这是第一个过失。公主开设府署及配置僚属,这是第二个过失。尊礼推崇佛徒僧侣,使得他们奔走交往于权贵之家,仗势收取钱财,这是第三个过失。演出滑稽歌舞的戏子小人窃取朝廷的官位俸禄,这是第四个过失。铨选衙门提拔进用贤才的时候,都是以贿赂多少和背景大小为标准来求取人选,这是第五个过失。受皇帝宠爱而提拔的宦官,几乎近千人,成为滋长变乱的凭籍,这是第六个过失。对王公贵戚滥颁赏赐,这些人竞相攀比奢华侈靡,这是第七个过失。大量添设员外官,耗费钱财损害百姓,这是第八个过失。先朝的宫女可以随便居住在宫禁之外,并且出入宫门均不受限制,与外人勾结交往,请托成风,这是第九个过失。歪门邪道之徒炫惑皇帝的视听,窃取俸禄职位,这是第十个过失。总计这类的十个过失,您不去加以匡正,哪个来匡正它呢?"魏元忠获悉来信,也只能是羞惭致谦罢了。

13 夏,四月,皇帝改赠韦后之父上洛王韦玄贞为酆王,韦后的四

个弟弟都被赠为郡王。

14 十六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退休。

15 家居而不愿为官的士人韦月将上书,告发武三思暗地里与韦后通奸,定会造成反叛变乱。皇帝大为动怒,命令把韦月将斩首。黄门侍郎宋璟呈奏请求交付法司推究审判,皇帝更加愤怒,顾不上整好头巾,拖着便鞋走到大明宫的侧门外,对宋璟说道:"我还以为已经把韦月将斩首了,竟然到此刻还没有执行呢!"接着下令催促把韦月将处斩。宋璟说道:"有人告发皇后与武三思有奸情,陛下不追究,却要杀掉上书的人。我担心天下之人一定会在背地里非议。"仍然坚持请交付法司审理。皇帝不同意,宋璟说:"如果一定要把韦月将斩首,那就请先把我斩首好了,否则我终归是不敢按照诏命行事的。"皇帝的怒气这才稍微平息了一些。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和大理卿长安人尹思贞也都认为时值夏季行诛戮之刑,与季节的变化特征相违背,皇帝于是下令处韦月将杖刑,将他流放到岭南。在秋分的第二天天刚拂晓,广州都督周仁轨便把韦月将斩首了。

16 御史大夫李承嘉阿附武三思,在朝廷之上毁谤尹思贞,尹思贞说道:"您投靠奸臣,将图谋不轨,所以要首先除掉忠臣吗?"李承嘉发怒了,便呈奏弹劾尹思贞,把他贬谪为青州刺史。有人对尹思贞说:"您平时不善言辞,但是在当廷指斥李承嘉的时候,为什么言谈那么敏捷?"尹思贞回答说:"不能发出声响的物件,受到冲激就会发出声响。李承嘉仗势欺凌我,我秉承大义,不甘受欺压。也不清楚那些言辞是从哪里来的。"

17 武三思憎恨宋璟,便把他贬谪为检校贝州刺史。

18 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

19 武三思使郑愔告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1]、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暐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20 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洮，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使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轨追斩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2]，充五府大使[3]，赐爵汝南郡公。韦后隔帘拜仁轨，以父事之。及韦后败，仁轨以党与诛。

21 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属率贵游子弟，所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屡谏，不听。珽，琮之弟也[4]。

22 丙寅，以李峤为中书令。

23 上将还西京，辛未，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东都留守。

24 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愔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

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瀼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瓌州，玄玮于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三思又讽太子上表，请夷晖等三族；上不许。

中书舍人崔湜说三思曰："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嘉州司马，乃以利用摄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玮已死，遇彦范于贵州，令左右缚之，曳于竹槎之上[5]，肉尽至骨，然后杖杀。得晖，高而杀之[6]。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饮野葛汁，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贬儋州司马，饮药死。

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注释】

①韦彦范：胡三省注："桓彦范时赐姓韦，因而称之。"

②镇国大将军：散官名。唐武散官原无镇国大将军，此时由中宗创置来对周仁轨表示荣宠。

③五府：指广州、桂州、邕州、容州、琼州五都督府。

④琦(shú 赎)：即唐朝官吏姚琦。

⑤槎(chá 察)：用竹木编成的筏。

⑥禹：同“剐”。

【译文】

18 五月十八日，皇帝把则天大圣皇后安葬在乾陵。

19 武三思指使郑愔告发朗州刺史敬晖、亳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与王同皎往来同谋。六月初六，皇帝把敬晖贬职为崔州司马，将韦彦范贬职为泷州司马，将张柬之贬职为新州司马，将袁恕己贬职为窦州司马，将崔玄暐贬职为白州司马，一律置于正员官之外，还要长期留在任上，削夺他们的勋阶封爵。恢复彦范原来的姓桓氏。

20 当初，韦玄贞被流放到钦州后去世，蛮人部落酋长宁承基兄弟前来逼娶韦玄贞的女儿，韦玄贞的妻子崔氏没有把女儿交给宁承基，宁承基等人便杀了她及韦玄贞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泚。皇帝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统领两万军队去征讨宁承基兄弟，宁承基等人逃亡海上，周仁轨率部追击他们，把他们斩杀了，用他们的头颅祭奠崔氏的坟墓，而且将宁承基兄弟的部众杀戮和抢掠得几乎一个不剩。皇帝欢悦欣喜，加封周仁轨镇国大将军称号，派遣他充任广、桂、邕、容、琼五府大使，赐予他汝南郡公的爵位。周仁轨入朝时，韦后隔着帘帐对他行礼，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等到后来韦后败落失势，周仁轨被当作韦后的党羽而被杀死。

21 秋，七月初七，皇帝册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情聪明果断，但是太子官属大多是权贵之家的游闲子弟，所作所为大都违法犯禁，左庶子姚珽多次进谏，太子却没有听取，姚珽是姚琦的弟弟。

22 二十五日，皇帝命令李峤担任中书令。

23 皇帝即将返回西京长安，二十日，命令左散骑常侍李怀远担

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任东都留守。

24 武三思私下派人罗列韦后的污秽行为，把这些内容张贴在东都的天津桥上，请求废黜韦后。皇帝大为动怒，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竭尽全力地追究此事。李承嘉呈奏说道："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和崔玄玮指使人干的这件事，虽然所写的只是请求废黜皇后，但实际上是图谋叛逆，请把这五个人灭族。"武三思又指使安乐公主在宫中对五人进行诬陷，指使御史郑愔在外朝对五人加以议论，皇帝于是命令司法官署审结此案。大理丞三原人李朝隐呈奏说道："敬晖等人尚未经过推问审讯，不能骤然将他们杀掉。"大理丞裴谈呈奏说道："对敬晖等人最好是按照皇帝的诏书处以斩刑，抄没他们的家，不应该再经过审讯了。"皇帝因曾赐给敬晖等人铁券，允诺过不对他们处以死刑，便将他们处以长期流刑：把敬晖流放到琼州，把桓彦范流放到瀼州，把张柬之流放到泷州，把袁恕己流放到环州，把崔玄玮流放到古州；五人的子弟中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都流放到五岭以外。提升李承嘉担任金紫光禄大夫，把他的封爵提升为襄武郡公，裴谈也被提升为刑部尚书。李朝隐被贬谪为闻喜县令。

武三思又暗示太子李重俊呈上表章，请求把敬晖等人夷灭三族，皇帝没有批准。

中书舍人崔湜劝武三思说："将来敬晖等北返回到朝中，终究还是要成为后患，不如派遣使者伪造皇帝的诏书将他们杀掉。"武三思问他谁可以作为使者前去，崔湜推荐了大理正周利用。周利用先前曾被敬晖等五王所憎恶，贬官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于是任命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奉命出使前往岭南。等到周利用到达的时候，张柬之和崔玄玮已经去世。周利用在贵州遇到了桓彦范，就命令手下人把桓彦范捆绑起来，将他放倒在竹筏之上用力拖拉，桓彦范身上的肉被磨尽露出了骨头，然后才把他杖击而死。抓到敬晖之后，竟把他用刀零剐处死。袁恕己平时服食金石丹药，周利用迫使

他饮用有毒的野葛汁，袁恕己喝了几升之后还没有被毒死，然而由于毒性难忍，他只得用手抓土，手上的指甲几乎被磨完了，再把他杖击致死。周利用返回朝廷后，被提拔担任了御史中丞。薛季昶多次遭贬，在降职为儋州司马时，服毒药自杀了。

武三思杀五王之后，权势超过皇帝，他常声称："我不知道世上有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善人，什么样的人可称为恶人；只要对我好的人便为善人，对我不好的人便为恶人而已。"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都成为武三思的朋党。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五人都是武三思的耳目，当时人们把这伙人称为五狗。

25 九月，戊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

26 初，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树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员外官，广引贵势亲识。既而为相，铨衡失序，府库减耗，乃更表言滥官之弊，且请逊位；上慰谕不许。

冬，十月，己卯，车驾发东都，以前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车驾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27 丙辰，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从一，德玄之子也，初名怀贞，避皇后父讳，更名从一，多谄附权贵。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硙，雍州司户李元纮判归僧寺。从一大惧，亟命元纮改判。元纮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元纮，道广之子也。

28 初，秘书监郑普思纳其女于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听。普思聚党于雍、岐二州，谋作乱。事觉，西京留守苏瓌收系，穷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于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车驾还西京，瓌廷争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进曰："请斩苏瓌！"上曰："何故？"对曰："瓌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斩普思，然后奏闻，使之荧惑圣听，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状明白，而陛下曲为申理。臣闻王者不死，殆谓是乎！臣愿先赐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苏瓌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于儋州，余党皆伏诛。

29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鸣沙[1]，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2]，突厥进寇原、会等州[3]，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

30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其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嗢鹿州都督、怀德王。

31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自请为皇太女，上虽不从，亦不谴责。

【注释】

①鸣沙：古县名。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治今宁夏中宁东鸣沙州。

②丁巳：据严衍《通鉴补》，当作"辛巳"。

③原：州名。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改高平镇置原州（治今宁夏固原）。隋大业中废为平凉郡，唐初复为原州。　会：州名。西魏置会州（治今甘肃靖远）。隋开皇初改名会宁镇。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升置西会州，贞观中改为会州。

【译文】

25 九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去世。

26 当初，李峤任户部侍郎的时候，想通过树立自己私人的恩德，求得再次入朝成为宰相，便奏请大量添设员外官，引荐大批达官权贵的亲朋来充任。不久以后他担任了宰相，由于吏部铨选官吏未能论资排辈以及国库积储减损的缘故，便重新上表陈述设官太滥的弊端，并且请求让出宰相的职位。皇帝对他安慰劝谕，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冬，十月初九，皇帝一行从东都出发，命令前任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担任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二十八日，皇帝一行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初五，下诏赦免天下罪囚。

27 十六日，皇帝命令蒲州刺史窦从一担任雍州刺史。窦从一是窦德玄的儿子，原名窦怀贞，为了避免韦皇后之父韦玄贞的名讳，改名为窦从一。他时常谄谀阿附权贵。太平公主与佛寺为争夺一座水力碾硙而打官司，雍州司户李元纮判决归佛寺所有。窦从一非常畏惧，急忙命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在判决词后面用大字签署："南山可以移去，这个判决不能改动！"窦从一无法迫使他改变原判。李元纮是李道广的儿子。

28 当初，秘书监郑普思将自己的女儿送往后宫，监察御史灵昌人崔日用呈上奏疏弹劾他，中宗没有理会崔日用的奏疏。后来郑普

思在雍州和岐州聚集党徒,阴谋作乱。事情败露,西京留守苏拘捕了郑普思,穷究其罪。郑普思的妻子第五氏因会巫术而受到韦后的宠幸,皇帝因此下敕书令苏瓌不要治郑普思的罪。等到皇帝一行人从神都返回西京长安,苏瓌在朝廷之上争辩此事,皇帝压制苏瓌而袒护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上前对皇帝说:"请求把苏瓌斩首!"皇帝问道:"为什么?"范献忠回答说:"苏瓌身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把郑普思斩首,然后再向陛下奏报,以致于让郑普思炫惑陛下的视听,他的罪过实在太大了!何况郑普思谋反的情节已经清楚,但是陛下却以曲说为他申辩。我听说帝王不肯处死臣下,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臣请求陛下先把我赐死,臣不能够面朝北事奉郑普思。"魏元忠说:"苏瓌是长者,他执法未曾有诬枉之处。郑普思应依法处以死刑。"皇帝无可奈何。十八日,把郑普思流放到儋州,他的余党都被处死。

29 十二月初九,突厥默啜侵扰鸣沙,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突厥部众交战,唐军失败,阵亡的达六千余人。十一日,突厥部众进犯原州和会州等地,掠夺了陇右的一万多匹军马之后撤走。朝廷罢免了沙吒忠义的官职。

30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前往突骑施乌质勒的统军营帐中商讨军事时,大风雪从天而降,郭元振站在帐前与乌质勒交谈。谈话的时间很长,地上的积雪很深,郭元振却没有把双脚移开,但是乌质勒年事已高,承受不了严寒,在这次会面结束后便死去了。乌质勒的儿子娑葛统帅部众,打算攻打郭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获悉这一消息后,劝郭元振趁夜色逃离,郭元振说:"我拿诚心对待他人,又有什么事可疑虑害怕的!再说我们这些人都深处敌寇的巢穴之内,就是想逃走,又能逃到什么地方!"他十分镇静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次日早晨,郭元振前去哭灵吊祭,娑葛被郭元振的大义所感动,便又像当初那样对待他。二十八日,册命娑葛承袭嗢鹿州都督、怀德王的官爵。

31 安乐公主恃仗着皇帝的宠爱骄横放纵，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权势压倒朝廷内外。有时竟自己起草诏令敕书，把内容覆盖着要皇帝在后面签名署印。皇帝笑着按照她的意思去做，竟然不审阅诏敕的具体内容。安乐公主请求把自己立为皇太女，皇帝虽然没有听从她的意见去办理，但是也没有责罚她。

景龙元年[1]

1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俌上疏，以为："卻毅悦礼乐[2]，敦《诗》《书》，为晋元帅；杜预射不穿札[3]，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蒐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缓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上善之。

2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3 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

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4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5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

6 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7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宫[4],至帝座,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讷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

8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9 姚嶲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徵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

【注释】

①景龙元年:这一年九月始改年号为景龙。

②御鄋(hú 斛)(~公元前632年):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晋楚争霸中原,晋文公作三军,为大夫赵衰所荐任元帅,将中军。侵曹伐卫,取五鹿邑,遂卒。

③杜预(公元222~284年):西晋大臣。字元凯,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司马昭的妹夫。以功封当阳县侯。博学而多谋略,时号"杜武库"。

④摄提:星官名,属亢宿,共六星。古人以为摄提直斗杓所指,主建时节。

【译文】

景龙元年(丁未,公元707年)

1 春,正月十一日颁布诏书,由于突厥默啜部侵扰边境的缘故,命令朝廷内外各位官员进呈平定突厥的谋略。右补阙卢俌呈上奏疏,认为:"晋大夫郤縠喜欢礼乐,尊崇《诗》、《书》,受命为晋中军元帅;西晋大臣杜预连胄甲的叶片都射不穿,而建树了讨平东吴的功勋。由此可知中军统帅的职责在于制定谋略,不在于他个人的一夫之勇。比如沙吒忠义,系骁勇的将材,本来就不足以承担大任。再说在鸣沙战役中,沙吒忠义身为主将却率先逃跑,应当按国法处置。朝廷赏罚既已分明,就没有不可降服的敌人。另外,边塞各州刺史,应当精心挑选称职的人,指派他搜求士卒车乘、积贮军资粮草,敌人进犯则加以抵御,敌人撤去则加以备御。去年各地旱灾多发,不要轻易出征,应当整饬内部进而治理外患、安抚近边百姓以便招来远方的部众,等到国家府库充实、兵伍精练的时候,再大举发兵去讨伐突厥。"皇帝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好。

2 二月十七日,皇帝派遣武攸暨、武三思前往乾陵求雨。时间没过多久雨就降下来了,皇帝很高兴,便颁布诏书恢复武氏的崇恩庙和昊陵、顺陵,因而把供奉韦后亡父的酆王庙改称褒德,并把他的陵墓称为荣先。此外,皇帝还颁布诏令规定崇恩庙的斋郎一律由五品官的孩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说道:"太庙的斋郎都是七品以下官的孩子充任的,倘若说崇恩庙取五品官的孩子作斋郎的话,不知道太庙应该怎么办呢?"皇帝便命令太庙也按崇恩庙一样的规格施行。杨孚又说道:"将臣子的礼仪规格比照君王,就已经是僭越逆乱了,何况是让君主比照臣子的规格呢!"于是皇帝便停止实施这一项命令了。

3 二十一日,皇帝颁布敕书,把各州的中兴寺和中兴观改称为龙兴寺和龙兴观,并且下令从此以后臣民上奏言事不得再提及"中兴"这两个字。右补阙权若讷呈上奏疏认为:"天、地、日、月等字,都

是武则天的杰作,贼臣敬晖等随心所欲地紊乱前朝规定。现在若除去这些规定对于淳净社会风尚没有什么益处,但保存它们却有助于孝道的发扬光大。另外,陛下在神龙元年的诏书中说,处理任何事情一概遵奉贞观时期的惯例,怎么可以舍弃母亲的准则而遥奉祖先的德政呢?"这篇奏疏呈进之后,皇帝亲笔书写诏书来褒奖称赞他。

4 三月初三,吐蕃派遣大臣悉薰热前来朝廷纳贡。

5 夏,四月十四日,将皇帝收养的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许配给吐蕃赞普作妻子。

6 五月初一,皇帝命令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担任朔方道大总管,以防备突厥。

7 皇帝因为当年旱灾,粮价很贵,召见太府卿纪处讷商量应付这一状况的措施。第二天,武三思指使执掌太史职事的迦叶志忠进奏说:"这天夜晚,摄提星进入太微宫,抵达太帝星座,所主之事乃是大臣在皇帝闲暇召见时进献忠言被接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便颁下敕书,称赞纪处讷忠心诚信,通晓天象,并赏赐他一套衣服和六十段帛。

8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9 姚嶲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县人唐九征攻击背叛朝廷的姚州蛮狄部落,战胜了他们,斩杀和俘获共三千多人。

10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1],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

能平。

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瓌、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右城杨思勖在上侧[1]，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将杀宗楚客、纪处讷，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鄠西，能属者才数人，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党皆伏诛。

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宇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

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韦氏之党奏请悉诛之，

上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宋城郑惟忠曰:"大狱始决,人心未安,若复有改推,则反仄者众矣[33]。"上乃止。

以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34]。癸卯,赦天下。

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驳之,以为:"永泰事出特恩,今鲁王主婿,不可为比。"上手敕曰:"安乐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爱施及其夫,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哉!"上乃从之。公主怒,出粲为陈州刺史。

襄邑尉襄阳席豫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叹曰:"梅福讥切王氏[35],独何人哉!"乃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豫耻之,逃去。

【注释】

①李后句:胡三省注:"重俊,后宫所生,史失其姓氏。"

②宫闱令:官名。即宫闱局令。唐制,宫闱局令属内侍省,掌侍奉宫闱,出入管龠,从七品下。

③反仄:同"反侧"。翻来覆去卧不安席

④内常侍:官名。唐内常侍,正五品下,是内侍省四名内侍的副手,共六人。

⑤梅福句:指西汉南昌尉梅福上书成帝,极谏冤杀京兆尹王章之事。讥,进谏、规劝。

【译文】

10 韦后因为太子李重俊不是她自己亲生的,所以十分讨厌他;

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其忌恨太子李重俊。上官婕妤由于与武三思私通的缘故，每次她草诏书敕令，都尊奉武氏。安乐公主和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欺凌侮辱太子，有时甚至把太子称作奴才。武崇训还教唆安乐公主向皇帝建议废除太子，立她自己为皇太女，太子心中郁积，无法平息。

秋，七月初六，太子李重俊会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等人，伪造皇帝的诏令调动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在武三思家中把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亲族党徒十余人杀死；又指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和他的儿子天水王李禧分别率兵把守宫城各门，太子和李多祚统领兵马从肃章门夺关攻入宫禁，敲击内殿大门索取上官婕妤。上官婕妤夸张地说："看起来他们的意思是想先索取我上官婉儿，其次再索取皇后，最后是要索取皇帝。"皇帝便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一同登上玄武门门楼躲避兵戈锋刃，派遣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带领侍卫皇帝的一百多名飞骑驻扎在门楼之下来保护自己。杨再思、苏瓌、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聚集二千多士兵驻扎太极殿前，闭门坚守。李多祚举兵先到玄武楼下，想要登楼，遭到宿卫亲兵的抵抗。李多祚和太子有些犹豫不决，勒住兵马，没有发起对玄武楼的进攻，而是希望皇帝能询问他们起兵的原因。宫闱令右城县人杨思勗站在皇帝身旁，请求皇帝下令发起攻击。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当时担任前锋总管，杨思勗手起刀落将他斩首，李多祚手下兵众当时就丧失了士气。皇帝倚着玄武楼的栏杆，俯身对城楼下面李多祚所率领的千骑兵们说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宿卫士兵，为什么要跟随李多祚造反呢？假如你们能杀掉谋反的人，不必担心得不到富贵。"于是千骑兵们把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斩首，其他的人都四散溃逃。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父子攻打右延明门，将要杀死宗楚客和纪处讷了，但是却没有成功，自己还丢了性命。太子李重俊带领一百多名骑兵逃往终南山，抵达鄠西

的时候,能跟上来的仅有几个人了,当他在树荫下歇息时,被手下的人杀死了。皇帝将把太子李重俊的首级进献于太庙,并用它祭奠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然后又悬挂在朝堂上示众。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氏,太子的同党都被判处了死刑。

东宫僚属中没有人敢于走近太子尸体的,只有永和县丞宁嘉晶脱下衣服裹住太子的头颅痛哭失声,因而被贬谪为兴平县丞。

太子起兵所经过的各个宫门的守卫将士都获罪判处流刑。韦后的党羽奏请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皇帝改命由法司审讯推问此案。大理卿宋城县人郑惟忠说:"这件大案刚刚判决,人心还没有安定下来,如果再加以重审改判的话,那么反侧不安的人就会非常多了。"皇帝这才罢休。

皇帝命令杨思晶担任银青光禄大夫,兼掌内常侍职务。初八,大赦天下。

皇帝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为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求援用永泰公主的旧例把武崇训的坟墓称为陵,给事中卢粲辩驳此事,认为:"永泰公主的事情属于特殊的恩典。现在鲁王武崇训只是皇上的女婿,不能同永泰公主相提并论。"皇帝颁布亲笔所写的敕书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区别,合葬的道理,古今没有差异。"卢粲又呈奏说:"陛下把自己对女儿的宠爱推及女婿,怎么可以使得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君王和人臣没有尊卑之别呢!"皇帝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安乐公主为此动怒,把卢粲贬谪为陈州刺史。

襄邑县尉襄阳人席豫听说安乐公主请求皇帝立她为皇太女之事,叹息道:"汉代梅福深刻讥讽汉成帝冤杀王章,唯独他是何等了不起的人哪!"便上书请求及早册立太子,言辞十分深沉恳切。太平公主想要上表请求命令席豫担任朝廷谏官,席豫以此为耻,弃官逃离而去。

11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

12 初，右台大夫苏珦治太子重俊之党，因有引相王者，珦密为之申理，上乃不问。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爱，遂寝其事。

右补阙浚仪吴兢闻祖雍之谋，上疏，以为："自文明以来，国之祚胤[1]，不绝如线，陛下龙兴，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阙庭。况相王同气至亲[2]，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夫任以权则虽疏必重，夺其势则虽亲必轻。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况国家枝叶无几，陛下登极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诛，一子以愆违远窜[3]，惟余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讥[4]，不可不慎，《青蝇》之诗[5]，良可畏也。"

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13 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

随;太子死,并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耳。"上以其有功,且为高宗、武后所重,故释不问。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其三族。"制不许。元忠惧,表请解官爵,以散秩还第。丙戌,上手敕听解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仍朝朔望。

【注释】

①祚胤:后嗣,子孙。

②同气:指兄弟。

③而一子二句:受诛,谓李重俊。远窜,谓李重福。愆,罪咎,过错。违,邪恶,错失。

④尺布斗粟:讥讽兄弟不相容。汉文帝时,其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败,黜徙蜀郡,途中饿死。民间便作尺布斗粟之歌,讥讽此事。

⑤青蝇:《诗·小雅》篇名。内容是讽刺周幽王听信谗言。

【译文】

11八月十三日,韦皇后及王公以下呈奏表章请求皇帝加上应天神龙皇帝的尊号,把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把玄武楼改名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带领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加封韦皇后的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皇帝全都予以批准。

12当初,右台大夫苏珦审讯太子李重俊党羽的案件,囚犯中有人牵连攀扯到相王李旦的,苏珦私下为相王申辩,皇帝这才没有追究此事。从此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客便日夜图谋诬陷相王李旦,指使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诬告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声称他们两人"与李重俊同谋,请求把他们逮捕交付诏狱"。皇帝召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命他审理此案,萧至忠流着眼泪说:"陛下拥有

五湖四海的富贵，却不能让一弟一妹容身，进而派人罗织罪名陷害他们吗？相王当年做皇太子时，曾坚持请求武则天允许他将天下让给陛下，一连数日没有进食，这是四海之内民众所共知的事情，怎么可以仅凭冉祖雍的一句话就猜疑相王呢？"皇帝与人相处一向很友爱，于是便把这件事搁置不问了。

右补阙浚仪人吴兢获悉了冉祖雍的图谋以后，呈上奏疏，认为："自从文明年间以来，大唐国家的继位后嗣，如同单线一样尚未断绝，陛下重登皇位之后，恩泽遍及宗室九族，访求流散烟瘴和濒海之地的王室子孙，使他们重登朝堂，况且相王与陛下是骨肉至亲，普天之下再不会有第二个这样的人。然而奸臣勾结日夜策划，竟想把相王置于极刑。假如国家发生祸乱，它的根由将会从这里开始。如果授以权柄，那么非亲非故的人也必然会举足轻重；剥夺了权势，那么骨肉至亲也一定会无关紧要。从古至今，君王因委任信赖异姓之人和猜忌骨肉同胞而国亡家败的，有多少人啊！况且大唐宗室子弟所剩无几，陛下登位时间也不长久，竟有一个儿子因举兵起事而被杀，另一个儿子因罪过错失而流放远方，只剩下相王这么一个弟弟可以朝夕陪伴身边。民间对兄弟不相容发出"尺布斗粟"一类的讥讽，陛下不能不慎重对待，《青蝇》这首讽喻昏君听信谗言的名诗，实在是令人敬服。"

相王李旦的性情宽和仁厚，谦恭慎重，而且安适淡泊、好尚宽让，所以历经武则天、韦后专权的时期，他竟能幸免于难。

13 当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由于武三思专擅大权，心中常常愤懑抑郁。太子李重俊举兵诛杀武三思的时候，在永安门正好与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相遇，便裹胁他随自己一起入宫；太子败死，魏升也一同被乱兵所杀。事后魏元忠扬言："为首的恶人武三思已经死了，即使遭受鼎镬之刑，对我又有什么损害呢？只可惜太子丧失了性命。"皇帝也因为魏元忠有功，并且被高宗和武后重用过，所以开释了他，没有追究这件事。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

等人一起向皇帝证明魏元忠有罪，并且声称他“与太子同谋反叛，请把魏元忠三族诛灭”。皇帝下诏没有批准。魏元忠感到恐惧，便上表请求解除官职和爵位，让他以闲散官员的身份回家。二十一日，皇帝亲笔书写敕命，同意魏元忠解除仆射之职，以特进、齐公的身份退休，仍然可以在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入朝拜见皇帝。

14 九月，丁卯[1]，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为国子祭酒。

15 庚子，赦天下，改元。

16 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社稷元勋，及其谋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斩之。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祐等为逆，虽复懿亲[2]，皆从国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国戚，与李多祚等谋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宫[3]。但有朋党饰辞营救，以惑圣听，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所以犯龙鳞，忤圣意者，正以事关宗社耳。”上颇然之。元忠坐系大理，贬渠州司马。

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李峤亦赞之。上谓再思等曰：“元忠驱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岂容数改！轻重之权，应自

朕出。卿等频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惧拜谢。

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弹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犹加昭宪；元忠非勋非戚，焉得独漏严刑！”甲辰，又贬元忠务川尉。

顷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奏以为不可，此则元忠怀逆日久，请加严诛！”上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17 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余万，请置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有宠于安乐公主，纵暴不法，传弓奏请诛之，御史大夫窦从一惧，固止之。时宦官用事，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误见讼者无须，必曲加承接。

18 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并为侍中。

19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

20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

管[4]，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

21 习艺馆内教苏安恒[5]，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22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23 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中书舍人房子李乂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霑于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傥多，则常支有阙。在其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6]，网罟年滋[7]，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迴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注释】

①丁卯：景龙元年九月无此日，当有误。《新唐书》此作"丁酉"。

②懿亲：至亲。古代多指皇室宗亲。

③污宫：谓血染宗庙。宫，宗庙。

④左屯卫将军：据胡三省注，当作"左屯卫大将军"。

⑤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武后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

⑥钱刀：古有金刀钱布，故曰钱刀，即货币。

⑦网罟(gǔ 古)：捕捉鱼类的用具。罟，网的总名。

【译文】

14 九月初二，皇帝命令吏部侍郎萧至忠担任黄门侍郎，命令兵

部尚书宗楚客担任左卫将军，命令兼太府卿纪处讷担任太府卿，三人都授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被罢免，担任国子祭酒的官职。

15 初五，大赦天下，把年号改为景龙。

16 宗楚客等人引荐右卫郎将姚廷筠担任御史中丞，指使他呈奏弹劾魏元忠说："侯君集是国家元勋，当他谋反事败露之际，太宗皇帝向诸位大臣请求宽宥他的死罪，大臣们没有同意，终于挥泪将其斩首。以后的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祐反叛作乱，即使都还是皇室宗亲，也均被按国法处死。魏元忠既没有像侯君集那样大的功勋，又不是皇室亲戚，竟与李多祚等人阴谋造反，他的儿子魏升还加入叛逆行列，这就应当让他抄斩满门，血污宗庙。但是他有同党为他掩饰辩解，进行营救，而迷惑了陛下的视听；陛下讲仁德恩义，也试图掩盖他的罪过。臣下之所以触犯龙喉逆鳞，违忤圣上的心意，正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大唐的宗庙社稷呀。"皇帝认为他讲得相当正确。于是魏元忠获罪收押在大理寺接受审讯，被贬谪为渠州司马。

宗楚客指派给事中冉祖雍呈奏道："魏元忠既然犯下大逆之罪，就不应当贬到渠州担任佐官。"杨再思、李峤在一旁推波助澜。皇帝对杨再思等说道："魏元忠受朝廷驱使多年，我因而对他特加矜怜包容，现在诏命已经付诸施行，哪里容许多次更改！再说权衡对魏元忠元处理的轻重，应当由我自己来决定，你们频繁呈奏，实在是违反了我的旨意！"杨再思等人恐惧起来，便向皇帝跪拜谢罪。

监察御史袁守一再次呈奏弹劾魏元忠说："李重俊虽是圣上的儿子，但是仍然把他明正典刑；魏元忠既不是勋臣，又不是国戚，怎能够唯独让他逍遥法外！"初九，皇帝再次把魏元忠贬谪为务川县尉。

过了一段时间，宗楚客又指使袁守一呈奏说："先前则天太后在三阳宫患病，狄仁杰进奏请求让陛下以太子身份监临国政，魏元忠却密奏认为不可行。这就说明他对陛下怀有叛逆之心已经有很

长的时间了,请求对他加以极刑!"皇帝对杨再思等人说道:"凭我自己考虑此事,作为人臣的侍奉君主,必存一心一意,哪能君主偶染小小疾病,就立刻把太子请出来主持国政呢!这只是狄仁杰想建立他对我的私恩,看不出魏元忠在此事上有什么过失。袁守一想借助以往的事情来陷害魏元忠,这怎么行得通呢!"宗楚客这才罢休。

魏元忠被贬赴任,走到涪陵就死了。

17 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及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住持慧范在东都营建圣善寺,又在长安的长乐坡修建大佛像,国库储备也因为这两项工程耗费空虚。由于皇帝和韦皇后都很器重慧范,因而他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没有人敢对他手指目视品头论足。十三日,侍御史魏传弓告发慧范贪赃四十余万,请求把他处以极刑。皇帝打算赦免慧范,魏传弓说:"刑罚与赏赐是国家大事,陛下赏赐慧范已属妄加,怎么可以对他不施及任何刑罚呢!"皇帝这才免去他的职位,削夺他的爵禄,并把他斥逐回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人受到安乐公主的宠爱,暴虐放纵,不遵法度,魏传弓呈奏请求把他们处死,御史大夫窦从一心里害怕,一再阻止魏传弓这样做。当时宦官掌权,窦从一担任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期间,只要见到诉讼人没长胡须时,都误以为宦官而曲意逢迎。

18 皇帝命令杨再思担任中书令,命令韦巨源、纪处讷一同担任侍中。

19 二十七日,皇帝把左、右羽林千骑改名万骑。

20 冬,十月十三日,皇帝命令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充任朔方道大总管,以进攻突厥;等张仁愿率部赶到时,突厥已经退兵,张仁愿统领士卒追击,把突厥人打得大败。

21 习艺馆内教苏安恒,自视很高傲,又好猎奇立异。太子李重俊诛杀了武三思之后,苏安恒自称:"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太子失败之后,有人举报了苏安恒;十四日,苏安恒被处以死刑。

22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23 这一年，皇帝派遣使者分道前往江、淮两地赎鱼鳖放生。中书舍人房子县人李义呈上奏疏规劝道："江南地方的百姓，以捕捞为业。所得鱼鳖之利，是黎民百姓的生活来源。虽然陛下云雨般的私惠对微不足道的利益有所沾润，但养育万物的恩泽毕竟还没有使得平民百姓受其浸润。为什么这样说呢？江湖之中有丰饶的物产，足以养育天地万物。国库的财用，支出供给容易竭尽，假如支付赎生的费用太少，那对救助鱼鳖之事又有什么成效。若是支付得太多，那么经常性的支出便有欠缺。与其花费钱财来放生救鱼鳖，哪里比得上用它来爱恤百姓！况且那些靠出卖放生鱼鳖的人所关心的只是财利收入的多少，只要每天钱财源源不断地到来，捕捞鱼鳖的工具就会一年比一年多。陛下放生之令只要施行一天，百姓捕捞营生就会发展百倍。陛下不如抽回用于救物赎生的钱财，减少对贫穷无业的平民百姓所征发的赋税和徭役，充实国家的活力，爱护百姓，带来的福分将远远超过赎鱼鳖放生。"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九

唐纪二十五年　起著雍涒滩，尽上章阏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

景龙二年

1 春，二月，庚寅[1]，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2]，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

2 迦叶志忠奏："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

事，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掌卿郑愔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

3 右补阙赵延禧上言：“周、唐一统，符命同归，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3]；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孙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陛下继则天，子孙当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4 丁亥，萧至忠上疏，以为：“恩倖者止可富之全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为私用。今列位已广，冗员倍之，干求未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赀之泽[4]，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鬻法徇私。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忽事则不存职务，恃势则公违宪章，徒忝官曹，无益时政。”上虽嘉其意，竟不能用。

5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5]。

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河北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劳人费功，终为虏有”。仁愿固请不已，上竟从之。

仁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6]，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悉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

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7]，戍诺真水为逻卫[8]。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9]。或问之，仁愿曰："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10]！"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人是以重仁愿而轻元楷。

【注释】

①庚寅：严衍《通鉴补》作"庚辰"。

②衣笥(sì 饲)：盛衣物用的一种竹器。

③故高宗句：胡三省注："显庆二年，帝封周王；仪凤三年，徙封英王。"

④不赀(zī 姿)：不可计量。赀，计算。

⑤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南黄河之北、大黑河东岸。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三城各相距三百余里。后东、西两城均曾改筑。

⑥仁愿表留句：胡三省注："戍边岁满当归者，留以助筑城之功。"

⑦游弈使：官名。领游兵以巡弈者也……杜佑曰：游弈，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⑧诺真水：在中受降城东北数百里处。

⑨壅门：亦作"瓮门"。大城门外的小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力量。

⑩恧(nù 女去)：自愧。此处有畏怯之义。

【译文】

唐纪二十五　起戊申(公元708年)，止庚戌(公元710年)七月，共二年七个月。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

景龙二年(戊申，公元708年)

1春，二月十七日，宫中的人们传说韦皇后衣箱中所装裙上有五色祥云升腾，皇帝便命令人描画下来向文武百官展示。韦巨源请求把这件事情向全国公布，皇帝表示接受，还因此赦免天下罪囚。

2迦叶志忠呈奏道："昔日我大唐高祖神尧皇帝还没有受命于天时，天下传唱的歌谣是《桃李子》；太宗文武皇帝还没有登基时，天下传颂的乐曲是《秦王破阵乐》；在高宗天皇大帝继位之前，天下流行的乐歌是《堂堂》；在则天大圣皇后即位之前，天下所歌唱的曲目是《武媚娘》；在应天皇帝陛下您登位以前，天下放歌《英王石州》；在顺天皇后韦氏受命于天以前，就已有人吟唱《桑条韦》，也许上天的旨意就是认为顺天皇后应当作为国母来主持养蚕植桑的事务。因此臣恭敬地献上《桑韦歌》共十二篇，恳请把这首歌编入乐府曲目之内，在皇后祭祀先蚕之神的时候便加以演奏。"太常卿郑愔又把这个话题加以引申。皇帝听罢欢悦欣喜，迦叶志忠和郑愔都受到了丰厚的赏赐。

3右补阙赵延禧进言称："周、唐二代的统绪一脉相承，都有共同的祥瑞征兆以示天意归向，因此高宗皇帝把陛下册封为周王；则天太后当政时，唐同泰献上了《洛水图》。孔子讲过：'倘若有继承周朝大统的，即使是往后一百代，也是可以事先知道的。'陛下承袭则天太后的周朝而君临天下，因此陛下的子孙必将世世代代统治天下。"皇帝听了欢悦欣喜，把赵延僖提拔为谏议大夫。

4二十四日，黄门侍郎萧至忠呈上奏疏，认为："陛下对于那些蒙恩受宠的人，只能使他们拥有金钱丝帛之富，使他们能够享用美食佳肴而已，而不能把朝廷的名位和爵秩交给他们作为谋私利的工具。当今朝廷所设置的官职名位已大量扩充，各种闲散官员也较之过去有成倍增加，但人们求取官爵的欲望难以满足，而且存在着日益增长的趋势。陛下颁赐的恩赏无法计算，近臣贵戚仍怀有漫无边际的贪求，他们把卖官鬻爵的钱财据为私有，并且贪赃枉法以徇私情。各台寺官署之内，挤满了身着朱紫朝服的高级官吏，他们玩忽

职守则不理公务，凭借权势则公然违抗法令，徒然置身官署里充数，对于当世的政务却没有任何裨益。”皇帝虽对奏疏的意思十分赞赏，但终究还是没有采纳。

5 三月二十三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中、东、西三个受降城。

当初，唐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边界，在黄河以北有一座拂云祠，突厥部落打算进犯朔方军的时候，必定先前往拂云祠进行祈祷，喂马阅兵之后才出发渡黄河南下。当时突厥默啜调集了全部落的人马西进攻打突骑施，于是张仁愿请求趁默啜部后方空虚的时机夺取沙漠以南的地域，并在黄河北岸建筑中、东、西三座首尾相呼应的受降城，以便断绝突厥默啜南下侵扰的通路。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从两汉以来，历代都倚仗黄河作为北方的防线，而今在敌寇境内修筑城池，我担心役使民众，耗费事功，最终会被突厥所占有。”张仁愿再三请求筑城之事，皇帝终于批准了。

张仁愿上表请求把戍边期满的镇兵留下协助完成这一工程，但是咸阳籍的镇兵三百余人逃归家乡。张仁愿全部逮捕了这些人，并在城下把这些人斩首，全军将士战战兢兢，只用了六十天，就把三座受降城修筑完毕。将拂云祠改筑为中城，距离东、西两座受降城各有四百余里，三城都扼守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地方，开拓疆域达三百多里。又在位于牛头朝那山以北的地区建起了一千八百多处烽火台，命令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担任朔方军前锋游弈使，驻扎在诺真水执行巡逻守卫任务。从此以后突厥部众再不敢翻越朝那山前来打猎放牧，朔方军也不再遭受到突厥的侵犯和虏掠，因而减少在这一带戍守兵士达数万人之多。

张仁愿在修建三座受降城的时候，并没有设置瓮城门，也没有装置完备的武器设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张仁愿回答道：“用兵之道，可贵之处在于勇往直前，后退和防守是不利的。当敌军来临之时，将士们应当倾尽全力地出战，那些回过头来向城池张望的

士兵，尚且应当处斩，又哪里用得着准备防守器械设施来助长士兵的畏敌退却之心呢！”后来常元楷担任了朔方军总管职务，才开始修筑三城瓮城门。人们因此推重张仁愿而轻视常元楷。

6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1]，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

7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同中书门下三品。

8 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边境未宁，镇戍不息，士卒困苦，转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日广月滋，劳人费财，无有穷极。昔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惟以俭约仁义立德垂名，晋、宋以降，塔庙竞起，而丧乱相继，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愿回营造之资，充疆场之费，使烽燧之息，群生富庶，则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过于此！”疏奏，不省。

9 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2]，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3]，用钱三

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4]。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为四铨,选者岁数万人。

上宫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与长宁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

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球场。慎交,恭仁曾孙也[5]。

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京兆辛替否上疏谏,略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爱女,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翻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为理体[6],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

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矣。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为，轻天子之业，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

【注释】

①昭容：妃嫔的称号。唐昭容位亚昭仪，于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婕妤为昭容。

②尚宫：宫廷女官称号。唐宫官有六尚宫，职掌如六尚书。尚宫二人，正五品，掌引导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

③臧获：奴婢贱称。奴为臧，婢为获。

④其员外句：胡三省注："时有员外置之官，有员外同正之官，有试官，有摄官，有检校官。判，谓判某官事；知，谓知某官事也。"这些都不是正官，说明其时授官过滥。

⑤恭仁：即唐初大臣杨恭仁（公元？～639年）。本名纶，华阴（今属陕西）人。隋观王杨雄之子。

⑥理体：即治体。避唐高宗讳，改"治"为"理"。

【译文】

6夏，四月二十一日，设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拔公卿以下擅长写文章的李峤等人担任这些职务。每当皇帝到宫禁的苑囿中巡幸游玩时，或者是皇族亲戚宴饮相聚时，这

些大学士、直学士和学士们全部都参加，作赋和诗，又让上官昭容评判他们所写诗文的高下等第，优等的可以得到金银绢帛的赏赐。同时参加宴会的，只有中书、门下二省长官以及长期朝参的王公大臣和皇帝宠幸的显贵数人而已，只有到大规模宴饮聚会的时候，才召集被称为八座的尚书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九卿和各司五品以上官员参加。从这时起，天下士人便纷纷争着以文辞华丽互相推崇，而儒学和忠正直言之士则无人受到提拔任用。

7 秋，七月初三，皇帝命令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8 初四，清源县尉吕元泰呈上奏疏，认为："当前边境地区尚未安宁，戍守这些地区一直也没有停歇，士卒困惫疲乏、艰辛劳苦，补给转运也导致民力竭尽、国力凋敝，陛下却营建佛寺，规模和数量日益膨胀，役使人力、耗费钱财，没有穷尽。过去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只是凭着他们的勤俭节约和道德仁义来建立功德、垂名后世的，两晋和刘宋以来，各朝竞相建筑佛塔寺庙，同时各期的沦丧祸乱也接连不断。这是由于各朝君主的追求推崇失当，竞相攀比奢侈豪华，百姓无力承担所造成的。敬请陛下能收回用于营造佛寺的钱财，扩充用于边境地区的军事费用，从而使边塞报警的烽火永息，百姓丰足富裕，则如来佛祖大慈大悲的恩泽，主张平等的心意，又怎么能与这一功德相比拟呢！"奏疏呈上以后，皇帝不加理会。

9 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及韦皇后的妹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人，全都仗势专擅权柄，受请托收贿赂，即使行贿者是屠户酒家之辈和充当奴仆婢女之人，只要拿出三十万钱向这些人行贿，就能获取另外由禁中颁降敕书任命的官职，由于这类授官是用斜着缄封的文书交付中书省的，因而当时的人们称这类官员为"斜封官"；如果拿出三万钱行贿，就能够被剃度为僧尼。贿赂之

后接受任命的那些员外官、员外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共有数千人之多。西京和东都分别设置两员吏部侍郎，进行四次选授官职，每年选任官员达数万人。

上官婕妤及宫中的妃嫔们大多在宫外营造了私宅，她们出入宫禁不受任何管束，朝中的士人常常随她们交游以求飞黄腾达。在她们中间，安乐公主尤为骄纵专横，自宰相以下的官员们，大多数是通过走她的门路才得到委任的。安乐公主还与皇帝的另一个女儿长宁公主竞相大兴土木，营建宅第，并在装饰的奢侈华丽方面互相攀比，不仅在建筑规模上模仿后宫，甚至精巧程度上也超过了后宫。安乐公主请求把昆明池赏赐给她，皇帝以昆明池乃是百姓赖以种蒲养鱼的地方为由加以拒绝。安乐公主便不高兴起来，竟抢夺百姓田土开挖定昆池，南北延伸数里，按照华山的样子堆石营造假山，又模仿银河的样子来开挖导引水流。安乐公主是想要以此湖来胜过昆明池，因此她把新建的湖名称为定昆池。安乐公主还有编织而成的裙子，价值一亿钱，裙子上缀有花卉和鸟兽的图案，如同谷粒大小，从正面看或者从侧面看，在日光中看或者在暗影中看，图案的色彩各有不同。

皇帝喜欢玩击球的游戏，于是朝野风气便竞相以击球为时髦，驸马武崇训、杨慎交还洒油建造球场。杨慎交是杨恭仁的曾孙。

皇帝和韦皇后、各位公主大多修建了佛寺。左拾遗京兆人辛替否呈上奏疏谏阻，疏文的大意为："臣听说古代设置官职时，员额不一定要求齐备，而士人一定要具备完美的品行，家庭有清廉的操守，朝廷支俸有余，百姓粮食宽裕。敬思现在陛下颁发给大臣的赏赐相当于先代百倍，增设的职官员额相当于先代十倍，以至于贮存的金银不足以供给铸造官印的需求，绢帛不够陛下赏赐臣子的用度，于是使得富商大贾全都可以通过出钱而居于显贵的官爵，也使得有些以卖艺为生和靠装神弄鬼施行巫术的贱人可涉足占有肥沃的良田。"他又说："公主，是陛下宠爱的女儿，然而她们日常的花费

不符合自古以来的规矩，她们所作所为也不以民心好恶为出发点，恐怕这将会使喜爱变成憎恶，把福泽变为祸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耗尽百姓劳力，靡费百姓钱财，掠夺百姓家业；陛下为宠爱几个子女而招致这三条怨恨，使得戍边守疆的将士们不为朝廷尽力，在朝为官的人不为陛下尽忠，人都因此而涣散了，只操持几个自己所宠爱的女儿的事，陛下还能够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君王是以民众为基础的，基础牢固了国家便能安宁，国家安宁了陛下夫妇、母子才能长久得以保全。"他还说："如果认为营造佛寺必定是治理国家的体制所在，休养黎民不足以经略邦国，那么殷、周以前的政治一定都是昏暗混乱的，而汉、魏以来的政治就全都是神圣清明的；也就是说，殷、周以前的国运没有多长，而汉、魏以后的国运应是不短了。陛下把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当作可以缓办的事，又把不紧要的事当作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偏重来世而忽视当世，放弃真实的事务而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重视俗人的行事而轻视帝王的功业，即使陛下能够以阴阳二气作为炭火，以世间万物为铜，役使那些不需要粮食衣服供养的平民和士人，仍然还无法满足供给所需；何况陛下只能依靠那些由天地养育、经过和风吹拂与雨露滋润后才能获得的东西呢！一旦战乱风尘再起，或者是霜雹之灾接连而至，和尚不能拿起刀枪来作战，佛塔寺院更无法排除饥荒，臣对于广建佛寺的作法私下感到痛惜。"这篇奏疏呈进之后，皇帝没有理会。

当时斜封官都是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而任命的，两省中没有谁敢对任命执奏表示异议，便立即向各官置宣布。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把握不让斜封命令下发，使一千四百多人的委任遭到破坏，对他的怨恨和诽谤便纷至沓来，而李朝隐没有任何顾忌。

10冬，十月，己酉，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抑损外戚权宠；不敢斥言韦氏，但请抑损己家。上优制不许。平一各甄，以字行；载德之子也[1]。

11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帅众犯塞。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2]，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3]；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瓘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

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国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

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预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俀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发其兵，虔瓘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俀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瓘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俀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

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拔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

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禺而杀之。

【注释】

①载德：即唐朝外戚武载德。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河间王武仁范之子。任左卫亲府中郎将。武则天当政时，封颍川王。

②阿史那献：唐朝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之孙，阿史那元庆之子。

③拔汗那：西域古国名，即汉代大宛国。其都城在渴塞城（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东南）。

【译文】

10 冬，十月二十一日，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呈上表章请求贬抑外戚的权力和荣宠；因为武平一不敢直言指斥韦后的家族，所以仅能请求将自己的家族加以遏抑贬损。皇帝颁诏表示宽待而不批准他的请求。武平一名甄，以表字行世，他是武载德的儿子。

11 十一月初二，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掉了唐朝的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并派遣他的弟弟遮奴等人带领部众进犯唐朝边塞。

当初，娑葛取代其父乌质勒统领其部众后，他父亲的旧将阙啜忠节不服从他的管束，多次相互攻杀。阙啜忠节的部众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娑葛的攻击，唐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请皇帝催促阙啜忠节入朝担任宿卫。

在阙啜忠节行进到播仙城的时候，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劝他说："朝廷之所以不吝啬高官显爵来授封给您，是由于您掌握着自己部落的人马的缘故。现在您如果离开自己的部落入朝，那么您只不过是一个衰老的胡人而已，不仅无法保住朝廷给您的荣宠和爵禄，也许连性命也将操纵在别人之手了。当今是宰相宗楚客、纪处讷二人执掌权柄，您不如重重地贿赂这两位大人，请求他们将

您留在西域，不再前往朝廷赴任，同时征调安西都护府所辖军队以及招引吐蕃兵马去攻击娑葛，找到阿史那献，把他立为可汗以招引突厥十姓部众，派遣郭虔瓘去调动拔汗那的兵马相助。这样做既没有失去对自己部落的控制，又能够报仇，与单身入朝相比，怎能同日而语呢！"郭虔瓘是历城县人，当时担任西部边塞的将领。阙啜忠节认为周以悌说得很对，便派遣密使去贿赂宗楚客和纪处讷，请求按照周以悌的计谋来实施。

郭元振得知这一计谋后，呈上奏疏，认为："往年吐蕃之所以侵扰边塞，正是由于为求得占有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而未能得逞的缘故，近年吐蕃息兵停战，请求媾和，也并不是能真心爱慕中国的礼义，只是因为吐蕃多次发生内难，人畜都染上了瘟疫，害怕中原会利用他们弊病发生之机罢了，所以他们暂且屈挠心志，以求被唐朝亲近。假使其国内稍稍安定一些，吐蕃又怎么会忘掉攻占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呢！现在阙啜忠节不考虑国家大计，只是想为吐蕃军队作向导，恐怕安西四镇的危机将会从这件事情开始。前不久由于突厥默啜的侵凌逼迫，附和默啜的部落众多；再加上安西四镇兵马疲乏困厄，拥有的力量无法为阙啜忠节进行经营筹划，并不是对突骑施部落有所爱护。阙啜忠节不能够体察朝廷经营内外的意图，却掉转头去向吐蕃求助；吐蕃一旦在西域得志，阙啜忠节就会被它控制，阙啜忠节怎么能够再来侍奉唐朝呢！往年吐蕃对中国并无恩惠，尚且想要索取突厥十姓、安西四镇之地；倘若现在攻破娑葛部有功，吐蕃就会请求朝廷把于阗、疏勒二镇割让给它，到那时不知朝廷用什么理由来遏抑这样的事态！此外，吐蕃统辖的各个蛮族部落以及婆罗门已开始不服从它的号令，假如吐蕃请求借用唐兵前去助阵、征讨，也不知道朝廷又能用什么托词拒绝它！因此自古以来聪明的帝王都不愿意接受夷狄部落的恩惠，大概是由于预感到他们日后的求取请托没有厌足，最终会酿成后患的缘故。再说，阙啜忠节请立阿史那献，难道不就是因为阿史那献系可汗的子

孙，打算依靠他来招抚十姓部落吗？查得阿史那献的父亲阿史那元庆、叔父阿史那仆罗、哥哥阿史那俟子及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怀道等人全部都是可汗的子孙。以往大唐朝廷以及吐蕃曾经把他们一个个地册立为可汗，想要用此举来招抚十姓，而均未能将他们招致，不久这些人便各自破败灭亡了。为什么呢？由于这些人都不具备超人的才干，恩德与威望还不足以影响部众，虽然这些人仍然是可汗的嫡传子孙，部众之心终究不能对他们亲近归附，况且阿史那献与可汗的血缘关系比他的父兄还要疏远一些呢？假使阙啜忠节自己的兵力就能招诱胁迫西突厥十姓部落归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请求册立可汗的子孙阿史那献为可汗了。此外，阙啜忠节打算派遣郭虔瓘前往征调拔汗那的军队。然而郭虔瓘在此之前就曾经与阙啜忠节一道擅自进入拔汗那调动军队，却未能得到他们的片甲匹马，而拔汗那部落承受不了侵扰，从南方引来吐蕃军队，并拥戴吐蕃所册立的可汗阿史那俟子，回军侵犯安西四镇。当时拔汗那周围没有强大的部落作为援助，郭虔瓘等人肆意侵扰抢掠，如同独闯无人之境，拔汗那尚且能招引阿史那俟子制造边患。现在拔汗那北部有娑葛部落，一旦形势紧急就会与娑葛合势连兵，在内则有各部胡人坚壁防守，在外则有突厥伺机拦截阻击。臣料定郭虔瓘等这次前往拔汗那调兵，必然不能像往年那样称心如意；将会腹背受敌，自陷危亡境地，徒然与各个部落结下怨仇，造成安西四镇不得安宁。以臣的愚见来猜测，这实在不是好办法。”

宗楚客等人不赞成郭元振的主张，建议：“派遣冯嘉宾携带符节前去安抚阙啜忠节，派遣侍御史吕守素前去处理安西四镇的军政事务，命令将军牛师奖担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调动甘、凉二州以西各处兵马，同时征发吐蕃军队，用来讨伐娑葛。”当时娑葛派往朝廷贡献马匹的使者娑腊还待在京师，听说这一计划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回返娑葛禀报。于是娑葛派遣五千骑兵出安西，五千骑兵出拨换，五千骑兵出焉耆，五千骑兵出疏勒，分路进犯。当时郭元振驻

节疏勒,在河口筑起栅栏,不敢出战。阙啜忠节前往计舒河河口迎接冯嘉宾,娑葛调兵袭击他们,生擒阙啜忠节,杀掉了冯嘉宾,又在辟城抓获了吕守素,并将他绑在驿站的廊柱上,一刀一刀地将他剐杀了。

12 上以安乐公主将适左卫中郎将武延秀,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攸绪将至,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欲行问道之礼,听以山服葛巾入见,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绪就位;攸绪趋立辞见班中[1],再拜如常仪。上愕然,竟不成所拟之礼。上屡延之内殿,频烦宠锡,皆谢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初,武崇训之尚公主也,延秀数得侍宴。延秀美姿仪,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训死,遂以延秀尚焉。

己卯,成礼,假皇后仗[2],分禁兵以盛其仪卫,命安国相王障车[3]。庚辰,赦天下。以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宴群臣于两仪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13 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雠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

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

14 以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15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称：“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万机丛委，不可遍览，岂有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4]！自今若军国大事及条式无文者，听奏取进止，自余各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纠弹。”从之。

16 丁巳晦，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阎守岁，设庭燎，置酒，奏乐。酒酣，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闻卿久无伉俪，朕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从一但唯唯拜谢。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衣礼衣，花钗，令与从一对坐。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5]。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视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上与侍臣大笑。诏封莒国夫人，嫁为从一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爹”，从一每谒见及进表状，自称“翊圣皇后阿爹”，时人谓之“国爹”，从一欣然有自负之色。

【注释】

①辞见班：凡百官自中朝出为外官赴朝辞，自外官入朝觐者引入见，其辞

见者不与百官序班，自为班立，谓之辞见班。

②假皇后仗：唐制，唐后乘重翟、厌翟、安车、四望车、金根车；而公主低皇后一等，乘厌翟车。此时将皇后所乘重翟及皇后仪仗给予公主使用。

③障车：护卫车乘。

④宸衷：皇帝的意志。宸，帝王的代称。

⑤却扇诗：唐人成婚之夜，要诵《催妆》、《却扇》诗。

【译文】

12 皇帝因安乐公主将要嫁给左卫中郎将武延秀，派遣使者到嵩山召回隐居在山中的太子宾客武攸绪。在武攸绪快要抵达的时候，皇帝颁敕命令礼官在两仪殿另外设置一个座席，打算举行帝王问道的礼仪，听任武攸绪穿着隐居野外的冠服入朝相见，既不必通报自己的名字，也不必施行下拜之礼。仪仗进入两仪殿内，通事舍人引导着武攸绪就座。武攸绪恭敬地小步疾行走进辞见班的行列中，依照通常的礼仪两次下拜行礼，皇帝对此十分惊异，竟然没有完成事先安排的帝王问道之礼。皇帝多次邀请武攸绪出入内殿，频频颁赐恩宠之赏，武攸绪均表示推辞，拒绝接受；亲族和显贵们前来拜访问候时，武攸绪除了寒暄冷暖之外，与他们没有片言只字的交谈。

当初，武崇训娶安乐公主为妻，武延秀多次得到陪侍公主饮宴的机会。武延秀仪表风度英俊潇洒，且能歌善舞，安乐公主十分喜欢他。等到武崇训被太子李重俊杀死后，皇帝便让武延秀与安乐公主结为夫妻。

二十一日，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举行成婚典礼，安乐公主使用了皇后的仪仗，皇帝还派出禁兵参加以壮大仪仗和护卫队伍，并且还指派安国相王李旦护送公主的车乘。二十二日，赦免天下罪囚，命令武延秀担任太常卿兼右卫将军。二十三日，皇帝在两仪殿设宴招待群臣，并让安乐公主出来拜见大臣公卿，大臣们纷纷趴在地上

叩头还礼。

13 二十五日，牛师奖率部与突骑施娑葛在火烧城交锋，牛师奖战败身亡。于是娑葛攻陷安西都护府的驻地龟兹，断绝了四镇的往来交通，并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索求宗楚客的头颅。宗楚客又上奏请求命令周以悌取代郭元振统领安西各路兵马，征召郭元振入朝；册立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把军队布置在焉耆以讨伐娑葛。

娑葛给郭元振写信，声称："我与大唐朝廷之间原本不曾交恶，我仅仅把阙啜忠节当作仇敌，但兵部尚书宗楚客收受了阙啜忠节的礼金，就想平白无故地残破我的部落。御史中丞冯嘉宾和安西都护府副都护牛师奖相继领兵而来，我怎么能够坐以待毙！我又听说阿史那献也想来到此地，这只会徒然使军民受到侵扰，恐怕再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请求大使商量解决吧。"郭元振把娑葛的信奏上。宗楚客动怒，呈奏声称郭元振有叛逆的意图，召他入朝，要加罪于他。郭元振派遣他的儿子郭鸿从小路返回，把实际情况向皇帝一一奏报，请求留在西域稳定局势，不敢回到朝中。周以悌最终获罪被流放到白州，因而又任命郭元振取代了他的职务。朝廷赦免了娑葛的罪行，并把娑葛册立为十四姓可汗。

14 皇帝把婕妤上官氏封为昭容。

15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呈奏称："近来发现各官署衙门不能遵照规章条例的程式处理公务，而不论大事小事都一概奏报皇帝裁断。臣听说过作君王的须任用臣下，作臣子的应遵照法规履行公务。纷繁的政事从杂堆积，皇帝不可能一一省览，哪里有挖一条水道和砍伐一株枯树这样的小事都要取决于皇帝意志的道理呢！从今以后，如果属于军国大事或者是那些条例程式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才可以呈奏听取皇帝裁决，其余的一律依照法规来处理；如果有故意迟疑阻滞，从而导致迁延误事的现象出现，希望命令御史进行纠举弹劾。"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16 二十九日，颁敕召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进内殿守岁，

摆好了在殿堂里作照明用的火炬，设置了酒宴，演奏起乐曲。在酒兴正酣畅时，皇帝对御史大夫窦从一说道："听说你尚无配偶，我对此十分忧虑。今天夜晚是除夕，我打算替你完婚。"窦从一只是顺从地连连应诺、拜谢。过了不一会儿，内侍领着手持灯笼、步障和金缕罗扇的队列从西廊进殿，罗扇后面有一妇人身着礼服，头戴花钗。皇帝命令这位妇人与窦从一相对而坐。皇帝令窦从一吟诵了几首《却扇诗》，罗扇被撤下之后，这位妇女便摘除花钗，换下礼服，人们慢慢端详，原来是韦皇后的老奶妈王氏，她本为蛮族婢女，皇帝与侍臣们哄堂大笑。下诏册封王氏为莒国夫人，嫁给窦从一作妻子。当时俗称奶妈的丈夫为"阿爹"，窦从一每次谒见皇帝或者进呈表状的时候，都自称"翊圣皇后阿爹"，因此人们也就把窦从一叫"国爹"，窦从一反倒欣欣然，显露出自负的神色。

三　年

1 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1]，居民失业者数十家。

2 长宁、安乐诸公主多纵僮奴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收系狱，治之。公主诉于上，上手制释之。从之奏称："陛下纵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释之。

3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又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4 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2]，立于明

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5 壬寅，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6 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河东郭山恽独曰：“臣无所解，请歌古诗。”上许之。山恽乃歌《鹿鸣》、《蟋蟀》[3]。明日，上赐山恽敕，嘉美其意，赐时服一袭。

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迴波辞》[4]，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谏议大夫李景伯曰：“迴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5]，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官也。”

7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湜、赵彦昭并同平章事。崔湜通于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为相。彦昭，张掖人也。

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韦嗣立上疏，以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

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6],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第胙土[7]。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征,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上弗听。

8 戊寅,以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温,皇后之兄也。

9 太常博士唐绍以武氏昊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与昭陵数同,梁宣王、鲁忠王墓守户多于亲王五倍,韦氏褒德庙卫兵多于太庙,上疏请量裁减,不听。绍,临之孙也[8]。

10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愔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籍,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湜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长名放之[9]。其人诉曰:"公所亲受其赂,奈何不与官?"湜怒曰:"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其人曰:

"公勿杖杀，将使公遭忧。"湜大惭。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仗弹之，上下湜等狱，命监察御史裴漼按之。安乐公主讽漼宽其狱，漼复对仗弹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贬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曲为申理，明日，以湜为襄州刺史。愔为江州司马。

11 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薨。

【注释】

①东都圣善寺：西京已有圣善寺，东都亦有圣善寺，皆唐中宗所建，为武后追福。

②俯偻(lǚ 缕)：低头为俯，伛背为偻；即俯首曲身的意思。

③山恽句：胡三省注："《鹿鸣》，宴群臣嘉宾；《蟋蟀》，取好乐无荒之义。然山恽欲以所业自见，以附于儒学而已，非能纳君于善。"

④迴波辞：当时内宴酒兴正浓时，侍臣们都起身表演《迴波舞》，因此唐中宗让侍臣们作《迴波辞》。

⑤侍宴句：古礼，臣侍君宴，饮酒不许超过三爵，超过三爵，就是非礼。

⑥一丁绢两匹：唐初制度，一丁每年纳绢二匹。

⑦分茅胙土：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将大社坛某方的土块用白茅包住授封，象征授予土地和权力。胙，赐。

⑧临：即唐大臣唐临(公元 600～659 年)。字本德。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历事高祖、太宗、高宗，累迁吏部尚书。坐事贬潮州刺史，死于任所。

⑨长名：指公布铨选结果的长名榜。　放：即不入选。

【译文】

三年(己酉，公元 709 年)

1 春，正月初九，皇帝颁布诏书，命令扩建东都圣善寺，当地居民由于这一工程而断了生计的有几十家。

2 长宁、安乐等公主屡次纵容奴仆劫掠平民子女为奴婢，侍御史

袁从之把这些家伙逮进监狱治罪。公主们将事情告到皇帝那里，皇帝便亲自起草诏书把他们释放出狱。袁从之向唐中宗呈奏道："陛下纵容恶奴抢掠良民，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皇帝最后还是把他们开释了。

3 二月初二，皇帝亲临玄武门，与宠信的大臣们观赏宫女拔河。皇帝还命令宫女们摆设店铺，让公卿大臣们扮作顾客，与她们做买卖，故意装出愤怒争执的场面，彼此言语粗俗下流、轻慢放荡。皇帝和韦皇后前去旁观，作为取乐。

4 初九，监察御史崔琬在朝廷的仪仗队列前弹劾宗楚客、纪处讷二人私下勾结戎狄，收受他们的贿赂，导致边塞地区发生祸患。根据惯例，大臣遭到弹劾的时候，须弯腰低头快步从群臣中走出，站在殿堂前听候治罪。这次宗楚客反而愤然发怒，面孔也变了颜色。他向皇帝陈述自己的忠诚鲠直，声称遭受了崔琬的诬陷。皇帝竟然没有严加追究，只是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两人的关系，当时人们都因此把皇帝称为"和事天子"。

5 十五日，皇帝命令韦巨源担任尚书左仆射，命令杨再思担任尚书右仆射，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6 皇帝多次与近臣学士宴饮聚会，还命令每人都模仿技艺演出的场面寻开心。工部尚书张锡表演《谈客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表演《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表演《黄麞》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吟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则扮作道士给天神上表祈祷消灾解难。唯有国子司业河东人郭山恽说道："臣没有通晓任何技艺，愿歌咏古诗助兴。"皇帝表示同意。郭山恽于是唱了《鹿鸣》和《蟋蟀》两首。第二天，皇帝赐予郭山恽敕书以嘉奖他的良苦用心，并赏给他一套时兴的服装。

皇帝曾经在宴饮侍臣的时候，还命令大家各自创作《回波辞》，使臣们所写的都是些阿庚谀奉承的言词；有的人还向皇帝求取官爵和俸禄，谏议大夫李景伯说道："酒波在杯中回荡的那个时候，微

臣的职责在于劝戒君王。臣下陪侍陛下饮宴已经超过了三爵，我耽心再喧哗下去会违背礼仪的！”皇帝不高兴。萧至忠说：“这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谏官！”

7 三月初一，皇帝命令宗楚客担任中书令，命令萧至忠担任侍中，命令太府卿韦嗣立担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中书侍郎崔湜和赵彦昭一起担任同平章事。崔湜与上官昭容私通，因此上官昭容举荐他担任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

当时政令出自多门，朝廷里充斥着浮滥的官员，人们认为有三处官署里已无法安排座位，指的就是宰相、御史及员外官。韦嗣立上疏认为：“近期以来建造寺院太多，而且极力追求高大华丽，大的工程要耗费一百几十万钱，小的也要用掉三五万钱，大约所靡费的钱财达一千万以上，民力困乏，怨声载道。佛所制定的教义，要点在于让人们约束自己的身心，怎能致力于大兴土木、雕梁画柱以竞相夸耀寺院建筑的壮观华丽呢！万一发生水旱灾害，或者夷狄部落制造祸患，即使是具有勇力的大龙象菩萨多得铺天盖地，对于陛下的赈灾解难将能有什么救助呢！又，食实封的王公贵族之家数量极多，臣昨日从户部了解到，它们已占用了六十多万丁男，每个丁男一年纳绢两匹，一年共计有绢一百二十万匹。不久前臣在太府任职的时候每年入库的庸绢，多的时候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则只有六七十万匹，与食实封的贵族之家相比，收入实在太少了。大凡只有辅佐帝王创下基业的元勋，才有资格被分封土地。我唐朝开国的初期，食封户的功臣不超过二三十家，而现在凭借陛下恩惠食实封的竟超过了一百家；国家的赋税收入，一大半流进私人家门，私家的财货有余，只会更加穷奢极侈，国家的用度不足，因而导致忧患危亡，这样治理国家的方略，怎能说是得体的呢！所封食户应当交纳的租赋，由各家自己征收。他们的家奴倚仗主人的权势，欺凌州县官吏；额外勒索盘缠川资、转运货物、买卖交易，四处烦劳搅扰，驱使逼迫，百姓根本难以承受如此繁杂沉重的劳苦。不如全部

计算男丁的赋税输入太府，再让食实封的私家到左藏库去领取，这样要比由它们自行征收租赋要好些。又，员额外设置的官员是正缺候补数目的好几倍，使曹署的小吏们为敬承恭奉所困扰，国库官仓中蓄积的资财也被庞大的俸禄开支耗尽。又，近年以来任命州县刺史、县令时，没有进行选拔，往往是些犯有过失的或者声望不高的京官才被派到各州去作刺史，吏部在选任地方官时，也大多是衰老没有文采的才被补授为县令。用这样的官员去治理百姓，天下遵从教化还会有什么指望呢！希望今后对待授任三省、左右御史台以及五品以上有清白声望的官员时，都要先在各州县刺史、县令中选拔，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了。"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8 二十一日，皇帝命令礼部尚书韦温担任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太常卿郑愔担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温是韦皇后的哥哥。

9 太常博士唐绍认为武氏的昊陵、顺陵设有五百户守陵的人家，与太宗皇帝昭陵守户的数目相同，梁宣王武三思和鲁忠王武崇训墓地的守户多出亲王陵墓的守户五倍，而供奉韦后亡父的褒德庙的卫兵数目超过了太庙的卫兵数目。因此上疏，请求酌量裁减，皇帝没有采纳。唐绍是唐临的孙子。

10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愔一同执掌官吏的选任，他们偏向和依附有权势的高官显宦，贪赃受贿搞得不可收拾，在名额以外取人，吏部所拟的授任名额不够，便预先支用以后三年的缺额。朝廷选任官员的法规受到极大破坏。崔湜的父亲崔挹担任司业，接受了候选官员的钱财，崔湜不知道这件事，因而把那个人的名字也写上了长名榜的落选之列。那人向崔湜问道："您的亲属已经收下了我的贿赂，为什么还不给我职位呢？"崔湜动怒说道："这个亲属是谁，我要将他抓起来用杖活活打死！"那个人说："您可不能把他用杖打死，那样会使您丁忧服丧的。"崔湜因而极为羞愧。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在皇帝仪

仗之前弹劾了崔湜，皇帝把崔湜等人逮捕入狱，并且命令监察御史裴潍审讯这桩案件。安乐公主暗示裴潍放宽对崔湜等人案件的审理，裴潍又在朝廷上弹劾了她。夏，五月十一日，皇帝将郑愔免予死刑，流放到吉州，将崔湜贬谪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私下与安乐公主、武延秀一道为他们两人曲加审辩，第二天，皇帝命令崔湜担任襄州刺史，命令郑愔担任江州司马。

11 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去世。

12 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13 八月，己酉[1]，以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至忠女适皇后舅子崔无波，成昏日，上主萧氏，后主崔氏，时人谓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14 上将祀南郊，丁酉，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献以瑶爵[2]。皇后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驳之，以为："郑玄注《周礼·内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无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当助祭南郊。"国子司业盐官褚无量议，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应预祭。"韦巨源定仪注，请依钦明议。上从之，以皇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斋娘，助执豆笾。钦明又欲以安乐公主为终献，绍、钦绪固争，乃止；以巨源摄太尉为终献。钦绪，胶水人也。

15 己巳[3]，上幸定昆池，命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日知曰："当是时，朕亦不敢言之。"

16 九月，戊辰，以苏瓌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17 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谓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曰："比闻内外亲贵多不辑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为："此由谗谄之人阴为离间，宜深加诲谕，斥逐奸险。若犹未已，伏愿舍近图远，抑慈存严，示以知禁，无令积恶。"上赐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18 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入陪大礼。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恶咸赦除之[4]；流人并放还；斋娘有婿者，皆改官。

19 甲戌，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薨。

20 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

21 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以"于时食实封者凡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数州；而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赀多丁者，刻剥过苦，应充封户者甚于征役；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请稍分封户散配余州。又，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上弗听。

22 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曰："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

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岂不愍臣栖遑！”表奏，不报。

23 前右仆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余，进取弥锐，娶贺娄尚宫养女为其子妇。十二月，壬辰，以休璟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24 甲午，上幸骊山温汤；庚子，幸韦嗣立庄舍。以嗣立与周高士韦夏同族[5]，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由是顾赏尤重。乙巳，还宫。

25 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远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注释】

①己酉：据严衍《通鉴补》，当作“乙酉”。

②祼(guàn 贯)献：即灌祭。以郁鬯之酒献祭，受祭后将酒灌于地，因莫不饮，谓之祼。　瑶爵：以瑶为饰的爵。瑶，一种美玉。

③己巳：景龙三年八月无此日，当有误。据《旧唐书》则作“乙巳”。

④十恶：古代封建王朝所规定的不可赦免的十大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⑤韦夏(公元501～578年)：北周隐士。字敬远，号逍遥公。有《三教序》。夏(xiòng 兄去)。

【译文】

12 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者前来请求降附唐朝；二十六日，朝廷封娑葛为钦化可汗，赐名为守忠。

13 八月初一，皇帝命令李峤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韦安石

担任侍中,命令萧至忠担任中书令。

萧至忠的女儿嫁给了韦皇后舅父的儿子崔无诐,在结婚的那一天,皇帝作萧氏的主婚人,韦皇后作崔氏的主婚人,当时的人把此事说成是"天子嫁闺女,皇后娶媳妇"。

14 皇帝打算前往南郊祭天。十三日,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惲提出建议说:"古代举行大祭礼的时候,王后使用瑶爵献酒灌祭。应该让韦后辅助陛下祭祀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此予以驳斥,认为在"郑玄注释的《周礼·内司服》中,只讲过王后辅助帝王祭祀先王先公,而没有王后辅助帝王祭祀天地的记载。因此皇后不应当辅助陛下祭天。"国子司业盐官县人褚无量附议时认为:"祭天的仪式中只是以始祖为主,而不以始祖母配享,因此皇后不应参与祭天"。韦巨源主持制定祭天的礼节,他请求依照祝钦明的建议去办。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由韦皇后担任第二次献祭,还以宰相之女担任斋娘,来帮助捧起盛放酒和食品的礼器豆笾。祝钦明还打算由安乐公主来担任最后的献祭,由于唐绍和蒋钦绪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最后决定由韦巨源代理太尉职务来执行最后的献祭。蒋钦绪是胶水县人。

15 二十一日,皇帝驾临定昆池游玩,命令侍从官员们作诗。黄门侍郎李日知所作的诗中这样说道:"希望暂且考虑居民的安逸,不要常让人们提到劳作者的辛苦。"后来唐睿宗即位时对李日知说:"在那个时候,就连我也不敢像你那样说。"

16 九月十五日,皇帝命令苏瓌担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17 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各自结党,彼此互相诬陷诽谤,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冬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向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问道:"近来听说朝廷内外的亲戚显贵彼此之间多不和睦,用什么方式来调解他们的关系呢?"武平一认为:"这是由于有专门进谗诬陷和溜须拍马的人暗中挑拨离间的缘故,陛下应当严加教诫,并排斥那些

奸佞险恶的小人。如果事态还是没完没了的话，臣敬请陛下舍弃眼前，图谋久远，抑制慈爱宽仁之心，保留严厉整肃之意，向他们明示法禁，不要使他们彼此间的恶感越来越厉害。"皇帝赏赐给武平一好些绢帛，却对他的建议不加采纳。

18 皇帝征召前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进京陪同参加祭天大礼。十三日，皇帝到南郊祭天，赦免天下罪囚，犯有十恶之罪的要犯也一同免罪；被判处流刑的人全部被发还原籍；已有丈夫的斋娘，丈夫都改任新的官职。

19 二十二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去世。

20 二十三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等一千余人到京师迎娶金城公主。

21 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认为："在今日食实封的总计已有一百四十余家，应当为它们出封户的州共计五十四个，而且所割取的都是最上等的膏腴之地，有的一个食封贵族甚至在好几个州内都有封户；而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又占有着资财充裕、人丁众多的封户，进行的盘剥又过于苛刻，以至于应命充作封户的人家比向朝廷纳赋服役的人家的负担还要沉重；由于滑州地区生产绫缣，人们便纷纷赶到那里追逐财利，因而所受到的弊害最为深重，平民大多流离亡命；请将食封贵族所占有的封户数额稍加分散调配到其余的州里去。另外，朝廷派出去征收租税的使者搅扰侵害地方州县政府和黎民百姓，希望将应收取的租税附入租庸之中统一征收，每年由官府发放给他们。"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22 当时被流放在外的人都已放回，唯独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没能获准返回京城，于是他上表为自己申述道："陛下焚烧木柴举行典礼，进行郊祀以祭告上天，芸芸众生都因而得以赦罪免刑，唯独把儿子加以摒弃，上天对子民公平施恩的办法，原本就是这样的吗！知道此事的天下臣民们都在为臣流泪。何况陛下心怀仁慈，为什么不能怜悯一下走投无路的子臣呢！"李重福的奏表呈进以后，

皇帝没有给予答复。

23 前任尚书右仆射已退休的唐休璟，年纪已有八十多岁了，进取之心却更加强烈了。他的儿子娶了贺娄尚宫的养女作为妻子。十二月初十，皇帝命令唐休璟担任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24 十二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十八日，皇帝前往韦嗣立的庄园。由于韦嗣立与被赐号逍遥公的北周名士韦夏同族，便将他赐爵为逍遥公。韦嗣立是韦皇后的远房亲属，因此他受到特别的关心和赏赐。二十三日，皇帝返回宫中。

25 在这一年里，关中地区曾发生饥荒，米每斗价值一百钱。朝廷从山东、江、淮等地区调运谷物供应京师，运粮的牛有十分之八、九死于途中。群臣纷纷请求皇帝再次去东都洛阳，韦后因自己家原本在杜陵的缘故，不乐意迁往东都去，便指使彭君卿等巫觋对皇帝劝阻道："今年不利于东行。"此后还有一些大臣建议皇帝到东都去，皇帝动怒道："我怎能做到处找饭吃的天子呢！"于是东迁之事只得作罢。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

景云元年[1]

1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又纵宫女数千人出游，多不归者。

2 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3 庚戌，上御梨园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朋拔河，

韦巨源、唐休璟衰老，随绠踣地[2]，久之不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

4 夏，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

5 初，则天之世，长安城东隅民王纯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号隆庆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3]，望气者言，“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甚”。乙未，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

6 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

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4]：“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而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

7 己卯，上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钦明素从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注释】

①景云元年：此年六月改年号为唐隆，七月才改年号为景云。

②绠(gēng 耕)：粗绳。　踣(bó 箔)：仆倒。

③五王：指寿春王李成器、临淄王李隆基、衡阳王李成义、巴陵王李隆范、彭城王李隆业。

④司兵参军：职官名。即各州的兵曹司兵参军事。唐制，司兵参军执掌武

官选、兵甲、器仗,门禁管龠,军防烽候,传驿、田猎。

【译文】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

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年)

1 春,正月十四日夜晚,皇帝与韦后身着便服到街市里巷观赏花灯,还放出几千名宫女到宫外游玩,其中有多数人没有回宫。

2 皇帝命令纪处讷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与赞普成婚,纪处讷推辞不去;皇帝又命令赵彦昭担当这一使命,赵彦昭也推辞不去。二十五日,皇帝命令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二十七日,皇帝亲自把金城公主送到始平。二月初二,皇帝返回宫中。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为她另外建造了一座城来让她居住。

3 二十七日,皇帝来到梨园球场,命令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抛球并分队拔河,韦巨源和唐休璟年迈体衰,随着拔河用的粗绳子摔倒在地,很长时间还爬不起来。皇帝、韦后及妃子、公主们都到场旁观看,纷纷开心地大笑起来。

4 夏,四月初五,皇帝到芳林园游玩,命令随从的公卿大臣们骑在马上采摘樱桃。

5 当初,在武则天时期,长安城东头的居民王纯家中的水井往外溢水,溢出的水逐渐形成一个面积为几十顷的大池塘,此池塘被人们称为隆庆池。相王李旦的封有王爵的五个儿子都把府第并排建造在隆庆池的北岸,望云气的人说道,"这里时常有浓烈的帝王之气,近来这种帝王之气尤为兴盛。"十四日,皇帝驾临隆庆池,在这里结起彩楼,为侍臣设宴,还在池中泛舟戏象,来压制这里的帝王之气。

6 定州人郎岌上书说:"韦后、宗楚客将要谋反作乱。"韦后禀告皇帝,让人用杖刑将郎岌处死。

五月十七日,许州司兵参军偃师人燕钦融又上书道:"皇后淫

乱放荡，干预朝廷政务，而且韦氏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谋危害宗庙社稷。”皇帝召见燕钦融当面追问他。燕钦融一边叩头一边高声陈词，神色也未屈服，皇帝默然无语。宗楚客伪造皇帝诏书，命令飞骑去打死燕钦融，把燕钦融摔到宫殿庭前石上，燕钦融折断了颈项死去，宗楚客见状大叫痛快。皇帝虽然对于此事不加深究，但是心情颇有些怏怏不乐。从此以后，韦后和她的党羽们开始感到担忧和害怕。

7 二十九日，皇帝宴请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告奋勇地请求表演《八风舞》，他摇头晃脑、眼珠翻转、丑态百出，皇帝看得直发笑。祝钦明向来是以通晓儒学著称于世的，吏部侍郎卢藏用背地里对修文馆学士和直学士说：“祝公擅长《五经》，而现在已完全是斯文扫地了！”

8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饵中进毒[1]。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征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璿、左千牛中郎将韦錡、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2]。璿，温之族弟；播，从子；嵩，其甥也。中书舍人韦元徼巡六街[3]。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

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平章事。羲，长倩之从子也。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宗楚客密谓韦温曰："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遂帅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苏瓌曰："遗诏岂可改邪！"温、楚客怒，瓌惧而从之，乃以相王为太子太师。

甲申，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赦天下，改元唐隆。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命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4]。

丁亥，殇帝即位，时年十六。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壬辰，命纪处讷持节巡抚关内道，岑羲河南道，张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5]，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谋害殇帝，除去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先罢潞州别驾[6]，在京师，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初，太宗选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鞬[7]，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左右羽林；中宗谓之万骑，置使以领之。隆基皆厚结其豪杰。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韦、武，与宗楚客善，知楚客谋，恐祸及己，遣宝昌寺僧普润密诸隆基告之，劝其速发。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宗暕，苑总监赣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韦播、高嵩数榜捶万骑，欲以立威，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亦预其谋。或谓隆基当启相王，隆基曰："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启而见从，则王预危事；不从，将败大计。"遂不启。

【注释】

①饼馅(dàn 淡)：饼类食品。馅，饼。

②使驸马句：胡三省注："韦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韦灌尚定安公主。"

③徼巡六街：谓掌理六街巡逻事宜。长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将军，掌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徼，徼巡，巡查缉捕盗贼的意思。

④守捉：唐制，军队戍守之地，较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

⑤南北卫军：南军指十六卫军、北军指羽林军及万骑。　台阁：尚书省的各司。

⑥别驾：职官名。为州长官的佐吏。隋唐时曾改称长史，唐中期后诸州以别驾、长史并置，事权已轻。

⑦鞯(jiān 煎)：衬托马鞍的垫子。

【译文】

8 散骑常侍马秦客擅长医术，光禄少卿杨均善于烹调，两个凭此

而得以出入后宫并得到韦后的爱幸，他们担心事情泄露出去会被处死；安乐公主希望韦后能够临朝听政，从而使自己成为皇太女。于是，她们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他们在饼里投放了毒药送给皇帝吃。六月初二，皇帝在神龙殿驾崩。

韦后隐秘而不发布皇帝的死讯，自己总揽了朝廷的各项政务。初三日，韦后把各位宰相召入宫中，又征调各府兵马共五万人屯驻在长安城中，指派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璿、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别带领这些兵马。韦璿是韦温的堂弟；韦播是韦温的侄子；高嵩是韦温的外甥。韦后下令由中书舍人韦元掌理巡察城中六街的职事，又命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人率领五百名士兵乘驿马迅速前往均州戍守，以防备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都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然由他们充任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都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岑羲是岑长倩的侄子。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商议草拟皇帝的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皇后掌理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宗楚客暗地里对韦温说："由相王辅政从道理上讲不太合适，再说相王对于韦后，乃是叔嫂关系，不能互相通问的，当两人在一起处理朝廷政务时，又如何规定礼仪规范呢！"于是宗楚客率领宰相们共同上表，请求韦皇后临朝执政，罢免相王李旦参谋政事的职务。苏瓌质问道："先帝的遗诏怎么可以任意改拟呢！"韦温和宗楚客因而发怒，苏瓌十分害怕，便顺从了他们，于是命令相王李旦担任太子太师。

初四，韦后将皇帝的灵柩迁到太极殿，召集文武百官发布了皇帝的死讯，韦后自己临朝摄政，赦免天下罪囚，把年号改为唐隆。提升相王李旦担任太尉，雍王李守礼改封为豳王，寿春王李成器改封为宗王，以此来顺从人们的愿望。此外，还命令韦温全面执掌内外守捉兵马事务。

初七，殇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殇帝把韦皇后尊为皇太后，把

妃子陆氏立为皇后。

十二日，殇帝命令纪处讷带着符节巡抚关内道，命令岑羲巡抚河南道，命令张嘉福巡抚河北道。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以及韦氏家族诸多成员一同劝说皇太后韦氏沿袭武则天的先例称帝登基，当时守卫宫城的南北禁卫军和尚书省诸要害部门，已经都由韦氏子弟所掌管，他们网罗众多党徒，在朝廷内外互相勾结。宗楚客又秘密地上书给皇太后韦氏，征引图讖，声称韦氏理当取代唐朝而统治天下。宗楚客还策划害死殇帝，只是极为顾忌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于是暗中与韦温、安乐公主计划除掉他们。

相王李旦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在此之前已被罢免了潞州别驾的职务，他在京师暗地招集智勇双全之士，图谋匡复李唐社稷。当初，唐太宗选拔官户和蕃民中骁勇善战的人员，让他们身着饰有虎皮花纹的衣服，骑在配有豹皮花纹马鞍的骏马上，在随从太宗巡游狩猎时，他们奔走太宗马前，射猎飞禽走兽，太宗称这些人为百骑；武则天时期逐渐扩充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军；唐中宗把他们称为万骑，并设置称作“使”的官员统领他们。李隆基与万骑兵中豪杰之士都有深交。

兵部侍郎崔日用一向依附韦氏和武氏家族，与宗楚客的关系也很友好，他得知宗楚客的图谋以后，担心自己受连累而遭祸殃，便派遣宝昌寺僧侣普润秘密地去向李隆基告发，并劝李隆基尽快举事。李隆基于是与太平公主及其子卫尉卿薛崇暕、西京苑总监赣县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任朝邑县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商议抢先起兵发难，诛除韦氏家族。韦播、高嵩二人多次拷打万骑兵，想借此建立自己的威信，万骑兵中对他们普遍感到怨恨。万骑果毅葛福顺和陈玄礼去见李隆基，向他诉说此事，李隆基用诛除韦氏诸人来暗示他们，两人听后都踊跃地表示愿效死力。万骑果毅李仙凫也参与了这一计划。有人建议李隆基应当把这件

事禀报他的父亲相王李旦,李隆基回答说:"我们这些人干这种事是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献身的,事成则福分归于我父相王,失败则个人牺牲就是了,不要因此而连累了相王。如果告诉了相王而他又同意这样做,就等于相王也参与这件危险的事;若是相王不同意这样做,就会坏了大事。"于是李隆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相王李旦。

庚子,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绍京临,欲拒之,其妻许氏曰:"亡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隆基所,请号而行[1]。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曰:"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璿、韦播、高嵩以徇,曰:"韦后酖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帅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武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即大噪,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2]。

初，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昱说昭容母郑氏曰："武氏，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今婕妤附于三思，此灭族之道也，愿姨思之！"郑氏以戒昭容，昭容弗听。及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惧，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韦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

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辛巳[3]，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帝。

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衣斩衰、乘青驴逃出，至通化门，门者曰："公，宗尚书也。"去布帽，执而斩之，并斩其弟晋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初赵履温倾国资以奉安乐公主，为之起第舍，筑台穿池无休已，捩紫衫[4]，以项挽公主犊车。公主死，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令万骑斩之。百姓怨其劳役，争割其肉立尽。秘书监汴王邕娶韦后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首以献。邕，凤之孙也[5]。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闻乱，家人劝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出至都街，为乱

兵所杀，时年八十。于是枭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首，尸韦后于市。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杜曲[6]，襁褓儿无免者，诸杜滥死非一。

是日，赦天下，云："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7]，押左右厢万骑。薛崇暕赐爵立节王。以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侍中纪处讷行至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行至怀州，皆收斩之。

【注释】

①取号而行：胡三省注："凡用兵下营及攻袭，就主帅取号以备缓急，相照应。"号，暗号。

②内将军：当时韦后命以妇人为内将军，由尚宫贺娄氏担任。

③辛巳：据新旧《唐书》，当作"辛丑"。

④捩(yè 夜)：用手按捺。

⑤凤：即唐宗室李凤。高祖之子。

⑥杜曲：地名。在唐长安南，韦、杜两族居此地，因称韦曲、杜曲。

⑦内外闲厩：指尚乘奉御的职事，掌理御马。闲厩，马厩。

【译文】

二十日，申时，李隆基身穿便装与刘幽求等人进入宫苑之中，到钟绍京住的官舍里去与他会合，这时钟绍京产生了后悔之意，打算把李隆基等拒之门外，他的妻子许氏对他说道："献身国家大事而忘却自己安危的人必得神助，再说你平素就与他们共同商定了这件事，现在即使你不去施行，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于是钟绍京便赶忙走出门来向李隆基行礼参拜，李隆基握着他的手与他

一同坐下。此时，左右羽林军将士都驻扎在玄武门，等到夜幕降临之际，葛福顺和李仙凫一同来到李隆基处，请他颁布举事的暗号并开始行动。将近二鼓时分，夜空的星辰散落如雪花，刘幽求说道："天意如同星陨，时机不可错过！"葛福顺拔剑径直冲进羽林军营，将韦璿、韦播、高嵩三人斩首示众，并呼喊道："韦后毒死先帝，图谋危害国家，今晚大家要共同诛除韦氏家族之人，凡是个子高过马鞭的人皆杀掉；拥立相王为帝以安天下人之心。倘若有胆敢抱首鼠两端的态度帮助逆党的，他的亲属三族将牵连获罪。"羽林军将士纷纷欣然从命。于是葛福顺把韦璿等人的首级送交李隆基，李隆基取烛火看过之后，便与刘幽求一同出了禁苑南门，钟绍京带领着园丁工匠二百余人，手持斧头锯子跟随在后面。李隆基派遣葛福顺统领左万骑攻打玄武门，派遣李仙凫统领右万骑攻打白兽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随即大声鼓噪。葛福顺等人一同杀掉守门的将领，破关攻入宫中。李隆基在玄武门外统率兵马，二鼓时分，听到宫中发出鼓噪之声后，便率领总监及羽林兵进入宫禁中，在太极殿守卫中宗灵柩的南牙卫兵们听到鼓噪之声，全都披上盔甲响应李隆基等人。韦后在惶惑之中逃往飞骑，有一个飞骑兵把韦后斩首，并向李隆基献上首级。安乐公主正在对着镜子描画眉毛，被士兵杀死。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内将军贺娄氏被斩于太极殿西。

当初，上官昭容举荐她的姨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王昱劝上官昭容的母亲郑氏说："武氏是被上天废弃的，不可能再复兴了，现在姨好依附武三思，这是通向灭族的途径，希望姨母认真考虑一下！"郑氏于是用这些话来告诫上官昭容，但是上官昭容没有听从劝告。当太子李重俊起兵讨伐武三思的时候，曾搜捕上官昭容，上官昭容这才感到恐惧，想起了王昱说过的话。从此以后，上官昭容便依附唐中宗，与安乐公主各自收罗党羽。中宗驾崩时，上官昭容起草遗诏把温王李重茂立为太子，命令相王李旦辅政，宗楚客、韦后将遗诏内容改掉了。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时，上官昭容秉烛率领宫人

将李隆基迎进，并把她起草的中宗遗诏底稿交给刘幽求看。刘幽求替她向李隆基说情，李隆基没有答应，上官昭容被斩于旗下。

当时少帝还住在太极殿中，刘幽求说道："大家约好今晚共同拥立相王为帝，现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定下来呢！"李隆基赶忙制止了他，下令将士们搜捕宫中及把守宫中各门的韦氏诸人，平时得到韦后信任重用的人也都被一并斩首。天将拂晓，宫内外局势均已平定。二十一日，李隆基出宫拜见其父相王李旦，为举事之前自己未能禀告相王而叩头谢罪。相王李旦抱住李隆基，流着眼泪说道："大唐宗庙社稷得以保全，全靠你的力量！"李隆基便将相王李旦迎入宫中辅佐少帝。

李隆基下令把宫禁和京城各门关闭，然后又派遣万骑兵分头搜捕韦后的亲属党羽，将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在东市之北斩首。中书令宗楚客身穿丧服，骑着一头黑驴逃出，他来到通化门时，守门的兵士说："您就是宗尚书吧！"说完摘下他的布帽子，并把他抓起来斩首，在一起被斩首的还有他的弟弟宗晋卿。相王李旦陪同少帝来到安福门安抚和晓示百姓。起初，赵履温竭尽国库资财以供给安乐公主，无休止地为安乐公主盖宅第、修园林，甚至于用手拉下自己的紫色官服，用脖子挽着公主坐的牛车。安乐公主被杀后，赵履温赶忙驰马来到安福楼下舞蹈行礼，呼喊万岁，声音还未歇息，相王李旦就命令万骑兵把他杀掉了。老百姓恨赵履温多次增派劳役，便争相割下尸体上的肉，转眼间就割得一点不剩。秘书监汴王李邕娶的妻子是韦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他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分别割下妻子的首级进献给相王李旦。李邕是李风的孙子。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听到变乱的消息后，家人劝他处逃躲避，他回答说："我位居朝廷大臣，怎么能听到朝廷有难而不赴难！"说完便走出家门，来到京都大街上，被乱兵杀死，时年八十岁。此时已将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枭首示众，还把韦后暴尸街头。崔日用率兵到京城南部的杜曲诛杀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襁褓中的婴儿

也不能幸免，居住在这里的杜氏家族也有一些人被滥杀。

在这一天，少帝颁诏赦免天下罪囚，诏书上说："叛逆贼党的罪魁祸首均已伏诛，其余的胁从一概不予追究。"将临淄王李隆基改封为平王，并且由他兼掌内外闲厩事务，管辖左右厢万骑兵。赐予薛崇暕立节王的爵位。命令钟绍京兼任中书侍郎，命令刘幽求兼任中书舍人，二人均受命参预商讨军国大事。还命令麻嗣宗代理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家族成员，这时几乎全被诛杀或者流放。侍中纪处讷逃到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逃到怀州，也都被逮捕处死。

壬寅，刘幽求在太极殿，有宫人与宦官令幽求作制书立太后，幽求曰："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1]，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轻言。"

遣十道使赍玺书宣抚，及诣均州宣慰谯王重福。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罢诸公主府官。

癸卯，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辞。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微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微，元庆之孙也[2]。以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卫将军。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骑射[3]，常侍卫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隆基不之责，仍超拜将军。毛仲，本高

丽也。汴王邕贬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绛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贬华州刺史。

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重,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4]。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甲辰,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乃以少帝制传位相王。时少帝犹在御座,太平公主进曰:"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门,赦天下。复以少帝为温王。

以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少为司农录事[5],既典朝政,纵情赏罚,众皆恶之。太常少卿薛稷劝其上表礼让,绍京从之。稷入言于上曰:"绍京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上以为然。丙午,改除户部尚书,寻出为蜀州刺史。

【注释】

①山陵:帝王的坟墓。

②元庆：即唐初宗室李元庆。高祖李渊之子，封道王。

③趫(qiáo 乔)：行动轻捷，善奔走。

④代事：即世事。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

⑤司农录事：职官名，即司农寺录事。唐制，九寺皆设录事，官九品。

【译文】

二十二日，刘幽求在太极殿，有些宫女和宦官让他起草立皇太后的诏书，他回答说："国家有大难，民心不稳定，先帝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却要急急忙忙地立太后，决不能这样做！"平王李隆基说："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

少帝派出使者携带加盖皇帝玺印的诏书分赴十道进行宣慰安抚，以及到均州去安抚谯王李重福。将窦从一贬谪为濠州司马。罢免各公主府所设置的官属。

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达少帝的命令，请求把皇位让给相王李旦，相王坚决推辞不受。少帝命令平王李隆基担任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宋王李成器担任左卫大将军；命令衡阳王李成义担任右卫大将军；命令巴陵王李隆范担任左羽林大将军；命令彭城王李隆业担任右羽林大将军；命令光禄少卿嗣道王李微担任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微是李元庆的孙子。命令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一同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担任右千牛将军。李隆基有两个轻捷勇猛、善于骑射的奴仆，名叫王毛仲和李守德，二人常常在他身边担任侍卫。李隆基起兵进入禁苑的时候，王毛仲躲藏起来没有随他前往，在局势已定之后好几天才返回，李隆基没有责罚他，还把他破格提拔为将军。王毛仲原来是高丽人。少帝又把汴王李邕贬谪为沁州刺史，把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谪为巴州刺史，把中书令萧至忠贬谪为许州刺史，把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谪为宋州刺史，把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谪为绛州刺史，把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

贬谪为华州刺史。

刘幽求对宋王李成器、平王李隆基说:"相王在过去就曾即过皇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目前人心尚未安定,家事国事十分繁重,相王怎能还在拘守小节,而不早日登基称帝以安定天下呢!"李隆基回答说:"相王生性恬静淡泊,从来不把世间之事挂在心上,虽然他曾经君临天下,还是把帝位让给了别人,何况当今天子系相王亲哥哥的儿子,他又怎么肯加以取代呢!"刘幽求说:"民众之心不可违背,虽然相王本人想超脱于世事之外独善其身,但他将把大唐的宗庙社稷怎样处置呢!"李成器和李隆基入宫拜见相王李旦,极力向他陈说其中道理,相王这才同意重登帝位。二十四日,少帝在太极殿的东边面向西坐着,相王李旦站在唐中宗的灵柩旁边,太平公主说道:"皇帝想将帝位让给他的叔父,可以吗?"刘幽求跪着回答说:"国家多灾多难,皇帝为人仁义孝道,仿效尧舜禅位贤人的先例,实在是合于至公无私的行为规范;相王取代少帝肩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他的慈爱表现得尤为深厚。"于是便根据少帝的诏书把帝位传给相王李旦。当时少帝还坐在皇帝的座席上,太平公主上前对他说:"天下臣民之心已经归向相王,这里已经不再是你这小儿的座席了!"说完便把他从宝座上一把拉下来。唐睿宗登上皇帝位,并驾临承天门,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又封少帝李重茂为温王。

皇帝命令钟绍京担任中书令。钟绍京年轻时曾作过品级很低的司农录事,执掌朝政后,肆意行赏施罚,大臣们都很厌恶他。太常寺少卿薛稷劝他上表礼让,钟绍京采纳了他的意见。薛稷便入朝对皇帝说:"钟绍京虽然为国立下了功勋,但他毕竟是小吏出身,一向欠缺才德,一朝突然被破格提拔到宰相的高位上,恐怕对万民景仰的圣朝有所损害。"皇帝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二十六日,皇帝把钟绍京改任为户部尚书,不久又把他调离京城去担任蜀州刺史。

9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不许。

10 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曰章怀太子。

11 戊申，以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12 置温王重茂于内宅[1]。

13 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稷以工书，事上于藩邸，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2]，故为相。

14 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15 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州刺史韦嗣立、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湜为吏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16 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坐谄附韦、武，皆流岭表。

17 己酉，立衡阳王成义为申王，巴陵王隆范为岐王，彭城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

太平公主沈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

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18 追赠郎岌、燕钦融谏议大夫。

【注释】

①置温王句:即将李重茂软禁于内宅,以防有人利用他制造变乱。

②仙源公主:唐睿宗之女,后封荆山公主。

【译文】

9 皇帝打算立太子,因为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而平王李隆基有大功勋,所以他在太子人选上迟疑不决。李成器推辞道:"国家安宁则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危难则应当先把有功的人立为太子。如果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违背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使普天之下的人失其所望。臣宁死也不敢位居于平王之上。"接连几天他都流着眼泪向皇帝坚决请求让位给平王李隆基。大臣们中的大多数也认为李隆基对社稷立有大功,应当立为太子。刘幽求说道:"臣听说铲除天下祸患的人应当享有天下之福。平王拯救了大唐朝宗庙社稷的危机,救助君亲于灾难之中,论功劳没有哪个比他的功劳更大些,讲德行也没有谁比他更贤明,这些是无可怀疑的。"皇帝听从了这

些建议。二十七日，皇帝把平王李隆基册立为太子。李隆基再次上表请求把太子之位让给李成器，皇帝没有批准。

10 恢复则天大圣皇后武则天的旧号天后，追加雍王李贤的谥号为章怀太子。

11 二十八日，皇帝命令宋王李成器担任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12 皇帝把温王李重茂安置在内宅。

13 皇帝命令太常少卿薛稷担任黄门侍郎，参预讨论军国大事。薛稷因擅长书法，曾在相王府侍奉过皇帝，他的儿子薛伯阳又娶了仙源公主为妻，因此他便被任命为宰相。

14 追命削夺已经死去的武三思、武崇训父子的爵位和谥号，劈开他们的棺材暴尸并且铲平了他们的坟墓。

15 皇帝命令许州刺史姚元之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宗州刺史韦嗣立和许州刺史萧至忠担任中书令，命令绛州刺史赵彦昭担任中书侍郎，命令华州刺史崔湜担任吏部侍郎，均为同平章事。

16 越州长史宋之问和饶州刺史冉祖雍因阿附韦、武之流获罪，都被放逐到岭南。

17 二十九日，皇帝把衡阳王李成义改封为申王，把巴陵王李隆范改封为岐王，把彭城王李隆业改封为薛王；还把太平公主所食的实际封户增添为一万户。

太平公主性格沉着机敏，富于权谋，武则天认为她很像自己，因而在众多的子女中对她格外偏爱，经常要她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然而她还是十分惧怕武则天的威严，不敢招揽自己的权势。而在张柬之等人诛杀张易之时，太平公主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中宗时期，韦后和安乐公主都非常惧怕她，后来她又和太子李隆基一道诛除了韦氏一党。由于太平公主已屡立大功，因而她的地位日益显赫重要，皇帝常常同她商议朝廷的重大政事，每次她入朝奏事，

都要和皇帝坐在一起谈论很长时间。有时她没能去上朝谒见，皇帝还会派宰相到她家中征求意见。每当宰相们奏事的时候，皇帝往往会询问："此事曾和太平公主商议过吗？"接着还要问："与三郎商议过吗？"在得到宰相们的答复之后，皇帝才会批准他们的意见。三郎，指的就是皇太子李隆基。凡是太平公主打算干的事，皇帝没有不赞同的，朝中文武百官自宰相以下，或升降或任免，全都在她的一句话，其余像那些经过她的举荐而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士人更是难以计数。太平公主的权势甚至压倒了皇帝，趋炎附势奔走于她门下的人数如同市场上的人数那么多。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三人均封为王。太平公主的田亩园林遍布于长安近郊各处，她家为收买或定制各种珍宝器物，足迹甚至远至岭南及巴蜀地区，沿途运送这些物品的队伍络绎不绝。太平公主日常的衣食住行，也完全模仿宫廷的规格。

18 朝廷追赠郎岌和燕钦融为谏议大夫。

19 秋，七月，庚戌朔，赠韦月将宣州刺史。

20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21 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雪敬晖、桓彦范、崔玄玮、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复其官爵。

22 丁巳，以洛州长史宋璟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璟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23 壬戌，崔湜罢为尚书左丞，张锡为绛州刺史，萧至忠

为晋州刺史，韦嗣立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贬怀州刺史。

丁卯，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罢为左卫大将军。

24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争于上前，稷曰："日用倾侧[1]，易附武三思，非忠臣；卖友邀功，非义士。"日用曰："臣往虽有过，今立大功。稷外托国姻，内附张易之、宗楚客，非倾侧而何！"上由是两罢之，戊辰，以日用为雍州长史，稷为左散骑常侍。

25 己巳，赦天下，改元[2]；凡韦氏余党未施行者，咸赦之。

26 乙亥，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27 韦后之临朝也，吏部侍郎郑愔贬江州司马，潜过均州，与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谋举兵诛韦氏，未发而韦氏贬。重福迁集州刺史，未行，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有功，不当继统。东都士庶，皆愿王来。若潜入洛阳，发左右屯营兵[3]，袭杀留守，据东都，如从天而下也。然后西取陕州，东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从之。

灵均乃密与愔结谋，聚徒数十人。时愔自秘书少监左迁沅州刺史，迟留洛阳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为帝，改元为中元克复。尊上为皇季叔，以温王为皇太弟，愔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武事，右散

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事。重福与灵均诈乘驿诣东都,愔先供张驸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阳县官微闻其谋。

【注释】

①倾侧:倾斜,不正。

②改元:即改年号为景云。

③左右屯营:东都置左、右屯营兵以卫宫城。

【译文】

19 秋,七月初一,朝廷追赠处士韦月将为宣州刺史。

20 初四,皇帝命令兵部侍郎崔日用担任黄门侍郎,参预主持军国大事的处理。

21 朝廷追复已故太子李重俊的爵位和名号,昭雪敬晖、桓彦范、崔玄玮、张柬之、袁恕己、成王李千里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的罪名,并且恢复他们生前各自所担任的职务。

22 初八,皇帝命令洛州长史宋璟担任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被罢免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宋璟和姚元之同心协力地革除唐中宗时期的各种弊政,提拔任用忠正贤良之士,罢黜贬斥奸邪不肖之徒,施行赏罚完全依据公道,拜托说情行不通,各项法度得以整饬。当时朝廷内处全都认为国家又恢复了贞观、永徽时期的社会风尚。

23 十三日,崔湜被贬为尚书左丞,张锡被贬为绛州刺史,萧至忠被贬为晋州刺史,韦嗣立被贬为许州刺史,赵彦昭被贬为宋州刺史。十七日,姚元之兼任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被贬为怀州刺史。

十八日,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璟退休,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被贬为左卫大将军。

24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争执。薛稷说："崔日用为人不正，过去他依附武三思等人，他并非忠臣；为了邀功请赏而出卖了朋友宗楚客，他不是一位义士。"崔日用回敬道："臣过去虽然有些过错，但此次为朝廷立下了大功。薛稷表面上以陛下的亲家为依托，暗中却投靠张易之、宗楚客之流，这不是为人不正又是什么！"皇帝因此罢免了他们两人的职务。十九日，命令崔日用担任雍州长史，命令薛稷担任左散骑常侍。

25 二十日，赦免天下罪囚，把年号改为景云，尚未执行惩罚的韦氏残余党徒，全部予以赦免。

26 二十六日，废黜武氏的崇恩庙及昊陵、顺陵的名号，又将中宗皇后韦氏追废为庶人，将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遮人。

27 韦后临朝听政的时候，吏部侍郎郑愔被贬谪为江州司马。郑愔曾暗地里前往均州，与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密谋起兵诛除韦氏一党，未等他们发难，韦后一党就已经败亡。其后李重福被提升为集州刺史，在他赴任之前，张灵均向他劝说道："大王您拥有先帝嫡长子的地位，理应成为皇帝。相王虽然有功，却不应当继承大统。东都的全体士人百姓，都希望您能够到洛阳来。倘若您潜入洛阳城，调动左、右屯营兵，袭杀东都留守，占据洛阳，无异于兵从天降。然后再向西攻取陕州，向东攻取黄河南北两岸地区，则令旗所指之处，天下都可以平定。"李重福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张灵均私下与郑愔勾结策划，聚集徒众几十人。当时郑愔已从秘书少监任上被降职为沅州刺史，他拖延不赴任逗留在洛阳，等着李重福的到来，他还起草了诏书，立李重福为帝，把年号改为中元克复，把皇帝（睿宗）尊为皇季叔，把温王李重茂封为皇太弟，郑愔自己担任左丞相职务，执掌朝廷内外文官事务；命令张灵均担任右丞相、天柱大将军，执掌武官事务；命令右散骑常侍严善思担任礼部尚书，执掌吏部事务。李重福与张灵均伪装乘驿马前往东

都，郑愔则预先布置好驸马都尉裴巽的府第以接待李重福。洛阳县的官吏对他们的图谋略有察觉。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一十

唐纪二十六，起上章阏茂八月，尽昭阳赤奋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

景云元年

1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问。重福奄至，县官驰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长史崔日知独帅众讨之。

留台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津桥，从者已数百人；驰至屯营，告之曰："谯王得罪先帝，今无故入都，此必为乱；君等宜立功取富贵。"又告皇城使闭诸门。重福先趣左、右屯营，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还趣左掖门，欲取留守兵，见门闭，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营兵出逼之，重福

窘迫，策马出上东[1]，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从父兄也。以功拜东都留守。

郑愔貌丑多须，既败，梳髻，著妇人服，匿车中；擒获，被鞫，股慄不能对。张灵均神气自若，顾愔曰："吾与此人举事，宜其败也！"与愔皆斩于东都市。初，愔附来俊臣得进；俊臣诛，附张易之；易之诛，附韦氏；韦氏败，又附谯王重福，竟坐族诛。严善思免死，流静州。

2 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

3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上从之，癸巳，罢斜封官凡数千人。

4 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贬蒲州刺史。

5 赠苏安恒谏议大夫。

6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师致仕唐休璟为朔方道大总管。

7 冬，十月，甲申，礼仪使姚元之、宋璟奏[2]："大行皇帝神主，应祔太庙，请迁义宗神主于东都，别立庙。"从之。

8 乙未，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

9 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10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阘弱者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己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11 谥故太子重俊曰节愍。太府少卿万年韦凑上书，以为："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故太子重俊，与李多祚等称兵入宫，中宗登玄武门以避之，太子据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窜。易使宿卫不守，其为祸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谓供奉官曰[3]：'几不与卿等相见。'其危如此。今圣朝礼葬，谥为节愍，臣窃惑之。夫臣子之礼，过庙必下，过位必趋。汉成帝之为太子，不敢绝驰道[4]。而重俊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无礼甚矣。若以其诛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则兴兵以诛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与三思竞为逆也，又是嘉乎！若以其欲废韦氏而嘉之，则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大义未绝，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是胁父废母也，庸可乎！汉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谗，发忿杀充，虽兴兵交战，非围逼君父也；兵败而死，及其孙为天子，始得改葬，犹谥曰戾。况重俊可谥之曰节愍乎！臣恐后之乱臣贼子，得引以为比，开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瘅恶也[5]，请改其谥。多祚等从重俊兴兵，不为无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执政以为制命已行，不为追改，但停多祚等赠官而已。

【注释】

①上东：即上东门。洛阳城东面北方的第一门。

②礼仪使：唐代凡有国恤，皆以宰相为礼仪使，掌山陵、祔庙等事。

③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员。

④绝：横越。　驰道：专供帝王行驶马车的道路。

⑤瘅(dàn 旦)恶：排斥坏的。瘅，憎恨。

【译文】

唐纪二十六　起庚戌(公元710年)八月,止癸丑(公元713年),共三年五个月。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

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年)

1八月十二日,洛阳县官吏来到裴巽家中进行查问,李重福等人突然到达。该县官吏急忙上马跑出裴宅,把事情原委禀报到东都留守那里。东都各个官署的官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逃走或是躲藏起来,只有洛州长史崔日知率领部众讨伐李重福。

留台侍御史李邕在天津桥与李重福相遇,这时李重福手下已经有了几百名追随者,便策马迅速赶到东都左、右屯营兵马的营地,告诉他们说:"谯王李重福得罪过先帝,现在无故开进东都,他这么做一定是制造叛乱,你们应当为朝廷建立功勋以获取荣华富贵。"说完又跑去通知东都皇城的官署,让他们把所有的城门全都关闭起来。李重福先奔赴左、右屯营,营中将士朝他放箭,箭矢如同下雨。于是李重福回头奔向左掖门要攻击留守部队,见城门紧闭,大为动怒,便命令手下人放火焚烧城门。但是还没有等到将火点燃,左屯营的士兵已经冲了出来向他这边逼近。李重福走投无路,只得催马跑出上东门,逃入山谷里藏匿起来。第二天,东都留守派遣大批军队进行搜捕,李重福投入漕渠自杀。崔日知是崔日用的堂兄,他因这次平定李重福反叛之功而被授予东都留守的职务。

郑愔形象丑陋,脸上长满了胡须,举事失败后,他梳起了发髻,身穿妇女的服装躲在车中。被捕获、受审讯时吓得两腿发抖,不能回答问题。张灵均则显得神态自如,他回头看着郑愔说道:"我和你这样的人一起举事,落得失败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张灵均和郑愔一同在东都洛阳街市被处以死刑。当初,郑愔因投靠来俊臣而得以升迁;来俊臣被杀后,又攀附张易之;张易之伏诛后,又阿附韦后;韦后败亡后,又转而归附谯王李重福,最终还是因参与李重福

起兵反叛而被灭族。严善思被免于死罪，流放到静州。

2 万骑兵倚仗着讨平韦氏一党的功劳，大多横行不法，长安城中被他们所困扰。皇帝颁诏把万骑兵全部调任地方官，同时下令停止从官户奴隶中选拔万骑兵，还另外设置了隶属于左、右羽林卫军的飞骑。

3 姚元之、宋璟和御史大夫毕构向皇帝上奏进言："先朝所授予的斜封官应当全部予以废止。"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十五日，一共罢免了数千名斜封官的职务。

4 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被贬谪为蒲州刺史。

5 朝廷追赠苏安恒为谏议大夫。

6 九月二十三日，皇帝命令已经退休的太子少师唐休璟担任朔方道大总管。

7 冬，十月初七，礼仪使姚元之、宋璟呈奏说："太行皇帝的神主应当安放在太庙中祔祭，请把义宗皇帝的神主迁往东都，另外立庙祭祀。"皇帝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8 十八日，皇帝追颁诏令恢复天后武则天大圣天后的尊号。

9 二十日，皇帝命令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担任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的名称从薛讷开始了。

10 太平公主认为太子李隆基还很年轻，因而起初相当瞧不起他；其后又惧怕太子的英武了，打算另找一位昏庸懦弱的人立为太子，以便使自己能够长期保住权势地位。太平公主多次散布流言蜚语，声称"太子不是皇帝的嫡长子，不应该册立为太子"。二十三日，皇帝颁布诏书告诫朝廷内外，以杜绝各种奇谈怪论。太平公主还常常监视太子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些微细小事也要向皇帝报告。此外，在太子身边，太平公主还安插了许多耳目，太子自己也深感不安。

11 朝廷赐予故太子李重俊以节愍的谥号。太府少卿万年县人韦凑上书，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得到赏赐或者处罚的人，就要根据其

生前的所作所为来定谥号，以对他的是非功过进行褒贬。故太子李重俊与李多祚等人起兵进入宫禁，迫使中宗登上玄武门来躲避他们，太子却还能够骑在马上神态自若地督兵作战；只是到了他的徒众阵前倒戈，李多祚等人被杀之后，太子才落荒而逃。假使当时把守宫门的侍卫抵挡不住的话，那么李重俊造成的祸患，人们将不忍述说！第二天，中宗皇帝泪下如雨地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们诉说：'我差一点就不能与诸位相见了。'当时危急的程度竟然到达这种地步。现在朝廷以礼安葬故太子李重俊，还要把他的谥号定为节愍，臣内心对此感到迷惑不解。通常情况下，臣子侍奉君王的礼仪，经过太庙时必须下马，经过君王的御座时必须恭恭敬敬地小步疾走。汉成帝作为太子的时候，虽是受到了汉元帝的紧急召见，尚且不敢横穿驰道。然而太子李重俊却敢于在宫禁之内举兵造反，在中宗皇帝的面前骑着战马，这实在是无礼到极点了。若因为他起兵诛杀武三思父子而嘉奖他，则起兵铲除奸臣和尊崇皇帝是可以的；但是，此次他是想让自己当皇帝，那就是与武三思一样，竟相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对这样的人又怎么值得嘉奖呢？若因为他起兵是为了废掉韦后而嘉奖他，那么在当时韦后谋反的形迹还不太明显，与太子之间母子的大义尚未断绝的情况下，假如没有中宗的命令就废掉她，就是胁迫君父废黜母后，这怎么可以呢！汉武帝时期戾太子因被江充等人的诬陷之词所逼迫，一怒之下杀死江充，虽然调集了兵马，发生了交战，但是戾太子并没有围困逼迫他的父亲汉武帝。戾太子兵败自杀，一直到他的孙子汉宣帝登位时才得以改葬，但还是把他的谥号称为戾。何况故太子李重俊这样的人，怎么能将他谥为节愍呢！臣担心后代的乱臣贼子会援引李重俊之事为先例，替违忤逆乱行为开启端绪本源，这不是用来彰善怨恶的方法。请求给故太子李重俊改赐一个别的谥号。李多祚等人追随李重俊起兵，也不能认为他没有罪过，陛下现在宽恕他们就行了，但是提出为他们平反昭雪，也就是不妥当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然而执行的大

臣认为皇帝的诏命已经颁行，没有重新改变谥号，只是停止了向李多祚等人追赠官爵而已。

12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为中书令。

13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庙号中宗。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祔葬。追谥故英王妃赵氏曰和思顺圣皇后，求其墓，莫有知者，乃以袡衣招魂[1]，覆以夷衾[2]，祔葬定陵。

14 壬子，侍中韦安石罢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罢为少傅。

15 甲寅，追复裴炎官爵。

初，裴伽先自岭南逃归，复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货任侠，常遣客诇都下事[3]。武后之诛流人也，伽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护追获，囚之以闻。使者至，流人尽死，伽先以待报未杀。既而武后下制安抚流人，有未死者悉放还，伽先由是得归。至是求炎后，独伽先在，拜詹事丞。

16 壬戌，追复王同皎官爵。

17 庚午，许文贞公苏瓌薨。制起复其子颋为工部侍郎，颋固辞。上使李日知谕旨，日知终坐不言而还，奏曰："臣见其哀毁，不忍发言，恐其陨绝。"上乃听其终制。

18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

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19 宦者闾兴贵以事属长安令李朝隐，朝隐系于狱。上闻之，召见朝隐，劳之曰：“卿为赤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因御承天门，集百官及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隐所为。且下制称“宦官遇宽柔之代，必弄威权。朕览前载，每所叹息。能副朕意，实在斯人，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赐中上考及绢百匹。”

20 壬辰，奚、霫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

21 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中宗之末，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至是，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武选亦治。从愿，承庆之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22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弹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山恽括州长史。

23 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

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听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乎，隋文帝之侄孙也。

24 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④，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25 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绝，连年不通。

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

【注释】

①袆衣：唐制，皇后有袆衣、鞠衣、褕衣。袆衣是在受册、助祭、朝会大事时的服装。

②夷衾：古代丧礼中用来覆盖尸柩的包被。

③诩(xiòng 兄去)：刺探。

④置河西句：胡三省注：“唐制，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开置屯田以益军储，于是有营田使。”

【译文】

12 十一月初一，皇帝命令姚元之担任中书令。

13 初二，把孝和皇帝安葬在定陵，庙号中宗。经过朝廷商议，认为韦皇后有罪，因此不应当把她的灵柩祔葬于唐中宗之定陵。将已故英王王妃赵氏追谥为和思顺圣皇后，寻找她的下葬之处，但没有

谁知道确切地点,于是用供皇后穿着的袆衣来为她招魂,然后再覆盖上夷衾,祔葬于定陵。

14 初五,侍中韦安石被贬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瓌被贬为少傅。

15 初七,朝廷追复裴炎的官职爵位。

当初,裴伽先从岭南地区逃回,再次被杖一百并流徙到北庭。裴伽先抵达流放地北庭,广聚资财,又仗义行侠,并且经常派人到长安打探消息。他事先获悉武则天打算诛杀被处以流刑的犯人的消息,便逃往胡人的地域躲避,被北庭都护追捕擒获,关押起来并上报武则天。使者来到北庭后,流放人犯全部被杀,只有裴伽先因等待武则天的批复而没有被处死。过了不久武则天又颁布诏书安抚流放之人,尚未处死的全部放回原籍,裴伽先因此获释回到长安。直到此时,皇帝下令寻找裴炎的后代,只有裴伽先一人还活在世上,便授予他詹事丞的职务。

16 十五日,朝廷追复王同皎的官爵。

17 二十三日,许文贞公苏瓌去世。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正在为父服丧的苏颋担任工部侍郎,苏颋坚决推辞不受。皇帝派遣李日知去传达自己的旨意,李日知在苏颋家坐着,始终只字未提自己的使命便回朝交差,他呈奏说道:"臣一见到苏颋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便不忍心把预备好的话说出来,担心他的性命会发生意外。"于是皇帝便允许苏颋为其父守孝服丧三年。

18 十二月初七,皇帝让他的两个女儿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度为女道士,以便用于祈祷天皇太后武则天的冥福,并准备在城西建造道观。谏议大夫宁原悌进言,认为:"先朝悖逆庶人作为中宗的爱女而骄纵太甚,因而遭到杀身之祸;新城公主和宜都公主作为中宗庶女而谦卑自贬,因而得以保全。而且佛教和道教都以清净为本,不应耗费人力物力去大肆营建佛寺道观。南朝梁武帝崇佛导致败亡于前,先帝中宗广建佛寺道观使得国家遭难于后,他们的教训距今

不远。现在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成了女道士，陛下将为她们修建道观，不应当过分的堂皇富丽，以免引起朝野上下的非议。此外，先朝皇帝所宠幸的僧侣们仍然留在陛下身旁，也应当加以疏远。”皇帝看过他的奏章之后，认为他说的很好。

19 宦官闾兴贵要长安令李朝隐为他办私事，李朝隐把他逮捕下狱。皇帝获悉这件事之后，召见了李朝隐；慰问他说：“您作为京畿县的县令，能够像这样秉公办事，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因而驾临承天门，召集文武百官和来自各州的朝集使，向他们公布李朝隐的所作所为。并且颁布诏书说：“宦官每遇君主宽容柔弱的时代，必定会滥用权力，专擅威福。我每次读起前代记载时，常对此颇多感叹。能够完全符合我的旨意的，就是像李朝隐这样的人，可以给他加官一阶，授太中大夫，赐他的考核成绩为中上，并且赏赐他绢一百匹。”

20 十六日，奚族人和霫族人进犯边境，在渔阳、雍奴二县抢掠之后，由卢龙塞出境撤离。唐幽州都督薛讷领兵追击他们，未能取胜。

21 旧制规定，对三品以上官员的委托，由皇帝当面册命，称为册授；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颁布制书委任，称为制授；六品以下官由皇帝颁布敕书委任，称为敕授。这些委任职官的文书都是由尚书省奏闻注拟的，文官的委任由吏部拟定，武官的委任由兵部拟定，两部的尚书称作中铨，左右侍郎称作东西铨。唐中宗末年，得到皇帝宠幸的奸佞之徒专擅权柄；所选任的官员十分芜杂，再也没有纲纪可言。直到此时，朝廷命令宋璟担任吏部尚书，命令李乂、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权，说人情的路断绝。申报的有万余人，三铨过后，留下的不过只有二千人，人服其公正。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武职人员选拔也得到整治。卢从愿是卢承庆的堂侄；陆象先是陆元方的儿子。

22 侍御史藁城人倪若水，呈奏弹劾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淆乱惯例，变更旧制，为迎合韦后的旨意而害得中宗圣德有

亏。于是把祝钦明贬职为饶州刺史,把郭山恽贬职为括州长史。

23 侍御史杨孚在弹劾纠举违法之事时不畏权贵,因而权贵们诽谤他,皇帝说:"在老鹰抓狡兔之时,需要赶紧帮助老鹰,否则它反会被狡兔吞噬,御史纠举弹劾奸佞邪恶之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没有君王对他加以保护,他也会被奸佞邪恶之徒吞噬的。"杨孚是隋文帝杨坚的侄孙。

24 朝廷设置河西节度使、支度使和营田使,统辖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治所在凉州。

25 姚州的各个蛮族部落,起初依附吐蕃,代理监察御史职务的李知古曾请求出动军队去征伐;各蛮族部落归降唐朝之后,李知古又请求在姚州建筑城郭,设置州县建制,向他们征敛重税。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能够这样做,但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李知古征调剑南道兵卒修筑城池,打算趁机诛除蛮族各部的豪势之家,把他们的子女抢来作奴婢。蛮族部众对李知古深表愤恨,部落酋长傍名招引吐蕃军队进攻李知古,把他杀掉了,还用他的尸体祭祀天神,从此姚、嶲一带通往中原的道路被断绝,连续多年不得通行。

唐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扰抢掠吐蕃北部边境地区,虽然吐蕃对此非常怨恨,但是却没有断绝与唐朝的姻亲关系;他们竟然贿赂了唐鄯州都督杨矩,请求朝廷把河西九曲之地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杨矩呈上奏章,请求将河西九曲之地交给吐蕃。

二 年

1 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许之。

2 己未,以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平章事。

3 以温王重茂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将将兵五百

就防之。

4 乙丑，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1]。皆招魂葬于东都城南，立庙京师，号仪坤庙。窦氏，太子之母也。

5 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

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长孙[2]，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

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

至计也。"上说。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6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议,一朝尽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今众口沸腾,遍于海内,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为然。戊寅,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

7 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璟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元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璟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寝刺史之命。

8 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前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以为:"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孝和之意[3]!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称明。一旦忽尽收叙,善恶不定,反复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议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曹,诳误陛下。臣恐积小成大,为祸不细。"上弗听。泽,亨之孙也[4]。

9 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使葛福顺等将之。

10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

【注释】

①追立四句：刘、窦二妃死于武后长寿中。

②豳王句：豳王李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之子。

③孝和：即唐中宗。中宗，谥号为孝和皇帝。

④亨：即柳亨。柳亨事隋为王屋长，归高祖，以女孙窦氏妻之，历事太宗，位至检校岐州刺史。

【译文】

二年（辛亥，公元 711 年）

1 春，正月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求和，朝廷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2 十三日，皇帝命令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二人一同担任同平章事的职务。

3 皇帝把温王李重茂改封为襄王，命令他充任集州刺史，并且派遣中郎将统领五百兵马进驻集州以防范他。

4 十九日，皇帝把妃子刘氏追立为肃明皇后，将她的墓地称为惠陵；把德妃窦氏追立为昭成皇后，将她的墓地称为靖陵。在为这两位妃子招魂之后，把她们安葬在东都洛阳城南，为她们在京师立庙，称为仪坤庙。窦氏是太子李隆基的生母。

5 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人结成朋党，想危害太子李隆基。太平公主指使她的女婿唐晙邀请韦安石来到自己的府第，韦安石坚决推辞不去。皇帝曾经私下召见韦安石，对他说道："听说朝廷文武官员全都全心拥戴太子，您应当对此多加留意。"韦安石回答说："陛下从哪里获悉这种亡国的言辞呢！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太子对宗庙社稷有功，而且为人仁德明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天下人都共知道的事实，希望陛下不要被谗言所迷惑。"皇

帝听了这话之后十分惊惧地说:"我明白了,您不要再提及这件事。"当时太平公主正躲在帘子后面偷听君臣二人的谈话。事后她便散布各种流言蜚语陷害韦安石,打算把他逮捕下狱进行审讯。只是依靠郭元振从中救助,韦安石才得以幸免。

另有一次,太平公主乘辇车把宰相们请到光范门内,向他们暗示改立皇太子的主张,宰相们全都大惊失色。宋璟高声质问道:"太子为大唐社稷立下了巨大的功劳,真正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公主为什么忽然发出这样的议论呢!"

宋璟与姚元之暗地里向皇帝进言道:"宋王李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长孙,太平公主在他俩与太子之间制造矛盾,将会造成东宫地位不稳。请陛下将宋王和豳王两人调离京都为刺史;罢免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隆业所担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职务,命令他们担任左、右卫率以听从太子的节制;请求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均安置在东都洛阳居住。"皇帝说:"我只有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再也没有兄弟了,怎么可以把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去呢!诸王则可以听凭您的处置。"于是先颁布诏书说:"从今以后诸王、驸马一律不得统领禁兵,现在任职的都改调为其他官职。"

过了不久,皇帝对身边的侍臣说道:"方术之士说,五天之内将会有突如其来的军队闯入宫中,你们要为我加以戒备。"张说对皇帝说道:"这一定又是奸邪小人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的谗言。希望陛下命令太子代行处理国政,那么流言蜚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了。"姚元之说道:"张说所提出的建议,是使宗庙社稷得以安定的至上之策。"皇帝听了十分高兴。

二月初一,皇帝命令宋王李成器担任同州刺史,命令豳王李守礼担任豳州刺史,命令左羽林大将军岐山王李隆范担任左卫率,命令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担任右卫率;把太平公主送往蒲州安置。

初二,皇帝命令由太子李隆基代行处理国政,将六品以下官员

的任命以及对犯徒罪以下罪犯的批复等事务，均交给太子全权处理。

6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对皇帝说："斜封官都是先帝所委任的，这一恩命早已颁布实行，眼下却因为姚元之等人所提出的建议而一下子完全予以削夺，这可是彰示中宗皇帝的过错，并给陛下招来很多抱怨。现在全国各地怨声汹汹，恐怕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变故。"太平公主也这样劝说皇帝，皇帝认为他们所说的非常正确。初三，颁布诏书："凡先前由于系斜封别敕任命之故而被停职的官员，一律量材予以录用。"

7 太平公主获悉姚元之与宋璟的图谋之后大为动怒，便责备太子李隆基。太子感到害怕，奏称姚元之和宋璟挑拨自己与姑母太平公主和兄长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请求给他们两人加以极刑的惩处。初九，皇帝把姚元之贬谪为申州刺史，把宋璟贬谪为楚州刺史。十一日，对宋王李成器和豳王李守礼的刺史任命也被搁置起来。

8 皇帝将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官，贬为户部尚书；又命令太子少保韦安石担任侍中。韦安石与李日知二人取代了姚元之、宋璟二人，执掌朝廷政务，从此朝廷纲纪紊乱，又恢复到如同唐中宗景龙年间的那种状况。前任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呈上奏疏，认为："斜封官都是通过中宗皇帝身边那些奴仆妾侍的引进而被任用的，哪里是出自中宗孝和皇帝的本意呢！陛下把他们全都废黜，天下之人对此举无不称道明智，现在突然把他们全部招回录用，善恶不分，自相矛盾，陛下的政令怎么会如此前后不一呢！议论此事的人们都说这是太平公主指使胡僧慧范暗中交结这些人，诳骗陛下。臣担心长此下去会积小成大，造成的灾祸不轻。"皇帝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柳泽是柳亨的孙子。

9 由左、右万骑军和左、右羽林军组成北门四军，皇帝命令葛福顺等人统率这些禁卫军。

10 三月，皇帝封宋王李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把她许配给突厥可汗默啜。

11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让司徒；许之，以为太子宾客。以韦安石为中书令。

12 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朕素怀淡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对。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附太平公主，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上乃止。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13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14 壬寅，赦天下。

15 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

16 庚戌，制："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吴陵、顺陵，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

17 辛酉，更以西城为金仙公主，隆昌为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右散骑常侍魏知古、黄门侍郎李乂谏，不听。

18 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9 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御史大夫薛谦光与

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弹之。公主诉于上，出谦光为岐州刺史。

20 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意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21 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

22 乙卯[1]，以高祖故宅枯柿复生[2]，赦天下。

23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大总管。琬考按三城戍兵[3]，奏减十万人。

24 庚午，以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虚名，实去其权也。

25 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时人谓怀贞前为皇后阿爹，今为公主邑司[4]。

【注释】

①乙卯：据新、旧《唐书》本记，在"乙卯"之上均有"八月"二字。

②以高祖二句：胡三省注："时诏以兴圣寺是高祖旧宅，有柿树，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

③三城:指三受降城。

④邑司:职官名。即邑司令。唐代公主有邑司令、丞,掌理公主家财货出入、田园征封之事。

【译文】

11 夏,四月初九,宋王李成器请求辞去司徒的职务,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命令他担任太子宾客,还命令韦安石担任中书令。

12 皇帝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集到宫中,对他们说道:"我一向心怀恬静而寡欲,并不把万乘之尊当作什么高贵的名位,当初立为皇嗣时以及中宗时作皇太弟,都曾推辞而不就位。我现在打算将皇位传给皇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在场的大臣们没有谁回答。太子李隆基派右庶子李景伯代表自己坚决推辞,皇帝没有批准。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阿附太平公主,便对皇帝说道:"陛下的年纪还不是太老,正在受到天下的拥戴景仰,怎么能这样地禅位于皇太子呢!"皇帝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十三日,皇帝颁布诏书:"大凡朝廷政务,一律听取皇太子的处理。其中军事决策、死刑复核以及对五品以上官的任命,均须先与皇太子商讨,然后再呈奏皇帝。"

13 十六日,皇帝命令李日知署理门下省侍中的职事。

14 二十七日,大赦天下罪囚。

15 五月,太子李隆基请求把太子的名位让给宋王李成器,皇帝没有答应。太子又请求将太平公主召回京师,得到准许。

16 初六,皇帝颁布诏书:"将则天皇后父母的坟墓的名称恢复为昊陵、顺陵,酌量为二陵设置官员。"这是太平公主替武攸暨向皇帝提出的请求。

17 十七日,皇帝把西城公主改封为金仙公主,把隆昌公主改封为玉真公主,分别为她们营造了金仙观和玉真观,强占了大量的居民住宅,工程费用达几百万钱之多。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和黄门侍郎

李义谏阻止此事，但没有被皇帝采纳。

18 十八日，皇帝命令殿中监窦怀贞担任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9 胡僧慧范倚仗太平公主的权势，强夺平民百姓的财产，御史大夫薛谦光和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呈奏弹劾他。太平公主向皇帝申诉，皇帝便把薛谦光贬谪为岐州刺史。

20 这时，朝廷派遣使者赴十道巡视考察，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山南道所辖区域太广阔，于是把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又从陇右道中分出河西道。六月初八，又把全国加以划分，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州都督，各负责纠举查处所辖区域内刺史以下官吏的善恶得失，只有洛阳以及京畿附近各州不隶属于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向皇帝进言说："都督专擅生杀的权柄，权位太重，如果任用的某些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造成的危害将是严重的。当今御史的品位俸禄虽然卑微，但是声望却很高，若陛下派遣他们按时巡察地方，为非作歹的奸邪之徒自然会被禁绝。"后来最终罢免了二十四州都督，仅仅设置了十道按察使而已。

21 秋，七月二十日，朝廷追复上官昭容的名位，赠谥号为惠文。

22 八月十三日，由于唐高祖李渊故居中原来枯死的柿子树重新发芽生长的缘故，大赦天下罪囚。

23 二十七日，皇帝命令右御史大夫解琬担任朔方道大总管。解琬在按察三受降城的戍守军队之后，呈奏请求将戍卒减少十万人。

24 二十八日，皇帝命令韦安石担任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太平公主认为韦安石不愿趋附自己，所以给他这样一个虚衔，实际削夺了他的权力。

25 九月初八，皇帝命令窦怀贞担任侍中，窦怀贞每次退朝后，一定要前往太平公主的府第。当时正在营建金仙、玉真二观，群臣纷纷进谏劝阻，只有窦怀贞一个人怂恿皇上建成二观，并且亲自监督服役的民夫施工。当时的人们都说窦怀贞先前作过韦皇后的阿奢，

而今又当了公主封邑的主管官吏。

26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象先清净寡欲，言论高远，为时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湜请与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则湜亦不敢当。”公主乃为之并言于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

27 右补阙辛替否上疏，以为：“自古失道破国亡家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臣请以陛下所目睹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拨乱返正，开基立极；官不虚授，财无枉费；不多造寺观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无灾，天地垂祐，风雨时若，粟帛充溢，蛮夷率服，享国久长，名高万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业，徇女子之意；无能而禄者数千人，无功而封者百余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

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众叛亲离，水旱并臻，公私俱罄，享国不永，祸及其身。陛下何不惩而改之！自顷以来，水旱相继，兼以霜蝗，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1]。陛下岂可不计当今府库之蓄积有几，中外之经费有几，而轻用百余万缗，以供无用之役乎！陛下族韦氏之家而不去韦氏之恶，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与太子当韦氏用事之时，日夕忧危，切齿于群凶[2]；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为，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然则陛下又何恶于群凶而诛之！昔先帝之怜悖逆也，宗晋卿为之造第，赵履温为之葺园，殚国财，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园成不暇游，而身为戮没。今之造观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赵之徒从而劝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减前朝之时。人人知其祸败而口不敢言，言则刑戮随之矣。韦月将、燕钦融之徒，先朝诛之，陛下赏之，岂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于国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虽不能从，而嘉其切直。

28 御史中丞和逢尧摄鸿胪卿，使于突厥，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默啜许诺，明日，襆头、衣紫衫[3]，南向再拜，称臣，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师。逢尧以奉使功，迁户部侍郎。

29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军，五十五免。

30 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

使。

31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④,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注释】

①而为二句:指建造金仙、玉真二观之事。

②群凶:谓韦温、宗楚客等。

③襆头句:戴襆头、服紫衫,是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之服。

④广成:即传说中的仙人广成子。居崆峒山。相传黄帝曾立下风而向他问道。

【译文】

26 冬,十月初三,皇帝驾临承天门,身后带领着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等大臣,宣布诏书,责备他们说:"近来朝廷的政令与教化存在着许多缺陷,四方水旱成灾,国库积贮日渐枯竭,官员属吏不断增加,出现这些状况虽然是我德行浅陋所致,但是也与辅佐大臣没有才能有关。韦安石只宜担任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郭元振只宜担任吏部尚书;窦怀贞只宜担任左御史大夫;李日知只宜担任户部尚书;张说只宜担任尚书左丞,一律罢免宰相职务。"又命令吏部尚书刘幽求担任侍中,命令右散骑常侍魏知古担任左散骑常侍,命令太子詹事崔湜担任中书侍郎,均任命为同中书

门下三品；任命中书侍郎陆象光为同平章事。这些官员的任免都是按照太平公主的意思决定的。

陆象光为人清静寡欲，且言辞议论十分高妙玄远，因而深得当世之人的尊崇。崔湜私下受宠于太平公主，公主便打算推荐他担任宰相，崔湜却请求与陆象光一道提拔为宰相，太平公主不允许这么作，崔湜说："如果陆象光不能担任宰相，那么我崔湜也不敢当这个宰相了。"太平公主只得为他们两人向皇帝说情。然而皇帝本来不想用崔湜为相，太平公主便流着眼泪为他求情，最后才表示同意了。

27 右补阙辛替否呈上奏疏，认为："自古以来，由于君王无道而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可以说是口说不如亲身经历，耳闻不如目睹。请允许臣依据陛下曾经目睹的情况来证实这一道理。太宗皇帝，他是陛下的祖父，将乱世加以治理，使局面重新纳入正轨，开辟了唐朝基业，建立起法度准则；他不曾白白地把官爵俸禄授予任何人，也从不枉然浪费国家的财物；他并没有大量营建寺观而不乏福分；也没有成批地剃度僧尼而未遭灾祸，皇天后土垂赐保佑，四季风调雨顺，五公丝帛丰裕；周边各蛮夷部落相率临附朝廷。他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久，名声超过往昔的任何帝王。陛下为什么不把太宗皇帝作典范呢？中宗皇帝，他是陛下的兄长，放弃祖宗基业而不顾，曲从妇道人家的意思；没有才能而享有俸禄者达数千人，没有功劳而授予封爵者达一百余家；无止境地营造寺庙，糜费资财达几百亿之多，剃度无数僧尼，获准不交纳租庸的人有数十万之多，国库支出日益增多，财政收入却逐日减少；为供养贪婪残忍之徒不惜剥夺百姓口中之食，为装饰营建的宫室寺观不惜扒掉万民身上之衣，因此招致人神共怨、众叛亲离的危重局面。水旱天灾纷至沓来，公私财用均告竭尽，不但享有国祚时间难以长久，甚至连自身也难免遭受毒杀之祸。陛下为什么不能引以为戒，改变这种状况！自从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水旱灾害接踵而至，再加上霜冻蝗虫的危害，百姓

已无食物，但未曾听说陛下开仓放赈、抚恤灾民；然而陛下为两个女儿修建道观，却不惜耗资一百多万缗，陛下怎能不计算现在国库里的积蓄有多少，朝廷和地方的经费有多少，而轻率地取用一百多万缗钱财，来供给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的工程呢！陛下诛灭了韦氏的家族，却没有除掉韦氏的恶行；陛下忍心舍弃太宗的法度，而不忍心丢弃中宗的弊政吗？再说陛下与太子在韦氏一党专擅朝政之际，日夜为大唐宗庙社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担忧，对韦温、宗楚客等奸臣切齿痛恨；而今有幸铲除了他们，却不能改换他们的倒行逆施，臣担心对陛下切齿痛恨的人会再次出现。如果这样的话，则陛下当初又何必要痛恨群凶并把他们诛除殆尽呢！过去中宗皇帝怜爱悖逆庶人，宗晋卿便为她营造私人宅第，赵履温便为她整修园林，耗光了国库的资财，用尽了百姓的劳力，建造的宅第还没有来得及居住，修好的园林还没有来得及游玩，而悖逆庶人就被杀死了。当今营造道观，追求奢侈豪华的做法，一定不会是陛下和金仙、玉贞二位公主的本意，大概有像宗晋卿和赵履温这样的人顺势加以鼓动，陛下对此不可不留意省察。如果陛下不停止施行这项工程，臣担心带给百姓的愁苦和怨恨，不会比中宗时期有所减少。每个人都已明白此事造成的巨大祸患，而口中却不敢流露出来，一旦流露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杀身之祸。像韦月将、燕钦融这样的忠臣义士，先朝诛杀了他们，而陛下向他们追赐了奖赏，这么做，难道不就是因为陛下知道直言进谏对国家有利吗！臣现在所讲的，也如同先朝的直言，希望陛下能够体察臣的心意。”皇帝虽然未能听取他的论说，却赞赏他的恳切直率。

28 御史中丞和逢尧兼理鸿胪卿职务，出使突厥，他对默啜劝说道：“处密、坚昆等部落在获悉可汗与大唐公主结婚的消息后，都会归附于你的。可汗为什么不穿着大唐的衣冠和腰带，使得各个部落的胡人都知道这件事，难道这不是很美妙的吗！”默啜表示赞成。第二天，默啜便头戴襆头，身穿紫色朝服，面朝南方拜了两拜，遥向唐

朝称臣，还派遣他的儿子杨我支及国相跟随着和逢尧返回朝廷。十一月初八，这一行人抵达京师。和逢尧由于奉命出使有功，被升迁为户部侍郎。

29 二十二日，朝廷命令天下百姓自二十五岁起服兵役，五十五岁则免除兵役。

30 十二月初三，皇帝命令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担任招慰十姓使。

31 皇帝招见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询问关于阴阳数术方面的学问，司马承祯回答道："所谓'道'，就是不断地减损下去，以至于达到无为境界，我怎么甘心情愿耗费心力去研习什么阴阳数术的学说呢！"皇帝又问道："对于修身养性来说，无为就是最高的境界，然而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司马承祯回答说："国家如同身体一样，只要能够做到顺应天地万物发展的自然之理，而内心之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么国家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皇帝感慨地说："广成子所说的话，也不会比你高明。"司马承祯坚决请求返回天台山，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道："此山里面就有很多极好的地方，您何必一定要返回天台山去呢？"司马承祯回答说："照我看来，这终南山只不过是入世作官的捷径而已！"当年卢藏用曾在终南山里隐居，武则天时期他被征辟为左拾遗，所以司马承祯说了这番话。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先天元年[1]

1 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谏议大夫贾曾议合

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2]。

2 戊子,幸浐东[3],耕藉田。

3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极。

4 乙未,上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会上传位,婚竟不成。

5 以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6 二月,辛酉,废右御史台。

7 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刑部尚书。华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8 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与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毁之于刘幽求,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

9 夏,五月,益州獠反。

10 戊寅,上祭北郊。

11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12 六月,丁未,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13 上以节愍太子之乱,岑羲有保护之功[4],癸丑,以羲为侍中。

14 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

是时，佺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骑八千，分为三军，以袭奚、契丹。将军乌可利谏曰："道险而天热，悬军远袭，往必败。"佺曰："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使楷洛将骑四千前驱，遇奚骑八千，楷洛战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还，虏乘之，唐兵大败。佺阻山为方陈以自固，大酺使谓佺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佺曰："吾奉敕来招慰耳。楷洛不禀节度，辄与汝战，请斩以谢。"大酺曰："若然，国信安在？"佺悉敛军中帛，得万余段，并紫袍、金带、鱼袋以赠之。大酺曰："请将军南还，勿相惊扰。"将士惧，无复部伍，虏追击之，士卒皆溃。佺、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楷洛、可利脱归。

【注释】

①先天元年：此年八月才改年号为先天。

②言忠：即贾言忠。洛阳（今属河南）人。以事母孝闻名，补万年主簿。唐高宗时，擢监察御史，累转吏部员外郎。

③浐：水名。亦作产水。即今陕西灞河支流浐河。号为关中八川之一。

④上以二句：胡三省注："节愍之难，冉祖雍诬帝及太平（公主）与太子连谋，赖羲与萧至忠保护得免。"

【译文】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先天元年（壬子，公元 712 年）

1 春,正月十一日,皇帝(睿宗)前往南郊祭祀天地,系根据谏议大夫贾曾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合祭天地。贾曾是贾言忠的儿子。

2 十八日,皇帝驾临浐水东岸,亲耕藉田。

3 十九日,大赦天下罪囚,并把年号改为太极。

4 二十五日,皇帝驾临安福门,设宴招待突厥可汗默啜之子杨我支,将金山公主引出来给他看了看;不久却赶上皇帝把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因此这桩婚事最终没有成。

5 皇帝命令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一同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6 二月二十二日,朝廷撤消右御史台。

7 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愿投靠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引荐他担任了刑部尚书。萧至忠的妹夫华州刺史蒋钦绪对他说:"就凭你的才学,何须担心日后不能飞黄腾达,你可不要作非分妄念之追求。"萧至忠听过之后没有应声。蒋钦绪回家之后叹息道:"萧至忠九代大臣的望族,将为此举动而被灭门,实在太可悲了哟!"萧至忠素来具有美好的声誉,他曾经有一次从太平公主府第里出来,与宋璟相遇,宋璟说道:"这可不是我对您所希望的。"萧至忠讪笑着说:"宋先生说得太好了!"说着便匆匆忙忙地催马离去。

8 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幽州二十余年,当地吏民得以安居,薛讷从来就不曾发兵出塞,胡人也不敢进犯幽州。薛讷与燕州刺史李璡之间有矛盾,因此李璡向刘幽求诋毁薛讷,刘幽求便举荐左羽林将军孙佺来取代薛讷的职务。三月初八,皇帝命令孙佺担任幽州大都督,将薛讷改任为并州长史。

9 夏,五月,益州獠人部落举兵反叛。

10 初十,皇帝在北郊祭天。

11 十三日,大赦天下罪囚,把年号改为延和。

12 六月初九,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去世,追封他为定王。

13 皇帝因岑羲在节愍太子李重俊作乱的时候,保护自己立下功

劳，于十五日命令他担任门下省侍中。

14 二十二日，幽州大都督孙佺在冷陉与奚族酋长李大酺交战，全军覆没。

当时，孙佺统领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和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出动步卒二万、骑兵八千，分成三军，去袭击奚族部落和契丹。将军乌可利劝谏他说："路途险厄而天气炎热，孤军深入敌境，实施长途奔袭，此去定会吃败仗的。"孙佺说："薛讷在边塞镇守累计有二十余年，竟然未能为朝廷收复营州。现在我们趁敌人没有准备，率兵前往，必定能够获得成功。"孙佺派遣李楷洛带领四千骑兵打前锋，李楷洛与奚族部落八千骑兵遭遇，李楷洛出战失利。孙佺畏惧胆怯，竟不敢发兵援救，反而率部打算回撤，敌军趁势追击，唐军大败，孙佺只得依山布成方阵，来求得自保。李大酺派遣使者前来对孙佺说道："朝廷既然与我部和亲，现在大军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呢？"孙佺回答道："我不过是奉敕前来招抚慰问你们而已。李楷洛不听从我的调遣，便与你们交战，请允许我把他斩首，向你们赔罪。"李大酺又说："如果是你说的这样，那么朝廷的凭信又在什么地方？"孙佺把随军携带的所有绢帛搜集到一起，共得万余段，连同将校的紫袍、金带、鱼袋，全部送给了李大酺。李大酺说："请将军返回南边去，莫要再到此处来骚扰了。"唐军将士非常惊恐，回撤时已不成队形，敌军又进行追击，士卒们都溃不成军。孙佺和周以悌被敌人擒获，后又被献给了突厥，突厥可汗默啜把两人都杀死了。李楷洛和乌可利脱身逃归。

15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太微，至于大角。

16 有相者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曰："公有刑厄。"怀

贞惧,请解官为安国寺奴;敕听解官。乙亥,复以怀贞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17 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1],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上曰:"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太子闻之,驰入见,自投于地,叩头请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太子上表固辞。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2],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18 壬寅,上大圣天后尊号曰圣帝天后。

19 甲辰,赦天下,改元。

20 乙巳,于鄚州北置渤海军[3],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

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

21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以后父仁皎为太仆卿。仁皎，下邽人也。戊申，立皇子许昌王嗣直为郯王，真定王嗣谦为郢王。

22 以刘幽求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湜为检校中书令。

【注释】

①又帝座句：胡三省注："帝座在中宫华盖之下。心三星，中星为明堂，天子位，前星为太子。"此以天象附会人事。

②昔舜二句：相传，舜禅位于禹后，仍如同帝王南巡狩，死于苍梧。

③鄚州：州名。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置，治所在鄚县（今河北任丘北）。开元中，改为莫州。

【译文】

15 秋，七月，彗星在西方出现，经过轩辕星座进入太微垣，一直到达大角星。

16 有个看相的术士对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窦怀贞讲："您将有刑狱之祸。"窦怀贞心中害怕，上表请求解除官职，到安国寺去作寺奴。皇帝降敕予以批准。初八，皇帝又命令窦怀贞担任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17 太平公主指使一个会法术的方士向皇帝进言说："天上出现彗星，象征着将要除旧布新，而且位于天市垣内的帝座以及心前星均发生了变化，皇太子应当即皇帝之位。"皇帝说："把帝位传给贤德的人，以避免这场灾异变故，我的主意已定。"太平公主和她的党羽们都竭力谏阻，认为不能这样做，皇帝说："中宗皇帝的时期，大批奸邪之徒专擅权柄，自然灾异屡次出现，表示警告。我当时请求

中宗选择贤能的儿子立为皇嗣以应付灾变，而中宗却不高兴，我也因此担忧恐惧以至于一连几天吃不下饭。我怎么能在中宗时能够劝他禅位，临到自己头上时却不能够照此办理呢！"太子李隆基获悉这个情况后，急忙驰马入宫求见，伏身于地上，边叩头边请求道："臣由于尺寸之功，就被破例册立为皇嗣，即使是当了太子还担心难以胜任，不清楚陛下突然又要将帝位禅让于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皇帝对太子说："大唐的宗庙社稷之所以再次重获得安定稳固，我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都靠的是你的力量。现在帝座星发生了灾异，因此我把皇位禅让给你，希望能够转祸为福，你还有什么可猜忌的呢！"太子李隆基仍然坚决推辞不受。皇帝说："你是一个孝子，为什么非得等到站在我的灵柩前面才继承皇帝之位呢！"太子泪流满面从宫中走了出来。

二十五日，皇帝颁布诏命，正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太子上表坚决推辞。太平公主劝说皇帝，即使禅让了皇位，还应当亲自主持国家大政。于是皇帝对太子说："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过分繁重，打算要我帮你兼管一些事务呢？想当初舜把帝位禅让给禹后，还要亲自到四方去巡狩，现在我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怎么能够对朝廷大事一概不管呢！以后那些军国大事，我必定会参与处理的。"

八月初三，唐玄宗登上皇帝位，把唐睿宗尊奉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朕"，所颁布的命令称为"诰"，每隔五天在太极殿接受一次群臣朝见。皇帝自称为"予"，所颁布的命令称为"制"、"敕"，每天都在武德殿接受群臣朝见。凡是涉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的刑狱政务由太上皇裁决，余下的事务由皇帝处置。

18 初五，朝廷替大圣天后武则天上尊号为圣帝天后。

19 初七，大赦天下，把年号改为先天。

20 初八，朝廷在鄚州以北设置渤海军，在恒州、定州境内设置恒阳军，在妫州、蔚州境内设置怀柔军，屯驻五万军队。

21 初九，皇帝立妃子王氏为皇后；命令皇后之父王仁皎担任太仆卿，王仁皎是下邽县人。十一日，封皇子许昌王李嗣直为郯王，封真定王李嗣谦为郢王。

22 皇帝命令刘幽求担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命令魏知古担任门下省侍中，命令崔湜担任检校中书令。

23 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1]，亡命，佣书于江都。上之为太子也，琚还长安，选补诸暨主簿，过谢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视，宦者曰："殿下在帘内。"琚曰："何谓殿下？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太子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盖主，汉昭帝之姊，自幼供养，有罪犹诛之。为天下者，岂顾小节！"太子悦曰："君有何艺，可以与寡人游？"琚曰："能飞炼、诙嘲[2]。"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直[3]，日与游处，累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

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谋以羽林兵诛之，使暐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为然。暐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

列上其状。丙辰,幽求下狱。有司奏:"幽求等离间骨肉,罪当死。"上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杀。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张暐于峰州,光宾于绣州。

初,崔湜为襄州刺史,密与谯王重福通书,重福遗之金带。重福败,湜当死,张说、刘幽求营护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与公主谋罢说政事,以左丞分司东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桂州都督晙知其谋,留幽求不遣。利贞屡移牒索之,晙不应,利贞以闻。湜屡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谓晙曰:"公拒执政而保流人,势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请诣广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晙因公获罪,无所恨。"竟逗留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24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5 辛卯,立皇子嗣升为陕王。嗣升母杨氏,上达之曾孙也[4]。王后无子,母养之。

26 冬,十月,庚子,上谒太庙,赦天下。

27 癸卯,上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

28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

29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

30 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

管。

31 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挞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谓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谓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将弃汝矣。"遂释之。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注释】

①河内人句：指神龙二年王同皎谋杀武三思事。

②飞炼：胡三省注："谓飞丹沙以炼丹也。"

③詹事府司直：官名，掌弹劾官员，纠举职事。

④士达：即隋朝官员杨士达。

【译文】

23 当初，河内人王琚参与了王同皎等人谋杀武三思的策划，事败后亡命出逃，在江都以代人抄写为生。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后，王琚回到了长安，经选拔被补充任命为诸暨县主簿，前往东宫去拜谢李隆基。王琚来到廷堂之中，故意走得很慢，昂头顾盼，宦官说："殿下还在帘子后面。"王琚说："什么人称为殿下？当今朝廷惟独可见一个太平公主而已！"太子闻声立刻召见了他，两人交谈起来，王琚说："以前韦庶人弑帝作乱，人心不服，诛除她是件容易的事。太平公主系武则天的女儿，她凶狠、狡猾无比，很多大臣都秉承她的旨意办事，我对此私下感到担忧。"太子将他带到卧榻前与自己坐在一起，一边流着泪一边说："现在父皇的亲兄弟姐妹，活着的就只有一位太平公主了，如果把这些事讲给父皇听，恐怕会伤害他的感情，可是如果不讲的话，她造成的危害会越来越严重，那将怎么办

呢?"王琚说道:"天子所具备的孝行,不同于平民百姓,应该把安定宗庙社稷当作责任。盖主是西汉昭帝的姐姐,她把昭帝从小抚养成人,犯了罪还是被处死了。统治天下的人,怎么能顾及小节呢!"太子高兴地问道:"您具备什么特长可以和寡人在一起相处呢?"王琚回答说:"我擅长炼丹术,还善于诙谐嘲咏。"于是李隆基奏请朝廷把王琚任命为詹事府司直,同他每天交往相处,并将他逐渐提拔为中书舍人;等到李隆基即位之后,便命令他担任了中书侍郎的职务。

这时的宰相们,大多数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暐密谋策划出动羽林兵把他们全部诛杀,指派张暐暗地里对皇帝说:"窦怀贞、崔湜、岑羲等人都是通过太平公主的关系才取得宰相之位的,他们日日夜夜都在策划重大举动。如果陛下不早些考虑下手解决他们,一旦事变发生,太上皇怎能求得安宁呢!请迅速将他们诛除。臣已经与刘幽求商定了计划,此刻就只等陛下发布命令了。"皇帝认为他说得非常对。没多久张暐却把这一密谋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皇帝知道后极为恐惧,赶忙把刘幽求等人的罪状罗列出来呈奏太上皇。十九日,刘幽求被捕入狱。担负审讯此案的官署进奏道:"刘幽求等人离间陛下的骨肉,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又替刘幽求等人向太上皇求情,声称刘幽求为朝廷立有大功,不可杀掉他。二十六日,朝廷把刘幽求流放到封州,把张暐流放到峰州,把邓光宾流放到绣州。

当初,崔湜在担任襄州刺史的时候,曾秘密地与谯王李重福写信交往,李重福还曾经把金带赠送给他。李重福举事失败后,崔湜应当处死刑,经过张说和刘幽求的多方营救才得以免死。不久以后崔湜便攀附上太平公主,与太平公主共同策划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尚书左丞而被派去分管东都洛阳事务。刘幽求被流放到封州以后,崔湜暗示广州都督周利贞,让他杀掉刘幽求。桂州都督王晙获悉这一图谋后,便把刘幽求截留在自己的辖区里而不

往广州遣送。周利贞多次发出公文索要刘幽求，王晙均不予理睬，周利贞便把此事呈奏朝廷。崔湜屡次威胁王晙，让他发遣刘幽求。刘幽求对王晙说："您抵制当权宰相的命令而去保护一个被流放的人，势必无法保全我刘幽求，您还会白白地受我的牵累。"于是坚决请求王晙把他遣送广州去，王晙说："您所获的罪名还不能使朋友们与你绝交。如果我王晙因您的缘故而犯法的话，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最终还是把刘幽求留在桂州，没有遣送广州。刘幽求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24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25 二十五日，皇帝把皇子李嗣升册立为陕王。李嗣升的母亲杨氏，是杨士达的曾孙女。由于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过儿子，便以母亲身分抚养他。

26 冬，十月初四，皇帝到太庙谒拜列祖列宗，大赦天下罪囚。

27 初七，皇帝驾临新丰，在骊山脚下狩猎。

28 二十五日，西域沙陀金山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沙陀是处月部落的一个别支，姓朱邪氏。

29 十一月二十日，奚族部落与契丹的骑兵二万人侵扰渔阳，幽州都督宋璟紧闭城门，而不出城迎战，敌人大肆虏掠之后撤离。

30 太上皇颁布诰命，派遣皇帝出巡边塞，要在西自河、陇，东到燕、蓟的漫长边境，选任将领，训练士卒。二十九日，皇帝命令幽州都督宋璟担任左军大总管，命令并州长史薛讷担任中军大总管，命令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担任右军大总管。

31 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求退休。

李日知在担任刑部尚书职务时，从未用刑杖责打所属的官吏，然而刑部的各项事务都能圆满完成。刑部的一位令史接到皇帝敕令已达三天，竟然忘记了贯彻执行。李日知为此动怒，向人要来刑杖，召集了大批的官吏，准备当众杖责他。过了一会儿却又对他说："我想要责打你，天下人一定会说只有你才惹得我李日知发火，因

而受到李日知的杖责,这与受别人责罚不同,即使是你的老婆孩子也会将你抛弃的。"于是便把他释放了。在场的官吏都因此感到高兴,再也没有人敢于违反规章法禁,倘若有人发生稽延失职的行为,所有的官员都会指责他。

开元元年[1]

1 春,正月,乙亥,诰:"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羽林飞骑并以卫士简补。"

2 以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3 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

4 二月,庚子夜,开门然灯,又追作去年大酺[2],大合伎乐。上皇与上御门楼临观,或以夜继昼,凡月余。左拾遗华阴严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3]。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乃止。

5 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祚荣与靺鞨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余党。楷固击乞四北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4],逼祚荣。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5],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战,高丽、靺鞨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时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绝,武后不能讨。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

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

6 庚申，敕以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赏之。

7 三月，辛巳，皇后亲蚕。

8 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则不然。爱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9 先是，修大明宫未毕，夏，五月，庚寅，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闲月。

【注释】

①开元元年：这一年十二月才改年号为开元。

②又追作句：胡三省注："元年，受内禅，不及赐天下酺，乃追为之。"元年指先天元年。

③醵（jù 巨）：大家凑钱饮酒。

④天门岭：山名。在土护真河北三百里。土护真河即今内蒙古老哈河。

⑤东牟山：山名，在挹娄国界，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与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即今吉林省敦化县附近的六顶山；一说在今吉林省桦甸县西辉发河南，为长白山北行之一支。

【译文】

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年)

1 春，正月十一日，太上皇发布诰命："从今以后卫士在二十五岁时加入军籍，五十岁时免除；羽林军和飞骑军的成员都从卫士中选拔补充。"

2 太上皇命令吏部尚书萧至忠担任中书令。

3 皇帝巡视边界的日期有所更改，所召募的士兵均各自遣散，预定于八月份重新集结，然而皇帝最终未能成行。

4 二月初七夜晚，命令各家大开门户，燃起灯笼，重新补办去年禅位的大宴饮，并且大规模地汇聚表演歌舞来庆贺。太上皇与皇帝亲临门楼上观赏，甚至有几天是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这样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左拾遗华阴人严挺之呈上奏疏规劝，认为："宴饮是趁人们便利，大家出钱聚会吃酒以寻求快乐的一种方式，而今陛下糜费上万人的财力来提供演出各种把戏的费用。这不是用来光大圣德和移风易俗的措施。"于是皇帝中止了这一庆典。

5 当初，高丽灭亡以后，它的一支旁系的酋长大祚荣带领部落迁到营州居住。到李尽忠反叛唐朝时，大祚荣便和靺鞨酋长乞四北羽一同聚众东逃，倚仗险要的地势自卫。李尽忠一死，武后便派将军李楷固进讨李尽忠的残部。李楷固先向乞四北羽进攻并将其斩首，然后率军翻越天门岭进逼大祚荣。大祚荣迎战，李楷固大败，只身一人脱逃。于是大祚荣率部众东行，占据了东牟山，筑城而居。由于大祚荣骁勇善战，使得高丽人和靺鞨人也逐渐地归附于他，势力范围拓展为一个方圆二千里的区域，拥有十多万民户，能披甲作战的兵卒数万人。大祚荣自称振国王，依附于突厥。当时奚族、契丹

都背叛了唐朝，使得唐朝与这一地区的交通断绝，武后也无法征讨他们。中宗登位之后，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去招抚他们，大祚荣便派遣他的儿子入朝侍奉。到这时，朝廷任命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并将他的区域设置为忽汗州，命令大祚荣兼任忽汗州都督。

6 二十七日，皇帝颁布敕书，把左拾遗严挺之忠良正直的表现向百官公布，并给予他丰厚的奖赏。

7 三月初六，王皇后亲自祭祀先蚕之神。

8 晋陵县尉杨相如呈上奏疏谈论时政，疏文的大意是："隋炀帝自恃其国力强大，不曾为时政多花费心血，虽然他颁发诏书敕命频频，但是言行之间乖违背谬，言词如同尧、舜，行迹竟像桀、纣，举手一掷丢掉偌大个天下。"他又说道："隋朝皇室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致于国破家亡，本朝太宗皇帝抑遏自己的欲望以至于国运昌盛，希望陛下能够从中慎重地加以选择。"他还说："凡是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喜欢忠诚正直之士，憎恨奸佞邪恶之徒的。但是，忠诚正直的人常被疏远，奸佞邪恶的人常被亲近，以致于国亡身危而不醒悟，这是为什么呢？确实是由于忠诚正直之士大多不惜违背帝王的心意，而奸佞邪恶之徒却大多曲意顺承帝王的旨谕；长期违背帝王之意会使得帝王憎恶，长期顺承帝王之旨则会得到帝王爱幸，这就是亲疏所以有别的原因。圣明的帝王便不像这样。陛下如果爱臣子敢于违背自己心意来取得忠诚贤能之士的辅佐，憎恶臣子的曲意奉迎求除去身边的奸佞邪恶之徒，那么当年太宗皇帝那样的太平功业，将会是很遥远的事吗？"他又说："法禁条文贵在简明扼要而能加禁戒，施行惩罚贵在轻缓而执行坚决。目前陛下正在复兴和尊崇最高的德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希望陛下能把所有细文苛法全部革除，不必对细小的过失也加以查究。只有对细小的过失不加计较才能屏弃烦苛的法律，只有对重大的犯罪没有疏漏才能遏止邪恶，假如陛下能够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触犯，使惩罚宽缓而能制止罪

行发生，那么就可以说是善政了。”皇帝读完他的奏疏后，大加称赞。

9 在此之前，整修大明宫尚未竣工。夏，五月二十八日，颁敕，因为正值农忙时分，此项工程停歇，得到农闲时候再重新开工。

10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书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

11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1]。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2]。晋，德良之孙也[3]。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太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4]，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

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5]。皎，蕃之曾孙[6]；令问，靖弟客师之孙[7]；宋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廐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赐死于万年狱。

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8]，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廐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慧范家亦数十万缗。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

初，上谋诛窦怀贞等，召崔湜，将托以心腹，湜弟涤谓湜曰："主上有问，勿有所隐。"湜不从。怀贞等既诛，湜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窦州，藏用流泷州。新兴王晋临刑叹曰："本为此谋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会有司鞫宫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谋进毒，乃追赐死于荆州。薛稷之子伯阳以尚主免死，流岭南，于道自杀。

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

崔湜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公主怒而去。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徙，终岁不尽。

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

己巳，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注释】

①宰相二句：指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和陆象先五人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②赤箭：药用植物，即天麻。

③德良：即唐宗室李德良。武德初封新兴王。

④北军：胡三省注："谓左右羽林、左右万骑也。"

⑤内给事：宦官职务。属内侍省，从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群臣朝贺中宫，则出入宣传；凡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其品秩，计其多少，春秋二时，宣送中书。

⑥謨(mó 模)：即隋朝官吏姜謨(?～公元627年)。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大业末为晋阳长。结交李渊，任其大将军府司功参军。后为李渊相国胄朝参军，封长道县公。

⑦客师：即唐右武卫将军李客师。三原(今属陕西)人。累有战功，封丹阳郡公。

⑧薛崇简：即薛崇暕。

【译文】

10六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命令兵部尚书郭元振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11太平公主倚仗太上皇的权势专擅朝政，与皇帝的关系存在着怨隙，朝廷七位宰相之中，有五位出自她的门下，文武大臣之中也有半数以上的人依附她。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寺卿唐晙和胡僧慧范等共同图谋废掉皇帝另立他人。此外，太平公主还和宫女元氏策划，打算在天麻粉中投毒，进献给皇帝服用。李晋是李德良的孙子。常元楷和李慈也多次来往于太平公主的私宅，与她结党密谋。

王琚对皇帝进言道："事态相当紧迫了，陛下不可不迅速采取行动。"尚书左丞相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给皇帝送来一把佩刀，意思是请皇帝下决断。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奉事，对皇帝说道："太平公主策划叛逆作乱，是蓄谋已久的事情。过去，陛下在东宫作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清除太平公主，还需要使用一些智谋。现在陛下已是一国之主，只须颁布一道诏书，又有哪一个敢抗命不从？万一奸邪之徒的意图得逞，陛下再后悔也就来不及了！"皇帝说："真像您所说的去行动，只怕会惊动太上皇。"崔日用又说道："天子的孝行在于使四海安宁。倘若奸佞之人得志，那么社

稷宗庙将化为废墟,陛下的孝行又从哪里体现出来呢!请陛下先行控制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军,然后再抓捕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如此便不会惊动太上皇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便命令他担任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发太平公主打算在本月四日发动叛乱,命令常元楷、李慈率领羽林军突袭武德殿劫持皇帝,而由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在南牙起兵响应。于是皇帝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共同决策,诛除太平公主一党。姜皎是姜謩的曾孙;李令问是李靖之弟李客师的孙子;王守一是王仁皎的儿子;高力士是潘州人。

初三,皇帝通过王毛仲调来闲厩中的马匹以及士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开进虔化门,召来常元楷和李慈二人,先把他们斩首;在内客省生擒了贾膺福和李猷,并将他们带出,又在朝堂之上拘捕了萧至忠和岑羲,然后把他们四人一起斩首。窦怀贞逃到河沟之中自缢而死,皇帝下令用刀割开他的尸体,还把他的姓改为毒氏。太上皇获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进奏道:"皇帝刚才只是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人,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稍后,皇帝也来到门楼之上,太上皇于是颁布诰命罗列窦怀贞等人的罪状,趁此机会大赦天下,只有反叛者的亲族朋党不予赦免。将薛稷赐死在万年县狱中。

初四,太上皇颁布诰命:"从现在起,所有军国政令与刑罚,全都由皇帝处理。我正想清静无为,颐养心志,以遂平生之愿。"这一天,太上皇被迁往百福殿居住。

太平公主逃进山中寺庙,直到事发后三天才出来,被赐死在她自己的家中,她的儿子以及党羽被一起处死的达数十人。因薛崇简平日屡向其母进谏而受到责打,被特令免死,将他赐姓为李氏,并准许他保留原官职及爵位。皇帝还下令把太平公主家的所有财产

查抄充公，她家中的财产堆积如山，珍玩宝物与皇家府库所藏不相上下，厩中牧养的羊马和出租的田地园圃的利息，没收后几年内都清点不完。胡僧慧范也拥有财产达数十万缗。皇帝把新兴王李晋的姓氏改为厉。

当初，皇帝在筹划诛杀窦怀贞等人的时候，召见过崔湜，打算把他当作心腹。崔湜的弟弟崔涤对他讲："皇帝无论问到什么，一定不要有所隐瞒。"崔湜没有听从。窦怀贞等人被处死后，崔湜与尚书右丞卢藏用两人都因暗地效命于太平公主而获罪，崔湜被流放到窦州，卢藏用被流放到泷州。新兴王李晋临刑之际哀叹道："最初策划这件事的是崔湜，现在我被处死，而崔湜却能够保住性命，这不是太冤枉了吗？"适逢有关官署审讯宫女元氏时，她供出了崔湜与其一同下毒谋杀皇帝的事实，皇帝便追颁命令将崔湜赐死在流放途中的荆州。薛稷的儿子薛伯阳由于娶了公主为妻的缘故而被免除死罪，流放岭南，在流放途中，他自杀身亡。

当初，太平公主与其党羽策划废黜皇帝另立他人的时候，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等人都表示赞成，只有陆象先认为不能这样做。太平公主说："废长立少，本来就是不顺天意之事，况且皇帝失德，为什么不能够废黜他呢？"陆象先说："既然皇帝起初是由于立有大功而被册立为太子的，那么就只应当以获罪为由把他废黜。现在他实际上没有犯罪，我陆象先终究不敢附和你。"太平公主怒气冲冲地离去。皇帝诛除窦怀贞等人以后，召见陆象先说："天寒才知松柏是最后凋零。你陆象先确实是这样的啊！"当时正值彻底追究太平公主党羽的时候，应连坐受惩治的人非常之多，陆象先私下为这些人申辩论理，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但他不曾自己提到这些事，当时也无人知道此事内情。朝廷百官中平时受到过太平公主善待或者憎恶的人，此时有些人被降职，有些人被提拔，到年底这类职官的升降还没有结束。

初六，皇帝驾临承天门楼，大赦天下。

初八，皇帝赏赐功臣郭元振等人级别不等的官职、爵位、府第、钱物，还命令高力士担任右监门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

当初，太宗皇帝曾定立规章制度，内侍省不许设置三品官，内侍们只是身着黄色朝服，食用朝廷供给的禄米，承担一些把守宫门、传达诏命之类的事情而已。武后虽然是女流当国君，宦官也未能执掌朝政。中宗皇帝时期，受到他亲近宠幸的侍臣猥杂众多，而级别在七品以上的宦官多达一千余人，但是身穿绯色朝服的宦官尚不多见。皇帝在藩王府中的时候，高力士全心全意地事奉他；到他被立为太子之后，便奏请睿宗任命高力士为内给事；直到此时，因诛除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高力士又受到皇帝的赏赐。此后，宫中的宦官逐渐增加到三千余人，被授予三品将军的人也越来越多，穿着绯、紫朝服的竟达一千余人，宦官势力的兴盛由这时发端。

12 壬申，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十道。

13 乙亥，以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14 庚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15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杨我支来求婚；丁巳，许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

16 中宗之崩也，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密表韦后，请出相王诸子于外。上即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峤时以特进致仕，或请诛之，张说曰："峤虽不识逆顺，然为当时之谋则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峤子率更令畅为虔州

刺史[1]，令峤随畅之官。

17 庚午，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

18 丙戌，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

19 冬，十月，辛卯，引见京畿县令[2]，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

20 己亥，上幸新丰；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3]。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金吾卫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邈官，废弃终身。时二大臣得罪，诸军多震慑失次。惟左军节度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不动，上遣轻骑召之，皆不得入其陈。上深叹美，慰勉之。

甲辰，猎于渭川[4]。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既至，上方猎，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5]，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

之请抑权幸，爱爵赏，讷谏净，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乙巳，车驾还京师。

【注释】

①率更令：《唐六典》："汉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勋；晋率更令掌宫殿门户之禁、郎将屯卫之上；北齐率更令掌周卫禁防、漏刻钟鼓。"

②京畿县令：唐代以京城两赤县为京县，畿内诸县为畿县。京县令正五品上，畿县令正六品下。

③新州：州名。南朝梁置，治所在新兴县(今广东新兴县)，隋大业初废。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

④渭川：水名。胡三省注："此即新丰界之渭川。"专指今陕西临潼新丰镇一段的渭水而言。

⑤三为宰相：姚元之在武则天、唐睿宗两朝任宰相，此时又被玄宗任命为宰相。

【译文】

12 十一日，朝廷派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慰安抚十道。

13 十四日，皇帝命令尚书左丞张说担任中书令。

14 十九日，罢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把他贬谪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初二，任命被流放到封州的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15 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他的儿子杨我支前来求婚；二十六日，皇帝把蜀王之女南和县主许配给他为妻。

16 中宗皇帝驾崩之际，曾中书门下三品李峤暗地里向韦皇后上表，请求把相王李旦的儿子们分别从京都迁到外地。皇帝即位之后，在内宫中发现了李峤的奏表，并将它出示给侍臣们。李峤当时已经以特进的身份退休，有人请求皇帝处死李峤，张说认为："李峤

虽然不能分清顺天逆命，然而他当时为韦后出谋划策却也是效忠的表现。"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正确。九月初二，皇帝命令李峤之子率更令李畅担任虔州刺史，并让李峤随同其子赴任。

17 初十，皇帝命令刘幽求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18 二十六日，朝廷恢复右御史台，执掌对各州的督察，同时罢免各道按察使。

19 冬，十月初一，皇帝召见京畿各县的县令，以年成饥荒时应当施惠养育黎民百姓的意思告诫他们。

20 初九，皇帝驾临新丰。十三日，在骊山脚下演习武事，共征调了士卒二十万，旌旗连绵长达五十余里。由于军容不整的缘故，皇帝下令加罪于兵部尚书郭元振，将他逮至自己的大旗之下，并打算将他斩首。刘幽求、张说跪在皇帝的马前谏阻道："郭元振为大唐的江山社稷曾建立过很大的功劳，不能够杀他。"于是皇帝把郭元振流放到新州。命令将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斩首，这是由于他所制定的军礼不整肃的缘故。皇帝原本只是打算借此树立自己的威势，并没有处死唐绍的意思，但是由于金吾卫将军李邈急忙宣布了赦命而将他斩首了。事后不久，皇帝便罢免了李邈的官职，把他废弃，终身不予录用。当时，因郭元振、唐绍这两位大臣都获罪受到惩处，各路军马大多震惊恐惧，以致于乱了阵形，只有左军节度薛讷和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人统领的士兵没有骚动，皇帝派遣轻骑兵前去召他们，然而都无法进入他们的阵中。皇帝对他们二人极为赞赏，慰劳勉励了他们一番。

十四日，在渭川狩猎。皇帝打算把同州刺史姚元之任命为宰相，张说却忌恨姚元之，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皇帝没有接受赵彦昭的奏章。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向皇帝进言道："陛下多次想挑选一名河东总管，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臣现在发现了这样一位称职的人。"皇帝问他所说的人是谁，姜皎回答说："姚元之文武全才，真是担任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皇帝说："这是张说

的意思，你怎敢当面欺君罔上，论罪应当处以死刑。"姜皎赶忙叩头认罪。皇帝当即派遣宫中使者将姚元之征召到渭州来。姚元之抵达时，皇帝正在狩猎，马上接见了他，并命令他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元之处理政务精明利索，曾经三次出任宰相，每次都兼任兵部尚书，他对于沿边境地区的戍兵驻防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那里的士兵马匹仓储装备的情况，无不默默地记在心中。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每当遇到问题，都要去征询姚元之的意见，元之都能对答如钟声回应，他的同僚们则只能唯唯喏喏罢了，因此皇帝就把重任专门委托给他。姚元之请求皇帝贬抑亲幸的权贵之家的权势，珍惜手中的爵禄赏赐，采纳臣子的劝戒规谏，拒绝接受进献的贡品，以及不要再与群臣过分亲近而有失庄重。皇帝对他的上述建议都一一采纳。

十五日，皇帝一行返回京城。

21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1]，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2]，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

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其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易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

溺[3]，在缘情之举。”又曰：“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元之嘉纳其言。

新兴王晋之诛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拗步从[4]，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元之闻之，曰：“栾布之俦也[5]。”及为相，擢为尚书郎。

22 己酉，以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23 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

24 辛巳，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戊子，受册。

25 中书侍郎王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每进见，侍笑语，逮夜方出；或时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于上曰：“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于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边诸军。

26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27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

28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

29 敕：“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毕，侧门取进止。”

30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

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说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甲寅，以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注释】

①郎吏：据《通鉴考异》：“此出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不知郎吏为何官。若郎中、员外郎则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将，又不敢必，故仍用旧文。”

②会力士句：唐代，凡有机要事皇帝均派内臣向宰相宣旨。

③失溺：失职、溺职，不能尽职。

④司功：官名。即各州的功曹司功参军事。唐制，司功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等事。

⑤栾布句：以西汉栾布哭彭越事相类比。

【译文】

21 姚元之曾经奏请依据资历顺序提拔任用郎吏，皇帝却抬头盯着宫殿的屋顶不作声，姚元之反复说了几次，皇帝始终不置可否。姚元之感到有些恐惧，便慌忙退出。当日散朝以后，高力士规劝道：“陛下刚刚总揽国事，宰相进奏言事，就应当面决定是否实行，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一概不予理睬，不加审察呢？”皇帝回答说：“我放手让姚元之主持朝廷各项政务，遇有军国大事才应该面奏后共同商议，怎么能够连官秩卑微的郎吏任免这种小事，也拿来一一烦扰我呢！”适逢高力士奉旨前往尚书省宣谕，把皇帝的话转述给姚元之，姚元之的心情才愉快起来。了解这件事的人无不信服皇帝深明君临天下的体统。

左拾遗曲江县人张九龄，鉴于姚元之负有极高声望，又被皇帝所信任，便写给了他一封书信，劝说他疏远谄谀浅躁之徒，提拔任用纯真厚道之士，书信的大意是：“用人当依真才实学为据，乃是治

理国事的基本原则，与有识之士齐心理政，也超出不了这一途径。但过去在任用人才时，掌权者并非不具备知人善任的鉴别能力，之所以他们未能尽职，是由于存在着依顺私人情面的荐举。"信中还说："自从您担负宰相重任以来，亲手执掌选任职官的权力，那些败絮其中、无所建树的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到您的面前，他们或者讨好您的亲戚以便让这些人为自己多多美言，或者迎合您的宾客以便在官场存身。他们中间不乏具有才学的人，然而他们的缺点在于厚颜无耻。"姚元之十分赞赏他的主张，并予以采纳。

当新兴王李晋被判处斩时，他王府中的属官吏员们便纷纷逃散，只有司功参军李拗一人徒步跟随在身边，对李晋仍遵循着居官时的礼节，并且在执行死刑后还对着故主的尸体哭泣。姚元之获悉这件事后说道："此人真是像栾布一样的忠义之士啊！"等到姚元之担任了宰相职务后，便提拔李拗担任尚书郎。

22 十九日，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赵彦昭担任朔方道大总管。

23 十一月初五，刘幽求兼任侍中。

24 二十一日，群臣进呈表章请求皇帝加上开元神武皇帝的尊号，皇帝同意了群臣的请求。二十八日，皇帝接受了增加尊号的册书。

25 中书侍郎王琚受到皇帝的亲信和厚待，没有哪一个大臣能赶上他受宠的程度。每次进宫朝见皇帝时，王琚都陪侍皇帝，在一起谈笑，直到夜深时分才离去；或是在皇帝休假时，也往往要派遣宦官把他征召来会面。有人对皇帝进言道："王琚是一位精通权略、机巧诡诈的纵横之才，陛下可以与他共同平定祸乱，却难以与他一道维持承平之世。"皇帝因此逐渐疏远了王琚。当月里，皇帝便命令他兼任御史大夫，前往北部边境各地区巡察军务。

26 十二月初一，皇帝颁诏大赦天下，把年号改为开元。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将中书省改为紫微省；将门下省改为黄门省，门下侍中改为黄门监；将雍州改为京兆府，将洛州改为河南

府;将州的长史改称为尹,将州的司马改称为少尹。

27 初五,吐蕃派遣大臣前来求和。

28 十三日,皇帝命令姚元之兼任紫微令。姚元之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之讳,恢复自己的原名姚崇。

29 皇帝颁布敕命:"都督、刺史、都护将要赴任时,都必须引入朝廷,当面向皇上辞别以后,在左右侧门听取皇帝的旨意。"

30 姚崇担任宰相后,紫微令张说感到担忧恐惧,便暗地里到岐王那里表述自己的诚意。后来有一天,姚崇在便殿回答皇帝的问讯时,走路略微有点瘸,皇帝问他:"您的脚是不是犯了毛病?"姚崇回答道:"臣有心腹的疾病,不是脚有毛病。"皇帝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姚崇答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陛下的辅政之臣,张说却秘密地乘车前往岐王家中,臣担心岐王会被张说所误。因此心里十分担忧。"二十四日,皇帝把张说贬谪为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也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贬官为太子少保。二十五日,皇帝命令黄门侍郎卢怀慎担任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纪二十七　起阏逢摄提格，尽强圉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开元二年

1 春，正月，壬申，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2 己卯，以卢怀慎检校黄门监[1]。

3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

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咸嘉赏之。

4 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上从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5 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翔且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曰："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6 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上从之。由是贵戚束手。

7 二月，庚寅朔[2]，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8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破之。同俄单骑逼城下，虔瓘伏壮士于道侧，突起斩之。突厥请悉军中资粮以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

9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

【注释】

①检校黄门监：官名。即检校侍中。开元元年改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

②庚寅朔：此月"庚寅"为初二，非朔日。

【译文】

唐纪二十七　起甲寅（公元714年），止丁巳（公元717年），共四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年）

1春，正月十三日，皇帝颁布诏令："要选拔任用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京官担任都督、刺史，选用政绩显著的都督、刺史担任京官，以便使官员的调出和入朝经常维持均衡状态，并以此作为永久性的条例。"

2二十日，皇帝命令卢怀慎担任检校黄门监。

3旧制规定，不论雅俗音乐，均由太常寺管辖。皇帝通晓音律，他认为太常寺本是负责郊庙朝会等仪式礼乐的专门官署，不应当执掌倡优杂伎之类的俗乐；于是另外设置左右教坊来负责教授俗乐，并命令右骁卫将军范及担任主管官。同时，皇帝还选择了数百名乐师，亲自在梨园教他们佛教法令之乐曲，这些乐师在当时被称作"皇帝梨园弟子"。此外，还在宫中教习，使宫人们排练乐曲。皇帝又挑选了一些歌伎和舞女，替他们设立了宜春院，并由官府供应赏赐她们各家生活用品和其它财物。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县尉袁楚客二人都为此呈上奏疏，认为："陛下年纪正当精力旺盛之时，应当推崇经学儒术，亲近品行正直之士，注重俭约朴素。臣以为陛下应

十分注意以欣赏靡靡之音和喜好巡游狩猎为戒。"皇帝虽然未能听取他们的建议,但是对他们的见解都很赞赏。

4 自中宗皇帝即位以来,皇亲国戚竞相营造佛寺,奏请剃度俗人为僧侣,其中还兼有欺诈妄诞之事;因而富裕人家的成年子弟纷纷削发为僧以逃避朝廷征发的徭役,这种人充斥于全国各地。姚崇向皇帝进言说:"龟兹僧侣佛图澄未能使后赵国运长存,天竺僧侣鸠摩罗什也无法使后秦得以保全,齐襄、梁武帝崇佛同样难免国破家亡的祸殃。因此,只要陛下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保佑着他们的生命,怎么用得着胡乱剃度奸邪之徒为僧,破坏佛祖规定的教法呢!"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初七,命令有关官署筛选淘汰天下的和尚尼姑,由于伪诈虚妄的缘故而下令还俗的僧尼共计一万二千多名。

5 当初,营州都督治所设在柳城以镇抚奚族部落和契丹部落;武则天时期的营州都督赵文翔治理政事失误,奚族部落和契丹部落攻陷了营州城,此后营州治所寄居在幽州东部的渔阳城。有人声称:"靺鞨、奚、霫等部落都非常想归附唐朝,只是由于唐朝在此地没有设营州,因而无处依附投奔,另外又被突厥可汗默啜所侵扰,所以只好暂时依附于突厥;倘若唐朝重建营州治所,那么这些部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前来归顺。"并州长史兼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听信了这些传闻之后,呈奏请求向契丹发起进攻,重新建置营州都督,皇帝也由于唐军在冷陉一役中大败的缘故,打算出兵征讨契丹。姚崇等大臣们纷纷谏阻此事。二十五日,皇帝命令薛讷担任同紫微黄门三品,统兵进讨契丹,群臣这才不敢提这件事了。

6 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害欺凌百姓,御史呈奏弹劾他;李业为他向皇帝求情,皇帝便敕命紫微、黄门省重新审讯此案。姚崇、卢怀慎等人上奏称道:"王仙童犯罪情节清楚明白,御史对他的奏劾没有任何冤枉之处,不能对他放纵宽容。"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从此皇亲国戚们的举动都有所收敛。

7 二月初二，太史呈奏称太阳应当亏缺却没亏缺。姚崇向皇帝上表致贺，并请求把这件事载入史册，皇帝表示同意。

8 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他的儿子同俄特勒、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领兵围攻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败了突厥兵。同俄特勒单枪匹马地逼近城下，被郭虔瓘埋伏在路旁的勇士跃起斩首。突厥人请求拿出军中所有的物资粮食来赎回同俄特勒，获悉他已被杀死的消息后，只得悲伤地大哭着后撤而去。

9 十九日，皇帝颁布敕命："从今以后各地再也不许新建佛寺；原有的佛寺中已经颓坏应加以修葺的，一律呈送公文到有关官署申报，经过审察属实，然后才允许动工。"

10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晙节度。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11 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为之。

12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怆为恭陵令[1]。窦孝谌之子光禄卿幽公希城等请以己官爵让怆以报其德，由是怆累迁申王府司马。

13 丙子，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2]，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

14 突厥石阿失毕既失同俄，不敢归；癸未，与其妻来奔，以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15 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3]，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16 敕："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4]，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17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擔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擔，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18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致仕李峤，于时同为宰相，不能匡正，令监察御史郭震弹之；且言彦昭拜巫赵氏为姑，蒙妇人服，与妻乘车诣其家。甲辰，贬安石为沔州别驾，嗣立为岳州别驾，彦昭为袁州别驾，峤为滁州别驾。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尝检校定陵[5]，盗隐官物。下州征赃，安石叹曰："此只是应须我死耳。"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6]。

19 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7]，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8]，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

【注释】

①恭陵：唐宗室李弘（追谥孝敬皇帝）的陵寝。

②近事：胡三省注："谓中宗朝滥官之弊。"

③戊子：开元二年闰二月无此日，当有误。

④十三人：即周利贞、裴谈、张栖正、张思敬、王承本、刘晖、杨允、康玮、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公、公孙琰和钟思廉。

⑤定陵：唐中宗李显的陵寝。

⑥皎：即唐玄宗朝的宦员姜皎。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此时以功进殿中监，封楚国公。

⑦铁钱：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作"铜铁"。

⑧天街：即京城长安的朱雀街。

【译文】

10 闰二月，皇帝命令鸿胪寺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任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职务，下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以及周围各军全部由王晙节制调度，还把大都护府官署迁往中受降城，部署兵力，推行屯田。

11 初九，朝廷恢复十道按察使的建置，命令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出任按察使。

12 皇帝思念徐有功执法公平合理，便在十七日命令他的儿子、大理司直徐怆担任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豳公窦希瑊等人请求把自己的官爵让给徐怆来报答徐有功的恩德，因此徐怆得以受到多次提拔，从大理司直升擢到申王府司马的职位。

13 十八日，申王李成义请求将自己的王府录事阎楚珪任命为本王府参军，皇帝表示同意。姚崇和卢怀慎向皇帝进言说："臣等此前曾领受陛下的旨意，讲到凡是王公、驸马有所奏请，如果没有陛下颁布墨敕，一律不能生效。臣私下认为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当属有关官署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如果因施恩于亲朋故旧的缘故，就可以把官爵作为礼物相赠，那就是沿袭中宗皇帝不久前滥授官爵的弊

政，实际上会紊乱朝廷的法纪、秩序。"这件事便被搁置下来。从此请托的风气没能流行。

14 突厥大将石阿失毕在损折了可汗之子同俄特勒之后，不敢回归突厥。二十五日，石阿失毕携其妻前来投奔朝廷，被皇帝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封为燕北郡王，封其妻为金山公主。

15 有人举报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对皇帝有不满的言辞，皇帝命令把二人交紫微省审讯，刘幽求等人不肯服罪。姚崇、卢怀慎、薛讷对皇帝规劝道："刘幽求等人都是朝廷的功臣，现在突然改任没有实权的闲职，心中略微有所沮丧，或者这就是人之常情。既然这些人建立的功勋非常显赫，他们所承受的荣耀宠遇也就极深，一旦将他们逮捕下狱，恐怕天下之人听到后会感到震惊。"戊子日，刘幽求被贬谫为睦州刺史，钟绍京被贬谫为果州刺史。奉旨按察边境地区军旅事务的紫微侍郎王琚尚未回朝，也由于受到刘幽求案子的牵连，被贬谫为泽州刺史。

16 皇帝颁布赦命："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全都是则天皇后时期的酷吏，只不过较之周兴等人的罪状稍微轻一些，应当将他们放归荒野之处，终身不予录用。"

17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擔背叛朝廷。三月十二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攻陷碎叶等镇，生擒都擔并将其斩首，降服了他的二万余帐部众。

18 御史中丞姜晦认为宗楚客等人篡改中宗皇帝的遗诏的时候，现任的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客宾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以特进资格退休的李峤四人均正在朝廷任宰相，然而未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匡正，便指使监察御史郭震弹劾他们；并且还提到了赵彦昭拜女巫赵氏为姑，身披妇女服装，与自己的妻子一同乘车前往赵氏家中等事实。十七日，皇帝把韦安石贬谫为沔州别驾，把韦嗣立贬谫为岳州别驾，把赵彦昭贬谫为袁州别驾，把李峤贬谫为潞州别驾。韦安石到达沔州之后，姜晦又呈奏说韦安石曾在检校定陵任上盗

窃隐藏官府物资。朝廷派人到沔州去追讨赃物。韦安石感叹道："这不过是想要我的命罢了。"极度愤懑而死。姜晦是姜皎的弟弟。

19 皇帝命令捣毁天枢，并征调铁匠将它熔化成铁料、铜料，历时一月之久仍未熔完。先前，韦后也在西京长安朱雀街上营造了一个高达数丈的石台，用来歌颂自己的功德，这次也同时被捣毁了。

20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1]。"

21 五月，己丑，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

22 己酉，吐蕃相坌达延遗宰相书，请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尝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复坌达延书，招怀之。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

23 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璟于门下过官[2]；知古衔之。

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

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曰："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24 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于上兄也；岐王范，薛王业，上之弟也；豳王守礼，上之从兄也。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毬，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3]。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上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4]。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

25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饮藏来献盟书。

【注释】

①天男：胡三省注："天男，犹云天子也。"

②过官：唐制，凡文武职官六品以下，吏、兵部进呈注拟必通过门下省审定，量其阶资，较其才用，若拟职不当，随其优劣退回再衡量，称过官。

③其中：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于"中"下有"谓之五王帐"五字。

④上佐：指州长史、司马。

【译文】

20 夏，四月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前来请求联姻，他把自己称为"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21 五月初三，由于年成不好而发生饥荒，朝廷罢免所有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规定，今后如果不是立有战功或者皇帝降下别敕指定录用的人，吏部和兵部一律不准注拟叙用。

22 二十三日，吐蕃宰相坌达延写信给唐朝宰相，信中要求朝廷事先派出解琬到河源划定两国的疆界，然后再由两国缔结盟约。解琬曾经出任朔方道大总管，因此吐蕃请求朝廷派遣他前往河源。在这之前解琬已经以金紫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所以皇帝又把他召回朝中，命令他担任左散骑常侍并派他前去河源。同时皇帝还命令宰相给坌达延回信，对他进行招抚怀柔。解琬对皇帝进言，认为吐蕃一定暗中抱有反叛朝廷的打算，请预先在秦、渭等州屯兵十万以防御吐蕃。

23 黄门监魏知古本出身小吏，他依靠姚崇的引荐，以至与姚崇同朝担任宰相。姚崇打心里有些轻视他，因此让他代理吏部尚书职务，主持东都洛阳选授官吏的事务，另外派遣吏部尚书宋璟在门下省执掌审定吏部、兵部注拟的六品以下职事官。魏知古为此事对姚崇记恨在心。

姚崇的两个儿子分别在东都洛阳任官，依仗自己父亲对魏知古有恩，极力招揽权柄，代他人说情请托，魏知古返回长安时，将这些事全都报告了皇帝。几天以后，皇帝从容地对姚崇问道："您的几个儿子才学品行怎么样？眼下他们担任着什么官职呀？"姚崇揣摸到了皇帝的意思，便回答道："臣共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人在东都任职，他们的为人可以说是欲望难满足而行为也不检点，这样他们一定会向魏知古干求很多私事，只不过是臣来不及去过问这些罢了。"皇帝开始认为姚崇一定会为自己的儿子遮掩，听了他的这番奏言，高兴地问道："您是怎样知道这些情况的呢？"姚崇回答说："魏知古地位卑微之时，臣曾经对他多方关照。臣的儿子愚笨鲁钝，认为魏知古必然会因此而感激臣，会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所以才敢于向他请托干求。"于是皇帝认为姚崇无私心，而瞧不起魏知古有负于姚崇，打算罢免他的官职。姚崇执意请求说："是为臣的两个不肖之子不像样，损害了陛下的法禁，陛下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已经是幸事了；如果由于臣的缘故而斥逐魏知古，天下的人们必然会认为陛下是在偏袒臣，这样会连累圣上的德政。"皇帝权衡了许久才答应了他的请求。二十五日，魏知古被罢相，贬为工部尚书。

24 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都是皇帝的兄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是皇帝的弟弟，豳王李守礼是皇帝的堂兄。皇帝向来对他们十分友爱，在这方面近世帝王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在他即皇帝位初期，曾经叫人做了一只长枕头和一床宽大的被子，用作与兄弟们同床共寝。诸王每日早晨在侧门朝见，退朝以后便在一起进餐饮酒、斗鸡、击毬，或是前往京城近郊去射猎，或是来到别墅里游览观赏，以至前来问候的宦官在路上络绎不绝。皇帝在上朝听政之后，大部分时间也是偕同诸王们巡游，在宫中兄弟们相处时，彼此跪拜行的是家庭内的礼节，饮食起居也是与诸王在一起。皇帝还在宫中设置五座帷帐，用于自己与诸王在里面轮流住宿，称作"五王帐"。他们

有时探讨策论吟咏诗作，间或饮酒、赌博下棋、外出打猎；有时各人手持丝竹乐器吹拉弹唱；李成器善于吹奏笛子、李范善于弹奏琵琶，他们都和皇帝凑在一起轮流演奏。诸王中如果有谁生了病，皇帝为此甚至会终日吃不下饭，整夜睡不着觉。一次，薛王李业患病，皇帝正在临朝听政，没有多大功夫便十次派遣使者前往探视。皇帝还亲自为李业煎汤药，旋风吹火；皇帝的胡须不慎被燃着，侍从惊恐赶忙上前扑灭。皇帝说道："只要薛王服下这碗药后疾病能够痊愈，我烧了胡须又有什么可惜呢？"宋王李成器尤其恭敬谨慎，从不谈论有关朝政的事，也从不与旁人往来，皇帝因此越发信任尊重他，因此离间兄弟的谗言也无从进入。然而，皇帝专门用声色来供他们娱乐，不让他们担任何具体的职事。群臣认为宋王李成器等人地位逼近皇帝，便请求按照历朝的惯例调他们到地方各州任刺史。六月初二，皇帝命令宋王李成器兼任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任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任虢州刺史，规定他们赴任之后 只许过问重要事务，州中其他的一般事务，一律委托长史司马负责处置。从此以后，诸王出任都护、都督、刺史的一概照此办理。

25 十一日，吐蕃赞普派遣宰相尚钦藏前来进献两国的盟书。

26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1]。"罢两京织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2]。"可不慎哉!

27 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宾客以为:"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讷曰:"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行至滦水山峡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后,从山上击之,唐兵大败,死者什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虏中嗤之,谓之"薛婆"。薛宣道将后军[3],闻讷败,亦走。讷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

28 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29 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怨望,数上疏妄陈休咎;乙巳,贬溱州刺史。

30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辍朝三日,追谥曰殇皇帝[4]。

31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壬子,禁人间铸佛、写经。

32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

渥。

33 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34 民间讹言，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牛车于崇明门，自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敕曰："燕寝之内，尚令罢遣；闾阎之间，足可知悉。"

35 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5]，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晙帅兵击之。辛巳，大募勇士，诣河、陇就讷教习。

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6]，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惧自杀。

36 乙酉[7]，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注释】

①减一等：胡三省注："减一等则杖八十。"

②靡不二句：语出《诗·荡》。

③薛宣道：据严衍《通鉴补》，当作"崔宣道"。

④追谥句：由于韦后曾立李重茂为帝，因而仍追谥他曰皇帝。

⑤白衣:平民身分。胡三省注:"薛讷以滦河之败削除官爵,故命以白衣摄官出陇右。"

⑥初二句:事情发生在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

⑦乙酉:开元二年八月无此日,当有误。

【译文】

26 皇帝认为世风奢侈浪费,秋,七月初十,皇帝颁布诏命:"车乘、服饰、金银器玩,一概应当让有关府衙负责销毁,以供军事、行政支出的需要;那些珠宝玉器、锦绣织物,均在殿前烧毁;宫中自后妃以下,一律不许穿着珠玉锦绣制成的服饰。"十三日,皇帝又颁发敕命:"文武百官束官服的带子和饮酒的器具、马嚼子、马镫,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玉来装饰它们;四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金来装饰它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银来装饰它们;其余的职官一概禁止使用金银珠玉饰物;妇女服装饰物的标准与其丈夫、儿子的品级相应。那些原来制成的用锦绣丝织品,可以染成黑色继续使用。从今以后全国各地再不许采集珠宝玉石、纺织锦绣衣物。违反上述禁令的判处杖刑一百,工匠违禁的降一等治罪。"皇帝还命令裁撤了设于东西两京的织锦坊。

臣司马光认为:唐明皇即位之初想实现治理,自身能节俭刻苦到这步田地,晚年仍不免于因奢侈腐化导致朝政败坏;奢靡容易使人无力自拔,实在是太厉害了!《诗经》写道:"凡事莫不有开始,可是极少能坚持到底。"对此怎么可以不慎重啊!

27 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人统领六万人马经由檀州出塞攻击契丹。杜宾客认为:"盛夏时节,士兵身披甲胄手执兵器,携带军需粮草,深入敌境之中,恐怕难以建功。"薛讷说道:"盛夏时节牧草茂盛,牛羊繁殖生长,可乘机从敌方取粮,我们此时发动攻击,正得天时,消灭契丹在此一举,机不可失呀。"当唐军开到滦河流经的峡谷时,遭到了契丹伏兵的前后堵截,契丹兵

又从山上发起攻击，唐军一败涂地，阵亡的将士竟达十分之八、九。薛讷仅仅同几十名骑兵突出合围，得以幸免，契丹部众嘲笑他，将他称为“薛婆”。崔宣道正在指挥后续部队，获悉薛讷战败的消息，于是也逃走了。薛讷把此次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崔宣道和胡将李思敬等八人，皇帝发布诏令在幽州把这八个人全部斩首。十五日，皇帝颁布敕命，罢免薛讷的死罪，削除他的官爵，惟独杜宾客一人获得赦免。

28 十七日，皇帝命令北庭都护郭虔瓘担任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29 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怀怨恨，多次上疏胡说祥瑞灾异之兆；二十日，皇帝把钟绍京贬为溱州刺史。

30 二十二日，房州刺史襄王李重茂去世，皇帝为此而中止临朝听政三天，并把他追谥为殇皇帝。

31 二十三日，皇帝命令禁止文武百官及其家属与和尚、尼姑、道士互相交往。二十七日，又下令禁止民间铸造佛像和抄写佛经。

32 宋王李成器等人请求进献兴庆坊的府第作为供皇帝出行游玩居住用的离宫；二十九日，皇帝颁布诏命，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开始动工修建兴庆宫，并把环绕兴庆宫的宅第分别赐给李成器等。又在兴庆宫的西、南营建了两座楼，西楼题署为“花萼相辉之楼”，南楼题署为“勤政务本之楼”。有时皇帝登临楼上，听见诸王在自己的府第里奏起乐曲，便把他们召到楼上与自己一起进餐，有时皇帝则前往诸王家中与大家尽兴欢乐，并给诸王优厚的赏赐。

33 三十日，皇帝命令岐王李范兼任绛州刺史职务，薛王李业兼任同州刺史职务；还颁布敕令规定自宋王李成器以下各亲王按每季度两人轮换入朝，周而复始。

34 民间谣传皇帝选取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听到了这些传闻。八月初十，下令有关官署在崇明门门口准备好车和牛，然后亲自从宫禁中选择多余的宫女，用牛车把她们载运回家，并且颁布敕命

说："我对于后宫之内宫女，尚且要裁减遣返，我对民间女子会怎么样，应当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

35 二十日，吐蕃将领坌达延、乞力徐统领十万部众进犯临洮，驻军于兰州，还率部进入渭源县，掠取牧马；朝廷命令薛讷以平民身分代理左羽林将军职务，出任陇右防御使，命令右骁卫将军、常乐县人郭知运担任陇右防御副使，与太仆寺少卿王晙一起率军迎击吐蕃部众。二十六日，朝廷大量招募勇士，并派遣他们前往河、陇地区接受薛讷的训练。

起初，唐鄯州都督杨矩怂恿唐睿宗把河西九曲之地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这片土地肥沃丰饶，吐蕃到此放养牛马，并且以此为依托进犯侵扰。杨矩又是后悔又是害怕，自杀身亡。

36 乙酉日，太子宾客薛谦光向皇帝进献了武则天所撰写的《豫州鼎铭》，铭文的末句是这样的内容："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薛谦光认为这就是皇帝受命于天的符瑞。姚崇为此进表表示祝贺，并请求把这段铭文向史官宣示，颁发文书向全国各地公布。

臣司马光认为：预测日食出现却没有出现，是太史的过失；而君臣彼此称贺，则是诬罔上天。搜求偶然出现的文辞作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符瑞，是品行低下的臣子对君主的阿谀迎奉；宰相趁机把它当成事实看待则是亵渎了他的君王。欺罔上天，亵渎君王，以唐明皇的圣明，加上姚崇的资德，仍然不免于出现这样的现象，岂不是令人惋惜的事吗！

37 九月，戊申，上幸骊山温汤。

38 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1]；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

39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逻禄等部落诣凉州降。

40 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

41 戊午，上还宫。

42 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晙帅所部二千人与讷会击吐蕃。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晙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击之，多置鼓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讷时在武街，去大来谷二十里，虏军塞其中间；晙复夜出击之，虏大溃，始得与讷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

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从之。

以王海宾之子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奏御，养之宫中。

43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婚，上许以来岁迎公主。

44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瓘抚存之。

45 乙酉[22]，命左骁卫郎将尉迟环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上不

许。自是连岁犯边。

46 十一月,辛卯,葬殇皇帝。

47 丙申,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随便宜区处。

48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49 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须嗣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3],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

50 乙丑,立皇子嗣真为鄄王,嗣初为鄂王,嗣玄为甄王[4]。辛巳,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嗣真,上之长子,母曰刘华妃[5]。嗣谦,次子也,母曰赵丽妃;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

51 是岁,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52 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

【注释】

①敕以二句:唐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以他费,至神龙中略尽,至是复置之。

②乙酉:开元二年十月无此日,当有误。

③须嗣句:据胡三省注,"须"当作"领","嗣"字衍;"奉"当作"秦";"郭"当作"廓"。

④嗣玄:胡三省注:当作"嗣玄"。

⑤嗣真二句:严衍《通鉴补》改为"长子郯王嗣直"。

【译文】

37 九月二十四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

38 发布敕命，鉴于当年粮食丰收，谷价下跌损伤农民利益，让地方各州完善常平仓法；而江、岭、淮、浙、剑南等地因地势低洼潮湿，不适于粮食的储藏，不在此例之中。

39 突厥可汗默啜老迈体衰，昏聩暴虐日益厉害。二十八日，葛逻禄等部落来到凉州向朝廷投降。

40 冬，十月，吐蕃军队再次侵扰渭源县。初二，皇帝颁诏表示要亲自率兵征讨，共派出军士十余万人，战马四万匹。

41 初四，皇帝返回宫中。

42 初十，薛讷与吐蕃军队在武街交战，大败吐蕃军队。当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晙统领所部二千人马与薛讷合兵攻击吐蕃军队，拿达延指挥十万部众驻扎在大来谷。王晙挑选了七百名勇士，身穿胡人的服装，乘夜袭击吐蕃军队，并在这七百人后五里之遥安置了许多战鼓和号角。先头部队与敌军遭遇后便大声呼喊，后面的人擂动战鼓，吹起号角与他们呼应，吐蕃部众误以为唐军大部队袭来，惊慌惶恐，便自相残杀起来，死者有一万人之多。薛讷率部这时还驻扎在武街，距大来谷二十里地，吐蕃兵夹在此两军之间。王晙再次率军乘夜色出击，吐蕃兵大败溃逃，王晙才得以与薛讷所率唐军会师。唐军追击溃败的吐蕃兵，一直追到洮水，又在临洮的长城堡交战，再次击败了吐蕃军队，先后斩杀和俘获达数万人之多。十安军使王海宾死于战事。

十四日，姚崇、卢怀慎等皇奏道："吐蕃多年来以黄河为边界；而在中宗神龙年间，由于娶了大唐公主的缘故，才得以越过黄河修筑城垣，设置了独山、九曲两军，距积石三百里，并在黄河之上架起了桥梁。现在吐蕃已经背叛了朝廷，我们就应当拆毁吐蕃所建的桥梁和城墙。"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皇帝命令王海宾之子王忠嗣担任朝散大夫、尚辇奉御，把他接

到宫内抚养。

43 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再次派遣使者入朝，请求与大唐联姻，皇帝答应他次年来迎娶公主。

44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落前往北庭都护府请求归降，朝廷命令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安抚慰问他们。

45 乙酉日，朝廷派遣左骁卫郎将尉迟环出使吐蕃，表达对金城公主的慰问。吐蕃派遣大臣宗俄因矛前往洮水求和，要求两国用对等的礼节，皇帝没有准许。从此吐蕃连年侵扰边境。

46 十一月初七，殇皇帝李重茂下葬。

47 十二日，朝廷派遣左散骑常侍解琬前往北庭都护府安抚来降的突厥胡禄屋等部落，准许他随当时的情势用适宜的方式处置问题。

48 十二月初九，沙陀金山来朝。

49 十一日，朝廷设置陇右节度大使，管辖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十二州，命令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担任陇右节度使的职务。

50 十二日，册立皇子李嗣真为鄫王，李嗣初为鄂王，李嗣主为鄄王。二十八日，将郢王李嗣谦册立为皇太子。郯王李嗣直是皇帝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刘华妃。李嗣谦是皇帝的次子，他的母亲是赵丽妃，赵丽妃本以歌舞妓出身纳入后宫，为皇帝所宠爱，因此她的儿子李嗣谦被立为皇太子。

51 在这一年里，朝廷设置了幽州节度大使、幽州经略大使和幽州镇守大使，管辖幽、易、平、檀、妫、燕六州事务。

52 突骑施可汗守忠的弟弟遮弩对于分给自己的部落少于其兄而怨恨，便率众背叛守忠，逃入突厥，自告奋勇作为突厥兵的向导，以讨伐守忠，把他俘获之后班师突厥。默啜对遮弩说："你背叛了你的兄长，对我又会搞些什么？"于是将兄弟二人一起杀掉。

三 年

1春，正月，癸卯，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1]。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2]；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3]；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4]，媚嫉以毁其功[5]，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6]："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

2 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

3 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7]，十姓之婿也。二月，与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

4 三月，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

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

5 山东大蝗[8]，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9]，孙叔杀蛇而致福[10]，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注释】

①没身：终身，一辈子。

②昔鲍叔五句：春秋齐桓公之傅鲍叔牙向桓公推荐管仲（桓公的仇人），桓公任管仲为卿，遂霸诸侯。郑子皮当国，授政于子产，郑国大治。

③曹参二句：西汉时，曹参继萧何为惠帝丞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④专固：此指独占自专和执一不通的做法。

⑤媢（mào 冒）嫉：妒忌。

⑥《秦誓》：《尚书》篇名。

⑦文简：据严衍《通鉴补》当作"高文简"。

⑧山东句：据严衍《通鉴补》，句前当补"六月"二字。

⑨昔楚庄句：此事载于贾谊《新书》。

⑩孙叔句：此事载于刘向《说苑》。

【译文】

三年（乙卯，公元715年）

1 春，正月二十日，皇帝命令卢怀慎担任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生活俭朴，从不去增殖产业。虽然做了身份高贵的大臣，但他所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随时分送给亲朋故旧，结果他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免要忍受饥寒，所住的房子竟难以遮风挡雨。

姚崇曾死了一个儿子，请了十几天的假，应当处理的政务被积压下来，卢怀慎不能决断，感到惶恐，入朝向皇帝请罪。皇帝对他说："我把天下之事托付给姚崇处理，让你坐镇风雅之士和流俗之人而已。"姚崇假满复出，只用了一会儿的功夫便将所积之政事裁断完毕，脸上颇有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讲："我担任宰相，可以与哪些人物相比？"齐浣未作回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比起来有无差别？"齐浣回答说："管仲、晏婴的政治主张虽然未能施行于后世，尚且能做到终身贯彻。您所制定的政令则随时

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道:"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宰相呢?"齐浣回答说:"您只能说是一位匡救时下的宰相吧。"姚崇听了十分高兴,扔下手中的笔说:"一位匡救时下的宰相,难道就很容易找到吗!"

卢怀慎与姚崇一同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姚崇,因此每遇到问题,都要推给姚崇拿主意,当时的人把他称为"伴食宰相"。

臣司马光认为:先秦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时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本人的职位高于后者,由于能够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便把治理国政的权力交付他们,孔子对于这种做法曾加以赞美。西汉丞相曹参自认为才干不及萧何,于是就完全沿袭萧何所制定的法度,未作任何更改,汉室的大业得以成就。那些不贤的人掌权,充当僚属的人为吝惜自身,保有禄位便顺从上司的旨意,不顾国家的得失安危,这种人确实是国家的罪人。而贤明的宰相执掌朝政时,那些当僚属的人,则用欺骗蒙蔽来扰乱他的治理,用专固的办法来削弱他的权力,用嫉妒以诽谤他的功业,用执拗乖僻以窃取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和他同心协力,共同促成了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大政,有什么可以怪罪他们的呢!《尚书·秦誓》写道:"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忠实诚恳而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但是他心地美好,能有容人的器量。别人有了本领,就好像是他自己有本领一样;别人才华出众,他能做到不仅口头上对这个人表示称道,而且能打心里喜欢这个人,这般宽宏有器量,保护我的子孙和臣民,也是由于他要有利于子孙臣民啊。"这些话说的就是卢怀慎式的人。

2 御史大夫宋璟因在朝堂上监督杖刑时处刑过轻而获罪,被贬谪为睦州刺史。

3 突厥十姓中归降大唐的前后有一万余帐。高丽族的莫离支高文简是突厥十姓的女婿,二月,他和跌跌都督思泰等人也率众从突

厥前来归降。皇帝颁布诏令在黄河以南的区域安置他们。

4 三月，突厥十姓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来朝。皇帝因突厥十姓之中归降朝廷的越来越多，夏，四月初九，命令右羽林大将军薛讷担任凉州镇大总管，驻节凉州，赤水等军都由他节制高度；又命令左卫大将军郭虔瓘担任朔州镇大总管，驻节并州，和戎等军都由他节制调度；统领这些地区的军队，以防御突厥可汗默啜的侵扰。

默啜发兵进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落，连战皆捷。皇帝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调集军队相救。五月十二日，皇帝又敕令汤嘉惠等人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以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等部军兵互相策应救援。

5 六月，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有些灾民在受灾田地的旁边焚香，设祭膜拜，却不敢动手捕杀蝗虫。姚崇奏请派遣御史催督各州县捕杀并埋掉蝗虫。议论这事的认为蝗虫数量巨大，无法完全灭除，皇帝也对捕杀能否奏效表示怀疑。姚崇说："现在山东蝗虫漫山遍野，黄河南北两岸百姓流离几尽，怎能坐视蝗虫吞噬禾苗，竟不动手灭蝗救灾呢！即使不能把蝗虫全部灭除，起码也要比养蝗以成灾要好一些。"皇帝这才批准按他的主张去办。卢怀慎认为杀灭的蝗虫过多的话，恐怕对天地阴阳的和谐之气会造成伤害。姚崇道："当年楚庄王吞吃水蛭，他的病便痊愈了；孙叔敖杀死两条蛇，上天便赐福酬报。陛下怎能由于不忍心看到蝗虫被杀死而忍心看着百姓被饿死呢！倘若杀死蝗虫会引起上天降祸，那么我姚崇愿一人承当！"

6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7 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

学之士，日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九月，戊寅[1]，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使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2]，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8 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来降；己未[3]，悉除官遣还。

9 西南蛮寇边，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

10 壬戌[4]，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

11 甲子，上幸凤泉汤；十一月，乙卯[5]，还京师。

12 刘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愤恚，甲申，卒于道。

13 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6]；敕许之。将作大匠韦湊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枝。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纵令必克，其获几何？侥稽天诛，无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乂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今论帝王之盛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议乎！”时姚崇亦以虔瓘之

策为不然。既而虔瓘卒无功。

14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奏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从便宜从事。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7]。

15 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将纠之，日知反构杰罪。十二月，侍御史杨玚廷奏曰："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愒，则御史台可废矣。"上遽命杰视事如故，贬日知为歙县丞。

16 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

17 尚书左丞韦玢奏："郎官多不举职，请沙汰，改授他官。"玢寻出为刺史，宰相奏拟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宽怠及不称职，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8]！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

无所疑惧。”乃除冀州刺史。

18 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西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19 皇后妹夫尚衣奏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9]。

【注释】

①戊寅：开元三年九月无此日，当有误。据《旧纪》，为十月事。

②腰舆：胡三省注：“今人举之，适与腰平。”

③己未：开元三年九月无此日，当有误。据上下文，当为十月之日。

④壬戌：开元三年九月无此日。当依《新唐书》作“十月……壬戌”。

⑤乙卯：开元三年十一月无此日。当依严衍《通鉴补》作“己卯”。

⑥递驮：胡三省注：“沿路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⑦兵曹参军：官名。即司兵参军

⑧省事：指尚书省的事务。

⑨尚衣奉御：官名。殿中省有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六局，各奉御二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其进御。

【译文】

6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7 皇帝对宰相们说：“每当我读书遇到疑难费解的地方，无法找到一个帮我解决疑问的人；你们可以推选儒学之士，每天让他入宫侍读。”卢怀慎举荐了太常寺卿马怀素。十月三十日，皇帝命令马怀素担任左散骑常侍，让他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每人一天轮换着入宫侍读。每次到达宫门时，皇帝都让他们坐轿进去；有时皇帝在别馆而道远，便允许他们在宫禁里骑马。皇帝还亲自迎送，用对待师

傅的礼节来对待他们。由于褚无量年老体弱，皇帝特意让人为他制成一乘腰舆，褚无量在内殿侍读时，皇帝就命令内侍们用腰舆抬着他。

8 九姓思结都督唐散等人前来归降，十一日，朝廷全部委任以官职，把他们遣归原居地。

9 西南蛮族侵扰边境，朝廷派右骁卫将军李玄道调集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马三万人，会同该地原驻屯兵马前往征讨。

10 十月十四日，皇帝命令凉州大总管薛讷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命令太仆寺卿吕延祚和灵州刺史杜宾客担任朔方道行军副总管，去征讨突厥。

11 十六日，皇帝驾临岐州郿县境内的凤泉汤；十一月初一，返回京师。

12 刘幽求自杭州刺史任上调任郴州刺史，心中激愤难平。初六，刘幽求在赴任的途中去世。

13 十九日，皇帝命令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任安西大都护、安西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请求在关中自行招募一万名士卒到安西去征讨，并向所有的出征士兵供给驮运军需物资的畜力和熟食，皇帝颁敕答应了。将作大匠韦凑呈上奏疏，认为："现在西域各部纷纷向朝廷臣服，虽然有时也发生一些轻微的盗窃行为，但是四镇原有的守军就完全能够制服他们。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倒是应该经常充实，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自从近来西北吐蕃、契丹入侵边境，关中地区的壮丁，被征发得几乎竭尽了，怎么能够再次招募骁勇之士派遣到那么荒远的地区去增援呢！再说，一万名出征将士长途跋涉六千余里，而且完全由官府供给运输畜力和熟食，沿途宿营的各州县又怎么供给得了！秦、陇以西，户口渐渐减少，过了凉州以后，戈壁沙漠漫无边际，把这么多人派遣到那里去定居驻守，又从哪里去取得补给呢！纵使此次发兵有必胜把握，将获取的东西又能有多少呢？一旦皇上的征伐行动有所延误，恐怕带来的损失更大，请陛

下认真计算一下此举的所用与所得，比较多少，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利害了。上古唐尧的时代，博爱兼及华夏、夷狄，四海内外太平无事；汉武帝穷兵黩武，长途征伐，虽然多是取胜，并有俘获，但中原却也因此疲弊空虚。当世在论及帝王之大德时，都把它归于唐尧，却无人归于汉武帝，何况那些邀功不成的帝王，又怎么值得相提并论呢！"当时姚崇也对郭虔瓘的计划不以为然，郭虔瓘后来终于没有干成这件事。

14 当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命出使廓州，返回朝廷后，陈述沙漠以西地区的利害，请求前往考察该地形势；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准许他酌情处理当地事务。

拔汗那部落就是古代的乌孙国，归附中原的岁月已经很久了。吐蕃和大食一起拥立阿了达为王，出动军队进攻拔汉那；拔汉那王兵败之后，投奔唐安西都护府求救。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说道："如果不出兵相救，我们以后就没有资格向西域诸国发号施令了。"于是统领附近各部落军队万余人，从龟兹出发向西挺进数千里，攻陷了数百座城邑，长驱直入敌境。在这个月里，张孝嵩率部在连城攻打阿了达。张孝嵩亲自披甲出战，督率士卒猛攻，从巳时开始直至酉时，连下阿了达偕同几个骑兵亡命于山谷之中。张孝嵩传布文告给诸国，唐军声威震荡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纷纷派遣使者请求降附。这时恰好有人告发张孝嵩受贿贪污，张孝嵩获罪被押在凉州狱中，结果他被降职为灵州兵参军。

15 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暴戾，不守法度，御史大夫李杰打算弹劾他，崔日知便反诬李杰有罪。十二月，侍御史杨场当廷呈奏说："倘若负责检举弹劾的官署，可以让奸邪之徒恐吓威胁，那么御史台也就可以撤销了。"皇帝立刻命令李杰照常处理事务，并且把崔日知贬谪为歙县县丞。

16 有人进言说："各道按察使只会给官府和百姓增添麻烦，请求陛下精心选拔各州县刺史、县令，而停止往各道派遣按察使。"皇帝

命令召集尚书省官员讨论这一建议。姚崇认为："当今只不过是选派了十道按察使，而且还担心未必全都是合适的人选，何况天下共有三百多个州，至于县的数目则又多出好几倍，怎能保证每一位刺史县令都称职呢！"于是停止了这场讨论。

17 尚书左丞韦玢呈奏道："各官署郎官大多不称职，请陛下裁汰郎官，改授别的职务。"不久韦玢就被贬谪为州刺史，宰相呈奏打算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皇帝颁敕改命他到一个小州去作刺史。姚崇进言说："郎官宽纵懈怠和不能胜任职事，韦玢请求裁汰郎官，完全是奉公尽职的表现。眼下郎官刚刚被改任他职，韦玢就被贬黜到地方，议论此事的人们都说这是由于郎官诽谤中伤所致；臣担心以后尚书左右丞把韦玢作为鉴戒，那么尚书省的日常事务怎能得到办理呢！臣希望陛下对此详加考察，以使得为官者没有什么疑惧。"于是将韦玢任命为冀州刺史。

18 突骑施酋长守忠死掉以后，突厥可汗默啜的兵马班师，守忠的部将苏禄聚集残余部众，当上了他们的酋长。苏禄很善于安抚部众，十姓部落便逐渐归附了他，于是他的部众达到了二十万，苏禄便控制了西域。不久，苏禄派遣使者入朝谒见皇帝。在这一年，皇帝命令苏禄担任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19 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为某些小事与御史大夫李杰关系不和。

四　年

1 春，正月，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昕

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

2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宪，申王成义更名㧑[1]。

3 乙酉，陇右节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2]。敕下，卢怀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辄侮彝章[3]，为奴请五品，实乱纲纪，不可许。”上从之。

4 丙午，以鄫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4]，以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之副。陕王嗣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瓘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

5 二月，丙辰，上幸骊山温汤。

6 吐蕃围松州。

7 丁卯，上还宫。

8 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5]。

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6]，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9 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

10 上尝遣宦官诣江南取鸡鹊、鹦鹉等[7]，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烦扰。道过汴州，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以粱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乎！陛下方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鸡鹊、鹦鹉，曷足贵也！”上手敕谢若

水，赐帛四十段，纵散其鸟。

11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12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吏部侍郎卢从愿左迁豫州刺史，李朝隐左迁滑州刺史。从愿典选六年，与朝隐皆名称职。初，高宗之世，马载、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济，嗣立之子也[8]。

13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9]，置之宫掖。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14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

15 癸酉，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首来献。时默啜北击拔曳固，大破之于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曳固逆卒颉质略[10]，自柳林突出，斩之。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11]，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禄之子阙特勒击杀之[12]，及默啜诸子、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国人谓之"小杀"。毗伽以国固让阙特勒，阙特勒不受；乃以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注释】

①宋王二句：二王原名中有"成"字，犯睿宗后窦氏谥号"昭成皇后"，故改名。

②游击将军：武职名。唐制，游击将军从五品下。

③常章：常法，例行的规章。

④鄫王嗣真：据严衍《通鉴补》，当作"郯王嗣直"。

⑤采访使：据胡三省注：《唐会要》："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据此，则先置采访使，二十二年始置采访处置使也。

⑥大梁：古地名，即今河南开封西北一带。胡三省注："唐汴州治浚仪县，古之大梁也。"

⑦鸡鹊(jiāo jīng 交精)：水鸟名。即池鹭。鹈鹕(xī chì 西斥)：水鸟名。形大于鸳鸯而色多紫，故称"紫鸳鸯。"

⑧嗣立：即唐朝大臣韦嗣立(公元654～719年)。字延构。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历凤阁舍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隆基起兵杀韦后，他以远亲，出为许州刺史，徙为陈州刺史。

⑨师子国：古国名。斯里兰卡的古称。

⑩进卒：溃兵、散兵

⑪子将：小将，低级将领。

⑫骨咄禄：即骨笃禄，默啜之兄。

【译文】

四年（丙辰，公元716年）

1 春，正月，长孙昕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在街巷里守候着李杰并揍了他一顿。李杰上表陈诉道："臣的须发皮肤被毁伤，虽然只是痛在身上，但臣的朝服衣冠受到了侵凌，这确实是对国家的尊严进行侮辱。"皇帝大为动怒，命令把长孙昕和杨仙玉当廷用杖刑处死，向全体臣僚谢罪。皇帝还降敕安慰李杰道："长孙昕等人虽是我的近亲，但我平日未加训导，因而使他们竟敢冒犯朝廷大臣。即使已将他们处了极刑，恐怕仍不足以谢罪，还望您禀刚正忠肠，疾恶如仇，不要把这几个凶徒放在心上。"

2 初十，宋王李成器改名为李宪，申王李成义改名为李捄。

3 初八，陇右节度使郭虔瓘呈奏，奴仆石良才等八人均立有战功，请求皇帝任命他们为游击将军。敕书发至宰相，卢怀慎等人呈奏道："郭虔瓘倚仗着自己为朝廷立过小功，往往违反常法，居然出面为奴仆请求授予五品之职，实际上是淆乱朝廷纲纪。陛下不可准许这一请求。"皇帝听从了卢怀慎等人的意见。

4 二十九日，皇帝命令郯王李嗣直担任安北大都护和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命令安北大都护张知运担任他的副手。命令陕王李嗣昇担任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命令安西都护郭虔瓘担任他的副手。郯王和陕王均不必离开府第赴任。诸王遥领节度使衔是从这次任命开始的。

5 二月初九，皇帝驾临骊山温泉。

6 吐蕃军队包围了松州。

7 二十日，皇帝返回宫中。

8 二十四日，皇帝命令尚书右丞倪若水担任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虽然皇帝打算提高都督、刺史的地位，并选拔了德才兼备的京官担任这些职务，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却还是看不起出任地方官。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中经过大梁，倪若水为他饯行，告别后站着遥望他的车马远行的尘土，许久才返回衙门，并对他的属官们说道："班生此次入朝为官，跟登仙有什么差别啊！"

9 二十六日，松州都督孙仁献突然袭击包围在城下的吐蕃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

10 皇帝曾派遣宦官到江南收罗鸡鹊、鸂鶒等水鸟，准备放养在自己的苑囿之中。使者所到之处搞得鸡犬不宁。在他们路过汴州的时候，倪若水进言道："目前正是农忙时节，陛下为满足园林赏玩的需要，竟然派人四出用网罗捕捉飞禽。远从江南、岭表之地送出，再由水陆两路递运到京，路上还要用上等食物饲养它们。在路途中看到这一切的人们怎能不认为陛下把人看得轻贱而把鸟看得贵重呢！陛下将要把凤凰作为普通的飞禽，把麒麟作为普通的走兽，何况鸡鹊、鸂鶒这样的水鸟，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皇帝以亲笔敕书向倪若水致谢，赏赐了他绢帛四十段，并把捉来的鸟全部放飞。

11 山东又发生严重的蝗灾，姚崇再次下令捕杀蝗虫。倪若水讲："蝗虫为害乃是天灾，并非人为可以改变的，应当通过修德来消除蝗灾。前赵朝的刘聪就曾常常捕杀蝗虫，把它们埋掉，但是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却更为严重。"倪若水还拒绝御史前来执行督察捕蝗工作的命令。姚崇发出公文告诉他："刘聪是僭伪之帝王，因此他的国运难敌妖异；当今乃圣君临朝，所以妖异难敌国运。自古贤良的郡守，蝗虫不入他的辖区。假如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难道说汴州的蝗灾是由于您的无德所致的吗！"倪若水这才不敢违抗捕杀蝗虫的命令了。夏，五月二十九日，皇帝颁布敕命，委派使者分赴山东受灾各

州县仔细考察官吏捕杀蝗虫的成绩好坏，并把勤勉者和懒惰者的姓名报送朝廷。因此，连年发生的蝗灾才没有造成严重的饥荒。

12 有人对皇帝说："今年选拔官员太监，所委任的县令也不称职。"到新任命的官员入朝拜谢的时候，皇帝把所有的县令召集到宣政殿的廷堂上，用治理百姓的策论来考试。其中只有鄄城县令韦济文理最佳，便将他提拔为醴泉县令。其余二百多人均没有达到及格标准，暂且让他们上了任；还有四五十人被遣送回家继续学习。吏部侍郎卢从愿被贬谪为豫州刺史，李朝隐被贬谪为滑州刺史。卢从愿执掌选官事务长达六年之久，与李朝隐一起被公认为称职的官员。当初在高宗朝，马载和裴行俭二人在吏部是最有名的，当时人们都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韦济是韦嗣立的儿子。

13 有个胡人向皇帝进言，声称海南盛产珠翠奇宝，可以派人前往采办购回，随即趁机大谈海上贸易的利益；还打算前往师子国寻访灵丹妙药和精于医术的老妇，带回安置于后宫中。皇帝命令监察御史杨范臣陪同这位胡人一道前去寻访。杨范臣不紧不慢地向皇帝奏道："陛下前年下令焚毁了珠宝玉器和锦绣织物，表示不打算再用这些东西；陛下现在想要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那海上贸易是与商贾争夺财利，恐怕不符合帝王的体统。而胡药的药性，多是我们中国人所难以了解的；况且胡人的老妇，又怎么能安置在后宫之内呢！大凡为监察御史，乃是天子的耳目职官，如果确有军国大事，臣即使冒酷暑瘴气，丢掉性命也不敢推辞。然而这不过是胡人淆乱圣听、献媚取宠之举，对陛下的德行没有任何益处，臣暗自猜想它并非出于陛下的本意，还望陛下反复斟酌。"皇帝连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杨范臣好言劝慰，并撤消了这一命令。

14 六月十九日，太上皇在百福殿去世。二十五日，皇帝将自己的女儿万安公主度为女道士，想以此为太上皇祈求冥福。

15 二十九日，拔曳固部落把突厥可汗默啜斩首，并来朝奉献默

啜的首级。当时默啜统兵攻打北部的拔曳固部落，在独乐水大败拔曳固的部众，便恃胜轻易撤军，归途中再也不加防范，在柳林遇到突然杀出的拔曳固部落的溃兵颉质略，被颉质略斩首。当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正奉命出使突厥，颉质略便把默啜的首级交给他，两人一道回到朝中，朝廷把默啜的首级悬挂在大街上。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个部族都来归降，朝廷将他们安置在大武军以北地区。

默啜的儿子小可汗继位，默啜之兄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勒攻击并杀死了他，又把默啜的其他几个儿子和亲信几乎都杀光了。阙特勒拥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为可汗，这就是毗伽可汗，国人都把他称为"小杀"，毗伽可汗执意要把汗位让给阙特勒，阙特勒没有接受，毗伽可汗便命令阙特勒担任左贤王，专门统领军队。

16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以太庙七室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祔太庙；从之。又奏迁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仪坤庙[1]。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17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失活，尽忠之从父弟也[2]。

18 吐蕃 复请和，上许之。

19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突骑施苏禄复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离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时牙官暾欲谷，以为谋主。暾欲谷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并州长史王晙上言："此属徙以其国丧乱，故相帅来降；若彼安宁，必复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剽掠；闻其逃者已多与虏声问往来，通传委曲。乃是畜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逾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虏骑南牧，必为内应，来逼军州，表里受敌，虽有韩、彭，不能取胜矣。愿以秋、冬之交，大集兵众，谕以利害，给其资粮，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靖。比者守边将吏及出境使人，多为谀辞，皆非事实，或云北虏破灭，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尽忠徇国。愿察斯利口，勿忘远虑。议者必曰：'国家曩时已尝置降户于河曲，皆获安宁，今何所疑！'此则事同时异，不可不察。曩者，颉利既亡，降者无复异心，故得久安无变。今北虏尚存[3]，此属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乐南来！较之彼时，固不侔矣。以臣愚虑，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今日，下也。愿审兹三策，择利而行，纵使因徙逃亡，得者皆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

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杖，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3]，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寇。默啜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默啜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20 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5]，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注释】

①又奏二句：昭成皇后乃睿宗次妃，以生玄宗升祔睿宗；而祀元妃肃明皇后于别庙。

②尽忠：即契丹首领李尽忠。万岁通天年间曾起兵反唐。

③北虏尚存：指默啜虽亡故，毗伽又立为可汗。

④青刚岭：山名。在今甘肃环县北。

⑤桥陵：睿宗的陵墓，在同州蒲城县三十里。即今陕西蒲城县境内。

【译文】

16 秋，七月十八日，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认为太庙里的七间供奉神主的屋子已满，请求把中宗皇帝的神主迁移到另外的宗庙里去，供奉睿宗皇帝的神主于太庙祔祭，皇帝表示赞同。陈贞节和苏献又进奏请求把皇帝生母昭成皇后的神主迁入供奉睿宗皇帝神主的屋子里祔祭，而把睿宗皇帝原配妃子肃明皇后的神主仍然留仪坤庙享受祀奉。八月初二，在太庙西面建起了中宗庙。

17 二十八日，契丹族李失活和奚族酋长李大酺统领所部前来归顺。皇帝颁布诏命，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代理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沿用他手下的八个部落酋长为刺史，又派遣将军薛泰督军镇抚这一地区。李大酺同时被封为饶乐郡王、署理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李失活是李尽忠的堂弟。

18 吐蕃再次请求与唐朝和解，皇帝答应了这一请求。

19 突厥可汗默啜被杀死之后，奚、契丹、拔曳固等部落全都归附了唐朝，突骑施酋长苏禄再次自立为可汗。鉴于突厥各部落大多四分五裂，毗伽可汗心中忧虑，便把默啜可汗在位时的牙官暾欲谷召至任用为谋主。暾欲谷年纪已有七十多岁，足智多谋，为突厥部众所信服。已被安置在河曲之地的突厥降户，获悉毗伽可汗即位的消息，大多数人再次叛逃了唐朝，归附毗伽可汗麾下。

并州长史王晙进奏道："这些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家发生丧乱的缘故才一个跟着一个地前来降附，如果他们的部落稳固安定了，必然会再次叛逃离去。目前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一带，因为这些人非常凶暴狡黠，所以确实难以制服，他们往往不听从当地军、州等地方官府的管辖，举兵剽劫抢掠。近来听说逃亡过来的人大多与其本部落的人互通声息，传送情报。等于畜养这些人让其充当间

谍，时间越长，奸险狡诈的行为越严重，观望等待边防出现疏漏，必将演变为巨大的祸患。一旦突厥马队南下之时，这些人必然会充当内应，并且进逼军州，造成军州腹背受敌，到那时即使有韩信、彭越这样的将帅镇守，也无法取胜。希望陛下能够在秋冬之际，大规模调集军队，向这些人晓以利害，供给他们资财和粮草，他们原有的习俗就会逐渐改易，全都会变成战斗力极强的士兵；虽然目前会暂时付出一些辛劳，然而却能获取长期的安定。近来的一些镇守边塞的将吏以及出入边境的使者所说的，大多是些阿谀奉迎之辞，并不是事实，他们有的说北部敌人的部落已破灭，有的声称归降的人户可靠稳当，都想借此吹嘘自己的功绩，而不能够尽忠为国。希望陛下详察这些花言巧语，不要忘记从长计议。议论这事的人必然会说：'朝廷在贞观年间就曾经将降服的人安置在河曲之地，并且朝廷和降户都获得了安宁，而今对这一措施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此次变动则在于事情虽然相同，但时势却发生了变化，陛下对此不可不加以察访。贞观时期颉利可汗亡故之后，归降的人便没有再生异心，因而当地的局势能够长期稳定，没有事变发生。目前北方毗伽可汗尚存，在这些降附的胡人中间，有人畏惧他的威势，有人思念他的恩惠，有人是他的亲属，他们哪里会心甘情愿地南下归降朝廷呢！因此目前的形势与太宗贞观时期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依臣愚见，把他们迁徙到内地去，这才是上策；在此地大量驻扎兵马，对于降户大加防备，让汉人和胡人相互杂居，虽是人员疲弊、耗资巨大，但不失为中策；仍像现在这样把他们安置在河曲之地，实为下策。希望陛下审察此上中下三策，选择其中有利的策略去施行，纵使他们当中有人因迁徙而逃亡，但因迁徙而得到的人毕竟都成为唐朝子民；倘若事情拖延到黄河结冰的季节，臣担心一定会发生事变。"

这篇奏疏呈进之后，皇帝没有作出答复，归降的胡人跌跌思泰、阿悉烂等人果然叛逃。冬，十月初二，皇帝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

讷调动军队追击征讨叛逃的胡人。王晙还统领并州的官军西渡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逃的胡人，打败了他们，斩获敌人首级三千颗。

在此之前，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收缴了降附胡人的所有兵器，命令他们渡黄河南下，他们对此怨恨恼怒，御史中丞姜晦正担任着巡边使的职务，他们便向姜晦诉说因没有弓箭而无法狩猎，姜晦便命令把所收缴的武器全部归还，他们得到了武器之后便反叛了。张知运事先没有作准备，与叛逃部众在青刚岭交战，被他们所俘。他们打算把张知运交给突厥，到达绥州境内的时候，将军郭知运带领朔方军截击，在黑山呼延谷大破叛逃部众，他们释放了张知运后便逃去。皇帝认为张知运损失惨重，将他斩首示众。

突厥毗伽可汗收编了跌跌思泰等人的部众之后，便南下侵扰唐朝。暾欲谷说道："唐朝皇帝英勇神武，民众和睦，粮食丰收，还没有出现任何破绽，我们不可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的部众刚刚集结到一起，国力还很微弱，暂且需要拿几年的时间来休养生息，方可窥伺唐朝的变故而举兵南进。"毗伽可汗又打算修建城池，并且还要营造佛寺道观，暾欲谷又说道："不可。突厥人丁稀少，还不到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们相抗衡，正是因为我们长年追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稳定的居住之地，部众均以狩猎为生业，每个人都谙习武艺，势力强大了就进兵南下劫掠财物，势力减弱了就逃窜潜伏到山林之中，所以唐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无施展实力的地方。假如我们筑城而居，改变原有的习俗，那么一旦战场失利，就必定会被唐朝所灭亡。再说佛道的教义，都是教诲人们仁德柔弱，并不是凭借武力争胜于天下，因而不能尊崇佛道。"毗伽这才作罢。

20 二十八日，将大圣皇帝安葬于桥陵，庙号定为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总领桥陵的营建事宜，判官王旭贪污工程款项，李杰对此案进行审查，反而受到王旭的诬陷，被贬谪为衢州刺史。

21 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22 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痞谒告[1]，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2]，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3]，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璟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勗迎之。璟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涂竟不与思勗交言。思勗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璟。

23 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

24 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璟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

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璟与苏颋相得甚厚，颋遇事多让于璟，璟每论事则擿为之助。璟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4]，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5]。"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25 辛丑，罢十道按察使。

26 旧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书省奏拟，是岁，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

【注释】

① (shàn 山):疝疾。

②癸卯:开元四年十一月无此日,当有误。

③主书:唐中书省属官。共四名,从七品上。

④仆射:指苏颋之父苏瓌。

⑤黄门:指苏颋。他当时任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译文】

21 十一月初七,黄门监卢怀慎卧病垂危,呈上表章举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这四个人都是政治清明时期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的罪名很小,但是皇帝贬黜他们,造成的损失太大,恳请对他们垂赐怜悯和录用。皇帝极为赞同这一建议并予以采纳。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多余的积蓄,只有老仆一人,请求把自己卖掉换钱为他治丧。

22 二十四日,皇帝命令尚书左丞源乾曜担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没有自己的住宅,寓居在罔极寺里,由于身患疝疾而向皇帝请假,皇帝多次派使者前去询问他的饮食起居情况,每天竟有几十次之多。源乾曜呈奏言事,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皇帝旨意的,皇帝往往会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吧。"如果有时他的回答不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往往会说:"你怎么不与姚崇商议一下呢!"源乾曜也常向皇帝谢罪,并承认确实是如此。每当遇到大事,皇帝就要命令源乾曜前往罔极寺向姚崇询问处理的办法。癸卯日,源乾曜请求将姚崇从罔极寺搬到中书省的四方馆,还准许其家属入馆照料他的疾病,皇帝同意了这一请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放着官府的文书,不是病人居住的合适地方,因此执意不肯住进去。皇帝对他说:"设置四方馆原本就是供官员使用的,我让您住在里面,为的是江山社稷。我恨不得能够把您请到宫禁里居住,您对此又有什么可

推辞的呢！”

姚崇的两个儿子少禄光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广泛结交宾客，接受了许多馈赠，遭到当时人们的讥讽。主书赵诲是姚崇的亲信，收受胡人的贿赂，事情败露，皇帝亲自审讯，关押狱中，应当处以死刑，姚崇反而进行营救，皇帝因此感到心情不愉快。恰巧赶上在京城长安部分赦免在押罪犯，皇帝在赦书中特地标出赵诲的名字，命令对他处以杖刑一百，并流放到岭南。姚崇因此而感到担心和恐惧，便多次请求罢免自己的宰相职位，举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担任宰相。

十二月，皇帝打算前往东都洛阳，命令宋璟担任刑部尚书、西京留守，让他乘坐驿马迅速赶赴京城，并派遣内侍、将军杨思勗前去迎接。宋璟风度老成持重，令人莫测其高深，在赴京途中居然未曾与杨思勗交谈。杨思勗一向深受皇帝宠幸，返回朝廷后便向皇帝诉说，皇帝赞叹了好一会儿，对宋璟更加敬重。

23十四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三日，返回宫中。

24闰十二月二十八日，姚崇被罢免，改任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被罢免，改任京兆尹、西京留守。任命刑部尚书宋璟代理吏部尚书职务，兼任黄门监，还命令紫微侍郎苏颋担任同平章事。

宋璟担任宰相期间，致力于选拔人才，依据才能的不同授与相应的官位，使文武百官各人称职；宋璟施行赏罚不徇私情，也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皇帝对他相当敬畏，即使遇到奏对不合己意的情况，也往往委屈自己而接受他的意见。

突厥可汗默啜自从武则天时期以来，一直是对唐朝的威胁，朝廷为此忙得废寝忘食，竭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而未能获胜；大武军子将郝灵荃侥幸获得默啜的首级，便自以为立下了空前绝后的奇勋。宋璟认为皇帝推崇武力征战的功业，担心好事之徒会竞相萌生侥幸之心，便狠狠地压低了对郝灵荃的封赏，事过一年才授予他一个郎将的职位，郝灵荃伤心至极，痛哭身亡。

宋璟与苏颋通力合作、相处融洽，每当遇有事情，苏颋多让宋璟拿主意，宋璟每次发表什么议论，苏颋便为他提供襄助。宋璟曾经对人说过："我与苏颋父子都曾在相府任职，仆射苏瓌为人宽厚，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对具体建议的表态以及处理朝廷事务的精敏程度上，黄门苏颋则超过了他的父亲。"

姚崇和宋璟相继担任宰相，姚崇擅长于应付变故、成全事务；宋璟则擅长于严格执法、主持公道，二人的志向操守虽有所不同，却能够同心协力地辅佐皇帝，使得这一时期的赋役宽缓平均，刑罚清正简省，人民富庶。在唐代的贤相中，前可称许的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可称许的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的人则难以与这四个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璟每次进见时，皇帝往往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皇帝便要亲自到殿前相送。后来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享有的恩宠和官位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是他所得到的礼遇却特别卑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则熟习时务，姚崇和宋璟每当遇到疑难问题，都要请高仲舒和齐浣举下征询意见，得到答复后便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便向高君请教；想知道当今，便向齐君请教，这样就可以使政事没有缺失了！"

25 三十日，朝廷废止十道按察使。

26 旧制规定：六品以下职事官的任命，均由尚书省拟定呈奏皇帝，自此年起，皇帝颁布了诏令，六品以下的员外郎、御史、起居、拾遗、补阙等官吏的任免便不再由尚书省奏拟，而由皇帝亲自掌握。

五　年

1 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

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阁供奉[1]，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纳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辛亥，行幸东都。过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2]，宋璟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

二月，甲戌，至东都，赦天下。

2 奚、契丹既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复营州。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里浸繁。

3 夏，四月，甲戌，赐奚王李大酺妃辛氏号固安公主。

4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为夏王，谥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3]。

5 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贡不

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禄兵击之,上不许。

6 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及诛窦怀贞等[4],皎预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弟晦,亦以皎故累迁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5];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6]。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

7 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

8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7],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9 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10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质,而穷极奢侈,密迩宫掖,人神杂扰。甲子,制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季秋大享,复就圜丘。

【注释】

①入阁供奉:进入内殿朝参,立于供奉班列之中。胡三省注:"姚崇旧相也,盖立于供奉班首。"

②知顿使:帝王车驾行幸时设有知顿使。

③攸止:即武攸止。武则天的侄子。封恒安王。

④及诛句:诛窦怀贞事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⑤西汉二句：指的是西汉高祖时的情况。

⑥南阳二句：指的是东汉光武帝时的情况。

⑦钵换：城名。亦作拔换。即今新疆阿克苏。 大石城：胡三省注："盖石国城也。"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

【译文】

五年（丁巳，公元717年）

1春，正月初一，太庙中有四室损坏，皇帝为此身着丧服，离开正殿，到别殿受朝理事。当时皇帝正打算前往东都洛阳，便向宋璟和苏颋征询意见，两人回答道："陛下三年的丧期未守完，便急忙前往东都，恐怕不符合天意，灾变凶兆就是警戒的信号，希望陛下暂停巡幸东都的计划。"皇帝又去征询姚崇的意见，姚崇回答道："太庙房屋的木材，还都是三百多年前前秦皇帝苻坚时的东西，只是由于年久腐朽而损坏，碰巧与陛下的行期相合而已，怎么值得视为灾异呢！况且帝王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粮食歉收的缘故而出巡东都，有关官署已经准备了一切供给，陛下不可失信，只是应当把祖宗神主迁往太极殿中，并且重新整修太庙，陛下自己则如期东行罢了！"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便听从了姚崇的意见，还赏赐了他二百匹绢帛。初八，皇帝在太极殿举行祭祀大礼，并命令姚崇五日朝见一次，仍像以往站在内殿供奉班中参见，对姚崇的恩赐礼遇也更加丰厚，遇有大政便要向他征求意见。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进言道："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时难道需要用几百年前苻坚的旧材来修建太庙！这种建议只不过是阿谀谄媚之臣的言词而已。希望陛下能够慎重对待上天的警戒，听取忠臣的规劝，疏远小人的谄谀。"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初十，皇帝前往东都，车驾驶过崤谷的时候，发现沿途道路狭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治，皇帝便打算撤销河南尹及知顿使的官

职。宋璟劝谏道:"陛下正在巡幸的路途中,眼下只凭这点失误就加罪这两位官员,臣担心将来百姓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弊端。"皇帝听后立刻下令把他们释放。宋璟又说道:"陛下加罪于他们,又由于臣的一句话而免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这是要让臣代替陛下领受他们的感激之情;臣请求陛下命令他们到朝堂来听候治罪,然后再予以赦免。"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二月初三,皇帝一行抵达东都,大赦天下。

2 奚、契丹二族归附朝廷之后,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朝廷恢复营州建置。二月初十,皇帝颁布诏命,重新在柳城设置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境内所辖州县镇戍均原来所设相同;又任命太子詹事姜师度担任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共同主持修筑营州城,经过三十天城池竣工。宋庆礼清正勤勉而威严庄重,共开屯田八十余处,招抚安置流民,仅在几年时间之内,就使仓库储备充实,市镇里巷逐渐繁荣起来。

3 夏,四月初五,朝廷将奚王李大酺之妃辛氏赐号为同安公主。

4 二十日,皇子李嗣一去世,追立他为夏王,赠谥号为悼。李嗣一的母亲武惠妃是武攸止的女儿。

5 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的部众逐渐强大,虽然对朝廷的进贡没有短少,但是内心里已经萌发了窥伺唐朝边境的意图。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请求调集葛逻禄部落的军队进攻苏禄,皇帝没有批准。

6 当初,皇帝地位尚未显耀时,与太常卿姜皎过从甚密,直到诛杀窦怀贞等人时,姜皎参与此事立有功劳,因此所享有的恩宠礼遇超过了群臣,他经常出入皇帝的卧室,还可以与后妃同席聚会饮酒,所获得的赏赐不可胜数。姜皎的弟弟姜晦,也由于姜皎的缘故而逐渐提升为吏部侍郎。宋璟指出姜皎兄弟的权势太大,这不是安

置他们的恰当方式，皇帝也认为这一看法很有道理。秋，七月初三，皇帝命令姜晦担任宗正卿，就此颁布诏命说："西汉高祖时的开国将领，由于权贵太重而没能保全身家性命；东汉光武帝时的南阳故旧，则由于优闲无争而长保富贵福禄。姜皎也应放归自家的田园中去，他原有的散官、勋阶和封号均予以保留。"

7 初五，陇节度使郭知运在九曲之地大败吐蕃军队。

8 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汤嘉惠呈上奏疏，声称突骑施招引大食、吐蕃，图谋夺取安西四镇，而且包围了钵换和大石城，现在征调三姓葛逻禄的军队与十姓可汗阿史那献一同攻击他们。

9 并州长史张嘉贞进奏道："新近降附的突厥九姓部众，散居在太原以北一带，请求朝廷在此地驻扎重兵以镇抚他们。"二十四日，朝廷在并州设置天兵军，共调集了八万人马，命令张嘉贞担任天兵军大使。

10 太常寺少卿王仁惠呈奏声称武则天所立明堂不符合古制，而且明堂所崇尚的是质朴，现在却是穷奢极侈，又靠近宫禁，神明与俗人互相混杂滋扰。二十七日，颁布诏命，再次把明堂改为乾元殿，皇帝每年冬至和正月初一在此接受群臣朝贺，每年农历九月的大享礼再到圜丘去举行。

11 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

12 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1]，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

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2]；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13 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鲁跻僖公；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况弟臣于兄，可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应出兄置于别庙。愿下群臣博议，迁中宗入庙。"事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议，以为："七代之庙，不数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3]，若数以为代，则无祖祢之祭矣。今睿宗之室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升新庙，睿宗乃祔高宗，何尝跻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跻僖公为证，诬罔圣朝，渐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上亦以为然，故议久不决。苏献，颋之从祖兄也，故颋右之。卒从礼官议。平子论之不已，谪为康州都城尉。

14 新庙成。戊寅，神主祔庙。

15 上命宋璟、苏颋为诸皇子制名及国邑之号，又令别制一佳名及佳号进之。璟等上言："七子均养，著于《国风》。今臣等所制名号各三十余，辄混同以进，以彰陛下覆焘无偏之德[4]。"上甚善之。

16 十一月，丙申[5]，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东平王外孙杨氏为永乐公主[6]，妻之。

17 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

【注释】

①豸冠：即獬豸冠。执法者佩戴之冠。

②监奏御史：即殿中侍御史。待制官：胡三省注："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待制，轮番值日以备顾问。

③兄弟四人：指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位殷王。

④覆焘（dào 到）：同覆帱。覆盖的意思。

⑤丙申：开元五年十一月无此日，当有误。

⑥东平王：即唐宗室李续。唐太宗李世民之孙，纪王李慎之子。

【译文】

11 九月，朝廷恢复中书省、门下省及门下省侍中的原有名称。

12 贞观时的制度：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指派谏官、史官随同，如果有过失则予以匡正，无论善恶一律记录在册；各官署奏事全都在正衙，御史劾奏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面对着皇帝的仪仗宣读弹劾的奏表。因此大臣无法独自面对君王，小臣也难以进谗使坏。到了许敬宗、李义府专权时，朝廷大政多在无人之处私下处理，官员奏事大多是等待仪仗撤下之后，屏退左右，在皇帝御座之前秘密陈奏，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能远远侍立以等待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御史一概随同皇帝仪仗一道退出，至于仪仗撤离以后所发生的事，不再能参与听取。武则天以法度制约臣下，谏官和御史能仅凭传闻奏事，从御史大夫到监察御史的言官们

之间也可以互相劾奏，大略都是以邪恶不正之辞彼此倾轧。宋璟担任宰相之后，打算恢复贞观时期所奉行的制度。十二日，皇帝颁布诏书："从今以后，凡事情如不是必须密奏的，一律在仪仗前奏闻，史官也要依照贞观时的规定履行职责。"

13 冬，十月初七，伊阙人孙平子进奏道："《春秋》曾讥讽鲁文公把其父鲁僖公之位升到闵公之上为非礼；而今陛下为了在太庙中祀奉睿宗便把中宗神主迁往别庙，实质上与鲁国公的作法完全相同。即使哥哥已成为弟弟的臣子尚且不能如此，何况睿宗曾经是其兄中宗的臣子，又怎能位居中宗之上呢！假如说这是由于中宗、睿宗兄弟二人均系昭位的缘故，那么也不应当把兄长的神位迁往别庙里供奉。希望陛下能把此事交给群臣广泛议论，把中宗的神主迁回太庙。"皇帝把此事交付执掌礼仪的官员商议，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经过议论后认为："在共有七代君主神位的太庙里，不是以兄弟来计算世代的，商朝有时是兄弟四人相继为君，如果以兄弟的数目来计算世代，也就没有祖父祭和父亲之祭了。现在睿宗神位应当次于高宗神位，因此为中宗神主特立别庙祀奉。在中宗神主升入新庙之后，睿宗神主才迁入太庙祔于高宗，何尝是升到中宗之上呢？而孙平子引用春秋时期鲁僖公之位居于闵公之上为口实，诬罔圣朝，这种苗头不可让它发展。"当时人们的意见大多是肯定孙平子的，皇帝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争论长期迁延不决。苏献是宰相苏颋的同从祖兄长，所以苏颋庇护苏献。最终还是接受了苏献等礼官的意见。孙平子还是不休止地议论此事，被贬谪为康州都城尉。

14 新的太庙落成。十二日，将睿宗的神主迁入太庙受享。

15 皇帝命令宋璟和苏颋为各位皇子及其所受封的国邑取名定号，又命令他们二人另外再取一个佳名和佳号进呈。宋璟等人说道："对所生七子平等供养，是载于《诗经·国风》的典故。现在臣等所取定的名号各有三十余个，便一概混同进呈，以彰明陛下如天覆盖，不偏不倚的恩德。"皇帝十分赞赏这一意见。

16 十一月十七日，契丹王李失活入朝进谒玄宗。十二月十七日，封东平王李续的外孙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许配给李失活为妻。

17 秘书监马怀素向皇帝呈奏道："三省所藏典籍散乱讹误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希望陛下选择二十位学者予以整理、编排、校订、补辑。"皇帝表示赞同。于是下令搜寻访求散佚的典籍，并挑选官吏重新缮写，下令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共同校对订误，并命令左散骑常侍褚无量担任主持此事的专使，在乾元殿殿前编纂校定各类文献典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尽旃蒙赤奋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开元六年

1 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来请和；许之。

2 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1]。璟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3 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镕之，更铸如式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殆绝。宋璟、苏颋请出太府钱二万缗置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听两京百官豫假俸钱，庶使良钱流布人间，

从之。

4 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5 三月，乙巳，征嵩山处士卢鸿入见，拜谏议大夫；鸿固辞。

6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按验无状；上欲反坐告者，嘉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

7 有荐山人范知璿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2]。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8 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3]。

9 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

10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4]，以其弟娑固代之。

11 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

12 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

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5]。从之。

13 冬,十一月,辛卯,车驾至西京。

14 戊辰[6],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7];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15 宋璟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用之时,实允佥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为河南尹。"从之。

【注释】

①广州句: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宋璟以广州都督入为宰相,故广州吏民为他立碑。

②观其二句:胡三省注:"《良宰论》盖称美当时宰相。"

③度:出家,离俗出生死。

④癸巳:开元六年五月无此日,当有误。

⑤请计三句:当时崔沔奏请,按民户均出官俸,每一成丁在常赋之外,加粮数升、帛数束来供给官员俸禄。

⑥戊辰:开元六年十一月无此日,当有误。

⑦舅甥:时以吐蕃赞普娶文成公主,故为舅甥之国的关系。

【译文】

唐纪二十八　起戊午(公元718年),止乙丑(公元725年),共八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

1 春，正月初六，突厥毗伽可汗来求和，皇帝予以同意。

2 广州的吏民替宋璟立了座遗爱碑。宋璟向皇帝进奏道："臣担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无其他优异的政绩，因为臣现在地位显耀、深得宠信，造成那些人如此献媚；要革除这种不良的风气，希望从臣这件事开始，请求陛下颁敕禁止。"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其他各州都不敢再为宰相树立石碑。

3 二十六日，皇帝颁布敕命禁止质地粗劣的私铸钱在世面上流通，规定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钱币才可以流通使用。又命令收缴民间的劣质钱，经熔炼之后重新铸成合于规格的钱币。于是引起京师一片纷扰，以致于各种交易几乎中止。宋璟、苏颋请求拨出太府储备中的二万缗钱来开设南北两市，用于向百姓平价收购那些可供官府之用的滞销物品，以及允许东西两京文武百官从中预支官俸，就能使优质的钱币在民间流通使用了。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4 二月二十三日，朝廷将蔚州横野军驻地移往山北，并屯兵三万作为突厥九姓的后援；命令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自统率所部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天兵军调度指挥。遇到讨伐追捕之事时，便根据形势需要征发集结；时局稳定时，便各自回归部落从事生产，朝廷对他们还常加存问抚慰。

5 三月初十，皇帝征召嵩山处士卢鸿入朝，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卢鸿坚决表示推辞。

6 天兵军大使张嘉贞入朝参见皇帝，有人告发他在军中有奢侈僭越以及贪污受贿的行为，而经过讯问审查之后发现并没有证据。皇帝打算将告发者反坐治罪，张嘉贞向皇帝呈奏道："倘若陛下现在把告发我的人治罪，恐怕会堵塞向朝廷进言的途径，使得天下的事情无从上达朝廷，因此臣希望给予此人特别赦免。"于是这个人得以被减罪免除死刑。皇帝也因此认为张嘉贞是忠于朝廷的，有重

用他的意思。

7 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璿有文学才能,并且进献了他所撰写的文章。宋璟对其文章的评语写道:"看了他所作的《良宰论》,内容颇有佞谄阿谀的成分。隐士本应尽力发表公正无私的议论,怎么可以苟且迎合取悦于人呢!倘若他的文章真是很高明,本来应当通过科举应试,不可采用别的途径奏进。"

8 夏,四月十四日,河南府参军郑铣、宋阳丞郭仙舟投献诗章于递送建议的匦中,皇帝颁布敕命道:"根据他们进献诗文的文理来看,完全是推崇道家的教义;至于拿来经世致用,却不能切合实际。应该听任他们各自的爱好。"于是把二人一同罢免,度为道士。

9 五月十八日,朝廷命令突骑施都督苏禄担任左羽林大将军,封为顺国公,派遣他充任金方道经略大使。

10 契丹王李失活去世。癸巳日,命令他的弟弟娑固接替他为契丹王。

11 秋,八月,朝廷在各州县颁布乡饮酒礼,下令乡饮酒礼在每年的十二月份举行。

12 唐初州县官的俸禄,都是指派当地富户掌握本金用利息支付的,由于所定利息高出一倍,因而有许多人倾家荡产。秘书少监崔沔进言,建议总计州县官吏应得俸禄的数量,在百姓日常赋税之外稍微增加一些,用来提供州县官的俸禄。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13 冬,十一月初一,皇帝抵达西京长安。

14 戊辰日,吐蕃赞普进表请求和解,希望双方按舅甥的名分亲自签署誓约,并且要让两国宰相也在誓约上署名。

15 宋璟呈奏说道:"括州员外司马李邕和仪州司马郑勉二人,均有才能、谋略、文学、词章,但是二人思想中又多有异端妄念,好拨弄是非以及改易变动。假如都委以要任,定会使过失和懊悔一齐到来,但若是长期闲置不用,则他们的才能不能发挥实在可惜。请求陛下把他们分别任命为渝、硖二州刺史。"宋璟还进奏道:"大理寺

卿元行冲一向以才能品行被人称道，上任初期所作所为也确实符合舆论，但在主持事务之后，却相当不称职，请求再次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下令由李朝隐代他担任大理寺卿之职。陆象先熟悉政务的要领，为政宽缓而不容恶行，请陛下任命他为河南尹。”皇帝对这些建议都表示同意。

七 年

1 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2 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粜之[1]，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

3 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4 勃海王大祚荣卒；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

5 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谌例[2]，筑坟高五丈二尺；上许之。宋璟、苏颋固争，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征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韦

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酆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璟、颋帛四百匹。

6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变,徹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7 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8 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戎狄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

9 九月,甲寅[3],徙宋王宪为宁王。上尝从复道中见卫士食毕,弃余食于窦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恶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余食杀人,

无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遽释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宪。

10 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

11 壬子，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12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璟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易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优假。璟闻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从叔[4]，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问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璟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从之。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13 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注释】

①府:此指京兆府。 县:此指京县、畿县。

②窦孝谌:唐外戚。玄宗的外祖父。

③甲寅:开元七年九月无此日,当依《新唐书》作"甲戌"。

④三从叔:堂叔父。胡三省注:"三从,同高祖。"

【译文】

七年(己未,公元719年)

1 春,二月,西域的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都向皇帝进表,报告受到大食军队的侵扰劫掠,请求朝廷派兵救援。

2 皇帝颁下敕书命令太府和京兆府京县、畿县拿出十万石粟出售,用来收缴民间的劣质铜钱,送交少府销毁。

3 三月二十六日,皇帝命令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兼任太仆寺卿。王毛仲严厉精明而有魄力,万骑军里的有功之臣和闲厩官吏全部对他颇为畏惧,因而苑囿的收入往往很丰裕。皇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因此王毛仲受到皇帝的宠爱。王毛仲虽然在禁苑之外有宅第,却常常住在闲厩一侧的内宅中,皇帝有时见不到他,就会默默不语而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勗和高力士均对他有所敬畏和回避。

4 勃海王大祚荣去世;二十七日,朝廷任命其子大武艺承袭王位。

5 夏,四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祈公王仁皎去世。他的儿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援引窦孝谌的先例,营建五丈二尺高的坟墓,皇帝允诺了他的请求。宋璟、苏颋坚决反对这么做,他们认为:"根据条令的规定,一品大臣的坟墓的高度为一丈九尺,其中埋葬在皇帝陵墓附近作为陪陵的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的坟墓,有人在议论时就讥刺过它的高大,不过是当时没有人透彻地谈到它的失当,现在怎么能跟着犯同样的错误呢!往年太宗皇帝将女儿长乐

公主嫁出去的时候，嫁妆的规格超过了长公主，魏征进言谏阻，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德皇后也赏赐了魏征，哪里像韦庶人加高其父的坟墓，号称为酆陵，以致于自招灾祸呢！凭皇后之父的尊崇地位，如果打算把他的坟墓修筑得高大些，又是什么难事呢！臣等对此之所以再三进言谏阻，不过是想成就皇后的美名而已。况且陛下今日所作所为，会传为子孙后世代代永远遵守的法度，怎么能够不谨慎从事呢！"皇帝听了高兴地说道："我经常想要端正自身的言行举止来为下面的人作表率，何况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哪里敢有所偏爱呢！但这件事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您二位能够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办事，从而成就我的美德，并将作为规范传给子孙，这确实是我所期望的。"分别赏赐宋璟、苏颋绢帛四百匹。

6 五月初一，发生日食。皇帝身着素服，等待着意外之事的来临，并让人撤去乐舞，减少膳食，又命令中书、门下两省复察在押囚犯。开仓赈济饥民，勉励百姓勤于农事。初三，宋璟等人进奏道："陛下尽心体恤民众苦衷，这实在是天下生灵的福分。但是臣听说天子在发生日食时应当修养德行，在发生月食时则应当整饬刑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堵塞妇人的请托干求，斥退进谗邪恶之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德。君子把言行不一作为耻辱，倘若陛下出于至诚修德，就不必反复颁诏加以强调了。"

7 六月十一日，吐蕃再次派遣使者入朝，请求皇帝亲笔签署两国和解的誓约，皇帝没有答应，说："两国和解的盟约在去年就已经签署了，假如信条不是出自内心，多定几次誓约又能有什么裨益呢！"

8 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进言："按礼制的规定，父在，子为亡母服一年丧，则天皇后却改为服丧三年，请求将此恢复为原有的规定。"皇帝把他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对卢履冰的主张表示赞同；大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了多年都未有定论。八月初六，皇帝颁布敕令，规定从此以后五服丧期均以《丧服传》的内容为准，然而士大夫之间还是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施

行时还是各人按自己的意思办。褚无量不无感慨地说:"圣人难道就不清楚慈母恩情的深厚吗?之所以规定降低服丧规格的礼制,是因为要明确尊卑地位的差异,并以此与戎狄区别开来,常人的感情肤浅鄙陋,不能明白圣人制礼的用心,一旦造成服丧制度的紊乱,谁又能把它纠正过来呢!"

9 九月十九日,皇帝把宋王李宪改封为宁王。有一次皇帝在连接两座楼阁的通道中看到卫士饭后把吃剩的饭菜倒入坑穴中,因而动怒,打算把这个卫士用刑杖处死。皇帝身边的人没有谁敢出面说话的。李宪不紧不慢地规劝道:"陛下从阁楼通道上偷偷地发觉卫士的过失,就要将其处死,臣担心这么做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况且陛下憎恶他人把饭菜丢弃在地上,是由于饭菜能够用来供人食用,假如因为剩饭剩菜就要杀人,恐怕违背了陛下的本意吧!"皇帝恍然大悟,急忙起身说道:"不是兄长的劝阻,几乎要滥用刑罚了。"说完赶忙释放了卫士。这一天,皇帝在宴席上极为高兴,亲自解下身上的红玉带,连同自己的坐骑一起赏赐给李宪。

10 冬,十月初七,皇帝驾临骊山温泉;十九日,返回宫中。

11 二十八日,册封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

12 十一月十八日,皇帝因为岐山县令王仁琛曾经是自己作藩王时的王府故吏,便直接用墨敕将他擢升为五品官。宋璟呈奏道:"陛下个人对故旧所能赐予的恩惠,在典章条例上有相应的规定;这些人任官的资历条件,也不是没有共同的标准。以往王仁琛由于陛下私恩的缘故已经从优变动了任命,而今如果再次受到破格提拔,就会与众人差别太大;况且王仁琛又是皇后家族的成员,陛下任命他时必须防止舆论的非议。臣请求把这件事交给吏部核察勘验,如果王仁琛没有过失罪愆,并且按法令规定应予留任,请按照他的资历略加优待,授予官职。"皇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候选官员宋元超在吏部自称是侍中宋璟的叔父,希望能够得到从优录用。宋璟获悉此事后,给吏部送去文书说:"宋元超是我的

堂叔父，由于他一直居住在洛城，因而平日较少前去参见。我既不敢因他是长辈便隐讳真情，又不愿因私事妨害公务。以往他没有说明这层关系，吏部自然可以照条例办事，现在既然有了这方面的传闻，那么这事就必须矫正枉曲了。我请求对他不予录用。”

宁王李宪奏称候补官薛嗣先请求授任一个小官。皇帝把此事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办理。宋璟进奏道：“薛嗣先曾两次被选拔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应予留任，但考虑到他是皇亲的缘故，的确应当大小给予他一个官职。在景龙年间，皇帝经常颁下墨敕直接委任官职，这类人被称作斜封官。自从圣上即位以来，所有这些弊端均被禁绝，朝廷每颁赐一次封赏，每委任一名官吏，必定是由于这些人立有功劳，或者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且全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二省除授。像这样的极其公正的办法，唯有圣明君王才能真正施行。薛嗣先有幸成为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未为他损害制度，允许臣等商量此事，臣请求把此事交付吏部处理，不要颁下正式敕书来直接任命他。”皇帝表示接受。

在此之前，从各州前来的朝集使们往往携带很多贿赂进京，等到来年开春即将返回的时候，大多数的官职得到升迁；宋璟奏请将这些人一概勒令遣还以便革除这一弊端。

13 在这一年，朝廷设置剑南节度使，统辖益州、彭州等二十五州。

八　年

1 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

2 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

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优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

时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璟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颋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

3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

4 壬子,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

5 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褒之。

6 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7 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1],使俊乂之士沈废于外[2]。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

苗、吕、崔、员。”

8 六月，瀍、谷涨溢，漂溺几二千人。

9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恟惧。秋，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宪以虏情难信，驰书止之。说复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

10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邽。

11 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9]。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数与范饮酒赋诗[10]，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11]；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

12 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

13 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先是，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西发拔悉密[12]，东发奚、契

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7]；毗伽闻之，大惧。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计亦不能来此。若必能来，俟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晙之约，必喜而先至。晙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

既而拔悉密果发兵逼突厥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惧，引退。毗伽欲击之，暾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间道先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众溃走，趋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暾欲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羊马，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将兵邀击之。暾欲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删丹，与暾欲谷遇，唐兵大败，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

14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澜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酺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澜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注释】

①形要：即势要。

②俊乂：贤能的人。　沈废：沉滞抑废。指仕途不得志。

③公主：指唐睿宗之女霍国公主，裴虚己之妻。

④太祝：官名。唐代太常寺设太祝六人，正九品上。掌祭祀祈祷。

⑤内直郎：官名。唐太子宫有内直局，设内直郎二人，掌符玺、伞扇、几案、衣服之事。

⑥拔悉密：突厥部落名。酋长姓阿史那氏，居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

⑦稽落水：古水名。发源于稽落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

【译文】

八年（庚申，公元720年）

1春，正月初三，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去世。初八，朝廷任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主持整理编排各类典籍的事务。

2侍中宋璟厌恶那些犯有罪过却没完没了地妄言上诉的人，便把这些人全部交给御史台治罪。他对御史中丞李谨度说道："你可以把那些认罪服法不再上诉的人释放，把那些还在不停申诉的人暂时关押起来。"因此很多人怨恨他。正赶上天旱有旱鬼作怪，俳优戏子妆扮成旱鬼模样在皇帝面前演戏，皇帝对"旱鬼"问道："你为什么把灾害降临人间呢？""旱鬼"回答说："我是接受宰相的安排到人间来降灾的。"皇帝又问："这是为什么？""旱鬼"接着回答："三百多名蒙冤者，宰相把他们全都关进监狱，使他们受到压抑，因此我不得不到人间示警。"皇帝内心对此表示赞同。

此时宋璟又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一同建议严禁私铸的劣质钱流通，而江、淮之间劣质钱泛滥的状况尤为厉害，宋璟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当使者前去收缴劣质钱。萧隐之执法严厉，搅扰百姓，因而怨声载道，于是皇帝将萧隐之贬官。二十八日，皇帝把宋璟贬为开府仪同三司，把苏颋贬为礼部尚书，命令京兆尹源乾曜担

任黄门侍郎，命令并州长史张嘉贞担任中书侍郎，二人均被任命为同平章事。从此朝廷废弛了对劣质钱的禁令，劣质钱再次流通起来。

3 二月十五日，皇子李敏去世，追立他为怀王，谥号为“哀”。

4 二十九日，皇帝颁布敕令，认为百姓所承担的各种徭役之中，没有哪一种比军府之役更为沉重，一旦被征为卫士，就只有到六十岁才能解除兵役，应当缩短兵役年限，让百姓轮流充当军府卫兵。

5 夏，四月二十四日，朝廷派遣使者向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颁赐册命，这三个国家均在大食以西的地区。大食想引诱他们背叛唐朝，三国均未听从，因此朝廷予以褒奖。

6 五月初九，朝廷再次设置十道按察使。

7 十五日，皇帝命令源乾曜担任侍中，命令张嘉贞担任中书令。

源乾曜进奏道：“当今出身于权势之家的人大多担任京师之官，德贤才高之士不得志而在外地任职。臣的三个儿子都在京城作官，请求陛下把其中两个调出任地方官。”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借此机会颁布诏命称许源乾曜的公正无私，下令文武百官效仿他的做法，于是调离京师任职的达一百多人。

张嘉贞处理政务果断精明，但是性情急躁刚愎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和殿中侍御史崔训都是张嘉贞举荐任用的，张嘉贞经常与这四个人商讨朝政大事。由于这四个人相当能招揽权势，因此当时的人这样评论道：“中书令张公有四位俊才，他们是苗延嗣、吕太一、崔训和员嘉静。”

8 六月，瀛河和谷河洪水泛滥，将近有二千人被淹死。

9 突厥归降的仆固都督勺磨以及跌跌部落散居在受降城近旁，朔方大使王晙禀报了他们秘密与突厥相勾结，策划攻占唐军驻扎的受降城等情况，密奏朝廷，请求将他们诛除。王晙诱骗勺磨等人前往受降城赴宴，并埋伏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河曲之地的突厥

降户也被杀戮殆尽。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突厥拔曳固、同罗等部落获悉此讯，都十分恐惧。秋季，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仅带领二十名骑兵，手执符节来到拔曳固等部落慰问安抚，还留在其营帐中过夜；天兵节度副使李宪认为胡人的心迹难以信赖，并派人骑马送信加以阻止。张说在给李宪的回信中说道："我身上长的并非黄羊之肉，决不怕他们会吃了我；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决不怕会被他们刺伤。士大夫在遇到危难时不应顾惜生命，此刻正是我献身的时候。"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因此便安定下来。

10 冬，十月初二，皇帝出行来到长春宫；初三，在下邽狩猎。

11 皇帝申禁对诸王与群臣交结加以约束。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李范一同出游宴饮，还私自挟带谶讳之书。初九，皇帝把裴虚己流放到新州，并让霍国公主与他离异。万年县尉刘庭琦和太常寺太祝张谔多次与李范在一起饮酒赋诗，将刘庭琦贬为雅州司户，将张谔贬为山茌县丞。然而皇帝仍像以往那样对待李范，他对左右侍臣说："我兄弟之间本是亲密无间的，只不过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拼命攀附罢了。我终究不会因此责怪自己的兄弟。"有一次皇帝生了病，薛王李业妃子的弟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下议论祸福吉凶之事。事情败露后，韦宾被杖刑处死，皇甫恂被贬谪为锦州刺史。李业与其妃子惶恐不安地听候治罪，皇帝走下御座前的台阶握着李业的手说："假如有猜忌兄弟的意思，天地定会杀死我的。"随即与他共享酒筵，还好言劝慰李业的妃子，让她回到座位上去饮酒。

12 十一月初七，皇帝返回京师。

13 二十三日，突厥侵扰甘、凉等州。击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虏掠契苾部落之后撤离。

在此之前，唐朔方道大总管王晙呈奏请求从西面调集拔悉密部落的兵马，从东面征发奚、契丹的兵马，约定在这一年的秋季袭击突厥毗伽可汗设在稽落水岸边的牙帐；毗伽可汗获悉此讯后非

常恐惧。暾欲谷说道:"没什么值得害怕的。拔悉密部落在北庭,与奚、契丹相距非常遥远,双方兵力无法联络呼应,估计朔方兵马也难以来到此地。假如唐军真的能来,等他们即将到达时,我们只要迁徙牙帐向北行进三天,唐军就会因粮尽而自己退兵。再说拔悉密一向贪图小利而轻举妄动,这次又得到了王晙的邀约,必然会得意忘形而先行抵达此地。王晙与张嘉贞之间的关系很差,他的很多奏请得不到回复,因此他这次一定不敢出兵。既然王晙所部不来,而只有拔悉密率军前来,那么我们迎击来敌并取胜也就易如反掌了。"

不久拔悉密果然举兵进逼突厥毗伽的牙帐,而朔方以及奚、契丹兵马均未抵达,拔悉密心中畏惧,率军撤退。毗伽可汗打算出击,暾欲谷道:"这些人离家千里,将会拼死战斗的,我们不能攻击他们。不如派兵跟随其后。"在拔悉密部众撤到离北庭二百里左右的时候,暾欲谷才分兵抄小路先期围困了北庭,趁势纵兵攻击拔悉密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拔悉密部众溃散奔命,逃向北庭,由于无法进城而全部被突厥俘获。

暾欲谷领军撤回,在离开赤亭的时候,抢掠了凉州的牲畜,杨敬述派出裨将卢公利和判官元澄带兵截击突厥。暾欲谷对他的部众说:"我们乘胜抵达这里,如果杨敬述出兵挑战,就一定能够击败他们。"卢公利等人开赴删丹县,与暾欲谷相遇,交战时唐军一败涂地,只有卢公利和元澄脱身逃走。毗伽的力量因此大为强盛,拥有了默啜可汗的全体部众。

14 契丹牙官可突干英勇善战,深受部属的信赖,李娑固对他猜忌提防,试图把他除掉。在这一年,可突干发兵进攻李娑固,李娑固战败后奔赴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派遣安东都护薛泰率领五百勇士与奚王李大酺一起簇拥着李娑固去征讨可突干,再次被可突干击败,李娑固、李大酺二人都被可突干杀掉了,薛泰被俘,营州军民大为震惊。许钦澹被迫将所部撤进渝关,可突干拥立李娑固的堂弟

李郁干为君王，并派遣使者向朝廷请罪。皇帝赦免了可突干所犯罪行，命令李郁干担任松漠都督，命令李大酺的弟弟李鲁苏担任饶乐都督。

九 年

1 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1]。

2 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

3 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乙亥，还宫。

4 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融，弢之玄孙也[2]，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5 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上赐书，谕以"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陨身丧元，吉凶之验，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迹，掩袭甘、凉，随遣使人，更来求好。国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来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

6 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

田,所获巧伪甚众。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阳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弊,上方任融,贬憬盈川尉。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7 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3],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晙、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

8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1],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

9 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晙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讨康待宾。

10 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

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多晓谕遣之。州录事言于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挞,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挞以示威,当从汝始!"录事惭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注释】

①诸使:指节度、支度、营田等使之职。

②弼(bi必):即隋朝大臣宇文弼(公元546~607年)。字公辅,洛阳人。仕北周。入隋,为尚书右丞,迁左丞。炀帝时,任刑部尚书,转礼部。后因讥评炀帝被杀。

③六胡州：指唐高宗时在宁夏南境以归降突厥设置的鲁、丽、含、塞、依、契六州。

④四府：指京兆、河南、河中、太原四府。

【译文】

九年（辛酉，公元721年）

1 春，正月，皇帝颁布诏命，削除了杨敬述的官爵，让他以平民身分检校凉州都督，并且仍旧由他充任节度使、支度使和营田使。

2 初九，朝廷把蒲州改为河中府，设置中都官僚，规格完全依照京兆府和河南府。

3 十九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六日，返回宫中。

4 监察御史宇文融奏称，全国各地民户丁口脱逃迁移，虚浮诈伪现象极为普遍，请求加以核查搜括。宇文融是宇文弢的玄孙，源乾曜向来欣赏他的才学，赞成他的主张。二月初八，皇帝敕令有关官署商讨搜集流散人口以及惩治奸诈虚伪的策略，并将结果呈奏朝廷。

5 初九，突厥可汗毗伽再次派遣使者来朝廷求和。皇帝赐给毗伽一封信，信中晓谕道："过去我唐朝与突厥和亲，华夏人和突厥人都得以安居乐业，两国军队也休战养息；我唐朝买进突厥的牲畜，突厥购得唐朝的各种丝织品，彼此都从中得到充足的供给。从近几十年以来，两国关系不再如过去那样密切了，这正是由于默啜可汗不讲信用，口头上讲的是和睦，心底里想的是叛离，多次派兵侵扰，劫掠边疆地区百姓的财产，致使人神共愤，自己也被人杀死，身首异处。吉凶祸福的报应，均为可汗亲眼所见。而今可汗重新走上默啜的老路，先是偷偷入侵甘、凉二州，随后再派遣使者前来求和修好。我唐朝像天一样庇佑万物，似海一样容纳百川，只记取来意的真实，便不追究以往的罪过。可汗您果真怀有和亲的诚意，我们两国就能共同保持久远的幸福，否则就不要麻烦使者白白地往来议和

了。假使你们将再次侵扰边塞,朝廷也做好了准备。可汗对此要仔细考虑考虑!"

6 初十,皇帝颁布诏命:"各州县逃亡的人口,许在百日内向官府主动投案,这些人或者就在当地落户籍,或者随公文发回原籍所在州县,各自都可按自己的心愿办理。凡过期不投案,官府就追查搜括,一律发配至边远县分。官民人等胆敢隐藏包庇的判罪予以惩罚。"并命令宇文融充任朝廷的使者,搜求逃亡流徙人口和清查隐瞒而未登记的田地,所查获的奸诈虚伪的情况很多。宇文融也因此被提拔为兵部员外兼侍御史。宇文融还呈奏请求设置了十名代行御史职务的劝农判官,分头前往全国各地。那些新近落户附籍的客户,免除他们六年的赋调。这些使者在执法上竞相严苛峻急,所在州县的地方官吏又极力迎合使者,烦劳搅扰百姓,致使百姓深受困窘。阳翟县尉皇甫憬呈上奏疏反映这一情况,由于皇帝正在重用宇文融,皇甫憬便被降职为盈川尉。地方州县官吏纷纷迎合皇上的旨意,一意追求查获更多的逃亡人口,虚报数量,有的把实户也列为客户,此次共查获户口八十余万,查获隐瞒的土地数目也与户口数目相当。

7 兰池州的胡人康待宾诱使当地众多归降的民户一同背叛朝廷。夏,四月,康待宾统领部众攻陷了六个胡州,拥有七万部众,进逼夏州。朝廷命令朔方道大总管王晙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一同讨伐康待宾。

8 二十日,皇帝颁布敕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地方的州刺史及京兆、河南、河中、太原四府的上层属官,每人向朝廷举荐一名县令,朝廷将根据他们的政绩好坏给予举荐者赏罚。"

9 皇帝命令太仆寺卿王毛仲担任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晙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共同指挥征讨康待宾。

10 六月初三,朝廷废除中都,把它恢复为蒲州。

蒲州刺史陆象先施政崇尚宽缓简约,所属的官吏和百姓犯有

罪过，他多是好言劝诫，将人遣归。蒲州录事对陆象先说道："明公不使用鞭刑，将用什么来显示权威呢！"陆象先回答说："人的性情都是相近的，这些人难道不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一定要我用鞭刑来显示权威，那么就应该从你开始！"录事惭愧退下。陆象先曾经对人说过："天下本来无事，只是庸人自扰而已。倘若能够正本清源，何愁天下得不到治理！"

11 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

先是，叛胡潜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据其仓庾，张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1]，大破之。追至骆驼堰，党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建山。说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说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

12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3 康待宾之反也，诏郭知运与王晙相知讨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知运还本军。未报，知运已至，由是与晙不协。晙所招降者，知运复纵兵击之；虏以晙为卖己，由是复叛。上以晙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贬晙为梓州刺史。

14 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修甲兵，齐则崇塔庙而弛刑政，一朝合战，齐灭周兴。

近者诸武、诸韦,造寺度人,不可胜纪,无救族诛。汝曹勿效儿女子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

15 癸亥,以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㚟[2],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虏所惮。时人谓之王、郭。㚟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

17 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元行冲上《群书四录》,凡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8 庚午,赦天下。

19 十二月,乙酉,上幸骊山温汤;壬辰,还宫。

20 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

21 新作蒲津桥,镕铁为牛以系缆。

22 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3],以字行。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璟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4]!"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23 太史上言,《麟德历》浸疏[5],日食屡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历,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6]。

24 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

丰安二军，三受降城。

【注释】

①合河关：即临津关。在今山西兴县西北。

②知运句：严衍《通鉴补》改"同县"为"同郡"。郭知运，瓜州晋昌人；王君㚟，瓜州常乐人。

③嫌名：与名讳声音相近的字。几、基音同。

④刘五：刘知几排行为五。唐人多以排行称。

⑤麟德历句：此历法始行于高宗麟德二年。

⑥七政：指日、月、五星（水、火、木、金、土）。

【译文】

11 秋，七月初四，王晙将康待宾打得大败，并生擒了康待宾本人，杀死反叛的胡人一万五千名。十六日，朝廷把四夷各部酋长召集到京师，在西市将康待宾执行腰斩。

在此之前，反叛的胡人暗地与党项族合谋，攻打银城、连谷县，占据了该地的粮仓，张说率领一万名步兵和骑兵出合河关，向叛军发起袭击，大败叛军。张说一路追击到骆驼堰，党项人却改为对叛军开战，叛军部众已溃不成军，向西逃进了铁建山。张说安抚招集党项人，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与生产。讨击使阿史那献认为党项人反复无常，请求把他们全部杀掉，张说说："朝廷的军队应当讨伐叛贼，怀柔降服之众，怎么可以杀死已归顺的人呢？"因而呈奏皇帝设置麟州，用来镇抚党项族余众。

12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13 康待宾发动叛乱的时候，皇帝下诏命令郭知运与王晙共同指挥征讨叛军；王晙上书报告皇帝，自己的朔方兵有足够的力量作为平叛之用，请皇帝敕令郭知运率部撤回陇右本军。尚未接到答复，郭知运已经率部前来，因此两人关系不和。那些已被王晙招降的胡

人，郭知运再次纵兵攻击他们；胡人认为王晙出卖了自己，因此重新反叛。皇帝认为王晙无法顺利地平定胡人各部，在初二将他贬谪为梓州刺史。

14 初三，梁文献公姚崇去世，临死前发出遗命："佛家以清静慈悲为本，而愚昧的人却希望通过抄写经卷、修造佛像来求福。早年北齐与北周两国各据一方，北周毁弃经卷佛像而修造武器装备，北齐却大量营造佛寺而放宽刑罚与政令，两国一旦交战，北齐灭亡、北周兴起。近来如武氏家族和韦氏家族，所建之寺与所度之僧的数目难以计算，却未能挽救其家族诛灭的灾难。你们不要仿效那些男女小儿之辈终身昏昧不觉醒，为我超度诵经祈祷死后之福！道士眼看僧侣由此获利，于是效法僧侣的做法，更不可把他们请进家门。这是子孙后代应当永远遵从的家法！"

15 十九日，皇帝命令张说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去世。郭知运与担任右卫副率职务的同乡王君㚟，两人都是由于骁勇善战、擅长骑射而闻名于西部边陲，所以被西域胡人所忌惮，当时人称他俩为王、郭。郭知运死后，王君㚟便从他的部将代理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充任凉州都督。

17 十一月十三日，国子祭酒元行冲向皇帝进呈《群书四录》，这部目录共收书达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8 二十七日，朝廷大赦天下。

19 十二月十三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日，返回宫中。

20 在这一年里，皇帝把在地方担任都督、刺史的李唐诸王全部召回京师。

21 新近修建了蒲津浮桥，并熔铸了八头铁牛用来拴系铺桥的粗绳。

22 安州别驾刘子玄去世。刘子玄就是刘知己，为避皇帝李隆基的名讳而以"表"字行于世。

著作郎吴兢撰修了《则天实录》，其中谈到宋璟激励张说为魏元忠作证的事实。张说在修史时看到了有关内容，他知道是吴兢所写，却故意说道："刘知几在修史时特别不肯帮我的忙！"吴兢起身回答道："这些内容是我吴兢撰写的，史书的草稿全都保存着，我不能让明公您错怪亡故的刘子玄。"同僚们听到这些话后全都惊慌失色。后来张说暗地里乞求吴兢把这段记载改写几个字，吴兢始终没有应允，他说："我若是顺从您的请求，那么《则天实录》就不算是秉笔直书的信史，我将用什么取信于后人呢！"

23 太史向皇帝进奏，报告《麟德历》越来越不准确，对日食的预测多次未能兑现。皇帝命令僧一行重新编制新的历法，率府兵曹梁令瓒设计制造了黄道游仪来观测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星。

24 朝廷设置朔方节度使，统辖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以及定远、丰安二军和三受降城。

十 年

1 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愔为西京留守。

2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钱[1]，以税钱充百官俸。

3 乙丑，收职田[2]。亩率给仓粟二斗。

4 二月，戊寅，上至东都。

5 夏，四月，己亥，以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使。

6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数千家。

7 闰月，壬申，张说如朔方巡边。

8 己丑，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

干。

9 六月，丁巳，博州河决，命按察使萧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孙也[3]。

10 己巳，制增太庙为九室，迁中宗主还太庙。

11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上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景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义大功，载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远。其辞略曰："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杀。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4]；若敖之鬼，不其馁而[5]！"上乃许之。杖景仙一百，流岭南恶处。

12 安南贼帅梅叔焉等攻围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勗讨之。思勗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6]。

13 初，上之诛韦氏也，王皇后颇预密谋；及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阴怀倾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愈不悦，密与秘书监姜皎谋以后无子废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峤，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7]，杖皎六十，流钦州，弟吏部侍郎晦贬舂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皎卒于道。

己亥⑧，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注释】

①公廨钱：指官署田、园、地的税款。胡三省注："武德元年，制京司及州县官各给公廨田，课其管种，以供公私之费。又有公廨园、公廨地，皆收其税以给百官。"

②职田：指文武官员的职分田。北魏至明初按官职品级授给官吏一定数量的公田，作为俸禄。

③梁明帝：即南朝后梁主萧岿。谥号明帝。

④则叔向二句：春秋晋平公六年（公元前552年），范宣子杀栾盈朋党羊舌虎（叔向弟），叔向受牵连被囚，由祁奚进说得释。

⑤若敖二句：这是春秋楚国令尹子文的话。若敖，楚国王族的姓氏。

⑥京观（guàn 贯）：积尸封土其上以夸耀武功。

⑦甲戌：开元十年八月无此日。当依《旧唐书》于"甲戌"上补"九月"二字。

⑧己亥：据《旧记》，当作"九月乙亥"。

【译文】

十年（壬戌，公元722年）

1 春，正月十五日，皇帝前往东都洛阳，命令刑部尚书王志愔担任西京留守。

2 二十一日，朝廷命令有关官署征收公廨田、园、地的税钱，将这笔税收作为文武百官的俸禄。

3 二十三日，朝廷收缴文武百官的职分田，每亩大致给太仓粟米二斗作为补偿。

4 二月初七，皇帝抵达东都。

5 夏，四月二十九日，皇帝命令张说兼任朔方军节度使。

6 五月，伊水和汝水泛滥，溢出河堤，淹没民户数千家。

7 闰五月初二，张说来到朔方巡视边情。

8 十九日，皇帝封余姚县主之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把她许配给契丹王郁干。

9 六月十八日，博州境内黄河决堤，朝廷命令按察使萧嵩等官员前往赈灾治河。萧嵩是南朝后梁明帝萧岿的孙子。

10 三十日，皇帝颁布诏命，把太庙内供奉祖宗神主的房子增加到九间，把中宗皇帝的神主迁回太庙。

11 秋，八月初四，武强县县令裴景仙因贪赃五千匹事情败露，弃官逃亡；皇帝动怒，命令当众将他斩首。大理寺卿李朝隐进奏，认为裴景仙所得赃物均为乞求获取，依法不致判处死罪。此外，裴景仙的曾祖裴寂有参与谋划反隋的大功，武后载初年间裴氏无罪，因酷吏迫害而家破人亡，惟独裴景仙一人幸存，而今他作为裴氏的嫡传继承人，也应当赦免他的死刑，把他流放到荒凉边远的地区。李朝隐奏章内容的大意是："贤者的十代子孙所犯死罪当一律宽恕，是由于贤者的功绩确实应予记取，由于诛杀罪犯而造成一个家族断绝祭祀的香火，在情理上或许有可怜之处。"皇帝还是颁下诏令要将裴景仙用杖刑处死。李朝隐又向皇帝奏道："生杀大权能够操在君主一人的手中，但量刑轻重的法度则应由臣下谨守。现在如果由于乞取赃物获罪便判处斩刑，那么今后假若有违法者需要论罪判刑，又将怎么来量刑呢？因此臣为了国家而顾惜法度，期望律令条文得到遵守，臣不敢拿法律来迁就个人，而只是内心怜悯裴景仙的性命。"他还说："假使将裴寂所建功勋一概捐弃，将裴景仙所犯之罪特别从重量刑，那么晋叔向由于本人贤明而得以不受其弟株连，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楚若敖氏家族祖先的鬼魂也就会因断子绝孙无人祀奉而陷于饥饿了。"皇帝总算采纳了他的主张，判处裴景仙杖刑一百，流放到岭南环境恶劣的地方。

12 安南贼盗首领梅叔焉等围攻所在州县，朝廷派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勗讨伐他们。杨思勗在当地召募各部蛮族子弟从军，募得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向梅叔焉等人发动袭击并大获全胜，将梅叔

焉斩首，又将所获死尸堆集在一起，筑成一座高大的京观，然后返回京城。

13 起初，在皇帝诛除韦后的时候，王皇后参预了许多秘密的谋划，皇帝登位九年以后，王皇后姿色渐衰，皇帝对她的宠爱也弛缓怠慢起来。此时武惠妃颇得皇帝宠幸，内心暗暗地产生了夺取皇后之位的意图，王皇后因此心怀不平，经常对皇帝出言不逊。皇帝对皇后更加不满，私下与秘书监姜皎商议，打算以皇后无子为理由把她废黜，姜皎却把皇帝这一意图泄露了出去。继位滕王李峤是王皇后的妹夫，便将此事向皇帝呈奏。皇帝因而动怒，宰相张嘉贞迎合皇帝的旨意，便罗织姜皎的罪名，声称："姜皎妄谈祸福吉凶之事。"九月初六，姜皎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到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被贬谪为春州司马；姜氏的亲属党朋中还有几个获罪被判处流刑或死刑，姜皎在流放钦州的路途中死去。

初七，皇帝颁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不属骨肉至亲的，一律不得相互拜访、交往；而那些问卜看相占候的术士，一概不许出入文武百官的家门。"

14 己卯夜[1]，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其党李齐损等作乱，立楚璧兄子梁山为光帝，诈称襄王之子，拥左屯营兵数百人入宫城，求留守王志愔，不获。比晓，屯营兵自溃，斩楚璧等，传首东都。志愔惊怖而薨。楚璧，怀恩之侄[2]；齐损，迥秀之子也[3]。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

15 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4]，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

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16 王怡治权楚璧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上乃以开府仪同三司宋璟为西京留守。璟至，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原之。

17 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先是，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说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若御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北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18 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殿为明堂。

19 甲寅，上幸寿安兴泰宫，猎于上宜川；庚申，还宫。

20 上欲耀兵北边，丁卯，以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为诸卫将军。

21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

22 前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上与宰相议其罪。张嘉贞请

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易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伽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论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吾此言非为伽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嘉贞无以应。

23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

24 上将幸晋阳，因还长安。张说言于上曰："汾阴脽上有汉家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之，为农祈谷。"上从之。

25 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5]，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上遽止之。

【注释】

①己卯：开元十年八月无此日，当依新、旧《唐书》于"己卯"上补"九月"二字。

②怀恩：即唐朝官吏权怀恩。万年（治今陕西西安）人。以荫累迁尚乘奉御，袭祖父权弘寿爵为卢国公。高宗朝以严能称，升万年令。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卒。

③迥秀：即唐朝大臣李迥秀。字茂之，泾阳（今属陕西）人。科第出身。累官考功员外郎。武后爱其才，迁凤阁舍人。中宗朝，官至兵部尚书。

④勃律：古西域国名。分大勃律、小勃律。大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

坦,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

⑤上女句:永穆公主所嫁的驸马为王繇。

【译文】

14 九月十一日夜间,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伙同其党羽李齐损等人制造反叛,拥立权楚璧兄长之子权梁山为光帝,谎称他是襄王李重茂之子,聚集了左屯营数百名士兵闯入皇宫禁城,搜查西京留守王志愔,但没能捕获他。拂晓的时候,闯入宫禁的屯营兵自行溃散,将权楚璧等人斩首,并把他们的首级传送到东都洛阳。王志愔在极度惊慌恐惧中去世。权楚璧是权怀恩的侄儿,齐损是李迥秀的儿子。十四日,朝廷派遣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师审讯案犯并安抚人心。

15 十五日,吐蕃军队围攻小勃律王没谨忙,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请求援救说:"勃律是大唐西面的门户,倘若勃律被灭亡,整个西域之地就会完全沦为吐蕃所有了。"于是张嵩派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统领四千名汉、胡步骑兵前去救援。张思礼昼夜兼程,与没谨忙夹攻吐蕃军队,大败吐蕃军队,斩杀及俘获达数万之多。此后几年之内,吐蕃一直不敢进犯边塞。

16 王怡主持审理权楚璧等人作乱的案子,有很多人牵连被捕,案子积久而未作判决。皇帝便命令开府仪同三司宋璟担任西京留守。宋璟赴任后,只把权楚璧等几个同谋者处死,其他人均向皇帝呈奏后赦免了他们。

17 康待宾的残部康愿子发动了叛乱,自称为可汗;张说调遣军队追踪讨伐,擒获了康愿子,叛乱的徒众遂全被平定。朝廷又将河曲六州残存的五万余口胡人迁徙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安置,使黄河以南及朔方道各州千里之地成为无人居住的空地。

在此之前,沿边境戍守的士卒通常为六十余万之众,张说认为时下没有强大的敌人,呈奏请求裁减二十万士兵,让这些人返乡务农。皇帝对此表示怀疑,张说便陈述道:"臣久在边疆,对这里的情

况全都了如指掌，重兵戍边不过是将帅暂且用来自保以及役使士兵谋取私利罢了。假如说是为了御敌制胜，完全没有必要拥有如此众多的冗兵，而妨害了农事。倘若陛下对臣的主张尚有怀疑，臣请求以全家百口的性命作为担保。"皇帝终于同意了他的主张。

唐初，各卫的府兵，从成丁之年开始入伍，到六十岁才能免役，府兵家中还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因此生活逐渐趋于贫弱，各卫的府兵几乎全部逃亡，百姓也深受兵役带来的苦难。张说向皇帝提出建议，请求召募壮士充当宿卫，应募入伍后，不再承担各种名目的徭役，制定优厚的条例，那么逃避兵役的人必然会争相应募从军。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仅用十天的时间，就募得精兵十三万，分别隶属于各卫，轮流上下军卫值勤。士兵、农夫的分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8 冬，十月十五日，朝廷再次将乾元殿改为明堂。

19 十六日，皇帝驾临寿安境内的兴泰宫，在上宜川狩猎；二十二日，返回宫中。

20 皇帝打算在北部北境地区炫耀军事力量。二十九日，命令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人担任各卫将军。

21 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初次规定宰相实封的总数为三百户。

22 前任广州都督裴伽先被捕入狱，皇帝与宰相们共同商议对他如何定罪。张嘉贞请求对他处以杖刑，张说则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因为卿大夫是君主的近臣，并以此培养他们的廉耻心。因此说士可杀不可辱。不久前臣在北部边境巡视的时候，听说陛下在朝廷上对姜皎动用了杖刑。姜皎的官阶高居三品，为朝廷多少也曾立过功勋，若应加死罪就将他处死、若该判流放就把他流放，怎么随便地动用笞杖之刑来羞辱他、将他作为奴隶来对待呢！姜皎的事情已经过去，再也无法追回，但根据裴伽先的罪状应当判处流刑，陛下怎么能够重蹈处理姜皎之事的失误呢！"皇帝认为他的看法非常正确。张嘉贞心怀不满，退朝之后对张说讲："您怎么把事情说得这么

严重呀!"张说回答道:"宰相之职,是时机到来就可以担任的。假使对朝廷大臣均能随意处以笞杖之辱,只恐怕会施行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我今天这番话并非为裴伷先一人,而是为全国所有的士大夫讲的。"张嘉贞无言对答。

23 十二月初三,朝廷把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封为交河公主,并把她许配给突骑施可汗苏禄。

24 皇帝即将前往晋阳,顺路先返回长安。张说向皇帝进言道:"汾阴脽丘上有汉朝所立的后土祠,而祭祀后土的大礼长期废弛,陛下应当趁巡幸之机重新整饬此礼,以便为农事祈祷丰收。"皇帝表示同意。

25 皇帝之女永穆公主将要出嫁,皇帝颁布敕令按照太平公主出嫁时的规格为她陪送嫁妆。僧人一行规劝道:"武后只有太平公主一个女儿,因而所送陪嫁特别丰厚,但她最终由于骄横而败亡,怎么可以效法这样的先例呢!"皇帝听罢赶忙中止这种做法。

十一年

1 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给复五年[1];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

2 张说与张嘉贞不平,会嘉贞弟金吾将军嘉祐贬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己酉,左迁嘉贞幽州刺史。

3 壬子,祭后土于汾阴。乙卯,贬平遥令王同庆为赣尉,坐广为储偫[2],烦扰百姓也。

4 癸亥,以张说兼中书令。

5 己巳[3]，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6 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

7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书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8 五月，己丑，以王晙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

9 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10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11 戊申，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4]，祔于太庙九室。

12 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13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作温泉宫；甲寅，还宫。

14 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罢三祖并配之礼[5]。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15 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

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

16 十二月，甲午，上幸凤泉汤；戊申，还宫。

17 庚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晙坐党引疏族[6]，贬蕲州刺史。

18 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7]。

19 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碛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

【注释】

①至潞州二句：唐玄宗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因此免其地五年赋役。

②储偫(zhì 至)：储器物以备用。

③己巳：开元十一年二月无此日，当有误。

④追尊二句：宣皇帝名李熙，是李唐先祖凉武昭王李暠的曾孙，凉王李歆的孙子，弘农太守李重耳的儿子。光皇帝名李天赐，是李熙的长子。

⑤三祖：指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

⑥疏族：远亲。此指许州刺史王乔。时王乔家奴告发王乔与王晙潜谋构逆，即所谓“党引疏族”事。

⑦张说二句：胡三省注：“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元年，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是，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五房，指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

【译文】

十一年(癸亥,公元723年)

1 春,正月初三,皇帝一行从东都洛阳启程北上巡行;十四日,到达潞州,命令免除当地百姓五年的赋役;二十五日,抵达并州,设置北都,把并州改为太原府,州刺史改称府尹;二月十二日,返回晋州。

2 张说与张嘉贞之间不和,恰逢张嘉贞之弟金吾将军张嘉祐贪赃事情败露,张说便劝张嘉贞在朝廷外素服待罪,听候处分。十三日,张嘉贞被贬谪为幽州刺史。

3 十六日,皇帝在汾阴祭祀土神。十九日,把平遥县县令王同庆降职为赣县县尉,原因是犯了大量储备器物,烦扰老百姓的罪过。

4 二十七日,皇帝命令张说兼任中书令。

5 己巳日,朝廷撤销天兵、大武等军,把大同军政改为太原以北节度使,统辖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个州。

6 三月初五,皇帝一行抵达京师。

7 夏,四月三十日,皇帝命令吏部尚书王晙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8 五月二十五日,皇帝命令王晙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巡视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各军。

9 皇帝设置丽正书院,集中了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人贺知章、监察御史彭城人赵冬曦等文学之士,他们当中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为皇帝讲论经史;皇帝还命令张说担任修书使来执掌其事,有关官署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十分优厚。中书舍人洛阳人陆坚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白白地浪费钱财,打算奏请将这些人全部罢黜。张说认为:"自古以来的各位帝王在国家安定时期,无不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大肆满足耳目声色之好,只有当今天子延请和礼遇文学儒术之士,弘扬文献典籍,这样做所获取的益处大,所耗费的钱财也微不足道。陆子所说的话,多么如此不明事理啊!"皇帝获

悉此事之后，看重张说而藐视陆坚。

10 秋，八月初十，皇帝颁布敕命："先前朝廷曾下令清查搜括逃亡人口，我担心此举会对百姓造成搅扰。现在天下大同，对百姓应当满足他们各自的愿望，命令所在州县对这些人妥为安置，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11 十五日，朝廷追尊宣皇帝的庙号为献祖，追尊光皇帝的庙号为懿祖，把两人的神主供奉于太庙九室中附祭。

12 在此之前，吐谷浑畏惧吐蕃势力的强大，被迫降附吐蕃达数年之久。九月初十，吐谷浑酋长统领部众来到沙州请求归降朝廷，河西节度使张敬忠安抚并接受了他们。

13 冬，十月初五，皇帝驾临骊山，营造温泉宫。二十二日，返回宫中。

14 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人向皇帝呈奏，请求将唐高祖配享昊天上帝，废止了高祖、太宗、高宗三祖一起配享的礼制。十六日，皇帝在南郊祭天，赦免天下罪囚。

15 二十六日，皇帝命令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共同选拔府兵以及平民壮丁共一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每年轮到两次服役的任务，地方州县不得再用其他徭役差使这些人。

16 十二月初三，皇帝驾临凤泉温泉。十七日，返回宫中。

17 二十九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晙被控与远亲结为同党，皇帝把他贬谪为蕲州刺史。

18 本年，张说奏请把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在中书门下之后设置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分别掌理各类政务。

19 当初，监察御史濮阳人杜暹因检查审验事务赴突骑施，突骑施部落向他馈赠黄金，他执意推辞。左右的随行人员对他说："您现在身处异域，不应拒绝他们的盛情。"于是他便接受了馈赠，并将黄金埋在自己所住的帷帐下面。等到完成使命离开突骑施之后，他递送公文告诉他们实情，并且让他们取出来。突骑施部众十分惊异，

立即穿越沙漠前来追赶，没有追上。后来安西都护一职空缺，有人推荐杜暹前往安西担任这一使命，当地之人无不叹服他的清廉谨慎。此时杜暹正在担任给事中，因母亲去世而居丧守制。

十二年

1 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

2 神龙初，追复泽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义珣于岭南，绍其故封。许王素节之子瓘，利其爵邑，与弟璆谋，使人告义珣非上金子，妄冒袭封，复流岭南，以璆继上金后为嗣泽王。至是，玉真公主表义珣实上金子，为瓘兄弟所摈。夏，四月，庚子，复立义珣为嗣泽王；削璆爵，贬瓘鄂州别驾。壬寅，敕宗室旁继为嗣王者并令归宗。

3 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1]、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郎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

4 五月，丁亥，停诸道按察使。

5 六月，壬辰，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税，毋

得差科征役,租佣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

6 上以山东旱,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2],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丘,同皎之从父兄子[3];休,大敏之孙也[4]。

初,张说引崔沔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贰也,岂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

7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颉利发来求婚。

8 溪州蛮覃行璋反[5]。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癸亥,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加思勖辅国大将军,俸禄、防阁皆依品给。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6]。

9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忧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无随而谮之者,上犹豫不决者累岁。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无子,使僧明悟为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7],书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事觉,己卯,废为庶人,移别室安置;贬守一潭州别驾,中路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坐与守一交通,贬台州刺史。

10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颉利发还其国;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婚。

11 己亥,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融乘驿周流天下,事无大小,诸州先牒上劝农使,后

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伪，然后处决。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畏融，多张虚数，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势，不敢立异。惟户部侍郎杨玚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几，玚出为华州刺史。

12 壬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宋璟为西京留守。

13 冬，十月，丁酉，谢飓王特勒遣使入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诣箇失密国，云欲走归汝。箇失密王从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进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

14 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15 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16 辛巳，司徒申王捣薨，赠谥惠庄太子。

17 群臣屡上表请封禅，闰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时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不欲为之，由是与说不平。

18 是岁，契丹王李郁干卒，弟吐于袭位。

【注释】

①命太史监句：胡三省注："唐太史局属秘书省。景龙二年，改太史局为太史监，令名不改，不隶秘书。开元二年，又改令为监。说，读若悦。"

②壬午：开元十二年六月无此日，当有误。

③同皎：即唐中宗的女婿王同皎（？～公元706年）。安阳（今属河南）人，

武则天时为典膳郎。参与诛杀张易之兄弟，迁光禄卿。神龙中，为武三思诬告，被杀。

④大敏：即唐朝官吏韩大敏。武则天时为凤阁舍人，以昭雪梁州都督李行褒案，赐死。

⑤溪州：州名。唐天授中置，治所在大乡县(今湖南永顺东南)。

⑥别驾：胡三省注："当为'别将'。"

⑦霹雳木：霹雳所震之木，俗称雷打木。古人认为此木有雷气，可以镇服鬼物。

【译文】

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

1 春，三月初五，皇帝征召为母亲守制尚未满期的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护和碛西节度、支度、营田使。

2 神龙初年，朝廷曾追令恢复泽王李上金的官爵，并在岭南找到其庶子李义珣来承袭他过去的爵位。许王李素节之子李瓘贪图李义珣所得到的爵位和封邑，便与自己的弟弟李璆谋划，指使他人举报李义珣不是李上金的儿子，而是假冒袭封，于是朝廷再次把李义珣流放到岭南，而把李璆作为李上金的后嗣并封其为嗣泽王。至此，玉真公主向皇帝呈上表章证明李义珣确实是李上金的儿子，他遭受了李瓘兄弟的排挤。夏，四月十一日，皇帝再次把李义珣立为嗣泽王，削除李璆的爵位，把李瓘贬黜为鄂州别驾。十三日，皇帝颁布赦令，要所有旁继为嗣王的宗室子孙一律归返本籍。

3 二十三日，朝廷命令太史南宫说等人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上测量太阳的影子和北极星的位置，于夏至日的中午在不同地方都树起八尺长的标杆，同时测量这些标杆影子的长度，阳城县日影的长度为一尺四寸八分弱，晚上所看到的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汴州浚仪岳台日影的长度为一尺五寸微强，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八分；最南部的观测点设在郎州，其日影长度为七寸七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二十九度半；最北部的观测点

设在蔚州，其日影长度为二尺二寸九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四十度。最南部的郎州观测点和最北部的蔚州观测点之间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两处的日影长度相差一尺五寸二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的角度相差十度半。再往南在交州设观测点，其日影至标杆南面三寸三分处。八月，在海中向南极老人星四周望去，群星灿烂闪烁，全都是以往未曾命名的，大约离南极星二十度角以上的星星均可看到。

4 五月二十九日，朝廷停止任命各道按察使。

5 六月初五，皇帝颁布诏命，允许逃亡的民户向官府自首，开垦他们寄居处闲置的土地，由官府依据实际情况，征敛赋税，但不得支派差使、征发徭役，租庸均一概蠲免。还命令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继续担任劝农使，到各州县巡视，与吏民商定赋税徭役的具体数额。

6 因为山东各地发生旱灾，皇帝命令朝廷名臣充实刺史的职务。壬午日，命令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人崔沔和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到地方上担任刺史。王丘是王同皎堂兄的儿子、韩休是韩大敏的孙子。

当初，张说推荐崔沔担任中书侍郎，按照惯例，接受皇帝诏书以及宣布皇帝旨意均由宰相执行，中书侍郎仅在文书上副署而已。崔沔认为："朝廷设官分职，是为了使上下之间得以联通，只有各抒己见，朝廷政事才能不出错误。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手，怎么能拱手不语无所事事呢！"因此遇事经常提出不同主张，张说为此心中不快，便借此机会把他调到地方担任刺史。

7 秋，七月，突厥可汗派其大臣哥解颉利发来到朝廷求婚。

8 溪州蛮族人覃行璋反叛，朝廷命令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勗担任黔中道招讨使统军征讨。初六，杨思勗活捉了覃行璋，斩首级三万颗而班师。皇帝为杨思勗加辅国大将军衔，并规定他的俸禄、护卫差役的数目均按品级提供。还赦免了覃行璋之罪，命令他担任洵水

府别将。

9 姜皎获罪被流放之后，王皇后心中更加忧惧不安，但由于她对手下人有恩惠，因而并没有人立刻到皇帝那里去诬陷她，皇帝在几年之中也一直对是否废掉皇后之事犹豫不决。王皇后的哥哥太子少保王守一鉴于皇后没有生儿子，便指使僧人明悟为皇后祭祀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剖开霹雳木，在上面写下天地二字和皇帝的姓名，把两个半片合在一起，佩戴在身上，向上天祈祷说："佩戴了这个东西，就会生下儿子，必将像则天皇后那样。"此事败露了，二十二日，皇帝把王皇后废为庶人，把她移到别室居住；又把王守一贬谪为潭州别驾，并在赴任的路途中赐他自杀。户部尚书张嘉贞因与王守一结交获罪，被贬谪为台州刺史。

10 八月初九，突厥使者哥解颉利发归国，由于这名使者身分太低，礼数也不完备，因此没有允许与突厥通婚。

11 十二日，皇帝命令宇文融担任御史中丞。

宇文融乘着驿车遍行天下，地方上无论发生了大事小事，都要先用公文向他这个劝农使汇报，然后再呈报给中书省；尚书诸省左右司主管官也都是等到宇文融作出指挥方略之后，才对具体问题作出处理。当时皇帝正准备对周边各部落大肆征讨，急需费用，地方州县官畏惧宇文融，大多虚报括田及括户的数额，总共查得寄居的民户八十余万，隐匿的土地数量也与此不相上下。到年终时，共增加财政收入达几百万缗，宇文融把这笔收入全部缴纳宫中，因而深得皇帝的宠信。议论者大多认为他这样做搅扰了民间的正常生活，对百姓不利，皇帝也曾把文武百官召集到尚书省共同讨论他的作法。但由于公卿以下的大臣忌惮宇文融拥有天子给与的权势，所以不敢提出不同的主张。只有户部侍郎杨玚高声议论，他认为："清查寄居的户口，允许自首的人免税，对本地的百姓不利；加征田籍之外民田的租税，会使得百姓贫穷困苦，所得补偿不了所失。"过了不久，杨玚便被外放为华州刺史。

12 十五日，皇帝命令开府仪同三司宋璟担任西京留守。

13 冬，十月十一日，西域谢飓国国王特勒派遣使者来朝呈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派遣使者前往箇失密国，说是要出走归附箇失密。箇失密国王向我们的国王借兵，要联合两国以共同抵御吐蕃。国王派臣前来听取如何采取措施。"皇帝认为他们的作法很正确，便赐予绢帛，遣送使者回国。

14 被废黜的王皇后去世，后宫中的人思念不已，皇帝也感到后悔。

15 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启程前往东都，二十二日，抵达东都。

16 二十五日，司徒申王李捄去世，皇帝赠予他惠庄太子的谥号。

17 群臣多次向皇帝进呈表章请求举行封禅典礼，闰十二月十二日，皇帝颁布诏命，决定次年的十一月十日在泰山举行祭祀典礼。当时张说首先提出封禅的主张，而源乾曜不同意实施张说的计划，因此他与张说失和。

18 这一年，契丹王李郁干去世，他的弟弟李吐干继承王位。

十三年

1 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1]，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2 乙亥，更命长从宿卫之士曰"矿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番。

3 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

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2]，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上自书十韵诗赐之。光裕，乾曜之从孙也。

4 三月，甲午，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真为庆王[3]，更名潭；陕王嗣昇为忠王，更名为浚；鄫王嗣真为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为荣王，更名滉。又立子琚为光王[4]，潍为仪王，沄为颍王，泽为永王，清为寿王，洄为延王，沭为盛王，溢为济王。

5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谌奏："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傅游艺等四人差轻，子孙不听近任。"从之。

6 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欲外补，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闻之，怒，壬寅，贬睦州别驾。

7 张说草封禅仪献之。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固辞而止。

8 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5]，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

有余矣。"说曰："善，说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6]。

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7]，谕旨于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9 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帅众夜犯通洛门；悉捕斩之。

10 秋，八月，张说议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地祇；从之。

11 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自今州县毋得更奏祥瑞。

【注释】

①使司：胡三省注："使司，劝农使司也。"即劝农使官署。

②命宰相句：胡三省注："诸司长官，省、寺、监之长也。台郎，谓尚书郎。先是改尚书为中台；台郎及御史，则三省官必皆集也。"

③嗣真：当作"嗣直"。

④据：据严衍《通鉴补》，当作"据"。

⑤升中于天：据胡三省注，即封泰山。中，同衷。

⑥行俭：即唐朝官员裴行俭（公元619～682年）。字守约。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贞观中，举明经。累拜安西都护。后为吏部侍郎，典选有能名。后称疾不出。封闻喜县公。

⑦直省：以其他官吏在中书省值班称直省。

【译文】

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

1 春,二月初六,皇帝命令御史中丞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皇帝颁布诏命,把所征得的客户税钱全部充作所在州县的常平仓本金。又委派劝农使司与各州县商量筹办劝农社,以便使得社会上贫富相周济,耕种田地不误农时。

2 二十一日,皇帝把长从宿卫亲军改名称作"矿骑",分别隶属于十二卫,总计兵员为十二万人,共分六个轮次入值宿卫。

3 皇帝亲自挑选了素有声望的大理寺卿源光裕、尚书省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窦泚等十一位诸官署长官担任州刺史,又命令宰相、诸王及诸官署长官、台郎、御史们在洛水岸边为他们饯行,场面很盛大。赐给他们御膳房做的皇帝的常膳,由太常置办音乐,又召来内教坊中的歌妓表演助兴。皇帝还亲笔书写了自己所作的十韵诗作为颁赏。源光裕是源乾曜的侄孙。

4 三月初十,太子李嗣谦把名字改为李鸿;郯王李嗣直改封为庆王,并把名字改为李潭;陕王李嗣升改封为忠王,并把名字改为李浚;鄫王李嗣真改封为棣王,并把名字改为李洽;鄂王李嗣初改名李涓;鄄王李嗣玄改封为荣王,并把名字改为李滉。皇帝又封其子李涺为光王、封李潍为仪王、封李沄为颖王、封李洋为永王、封李清为寿王、封李洄为延王、封李沭为盛王、封李溢为济王。

5 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谌呈奏道:"在武周朝的酷吏之中,来俊臣等二十三人的情节特别严重,请陛下明令禁止这些人的子孙担任职官;傅游艺等四人罪状稍微轻一些,其子孙也不许在京畿之地任官。"皇帝对此表示赞成。

6 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愿就任外地官,心中怏怏不乐,声称:"我被外放为刺史,事出有因。"皇帝得知这事而动怒,十八日,把他贬谪为睦州别驾。

7 张说起草了封禅礼仪并把它呈送给皇帝。夏,四月初三,皇帝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们一道在集仙殿宴饮。皇帝说:"神仙是凭空臆造的论题,对此我并不予以采用。贤良之士则是济世治民的器

具，我今天与诸位一同宴饮，应当把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规定凡在书院中任职的官员，五品以上一律称为学士、六品以下一律称为直学士。又命令张说担任知院事、命令右散骑常侍徐坚作他的副手。皇帝还打算任命张说为大学士，由于张说执意推辞才作罢。

8 张说因为皇帝大驾出巡前往东边泰山封禅，惟恐突厥人乘机入侵，所以提议增派军队守御边疆，并召来兵部郎中裴光庭商讨此事。裴光庭说：封禅的典礼，乃是皇帝向上天报告业绩成功的仪式。现在皇帝正要通过封泰山向上天表达衷情，而惧怕起戎狄来了，这不是彰明圣朝至德的作法。”张说问道：“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裴光庭回答说：“在四夷当中，要算突厥是最强大的，最近一段时期他们多次请求和亲通婚。而今假使朝廷派遣一位使节，前往突厥征召其大臣随同皇帝封泰山，他们必定会欣然从命。一旦突厥到来，则戎狄君长都会前来。那么就可以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张说称赞他说：“非常好，我张说赶不上你。”便立即呈奏皇帝批准并付诸施行。裴光庭是裴行俭的儿子。

皇帝派遣中书直省官吏袁振代理鸿胪寺卿职务，去向突厥宣谕自己的旨意。突厥可汗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围坐在帷帐之中，设酒宴招待袁振，他对袁振说道：“吐蕃乃是犬戎种族，奚、契丹原来则是突厥的奴隶，他们却都能娶大唐公主为妻。惟独我们突厥前后多次向朝廷的求婚不予批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我们也知道远嫁各部的公主们均不是皇上的亲生女儿，然而现在谁还管公主的真假呢！只不过是由于多次求婚未获批准，见到各部便面有惭愧之色而已。”袁振答应为他们向皇帝呈奏求婚。小杀可汗便派遣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纳贡，随后便侍从皇帝东行封禅。

9 五月初八，妖贼刘定高率众在夜间进攻通洛门，这些人全部被抓获处斩。

10 秋，八月，张说在议论封禅仪的时候，请求以睿宗配享皇地祇神，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11 九月初六，皇帝对宰相们说道："《春秋》上不记载祥异符瑞，只是载年成。"于是颁布敕命，规定从此各州县不许再将祥瑞呈奏朝廷。

12 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1]。置木匮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机械皆藏匮中。

13 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2]，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俱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其余仿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于社首。壬辰，上御帐殿[3]，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4]。

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

14 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

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

甲午，车驾发泰山；庚申[5]，幸孔子宅致祭。

上还，至宋州，宴从官于楼上，刺史寇泚预焉。酒酣，上谓张说曰："曷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6]，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顾谓寇泚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借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宰臣帅群臣起贺，楼上皆称万岁。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7]。耀卿，叔业之七世孙也。

十二月，乙巳[8]，还东都。

15 突厥颉利发辞归，上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婚。

16 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对曰："然。"上笑曰：

"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既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筯,侍璟,久之,方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巵,遽称腹痛而归。璟之刚直,老而弥笃。

17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与可突干复相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更封辽阳王,留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18 上疑吏部选试不公,时选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甲戌,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掌吏部选,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左庶子吴兢上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邴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停此十铨。"上虽不即从,明年复故。

19 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冀三钱。

20 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捕斩之,更为立王。

【注释】

①淹速:迟速,快慢。

②置:同"驿",驿站。 顿:止宿,屯驻。

③帐殿:胡三省注:"野次连幄以为殿,因谓之帐殿。"野次,在野外止宿。

④礼秩句:古制,四岳比拟为三公。

⑤庚申：据《旧唐书》本纪作“丙申”。

⑥饩(xi戏)牵：古代称猪牛羊等牲畜为饩牵。

⑦定州：严衍《通鉴补》改作“宜州”。

⑧乙巳：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无此日，当依新旧《唐书》作“己巳”。

【译文】

12冬，十月初三，僧一行与梁令瓒制造出水运浑天铜仪。此铜仪上排列着各个星宿，加满水后冲激着轮子，使得它自转，每个昼夜运转一圈。铜仪的外部另外安装着两个轮子，分别镶嵌着太阳和月亮在“天”外逆向而行，运行速度的快慢也与天体本身的运行度数相合。还设置了一个木柜子作为“地”面，把铜仪的一半安放在“地”面以下，再装上两个小木人，其中一个每一刻时间敲鼓一次、另一个每一个时辰撞钟一声，铜仪的机械均藏在此木柜内。

13十一日，皇帝一行从东都出发，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和各族酋长均护驾东行。车队每次在驿站顿驻休息时，数十里长的行列旁人畜蔽野，有关衙门提供的车辆满载着给皇帝一行使用的物品，络绎不绝长达几百里。

十一月初六，皇帝一行抵达泰山脚下，皇帝骑马登临泰山，把随行官员留在谷口，独自与宰相以及祠官一道上山，绵延达百余里的仪仗侍卫环列在山下。皇帝向礼部侍郎贺知章问道：“过去帝王封禅所用的玉制文书，为什么总是秘不示人？”贺知章回答说：“或许是帝王秘密地向神仙祈福，因此不想让别人见到。”皇帝说：“我这可是为天下苍生祈祷幸福啊！”于是取出玉制封禅文书向群臣宣喻。初十，皇帝在泰山顶上祭祀了昊天上帝，群臣则在山下的祭坛上祭祀了五帝百神，其他仪程一律仿效乾封年间封禅的旧例。十一日，皇帝在社首祭祀了皇地祇。十二日，皇帝亲临连幄而成的帐殿，接受群臣朝觐，赦免天下罪囚，并册封泰山之神为天齐王，并享用加三公一等的礼数。

张说带领许多中书省、门下省官吏和自己的直属官员随从皇帝登山。封禅典礼结束后皇帝推恩行赏时，这部分人一般都被破格提拔到五品官阶，其他文武百官却与之无缘；中书舍人张九龄规劝张说不要这样做，但是张说没有理会。另外，护驾侍从皇帝的士卒，都只加级而不赐实物，因此朝廷内外纷纷对张说表示不满。

14 当初，隋朝末年国有马匹全都被盗贼以及戎狄劫掠。唐朝建国初期，朝廷只是在赤岸泽获得雌雄马匹共三千匹，便把这些马匹迁徙到陇右牧养，命令太仆张万岁掌管养马之事。张万岁对此职事很在行，从贞观到麟德年间，国有马匹不断繁殖，数目已达到七十余万匹，分属八坊、四十八监，朝廷分别任命坊、监使来管辖官马的放养。此时全国各地用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一匹马。垂拱年间之后，官马数量不知不觉地减少了大半。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国有马匹总数只有二十四万匹了，朝廷命令太仆寺卿王毛仲担任内外闲厩使，命令太仆寺少卿张景顺担任他的副手。至此，国有马匹的数量又增至四十三万匹，官府饲养牛羊的数量大致也有这么多。皇帝东至泰山封禅的时候，带去了牧马数万匹，按照马的毛色分成不同的马群，一眼望去就如同天上的彩云在移动，皇帝为了嘉奖王毛仲的功绩，十三日，将王毛仲加官为开府仪同三司。

十四日，皇帝一行从泰山出发，十六日来到孔子旧居举行祭祀。

皇帝在返回京师途中到达宋州，在楼上设宴款待随从官员，宋州刺史寇泚也参加了宴会。酒兴正浓的时候，皇帝对张说讲："以往我曾多次派遣使臣分巡各道考察地方官的优劣，这次借封禅的机会亲自到各州走了一遭，才明白使臣欺瞒我的地方太多了。怀州刺史王丘，除了牛羊猪等活的牲畜之外，没有贡献其他任何珍奇之物；魏州刺史崔沔，所供给的陈设之中没有一件是锦绣织物制作的，这都是示意我应当有所节俭。济州刺史裴耀卿，向我呈进一篇几百字的表章，全都是规谏的话，而且说道：'如果百姓被严重搅扰

的话，那么陛下封禅就不能报告成功于上天。'我常把此话作为座右铭，并且拿它来告诫左右侍臣。像这三位官员这样不愿劳苦百姓来邀恩求进，真是贤良的官吏呀！"皇帝又回过头来对寇泚说道："近来多次有人向我诉说你所供给的酒宴太不丰盛，我明白这是由于你没有买通我左右的人为你说好话的缘故。"说完亲自举杯赐酒给寇泚。宰相领着群臣起身称贺，楼上所有的人纷纷呼唤万岁。于是皇帝命令王丘担任尚书省左丞、命令崔沔担任散骑侍郎、命令裴耀卿担任宣州刺史。裴耀卿是裴叔业的七世孙。

十二月二十日，皇帝返回东都。

15 突厥使者阿史德颉利发辞行返国，皇帝给予他丰厚的赏赐之后送走了他，但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突厥的求婚。

16 王毛仲获得皇帝的宠信，投靠巴结他的众多官员纷至沓来。王毛仲将要嫁女儿，皇帝问他还要什么东西。王毛仲回答说："臣万事已备办好了，只是没有客人。"皇帝说："张说、源乾曜这些人难道不能叫来吗？"答道："这些是能请到的。"皇帝说："我知道你请不来的只有一个人而已，他必定是宋璟。"王毛仲说："正是他。"皇帝笑着说道："我明天亲自出面替你请客。"第二天，皇帝对宰相们说："我的奴才王毛仲家要办婚事了，您们最好与朝廷各位要员一起去他家道贺。"已到正午时分，所有的来宾都还不敢动筷子，只等待宋璟一人到来，过了好久，宋璟才来赴宴，他先端起酒杯朝西面行礼拜谢君命，然后不等饮尽这一杯酒，便借口腹中疼痛而退席回家。宋璟的刚直，随着他年寿的增高而日益笃定。

17 在此之前，契丹王李吐干因与可突干相互猜忌，便带着公主投奔唐朝，不敢重新返回契丹，皇帝把他改封为辽阳王，留在京师担任宿卫，可突干便拥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契丹君王。皇帝东行封泰山时，邵固也来到车驾前，并随从皇帝去了泰山，皇帝命令他担任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18 皇帝怀疑吏部负责实施的选官考试有失公正，此时选官考试

的日期已经临近,御史中丞宇文融秘密地呈奏,请求把吏部选官分为十铨。二十五日,朝廷派遣礼部尚书苏颋等十人主持吏部铨选,在试卷评判就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把应试者召进宫中亲自测试来作出决定,吏部的尚书和侍郎均不得过问。左庶子吴兢向皇帝呈上表章,认为:"陛下屈枉听信谗言,竟不相信执掌铨选的吏部,这决不是居上位者君临天下、推诚感人的途径。过去陈平、邴吉担任汉朝的宰相,尚且不去核实钱谷的数额,不去过问斗殴致死人命的案件,何况陛下是一国的皇帝,怎么可以降低身分躬行铨选之事呢!凡是候选官吏的试卷评判,陛下都应当交给吏部处置并实施这项十铨之法。"皇帝虽然没有马上接受,但是到了第二年就恢复了原有的方法。

19 在这一年里,东都的米价每斗值十五钱,青州、齐州每斗值五钱,而每斗粟只值三钱。

20 于阗王尉迟眺暗地勾结突厥以及各部胡人图谋反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出兵,生擒了尉迟眺并将他斩首,又另外立了一位于阗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柔兆摄提格，尽昭阳作噩，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开元十四年

1 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上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1]，妻鲁苏。

2 张说奏："今之五礼，贞观、显庆两曾修纂，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删改施行。"制从之。

3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据宾、横州反；二月，己酉[2]，遣内侍杨思勖发兵讨之。

4 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数，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3]。林甫，叔良之曾孙[4]；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5]。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纮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纮以清俭著，故上用为相。

5 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余如故。

6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范薨，赠谥惠文太子。上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请，然后复常。

7 丁亥[6]，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

8 辛丑[7]，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9 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

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10 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注释】

①成安公主：唐中宗之女，其夫为韦捷。

②己酉：开元十四年二月无此日。《旧纪》作“庚戌朔”。

③明珪：严衍《通鉴补》改为“胡珪”。

④叔良：即唐宗室李叔良。高祖的堂弟，封为长平王。

⑤安石：即唐朝大臣韦安石（公元 651—714 年）。

⑥丁亥：开元十四年四月无此日，当有误。

⑦辛丑：开元十四年四月无此日，当有误。

【译文】

唐纪二十九　起丙寅，止癸酉，共八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 726 年）

1 春，正月初四，朝廷把契丹松漠王李邵固改立为广化王，把奚人饶乐王李鲁苏改立为奉诚王。封皇帝的堂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许配给李邵固为妻，封成安公主的女儿韦氏为东光公主，许配给李鲁苏为妻。

2 张说呈奏道：“今天的五礼，是经过贞观、显庆年间两度编撰修订的。前后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些内容不能用为衡量事物的准则。希望允许我和学士们对古今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议论，对五礼作些删略修改，然后颁布施行。”皇帝下诏采纳了张说的主张。

3 邕州封陵县獠人梁大海等人占据宾州、横州造反。二月初一，

皇帝派遣内侍杨思勗调集军队去讨伐他们。

4 皇帝召见河南尹崔隐甫,打算任用他。中书令张说因崔隐甫没有文才,便瞧不起他,于是向皇帝呈奏拟让他担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平素与张说关系友好,张说便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但是皇帝没有采纳张说的建议。初七,皇帝命令崔日知担任左羽林大将军;初八,命令崔隐甫担任御史大夫。崔隐甫从此与张说有了嫌隙。

张说具有才学智谋,但是贪图贿赂,百官禀报事情有不符合他的意思的地方,他喜欢当面予以驳斥,甚至大声呵斥责骂。他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的为人,而且还担心宇文融的权力过大,因此对于宇文融的建议,大多数压住不作处置。中书舍人张九龄提醒张说道:"宇文融仰承皇上的恩宠当权,能言善辩,又擅长玩弄权术,您对他不能不加以防备。"张说说:"鼠辈能够有什么作为!"夏,四月初四,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同上书皇帝,揭发张说的罪状:"张说招致江湖术士占验星相,还假公济私,僭越奢侈,接受贿赂。"皇帝敕令源乾曜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与崔隐甫等人一道在御史台审讯张说。李林甫是李叔良的曾孙,韦抗是韦安石堂兄的儿子。

初九,皇帝命令户部侍郎李元纮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纮以清廉俭朴而著称于世,所以皇帝启用他担任宰相。

5 源乾曜等人审讯张说,事情有些证据。皇帝派遣高力士去看张说的情况,高力士回宫奏报说:"张说头发蓬乱、满脸污垢,用稻麦茎杆当席子,使用瓦钵吃饭,惶恐不安地等候判罪。"皇帝心里又怜悯起张说来了。高力士趁机谈到张说对国家有过功劳,皇帝认为他讲得很正确。十二日,仅仅免除了张说中书令的职务。其余的官职仍旧予以保留。

6 十九日,太子太傅岐王李范去世,朝廷给他追赠谥号惠文太子。皇帝因为李范的死,连续减膳几十天,经百官上书极力恳求后,

皇帝才恢复常规膳食。

7 丁亥日，太原尹张孝嵩呈奏说："有一个叫李子峤的人，自己声称是皇子，说出生在潞州，母亲叫赵妃。"皇帝命令用杖刑将此人处死。

8 辛丑日，朝廷在定州、恒州、莫州、易州、沧州分别设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以防御突厥的侵扰。

9 皇帝打算立武惠妃为皇后，有人进言说道："武氏是不共戴天之仇家，怎么能把她立为国母？民间盛传张说想借册立皇后立功，进而再作入朝为相的打算。况且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她又有自己的儿子，倘若她登上皇后的宝座，太子的处境必然很危险。"皇帝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武惠妃在宫中的礼仪规格，完全都如同皇后一般。

10 五月二十六日，户部奏报，今年全国共有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

11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计。

12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13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善政，为人所称。

14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广成汤；己酉[1]，还宫。

15 十二月，丁巳，上幸寿安，猎于方秀川；壬戌，还宫。

16 杨思勗讨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二万级而还。

17 是岁，黑水靺鞨遣使入见[2]；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勃海靺鞨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3]，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18 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④。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

【注释】

①己酉：十月无"己酉"日。据《旧纪》作"己巳"是。

②靺鞨(mò hé 末合)：古族名。隋唐时有粟末、白山、黑水等众多部落，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东至日本海。粟末居最南方，黑水居最北方。

③吐屯：胡三省注："突厥置吐屯以领诸附从之国。"即掌领附从部落的突厥官名。

④交河公主：突骑施首领阿史那怀道的女儿。

⑤婴城：据城。

【译文】

11 秋，七月，黄河南北地区洪水暴发，被淹死的人数以千计。

12 八月初一，魏州报告黄河泛滥。

13 九月十五日，皇帝命令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担任同平章事。

自从王孝杰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朝廷重新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遣三万军队戍守安西四镇，百姓们深受镇戍劳役之苦。在历任安西都护的官员中，惟有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和杜暹几人有好的政绩，因而受到人们的称颂。

14 冬，十月十六日，皇帝驾临汝州广成温泉；二十五日，返回皇宫。

15 十二月十四日，皇帝驾临寿安，在方秀川狩猎；十九日，返回皇宫。

16 杨思勗征讨反叛的獠人，活捉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级两万颗，得胜班师。

17 这一年，黑水靺鞨派遣使者到长安晋见皇帝。皇帝下令在黑水靺鞨国建置黑水州，还为它设长史来镇守这个地区。

勃海靺鞨国王大武艺认为："从黑水靺鞨抵达唐朝，这条道路要经过我国境内。以往他们到突厥请求派驻吐屯的时候，都要在事先向我通报并且和我一起前行；而今他们不向我通报就请求唐朝派遣镇守官吏，这一定是与唐朝共同谋划好了，要从腹背两个方面来夹攻我。"于是，大武艺派遣他的同母弟大门艺和舅父任雅统领大军攻打黑水靺鞨。大门艺曾经作为质子在唐朝生活过，他谏阻大武艺说道："黑水靺鞨向唐朝请求派驻官吏，而我们却以这个原因攻打它，这是背叛唐朝。唐朝是个强盛的国家，早年高丽国在全盛的时期，有三十多万精壮兵马，不遵从唐朝的命令，最终得到的是亡国灭种的下场。况且我国的兵马还不及高丽国的十分之一二，一旦与唐朝结了怨隙，那就会形成亡国的态势了。"大武艺没有接受他的主张，强行派大门艺去攻打黑水靺鞨。大门艺到达边境时，再次送回书信极力规劝大武艺。大武艺动怒，派遣他的堂兄大壹夏取代大门艺统领军队，并要召回大门艺，打算杀死他。大门艺抛弃部众，抄小路前来投奔唐朝，皇帝下诏书命令他担任左骁卫将军。大武艺派遣使者进呈表章，列举大门艺的罪状，请求朝廷杀掉大门艺，皇帝秘密地派遣大门艺前往安西，同时把大武艺的使者留住不予遣返，另外再派人回复大武艺说已经把大门艺流放到岭南。大武艺知道了这些情况，上表说道："大国应当向人们显示信用，怎么能够做这种欺瞒骗人的事情？"执意请求朝廷杀掉大门艺。皇帝认为鸿胪少卿李道邃和源复没能管好所属官员，致使有关大门艺的情况泄漏出去，二人因此而被降职，又派遣大门艺暂时前往岭南，以

便回复大武艺。

臣司马光认为，帝王之所以能够让四方夷狄臣服，全靠威望和信誉而已。大门艺由于忠于朝廷而被大武艺治罪，自己归附了唐朝天子；唐朝天子理当明察事情的曲直，奖赏大门艺而处罚大武艺，这是治理天下的原则。纵然不能讨伐大武艺，也应该严正地告诉他大门艺无罪。如今，唐玄宗的威望不能够将大武艺降服，恩德又不能够庇护大门艺，反而效法小人编造欺诈诓骗的话，以至在小国面前如此尴尬，还以泄漏秘密为理由治鸿胪寺官员的罪，这不令人深感羞愧吗！

18 杜暹担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交河公主派遣牙官赶着一千多匹马来到安西进行交易，又让使者向杜暹宣谕交河公主的告示，杜暹恼怒地说道："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凭什么资格向我宣读告示！"他下令杖责使者，把他扣留，不予遣返，那些马匹经历一场大雪完全被冻死。突骑施可汗苏禄大为动怒，就调动军队进攻安西四镇。正赶上杜暹返回朝廷，而由赵颐贞代理安西都护，他据城防守自保；四镇的居民、牲畜和储存的物品，全部被苏禄劫掠而去，只剩下空空的安西城。后来，苏禄听说杜暹入朝为相，才逐渐地把军队撤退，不久又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

十五年

1 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

"俟吾与王君㚟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㚟勇而无谋,常思侥幸,若二国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1],进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蹑其后,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君㚟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㚟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㚟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2 初,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口,更于荥泽引河入汴;擢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旧渠,旬日而毕。

3 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4 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5 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

初,太宗爱晋王,不使出阁;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2]。中宗之世,谯王失爱,谪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犹居禁中[3]。上即位,附苑城为十王

宅[4]，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5]，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及诸孙浸多，又置百孙院。太子亦不居东宫，常在乘舆所幸之别院。

6 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赐贵近丝，人一绿[6]。

【注释】

①大斗谷：地名。在今甘肃山丹县南。

②太宗五句：晋王，即李治（唐高宗）。豫王，即李旦（唐睿宗）。

③中宗五句：谯王，李重福。温王，李重茂。

④上即位二句：胡三省注："朱雀街东第五街有安国寺，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处十王。十王，谓庆、忠、棣、鄂、荣、仪、台、颍、永、济也。"

⑤侍读：胡三省注引欧阳修曰："唐王府侍读无定员。"

⑥绿（lü 利）：唐以麻三千为一绿。丝绿不详。

【译文】

十五年（丁卯，公元 727 年）

1 春，正月二十八日，凉州都督王君㚟在青海西面击败吐蕃。

当初，吐蕃自恃力量强大，向唐朝递送文书采用对等国的礼节，言词寓意狂悖傲慢，皇帝的内心常因此感到愤怒。从东岳泰山封禅返京后，张说对皇帝说："吐蕃无礼，确实应当征讨平定它，但是十余年接连出兵，甘、凉、河、鄯等州再也难以承受战争的破坏了，虽然军中屡屡报捷，但仍是得不偿失。听说吐蕃打算悔过求和，希望您能准许他们诚心归服，以解除边疆百姓的困扰。"皇帝说："等我与王君㚟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张说退下，对源乾曜说道："王君㚟有勇无谋，常常想侥幸取胜。假如两国和亲，他用什么作为自

己的功绩呢?我的主张必定不会被皇上接受了。"等到王君㚟来朝,他果然请求皇帝让自己统领军队深入吐蕃国境内征讨。

去年冬天,吐蕃大将悉诺逻侵扰大斗谷,进攻甘州,烧杀劫掠后撤退。王君㚟揣测悉诺逻的军队疲乏,就率军悄悄地尾随在他们后边。适逢天降大雪,吐蕃兵马大量地被冻死,只好从积石军往西边退回。王君㚟预先派人从偏僻小道深入敌方境内,烧光了道路两旁的野草。悉诺逻退到大非川,打算让士兵战马休整一番,但是这里的野草已经全部烧掉了,因而战马死去一半以上。王君㚟和秦州都督张景顺率军追击,在青海的西南赶上了悉诺逻,利用湖水结冰之机,越过湖面到达对岸。此时悉诺逻已撤走,他们击败了悉诺逻的后军,缴获吐蕃数以万计的辎重牲畜后班师。王君㚟凭借战功,被提拔担任了左羽林大将军,朝廷还授予王君㚟的父亲王寿为少府监而让他退休。从此,皇帝更加致力于边疆战事。

2 当初,洛阳人刘宗器上书朝廷,请求堵住汜水旧汴口,改为从荥泽中引导黄河之水流入汴河。皇帝提升刘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到这时,新渠淤塞不通,便将刘宗器降职为循州安怀戍主;而命令将作大臣范安及调集河南、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三万民工疏浚旧渠,用十天时间就完成了工程。

3 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耽心右丞相张说被重新任用,屡次呈奏诋毁他,他们双方各自结成朋党。皇帝十分厌恶他们的作法,二月初二,下诏命令张说退休、崔隐甫免职回家侍奉母亲、宇文融调离朝廷任魏州刺史。

4 十二月,皇帝颁布诏令:"各州逃亡外地而无户籍的人,在经过劝农使检查并审验登记以后,若再有逃亡来的人,从到来之时便按平民条例缴纳当年的租庸,如遇征发徭役则首先差遣他们。"

5 夏,五月初一,皇帝让自己的儿子庆王李潭等人全都兼任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各种职务,实际上他们并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去赴任。

当初，唐太宗疼爱晋王李治，不派他离开宫禁出任藩封；豫王李旦也因为是武后的小儿子而不离开宫禁出任藩封，直到他由皇嗣改封为相王，才开始离开宫禁出任藩封。唐中宗的时候，谯王李重福失宠才被贬谪居住在外地；温王李重茂年已十七，仍住在宫禁之中。皇帝登位后，在邻近内苑城的地方营建十王的府第，用作诸皇子的居所，派遣宦官监督他们，到夹城来参拜请安，各皇子从此不再离开宫禁出任藩封。虽然他们名义上建立府署，设置官员并兼任节度使，但只有王府的侍读才能时常进府教书，其余的王府官员，也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间来通报姓名、请安，至于他们的藩镇所属官员，甚至连通报姓名也用不着。后来皇孙渐渐增多，又建置了百孙院。太子也不在东宫居住，而是常常住在皇帝所驾临处的别院。

6 皇帝命令妃嫔以下的宫女在宫禁之中养蚕，想要使她们掌握一些纺织、缝纫技术。二十五日，夏至，皇帝赏赐近幸贵人每人一缕丝。

7 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8 己卯，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颋薨。

9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㚟之父[1]，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㚟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

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师顺,岐州人也。

10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王君㚟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㚟遽发驿奏:"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瀼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坐其子与承宗交游故也。

11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盖壮焉。

12 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13 回乾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㚟帅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鞏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㚟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㚟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㚟,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14 庚申，车驾发东都，冬[2]，己卯，至西京。

15 辛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祎，恪之孙也[3]。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㚟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潍之从弟也[4]。仙客本鹑觚小吏，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㚟腹心。

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曰："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珪纵兵击之，虏败走。守珪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16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5]，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17 乙亥，上幸骊山温泉；丙戌，还宫。

【注释】

①执刺史句：王君㚟之父王寿当时以少府监致仕，居瓜州乡里。

②冬：严衍《通鉴补》于"冬"下补"十月"二字。

③恪：即唐朝宗室李恪。太宗之子，封吴王。

④漼(cuī崔上):即唐朝官吏裴漼(? ~公元736年)。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以陈留主簿升监察御史。执法严正。开元中官至御史大夫。

⑤团兵:免除了赋役,定期训练征集的团练民兵。

【译文】

7 秋,七月初八,冀州地段的黄河泛滥。

8 初九,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颋去世。

9 九月初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攻下瓜州,擒获瓜州刺史田元献和河西节度使王君㚟的父亲,接着向玉门军发动进攻;他们释放了所俘虏的僧人,让僧人返回凉州,对王君㚟说:"将军经常表示要以忠勇报效国家,为什么您不敢出城决战一场?"王君㚟登上城楼,哭泣着向西边远望,终究未敢出兵。

烛龙莽布支另外还攻打了常乐县。常乐县令贾师顺率领众人抵御坚守。到瓜州陷落后,悉诺逻恭禄集结全部兵力围攻常乐城。双方交战十多天,吐蕃军队精疲力竭,未能攻下常乐城,悉诺逻恭禄派人游说劝降,贾师顺拒降。吐蕃派去的人说:"你既然不愿投降,就应当收集城中的财物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撤退。"贾师顺便让他们来脱士兵的衣服;于是悉诺逻明白了城中已没有财物,就领军退走了,同时毁掉了瓜州城。贾师顺急忙打开城门,收集兵器枪械,修整防御设施。敌军果然再次派出精锐的骑兵折返,观察城中的情况,知道城中已经作好了防备,便又退走了。贾师顺是岐州人。

10 当初,突厥默啜强盛起来,强夺了铁勒的地方,因此回纥、契苾、思结、浑四个部落横穿沙漠,移居到甘州和凉州之间,以躲避突厥的锋芒。当王君㚟的地位还比较低的时候,与这四个部落有过来往,被他们所轻视;等他当上了河西节度使后,就利用法令惩治他们。这四个部落感到耻辱怨恨,暗地里派遣使者到东都洛阳上诉告状。王君㚟急忙通过驿递呈奏道:"这四个部落难以制约,他们私下

已定有反叛的计划。"皇帝派遣宦官前去调查，这几个部落最终未能向来使表白伸理。结果，瀚海大都督回纥部首领承宗被流放到濠州、浑部首领大德被流放到光州、贺兰都督契苾部首领承明被流放到藤州、卢山都督思结部首领归国被流放到琼州；朝廷命令回纥部伏帝难担任瀚海大都督。初十，把右散骑常侍李令问贬谪为抚州别驾，这是因为他儿子与回纥部承宗有交往而获罪。

11 十七日，突厥毗伽可汗派遣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进犯瓜州时，给毗伽送去书信，打算与突厥一道攻打唐朝，毗伽把这封信一并献上，皇帝嘉奖了他，并准许突厥在西受降城进行贸易，每年还派人携带几十万匹丝绸到那里向他们换取战马，以补充唐军的军力，并作为监牧机构的种马，从此以后国有马匹越来越强壮了。

12 闰九月初三，吐蕃赞普和突骑施苏禄领军一道围攻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败了他们。

13 回纥部承宗的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集党徒部众要替承宗复仇。正赶上吐蕃派遣使者抄小道前往突厥，王君㚟率领精锐的骑兵在肃州半路拦截吐蕃使者。在返回途中，王君㚟来到甘州南的巩笔驿，护输埋伏的士兵突然杀出，夺去了王君㚟的节度使旌节，先杀掉了王君㚟的判官宋贞，挖出他的心脏说："最早出谋划策的就是你。"王君㚟率领几十个亲兵奋力厮杀，从清晨一直战到午后，他的亲兵全部战死。护输杀掉了王君㚟，用车载着他的尸体去投奔吐蕃。凉州的唐军闻讯追上了他，护输丢弃王君㚟的尸体逃亡了。

14 二十二日，皇帝从东都洛阳出发；冬十月十一日，到达西京长安。

15 十三日，皇帝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李祎担任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李祎是李恪的孙子。命令朔方节度使萧嵩担任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此时王君㚟刚刚败死，河西、陇右地区为之惶恐震惊。萧嵩推荐刑部员外郎裴宽担任判官，与王君㚟的判官牛仙客一同掌

管军政，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裴宽是裴潍的堂弟。牛仙客原来是泾州鹑觚县的小官吏，凭借才干和军功，经历多次提拔才当上河西节度判官，他是王君㚟的心腹。

萧嵩又呈奏皇帝命令建康军使河北人张守珪担任瓜州刺史，带领瓜州的幸存者修筑旧城。筑城的夹板刚刚立起，吐蕃军队就突然杀到，瓜州城中的人吓得相视失色，没有任何人还有投入战斗的勇气。张守珪说道："敌军众多，我方势单力薄，又处在蒙受战乱创伤之后，决不能够依靠刀箭和他们对抗，应当运用奇计取胜。"于是他在城楼上设宴，饮酒作乐。敌人怀疑他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不敢进攻而撤走了。张守珪纵兵追击，敌人败退逃亡。于是张守珪修筑城墙，恢复集市，收容招集流亡的百姓，让他们都恢复原有的生业。朝廷嘉奖张守珪的功劳。并在瓜州设置了都督府，命令张守珪担任都督。

悉诺逻的声威很盛，萧嵩就派出间谍到吐蕃，散布悉诺逻与朝廷结交合谋的消息，吐蕃赞普便召回了悉诺逻并把他杀掉了。从此，吐蕃走向衰落。

16 十二月十一日，皇帝颁布诏书，由于吐蕃成为边境的祸患，命令集结陇右道以及各军团的练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以及各军团练兵四万人；又征发关中兵一万人集结在临洮，朔方兵一万人集结到会州，以保护秋收。到了初冬，若无敌人进犯就罢兵；若打探到敌人侵扰，就相互出兵配合，从腹背两面进行夹攻。

17 初八，皇帝驾临骊山温泉；十九日，返回皇宫。

十六年

1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

城[1]。

2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2]。

3 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璘、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勗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

4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3]，官收其利；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5 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6 壬辰，改犷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7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4]；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5]，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8 八月，乙巳[6]，特进张说上《开元大衍历》[7]，行之。

9 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8]。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10 冬，十月，己卯，上幸骊山温泉；己丑，还宫。

11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2 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

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

13 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

14 杨思勗讨陈行范，至泷州，破之，擒何游鲁、冯璘。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思勗追捕，竟生擒，斩之，凡斩首六万。思勗为人严，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视，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或以刀劈发际[9]，制去头皮；蛮夷惮之。

【注释】

①曲子城：地名。在今甘肃环县东南。

②充河北道句：胡三省注：“宣抚使始此。”以后派朝官巡视经过战争和受灾地区，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

③回易：折换，折变。从原征财物改征其他财物。

④渴波谷：地名。胡三省注：“当在青海西。”即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

⑤大莫门城：地名。在今青海共和县东南。

⑥乙巳：八月无“乙巳”日，据《旧纪》作“己巳”是。

⑦大衍历：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所造的历法，共分七篇。其格式为后代历法家所效法。

⑧祁连城：地名。在今甘肃张掖南祁连山地区。

⑨劈(pī 离)：剔开，剖破。

【译文】

十六年(戊辰，公元 728 年)

1 春，正月初五，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击败吐蕃的军队。

2 十七日，皇帝命令魏州刺史宇文融担任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任河北道宣抚使。

3 十八日，春州、泷州等地的獠人陈行范和广州獠人冯璘、何游

鲁造反，攻陷了四十余座城池。陈行范称皇帝、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他们打算占据岭南地区。皇帝命令内侍杨思勗调动桂州和岭北附近几道的军队前去征讨他们。

4 二十九日，皇帝命令魏州刺史宇文融担任检校汴州刺史，充任黄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请求利用《禹贡》所载九条河流的故道开垦稻田，并且折换从陆路运输的费用，那么官方可以收取利钱，宇文融虽然不停地征发劳役，但是事情大多数没有做成功。

5 二月初六，皇帝命令退休的尚书右丞相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虽然张说被罢免参与政事，专门掌理文史的职事，但是每当朝廷遇上重大事务，皇帝往往派遣中使去征询他的意见。

6 二十六日，朝廷把广骑改名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7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侵扰瓜州，都督张守珪打退了他们。十一日，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渴波谷将吐蕃军队打得大败，张忠亮乘胜追击，攻下了大莫门城，擒获了大量的俘虏，焚毁了那里的骆驼桥后返回。

8 八月初六，特进张说进献《开元大衍历》，皇帝命令颁行。

9 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杜宾客在祁连城下击败了吐蕃军队。当时，吐蕃再次进犯，萧嵩派遣杜宾客率领四千名强弩手出击。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黄昏，吐蕃军队溃不成军，唐军擒获吐蕃大将一名，敌人七零八落地逃奔山中，哭喊声从四处传来。

10 冬，十月十七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七日，返回宫中。

11 十一月初一，皇帝命令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12 十二月初五，皇帝颁布敕令："远征士兵没有返乡的日期，这是人的感情所难以承受的。最好把兵士分成五批，每年派遣一批回家休整，五年间迁转勋级五次。"

13 这一年，皇帝颁布诏书，命令户籍三年核定一次，把户口分成

九等。

14 杨思勗讨伐陈行范，到达泷州，把他打败了，并擒获何游鲁、冯璘二人。陈行范逃往云际、盘辽二洞，杨思勗追讨搜捕，最终活捉了陈行范，将他斩首。这次征讨共斩首六万颗。杨思勗为人严厉，属下的偏裨将领报告事情不敢抬头看他，因此率军出征所到之处都立下功绩。然而他的性情冷酷残忍，他捉到的俘虏，有的被活生生地剥去脸皮，有的用刀剖开头发的边际，掀去头皮，蛮夷之人都十分害怕他。

十七年

1 春，二月，丁卯，嶲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1]，杀获万人。

2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3 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祎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2]，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祎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釁。祎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

4 丙辰，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弟，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籤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

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又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5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庙。唐初，祫则序昭穆，禘则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韦绍等奏：“如此，禘与常飨不异；请禘祫皆序昭穆。”从之。绍，安石之兄子也。

6 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3]。

7 初，张说、张嘉贞、李元纮、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纮、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纮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

8 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4]。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进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齐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左迁兴州别驾，浣素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轻险，遽奏之。上怒，召浣责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语麻察，讵为密邪？且察素无行，卿岂不知邪？”浣顿首谢。秋，七月，丁巳，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泽州皇化尉。”

9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

10 庚辰，工部尚书张嘉贞薨。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嘉贞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闻者是之。

11 辛巳，敕以人间多盗铸钱，始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皿；其采铜铅锡者，官为市取。

12 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信安王祎，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祎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祎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13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14 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钜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15 十一月，辛卯，上行谒桥、定、献、昭、乾五陵；戊申，还

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16 十二月，辛酉，上幸新丰温泉；壬申，还宫。

【注释】

①昆明：古县名。唐武德中置，治所在今四川盐源东北卫城。 盐城：在唐昆明县境内。

②石堡城：地名。在今青海湟源西南。

③京都两畿：雍、同、华、商、岐、邠六州为京畿，洛、汝二州为都畿。

④福顺句：葛福顺所掌禁兵为万骑。

【译文】

十七年（己巳，公元 729 年）

1 春，二月初六，嶲州都督张守素击败西南蛮，攻陷昆明和盐城，斩杀、俘获敌人达一万名。

2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珪和沙州刺史贾师顺攻打吐蕃大同军，把他们打得大败。

3 二十四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攻打吐蕃的石堡城，夺取了此城。当初，吐蕃攻陷石堡城，留下兵马作为据点，进犯骚扰黄河以西地区。皇帝命令李祎与河西、陇右的将领一同商讨攻取石堡城的谋略。各位将领都认为石堡城占据险要地势，而且路途遥远，假如出兵攻不下来，自己将没有办法返回，应当暂且按兵不动，寻求战机。李祎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带领军队深入敌方，发动猛攻，占领了石堡城，于是分派士兵据守要害的地方，使敌人无法前进。从此，河西、陇右各部唐军得以四出巡逻，并且开拓疆域一千余里。皇帝获悉这一消息，极为高兴，命令把石堡城改名为振武军。

4 二十六日，国子祭酒杨玚进言，认为："根据省司呈奏，打算把全国考中明经、进士科的人数每年限制在一百名以内。我私下观察，九品以外出身的官吏，每年有两千多人，而考中明经、进士的人

还不能占到十分之一。照此办理,勤勉研习儒家经典的士人反而不如办理文书的小官吏有可能做官。我担心儒学传统会因此而逐渐丧失,廉耻的观念会日益衰减。假如因为各种出身为官的人太多,就应当各类人员都予以裁减,而不应当单独压制明经、进士科的人员。"他又呈奏道:"各司采用帖经考试经义,不是尽量寻求经典本身的主要意旨,而是专门找出难以明了的内容,用生僻的经典、晦涩的文字或年月日来作为问题,请求从今日起帖经要连同常见经文一道测试。"皇帝认为他说得非常正确。

5 夏,四月初十,皇帝在太庙禘祭祖先。唐朝初期,皇帝在太庙举行三年一次的祫祭大典,是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四时禘祭则是分别在供奉列位祖先的神主室中进行。至此,太常少卿韦绍等人呈奏说:"照此办理,四时禘祭与平时的祭祀没有区别,请求将禘、祫祭祀都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进行。"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韦绍是韦安石哥哥的儿子。

6 五月初三,朝廷再次设置十道按察使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7 当初,张说、张嘉贞、李元纮、杜暹相继担任宰相当权,源乾曜行事信守清廉谨慎的原则,常常把事情推给张说等人决策,他自己仅唯唯诺诺地署个名罢了。李元纮、杜暹商讨事情意见经常不一致,于是就产生了嫌隙。他们轮流向皇帝呈奏陈述己见,皇帝对此心中不快。六月十五日,把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贬谪为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纮贬谪为曹州刺史,罢免了源乾曜兼任的侍中之职,只让他担任左丞相;命令户部侍郎宇文融担任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先庭担任中书侍郎,一起出任同平章事;命令萧嵩兼任中书令,让他遥领河西节度使。

8 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结成亲家。王毛仲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对他的话没有不依从的,所以羽林军的将领们多攀附他,行动上只听他的指挥。吏部侍郎齐浣寻找机会向皇帝说:"葛福顺执管禁军,不适宜与王毛仲结成亲家。王毛仲是个小人,他受到

您过分的宠信，就会心生奸邪；假如不及早替他安排一个去处，恐怕他会成为后患。”皇帝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忠诚的，我将慢慢地考虑妥善的解决办法。”齐浣说：“君主如不保守秘密就会损害臣子，希望您将我讲的话作为秘密。”适逢大理丞麻察获罪被贬谪为兴州别驾，齐浣平时与麻察很要好，出城给他饯行，顺便谈起在宫中向皇帝进谏的话。麻察的性情轻率险恶，立即就把此事奏报给皇帝。皇帝动怒，召见了齐浣，斥责他说道：“你疑心我不能保密，而自己把事情说给麻察听，难道这是保密吗？况且麻察一向没有德行，你难道就不知道吗？”齐浣只是磕头请罪。秋七月二十九日，皇帝颁布诏令：“齐浣、麻察两人相互勾结，陷害将相，离间君臣关系。我看齐浣适合降为高州良德县丞、麻察适合降为泽州皇化县尉。”

9 八月初五，皇帝为了庆贺自己的生日，在花萼楼下设宴款待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带领百官进呈表章，请求把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向全国公布，命令老百姓都设宴作乐。不久，又命令把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移到千秋节。

10 二十二日，工部尚书张嘉贞去世。张嘉贞没有置办过家产，有人劝他购买些田地宅院，他说：“我位居显贵的将相之职，何须为饥寒担忧？假如犯了法受惩处，即使拥有田地宅院，也不会有什么用处。近年我看到朝廷士大夫大肆占有良田，但身死之后，这些正好成了无赖子弟用于酒肉、声色的资财。我不会采取他们的做法。”听了这番话的人，纷纷表示肯定的态度。

11 二十三日，皇帝颁布敕令，由于民间有大量非法铸造的钱币，开始禁止私自买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作的器皿；所有采掘的铜铅锡，由官府收购。

12 宇文融生性精明机敏，应答敏捷，因治理财政赋税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便开始大量设置众使，竞相为朝廷聚敛征收钱物，因此百官渐渐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而皇帝之心越来越奢侈，百姓都怨恨宇文融而感到困苦。宇文融的为人空疏浮躁，多嘴多舌，喜欢自

吹自擂。他位居丞相之职时，对人说道："假使我能当上这丞相几个月，那么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信安王李祎因为军功而受到皇帝的宠信，宇文融对他怀有嫉妒。李祎进京朝见，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劾奏李祎，将这事泄露给他亲近的人。李祎获悉这一消息，抢先将事情向皇帝禀报。第二天，李寅的奏表果然呈送朝廷。皇帝为此动怒，九月二十五日，宇文融获罪贬谪为汝州刺史，担任丞相总共仅有一百天就遭到罢免。此后，通过谈论搜括财利而取得显贵官爵的人，都是以宇文融为祖师的。

13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太阳没有被完全遮住，就像一个弯钩。

14 宇文融获罪以后，国家用度欠缺，皇帝再次想起了他，便对裴光庭说道："你们都诉说宇文融的罪行事，我已经贬了他的职；现在国家费用不足，这将怎么办呢！你们拿什么办法来辅佐我？"裴光庭等人畏惧得无法回答。恰好有匿名状子告发宇文融贪脏受贿的事情，再次把宇文融贬职为平乐县尉。他抵达岭外一年多，司农少卿蒋岑呈奏，举报宇文融在汴州隐匿鲸吞了数以万计的官钱，皇帝颁布诏令彻底追查此事，宇文融因此获罪被流放岩州，在路途中死去。

15 十一月初五，皇帝出行拜谒桥陵、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二十二日，返回宫中，赦免天下罪囚，下令百姓今年的地税全部免去一半。

16 十二月初五，皇帝驾临新丰县骊山温泉；十六日，返回宫中。

十八年

1 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为侍中。

2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3 三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

4 夏，四月，丁卯，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

5 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后远[1]，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2]。

6 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7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3]。今失其心，必不来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4]。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

此社稷之福也。”

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

8 壬午，洛水溢，溺东都千余家。

9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然竟不行。

10 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5]。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6]，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7]，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上悦，辞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8]，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

11 庚寅，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

12 甲寅[9]，护密王罗真檀入朝，留宿卫。

13 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

14 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15 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

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16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恃宠，骄恣日甚，上每优容之。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亲善，福顺等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形于辞色，上由是不悦。

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宦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其卑品者[10]，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会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上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

【注释】

①初久：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诸本"久"作"近"。

②行署：行官和署官。泛指代理兼摄之职。

③人心：指契丹国人之心。

④奚王句:韦氏、陈氏是唐玄宗以公主的名义嫁给契丹王、奚王为妻的。

⑤友:官名。唐朝诸王的属官,掌陪侍规讽,从五品上。

⑥赞普二句:胡三省注:"武后长安三年,赞普立方七岁,至开元初犹是幼年也。"

⑦公主:指金城公主。

⑧中间句:指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张玄表与吐蕃互相侵扰杀掠之事。

⑨甲寅:开元十八年十月无此日,当有误。

⑩甚:胡三省注:"当作'其'。"

【译文】

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命令裴光庭担任侍中。

2 二月十八日,皇帝初次命令百官可以在春日休假十天,还选定风景胜地供游玩、宴饮行乐,从宰相到员外郎,总共设下十二桌筵席,并赏赐每人五千缗钱,皇帝有时到花萼楼邀请游罢而归的官员留下来饮酒,让他们轮番翩翩起舞,众人尽情欢乐一番才离去。

3 三月十三日,朝廷重新把职分田发放给京官。

4 夏,四月十三日,朝廷营建西京长安的外城,用了九十天时间工程就完成了。

5 十一日,皇帝命令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选举官署注拟官员,只看候选人员能不能胜任,这样有的人可以不按资历就越级提拔,有的人总是处在低级职位上,甚至有取得任官资格已二十年了,还得不到正式职位的;另外,州县也没有等级之别,有的人从大的地方调任到小的地方,有的最初在近地为官,后来却调往远方,完全没有稳定的制度。裴光庭首先奏请依照资历,分别按罢官后经过铨选的次数排定次序,集中报到吏部;官阶高的少选,官阶低的多选,不论能力如何,铨选次数排到了就予以注拟官职,限定年资逐级晋职,不许越级提拔,只要不是受到处罚的,都可以升官,没有降职的。那些平庸愚钝,滞留下位未升的官员对此均感高兴,

称这一办法是“圣书”；但是那些才能出众的士人没有一个不埋怨叹息的。宋璟反对并作过争辩，未能达到目的。裴光庭命令流外官代理官职也要通过门下省审核。

6 五月，吐蕃派使者送文书到边境，请求和解。

7 当初，契丹王李邵固派遣可突干入朝纳贡。同平章事李元纮没能对他以礼相待。左丞相张说对人说道：“奚族和契丹必定会反叛。可突干狡狯而凶狠，独揽契丹的政权已很长久了，国人之心都趋附他。这次不合他的心意，他一定不会再次来朝了。”二十六日，可突干杀掉了李邵固，统领契丹人胁迫奚族反叛朝廷，并向突厥投降。奚王李鲁苏和他的妻子韦氏、李邵固的妻子陈氏都逃亡投奔朝廷。皇帝诏令幽州长史赵含章前去征讨，又命令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官员分别到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招募勇士。六月二十三日，朝廷命令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兼任河北道行军元帅，命令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担任行军副元帅，统领十八个总管的军兵马去征讨奚族和契丹。皇帝命令李浚到光顺门和百官见面。张说回来对学士孙逖、韦述说：“我曾经看见过太宗的画像，忠王非常像他，这真是国家的福分啊。”

可突干侵犯平卢，唐军先锋使张掖人乌承玼在捺禄山击败了他。

8 二十九日，洛水泛滥，淹没东都洛阳一千多户人家。

9 秋，九月初六，皇帝命令忠王李浚兼任河东道元帅，但最后他没有赴任。

10 吐蕃国几次战败而有所畏惧，于是向朝廷请求和亲。忠王的属官皇甫惟明借奏事的机会从容论述和亲的好处。皇帝说：“吐蕃赞普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言词狂悖傲慢，这次怎么可以放弃打击他呢？”皇甫惟明回答道：“赞普在开元初年，年龄还很小，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书信？大概是边关将领所伪造，想通过它来激怒皇上而已。一般说来，边境发生战争，那么边将吏员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偷盗隐

匿国家的物资，还能通过谎报立功情况来获得功勋和爵位。这些都是奸臣的利益所在，但不是国家的福分。战事连年不断，每日都要耗费千金，河西、陇右两地因此困苦凋敝。陛下果真打算派一位使臣前去探望金城公主，趁机与赞普当面订约结盟，使他俯首称臣，从此永远消除边境的忧患，这难道不是统治外族的良好策略吗?"皇帝感到高兴，便命令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吐蕃赞普极为欣喜，将贞观以来所收到的唐朝皇帝的敕书全部拿出来给皇甫惟明看。冬，十月，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同皇甫惟明一起入朝纳贡，并向皇帝进表说道："外甥之国吐蕃世代娶天朝的公主为妻，两国之间的情谊如同一家人。在此期间，张玄表等人率先发兵侵扰抢掠，于是使得两国边境结仇；外甥深知尊卑有别，怎敢失礼!只因边塞将领相互冲突，以致得罪了舅舅，我多次派遣使者入朝想说明真情，均被边将所阻挠。而今承蒙您从远方派来使臣探视公主，外甥我不胜喜悦感戴，假使能够重新恢复我们以往的友好关系，我死而无憾!"从此，吐蕃又诚心归附了朝廷。

11 初九，皇帝驾临鄜县凤泉汤；二十二日，返回京都长安。

12 甲寅日，西域护密王罗真檀来朝，朝廷把他留下充当宿卫。

13 十一月十七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七日，返回宫中。

14 在这一年里，全国呈报判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四名。

15 突骑施派遣使者入朝进贡，皇帝在丹凤楼设宴款待这位使者。突厥使者也出席了这一宴会，两位使者竞争夺起长上座次来。突厥国使者说道："突骑施是个小国，原来是突厥国的臣属，当然不能位居我之上。"突骑施国的使者说道："今天的宴会是为我摆设的，我不能位居他之下。"于是皇帝命令设起东西两个帐幕，突厥国使者坐东面，突骑施国使者坐在西面。

16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依仗着皇帝的宠幸，骄横放纵一天比一天厉害，皇帝经常特别宽容他。王毛仲和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

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友善亲近，葛福顺等人倚仗他的权势，干了大量不法之事。王毛仲要求担任兵部尚书没能如意，在言语表情中都流露出不痛快，皇帝因此心中不快。

此时，皇帝相当宠信宦官，往往命令他们担任三品将军，家宅门前可设置槊戟作仪仗。他们奉命出使经过各州，官员们都尽力侍奉，只怕轮不到自己，他们每次得到的贿赂礼物最少的也不低于一千缗；因此京师城郊的田园，三分之一以上都落到宦官手里。杨思勗、高力士尤其显贵得宠。杨思勗多次统兵出征讨伐，高力士经常在禁中侍卫，但是王毛仲对得到普遍亲信的宦官视若无人，其中宦

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

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1],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2],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3]。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2 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4]。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5]。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嚣,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6]。

3 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4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

5 丙申[7],初令西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8];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

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9]，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裸股肱，决射御，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6 五月，壬戌，初立五岳真君祠。

7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硉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10]；许之。

8，十月，丙申，上幸东都。

9 或告蔚州都督解人张审素赃污，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

10 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罢。

【注释】

①上直：谓在宫中当值、值班。

②擗(pǐ 劈)踊：拍胸顿足。形容极度悲痛。擗，捶胸。

③王傅：官名。唐朝诸王的属官，掌辅相赞导，匡其过失，从三品。

④神庆:即唐朝官吏崔神庆。武城(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人。举明经。武后时历莱州刺史、并州长史、礼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司刑卿。神龙初,坐流钦州,卒。

⑤东平王二句:西汉成帝之弟东平王刘宇朝觐,上疏求《史记》等书。成帝接受大将军王凤的建议:书中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存于诸侯王。终未给与其书。

⑥志宁:即唐朝大臣于志宁(公元588~665年)。字仲谨。高陵(今属陕西)人。累迁天策府从事中郎,随李世民征战,兼文学馆学士。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任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永徽中任宰相。曾参预编撰各种律令、礼典。

⑦丙申:开元十九年三月无此日。据新、旧《唐书》,当作"四月丙申"。

⑧十哲:指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十位名将。

⑨犹能二句:胡三省注:"鲁定公与齐会于夹谷,孔子相。齐使莱夷以兵劫鲁公。孔子曰:'士兵之!两军合好,而裔夷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齐侯闻之,遽避之……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⑩赤岭:地名。在石堡城(今青海湟源西南)以西二十里左右。

【译文】

十九年(辛未,公元731年)

1 春,正月十三日,皇帝颁布诏书,只列举王毛仲对自己不忠并怀有怨恨责望,因此贬谪为濮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都贬谪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的四个儿子都贬谪为边远各州的参军,受此事牵连的有几十人。王毛仲途经永州时,皇帝又追赐他自尽。

从此,宦官的权势日益扩大。尤其是高力士深得皇帝的宠信,皇帝曾经说过:"高力士值班,我才能安心睡觉。"因此高力士多数时间待在宫禁里,极少到宫外的宅第居住。各地呈进的奏表,都要先送给高力士,再奏报皇帝,一般的小事,高力士当即就自己决定

了，他的权势超越了朝廷内外的大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去世，程伯献等人也去接受各方的吊唁，他们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地哭泣，悲痛的程度比自己死了母亲还要过分。高力士娶瀛州人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就把吕玄晤提升为少卿，吕家子弟都担任了诸王傅。吕氏去世，朝野上下都争先恐后地前去祭奠，从高力士家宅一直到墓地，车马络绎不绝。然而高力士仍然谨慎恭敬，因此，皇帝始终宠信重用他。

2 二十二日，朝廷派遣鸿胪寺卿崔琳出使到吐蕃。崔琳是崔神庆的儿子。吐蕃使者声称金城公主想得到《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呈上奏疏，认为："东平王刘宇是汉成帝的亲弟弟，他请求得到《史记》、《诸子》，汉成帝尚且不给他。何况吐蕃，是国家的仇敌，如果现在将这些书提供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了用兵的权谋韬略，就会更加机变狡诈，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皇帝把此事交给中书门下商议。裴光庭等上奏说道："吐蕃失聪而愚昧、顽固而放肆，长期反叛，新近才归服；应该趁这次他们向朝廷提出请求的机会，把《诗》、《书》赐给他们，希望会使他们逐渐受到教化的熏陶，让教化流布、无所不及。于休烈只知道典籍里有权术谋略、机变欺诈的语句，却不知道忠、信、礼、义也都来自典籍之中。"皇帝说："说得好。"于是命令将《诗》等典籍交给吐蕃的使者。于休烈是于志宁的玄孙。

3 二十七日，皇帝亲自在兴庆宫旁耕地，推着犁整整耕完了三百步。

4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去世，皇帝赐送书信表示吊唁。

5 四月十八日，首次命令两京各州分别建置太公庙，以汉代张良配享；还挑选了一批古代名将，配成十名先哲，每年六月、八月的第一个戊日予以祭祀，就像祭祀孔子的礼仪一样。

臣司马光认为：经天纬地称为文韬；戡乱定祸称为武略。自古以来，未兼有这两方面而被称作圣人的，是不曾有过的。

因此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没有一人是无征伐之功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尝试统兵征战,但是他能够阻止齐国使臣莱夷用兵劫持鲁公,还吩咐申句须、乐颀击退费人,并且说:"如果我作战,就一定能取胜。"难道说孔子的专长只是文韬、而姜太公的专长只是武略吗?孔子之所以在学宫受祭祀,是因为礼制中有祀先圣先师的缘故。自有人类以来,还不曾有过像孔子那样的人。姜尚哪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呢?古时候,军队出兵,就命令大司徒教会士兵乘兵车、服盔甲的程序,裸露大腿、手臂,比赛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军事决策谋略,呈献敌方首级庆功,没有一件不在学宫进行。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使他们先知晓礼义,然后再强调勇气和力量。君子有勇无义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作贼;倘若只是专门训练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而不让他们明白礼义,那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自孙武、吴起以来,都是依靠勇力争胜,以狡狯奸诈来比试高下,这难道足以算在圣贤之列,而可以称为武略吗?竟然像这样诬妄地用这些人排偶十位先哲的名目,作为后世学者的尊师;假使太公在天之灵尚存,必定会以与这类人一同受祭祀而感到羞辱。

6 五月十五日,朝廷命令开始建造五岳真君祠。

7 秋,九月二十五日,吐蕃派遣丞相论尚它硖入朝晋见皇帝,请求在赤岭开设集市进行往来贸易,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8 冬,十月二十一日,皇帝驾临东都洛阳。

有人告发嵩州都督、解县人张审素贪污受贿。皇帝下诏书派遣监察御史杨汪去审讯。张审素的总管董元礼指挥七百人包围了杨汪,杀掉了上告的人,并对杨汪说:"如果在呈奏皇帝时为张审素说好话,你就可以活命;不然的话,你就要丢命。"恰好救兵赶来,攻杀了董元礼。杨汪奏称张审素图谋反叛。十二月,张审素被判罪斩首,全部家产被查抄。

10 疏浚流经禁苑中的洛水，六十天工程完毕。

二十年

1 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2 二月，癸酉朔[1]，日有食之。

3 上思右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三月，赐爵代国公，仍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金藏竟以寿终。

4 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2]，含章与虏遇，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玼言于含章曰："二虏，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与虏战于白山[3]，果大败。承玼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己巳，祎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循，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5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于上阳东洲，醉者赐以衾褥，肩舆以归，相属于路。

6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祎开府仪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戎狄贪婪，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乃命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给之俱毕。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

耀卿已还。

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瀼州，道死。

7 秋，七月，萧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屡获丰年，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

8 敕裴光庭、萧嵩分押左、右厢兵。

9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0 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礼成，上之。号曰《开元礼》。

11 勃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12 壬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阶。初，萧嵩在河西，委军政于仙客；仙客廉勤，善于其职。嵩屡荐之，竟代嵩为节度使。

13 冬，十月，壬午，上发东都；辛卯，幸潞州；辛丑[1]，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于汾阴，赦天下；十二月，辛未，还西京。

14 是岁，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鄚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15 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注释】

①癸酉：据《新唐书》，当作"甲戌"。

②契丹：严衍《通鉴补》作"奚、契丹"。

③白山：地名。在五阮关（今河北易县西北紫荆关）外的大荒漠中。

④辛丑：据《新旧书》当于其前补"十一月"。

【译文】

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

1 春，正月十一日，皇帝命令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担任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统领军队进攻奚和契丹；二十八日，命令户部侍郎裴耀卿担任副总管。

2 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3 皇帝想念右骁卫将军安金藏的忠烈业迹，三月，赐予他代国公爵位，还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树碑来铭刻他的功绩。安金藏最后寿终正寝。

4 信安王李祎带领裴耀卿以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攻打契丹。赵含章与敌人遭遇，敌人闻风逃遁。任平卢先锋的将领乌承玼对赵含章说："奚和契丹都是十分厉害的叛贼，前日逃去，并不是畏惧我们，而是在引诱我们上当。我们应该按兵不动，观察敌情的变化。"赵含章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追至白山与敌人交战，果然大败。乌承玼另外带兵从赵含章右翼杀出，攻击敌人，把契丹的军队击败了。二十六日，李祎等人大败奚、契丹，擒获并杀死了很多敌人，可突干带领部众逃往远方，他的残部暗地里逃窜到山谷之中。奚族首领李诗锁高率领本族五千多帐前来投降。李祎率领军队返回。皇帝赐予李诗琐高归义王的爵位，充任归义州都督，还把他的部落迁徙到幽州境内安置。

5 夏，四月初三，皇帝在上阳宫东洲设置酒宴款待百官，喝醉的人被赐予被褥，还用轿子把他们抬回去，一路上络绎不绝。

6 六月初六，皇帝加封信安王李祎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帝命令裴耀卿运送丝绸二十万匹，分别赏赐给有功的奚族官吏。裴耀卿对属下说："戎狄生性贪婪，而今我们运送大批的财物深入他们的境内，不能不加以防备。"于是命令他们提前出发，分道同步前进，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全部财物颁赐完毕。突厥、室韦果然派兵在山口和路途拦截，打算把财物抢走。等到他们赶来，裴耀卿已经踏上了归途。

赵含章因贪脏数额巨大获罪，在朝廷大堂上被处杖刑，并流放到洺州，死在路途中。

7 秋、七月，萧嵩呈奏说道："自从祭祀后土以来，连年农业都获丰收，应该因此回京城祭祀后土以示谢恩。"皇帝依从了他的意见。

8 皇帝颁布敕命由裴光庭、萧嵩分别监督左、右厢兵。

9 八月初一，发生日食。

10 当初，皇帝命令张说与众学士修改拟定五礼。张说去世后，由萧嵩继续主持。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据《明庆礼》，在举行祈谷、祭雨、祀明堂的典礼时，都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根据上元年间的敕命，凡父亲在世而母亲去世，儿子要为母亲服齐衰丧三年。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规定以唐高祖配享圜丘、方丘，以唐太宗配享祭雨及神州土地神，以唐睿宗配享明堂。九月初五，新的礼书拟定，呈报给皇帝，号称《开元礼》。

11 勃海靺鞨王武艺派遣他的将领张文休带领海贼进攻登州，杀掉了刺史韦俊。皇帝命令右领军将军葛福顺调集军队前去讨伐他。

12 十二日，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官六阶。当初，萧嵩在河西道的时候，把军政事务委托给牛仙客。牛仙客廉明勤勉，非常称职，萧嵩多次推荐他，他终于代替萧嵩担任了河西节度使。

13 冬，十月十二日，皇帝从东都洛阳出发，二十一日来到潞州，十一月初二抵达北都太原，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汾阴祭祀后土、赦免

天下罪囚，十二月初二返回西京长安。

14 这一年，朝廷任命幽州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并把卫州、相州、洛州、贝州、冀州、魏州、深州、赵州、恒州、定州、邢州、德州、博州、棣州、营州、鄚州等十六个州及安东都护府增拨给幽州节度使统辖。

15 全国共计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人口为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二十一年

1 春，正月，乙巳，祔肃明皇后于太庙，毁仪坤庙[1]。

2 丁巳，上幸骊山温泉。

3 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勃海王武艺；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2]，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

4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

5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其子稹讼之，上赐谥忠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善，将荐之；固让于右丞韩休。嵩言休于上。甲寅，以休为黄门侍

郎、同平章事。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有供奉侏儒名黄龟,性警黠,上常冯之以行,谓之"肉几",宠赐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对曰:"臣易入宫,道逢捕盗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故晚。"因下阶叩头。上曰:"但使外无章奏,汝亦无忧。"有顷,京兆奏其状。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杀之。

6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3],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4]。

【注释】

①祔肃明皇后句: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将睿宗元妃肃明皇后留祀仪坤庙,其事不符合封建礼法,故此时迁祔于太庙。

②金思兰:胡三省注:"新罗王之侍子,留京师,官为太仆卿,员外置。"

③节度:据中华书局本所引章钰校勘记,"节度"之后当补"使"字。

④讷：即唐朝将领薛讷（公元649～720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攻契丹，兵败罢官。后起为陇右防御使，御吐蕃，连战皆捷，迁左羽林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转任凉州镇军大总管，以年老致仕。

【译文】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将肃明皇后置于太庙祔祭，毁弃了仪坤庙。

2 十八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

3 皇帝派遣大门艺前往幽州调动军队，去讨伐勃海王大武艺。二十一日，命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到新罗，发兵进攻勃海靺鞨的南部边境。正碰上下了场一丈余深的大雪，山路堵塞，士兵死亡过半，无功而返。大武艺无休止地怨恨大门艺，暗中派遣刺客在洛阳天津桥南暗杀大门艺，大门艺遇刺未死。皇帝命令河南府搜捕大武艺派遣的党徒，将他们全部处死。

4 二月二十九日，金城公主请求在赤岭树碑，用作唐朝与吐蕃边境的分界线。皇帝批准了她的要求。

5 三月初七，侍中裴光庭去世。太常博士孙琬建议："裴光庭依据资格用人，丢掉了勉励人才上进的方式，请把他谥为'克'"。经裴光庭的儿子裴稹申辩，皇帝赐裴光庭谥号为"忠献"。

皇帝向萧嵩询问可以代替裴光庭的人选，萧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很要好，打算推荐他；王丘执意要让给尚书右丞韩休。于是，萧嵩向皇帝提名韩休。十六日，皇帝命令韩休担任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图名利。他担任宰相后，很符合当时人们的期望。开始，萧嵩认为韩休恬淡平和，以为容易控制他，因此举荐了他。等到与他共同担任宰相时，才发现韩休品行正派不阿谀，于是渐渐地厌恶他了。宋璟叹息道："没想到韩休当了宰相却还能

持守正直的节操!"皇帝有时在宫中设宴作乐及到禁苑游览狩猎,略有过失和差错,便问左右随从:"韩休知道此事吗?"话音刚落,韩休劝谏的表章就已送来了。皇帝曾经对着镜子沉默不快,旁边的侍从说:"韩休担任宰相以来,陛下比以前瘦了许多,为什么不斥黜他!"皇帝叹息说:"我的面容虽然消瘦了,但天下一定会富足。萧嵩呈奏言事经常依顺我的旨意,可是退朝后,我连睡觉都不安宁。韩休虽然经常与我激烈争辩,可是退朝后,我睡觉就安稳了。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我自己。"

有个侍奉皇帝的侏儒名叫黄龃,性情机警狡黠;皇帝常倚着他行走,将他称为"肉几",非常宠幸他,并给与他大量赏赐。有一天,黄龃进宫迟了,皇帝责怪了他,他回答说:"适才我正准备进宫,在路途上遇到捕盗官与我争道,我把他掀落马下,因而来迟了。"便走下台阶叩头谢罪。皇帝说:"只要外边没有关于此事的表章,你就用不着担扰。"过了一会儿,京兆尹呈奏黄龃的案情。皇帝立即将他呵斥出去,交付主管衙门用杖刑将他打死。

6 闰三月初六,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在都山交战,失败身亡。当时,节度使薛楚玉派郭英杰统领一万名精锐骑兵以及降附的奚族部众进攻契丹,屯驻在榆关之外。可突干带领突厥军队来协同契丹会战,奚族部众采取骑墙观望的做法,分散逃离,把守险要之处,唐军战败,郭英杰阵亡。六千余名唐军残部还不停地奋力搏杀。敌人把郭英杰的首级挂起来给唐兵们观看,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投降,全都被敌人杀掉了。薛楚玉是薛讷的弟弟。

7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

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1]，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胜纪。

8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9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为信王，泚为义王，淮为陈王，澄为丰王，潓为恒王，泓为梁王[2]，滔为汴王。

10 关中久雨谷贵，上将幸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对曰："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都转漕，稍实关中，苟关中有数年之储，则不忧水旱矣。且吴人不习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仓[3]，使吴船至彼即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至者贮纳，水险则止，水通则下，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复留滞，省费钜万矣。河、渭之滨，皆有汉、隋旧仓，葺之非难也。"上深然其言。

11 冬，十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泉；己未，还宫。

12 戊子[4]，左丞相宋璟致仕，归东都。

13 韩休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颇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贵已极，及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若已厌臣，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为之

动容,曰:"卿且归,朕徐思之。"丁巳,嵩罢为左丞相,休罢为工部尚书。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起复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14 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15 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5],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6],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7],亦皆称职;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注释】

①三师:唐制,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

②梁王:严衍《通鉴补》改作"凉王"。

③河口:地名。汴水入黄河之处,今河南荥阳西虎牢关一带。

④戊子: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无此日,当据《旧唐书》作"十一月戊子"。

⑤政道:即隋宗室杨政道。隋炀帝之孙,齐王杨暕之子。

⑥句骏省便：胡三省注："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骏者，按文籍有并缘欺弊则骏异之。省者，节其冗滥之费。便者，贸迁各随其便以取赢。"贸迁，贩运买卖。

⑦知含嘉仓句：谓掌管含嘉仓的支出供给职责。含嘉仓，在当时的东都洛阳。

【译文】

7 夏，六月二十八日，皇帝颁布诏书："从现在起，候补官员中有才能、学业和品德的人，交付吏部临时提拔任用；九品以外的官员在奏报后任命，不必再经过门下省。"虽然有了这道诏令，但是有关官署因论资排辈有利于自己，仍旧沿用原有的规章。此时，自太师、太傅、太保以下的官员共计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自佐史以上的小吏共计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名，而且作官的途径多得难以一一列举。

8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9 九月十八日，皇帝册封皇子李沔为信王，李泚为义王，李灌为陈王，李澄为丰王，李潓为恒王，李勍为凉王，李滔为汴王。

10 关中久雨不晴，谷价昂贵，皇帝将前往东都洛阳，便召见京兆尹裴耀卿商讨此事。裴耀卿回答道："关中是帝业兴起的地方，应当百代不作变更，但是由于此处土地狭小，粮食短缺，所以皇上经常前往东都洛阳，以便缓解关中的困难。我听说贞观、永徽年间，百官俸禄的支出不算太多，每年由水路从关东运来一二十万石粮食，便能满足所有的供给，皇帝也能够安居长安。如今国家的支出越来越大，粮食运量比以前多上好几倍，还不能够满足供应，因此，才使陛下多次冒着严寒酷暑东行来救济关西之民。现在假如将司农寺收的租米全部运往东都，再从东都用车船两路运输到关中，就能使关中的粮食稍得充实，如果关中有几年的储备，那么就不必为旱涝灾害担忧了。况且吴地人不熟悉黄河的水运，沿途停留的时间如果长

了些,便会发生隐藏盗取的事。我建议在河口设置粮食仓,让吴地的漕船到那里交纳了租米就离去,官府再雇船装载,分别运入黄河、洛水。另外,在三门峡的东西两侧各修建一座粮仓,将运来的粮食收进并贮存起来。倘若水路有危险就停止运输,当水路通畅时就开始运输;或者开通山路,用车运粮经过险段。那么就不会再发生滞留的情况了,而且还能够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黄河、渭水岸边,均有汉代、隋代的旧粮仓,加以修整并不困难。"皇帝认为他的话非常正确。

11 冬,十月十七日,皇帝驾临骊山温泉;二十六日,返回宫中。

12 十一月二十五日,左丞相宋璟退休,回东都洛阳。

13 韩休多次当着皇帝的面与萧嵩发生争执,并批评萧嵩的短处,皇帝对此有些不高兴。萧嵩因而请求告老退休,皇帝说:"我并没有厌恶您,您为什么要匆匆离开?"萧嵩回答道:"我蒙受皇上的深厚恩泽,担任宰相而不称职,富贵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趁着陛下还没有讨厌我,我也能平平安安地离去;若是陛下已经讨厌我了,我的头尚且难保,哪里还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辞职离去!"说着便流下了眼泪。皇帝被他的这番话感动而显出同情的神色,说:"您先回去,让我慢慢考虑此事。"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帝把萧嵩罢免为左丞相,把韩休罢免为工部尚书;命令京兆尹裴耀卿担任黄门侍郎,前任中书侍郎张九龄此时正在为母亲服丧,守制未满便征召他重新担任中书侍郎,二人均担任同平章事。

14 这一年,朝廷把全国分为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共十五道,分别设置采访使,用六条法规检察官员的不法行为;两畿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任,其他都选择品德贤良的刺史来兼任,如果不是官职有所升迁罢免,采访使就不会被免职取代;只是变革旧的规章时,才需要呈报朝廷认可,其余的事务准许采访使根据情况自行处置,先施行再上报。

15 太府卿杨崇礼，是杨政道的儿子，在太府任职二十多年，前后担任太府卿的官员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当时天下太平的时间久了，资财货物堆积如山，曾经通过杨崇礼之手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精美的；每年他查核帐目、驳异欺弊、节制冗费、简便贸迁，就省出了数以百万缗的财物。这一年，杨崇礼以户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年纪已九十多岁了。皇帝问宰相："杨崇礼的几个儿子，谁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宰相回答说："杨崇礼有三个儿子，名叫杨慎余、杨慎矜和杨慎名，都廉洁勤勉而有才能，杨慎矜尤为突出。"皇帝就将杨慎矜由汝阳县令提升为监察御史，掌管太府出纳事务；杨慎名代理监察御史，掌管含嘉仓支出供给，他在各方面也很称职；皇帝对此十分高兴。杨慎矜呈奏建议各州所交纳的布匹丝绸，有污渍破损的都发回本州折算作价，按价征钱，用来转买些轻便货物。从此征调开始变得复杂了。